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五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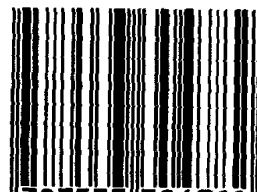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71/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說頤八卷

〔明〕余懋學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直方堂刻本

.....一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明〕田藝衡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懋升重刻本

.....一四八

天都載六卷

〔明〕馬大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六三

梅花渡異林十卷

〔明〕支允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五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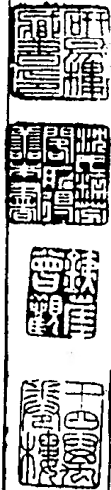
說頤八卷

〔明〕余懋學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直方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頤八卷》  
提要

說頤序



司徒余公蓋隆萬間執  
節敦亮君子也公在南  
垣時柄國者方負絕世  
才又

上冲聖恭已以聽而用  
過易伎寵任過易擅公  
識微見早當瑕隙未形  
衆頌謏導譚之日而獨  
昌言儆戒拍摘紛更非



宜公寧第竭忠弼

主實亦柄國者忠告也乃

弗忠之收而忤之銜擯

公益力則公名愈高公

退而綜經述史綽有餘

適以公之言既效賤事

矣而起列要途人且意

公坐享前利可易故步

公所持無少貶惟不為

凌譁詬詆者樹之幟公

所謂執即敦亮者非耶

故朝宁竟不能容而公

益得以其綜算之餘旁

及叢珠軼簡與牒殘篇

採其有關世紀者類萃

事連妍姸並著公自題

曰說頗而繫之叙曰吾

以寄吾慨非以寄吾誦

也夫士君子中懷有所

鬱而欲吐遇則疏之朝

不遇筆之野皆裹諸理  
而劑於厚影響談切者  
弗貴易所訓脩辭盡誠  
者也余每讀公南垣疏  
末靡不激令當時顯  
其忠而內省其闕則公  
無樂乎有知言之名而  
時事之變且不致若後  
之衡決而不可抹又令  
再起所陳十蠹不見怫

公亦可究其用而無所  
深慨卒之兩者俱畸不  
得已而終託之野記如  
是編者其猶有忠告之  
思也夫故讀之者喜歆  
起舞怒欲觸髮以博聞  
則蓄廣以揮塵則譚洽  
豈直解頤何論公不為  
訕即微有所諷喻而油  
然澤曠然悟無務若昔

人之見忤怫而自取齏  
縷二皆實益也余故曰  
是編有忠告之思也余  
鼓篋未娶憾不親炙公  
以一當公月旦而於所  
輯景行鄉先詰者特函  
傳以志慕愧無能盡  
茲以嗣子萬年請而獲  
附驥尾尚論之如此他  
如春秋彞訓讀史隨筆

仁獄類編等書又公綜  
述之大者萬年次第傳  
之可謂能子矣  
萬曆戊申九月署星源校  
事江夏後學任家相頓  
首拜書





自序

余曩負伉忤權解紱歸第懶尋陶令之丘  
眯賭謝傅之墅庭無松菊壁僅圖書時或  
緩步郊原邀侶共話則象勺稚孺望影而  
趨熙壤老翁坊落吾事而二三同志抑又  
室邇人遐真率之遊不可常得適日取架  
上書史信手抽日當我良朋會心所適有  
當余慨輒手墨蹒跚日久成裘會歲除雜  
置故冊中不復憶閱客有來山中者童子  
竊取示之客誥誥謂是可爲譚資私摘其  
娛耳數十則從災木以佐客歡間有不  
諒目爲含訕余微聞切責童子亟取所手  
墨復閱之乃輾然笑曰吾聊以寄吾慨爾  
是惡足爲訕也詠檜之詩神考能容倚父

之詎代宗不問危言危行之時顧不能容  
一操觚寄慨之夫耶且也事多比類辭祇  
罕譬夷非某瑜蹠非某范何事影疑而輒  
引之以自歸也使某無議余自漫紀何嫌  
于余使某有議余非直指何仇于余苟染  
楮見疑開口觸忌則簪筆柱下紀事螭頭  
者將終身縮默不敢有所論列衮鉞天下  
事余滋懼矣乃以是裘日置几上過者輒  
與閱焉以示衮之惡足爲訕也最後有謂  
余者曰搜事可以警世託諷可以矩俗屬  
辭可以娛目譚異可以悅心昔人云無說  
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茲衮也閱之令  
人頤解殆匡鼎之說夫久之訕議寢息而  
求頤解者且紛紛焉余不能復終匿也因

重令童子錄之而遂以說頤名其篇云

時

萬曆乙未夏五月直方主人余懋學書

黃汝清梓

三直方堂

說頤目錄

卷之一

奚牛式羊

明皇象馬

塞馬宋犢

封猩吳狙

火牛火鷄

齊馬楚馬

認馬認牛

獬豸窮奇

葉龍裴虎

及牛饕餮

唐金識馬

李虎山熊

烏龍的尾

義犬義馬

屠龍相馬

聾虫知虫

食虎逐蛇

張狐鄭狐

恹龍貪狼

崔犢王牛

僧虎人虎

郡虎都虎

人虎轉化

管馬黃龜

謁驃贖馬

卷之二

相馬御馬

供奉獼猴

龍耳龍指

餒虎飼虎

卷之三

猫王蜂義	猫鼠相乳
癡龍點鼠	柳柴鼠異
張鼠陳馬	妖狐蚌蛇
鄒狐劉蛇	鹿徑蜂穴
照狐扣石	猥猪拄杖
陳馬李屋	吳犬馬裝
寇羊蘇舍	宋羊庚鵝
鄭牛荀楮	劉酒解猪
張錢杜牛	兩虎鷓蚌
麥麵猴羹	犬狐辨疑
杜馬彭豕	肉血犬豕
乞兒官狗	潛龍括囊
狐威稷鼠	折箭取兔
狐皮羊羞	假馬求車
犬噬鷄鳴	賊臺虎歌
驢行蠅集	騾車馬裙
白兔鵝鴨	金牛鷄竹

說

大目錄

直方堂

衛鴻晉鷹	衛鶴鄭鵲
鳩笑鴟嚇	媒雉由鹿
鴈奴象雌	賈鵬張梟
莊鴈荆梟	鶴志驢技
羊鶴劉牛	羽鵲山鷄
鶴鳴鳩集	衛鶴陸犬
瀛莫二禽	竹鷄鷓鴣
鄧鵝王粟	巢鶴孔雀
妬燕狎烏	李裴病鶴
問鶴祝虎	山鵲夜蛾
鷓膳瓶酒	羹臬養鶴
吉了老猴	囚鳳噬鵲
鷄蟬五德	鳥獸長短
物倫物知	鳳毛龍見
題鳳題午	養鷹變鳳
赤鳳白楊	鵲杓麟植
縛鷄行船	食鴈銅臭
魚喻鷄戲	察魚得薪

說

大目錄

直方堂



辟螳式蛙

救蟻放龜

殺蟻渡蟻

孝節著蚊

驅蚊譽蚊

蠅鵲傳赦

罵蠅憎蚋

怪哉鹿胎

二李蛇異

二盆池魚

孟珠虞舛

鮑魚李核

蜂窠鼈橋

蟬葉蠹魚

蝶菴蜨都

卷之四

說類

六目錄

四一直方堂

義竹烈花

饋奈食梨

問棗投栗

海棠蓮花

吳桑梁瓜

爲橋除刺

植松徙竹

爨桐柯竹

異苗奇木

懷夢護門

媚藥含毒

助嬌銷憾

助情醒醉

孫松王竹

變梧變蓮

隨刀改味

兔絲燕麥

橘柚葡萄

那悉茉莉

桃李荆棘

交讓樹雲

無患亡憂

黃花青果

接菊映山

王李許梨

牡丹賦詠

寄生牡丹

香樹毒草

棗梨損盆

知風知閨

蘇檜蔡亭

梅花玉局

編色拒萍

芝麻釘鉸

進茶烹茶

九難三等

說類

八目錄

五一直方堂

邵瓜張萼

徵瓜半坐

不識稻錢

柳絮天門

繫樹封杏

秦松陳石

赤衣松菊

松明私釀

王柴劉麵

荷肉珠汁

絕蔬陳鵝

邪蒿鮑魚

獻柑易魚

刮腸直死

傳木食枇

債表徙木

支木擔櫟

河木耗筆

陸李辨水

穿石覆水

蕭艾帷簿

賈汲積薪

張琴炒栗

卷之五

照病警惡

遊仙辟寒

瓷盤寶盆

古鑑方鏡

佛齒馬骨

懸瓷絕裙

鏡異窰變

金獅乘車

虞石方鐘

李張二鏡

說

不自錄

六

直方堂

壽杖鄙畫

繩拂木梳

房屏李槌

失印然鬚

占旗聖電

鑼鼓四轎

爭氣好古

陳簪夏襪

張樣路巾

下乘墜積

賞綾點燈

燭淚油燈

免苦炳燭

青幃布被

地衣絨毯

紗燈異蘭

石屏線香

織廉然糠

攜廉袖銀

懷金袖金

金錢裂麻

選錢酌水

散錢焚券

繫綸散資

蜀錢毫金

奇物越裝

見星好錢

漢金晉帛

李棋孫碑

譚琴樹棋

褚棋羅藝

連琴段藝

琵琶長笛

琨嘯疇笳

浮毬破甕

銅甌炭甕

說

不自錄

直方堂

耗紙費筆

空書搜錢

繡桶五墨

洗浴詩謔

糖氣菜氣

如畫逼真

書淫水淫

服註何書

蔡書鄭算

訓子姪詩

柳裴一經

易經孝經

奪席徹皮

舉過言易

卷之六

裴宅許產

趙居王宅

許第知室	郭第陳樓
謝宅魏第	柳宅鄭錢
顏門潘閣	美室增廡
杜食黃舍	裴裝李茶
買鄰傲宅	傾宮迷樓
何樓馬贊	陳宅庾驢
裕墓說宅	羊楊墓氣
武庫官舍	平泉綠野
鉅鉅滄浪	董塢曹富
說順 不目錄	直方堂
糠市金穴	寶絹曹酒
胡絹孔米	繚綾龍羅
買綾縷葱	寄帶酬絹
挾纊飲醪	負米索案
剩米虧糧	簇酒歛衣
屠蘇藍尾	金盤椒花
石妓畢酒	灌酒藏刀
婁鯖虞鮓	饅頭猪肉
魯酒河猪	招客助般

范粥石餐	剝菜易帶
慈肆蔬食	煉炭漉飯
棄袍鬻餅	煉珍遺羞
燒尾解菜	王鄭餅綠
吸醋服服	
卷之七	
廣國伏波	王儉山憚
宋殤晉武	昌邑後主
端木熙載	齊臣子般
說順 不目錄	九 直方堂
士安范雲	丙吉蔡京
爰盎欽若	王沐守謙
姚察黃裳	夏后鄧通
龐藉一鶚	盧坦山賓
嗣明劉班	文正文忠
何進高獻	義府浩然
文毅忠宣	溫公姚祐
景瞻文端	康節無已
王敦安石	大丘伊川



牧之子美

廉頗孟嘗

李奇韓灰

向拱中師

樂天東野

柳下晏子

圭齋楊玠

忠宣王英

樂天時正

羲之方回

子晏子厚

王起彥謙

杜劉王李

阮禮周直

韓李厚德

張崔退休

李盧稅駕

賈客興生

說

不目錄

直方堂

蔡韓館客

肆翁垢叟

牙校軍守

衛尉薄后

狄姨姚姊

姚姨許婦

郭顧乳母

卷之八

三光五知

三友三辰

三憾三願

三角六科

士途鑽競

攀附捷徑

王曲裴狀

認姑通譜

認父事妾

義孝母禮

損節進兒

假手偷句

因熱賣評

避狂骨健

盆苦累清

拽脚尋題

爽約斥詆

乍死諱出

去畏求知

打網覆鼎

治生從宦

閒過自來

置莊傳鉢

元書楊食

繫援芝醴

眇啞二媚

說

不目錄

直方堂

傍門題木

瘴水貪泉

農家苦樂

無難饑寒

狀元門生

狀元公子

乞相入樣

軋茁落韻

金帖麝譚

晏富手帖

張王書詞

說韓殺杜

同驂溫酒

理絲制馬

白眼注目

掩鼻出涕

視舌刺舌

舌耕筆耕

胡項陶癭

二帝大黃

雲出時地

占家大歲

往亡四廢

耗磨不祥

占夢賣卜

陳福王厄

筭數丹方

佛堂觀音

菩薩春夢

玉環金丹

忝佛慕香

佛子柳勝

石老仙姑

目錄終

說頤

八目錄

十二

直方堂

說頤卷之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奚牛式羊

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卒相之卜式初牧羊百餘一歲致羊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無使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民便之嗟夫牧牛而牛肥牧羊而羊息今之牧牛羊者類能之以肥牛之道肥民以息羊之道息民人鮮有能之者何牛羊之多幸而民之多不幸也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嗟嗟今之人豈惟不知求牧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并其粟與芻而竊之而欲民之肥且息也得乎

明皇象馬

唐明皇嘗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 出象

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有名稱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數十馬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死等死爾馬之死孰若象之死乎

塞馬宋犢

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數月其馬將駿騎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一年騎大出丁壯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

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黑牛復生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焚骸而炊之丁壯皆棄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噫福不足恃灾不足憂祥不必吉妖不必禍世之狃目前失得以爲欣戚者陋矣

封猩吳狙

封溪縣有獸曰猩猩在山谷間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着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張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逮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爲人所擒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之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胸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捽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斃猩以貪欲就繫狙以伐巧見

誅李斯之具刑人而徃者也淮陰之夷族人而狙者也如海上之鷗棲梧之鳳人孰得而弋諸

### 火牛火鷄

騎劫攻卽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穴城而出步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燕師大敗遂復齊城殷浩北伐辟江適爲長史取鷄百餘隻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鷄駭散過塹飛集羗營皆燃因其驚亂衆兵擊之羗遂大敗然則鷄與牛亦可以行師乎惜也書空之浩不如援袍之單使鷄不得與牛比功也

### 齊馬楚馬

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

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塋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曰請爲王言六畜之葬籠竈爲之槨銅瀝爲之棺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之人腹之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二君之貴馬一也若二子可謂善諷二君亦可謂能從矣

### 認馬認牛

卓茂爲丞相史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曰若非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于路就寬車牛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慚謝寬曰幸勞見歸何慚謝也曹明之予豕司馬徽之推猪事亦相類諸公之德度宏矣認者送還慚謝猶爲有悔心焉今則有假而不歸者矣

### 獬豸窮奇

獬豸見聞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呂誨

彈文其獬豸之觸乎拱辰一網其窮奇之煦乎故君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乃若冠獬豸而煦不直則獬豸亦羞與之爲冠矣

### 葉龍裴虎

葉公子高好龍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裴旻爲華龍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旻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旻問真虎所在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山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焉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 及牛餐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卽愈也葉文莊水東日記莊浪有餐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輒復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爾是知氣化無盡物情難一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牯而復息亦若茲肉之復茲脂之滿也已

### 唐金識馬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趙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遂上廐衆賓莫測共詢其故王曰當爲諸公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賓辨優劣否皆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賓乃服金移刺按答善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嗟夫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於微塵



之間則人無逃鑑矣求士者有如移剌用善價於  
羸瘦之際則野無遺賢矣

### 李虎山熊

鳳翔李將軍者爲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  
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須臾負李行十餘里  
投一窟中中伏三子見人喜躍虎自上俯視方去  
其後入穴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  
犬悉能陸梁虎以次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  
則死窟中乃抱虎訴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

說順

卷之一

一直方堂

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已相佑豈不遂至某  
家虎復負至所取處而訣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  
鹿忽墜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  
熊入來瞪視此人謂將必害已良久出果栗分  
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饑久於是冒  
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果還輒分  
此人此人類以延命後熊子大其母以次負出既  
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坐人邊人  
解意便抱熊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夫虎與熊非

人同類且食人者也見人窮困尚憐而食之且負  
出之世所號稱衣冠者乃有操戈入室落井下石  
曾虎熊之不若悲夫

### 烏龍的尾

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與奴私通然養一  
犬名曰烏龍後然歸奴懼事覺欲謀殺然狗注睛  
視奴奴興手烏龍盪奴奴失刀仗逐倒狗咋其陰  
然因取刀殺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大號曰的  
尾每將自隨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大遂

說順

卷之一

一直方堂

咋蛇死焉而華僵仆無所知矣犬徬徨嗥吠往復  
路間家人恠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  
家二日乃蘇未蘇之先犬終不食犬獸也能急主  
難若是卽忠臣衛主不是過矣他如楊生之犬脫  
其焚如之禍仲文之犬報其殺主之仇楊聚之犬  
發其妻奴之姦柳超之犬囓其掌書之僕方冊所  
載犬事不一而足是知人心叵測物性有靈惡可  
以其異類而忽之哉

### 義犬義馬

吳郡處士沈恒吉常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  
恒吉日宴客必卧几邊未幾恒吉有疾犬即不食  
數日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桓而號竟夕方罷停  
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及將葬遂一觸而斃吉  
水王維禎以太學生授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劫  
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與指揮曹能柴成黨  
結避禍乃詭辭激維禎使出擊賊曹柴亦伴赴之  
維禎行遇賊趣戰曹柴望走維禎陷淖田不得脫  
大奮罵賊竟死淖中自死所至府三百里所乘馬  
逸去奔歸至府門闔馬長嘶蹠其肩若告急狀守  
者納之血淋漓毛髮盡赤衆始駭知死狀而賊猶  
不解後廿日子廣始得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乃  
售馬於王同知同知已得馬而不償觀既行一夕  
馬哀鳴特異同知命秣者加荏豆不爲止疑秣者  
給已乃自起視撫馬驟嚙其頭不釋口久乃得脫  
奮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  
司正功罪曹柴以法誅贈公爲奉議大夫錄其子  
沈之愛犬犬以死報之可以人而無戀主之思乎

同知之陷王判計甚詭人固無知之者乃馬能探  
其心事卒擣其胞蓋不惟有復仇之義且得誅心  
之法矣噫同知者與其死於馬孰若死於賊乎甚  
矣陰謀之不可用而陷人心之不可有也

### 屠龍相馬

朱泚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  
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相馬教其憎者相千里教  
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  
其利多也凡藝之無益于用者屠龍之類也凡伎  
之均足致用者相駑馬之類也是以學期適用不  
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 聾虫知虫

左傳物莫知於龍龍知虫也宋孝宗問王季海聾  
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  
龍爲聾虫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虫  
而不自陷馬聾虫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知可用也然則謂馬爲知虫可也噫聾  
知何常龍馬自若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此以特爲聾知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知于秦此以地爲聾知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爲正紹聖爲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聾乍知隨口雌黃斯則聖人有好惡之察斯民猶直道之行聾者自聾知者自知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 食虎逐蛇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昇棚見一虎垂頭榻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蹶前而去遂聞林中哮吼震地久

說廟

本卷之一 直方堂

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耳恒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人莫敢至其所採藥人靳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蟆色如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上仰視蛇垂頭而死噫天之愛民甚矣虎之暴蛇之毒物固有制之者豈其使虎視蛇齧之大肆然無制暴於鄉里以縱其淫而傷天地之

和必不然矣

### 張狐鄭狐

唐國子助教張簡曾爲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恠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適煮菜冷兄來何遲簡笑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卽殺之明日又來見妹絡絲謂簡曰魅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真妹從廁中出遂急擊之妹號叫曰是兄簡不信竟

說廟

本卷之一

直方堂

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爲野狐而走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見一美婦因與情歡婦初不辭自後恒至鄭房鄭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處本妻求高行尼至房念誦婦遂不來鄭大怒曰何故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其婦復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妻知有効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憾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開頭狸二孃耳言訖遂絕嗚呼邪佞眯神妖淫眩目世人不察其不

至於以真爲魅如張簡之於其妹以正爲妖如鄭氏子之於其妻也者幾希

### 慘龍貪狼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惡此龍損物密爲法欲禁殺之龍乃變形爲人潛憩寺僧曰某寔龍也今爲張老所禁性命危急和尚倘救某命當奉一寶珠相報某卽移住別處僧許諾夜喚張老求釋之張曰和尚莫受此龍寶珠否此龍甚窮

說順

不卷之一

第十一直方堂

惟有此珠性又慘惡今若受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爲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弛禁放龍夜後送珠于僧而移出水潭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而去果如張老之言趙簡子獵于中山逐狼狼逸顧見墨者人立而求庇焉墨乃解囊出裝囊狼簡子遂不獲乃去狼脫謂墨者曰僕饑甚矣吾聞墨者摩放利天下請以子之軀充腹可乎語訖就攫墨者墨者拒不獲姑應曰盍質諸三老行數步見老李枯於道狼強

墨者質之李曰是當食子主人始植吾一核爾自吾結實於今數十年主人之以李利者多矣今且不免于斧斤之伐子何功于狼而求免乎又數步見老特卧於敗垣狼復強墨者質之特又曰是當食子吾少爲主人出力妻子賴以贍租稅賴以充爲功鉅矣今老且憊將不免於庖丁之刃子功孰與吾而求免乎最後遇一丈人策杖而行墨具以告狼乃詭言墨囊我束縛我殊苦丈人曰若誠苦盍再處囊中吾驗焉狼欣然入囊墨乃如前囊之丈人顧墨者取匕首刃狼狼死墨乃得脫嗟夫今天下之不若龍與狼者寡矣方其在困也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入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覩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類猶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乃荆湘之僧貪其珠而爲請焉則毀舍之報僧亦有以取之矣

### 崔憤王牛

說順

不卷之一

第十一直方堂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佛寺中假佛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故亦不敢言未幾崔卒于郡是日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成崔某字崔君子聞之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名字已而復生長與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執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狠莫敢與爭惟飲憾而已亡何暴死鄰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卽鄰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之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還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安在牛不卽應其子咆哮怒詈主人且逞拳焉牛乃作人言曰頃者爾來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歐人邪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踣地而死其子因贖回瘞之噫觀崔守之事則世之牧民而漁獵者可以鑒矣觀王某之事則世之居鄉

而吞噬者可以鑒矣或乃見目前某已氏之無恙而曰天無眼睛或又見目前某子甲之昌熾而曰爲惡得福殊不知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固不必一一取償于目前况積善則便是慶積惡則便是殃又不必以報應爲殃慶也諺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吾又未見貪吏橫民之不受天譴者

### 僧虎人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偶得一虎皮藏之身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于道傍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路伺往來有負販者歛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資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爲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着於體及伏草中良久試瞥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寒暑雨雪不得休

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周歲餘  
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前遂  
躍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心幸  
而爲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爲不善活變爲  
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  
容我哉我寧餓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慟號聲未  
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顧視其身又依然一裸僧  
矣乃用草遮身投於俗家得破衣數件依鄰境佛  
寺以居隴西李徵爲江南尉性疎誕恃才倨傲不  
能屈蹟同僚嘗鬱鬱不樂每同僚會既酣顧謂其  
同官曰生乃與君等伍邪其察佐咸嫉之及謝秩  
則退居閉門不與人通後迫衣食乃具裝東遊吳  
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凡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  
歸號略未至舍于汝墳逆旅中忽被疾夜狂走不  
知所適家僮蹟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  
僮乃驅其乘馬挈其囊橐遁去至明年陳郡袁修  
與徵同登進士以監察御史奉詔嶺南乘傳至商  
於界晨將發驛吏白前有虎今尚早願且駐車俟

怒曰我天子使從騎又多山澤之獸敢爲害邪促  
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修驚甚  
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吾故  
人修聆其音遂問曰子爲誰非故人隴西子平虎  
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修曰我李徵也君  
幸少留與我一語因與修歷叙困遊及變虎之狀  
復以周恤妻子及傳錄舊文屬修修許諾虎吁嗟  
良久叙別而去二子之變虎一也一念不善人則  
爲虎一念悔行虎復爲人虎與人之分只在知悔  
與不知悔之一念耳寺僧之不終爲虎悔心之萌  
也李徵之不復爲人迷而不返也故曰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 郡虎都虎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  
不治民死食民松楊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  
逐遽走上樹樹不甚高二虎遞躍之終不能及忽  
翻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去

俄而與一虎至爪長善攫人取樵刀砍之斷其前爪乃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話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盡往候之得無是乎邀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其手今見頓卧遂白于縣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火而出不知所之嗟乎世有恣睢民上者是皆封使君之流也世有憑陵鄉曲者是皆朱都事之類也有宋均之德政則負子渡河矣有周處之改行則白額就斃矣道家云

說

卷之十

一

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今牙不之蛻而生角且傳之翼焉惡乎辟諸惡乎辟諸

### 人虎轉化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睡若默蹉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采爛然爪牙無敵乃潛伏道旁得鄭錄事

說

卷之十

一

者而噬之忽復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于深山盡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掛杖猶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矣於是披衣策杖而歸申屠澄自布衣調補什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溫煦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澄往就之父嫗因止澄宿飲酒歡甚納澄爲婿居一日謂澄曰此間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旣事人便可行矣明日澄挈妻咨嗟而別旣至官妻生一男一女澄在官亦大有名譽澄嘗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慚梅福三年媿孟光此情何所喻川土有鴛鴦後秩滿歸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憇息妻忽悄然謂澄曰前日見贈尋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所慕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閨質所宜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後二十餘日至妻家草



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卽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邪披之卽變爲虎嗥吼攫躍突門而去是知善念尚存不爲惡終欲根未除終爲物化使張逢無懺悔之念則終身爲虎矣使申屠妻無山林之慕則終身爲人矣是故衣杖之存張逢之幸也虎皮之存申屠妻之不幸也君子當慎所以存之者

管馬黃龜

大卷之一

直方堂

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鄱陽人黃緒入山採荆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緒便咒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從汝頭向便是路龜卽回右轉從行十餘里便得溪水馬之智龜之靈人猶賴之以指迷而况智於馬靈於龜者乎馬智矣龜靈矣而人不之用將迷而不復矣故曰用人者智自用者迷

謁驪贖馬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人通董安御于側愷曰諸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卽刑焉簡子乃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也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士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夫殺驪無與於廣門而左右賈勇者感其貴人而賤畜也贖馬無與於窮士而窮士歸心者慕其念功而厚舊也是故美行足以市人仁聲足以得士

說

大卷之一

直方堂

說願卷之一終

歙邑黃觀書



說頤卷之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柱檢刻

相馬御馬

伯樂舉九方臯善相馬秦穆公使行求之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曰敗矣子之所求馬者物色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哀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馬將佚也公曰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造父巧于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無失馬也今東野子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由伯樂之言可以得官人之哲由顏淵之言可以得牧民之術是故如九方之相馬則無佚賢矣如造父之御馬則無失民矣

供奉獼猴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獼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全忠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轡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亦世情嗟夫供奉之死足以報賜袍之恩滿山之迎難以逃世情之議是以國家養士當養其如孫供奉者不當養其如迎相車者

龍耳龍指

主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指探之出虫蛻輕白如鵝羽管中膜一日與侶並耕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未幾雷震二人皆踣于地其侶復甦耳鳴者腦裂而死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

懼之曰此必乘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名其指  
爲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闌雷電繞船水波震  
蕩衛戲曰今日吾家赤龍得無去邪因出手船窻  
外龍果裂指而去噫能蟄能伸者龍也不於江湖  
而於人身龍則得矣人亦何不幸而有腦破指裂  
之禍哉

### 餒虎飼蛇

天歷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  
七十餘每年九月三日夜例有一道士得仙其夜

說

太卷之二

三 直方堂

諸道士皆不扃戶各自獨寢以求上昇之應後張  
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迺令二勇士持兵器潛  
覘之初無所睹至三更時後見一黑虎入觀中須  
臾衝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  
明無人得仙者二勇士具以此事白竭忠申府請  
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  
玉籙冠帔及人之髮骨甚多斯皆往年所謂得仙  
道士也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  
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學道者築壇於下每

年中元日衆推一人道高者上昇于時有五色祥  
雲徐自洞中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  
合雙掌躡五雲而上觀者靡不涕泗徒羨望洞門  
而頂禮焉其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  
丘自武丘往與訣別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  
惟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慎勿遺失道高者  
喜甚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  
山巖臭穢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  
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蓋五色雲者  
鱗之毒氣呼吸所爲無知道士往往求克其腹哀  
哉夫鶴觀道士以身餒虎仙壇道士以身飼蛇自  
以爲得道上昇而不知自貽伊戚向非竭忠之獵  
比丘之雄黃虎蛇之害寧有涯哉嗟夫寵利之殺  
人甚於虎蛇舉世趨慕熙攘死而無悔者踵相接  
也寧獨無知之道士爲可慨哉

### 猫王蜂義

景泰初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陝西莊浪驛丞  
時有一西番使臣以一猫入貢經其地彰館之因

說

太卷之二

四 直方堂

譯者詰猫何異而上供也使臣曰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乃令以鐵籠兩頭盛其猫置一室中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蓋猫之王也楊遂菴致政林下時一日遊鎮江之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鷺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遂菴令家人瘞焉表其阡曰義蜂於乎得一猫王數里外之鼠皆伏死若得一賢佐則姦邪之屏迹四夷之讐服又當何如故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說庫

不卷之三

五

直方堂

則邇人安蜂細物也主亡與亡之死靡二人乃有棄君遠遁甘心事仇者是誠何心彼厓山之危陸秀夫負帝俱溺後宮侍臣從死者數萬餘人其義蜂之儔與若留夢炎趙孟頫諸人屈膝 偷生目前曾彼蜂之不若矣

### 猫鼠相乳

司徒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

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韓愈以爲感于所畜而爲猫相乳說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朱泚軍中猫鼠相乳表其端宰相常袞率羣臣賀祐甫曰可弔不可賀乃獻猫鼠議蓋猫相乳者猫本同類哀死恤孤和氣所感故爲端猫鼠相乳者猫本捕鼠鼠乃狎猫法令不修故爲非端後司徒以功名令終朱泚以僭逆誅滅猫鼠之應亦昭昭矣

### 癡龍黠鼠

洛中有洞坑曾有誤墜其中行數里漸明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九仙館也大羊名曰癡龍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橐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邪向何爲聲豈其鬼邪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也不死而

說庫

不卷之三

六

直方堂

死以形求脫也夫龍以靈名也而乃有瘕龍鼠本細物也而乃有點鼠詎謂人可以名求以賤忽耶

### 柳柴鼠異

郝士美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手引轡未及階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士美大驚叱之略無懼色因擲轡以擊鼠即奔逸有毒蛇出於轡中珠耳錦目尺長細螫焰焰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士美已致臃指潰足之患矣柴再用爲龍武統軍嘗在廳凭几獨坐忽有一

說

卷之二

直方堂

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自起逐之鼠乃去已而廳梁忽折所坐牀几盡壓粉碎使非鼠恠則再用已罹粉身碎骨之災矣士美後爲尚書而再用亦領節度二鼠之舞若天使之以拯二人之難是知梟鳴鼠舞不恒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

### 張鼠陳馬

相國張文蔚相瑛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坩土却容蛇頭伺蛇

出穴裏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嚙斷而劈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時

李昇執政謂璋曰公其先歸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於公家璋馳一赤馬而歸中途馬蹶墮傷璋項之昇至少選即去璋扶疾而往已不及矣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蹶而墜我畜生不忍即殺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聞人竊具芻秣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圍人以告璋復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秣如故於乎鼠之智足以斃蛇而活子人乃有坐視無措者矣馬之靈猶知認罪而却秣人乃有貪昧無耻者矣

### 妖狐轉蛇

鄉民有姑婦同入山採蔬有狐出於草間逐婦伺姑稍遠即搖尾而前婦乃以裙裹狐呼其姑共擊之昇而還家鄰里競觀之則嗅其雙目如有羞赧之狀因斃之轉蛇能吞鹿鹿或以婦人衣誘之則

得殺而取膽噫狐之巧蚺蛇之健猶然以悅色取禍語云色之殺人也慘於戈矛信夫

### 鄒狐劉蛇

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詰其故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劉器之謫嶺外奉老母以行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來草木皆披靡擔說順大卷之二 九 直方堂夫皆驚走器之不動蛇若相向者久之而去村民羅拜語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噫鄒劉二公之節義狐蛇異類猶知敬而迎之乃在朝諸臣甘心黨陷翻爲異類之不若悲夫

### 鹿徑蜂穴

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蹟但循一徑無問遠近村民結繩爲環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絰則懸于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

帶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噫鹿知避蹟矣而竟以一徑被絰蜂知匿穴矣而竟以粘肉被熏是以君子處世惟知幾乃能遠害惟無欲乃能全身

### 照狐扣石

有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恠之謂雷孔章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爲狐晉武帝世吳郡臨平岬出一石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說順大卷之二 十 直方堂如言音聞數里嗟夫華誠博物矣然能辨老狐之精而不能燭王倫之逆能聲臨平之石而不能脫賈后之禍若華者博物之識有餘保身之明不足雖博亦奚以爲

### 假猪拄杖

宋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假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不復得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

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用意深遠如此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覲視常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昇以來蓋精鐵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此二事一可以見藝祖慮患之用一可以見孝宗雪恥之決惜也計疎於防虞不能用百年無事之策議饗於講和不能成餐肉飲血之功悲夫

### 陳馬李屋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其錢六百文李西

說廟

卷之十一 直方堂

涯閣老以詩諗之有十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屋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于飲食之衣物能節省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 吳犬馬裝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袁隗妻是馬李長女李長世家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德曜之事矣嗟夫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近時風俗女家至鬻產以營百兩婦家至計奩以爲欣戚賣犬箕帚之風邈焉不復睹矣曾聞有達官云吾無以遺子孫惟每人擇一富家婦與之噫彼達者而猶若是况懷懷熙熙之徒哉

### 寇羊蘇舍

寇萊公之貶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擬睢州已忽謂馮曰睢州再涉海何如馮唯唯而已乃貶雷州迄丁之貶也馮遂擬睢州當時好事者爲之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寇聞丁來遣人以一蒸羊逆於境而收其僮僕杜門縱博聞者以爲得體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

舍遂僦民屋以居章惇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及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好還之蘇方丁章之害二公自謂得君固寵必無遷謫之日豈知出爾反爾若責左券小人害正者可以鑒矣

### 宋羊庾鵝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輿入鄭師故敗劉毅說順 大卷之十一 直方堂 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寮佐出東堂衆人竝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謂曰身今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夫華元以遺御喪師庾悅以靳炙買禍二人固不能無咎彼毅者解其官而挫辱之無亦弘人之度未優乎若羊斟者以私憾敗國殃民君子已謂之非人矣

### 鄭牛荀楮

晉師襲鄭過周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弦高之犒牛全國之忠也鄭賈之眞楮救難之義也如二賈者可謂得居貨之道矣若呂不韋之居子楚也雖以盜秦而終以徙蜀是知擇利而不知遠害也焉用賈

### 劉酒解猪

說順 大卷之十二 直方堂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州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偕往劉患之廼給曰願與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効劉玉州乎客皆大笑靖難師入金川門衡府紀善周是修與楊士奇解縉等約同死難及期是修遣人覘縉



所爲聞縉問家人曰曾飼猪否人還以告是修曰  
彼一猪且不能舍肯舍生乎是修乃自縊而死嗟  
夫舍生取義自古難之天祥之潰鞏信趙時賞等  
相繼殉難客信無負於天祥矣縉與是修等死耳  
詔獄之拷訊孰與曾經之從容身之無憐妻子之  
不保當日所飼之猪又安在哉

### 張錢杜牛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惊日常五餐費至萬

說廟

不卷之二

直方堂

錢京西有客見人牧牛徧滿山壠不知幾萬口客  
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延供相公食耳指顧  
之際人牛竝失所在由二事觀之貪得者亦天所  
授寒素者乃命使然吾人當安夫寒素之常而不  
當妄萌夫貪得之念故曰性也有命焉雖然盛衰  
溢損若循環然世未有積而不散者彼張氏之爐  
杜氏之牛子孫豈能世有之乎以余兒時所見貴  
人炫耀何限迺今園宅半屬他人子孫或至陵替  
吁可慨哉

### 兩虎鷓鴣

卞莊子刺虎管堅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  
鬪大者傷小者冠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  
然之果獲二虎蘇代謂趙惠王曰蚌方出曝而鷓  
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  
必有蚌脯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  
死鷓漁人得而并擒之嗟乎使兩虎不鬪卞莊安  
得收兩虎之利鷓蚌不持漁人安得收并獲之功  
顧寧死於卞莊而不肯不鬪寧死於漁人而不肯  
相釋始焉我欲并彼彼亦欲并我卒之我與彼俱  
斃也悲夫

### 麥麵猴羹

竇氏家方盛時有奴歛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麵云  
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奴妄言  
所輸悉常麥羣從一時暴熱皆作楚有烹猴者給  
其邦人以爲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  
之盡瀉其所食嗟夫忠佞取於雌黃愛憎移於毀  
譽彌子瑕之啗主餘桃始以爲愛君終以爲玩上



是亦麥麵之類也錢適之子死入對始以爲匪躬弗子終以爲厯哀請對是亦猴獐之類也

### 犬狐辨疑

蒯通傳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卽束縲卽火於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晉桑虞嘗行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爲盜君何

說

卷之二

直方堂

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夫物有相類事有適可里之亡肉與客之失脯其失一也姑之疑婦與客之疑虞其疑一也里母之束縲與主人之將脯其智一也婦非里母無以明其非盜肉虞非主人無以辨其非盜脯然則人之辨疑與人之辨人之疑其亦有道矣

### 杜馬彭豕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後三年宣王田于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

白馬紫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振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車而死齊侯諸兒有獸行使公子彭生弑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說魯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齊侯懼而隊車友而遇弑杜伯非能見厲於齊侯殺人之自解齊侯之心原有彭生故所見無非彭生也者卽齊侯之心之自厲也嗚呼宣王

說

卷之二

直方堂

之賢也殺一無罪猶足以致厲况賢不若宣王者乎齊侯通於文姜卽無彭生之乘已爲覆載不容九年而死死已晚矣

諸兒齊侯名

### 肉血犬豕

岳武穆詞有曰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譚渴飲匈奴血誓金甚矣金人相戒必曰岳爺爺其死也聘使劉洵問飛何罪館伴者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抵誅洵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

館伴不能答胡澹菴封事有曰醜虜卽犬豕也堂  
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詆金其矣金虜聞之以干  
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朝廷有人乾道  
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噫是非之心雖夷狄  
亦有之迺宋世君臣顧友忘大恥而墮長城信姦  
邪而斥忠讜曾夷狄之所羞而當時不以爲媿悲  
夫

### 乞兒官狗

張九齡嘗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

說

入卷之二

直方堂

灰冷暖氣何在當東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  
遠矣弘治間雲南廣西等處土夷構亂撫之者多  
不得人其曾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大骨頭  
便去矣嗟夫今之附勢者有不如向火之乞兒者  
乎今之爭利者有不如投骨之狗者乎執塗之人  
而目之爲乞兒爲狗則嗾然怒乃縉紳學士恬然  
甘之不以爲覲此之謂失其本心

### 潛龍括囊

邴原居遼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

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取禍  
之道也密勸令西還司馬德操居荊州知劉表性  
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譚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  
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  
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德操曰如  
卿言亦復佳嗟乎危行言孫聖人之所以全身也  
道三箇好喜歡緣俗士之所以免禍也居今之世  
若幼安德操者其默足以容矣

### 狐威稷鼠

說

入卷之二

直方堂

江乙謂楚昭王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  
無噉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  
命子以我爲不信我爲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見  
其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  
不知獸之畏己反以爲畏狐也今北方非畏昭奚  
恤畏王之甲兵也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國何患曰  
患稷鼠公曰何謂也曰夫稷東木而塗鼠因往託  
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  
可得殺者以稷故也夫國亦有稷鼠人主之左右

是也嗟夫威可假也一旦威者知其假而奪之則假又不可常矣稷可託也一旦熏者并其稷而變置之則託又不足恃矣是以奪園跋扈竝伏常憲而漢唐宦官竝就誅夷君人者惟獨操制命之權而不使人有可託之隙則又無敢假而亦無所事攻矣

### 折箭取兔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張敞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詒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於乎一乃心力其克有勲折箭之說也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取兔之說也是故得道者多助種德者民懷

### 狐皮羊羞

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嘗八珍之味而與羊謀其羞語未旣狐相與逃於重淵之下

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云築室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子西欲成其謀得

### 假馬求車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謂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左傳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嗚呼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父子姑婦之間亦有以假與致嫌者矣是故明于假取之義然後可與定君親之分

### 犬噬鷄鳴

管仲將死謂齊桓公曰有犬噬嗑旦夕欲噬我假而不便也君必去之大史氏適梁過琉璃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鷄且詬之大史曰爾何仇鷄爲不

大棘哉丈夫曰此鷄適鳴夫犬宜噬噬而見去者噬不當也鷄宜鳴鳴而見逐者鳴非時也若吠非其主又何去焉鷄晨其音又何尤焉

### 賊臺虎歌

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弘治間有仁和尹頗貪暴適獵人獲一虎士人俞珩以詩嘲之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嗚呼今之司民牧者其尚思所以免於盜吏虎冠之誚也哉

### 驢行蠅集

唐武后時襄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寔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因責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禎知制

誥因宦者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怒擊去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嗟夫士之才無足錄進不以正乃至爲吏人所狎同列所鄙若此人其可不以大受自期以難進自勵也邪

### 騾車馬裙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速力強驢性緩力小今竝一處馳驅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城士人多好

着馬尾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髮尾馬拔尾落腓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噫物情順適騾驢而已乎軍國重計馬尾而已乎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尋龍擒虎何代無賢雖然猶愈于吠正搏賢之徒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齊人保保之誣可爲明鑒

### 白兔鵝鴨

唐酷吏王弘義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騰

章言園有白兔縣爲集人捕逐畦無遺竄李昭德曰昔聞有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宋紹興間雩禱一諫議言異時禁屠惟禁牛豕今須請并禁鵝鴨時人語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近時有一言官請收磚瓦不用斷塊號爲磚瓦言官又有一給事請禁取蝦蟆號爲蝦蟆給事二公一時之建白止於塞責而磚瓦蝦蟆之名邦人傳誦遂不可改建白可不慎哉

說願

八卷之二

直方堂

金牛鷄竹

周洛州司倉嚴昇攝侍御史于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唐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長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十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頭又謂里長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

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寄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今賣一莖竹十錢遂至五十萬噫巡察若此安所望於風裁牧宰若此安所望於豈第

二事皆載小史未必實事然充類至義之盡則世有巡察而所至擾民者是亦金牛之類也有牧宰而取其有者是亦鷄竹之類也如劉紫山之按江右所剝廩銀悉以公用則無金牛之擾矣如趙石梁之尹吾婺稅契贖銀毫不染指則無鷄竹之議矣

說願

八卷之二

直方堂

思慕之既特建祠復議祀於賢官云 昌祚識

說願卷之二終

說頤卷之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衛鴻音鷹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誓丹破澶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桑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射鴻者說頤 大卷之三 直方堂

玩人調鷹者玩敵玩人者喪玩敵者亡

衛鶴鄭鶴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投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殺之於陳宋之聞嗟嗟世之位過其才者皆乘軒之鶴也德不稱服者皆鵠冠之聚也欲以當多難而免貽惑難矣

鳩笑鵠嚇

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調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南方有鳥名鸞雖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鸞得腐鼠鸞雖過仰而視之曰嚇嗟夫世之挾片長誇小伎而曰人莫予若乞墻餘微痔乘而以驕人于曰日者何以異於鸞鳩之笑南溟腐鼠之嚇鸞哉

媒雉由鹿

說頤

大卷之三

直方堂

村民繫雉者嘗畜馴雉以招致之號曰雉媒其逐鹿者亦出繫鹿以誘其羣號曰由鹿君子曰虞之卽禽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卽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世之爲人媒爲由人者多矣寧獨雉鹿哉

鴈奴象雌

鴈宿於江湖之畔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礫中藏燭捕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

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次大者啄  
鴈奴乘燭者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  
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  
多交趾出象山歲一搏之心有石室惟通一路周  
圍皆石壁先置芻豆其間一馴雌入焉布甘蔗  
于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  
以歸石室中以巨石室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  
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飼益狎則鞭之少馴  
則騎而致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  
應鴈奴忠矣而不免於啄馴雌狎矣而終以敗類  
劉更生之遭譴其受啄之鴈奴乎呂文煥之降元  
其誘羣之馴雌乎發憤如沉汨羅寧受啄而不忍  
不動就義如文柴市寧受饑而不肯求飼故曰平  
居能爲犯顏敢諫之士臨敵斯爲仗節死義之臣

賈鵬張梟

賈誼爲長沙王傳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  
隅誼以爲不祥作賦自悼壽果不長有梟鳴于張  
率更庭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灑掃

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故曰禍福之來由  
人召也禽鳥云乎哉

莊鴈荆梟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  
其一不能鳴孰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荆之梟將  
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  
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  
易情也鴈以不鳴被殺梟以惡聲見惡故惟鳴其  
當鳴無鳴其所不可鳴則幾乎全

鶴志驢技

僧支道林好鶴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  
之乃剪其翮鶴軒翥而不能復起乃舒翼交頸視  
之有似懊惋道林曰既有凌雲之志何肯爲人耳  
目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黔無驢好事者載之  
以歸至則無所可用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  
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驢一鳴虎大駭以爲且噬  
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稍  
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



拔止此耳跳跟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嚴光之舉足凌雲之志也故光武不得而屈之殷浩之北伐黔驢之技也故桓溫得而廢之

### 羊鶴劉牛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不肯舞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倍于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嗟夫虛聲不可以得並徒貌不足以取人是故行不稱其聲者叔子之鶴也懷不副其貌者景升之牛也孔子尚云以言取

實

不卷之三

五 直方堂

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其他乎雖然鳴皋聲聞鶴之善技也不可以不舞之鶴而并棄其昂霄之志引重致遠牛之常力也不可以無用之牛而并棄其乘田之功夫惟養食之以時驅策之以道用之各唯其宜使之不盡其力斯得之矣

### 羽鵠山鷄

鵠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鷄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世之學未成而輒躁進者是亦羽鵠之躍也矜一長而輒自

### 鵠鳴鳩集

唐杜景儉為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鵠鳴鷄樹王及善為內史才行庸猥時號為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章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鵠鳴惜之乃尊德樂義之倫阨於下位此不謂之鸞棲枳棘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媚嫉傾險之輩處之廟堂此不謂之梟集鳳梧乎是故用人者當為官擇人不可使有失賢之議見用者當量力後進不可使有負乘之羞

龍顯

六卷之三

六 直方堂

### 衛鶴陸犬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陸機有快犬曰黃耳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語犬曰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具至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家人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復繫犬頸犬復馳還路計人行五旬



犬往還繞半鶴猶識字人乃有不識一丁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犬能寄書人乃有爲謀不忠者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 瀛莫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鵲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腐草泥沙啖啖然必盡索乃已無時休息名曰漫畫信天緣若拙漫畫若巧顧拙者恒逸而巧者恒勞勞者得食而逸者亦得食人亦何苦如漫畫之勞勞而不爲信天緣之休休哉

### 竹鷄鷓鴣

竹鷄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網焉激媒入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網已起毋得脫者鷓鴣性好潔獵人於林間淨掃地稍散于上禽往來行且步且啄則以粘竿取之噫物不可有所好竹鷄好鬪故人得以鬪取之鷓鴣好潔故人得

以潔取之人之任氣而炫名者可以鑒矣

### 鄧穉王粟

鄧差南郡臨沮人家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味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筋骸骨哽其喉而死王叟者家鄴城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充腸莊宅尤廣客二百戶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餐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豐食若是客曰惟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糧覺後不敢復食數年夫婦並卒後官軍討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焉噫估人莊客之見誠達矣乃鄧差與王叟者竟求一食之豐而不可得豈守錢之奴天寔命之而財聚財散又有物以司

其柄非主財者所得自爲聚散與世之嗜錢爲命  
積而不散者視此可以醒然悟矣

### 巢鶴孔雀

隋煬帝大業中初造羽儀毛筆多出江南時湖州  
烏程人入山採捕見大樹高百尺上有鶴巢養子  
捕人欲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其樹  
鶴恐其傷子遂以口拔其毛人收得之遂止不伐  
孔雀自喜其尾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  
後止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捕之尾雷而重不能  
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爲所傷不復驚捕者  
得而擒之鶴以羽見取孔雀以尾見捕以材買禍  
一也迺孔雀愛尾卒以就擒鶴之拔毛竟以全生  
孔雀之智不逮鶴之智遠矣

### 妬燕狎鳥

漢范質嘗言其家有燕巢於舍下有數雛已哺食  
矣其雌者爲猫所搏雄者啁啾久之方去頃時又  
與一燕爲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皆墮地  
宛轉而僵兒童剖腹視之則有燕燕者在喙中蓋

爲繼偶者所害牝鷄引雛於庭啄殘粒拾而蟻啣  
啣自得隼過其上見以爲搏雛也亟翼雛匿之隼  
去乃出雛飲啄如故頃之有鳥下集於傍鷄顧雛  
且避且就鳥稍狎之鷄以爲無害也遂恣雛飲啄  
不復避鳥伺鷄狎而攫一雛飛去噫之二禽者亦  
狡矣宵人醜正匿怨而友陰濟而陽事之貌與之  
合乘其無畏而反噬之君子者脫其順已忘其非  
類卒爲所中而莫之覺者多矣寧獨燕雀哉

### 李裴病鶴

李松公遊嵩山見病鶴曰須人血療之李卽解衣  
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迺令拔眼睫持往  
東都但映眼照之卽知矣李於中路自視迺馬頭  
也至東都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大羖驢馬惟一  
老翁是人李具言病鶴之意老翁笑袒臂刺血李  
得之以塗病鶴卽愈鶴謝曰公當爲明時宰相復  
當上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遂冲天而去同州司  
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道中見病  
鶴哀而憫之有老人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

邪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遂請刺臂血塗之老人曰君此志甚勤然須三世是人方中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君能返洛干之乎裴欣然返洛訪盧生祈之生開襪取一石合刺臂滴血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乃至鶴處老人已至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因邀裴至其舍出一襖授裴令達其叔少頃引裴視鶴鶴已愈矣噫二禽之需人血一則曰非人二則曰非人人果若是難哉孟子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克之者幾何人哉不能克之則其謂之非人也亦宜

### 問鶴祝虎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鵠遂鳩鳩逃案下鵠去公子縱鳩出鵠遂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鵠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鵠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其左右應聲捕得鵠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

者一鵠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後漢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夫至誠可貫金石中孚信及豚魚彼無忌童恢之所以能使鵠虎服罪者誠故也誠之不至而虛文是飾將同類且不能欺况異類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 山鵲夜蛾

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鵲愛形顧影不自藏為邏所得夜蛾撲繞燈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嗟夫士之不自韜晦羅於世網者何以異於山鵲之顧影其溺於名利死而弗悔者又何以異於夜蛾之撲燈哉

鵲膽瓶酒

梁邨后性妬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鵲膽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妬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邨如之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于血食議遂寢兵部尚書任瓊賜二鵲姬妻柳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

龍圖

大宋志三

直學堂

羹臯養鵲

漢史五月五日作臯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月五日食之欲滅其族類零陵記鵲鴝人多養五月五日去其舌尖則能語聲尤清越雖鵲鴝不能過也是故除惡如羹臯則惡類屏矣樹善如養鵲則善類進矣舜去四凶羹臯之類也舉元愷養鵲之類也

吉了老猴

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若吉了可謂鳥之效忠者矣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鄰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而救火于是羣猴遂脫去若老猴可謂獸之多智者矣如吉了之忠可以報國如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龍圖

大宋志三

直學堂

囚鳳噬鵲

後漢陳耽爲司徒時詔察覺刺史二千石爲民蠹者內官丁賓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耽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鵲臯而囚

鸞鳳言甚忠切宋楊甲有聲西川部使怒其不降  
意誣劾之趙衛公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  
將以吓鼠首快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  
故相與大笑牘格不下時遂以排擊善類者爲猫  
噬鸚鵡嗟夫今之監司刺舉不放梟而囚鳳者有  
幾言路攻擊不噬鸚鵡而咋鼠者有幾以當路意  
指爲忠邪以一時喜怒爲賢佞以私人毀譽爲愛  
憎是非混淆舉刺倒置噫若人者明雖荷道人非  
幽當何辭鬼責

說

卷之三

直方堂

### 鷄蟬五德

田饒謂魯哀公曰君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  
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  
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鷄有五德君猶日淪而  
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陸雲曰夫蟬頭上  
有綫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  
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  
嗟夫鷄具五德而不能黃鵠之高舉則其清有不  
足也蟬具五德而不知黃雀之在後則其智有不

足也是以君子寧爲梧桐之棲無爲稻粱之肥寧  
遯迹以遊於世無得蔭而忘其身

### 鳥獸長短

虎善卜狸善搏鸛善符鶴善舞鷄善鬪鸞善歌鸛  
鵲善言鵲善步鵲善畫印鵲善勸鵲善  
善視蛇蟠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  
鵲知來猩猩知往物各有所長也鶴以怨望鷄以  
貪顧鷄以噴睨鳴以怒雀以猜瞿燕以狂矜鷄以  
善轉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鵲以潔淚梟以凶叫鷄

說

卷之三

直方堂

以愁嘯物固有所短也北魏崔訪曰鵲巢避風雉  
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  
獸之一短惟人亦然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循良稱  
及入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  
治中別駕之任乃展其驥足玄齡善謀如晦善斷  
崇善守成璟善應變各取其長而捐其短以適於  
治斯用人之道也

### 物倫物知

羔乳鳥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雞

鳩鵲有夫婦之別鵲行鴈陣有兄弟之序遷鶯呼鷄有朋友之情鵲巢知風之所起鵲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宴陰諧知雨孤狼知孤虎豹知衝夫物猶有倫可以人而無五品之遜乎物猶有知可以人而無先幾之哲乎若謂棄疾之所謂倫無爲貴倫矣京房郭璞之所謂無爲貴知矣

### 鳳毛龍見

宋謝鳳子超宗爲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龍見龍見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道隆侍至聞不得乃去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以龍見請雪那肱驚善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雪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人強知星宿噫癡人無識貽笑談資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 題鳳題午

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

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蓋鳳字乃凡鳥也李安義者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于門上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乃是牛不出頭耳噫喜誠凡鄭氏子誠可鄙彼題門者無乃已薄乎

### 養鷹變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嗟夫如呂布之養所謂冲霄之志而處堂之智也故終有縛虎之禍如董卓之變所謂九苞之文而九頭之質也故終有燃臍之誅

### 赤鳳白楊

漢趙后飛燕所通官奴赤鳳者雄健能超樓閣兼通昭儀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朝吹塤擊鼓連臂踏歌赤鳳凰來曲后曰赤鳳凰爲誰來昭儀曰赤鳳凰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擲昭儀

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儀曰穿其裙見其私足矣  
安在噬人乎成帝微聞其事以問昭儀昭儀曰以  
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北史魏時  
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  
懼禍乃改名湫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  
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今市井人言  
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噫私其人至爲歌曲令  
宮人蹋歌之無忌二后之宣淫穢史冊矣彼楊白  
花者改名遁去猶爲知禍能避者乎若漢成者受  
其火德之欺而不之察所謂彼昏不知者矣

### 鵲杓麟植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  
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  
植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  
上宛然異物及還是驢爾望風而承指則亦鵲尾  
杓之類也無德而朱紫則亦麒麟植之類也今天  
下之不鵲尾杓麒麟植者寡矣

### 縛鷄行船

老杜縛鷄行云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  
華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道烹蟲鷄于人  
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  
寒江倚山閣李德遠東西船行云東船得風帆席  
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  
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  
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於乎觀鷄蟲之得  
失可以絕厚薄之私觀風浪之翻異可以泯凌操  
之念洛蜀之黨相攻是不知得失之故者也牛李  
之徒相噬是不知翻異之勢者也故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任理之謂也

### 食馬銅臭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  
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臥不迎旣入問卿前在郡  
食馬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倒屣出迎還與同坐  
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崔  
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  
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聲稱歷位



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烈曰何爲其然也對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  
擊之嗟夫今之時都高官享厚祿輒施施驕倨友  
朋欽其貴達子孫憑其威力何論所自哉然烈之  
入錢猶爲納之官家今也納交權門通賄近侍昏  
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則又銅臭之不  
若矣

齊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謂者無爲  
通事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  
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請少進客曰臣不  
敢以死戲君曰嘻寡人無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  
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牽蕩而失水  
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  
以薛爲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  
薛弗城宋剔成君城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諫戒  
門者毋納士納則死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善爲鷄  
戲將以悅君門者入曰君召至于且鼓肱爲翼膠

膠而長鳴鳴已趨出氣甚暢君恠之趣使還問曰  
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故效之耳君曰  
何故尊曰臣以爲堯舜之智或不如也道蔽天地  
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  
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  
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  
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  
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今賊急民單環四封皆強  
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遊觀乎曰寡人不敢  
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卽日  
罷其役噫拂士盈庭不足以效從繩之益而雞魚  
近取乃足以收納約之功易曰微而臧罕譬而喻  
此之謂也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  
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隰子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成子將有事事



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嵇康從孫登遊三年間其圖終不答將別請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譏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於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噫世之以知微取忌多求取禍者多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子之言殆亦保身之明哲者與

### 辟卿式蛙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車辟之勇士聞而歸之越王句踐伐吳道見蛙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效死人致其命彼二君者寄情于物猶足以感人心而盡其力況夫仁聲善教學之有素者其所感又何如邪惜也二

君徒知用之於賈勇而不能用之於實賢以故僅足以得勇士之力而不能以得賢士之用也

### 救蟻放龜

董昭之過江見蟻冒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毛寶戍邾城有軍人于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之江後石勒攻邾城城陷軍士赴江多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抵岸迴顧而去龜蟻之微猶知報德而況于人乎

### 殺蟻渡蟻

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鎗持槩綠杭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以槩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大斛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宋郊宋祁少時有胡僧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十萬人之命者試思之宋曰堂下比有蟻穴爲暴雨所

侵羣疑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以渡之爾僧曰是也小宋今年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聖臨朝謂第不可先兄乃以宋郊爲第一桓謙從玄僭逆罪應誅滅蟻之見恠將亡之妖孽也宋郊編竹渡蟻使有不忍一物失所之心亮之卽納溝之恥已溺之思丰神之異固其宜矣若曰謙以殺蟻得異郊以救蟻得福天豈爲一蟻而移禍福哉如使郊當日渡蟻而有望福之心天亦不與之福矣

孝節著蚊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以蚊著孝高郵女子去郭三十里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骨見焉以蚊著節嗟夫蚊之噬徒爲孝節著耳彼小人欲害君子而祇以成君子之名者何以異於蚊哉

驅蚊譽蚊

黃借菴驅蚊賦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

爲血肉喪軀楊慈湖夜蚊詩謂蚊傍耳皆雅奏觸面皆深機勝于人之頑鈍莫曉者夫蚊利口噬膚可憎孰甚此而不驅是讓口可容也此而爲靈是深機可式也驅者爲公惡譽者爲立異自非拂人之性何至逆公惡而爲立異之論哉近世議論有譽荆舒而訾伊川右長脚而左武穆者皆譽蚊之見君子所不予也

蠅鵲傳赦

晉明帝嘗欲肆青秘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後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唐貞觀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于獄樓回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

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  
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家乃知玄衣素  
衿者鵲之所傳嗟夫晉秦之草赦甚密也南康去  
長安甚遠也鵲與鵲得先伺而先傳之孰謂暗室  
可欺人哉

### 罵蠅憎蚋

張詠罵青蠅文云我疑奸人之冤佞人之魄墮蠅  
不散託蠅寄蹟不然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  
以恣其黥染所以遂其慙愚奸佞之作敗君之德  
黑白之變爲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  
潔者不得自明玄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  
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撫髀而太息唐王周蚋子謹  
云附緒鬱蒸產彼蕪穢張華之識何以辨其兩翼  
離婁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絺之漏露萃豐肌  
而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闕爾之  
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籲于造  
物豈其食人之膏血資已之肥腴念肌體之何毀  
痛瘡痂之難沒吾將擷揪葉以爲焚俾爾之銷骨

嗟嗟二虫之微利口見憎彼譖人者甘與爲伍彼  
豈以利口爲可常幸也哉黃魯直詩云涼風八月  
至掃不見踪跡吾立見其敗耳

### 怪哉鹿胎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有虫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  
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虫名怪哉  
昔秦時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  
蓋感動上天怨憤所生也帝曰何以去之朔對曰  
甞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虫  
置酒中須臾糜散楊州太守問丘惠會僚友于轉  
川亭集境內漁戶令曰得魚多者賞金帛有一漁  
人以肉物作膾散懸于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  
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守詢其故漁人曰魚喜  
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召之萬魚畢  
聚矣虫魚物也酒可以解怪哉之憂香可以致萬  
魚之聚乃知民亦有憂民亦有樂樂民之樂所欲  
與聚憂民之憂所惡勿施民歸之如虫之得酒魚  
之就香矣

二李蛇異

李靖故宅泓師嘗過之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開元初李林甫爲奉御居之或以告泓師泓師曰果如吾言當十九年作相位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果相玄宗權重天下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宅門稍卑不可乘以過將易製之既毀其簷忽有蛇千百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遂罷不毀未幾籍沒自作相至竊沒果十九年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悉命棄於郊野其明日羣蛇復集於庭復命棄之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後旬餘生犯賊事露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生惶懼無計自縊于庭樹絕腔而死其妻以夫不得其死亦自縊家童震懼委身于井者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夫二李之蛇誠異矣然使林甫不弄權錄事不犯賊蛇雖異惡能禍賢相與廉吏哉林甫之禍在弄權不在易門錄事之禍在犯賊不在集庭既弄權矣犯賊矣即無蛇

異律以天道禍淫之理自無能逃于天罰何蛇異之足異云雖然乖氣致異二李之蛇異即弄權犯賊之乖氣有以感之也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吾人當慎其所以召之者

二盆池魚

唐明皇宴近臣於禁苑指盆池所養謂宰相曰鮮活可愛李林甫進曰賴陛下恩波所養張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也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帝滋不悅程明道先生嘗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盆魚一也自道心觀之則有萬物一體之意自欲心觀之祇爲風景燕遊之助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使明皇而知此義則安有入蜀之行哉

孟珠虞蚬

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孟嘗至化行一年去珠復還北齊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蚬蛇可爲藥有餉愿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

還牀下復送四十餘里經宿還故處愿令更途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穴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說是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是以病而紿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珠能辟其境義則有告之蚺願效其命而況其入焉有不給于貪戾而誠于明潔者乎

鮑魚李核

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着繩因持去念其不獵而獲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主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

李核意欲持去顧見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滂間一歲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是知物非自神不知者駭其異則神知者悉其隱則不神此兩神若非鮑主張助之還幾於血食千秋矣雖然其興其衰人自爲之於鮑李何與哉

蜂窠鼈橋

神瓊禪師見蜂子投窠紙求出喝曰世界如許廣濶不出鑽他故紙金主亮采石敗後將改圖瓜洲葉義問都督江淮酌卮飲虞雍公屬以勉李勣業虞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條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過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爲我再渡一遭我欲

觀之某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嗟嗟今之  
逐逐營營枉過一生而終無成者皆蜂鑽故紙之  
類也今之陷人險地而忍以中傾之者皆約鼈渡  
橋之類也

### 蟬葉蠹魚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障葉可隱  
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  
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復能別乃掃取數斗歸  
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汝見我不妻始常答言見

讀

八卷之三

三

經日乃厭倦不堪始曰不見於是竊喜入市對面  
取人物爲市吏所縛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  
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  
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  
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遂成  
心疾於乎世之書痴乃有如彼二人者乎取物未  
得而反以身縛神仙未得而反以成疾彼將猶謂  
書何迷人不自知其迷於書也夫二迷其小者也  
象齒患得之徒難逃肺肝之見是亦障葉取物之

愚也數墨尋朱之輩妄意榮名之得是亦食字求  
仙之惑也夫二迷又其小者也曹孟德睥睨漢鼎  
而曰吾爲周文王非蟬葉之智而何秦始皇惑志  
方士而曰蓬萊三山可至非蠹魚之見而何

### 蝶菴螭都

李愚告人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  
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作者  
難爲供職注籍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  
常醉醉卽熟寢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  
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  
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螭  
都則又濛濛浩淼而不思覺也嗟夫富貴皆危府  
利欲爲迷場與其勞勞於危府迷場以取陷溺孰  
若優遊於蝶菴螭都于于陶陶永無榮辱之爲得  
哉

讀

六卷之三

三

說願卷之三終

說頤卷之四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喬孫廷柱檢刻

義竹烈花

唐明皇遊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出外顧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楊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咸愛重之宋學士郊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歸至花遂不榮趙國炎以詩弔之國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翁花史今傳瓊花烈女中靈武之立永王之反有魏於義竹多矣趙孟頫畱夢炎諸人有愧於烈花多矣

饋柰食梨

王僧孺五歲父友有饋其父延年柰者先與僧孺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遂不受孔融年七歲與諸兄弟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禮當取小若蔡攸之傾其父肯不取柰乎許邵之排其兄肯讓梨乎

問棗投栗

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率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蔡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伴問子晏子曰嬰聞伴問者亦伴對也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時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報之以戰栗夫君臣主敬言動以禮君伴問臣伴對君投棗臣投栗不敬莫大乎是此謂君不君臣不臣二國之不競也宜哉

海棠蓮花

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縱橫不能再拜明皇咲曰此真海棠睡未足耶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幸楊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乃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予聞海棠花中神仙蓮花之君子以洗兒而比海棠汚神仙矣以奉宸而似蓮花汚君子矣



吳桑梁瓜

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相怒喧兩國楚邊邑長聞之怒而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遂伐楚滅居巢鍾離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効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窺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為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因其聞楚

龍圖

不卷之四

七一直方堂

為橋除刺

范元琰家有竹園每見人盜筍苦於過瀟元琰伐樹為橋與盜者過盜感之而息意不盜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以園籬多刺荆使人為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瓜叩

頭請罪虞與之二子可謂善化盜矣抑二盜之知媿亦不易得不然迷而不反彼為橋開道適為資之乎烏乎媿

植松徙竹

麻城縣令張徹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了十年而松之存者什不及三四故夫前政之當嗣者宜無若茲松也已矣劉巖夫徙竹凡百餘本列於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隅不雜他木欲令獨擅其美故夫用賢之勿有間者宜若茲竹也已矣

龍圖

不卷之四

七一直方堂

爨桐柯竹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良材也因請削為琴尾尚焦號焦尾此聞聲而知材也蔡邕經會稽柯亭見椽竹可以為簫取用果有異聲此見形而知材也桓公舉竈戚於叩角其得之爆聲者乎穆公舉百里於牛下其得之亭竹者乎

異苗奇木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



長幾克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  
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漢武帝幸雍得奇木  
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殆將有削左袵而蒙化者乎之同秀木之合枝瑞  
同類也然而周成有越裳之譯漢武有輪臺之悔  
服遠在德不在瑞也

### 懷夢護門

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  
之卽夢見夫人號懷夢草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  
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懷夢異  
也不夢賢而夢寵夢斯妖護門靈也不指倭爾叱  
門護斯陋

### 媚藥含毒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狗子蜀人號曰俘  
鬱取置枕中則夫妻相悅謂之媚藥含毒者蚊蚋  
之屬江嶺間有之桺連尤甚爲客中者慎勿以手  
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解矣嗟夫皓  
齒娥眉伐性之斧德慧術智存乎疾疾人知含毒

之毒而不知媚藥之毒知毒毒不爲害不知毒鮮  
有不爲所毒者勾踐之伯越含毒之效也西子之  
亡吳媚藥之徵也

### 助嬌銷憾

唐明皇御苑中千葉桃盛開帝折一枝挿於妃子  
寶冠曰此花亦能助嬌態帝又與妃日夕宴花下  
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憾噫花前羯鼓  
祇足助范陽之嬌西內玉環誰與銷馬嵬之憾

### 助情醒醉

唐明皇正寵妃子安祿山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  
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  
興筋力不倦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  
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酒態遂失後有醉者摘  
草嗅之倏然醒悟故目爲醒醉草噫助情之花何  
不以助開元之治醒醉之草何不以醒妃子之迷  
不助治而助情益之亂矣不醒迷而醒醉嗟何及  
矣

### 孫松王竹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  
治之高世遠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  
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王子猷  
嘗暫寄人空宅任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  
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是知才有  
所短雖合抱猶然安施况爲國家擇棟梁而可使  
有負乘之羞乎志有所適卽一日猶不可無况爲  
國家得貞士而可使有十寒之嗟乎是故以任木  
之心任職則多舉能之賢以愛竹之心愛賢則多  
貞士之助

卷之四

直方堂

七

直方堂

### 變梧變蓮

王宴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論者  
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  
不能終婺州僧清簡園中蔓菁變爲蓮太平御覽  
云豐年則蝗化爲蝦君子寧爲蓮蝦之變毋爲梧  
桐之變

### 隨刀改味

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

有核長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卽  
辛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  
刀剖則苦以木刀剖則酸以蘆刀剖則辛以金刀  
剖則甘是故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政府  
之地則不足麗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卽  
當展其驥足由所剖者異也

###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  
穫人之驚虛名而無實用者何以異於是楊用脩  
以爲燕麥滇南霑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  
食是燕麥猶有可穫人而無實又燕麥之不如矣

### 橘柚葡萄

梁使徐君房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間昭曰  
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香減之君房  
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  
人重橘柚而輕葡萄也魏文帝詔示群臣曰中國  
珍果甚多葡萄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  
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

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此北人譽葡萄而貶橘柚也東坡詩云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閩人尊考亭而關金谿北人右河汾而左新建江右南人反是是皆葡萄橘柚之類也

### 邠悉茉莉

邠悉者卽素馨茉莉花曰蔓華堪以飾鬢二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嗟夫華嚴般若舉世競尊講學以爲上乘譚文以爲妙品用夷變夏來自西方者詎獨二花哉

### 桃李荆棘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賢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冬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唐賈島詩裴晉公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

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桃李荆棘之說都爲植恩報怨者言也總之薔薇固不可樹桃李亦不可私於已荆棘於國桃李究也吾與國俱利則亦吾之桃李矣於國荆棘於已桃李究也吾與國俱敗則亦吾之荆棘矣唐人賀狄梁公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斯言得之矣

### 交讓樹雲

魏諸州記牂牁有交讓樹兩相對交互枯榮不俱盛故曰交讓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花魏與魏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嗟夫事不能兩勝物不能並美潯陽之蘭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植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滿損謙益天之道也功名遂身退人之道也是故君子處世當如牂牁之交讓毋如瑞魏之爭勝

### 無患忘憂

無患木燒之極香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號曰

搖耗能符効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萱草一名忘憂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嵇康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孟氏云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其無患木之謂乎孔子曰樂以忘憂其忘憂草之謂乎

### 黃花青果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華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爲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云果及熟必變色而黃或紅惟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爲橄欖也惟人亦然北人不皆堅強然言堅強者必北人也南人不皆柔弱然言柔弱者必南人也君子而不仁者有之則菊以黃稱之類是也未有小人而仁則橄欖以青終之類是也

### 接菊映山

教清江宦蜀一日行役途中阻雨夜宿一民家其庭前有菊一本時秋氣方深花開紅紫黃白色色

可愛問之何能爾也主人曰春初取老艾極大者一株剪其枝葉用故土培其本根然後取各色菊一小枝接之各用本菊根下土和泥封固束縛之俟其枝葉暢茂則去其泥土秋深花開各依本色秋盡花謝艾亦枯死映山紅生於山坡欹側之地高不過六七尺花繁而紅輝映山林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於乎接艾之菊費盡心力祇供秋深一玩耳榮華幾時天真喪盡映山不假人力輝映山谷一年一發無有窮日是知用巧者勞任真者佚無本者絕不復續有根者謝而復榮利達之塲終至滅性山林之下可以全真觀於二花益信

### 王李許梨

晉王戎幼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王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戎之識李其慧

可取也然使非味之苦則戎亦往取之矣衡之不  
取梨其守足尚也彼惟知非其有而取之之爲不  
可爾奚論甘苦哉

### 牡丹賦詠

舒元興牡丹賦有云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  
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  
比櫛藥如金屑粧飾天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天  
桃斂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木樨灰心  
紫薇屈膝皆讓其先孰懷憤嫉此譽牡丹之美者

大宋之國

注一重香堂

也柳渾詩曰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又王文康詩  
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  
如斗大不成一實又空枝此摘牡丹之短者也嗟  
嗟草木何知愛之則譽憎之則摘文士之雌黃類  
若是惟周茂叔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  
逸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此可以定牡丹之品矣

### 寄生牡丹

章貢水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飫一

網數千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  
生也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篡國常假貸以  
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  
繫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  
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  
爲兩物者何幸而爲劉氏之牛何不幸而爲蘇氏  
之鳩

### 香樹毒草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  
者爲沉香與水固平者爲鷄骨香其根爲黃熟香  
其餘爲棧香細枝緊實木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  
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其實乃香爲鷄舌  
香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脩者爲天雄兩岐者爲  
烏喙岐八角老者爲附子又別名側子夫蜜香一  
樹所見無非香者此以知善人之族皆善人也烏  
頭一毒所見無非毒者此以知惡人之族皆惡人  
也雖然香之美亦足以耗氣藥之毒亦足以已疾  
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亦在乎宰世者之

大宋之國

注一重香堂

善用爾

棗梨損益

百益一損者棗百損一益者梨友直友諒友多聞則百益而無一損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則百損而無一益矣

知風知閏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如一月閏則十三葉視其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無君天之風日月之閏占步家猶不能無差視草桐而知不忒者信也

蘇轍蔡亭

蘇東坡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螯龍知王珪取以進神宗曰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螯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彼自詠檜何與朕事軾得輕貶蔡確謫安州夏日作登車蓋亭詩吳處厚箋註以閏謂其用郝處俊諫武后事議

斥宣仁坐貶新州二子之詩禍一也然蔡之奸佞誤國法當置之極典以謝天下今乃得以此詩之故致當時執政不欲以言語罪人力爲寬釋得從輕竄新州之行抑云幸矣嗚呼以此爲坊近猶有以英皇之詩含訕如王聯之傾胡纘宗以脫已罪以部試策問含譏如趙文華之陷李默以固上竈者

梅花玉局

王沂公布衣時以詩獻呂文穆公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後果然蘇東坡送載家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果後提舉玉局觀終夫人窮達有命乃徃徃於詩句中先呈其兆如宋莒公開西湖詩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觀者知其必大用寇萊公送人使嶺南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後貶雷州到海果如詩數如此類者未易縷指豈所謂動乎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者邪

編色拒萍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色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州人謠云十里湖光十里色編色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色楊復宜興人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僅嘗於玄武湖墻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通廳事拒之復投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由前之說可爲倚勢牟利者之戒由後之說可爲狹量自私者之警

芝麻釘鉸

吳郡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譚之譚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王澗翁酒間戲謂曰如若所譚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麻點茶鬻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鬻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譚或扣其蘊則曰我得之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

也胡生者居雪溪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飲必獻酬之一夕夢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詩而嗜茗及死葬此室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可乎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既悟卽畱思果有冥助之者其後遂工焉其詩曰胡風似劍鉞人骨漢目如鉤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猶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世之偶有睹記而輒以語人者則亦芝麻通鑑之流也偶諧聲律而輒誇能詩者則亦胡釘鉸之類也雖然芝麻數紙猶可以資聞見况前言往行其容以無多識乎釘鉸藝流猶可歸之能詩况精思敏詣豈遂終無妙契乎是故聖人好問君子深造取善者當以芝麻爲鑑進德者當以釘鉸爲助

進茶烹茶

慶曆中蔡君謨漕福建造小龍團茶以進歐陽永叔聞之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李季卿宣慰江南聞陸羽善茶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茶畢季



卿命奴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媿之更著毀  
茶論噫君謨以龍團取議鴻漸以煎茶見鄙閨不  
幸而有此產鴻漸不幸而有此伎故曰地有殊產  
殃之召也士有薄藝賤之招也居上者慎無以地  
產殃民負藝者慎無以矜長取辱

### 九難三等

茶有九難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  
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滌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  
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逐非養也夏興冬廢  
非飲也膩鼎腥甌非甌也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  
待客以驚雷焚自奉以蒼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  
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治茶之道與治國  
通知九難之說則知所以任賢矣知三等之說則  
知所以器使矣

### 邵瓜張尊

邵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  
故世謂之東陵瓜張翰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  
風起因思吳中草菜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

能羈宦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嗟夫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觀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  
牽黃犬出東門逐走兔可復得乎則知邵平敝蹠  
東陵之高觀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則知張翰勇決秋風之智

### 徵瓜半坐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  
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  
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飲畢校書郎  
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嘆服  
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司馬師  
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司馬乎云已才足以制之  
否乎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  
坐皆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嗟夫矜才者眾忌負  
望者身危黃絹幼婦楊脩之所以見殺也使君與  
孤玄德之所以見疑也有如才而不露望而不居  
斯遠怨之道居身之珍已

### 不識稻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有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語之生曰固知是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吁不識錢則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廉士之所以養節也不知稻則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閹后之所以聚業也是故不識錢之節不可無不識稻之心不可有

### 柳絮天門

謝安雪日內集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丁謂詩有天上九門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安可掉臂入乎語云詩言志觀柳絮之詠可以覘謝女之失節觀掉臂之語可以知丁相之不忠

### 繫樹封杏

富商鄒鳳熾謁見高宗請繫終南山樹每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未行已爲天下所誦後坐事流瓜州會赦還子孫貧乏馬燧之

子暢以第中大杏饋賓文瑒文瑒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鳳熾之被流以絹爲之祟也馬宅之見廢以杏爲之祟也然則人有才而可自炫以夸人乎淮陰夷族只以益善之言石崇見收實以綠珠之故故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 秦松陳石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岳袖倚雲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秦時曾作大法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思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 赤衣松菊

噴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死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

以獲罪上曰何故對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嶺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韋表徵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辟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媿淵明嗟嗟欲取一班一級誠不得不承奉赤衣諸郎既不能承奉赤衣諸郎惟有作松菊主人已爾身安為樂無憂為福然為侶圖史為娛余惡知夫赤衣余又惡警夫赤衣

### 松明私釀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椎油以助軍需俄有司言官油賣不行多為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蜀先王時天旱禁釀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議欲行罰簡雍與先王遊行見男女行道雍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先王大笑乃原私釀者月明之戲可以寬松明之禁淫具之對可以原私釀之罰以此之明釋彼之蔽曉人不當如是邪此

之謂諫諍

### 王柴劉麵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劉司馬公大夏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詣寢室見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既出先君回余曰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卿也其為人縝密故觀人於其所忽若此噫今之世有官清要而布被瓦器蒲席者乎其妻有操井臼而曳柴磨麵者乎苟不至施施藉其權力漁獵小民為肥家飽妻子之計斯亦難矣故嘗謂今之為官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厚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焰日增一日

### 荷肉珠汁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鄭敬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譚彌日蓬廬華門琴書

自娛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卽棄其汁噫瓢飲之譚誠不若玉羹之旨朱崖之苦又孰與蟻陂之安是故君子身安則爲樂無憂則爲福

### 鮑蔬陳鶩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塗子貢曰君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自投

大宋之四

直道堂

於洛水之上陳仲子避兄離母居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鶩者已煩蹙曰惡用是鵠鶩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鶩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鵠鶩之肉也出而哇之夫義不苟取廉不近名君非易姓鮑焦之蔬可以無棄也親非禦人仲子之鶩可以無哇也死有輕於鴻毛其鮑焦之謂乎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孟子固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 邪蒿鮑魚

北齊刑峙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一菜之邪不敢以進况敢以邪言進乎一魚之鮑弗使與食况使與不正人居乎雖然去其菜而不遏其萌蒿終不能無進也斬其與而不禁其嗜鮑終不能無登也是以明主嚴十寒之戒忠臣抱衆咻之憂

大宋之四

直道堂

### 獻柑易魚

宋彭城王義康秉政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者進之帝見之不懌宋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翼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嘆曰我道是

無許多青魚二人之權勢一也然義康之進偪而  
而無憚檜之易譖而多數此義康之所以卒就誅  
夷而檜之所以幸保牖下也

### 刮腸直死

贊寧筍譜筍滑利大腸無益於脾俗謂之刮腸節  
是也蘇子瞻常與人譚河豚之美者曰也直那一  
死吁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噉蹴之猶不肯  
受彼筍與河豚不食則生食則不必生何事捐  
尺之軀而輕犯食物之毒是亦不可以已乎噉夫  
今天下之不嗜刮腸而甘一死者寡矣豈獨刮腸  
河豚之毒能死人哉

### 傳木食糍

齊桓公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進  
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  
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  
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鄒穆公  
令食鳧鴈者必以糍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糍而求  
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糍吏請以粟易之公曰女

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  
粟移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糍不害鄒  
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夫明於  
傳棧之誼者可與任人矣明於食糍之義者可與  
養百姓矣

### 債表徙木

吳起仕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置表南門之  
外令曰明日有人債南門外之表者仕長大夫明  
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債表謁起  
起自起而見仕之長大夫明夜又復立表令如前  
邑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  
衛公孫鞅入秦爲左庶長與孝公定變法之令令  
旣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曰能  
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  
於乎先王之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未  
聞懼民之不從假爵賞刑威以脅之者假爵賞刑  
威以脅之民雖從猶有不信不悅者在也是以起

卒有攻殺之慘而鞅卒有車裂之禍

支木擔梯

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稹敗而不救嶠曰元稹如北夏門拉羅自欲壞非一木能支殷中軍廢後憾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擔梯將去嗟夫大厦將傾一木難支救而無益不救可已若人欲置我於百尺樓上我穩步平地終不肯上雖擔梯其如我何殷不悔已之輕上而憾人之擔梯亦昧於射者反身之義矣

龍順

八卷之四

直水堂

河木眊筆

漢陳蕃上疏曰今京師翬翬道路誼譁言侯覽費節等與趙夫人竝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艸祿畏害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堦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眊筆耳噫依違者易容直諒者寡合世豈盡河木之儔惟不河木者而取禍則不得不爲河木矣世又豈盡眊筆之輩惟簪筆者不得盡其職則不得不皆眊筆矣故曰上

猶孟也下猶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陸李辨水

陸鴻漸善茶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與陸相遇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楊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因命謹信軍士挈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却似臨岸者旣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乃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盪覆半懼其眊挹岸水增之

龍順

八卷之四

直水堂

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屬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中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返棹日醉而忘之至石頭城下方憶李語迺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飲後訝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二君水鑒不爽如此便移此心以甄別賢愚忠佞安得度乎隱士陸君無論已贊皇能別石頭城之味而不能燭敏中之奸引與同升率爲所擠悲夫

穿石覆水

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年鑽石遂得神丹乃升太清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噫有志者事竟成觀石盤之穿當知所以志學矣已離者不復合觀覆水之收當知所以定交矣

說

卷之四

三

蕭艾帷簿

屈平離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宋韓魏公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其詩云不羞老圃秋雲冷且看寒花晚節香此言士大夫晚節之當慎也傳獻簡公言以帷簿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詎乎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務存大

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聞見惑其聰明况以計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此言言路官論人之當慎也觀王定國失身於師胡忠簡留情於黎渦則知立身者誠當以離騷魏公之言爲儆觀文潞公罹謗於籠錦歐六一受譴於之奇則論人者誠當以獻簡忠肅之言爲法

賈汲積薪

賈誼上文帝書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爲居安不思危者言也汲黯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反居上此爲用人不以次者言也是以聖王之世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不使國家有積薪之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使人才有積薪之嘆

說

卷之四

三

張琴炒栗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者小絃絕矣遼蕭家奴重熙中爲彰愍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

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  
不知其他吁家奴之言亦子貢之意也書曰平康  
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均熟  
之說立政者之常經云

說願卷之四終

說願卷之五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照病警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  
之盡見臟腑中所滯後以藥療之無不痊愈楊貴  
妃父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室間多佩  
此刀或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  
於人玄琰寶之噫鏡能照病而不能照林甫之奸  
說願 卷之五 一直方堂  
刀能警盜而不能警漁陽之寇然則鏡與刀又安  
足貴邪

遊仙辟寒

唐天寶中竈竈國進一枕色如馬瑙枕之則十洲  
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  
盤置於殿上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嗟夫  
楚國無寶善人爲寶使當時能任九齡之忠則可  
以追貞觀之盛能斥林甫之佞則可以辟幸蜀之  
禍乃正直在前而不知枕女寵召寇而不知辟悲

夫

瓷盃寶盆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瓷盃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盃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盃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輩增罪戾國初富民沈萬三家有聚寶盆貯少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太祖取入試不驗遂棄爾

宋之五 直方堂

還沈氏後沈氏藉沒盆歸禁中按沈氏之藉沒寶盆爲崇爾彼主僧者爲徒輩慮毅然棄盆於江中可謂遠識也已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沈氏之謂與

古鑑方鏡

宋呂穆公爲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漢高祖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礙嗟夫關四門明四日達四聰將明

見萬里之外奚啻二百里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奚啻腸胃五臟故曰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齊威王知鑑矣而以四臣自侈小之乎爲照也唐太宗知鑑矣而不免於停婚什碑之憾則又有鑑而不終照者也如舜如孔子斯善用鑑者矣

佛齒馬骨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南唐徐鉉仕江南日嘗策馬至飛虹橋不進以問杭僧贊寧贊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溷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掘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爲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項羽百戰百勝而敗於垓下韓信多多益善而載於雲夢亦漢高得其所以制之者

懸釜絕裾

劉敏仕至刑部侍郎有清操初爲中書省吏嘗暮



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日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以蘆織席入以奉母有人毆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輒懸於梁俟其復來還之後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省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卒不請徐孟瞻歷官侍郎初克江陰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絕鉤丁而誤及者其人欲祈脫貧而無力乃具酒食令妻爲壽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明日問其入曰爾何至此亟爲分釋及爲郎中有同官一主

諫順

卷之五

直方堂

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爲意後主事歿晞爲舉殮送之歸二公皆出刀筆其清操卓識蓋有文學士所不逮者孰謂人可以資格限哉二公後俱顯達蓋亦德量之徵

### 鏡異審變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仆於地又見農家室戶婦女宛然以爲怪遂擲之不復顧獨攜燈臺歸於富室且譚及鏡事其夜燈

臺發光如日富室異之以獻於官時四川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以饋其叔祖閣老萬安并致書道及鏡事安欲并得鏡以進上移書索鏡甚亟本遂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得釋浮梁景德鎮官窰造上供瓷器其始搏作金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窰之日反覆比量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同色而特爲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工之巧不復能與謂之窰變蓋數十窰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監窰官見則必毀之不敢以進御恐珍奇本可常得也或蓋孟小者藏去鬻諸富家價與金玉等夫鏡之異至於禍民窰之變終以見毀物亦何貴於變異爲哉彼農之棄鏡惡其異也曷若并燈臺而棄之則無三年之繫矣器之見毀惡其變也曷若請諸朝以不貴異物爲獻則可甦一方之困矣

### 金獅乘車

耿通任都給事中事成祖上一日覽奏牘鎮紙金獅欹側將墜通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

危哉通對曰古人安不忘危况敢忍視其墜上  
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實於安處則  
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少卿  
宋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  
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車爲喻偏重可行  
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是故君人  
者能明成祖置器之喻則何至有杞隍之憂臣  
人者能明陳瓘乘車之喻則何至有偏黨之患

### 虞石方鐘

虞

宋之玉

虞

虞廷璽知河南府有兩農訟一石一云已耕而得  
之一云出已田虞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  
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虞謂此  
必出康節窩卽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處倡民建  
康節祠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殷有聲  
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以部  
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卽岬  
設木駕爲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  
其上有鑄字四道人方舟方因命以鐘懸於城門

樓上今尚存噫虞之守方之令石與鐘蓋已識之  
矣時之未至隱不能顯時之既至秘不能藏是以  
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

### 李張二鏡

天寶中楊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  
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楊州叅軍李守  
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呼爲  
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  
汝鑄之將愜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屑尸三日尸  
開老人童子並失所在爐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  
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  
泰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  
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  
來獻聖聰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  
之後大旱令道士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  
雲氣滿殿甘雨大澍近張江陵當國朝士趨其門  
者爭獻珍異巡撫寧夏張某獻古鏡一面款有張  
氏及天下字樣江陵出以示人徐曰此類符命事

某何敢當噫開元之鏡誠異矣然能顯盤龍之異而不能開聖聰之蔽能致凝陰之雨而不能止蜀道之行然則所謂龍護云者無亦守泰諸人襲垣平之故智而其主不察因之以愚民乎乃若今時明明在上穆穆在下而彼敢爲符命之說者無將之誅不容追矣

### 壽杖鄙畫

宋高宗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銖銖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上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有他璫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且法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錢塘戴進善繪事宣德中召至京衆畫工妬之一日上御仁智殿戴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着戴獨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待詔謝廷循從旁奏曰

此畫甚妙但憾鄙野爾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看嗟夫近幸需賄藝事相傾不獨一買一畫爲然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則賢士且有受其點污者矣雖然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君子不可以是而嚙守身之貞

### 繩拂木梳

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陵寢宮見梳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卽命史官書之於冊二祖之訓儉一也孝武侈心已萌故一見而有田舍翁之誚明皇方在勵精故一見而有夜

光垂棘之敬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庶民且然况萬乘之君乎

### 房屏李樹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李勣臨終謂其弟曰吾子孫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便撻殺之噫房之詒謀善矣而不免遺愛之慘殆所謂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者耶若勣者一言喪邦自底不類乃欲望其子孫之不惡終難矣覆宗之禍蓋天所以示喪邦之罰宜也非不幸也

### 失印然鬚

裴晉公在中書方宴客左右忽白失印坐客大驚度顏色不變張宴如故頃之左右復白得印度不答極歡而罷人問其故度曰必胥吏盜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韓魏公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近紙不謹而燭然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不問少頃曰視則已易其人矣

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爲之感服二公之德量一也顧然鬚不計在韓公固爲易事之仁若中書失印而掌印者不之覺則晉公平日亦未免有疎脫之失矣

### 占旗望竈

蔣穎之爲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置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露霧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

說

卷之五

直友堂

緩者綱吏畏服宋仁宗時有爲兩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道知之於乎如占風之旗則人不得以地遠售奸如望煙之使則人不得以不見蒙上雖非不逾不億之明其去烏攫鉤距之術遠矣

### 鑼鼓四轡

元時廉訪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首節則一聲鑼二聲鼓起解殺人

強盜亦用尉司金鼓則一聲鑼一聲鼓後來廉訪  
官多驚覺不飾有士人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  
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算來都一樣官人與  
賊不爭多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唱曰發冢  
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可對昏夜私奔衆曰  
私奔非盜也其人曰財色相連非盜而何繼又曰  
打地洞可對開天窻衆又曰開天窻決非盜事矣  
其人笑而解曰今之斂人財而爲首者尅減其物  
諺謂之開天窻非盜而何又有繼者曰三槽船可  
繼  
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其人則曰三槽船固載強盜  
而四轎所擡獨非強盜乎衆輟然而笑二事訕侮  
官長滑稽爲虐然孟子嘗言之矣曰今之諸侯之  
取於民也猶禦也近又有富官慕不取之名而居  
鄉多用利之實有請託而索謝者矣有借貸而不  
還者矣又有聯姻富室而重索其盈兩者矣况類  
至義之盡與禦人奚異無怪乎士人之以解賊犯  
盜相詆也嗚呼今之受迎迓而坐四轎者其可不  
以清節自勵乎

爭氣好古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  
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  
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  
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秦士有好古者  
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踵門而告曰此  
哀公命坐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喜以負郭之  
田易之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此太王辟狄去  
邠所操之箠也先孔子又數百年矣秦士又喜傾  
家貨以易之又有持敝漆盃一隻告之曰此舜造  
漆器時物也去太王又千餘年矣秦士愈喜盡  
所居之宅與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  
以衣食乃披孔子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造之  
盤丐於市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世之挾上人  
之心者聞東坡之語可以醒然悟矣負古董之癖  
者聞秦士之喻可以惕然省矣

陳簪夏襪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

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盥一人執牙梳稍不如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掌一日堂上靜坐因岬帽取簪剔指甲失墜於地怒其簪輒啓座自拾簪觸磚數次若懲簪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卽撻之以懲以暴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懸之目前以爲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卽取戒木擊之怒旣觀所戒深自悔云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嘗冬月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焚其一館人懼不敢告公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履易之弗及并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往者使客到館無故被捶若公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書卽於懷中出之上命易與之旣罷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感免冠謝於平陳之躁不能忍墜簪而夏之緩乃能容藝襪陳之暴至於洗面一

時被掌數四而夏之寬至於吏污精微自認爲咎人之度量相遠如此雖然陳常知戒矣乃怒而輒發發而復悔豈怒果不可戒邪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然則戒暴之要其惟好學乎若夏公之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 張撻路巾

張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裏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年所裏者故巾子有僕射撻路侍中嚴鎮成都日每巾裏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巾之脚以異於衆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由僕射克之不變塞之流也由侍中克之索隱行怪之流也君子不違時亦不徇時不同衆亦不違衆

### 下乘墜幘

漢趙談欲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關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晉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

之姦謀因敦饒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憤墜作色  
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說  
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  
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計不行二公  
之智大略相似然益用之以快一己之私嶠用之  
以濟國家之事益言雖正而心則謫嶠外雖羸而  
中則密固自有不同耳益每事俱借公言以報私  
怨故卒爲刺客所中若錢鳳而爲武安也者嶠得  
無灌夫之懼乎噫殆矣

龍圖

卷之五

直方堂

### 賞綾點燈

寇萊公常宴集歌妓賞綾綺不貲其妾僂桃以詩  
二絕諷之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  
屢呵幽窻輒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  
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  
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蔡君  
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  
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

燈摠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憶笙歌無妙  
曲君謨見之卽罷噫情桃之詩與陳公之詩託諷  
一也迺萊公之歌不輟而君謨之燈卽罷由君謨  
能受畫言而萊公不能察邇言故爾噫到海十里  
過山萬重當時欲復艷歌其可得乎故曰慎乃儉  
德惟懷末圖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 燭淚油燈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  
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  
淚成堆杜和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  
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譚而已和公末年壽  
考終古萊公晚有南遷之禍歐陽公歸田錄以爲  
二公奢儉之報余謂和公雖清儉然末年稍變其  
節萊公南遷蓋以守道嫉邪之故非必由於奢恣  
但暴殄天物造化所忌歐公之論亦足爲戒嗚呼  
賢如萊公而一涉奢恣猶不免有貶竄之譴矧無  
萊公之賢而有萊公之侈者乎

### 免苦炳燭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噫如甯越之言可以爲敏學者法矣如炳燭之喻可以爲老學者警矣雖然道無終窮

龜顧

大卷之五

次一庫方堂

青幃布被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時有破損則命補葺或以公孫之事斬之笑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害且不忍處之久而一旦以弊棄也斬者愧之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締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

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單食萬世師模村居瓊室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按布被一也在平津以爲詐在二公以爲誠然余以爲居官誠廉卽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爲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爲詐也若萊公者一歌一綾燭淚盈廁而直以布幃爲誠其然豈其然乎

龜顧

大卷之五

次一庫方堂

地衣絨毯

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遂得罪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時振新作居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一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所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鄭之地衣周之絨毯事極相類然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蓋振內豎無復顧忌檜則固權媚嫉恒懼爲人所



觀破耳文裏之遺絨或者美其善於用權然余以爲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詭遇而獲御者羞爲枉尺直尋聖賢所恥是故寧使吾有不用之言不可使吾有匪人之比若胡少保總督浙直結納嚴氏此則兵機所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將臣能成功於外者此不直爲身家性命計寔亦爲地方安危計難以鄭周例矣

### 紗燈異蘭

仁峰日錄載有御史按浙某郡邑令因其謁學用大紅紗燈四炬前導卽喜動顏色曰見此燈則汝在縣能幹可知遂用薦舉近有郡守行部屬邑令某者極其逢迎於公館駐宿之處鋪設整齊名畫珍玩靡不備具有幽蘭四本假之某太學者香澤異常守見而悅之命昇諸郡令乃以數金償某太學然所值什不及一矣令遂用薦得爲給事中嗟夫守令以牧民爲職乃至竭脂膏而奉當路監司以激揚爲務乃至喜承奉而忽民瘼世道士風如此欲千萬戶蒙福得乎

### 石屏線香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道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汴人傳頌公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瘠郡爾廷珪之墨龍尾之硯至于今爲有土之累者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 織簾然糠

沈麟士織簾讀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噫織簾可誦是書不容以藝妨也然糠可誦是書不容以貧廢也世乃有積書萬卷而爲高閣之束飽食終日而耽博塞之遊者亦異乎二子之用心矣

### 攜簾袖銀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  
堂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蠶竹織成簾將以贈  
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陳無已性清介傳堯  
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  
不敢出銀而去由二子觀之誠中者形外自信者  
信人夜光之珠無因而至前者必有珠色也白  
圭之珍不虞而見玷者必有瑕心也使如二子  
之清節人孰得而黜之哉雖然操如箕穎不免竊  
寇之疑清如首陽不免血牲之誓吾亦安能必人  
人盡知吾心哉求自盡而已是故自信存乎已知  
心存乎人

### 懷金袖金

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都昌故所舉茂才王密  
爲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  
我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唐李商隱爲廣州都督  
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不可易非畏人知  
噫一公之卻金一也然李之非畏人知又異於楊

之畏自知者矣雖然庶不近名貞不毀俗卻之卻  
之斯足以爲守矣迺又有發人之饋以博廉聲者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君子不由也

### 金錢裂麻

劉善明嘗云居家當孝爲吏當清及累爲州郡以  
母在北頗贖貨財崔祖思怪而問之曰夷吾知我  
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  
母母至清節方峻陽城召拜右諫議大夫與二弟  
延賓客日夜劇飲他諫官論事紛紛城終無一言

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居八年會裴延齡誣逐陸  
贄張滂李克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  
上疏極論延齡罪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大怒召  
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  
勅宰相諭道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  
脫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帝不  
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夫善明與城  
自今視之誠可謂清吏爲忠臣矣向使善明未及  
母歸而沒世則何辭於貪贖之譏城未八年而改

秩又何辭於絨默之咎又使善明與城生今之世有典郡黷貨而不以貪黷者平安所容其贖母也有在位縱飲而不以不謹黷者平安所俟於八年也故如二公者可以謂之獨行之倫不可以謂中行之士

### 選錢酌水

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齎百錢於路途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隨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噫寵與軌均之得民顧選受一錢不如酌盃水之甘矣

### 散錢焚券

郝惜好聚歛積錢數千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王恂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噫若二子可謂能盡前人之愆矣

總之錢爲世用未有積而不散者文景之世貫朽粟陳武帝以好大喜功耗之開皇之治家給人足煬帝以佚樂巡遊敗之萬乘之主且猶不保況庶民之家乎夫惟積而能散富而好禮可謂長守富矣

### 繫鑰散資

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後漢折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聞者嘆服噫身之不免何有於鑰殖而能散何慮於崩允之愚孰若像之達哉

### 蜀錢毫金

楊子雲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

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近時諸名公文集所刻多富室巨賈傳志有識者見之笑曰此趙公置產籍耳噫今天下之不置產籍者寡矣又有三數公者睥睨當世無足當意論交優妓賸句贈章至水月仙人之傳紅拂曇花之曲效顰風雅玷圭名節斯之謂文不如無文之爲愈矣

### 奇物越裝

薛奎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還朝載之以往或問奎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惟得一偉人耳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越裝吁薛公以得人爲珍僧孺以無物爲遺二公之所爲珍與遺者大且遠矣宦遊者所當法也

### 見星好錢

紹興內宴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但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

代渾天儀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星衆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裏坐耳殿上大笑蓋張最好錢故也宋伶人袁三名著一時一袁姓者制蜀頗乏廉聲四伶人分主酒色財氣各夸其所樂而互相譏至袁伶則曰吾所好者財也極言財之美衆謂之不已袁徐曰任爾譏謂其如我袁老爹好此物何噫人之好財雖優伶亦狎侮之夫人其可不以清素自勵乎

### 漢金晉帛

漢時賞賜多用黃金如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黃霸嚴詵尹翁歸等動至百斤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一時黃金之多可知也晉時賞賜多用絹布如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松楊琰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佃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克前後至九千匹王瘠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

湓前後近三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一時布帛之多可知也今時賜金雖崇勲不過百兩賜帛雖閣臣不過數匹然司農將作往往告匱何今昔之不相侔如此嗟夫時有消長物有盛衰地產之盈詘人文之高下今之不得與古侔者多矣寧獨金帛哉

### 李棋孫碑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徃徃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不可心有所癖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之至於廢事大之足以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之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

### 譚琴樹棋

漢宋弘薦桓譚爲議郎帝每讌令譚鼓琴弘召譚

讓之後大會羣臣帝復使譚鼓琴譚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魏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給事中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碎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尔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夫宋弘古弼可謂鯁直抑譚樹之能無忌二主之能無忤亦未可多得也今之世而有弘弼其人從繩之聖猶可仰望睚眦之怒按劍相加其不爲公孫之汲丁謂之寇者鮮矣

### 褚棊羅藝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棊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途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帝不許時人痛惜之唐宣宗時樂工羅程善彈琵琶得幸一日以睚眦殺入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以程

藝天下無雙環泣上前爲求救免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太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夫胤之基程之琵琶藝雖絕有之何益於國無之何損於治而尚之與樂工輩必欲宥之樂工之所宥爲同類供奉計耳尚之爲近臣守法乃以私愛曲貸逾黨古人議能之典豈謂是與二君者俱不之許知用法矣而作宋史者乃謂胤之死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皆尚之之見也吁陋矣

### 連琴段藝

宋史本傳

卷一百一十五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澎湃之聲林木窅冥羣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手貞元中敎坊康崑崙彈琵琶爲天下第一手而莊嚴寺僧段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因令敎授崑崙奏曰

且誨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段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何神人也臣小年初學琵琶徧於鄰舍女巫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詔許之崑崙後盡段之藝嗚呼情未移本領先雜猶不可以語樂況學聖人之道者乎陳子昂嘗從博徒後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移情之謂也蘇明允舉進士再不中悉取所爲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於深微而後止忘其本領之謂也

### 琵琶長笛

宋史本傳

卷一百一十五

五代宰相馮道子吉好琵琶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歐陽迥善長笛仕蜀爲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禁署之職典司

語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景君臣溺於聲樂迺至宰司常習此伎故爲我所擒所以召迺欲驗言者之不誣也嗟夫人之無良伶賤是甘彼戴安道不肯失身於王門禰衡不肯受辱於曹操者豈所望於二子哉雖君父之辱亦不自知其爲辱也

### 琨嘯嘯笳

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嘖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歎有樓上之思直解圍而走劉琨避亂塢壁買胡數百欲害之嘯援笳吹爲入塞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夫笳聲非大樂之和也卒然之吹非感通之素也乃音響激發足以動羣胡而解圍困是知狠心不可以言喻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則聖人之樂治神人和上下獸舞鳳儀而后讓尹誥也宜哉

### 浮毬破甕

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

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墜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於浮毬可以觀知於破甕可以觀勇二公後來事業已於兒時占之矣

### 銅甕炭甕

周武后時魚保家請鑄銅爲甕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竝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武氏令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熾炭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網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嘗此甕興叩頭伏罪嗟宋以法中人者未有不反其身者也如唐執事宋君以多殺而宋君迄殺唐執事蔡侯導楚子以馭息而楚子并執蔡侯近時張江陵當國以私忿藉沒遼藩又往往追奪人誥命卒之身死而藉沒如遼藩然遼藩故如猶及見之四世誥



命竝從追奪孰謂無天道哉

耗紙費筆

劉廷美與劉原博徐有貞爲詩友一歲除原博邀廷美守歲廷美因挾所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遂援筆大書一詩於上明日廷美持歸懸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於几賀客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罷劉定之黃廷臣兩字士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歎去朝士繼二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廷美固索簿閱賀客家人告之故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語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國朝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官平行文移謂之平本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恐費文房筆墨多諸司傳以爲笑譚人固有著書而紙爲增價者豈耗紙筆之謂乎人固有享大名顯當世者豈大字之謂乎故曰多見而識之又曰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

空書搜錢

宋時執政有詩云喜因修賀刺懶爲答空書鄭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來搜錢君平以詩答之末云更有不識事閒人獻詩獻啓覓甚麼是知憎空書厭獻啓自昔已然厭者固爲已甚投者亦可謂不知分義者矣嗟嗟利欲迷人炎涼異態不投空書而厚侑械則書不懶答矣不獻詩啓而饋奇珍則不以閒人看矣此朝士之常態近日賢者所不免也某曾親見有厭此二事者故云

箍桶五墨

水東日記云聞修承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傅孟揚言辟之欲搆層樓臺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平而無卻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傲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



塞兌之思

洗浴詩謔

弘治間毛都憲瑄常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蓋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稱六月六日乃猫犬澡洗之候也蓋用此以戲毛耳宋允延之與楊誠齋爲金石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誠齋戲呼延之爲齋婢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憾猶勝無腸可食人蓋齋婢無腸也厥後閒居書間來往延之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若二公者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者矣循吉文人薄行居已於佛而居人於猫犬蓋儂薄之尤者毛公得詩不之報無亦以禽獸奚難待之邪

糖氣菜氣

葉文莊云吳下一舉子喜作詩自揭廳壁間一曰會客乃兄於衆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檮甚急衆莫曉其故旣得檮躡之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不甜一座爲之絕倒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余謂詩以理性三百魏晉皆詩的也何必有唐氣詩貴適情富貴繁麗乃詩穢也何可無菜氣

論

大卷之五

直方堂

如畫逼真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此真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圖畫卽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此繪境也好事君子嗟賞之不足則曰逼真故又有人間又見真乘黃斯須九重真龍出之語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書淫水淫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自夕達旦時或昏睡焚

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憾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  
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  
十餘遍猶憾不足人稱爲水淫於乎淫於書以益  
志也玩物喪志人且病之淫於水以滌體爾惟日  
不足不幾爲水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人能以其水淫者銘盤則不爲徒淫矣

### 服註何書

鄭玄欲註春秋傳尚未成與朋友遇宿客舍先不  
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註傳多與玄同玄就

鄭

大卷之五

漢一庫方堂

車曰吾向欲註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  
與君遂爲服氏註郊紹嘗撰晉中興書數卷以示  
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俟  
此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齋  
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去紹還失之無  
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按鄭之與註有舍已之度  
有成美之思人與已兩得之也郊之不與做精而  
不爲有被掠而不爲德人與已兩失之者也雖然  
服註雖行而鄭氏之與人至于今誦之是鄭之與

亦不爲徒與也郊書雖失而何氏所布至于今人  
猶知其竊自郊氏則掠人之美以爲已有者亦何  
益哉

### 蔡書鄭算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  
衡數卷因持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馬融算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及玄業成  
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  
據展融果勅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

鄭

大卷之五

漢一庫方堂

據本必死矣遂罷追嗟夫欲達達人與善之弘慶  
也邕號稱賢者乃欲示人以不廣邪人技已有休  
休之盛歟也融親授玄之業乃忌人出已之上也  
邪卒之不欲廣者不能使其不廣不欲勝已者不  
能使其無勝何二子之不智如此雖然觀史載王  
充有異才邕欲以數車書遺之是邕固未嘗有褊  
心也鄭玄辭歸融謂其門人曰吾道東矣是融亦  
未嘗有枝心也前之所載無亦好事者爲之乎故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訓子姪詩

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有云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有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又觀羅豫章錄本朝宰執諸公示子姪句粘於東壁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繡歸故鄉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員郎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陳了齋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巖廊噫諸公皆唐宋所稱豪傑而所以訓其子若姪者猶不免爲富貴之譚是知利欲溺人賢者不免毋怪乎爲己之學寡而謀食之風滋也雖然自孔門大賢而不免於問達且有干祿之學則彼諸公者又何足異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柳裴一經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

蓄常謂人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漢龐德公曰衆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若二公者可謂知所遺矣

易經孝經

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陵疾豁然夫易經非禦鬼之書孝經非愈疾之藥乃權會誦之而鬼避徐份誦之而疾瘳者會心內定之心份心純孝之感也是知邪不勝正德可動天彼釋道經咒豈能有加於易經孝經之精義今世人誦之可辟邪者無亦權會徐份之謂在心不在經與

奪席徹皮

戴憑徵博士正旦朝會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坐至五十餘席

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張橫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橫渠贊云易微皐比戴憑之奪席能上人者也橫渠之勇微能下人者也欲上人則志自滿能下人則德日進是故學者不可有戴憑之奪不可無張橫渠之微

舉過言易

不卷之五

唐韓紳卿爲楊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圖久狎

愛州民丁某者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紳卿趨而前曰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程明道先生爲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謂伊川曰某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伊川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譚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非通能如是乎噫錄事舉故相之過監司容主簿之非此古道也今時不復見矣

說願卷之五

說願卷之六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裴宅許產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樞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住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條於是共計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第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盜竊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二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嗟夫角弓怨張友恭道喪今之世能不覬兄之宅者鮮矣有能推已之宅以宅其兄者乎能不私弟之財者鮮矣有能推已所增以增其弟者乎能兄弟不訾議者鮮矣有能甘受穢誚以成弟名者乎爭

不卷之六

直方堂

財競產彼謂此議汲汲然對人前道兄弟之過者比比然也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夫惟無相猶則相好矣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譬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寧能幾時爲弟兄嗚呼其念諸其尚念諸

### 趙居王宅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姓欲悅公厚以直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恩棄之邪亟命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姪易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夫二公子弟之於鄰居以價易之非白奪也二公猶不忍其鄰之去讓子弟而還之近世乃有巧計詭奪殖人自封者亦異乎二公之用心矣

### 許第知室

平恩許伯入第蓋饗饒賀之酒酣仰屋而嘆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之閱人多矣惟

謹慎爲能久知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是以峻雕亡國懷居非士徐勉致戒於途旅子荆取規於荷合

### 郭第陳樓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栢爲之文梓爲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磴廐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鉞次年被召還都募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晨而出行至東都而卒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爲闊壯綿亘數百武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曩在燕邸詣座主周少宰公私第第乃故相余文敏公居也中墻畫池亭園榭之盛問之乃文敏存日治第西湖將爲歸老之所先圖其勝日一寓目焉未及歸而卒昔人云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之謂矣

### 謝宅魏第

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之宅邪玄慚而止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曰居易曰徵先朝名臣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惟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嗟夫名臣舊宅景行興悲過者思其德并憫其嗣雖賊臣猶知有敬節之義焉近世乃有質券未明輒封先達之第者殆賊臣之不若矣故相李西涯舊第在京師所居巷人呼曰李閣老衡衡後嗣不能保同鄉人士贖以爲祠畀其嗣孫守之吾郡唐學士里第爲富人所得歛人亦贖而歸之三公名位聞望固足以繫後人景行之思抑兩地人心用心之厚亦足風也

### 柳宅鄭錢

柳僕射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謂所親曰應規以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不若且僦居之爲善也鄭還古第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

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第感其言爲之少節噫今之世市宅以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僦居以養廉乎布粟而春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 顏門潘閣

顏延之候其子峻遇賓客盈門峻方卧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敖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潘炎德宗時學士家異眷其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闌者三百緡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緡邪危可知也遂勸潘公避位嗟夫因鬼見帝自昔病之顏峻之門潘炎之闈素封巨室竊擬非分何論京師大貴人哉此分宜江陵之所以敗嚴年尤七之以取僂也

### 美室增廡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  
敢問唐韓洸性節儉堂先無挾庶弟洸增補之洸  
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  
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夫作室肯構祖父之所望也數仞數尺又得志之  
所不爲也若無求安致道之良規也何必改作經  
費之計談也觀同成之言則有家者不可重爲令  
聞之累觀韓洸之言則嗣業者不可輕棄祖父之  
故

杜食黃舍

杜和公語錄云公爲相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  
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  
者俸人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懼浮食安敢以  
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  
將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  
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  
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  
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

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由杜公之言士當富貴  
之時誠思位非吾有則自不至驕溢由黃公之言  
士當窮困之時誠思貧乃士常則自不至怨尤故  
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

裴莊李茶

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翠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  
憾爾李德裕爲相有相知授舒州牧李謂之劉彼  
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四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  
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閱  
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  
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  
其廣識嗟嗟裴公不以君德國事爲繫而戀戀於  
莊嶺池魚李相不以民瘼賢才爲訪而憐憐於峰  
茶數角噫李不足道矣若裴者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豈獨暗於蹇蹇匪躬之說哉倘亦有所逃吾不  
知也



買鄰儼宅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曰儼宅側儼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宋次道任春明坊家藏書皆校讎三五遍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儼居其側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於乎季雅之買鄰似矣然其後儼珍生子而季雅自署千錢以獻儼珍爲之徙官則其初之市宅乃買勢也非買鄰也次道之居僅積書爾而士夫亦爭儼其側然則書之可貴亦若勢之可趨乎孔

龍圖

六卷之六

直方堂

傾宮迷樓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之無傾得乎是故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之無迷得乎是故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何樓馬贊

宋時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朽濫者故世人語虛僞者爲何樓五代時有馬贊者爲使府幕官其人愚慙有所聞見他人已熟而已方爲新奇而道之人因見有言事之陳者皆號贊事云噫何樓之僞不可雕巧聞見之陳猶愈於終無聞見者是故君子寧道贊事之陳無寧滋何樓之僞

陳宅庾驢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語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子以之世有售欺以嫁禍行詐以徼利者誠二子之罪人也

龍圖

六卷之六

九

直方堂

裕墓說宅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



隔他日經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嗟夫福豈回幸地由心造裕之葬其劣處是心足以昌後不必其地之福也若說者險譎回邪薦賄竊位蓋不待二坎之穴而已下其子孫必不末世矣不然謀而得地地而必福是人謀必不滅而天道不足信也世豈有福淫之天道乎是故君子當圖所以祈天者不必謀所以得地者

龜巖

大卷之六

直方堂

羊楊墓氣

善相墓者言羊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後相者見之曰猶出折臂三公祐後竟墮馬折臂位至太傅而無子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冢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祐之鑿墓非樂無後懼後之或以墓氣邪萌而爲子孫憂也是所以存後也其不幸而無

子者術士之偶中爾玄感之不改葬固其謀逆之漸然使亂賊如素而其子孫得享富貴之盛則於天道報應之常舛矣其不改而滅族者寔天陰奪玄感之魄而因以彰禍淫之報爾即使玄感從煬帝之言而改葬其族滅之禍亦必不能免也何也是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之族天固已命之矣嗟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爲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爲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如此哉

龜巖

大卷之六

十一

直方堂

武庫官舍

漢武安侯田蚡嘗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爲本州刺史舊宅在市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舍以拓私宅乎余嘗見某處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爲私宅甚至儲藩分署亦給兩臺得之而懸進士之第於相近聞又已屬他人矣先達胡大參作某公祭文獨取其不請官地一

事先大夫每爲余言之噫慶源堂今作某氏宅請地者亦何益哉

平泉綠野

李德裕平泉莊周廻十里臺榭百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嘗作記戒子孫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裴度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燠館涼亭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

論

大卷之六

十一 盧方堂

服閒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盞窮晝夜相歡不問外事夫人生如寄盛滿難居晉公寄蹟綠野忘情經濟故卒以功名終贊皇招權比黨好奇貪得朱甌之行身且不保又何有於平泉彼其言曰若葵無衛足之知誠哉其不智也范文正公戒子孫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爲外况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噫文正之見去贊皇霄壤矣

鉤鋸滄浪

柳子厚鉤鋸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開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郛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買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記云予遊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竝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戲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由二子之言觀之地以人勝道與時行淮陰不遇沛公一跨下之夫耳孔明不過先主一隆中之叟耳彼二土者不過子厚子美村郭之荒徑耳嗟夫今之世如鉤鋸滄浪之勝者豈無若而惡得夫有識能文之士如二公者一賞踐之以不終埋沒於荒徑見棄於農夫野叟也哉沈括筆譚云溫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遊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噫勝地之得運有時人之行道豈不有時哉

論

大卷之六

十一 盧方堂

董塢曹富

漢董卓執國柄築塢於郡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塢足以畢老疾不知一敗則掃死豈容守此塢邪魏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夕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罪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卽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卽不得富家翁之胎也爲二奸者無逼上無擅權母歛衆怨可以長守富矣

龍圖

卷之六

直方堂

直方堂

糠市金穴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質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之家不雨而雷東京號况家爲金穴嗟夫一市皆糠衆受其貧一穴獨金獨享其富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不能耐故曰疏食水飲樂在其中不義富貴於我浮雲涉世者誠無厭糠市而慕金穴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矣

實絹曹酒

宋太祖爲周將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府庫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藉卽爲官物非奉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羣臣稱儀有守欲以爲相曹彬事周世宗爲引進使典茶酒宋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更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噫陳橋之變甘心北面知守籍絹而不知守臣節不欺於酒而不能不二於周豈二公之見有不逮抑習俗移人雖貴者亦有不能免也

龍圖

卷之六

直方堂

直方堂

胡絹孔米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宋孔凱爲司徒左長史其弟道存代凱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卽可載還更乞於此貨之不

聽乃載米去於平質之絹無愧其子之問道存之米未免於其兄之遺矣近世仕者其父兄惟教子弟以賄其子弟厚望父兄以富一入官署志希滿載惟恐其賜之不多也矧肯問其絹之何從得乎一聞來饋謂若當然猶恐所餉之尚少也矧肯遣之載還其米乎猶有甚者從宦則暗納苞苴居鄉則肆志漁獵以隳仕者之名而敗其官者多矣寧獨賜與餉之不問哉噫弊也久矣

### 繚綾龍羅

龍羅

八卷之六

七 直東堂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搗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喻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持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惟不能以事勢悟主之明而惟以危詞激上之怒斯言之者迹

耳而聽之者拂心臣與主兩失之矣

### 買綾縷惹

柳仲賢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問主翁於廳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會議價婢於窻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惹絲者也柳之婢以更事牙郎爲辱蔡之婢以包子厨中爲夸此柳之所以爲柳蔡之所以爲蔡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然則婢又有以文字化者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然則僕又有以行誼化者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關吾人身範家法可不謹與

### 寄帶酬絹

韓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爲謝皇甫

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繪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過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賣文爲活非盛德事愈之馬帶猶是得文者酬之若湜者至以字數索縑不幾與入市攫金者伍乎唐穆宗詔蕭範撰成德王士真碑俛曰王承宗無可書又撰進之乃例得貶遺若貶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饑死豈忍爲此哉若二子者可謂不肯賣文爲活者矣

龍巖

大卷之六

廿一

直方堂

挾纊飲膠

左傳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史記楚人有饋皐醪者楚莊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爲之煖煖其言也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夫仁言足以動人况仁聲乎詭賜足以動衆况實惠乎

負米索案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云某能翹

關負米湜曰若此何不去兵部選答曰人言崔侍郎門下有氣力者卽得王某任同州御史行部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曆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以百縑爲贈天未明御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嗟夫今之銓部選人有能使人不因氣力以進者乎觀察行部有能使人不緣庖胥以通者乎錢神吏弊蓋自古已然矣

剩米虧糧

龍巖

大卷之六

廿一

直方堂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丞祿米到宅其母道量之贖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其母怒送剩米及與脚錢他御史皆有慙色楊承芳爲江西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子女未卽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况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天

倉糧輸受只有此數此剩米者非加取以病民則虧耗以病官今兩京支放尚有然者安得夫御史之母與憲長者而一釐正之哉

### 簇酒斂衣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酒可簇衣可斂學問事功豈必自己出哉參聞而從多見而識是學問之簇斂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斂也具曰景聖拒人於千里欲以廣學問建事功難矣

### 屠蘇藍尾

舊傳正旦飲屠蘇酒自少者起人間董勛曰元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餚藍尾卽婪尾謂最在後飲也石林燕語又云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藍又作咻今時不見此禮然飲屠蘇而先少者則乖少長之序以藍尾而爲連飲則有貪婪之

失此古俗之不必沿者由今之道可也

### 金盤椒花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唐子西在惠州名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誠齋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君子和而不流金盤露之謂也中立而不倚椒花雨之謂也

### 石妓畢酒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誰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畢卓爲吏部郎嗜酒同舍郎釀熟卓夜至舍盜飲爲主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嗟夫名教中自有樂地石之杖畢之縛辱身孰甚焉當時以爲任達吾不知其可也近年有比部郎微遊東院爲兵馬所咎銓司聞之亟劣轉王官以考察罷我朝之官刑嚴矣

### 灌酒藏刀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

不任盃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矣二司馬光也由此觀之則徽宗之薄倖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今日朕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觀之則高宗之畏檜至矣嗟嗟知薄倖矣而恩寵視司馬有加知畏檜矣而信任終其身不變所謂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其二君之謂與

### 婁鯖虞鮓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異味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棕求扁米糲棕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而已噫婁得和五侯之鯖而不能和五侯之德何取於和虞知獻醒酒之鮓而不知獻醒心之賢何取於獻嗟嗟五侯之不相能也而婁能俱得之無乃各以其好投之乎一飲食之方也其君求之猶秘而不肯出况肯迂其身以益其君

乎若二子者可謂飲食之人也已矣

### 饅頭猪肉

宋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留之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韓忠獻億布衣時與李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若谷爲門客尤敬待每公至卽令設猪肉若谷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夫以饅頭爲安排是宰相家常飯亦不常設饅頭矣思猪肉請早訪是太守禮門客亦不常設猪肉矣今人乃以饅頭爲粗食猪肉爲恒品儻奴與隸往往飲食官貴筵饌羅列珍羞匪直教奢兼之暴殄噫弊也久矣近日吾郡陳太守約規餉不過五非大享不得殺牲吾民誠肯率而由之亦友古之一機也

太守諱所學湖廣景陵人

### 魯酒河豬

中山之人善釀酒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



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此予之糟液也奚其酒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質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嗟乎今之號能文章者安知不有如中山之糟液者乎今之妄生見解者安知不有如河陽之質猪者乎故曰道由心悟學貴實見

### 招客助殺

唐宋璟爲相時王毛仲將嫁女奏玄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臣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悉詣第既而日中璟方至執酒謝恩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宋淳熙中張說爲都承旨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殺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旨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

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慙然而散噫二公可謂能守正矣顧毛仲婚事何與朝廷而令宰臣悉詣惜也璟之未能以正對也若張說附奏之使再至而良祐諫議之命亟下孝宗此舉足以折寵幸之氣而愧趨附之心矣

### 范滂石餐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飭得非以相免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餐却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二公之介卽饋食猶不屑受矧肯媚人以求進乎抑留守侍郎二人亦非真能重二公者彼其徒有盤餐饋食而無繼粟之誠延見之禮宜乎二公之不受也



故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 剩菜易帶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嗟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美珠之受無乃與剩菜之味異乎銀器之易無乃與還帶之風殊乎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文正之賢也而晚節猶若是况其他乎然其剩與菜喫怒壞清風此一事誠爲訓儉法程教子孫者所宜深念也

### 慈肆蔬食

梁呂僧珍先世以販蔥爲業及僧珍爲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慈肆耳五代唐劉贊父玘始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

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僧珍惟令兄子速歸慈肆此兄子之所以終得保其慈肆贊唯不以肉食食玘故贊終得以享有祿食不然而過分妄求驕侈廢學欲慈肆蔬食之常保得乎

### 煉炭澆飯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席勲陰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遭寇亂財產剽盡昆弟數人與聖剛同竄伏山草不食者三日寇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與土坏同食聖剛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慚覩無對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澆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困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困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豪士恣意奢縱豈虞有流離之日方黼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卒迺脫

粟之餐甘於煉炭溝中之顆類以爲命噫暴殄者可以鑒矣

### 棄袍鬻餅

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峰下間之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

龍順

大卷之六

直方堂

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就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墟劉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旣大心計轉龕不暇唱渭城矣嗟夫益貨損神多積累真世之人役役營營明而動晦而休日從事於鬻餅者之所勞而不暇念夫劉先生之所累者彼蓋習勞若逸而以累

爲不累也噫積金難守放利多怨勞勞者果何益乎而累其身以累子孫者多矣

### 鍊珍遺羞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家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將稱鄒平公食憲章虞琮善爲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崑盛饌饗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憾無黃領雁何曾食蔬所載也噫掌饌猶求嗣法况建官位事而可不求賢能乎饗客猶問遺羞况爲天子得人而可使野有遺賢乎

龍順

大卷之六

直方堂

### 燒尾解菜

唐蘇瓌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嘗曰燒尾瓌獨不進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東昏喪潘妃之女闔豎共營般羞云爲天子解菜燒尾之設疑於謝私解菜之名同於作戲不恭孰甚焉

### 王簞餅錄

後周王罷鎮江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使裂去薄餅綠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農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慚唐鄭潞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潞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俗驕侈自奉奈何器薄甚於五侯執新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夫人苟有謀道之心則惡食不恥苟有自得之念則簞瓢可樂是故餅緣不棄匪惟示儉且以惜福

說

本卷之六

三

吸醋服腹

范質仕周爲宰相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可爲宰相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蘆蘆以反之未幾髭髮盡白嗟夫改節事人吸醋之雅量也故范有欠世宗一死之議乾祐天書蘆服之故智也故寇有不讀霍光傳之譏

說願卷之六終

說願卷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柱檢刻

廣國伏波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用况不如廣國者乎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親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者乎噫文帝之不相廣國懲諸呂也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之不圖伏波懲新室也以此爲坊而後世猶罹跋扈將軍之禍

王儉山暉

南齊高祖幸華林宴集使羣臣數人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季文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唐中宗引近臣宴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譚客娘

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顰杜元琰誦婆羅門  
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  
暉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  
樂無荒之語止之夫君臣燕享古有常禮未聞廢  
令共之常而備淫佚之態君臣相悅自古爲難未  
聞變將相之尊而效優伶之賤王儉知誦書矣而  
封禪之書終以獻諛郭山暉知規諫矣而李嶠之  
止不克終誦齊唐之君臣狂縱如此欲國家無亂  
得乎

諫順

大卷之七

直方堂

### 宋殤晉武

宋萬歸宋宋殤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  
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途弑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  
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常廢  
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  
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  
其主俱以一言取殺身之禍戲言可輕發乎故曰  
惟口出好興戎

### 昌邑後主

漢廢昌邑王賀居故國宣帝心忌之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  
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蜀後主入魏  
司馬昭與宴問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昭去卻正謂曰若晉王後問宜對曰先人墳墓在  
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他日昭復問禪  
對云云昭笑曰安得似卻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  
命噫禪之所以對昭者固卽賀之所以見封者也  
今禪而稍見頭角身且不能保何有於宴雖然國  
君死社稷禪死可也偷生何爲哉彼卻正者不能  
正其君以無隳先王之宗廟而徒教之爲墳墓之  
思亦不足爲矣

諫順

大卷之七

直方堂

### 端木熙載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  
禽滑稽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韓熙  
載辭情坦率不持名檢妓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  
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  
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噫以叔爲德過

其祖則蕩費祖產者得以藉口矣以配載爲垣率任達則墮棄行檢者得以藉口矣

### 齊臣子般

齊景公好儉諸大夫日事淫靡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棧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甚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各賜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爲身容他日景公出遊會諸大夫入於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精明豐腴也景公以

論衡 卷之七

五 直方堂

其紿已也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楚有鬬子般者貌肅而言莊國人皆以爲脩潔人也一日飲逢啓疆家而沈尹壽師祁犁在焉祁犁與尹壽語語近褻子般怒曰若等陷女蠱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吐也尚敢颺言俎豆間乎言未既有艷姬過門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刃趨甚疾衆隨之觀所迫者正子般也初子般通于姬姬知飲啓疆家過而目招之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尹壽拊膺笑曰天下寧復有是邪嗟夫世

之貌是衷非言堯行蹠始之欺世盜名終之心勞日拙者衣袂相屬也寧獨齊大夫與子般哉

### 士安范雲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有脩短懸於天乎范雲初爲梁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衾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翼日有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二子之朝聞夕死一也然士安之所謂死以身殉書范雲之所謂死以死殉榮身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心死久矣固不待於二年也

### 丙吉蔡京

漢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爲証宣帝親問然後知吉

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爲丞相宋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潭州之竄而死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殃祥之報久而後定孰謂天道終無知哉近嚴嵩死於子誅家藉之後董某死於子喪孫亡

說

六卷之七

六一直方堂

之後殃慶不爽於茲益信

則官婢名

爰益欽若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益進曰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絳侯王兵適會成功今丞相如有驕王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宋寇準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

若進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終有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益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迄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王沐守謙

王涯舒元與爲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

說

六卷之七

七一直方堂

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弟與涯俱腰斬元與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畱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併命守謙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難謀如此或曰沐之併命躁之招也守謙之幸免愿之致也然則與其躁也寧愿

姚察黃裳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逕謝請察屬色驅去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致錢數千緡輓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襍纓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出告師古師古折其謀不敢改節於乎關西却茂才之饋姚察似之汲黯寢淮南之謀黃裳似之今之座主則或以門生爲莊田今之執政則或以連帥爲外府歲獻日饋習以爲常此世之所以鮮廉吏而邊之所以多債帥也噫

### 夏后鄧通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負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孰敢殃之子長成人募動折撿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鉅萬

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此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免妄求過覬之心矣

### 龐藉一鶚

宋龐藉知定州上章請老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乎前後疏二十餘上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成化中刑部侍郎林一鶚以病在告同僚往省之林喘息嘆曰疾幾三月當任俸矣其寮曰盡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夫不憂其病之不起而尚慮其俸之當任一鶚之見亦異乎龐公之見矣

### 盧坦山賓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爲捕盜查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之詩嗚呼後之服官者其尚爲昭明之所助無爲盧坦之所恣哉

說順

八卷之七

十一 直方堂

### 嗣明劉班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剝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更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頌也更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敝或言大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班卽具藁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班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

於三其誤如初班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班媿歎而止噫嗣明之吏援忌以請劉班之史秉禮以爭誰謂吏無人哉

### 文正文忠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曰綺羅豈帷幔之物耶吾家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若持至當火於庭富文忠謂邵伯溫

說順

八卷之七

十一 直方堂

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決不許娶於乎羅幔不許持至可以訓儉未第決不許娶可以勵學若二公者可以爲婚媾法矣

### 何進高獻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

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宰相高歡與婁定遠以和士開姦蠹敗國白胡太后出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獻守之以死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得入見太后及帝乃出定遠爲青州而殺獻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歡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讓與士開以譚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脅癰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弇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近正德中宰執說順

卷之七

直方堂

九卿交章謀去八黨而太監劉瑾亦以環哭一言事機立變宰執九卿相繼去位毒流縉紳禍及黎庶城狐難熏蔓草難圖蓋自昔記之矣是以君子之謀小人當爲履霜之防不當爲噬臍之悔

### 義府浩然

李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飛鳥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林借汝豈但一枝邪孟浩然頗爲王維所知維侍金鑾殿一日召浩然與之商較古今風雅忽

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明皇欣然曰素聞其人因得召見命口進佳句浩然念詩云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明皇憮然曰朕未嘗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義府浩然均詩人也一得爲全林之棲一終爲明主之弃豈詩人窮達固有命邪顧上林佳樹豈同凡林乃不以借之文禽而以借之李猶失所借矣投詩明主語盡怨嗟不才之弃浩然自弃耳明皇尤乎哉

說順

卷之七

直方堂

### 文毅忠宣

商文毅公罷職家居十載成化初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致詞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繒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劉忠宣公謫戍肅州每旦日戎服執戟趨候將領門下聞者謂其脫灑嗟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此二公之所以爲二公也

### 溫公姚祐

司馬溫公居洛日先塋在鳴條山壠畔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用瓦盆盛粟飯瓦罐盛菜羹公享之既畢復啓曰某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夫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以介意姚祐元符中爲杭州教授說順

卷之七

直方堂

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字多舛錯坤爲金上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金也大慚曰祐買着福建本因自負一直其不護短如此觀司馬事固可見溫公之坦易亦可見村人之不可忽觀姚事固可見教授之不護短尤可見讀書之不宜自是

景瞻文端

吏科都給事樊景瞻儀狀魁頤應對敏給 英廟

深喜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遣勘事外郡召至榻前諭之曰此回卽陞及竣事還繫鞬不及矣其同年御史田賓先是按蜀坐贓貪逮繫錦衣獄禍不可測適遇赦爲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瞻感念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事爾則好矣我將何如衆皆噤然景瞻亦不覺啓齒王文端致仕家居一日澄江洪漲公踰門坐觀徐論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邪以此益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嗚呼行客愛晴農愛雨其樊田二子之謂乎禍兮福所倚其文直之謂乎是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天不尤人

說順

卷之七

五

直方堂

康節無已

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

袁溫公歎其言合理陳無已趙挺之皆郭大夫婿陳在館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邪卻之噫康節之服通今之宜也無已之卻守已之貞也不然而反古之道待人而緩則亦不衷之灾矣

### 王敦安石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便斬美人王導與王敦嘗共詣崇導素不能飲輒

說順

八卷之七

六一直方堂

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敦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強飲導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司馬溫公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郡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溫公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是知寬人不屈二王一律敦忍殺故敢作賊介甫性故新法之變百拼不回二寬之亂天下已於孟酌間見之矣

### 太丘伊川

漢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母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黨禍起讓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賢也宋宦官張茂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野客叢書謂正與太丘及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噫太丘之往柳下惠之可也伊川之不往魯男子之不可也學魯男子不得不害其爲介學柳下惠不得則流而爲隨是故吾人處此寧爲伊川之不往無爲太丘之往

### 牧之子美

杜牧與杜棕同族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錢起題牧林亭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棕也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嗟夫遇合則四海兄

第猜嫌則骨肉胡越人固有不識面而推挽者亦有同一脉而傾擠者總之行使止尼一聽於天尊祖敬宗盡其在我躬自厚薄責於人有不得及求諸已以此全身亦以此敦族怏怏何爲哉

### 廉頗孟嘗

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

說順

卷之七

六

直方堂

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士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嗟夫炎涼世態自古已然彼灌夫不易志於竇嬰任安不移情於衛青者幾何人哉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噫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客去客來於我何與哉吾又以爲翟公之題門過也

### 李騎韓灰

李廣罷雲中太守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爲邊患武帝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

說順

卷之七

七

直方堂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景帝遣使者拜安國爲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甲亡去安國曰甲不就官卒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夫君子固窮達人安命日月大矣當其食也民見食而不見日月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日月固不以食罪民神龍亦不以失勢罪蚯蚓也安國善遇田甲幾於不念舊惡霸陵尉呵止夜行自是巡徼纖分廣乃以私忿請而殺之殘忍無法其不

封侯也宜哉

向拱中師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藉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嗚呼君子失勢小人得易而侮之如何拱李中師者世固不乏人說順 六卷之七 子一直方堂也雖然君子素其位而行吾旣居閒與齊民埒則亦自甘於齊民之常可矣課役之免不免惡足爲吾之榮辱哉若正固者可無留守之愬富公亦不必致噍於中師也

樂天東野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天地何闊達者自闊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爾者自礙爾君子坦蕩蕩故常闊小人長戚戚故常礙

柳下晏子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如至於我哉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好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圭齋楊玠

長沙有朝士某者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宋楊尚書玠致仕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誦鳳洲此詩可使銷滿盈之氣誦楊公此詩可使平鄙吝之心

忠宣王英

劉忠宣公大夏自肅州戍歸揭草堂帖一道云近日同鄉劉按院者來云省城會兩院各道執事西歸未嘗有一字至官府諸公同聲敬仰誠晚輩所當法也按察使王英家居日縣令盛席邀飲有一鄰翁同日設燕英竟赴鄰翁飲曰鄰翁之具難於令也噫今之世有不通當路書者人必以為迂矣有不赴縣令飲者人必以為傲矣

樂天時正

說

卷之七

王

直方堂

白樂天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樊宅須重葺貧家乏美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木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成化間浙江布政使寧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太常夏時正時正有孤山種梅而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層崖學種梅呼龍踏破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竹裏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銀盃都非遣詔旌求急鷗鷺無煩着意猜噫郡守造橋府寮栽樹方伯營居藩司

過訪此緇衣之盛節授粲之遺雅也今時居閒者得不凌辱已云幸矣安聖有禮賢之風度哉

義之方回

王述蒙顯授王義之恥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王子敬兄弟見方回躡問訊甚修後生禮及嘉賓死皆着高屐儀容輕慢方回嘆曰嘉賓不死兒輩敢爾噫堯之朱舜之均東坡之後而有父事師成之過晦翁之後而有百拜白事之浚雖聖賢猶不能使其後之不肖况餘人乎是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為父兄者念及於此則啓迪不得不勤矣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為子弟者念及於此則顯揚不可不勵矣

子晏子厚

晉平公藏貨之臺燒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



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柳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一出口則嗤嗤以爲得重賂今乃幸爲天災之所滌蕩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陰相吾子也噫人知火之爲災而不知財之爲災人知財災之足弔而不知財災之可賀大學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二子識之矣

說願

卷之七

直方堂

王起彥謙

王起改太子少師治家無檢所得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給之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人不克遜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君官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嗟嗟仕而貧一也如王起僮僕之竊則可羞如彥謙清白之遺斯可貴

杜劉王李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請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成化中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後俱致仕還鄉說願

卷之七

直方堂

阮禮周直

阮藉娉嘗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藉曰禮豈爲我輩設邪或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嗟夫禮以承天道治人情何可謂不爲我輩設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何得以千里一曲自解乎近見有居喪作樂而曰吾親非以樂終者是阮步兵之徒也有枉道而事人而曰惡用是硜硜者爲哉是周僕射之類也

說順

卷之七

二十六

直方堂

韓李厚德

韓億在中書日見天下諸路有臧司拮據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重魚草木皆欲得所夫所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臧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李沆拜參政胡旦以啓賀之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章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沉甚力將以附之沆慨然不樂戒小吏封置別

篋曰吾豈優於是者邪亦適遭遇爾乘人之後而

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嗟乎舉世以奇察爲能韓獨以鈍人爲歎舉世以譽已爲賢李獨以短人爲薄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二公之所處得恕道矣

張崔退休

崔威受張正甫之知及將懸車張與議行止崔特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口贊成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一章便允三數月後門館閑寂

說順

卷之七

七

直方堂

家人輩竊罵之張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崔造相將退休親厚皆止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使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掩也遂復起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公乃反以居閒爲悔而致憾於勸者之誤事乎林和靖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觀二公之悔然則罷貧之怕豈獨妻子哉王文正不肯從赤松之遊故有緇衣之悔寇忠愍不肯從富貴之辭故有萊州之禍故知

二疏之見誠去人遠矣

李盧稅駕

李斯爲秦相歎曰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盧多遜初叅政事頗漸驕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寒素一日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嗟夫滿招損謙受益功名遂身退天之道李斯自知物禁太盛矣多遜之父亦知以盛滿戒其子矣乃一則自驅咎與聞沙丘之譟一則謂無聞知不監覆車之轍五刑之具岢州之竄誰則爲之語云自作孽不可逭二子之謂也

賈客興生

宋孔覲爲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覲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錦絹紙席覲命置岢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曰下晚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

說

卷之七

直方堂

說

卷之七

直方堂

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嗟夫今之世不爲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於鄉間盛夸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者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有見做官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者有之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者有之彼之敝衣羸馬者如故也所謂多得錢者果安在哉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艷然怒等之於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蔡韓館客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材應之以張翥對

京卽賓致之爲塾客。嘗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但令緩行。嘗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入書院。傾倒因訪策焉。嘗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爲對。龜山自是有召命。韓侂冑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贊而說順。不卷之七 直方堂文旣別音問。查不通。侂冑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冑屏左右。促膝問曰。某當國。秉外邊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縈卵矣。尚復何言。侂冑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

科需。則四海萬姓咸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冑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處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惡。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賢。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按姦人之敗國事。履危機。其館賓知之。故人知之。卽姦人亦自知之。乃竟不能從所畫之策。決志高蹈。以避禍難。何哉。利祿之迷深而僥倖之心勝也。商君不用趙良之言。卒有車裂之禍。范雎能用蔡澤之策。故免盛滿之憂。自古及今。以寵極而傾。位高而危者多矣。寧獨二姦哉。雖然。使二姦能從二子之言。以免於禍。於二姦身謀得矣。

如天道禍淫之理何故知二姦不能終從二子之言者寔天陰奪其魄而留以施後日竄殛之威也是天道禍淫之微權也

### 肆翁垢叟

叅政王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叅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叅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任意公說願

卷之七  
三  
一直方堂

遂巡拜謝翁倨坐如故有富翁方與客譚適一垢叟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叟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邪翁曰某族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慚吁以肆翁而視叅政賤貴懸矣拜之者不以爲恭受之者不以爲倨以富翁而視垢叟貧富迥矣迎之者不以爲慙受之者不以爲異一貴一富能忘其勢一翁一叟亦能忘人之勢此古道也今時不可得矣

### 牙校軍守

盧多遜流峴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婚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之爲婚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無狀每囚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爲其生日壽噫見惡人以避咎諺云在他矮簷下安敢不低頭君如彼何哉素吾位而已矣

### 衛尉薄后

漢相國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大怒以爲多受買人財物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爲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上不懌卽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卽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能以一言立釋其禍者納牖之道得轉圜之機豫也藉蕭太傅而遇衛尉可無殺傳之憾矣韓淮陰而遇薄后可無兒

說願

卷之七

三  
一直方堂

女之給矣相國絳侯何幸而太傅與淮陰何不幸君子是以又重罪恭顯蕭何之給而深憾高祖之忌孝元之昏也

### 狄姨姚姊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來歸差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

說順

卷之七

一直方堂

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姚少師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邪後奉命賑濟還鄉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強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拜許多爲邪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扉不復見嗟夫仁傑之相幸而有潛授五龍之功可道爾不然唐畢爲周亦何辭以謝女主之事哉少

師之事茲乃天意夫豈人爲少師雖欲終爲和尚殆有不可得者故嘗謂仁傑之與其姨陳平王陵之見也少師之與其姊太公夷齊之心也噫一姨一姊猶知大義奈之何姚宋諸賢視顏女主楊解諸公偷生食言其見及出姨姊下也惜夫

### 姚姨許婦

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貴幸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說順

卷之七

一直方堂

姊與之衣服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疆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孝文卽位承祖坐臧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姨貧故特赦之許允爲司馬師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欲徙居墓所師遣鍾

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  
佳才具不多率襟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  
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楊氏之姨當姻勢而不附卒全其家許氏之婦處  
夫難而不變卒保其子可謂智也已矣惜也許氏  
之婦知其夫之不免不能勸以早退較於姚氏之  
姨尚爲輸一着也

郭頤乳母

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

說頤

卷之七

直方堂

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  
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  
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于是人主憐焉乃下詔  
無徙乳母罰潛之者韓晉公爲浙東觀察使有乳  
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况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  
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化之况曰公幼時早  
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  
公遽舍之噫二子之救乳母是矣然亦須視所犯  
之何如犯止求事屈法以伸恩可也犯至橫暴恩

即可伸法即可屈其如被暴者之無辜何爲武帝  
者貸乳母之身而徙其家則恩與法兩得之矣并  
其家而盡釋之過也又以言者爲譖而罰之又過  
之過也

說頤卷之七終



說願卷之八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柱檢刻

三光五知

范文正公爲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說願

卷之八 一直方堂

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貪祿

三反三戾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戾嗟夫世之爲守易尉爲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者多矣寧獨二子爲

反戾哉仲尼曰史鯨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犯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鯨者可謂善用其友者矣

三憾三願

唐薛元起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憾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宋趙季仁嘗謂人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一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識盡好山水噫三憾鄙矣若三願者亦未爲知本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賢之所憾何如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聖賢之所願又何如近代夏寅時正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夏氏之三惜賢於三憾三願遠矣

三角六科

余子清之祖 仁廟時因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有人病瘵疥者或

謂之曰六科可療問其故曰當得不語唾噫人能  
以正直忠厚存心則不至有壞心術之議矣人能  
以繩愆糾謬爲職則不至有不語唾之譏矣

### 士途鑽競

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爲孔門弟子數  
輩一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子與改可謂僥  
倖一人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謂宰  
予曰吾爲四科之首不改汝何爲獨改宰予曰吾  
鑽遂改汝何不鑽顏子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爾  
說原 卷之八 直方堂  
宰予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近孫家宰  
爲大理卿時與同僚譚及士途之速化者因言昔  
達摩問於觀音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  
不得昇而呂洞賓者三醉岳陽樓則犯酒戒私度  
何仙姑則犯色戒拔劍斬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  
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遊滄  
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  
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同僚爲之一噤噫今之世  
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

然所鑽者敗則鑽者亦與之俱敗所走者去則走  
者亦與之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  
故曰百動不如一靜

### 攀附捷徑

陳文惠赴端州艤舟廬陵嘗有胡僧扣舷謂曰虎  
目鳳鼻猿身平地不能爲也當有攀附然後有所  
食位極卿相因爲詩一絕曰虎貌猿身形最貴須  
因攀附卽升高知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風泛怒  
濤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朝子儀表爲先達章獻  
臨朝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  
不平作堠子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  
徑過嗟夫自古及今士之無攀附而在高位不捷  
徑而躡顯榮者蓋不數數見也雖然其攀附捷徑  
而得也亦其命所當得名位爵祿原未嘗加所加  
者一攀附捷徑之名爾吾人無名位爵祿之分而  
效伊攀附捷徑之爲身與榮鮮不兩失之矣是故  
上士以義安命中士以命安命

### 王曲裴狀

唐王維弱冠有文名解音律善琵琶因岐王雜伶人造鬱輪袍曲以干太平公主公主爲遣官婢傳教考官遂作解頭一舉及第高銜知貢舉戒門下不得受書裴思謙自持仇士良一紙趨至塔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舉裴思謙秀才錯不得已接之謂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一副思謙曰向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錯見其容貌堂堂不得已遂放之噫貢舉鉅典也乃貴主軍容得說顯

六卷之八

五 直方堂

握其柄頤指考官如役奴隸一時之氣焰何如哉王維思謙既有文名世豈無知音者何至雜伶人躬吏役屈身貴主軍容之門以爲進身之階乎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吾人寧無成耳雜伶人躬吏役屈身貴主軍容之門此所不可爲也

### 認姑通譜

唐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趙彥昭以姑事之遂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義甫已貴乃言

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既謫他州亟削去噫苟富貴於一時遺穢系於百代人之無恥一至是哉

### 認父事妾

周總福州人天禧二年因事遊京師值詔下奔鄉薦不及有故人在譙郡守官遂往投之倚爲援解之地時寄籍禁約甚嚴郡有司吏周吉者頗殖貲產總遂拜爲父吉欣然納之齒於諸子三代名諱亦從而更焉或問吉則對以此子當年與母俱斥說顯

六卷之八

六 直方堂

近日方歸總亦以是對是秋得預薦其父知之乃馳詩一絕寄之云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爲父母直須焚却我篇總得詩不敢南歸慙憾而死程松爲錢塘令時韓侂冑有愛姬小故被譴松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居數日侂冑意解復召之姬入且言松謹待侂冑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寺丞尋遷監察御史踰年進諫議大夫猶快不快不滿乃更市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冑追問之

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尊聽耳  
仇曹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夫父子天性也妻  
婦賤流也二人者至妄認以求舉謹事以干進無  
恥甚矣卒之得父詩而憾死仇曹誅而松遂前之  
妄認謹事者未能爲福反以取禍嗚呼世之矜廉  
恥以微寵榮者可以鑒矣

### 義孝母禮

北齊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往奔哭富商丁鄒嚴  
興並爲義孝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蘇東坡之子過  
說願 卷之八 直方堂  
范淳夫之子溫並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  
某人亦然師成妻死過與溫欲喪以母禮方疑某  
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門下矣嗟  
嗟趨權附勢寔繁有徒彼富商朝士無論已過與  
溫皆賢臣之子獨不念其父之何如人而忍於以  
父事他人乎豈懲其父以方正取忌而姑爲諂媚  
以免禍乎噫可羞矣近時張江陵喪父巡撫某衰  
服往弔自途中號哭直抵喪次至曰死了老太師  
何不死了某涕淚滿衣裳嚴分宜當國某某皆認

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廚至被嚴世蕃  
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此皆一時有名譽之士卽  
無禁附文章才華亦足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  
心無恥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  
也悲夫

### 損節進兒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  
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敝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  
大人降志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  
說願 卷之八 直方堂  
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  
爲公而損其嚮節邪齊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  
公因此頗與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彥  
玄二子獨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  
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  
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  
進兒與身何異嗟夫齊婦羞泣於乞墻叔疑致譏  
於龍斷今之世不損節不進兒者寧幾何人吾見  
其位聯八座屈首權門子冒科名切齒言官比比

然矣於乎趙張二相國固昔之忤權被譴者也孰謂與用事者不平不得作三公乎張江陵王少方二家子姓削籍遭戍彼汲汲進見者亦何益哉

### 假手偷句

後漢葛龔善文奏或有請龔奏于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書葛龔唐選舉志試之日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皆非其實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

說順

卷之八

九

一直方堂

上天在不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周輔上陳亞詩犯古人一聯亞不爲禮輔復上詩末云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云耐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是知失却張君房古句犯師兄之弊自漢唐已然不獨今也近王少宰之子入試三場文義俱提學及監試者選優等生屬稿命書手謄真其子惟坐飲卓盒竟日榜出巍然高擢矣張江陵諸子登第三試文字亦皆翰林諸公預構彼第受成爾嘉靖壬

子湖廣王凝以大哉堯之爲君義取解次年會試復出此題同舍生某在場中使號卒傳語王曰君卷吾已全寫教王別構同舍生果登第又近日會場第二人經義全寫某公之作灾木傳播一字不易噫科場如此又何責乎郡司之傳遞生童之偷竊也哉

### 因熱賣評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而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受人熱者也

說順

卷之八

十

一直方堂

滅竈更熱之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勲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勲謂曰吾以子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者哉終謝不受嗚呼及熱而炊乘其便也鴻猶恥之况附熱乎荷恩而謝交以道也勲猶不受况要謝乎今之世則有聞熱而競趨者矣則有索金而居間者矣不用人熱與不賣評蓋不數數見也噫避狂看健

張泰字亨父有正月十六看燈詩云元夜長安少

燈光此夜歡娛覺更忙千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金  
燭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悶脫香醉  
暮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陳羽有古意一  
篇末云郎憶婦人易衰老妾亦憾深不知道看郎  
強健得幾時年過六十終枯槁於乎時乎歸去且  
思避狂可無尤人之念時乎強健能思枯槁豈有  
矜已之心是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

盆苦累清

說願

卷之八

士

直方堂

姑臧任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  
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  
自潤徒益苦辛爾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  
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  
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  
益上府豈可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嗟夫彼以脂  
膏爲潤此以辛苦爲樂彼以無資爲惻此以鴻都  
爲累笑者固爲俗情憫者亦未得爲相知也

拽脚尋題

唐介初劾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劾文彥博則吳  
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故李師中送唐詩  
有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蓋指奎也歐陽公爲諫  
官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  
譁然起而攻之而公執之愈堅辨之愈激公自署  
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  
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  
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  
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羅景綸

說願

卷之八

士

直方堂

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  
須記上年持稿日也曾尋箇好題來余觀近日江  
李二御史與御史某者約言某事御史某尋背之  
則真有拽動陣脚者矣有言官上疏言事者問其  
所知此可得成名否則真有尋好題目者矣雖然  
尋好題目之人猶愈於拽動陣脚之輩蓋尋好題  
目猶知好名拽動陣脚則貪位焉爾矣

爽約斥詆

唐陸贄與趙憬約至上前極論裴延齡上怒形於

色憬然無一言贊罷爲太子賓客曾布爲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訴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豐隙如此不過同貶耳于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多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近癸巳京察有約余同救屬官某者至雷筆時余極口與辨而某竟無一言又余昔言事落職時有言官貽余書曰見今兩衙門不振縱疏救亦成畫餅于公無益乃知與約賣友古今一律總是貪爵祿說順 本卷之八 直方堂

乍死諱出

唐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錢塘縣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

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敝更娶二姬宋泰僧當國日朝士雲集待見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時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諧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閤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閤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某官來面而以治爾罪閤拱謝曰小人誠不識忌諱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閤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士人之寧死而諱出去與妬婦之寧死而諱更娶二者病則一般嗟夫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出去更娶之謂乎不知甚矣

去畏求知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爲別公酌酒餞之謂  
曰相公才能閎闊豈曾所取聖然曾忝冠政府今  
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  
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敏歷中外豈惟演所  
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  
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  
能去其可畏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杜正獻公嘗語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  
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  
說順

八卷之人

五一直方堂

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嗚呼鵬鵠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誦  
沂公之言可以全身矣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若愚誦正獻之言可以遠害矣

### 打網覆鼎

范富執政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蘇舜欽乃范公  
所薦監進奏院循前列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  
席會客拱辰諷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守自  
盜削籍同會王洙等皆坐斥拱辰喜曰吾一網打

盡矣李定者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欲與賽神會  
東坡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詩所謂一  
客不得嘗覆鼎傷衆賓者是也噫言官爲天子耳  
目乃希相旨以傾羣賢借彈章以報私隙匪惟負  
職抑且負心縱能博一時之富貴其能追萬世之  
笑罵乎昔人云無污青史爲子孫累二子之謂也

### 治生從宦

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仲之產  
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  
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  
而已治生從宦自古未有兼得者范蠡去越居陶  
然後三致千金而寇萊公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  
臺後之人乃欲兼得之欲辭象齒之議難矣

### 閒過自來

程嵩不仕年八十餘嘗作詩曰雖無事業傳千古  
却得安閒過一生王易簡歸隱留詩曰汨沒朝過  
媿不才誰能抵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  
有來且自來於乎知程嵩閒過之福則可以堅素

位之志矣知易簡去來之自則可以無願外之思矣

### 置莊傳鉢

陸贄知舉取崔羣及第及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李曰君爲陸氏門生今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舉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范質年三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

說順

卷之八

直方堂

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於乎陋哉崔和二氏之爲見也不曰舉賢才而曰置莊所不曰報國家而曰傳衣鉢公舉之謂何而因以爲利狄梁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斯言得之矣雖然座主門生今昔相沿徇私非忠背恩不義惟相期於道義不相期於寵榮固不以私妨公亦不以公廢私斯兩得之道也

### 元書楊食

唐元載擅寵有故人來謁載度其材不任贈河北

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旣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有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絹千匹楊文貞在閣時其壻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犯贓千萬資緣是婚賂至數千爲其求救時某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審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閣老與某知府送飯該道遂親下釋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於乎一名帖足以得絹一盒食足以釋罪權勢之熏灼人固有不言而喻者元載無論已楊文貞名臣也而數千得以婚入御史執法吏也而贓吏得以威釋所謂名臣執法者果安在哉

說順

卷之八

直方堂

### 繫援芝醴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死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初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洗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水婦遠求小姓足使

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由叔向之說可以爲婚勢者之戒由虞翻之說可以爲求婦者之法

### 眇啞二娼

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舟中矣娼曰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麗者遂行抵梁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而說

說

卷之八

直方堂

之爲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室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歡惟恐或不當也有士人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錢塘娼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箏篴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焉求見則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

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古不聘工歌遂挾之歸京師買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顯門買一飯食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忌之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於乎眇娼以一目取妍妍之者昧於目也啞娼以不言全寵寵之者愛其啞也世之以庸才劣伎而幸遇主知者何以異於眇娼之取妍以緘默苟容而因結上寵

說

卷之八

直方堂

者何以異於啞娼之見重是故心有所惑則妍媸易視意有所繫則鄭雅亂聽邪正混淆賢不肖倒置自昔記之矣寧獨二娼哉雖然使人無備則細眇可以見容利口覆邦則聘啞可以見德此又用人者所當知

### 傍門題木

盧秉詩云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騎馬傍門之流也韓文公詩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今之坐席

堂能禍福人者皆題木居士之流也嗟夫吾自有門何人之傍吾自有福何木之求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 瘴水貪泉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梅龍圖儀嘗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濡競惕過甚睢眦矍鑠忽墮水中至於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奴自說願

不卷之人

五 直方堂

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廣州界上一水號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吳隱之爲刺史至則酌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夫瘴水不足以害身而反足以愈疾則知禍福無常人不當以瘴水自餒矣貪泉不足以移心而反足以勵操則知廉貪在己人不得以貪泉自污矣

### 農家苦樂

聶夷中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

剗却心頭肉此可見農家之苦謝良齋云任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畔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此可見農家之樂噫寒雨怨咨小民之苦苦以天也思艱圖易小民之樂樂以君也惟明主爲能憂民之憂亦惟明主爲能樂民之樂

### 無難饑寒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是故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亡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于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襪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能知安樂之爲死憂患之爲生則可以長生矣

### 狀元門生

韓持國知潁州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曰狀元無官邪自此呼時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涓狀元廷試日劉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涓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涓涓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語器之器之嘆服狀元三年一人得僉判而不忘狀元是不明素位之義者也人臣薦賢爲國作詳定而欲修門生是未

說順

入卷之人

三

直方堂

明尊帝之義者也器之聞言嘆服而時彥終身致銜人品之高下於茲見矣

### 狀元公子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郡守聞其歸命父老張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李翰林宗諤其父文

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貴人中路偶逢宗諤前驅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於乎大行不加豈宜矜及第而詡書錦之榮勢位何常豈宜藉父兄而侈車騎之盛若二公者可以風矣彼長卿之負弩元澤之攜冠世多豔之徒爲識者鄙耳

### 乞相入樣

說順

入卷之人

三

直方堂

薛逢晚年阨於宦途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前道曰迴避新郎君逢輟然遣价語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晁無咎元豐中詩極有聲陳無已以詩戲之曰聞道文章新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纈鄂州花也噫今日乞相後時未免迴避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逢何尤哉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應舉取第文章欲不入樣不可得已

### 軋苗落韻

嘉祐中士人劉幾驟作險怪之語屢爲國學第一

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  
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  
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  
之曰秀才刺試官刷盡以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  
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自是  
文體爲之一變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幾易名劉  
輝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  
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景  
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  
說廟木卷之八  
場屋及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  
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特令就御試王旦  
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以師爲衆者捨註疏而立  
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嗟嗟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近時舉業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皆  
軋茁之流也好舛新奇之見而與晦翁爲仇皆師  
衆之流也主司錄之士子遂從而慕之習以成風  
牢不可破雖文體之命屢下而士子尚如故何者  
所取非所正所正非所取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如近日舉業文字  
非直文體爲之大壞以此立心是險詖傾邪之流  
也以此行政是尚奇弔詭之輩也其不誤蒼生而  
禍天下者幾希噫安得夫歐文忠王文正者一出  
而痛懲之以復夫先進之盛也哉

### 金帖麝譚

唐時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  
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寧王憲每  
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沈麝方啓口發譚香氣噴於  
席上嗚呼泥金之帖得劉蕡直言之對帖斯貴矣  
嚼麝之譚得九齡走丸之辨譚斯美矣

### 晏富手帖

宋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  
畢云云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姪富鄭公與叔燾一  
帖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燾再拜二字宋時以  
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  
輕已雖平交亦不敢而况兄與叔乎

### 張王書詞

張無垢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青書詞之禮頗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使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故廢之時人以爲識體長洲王某與許右丞少有筆研之舊泊許入政府王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王許公隆貴母稱其字王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王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王之不屈服許之有量余謂交有深淺禮貴適宜交淺而說頤

不卷之八

直方堂

以王之處右丞者處之則傲交深而以唯室之處張者處之則疎服官守則當盡上交之禮居泉石則當盡敬故之情唯其人唯其時斯人已兩無失矣

### 說韓殺杜

宋党進太尉過市見縛欄者問汝說何話對曰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便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卽命杖之乾道中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到杜少陵妙處仲

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噫譏口可憎太尉之杖雖悞太尉之怒則是才名取忌司業之殺非真司業之呼可駭世之智癡識懵以聞爲見認戲爲真者多矣寧獨党尉與俗子哉

### 同駱溫酒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同子駱乘蓋指趙談與其

說頤

不卷之八

直方堂

父同諱故曰同子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麓疎嗚呼遷之臨文諱名獨之義也玄之呼酒不諱無君之漸也近見小史中載有叅政錢良臣者家中最避諱其子讀孟子至今之所謂良臣乃曰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又見一御史名鳴鳳其子讀論語至鳳鳥不至則曰爹鳥不至雖曰諱之不幾於侮其親乎噫臣諱其君子諱其父禮也至如宋人之諱蔡京而令婢僕不敢呼京字近時之諱張居正一切簡帖俱不



書正字此則諂媚權貴非所諱而諱無恥孰甚焉  
理絲制馬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  
者須斬唐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  
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  
問其術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  
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噫二人猛烈殺  
戮之氣已發露於辭氣之中乃亂賊之雄非制亂  
之道也如龔渤海之論曰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  
說順  
卷之八  
直方堂  
急也何俟乎斬如我 聖祖之御飛來峰調習既  
久自然馴服何俟乎匕首

白眼注目

宋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一日見邸報包拯參  
大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曰包公無能爲  
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  
者此人也陳瓘因朝見蔡京注目視日久而不瞬  
嘗語人曰此公精神如此他日必大貴然矜其稟  
賦敢敵太陽恐其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大肆矣

吁王之更張蔡之凶險二公俱能於眼中決之故  
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  
哉

掩鼻出涕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之愛  
新人也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官室卧具擇其所  
喜而爲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乃  
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  
人鄭褒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

說順

卷之八

直方堂

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鼻子鼻新人見  
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褒褒曰其似惡王之鼻也王  
曰悍哉令剔之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楊  
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甚害其寵  
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以長見  
飲重後諸婦共絞殺馮氏繫之廁以爲不得志而  
死也遂不問噫將欲妬之必先愛之陰欲害之陽  
爲教之主知褒之不妬之爲愛也而不知甚愛即  
所以爲妬也馮知諸婦之教已爲無害也而不知

教已卽所以爲害也藏毒於悅伏險於好甚哉彼婦之用計巧而肆虐深也盧杞之陷顏真卿也遣之宣慰李希烈曰真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真卿卒以不免丁謂之害王欽若也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見公欽若與疾至京乃誣以擅去官守按劾免官嗟嗟小人之險與彼婦之險一律也與小人處者思以先覺爲智用小入者思以早察爲明

### 視舌刺舌

說順

不卷之八

直方堂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臂門下意儀盜壁執儀笞掠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曰尚在儀曰足矣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於乎視舌者覲其利也刺舌者畏其害也然儀挾衡人之說說六國以事秦所謂利口覆邦不如無存之爲愈也弼後事隋竟不免以舌死刺血尚在胡忍忘之弼將何以見敦於地下哉老萊

子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詩又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夫惟知舌之不敝又知舌之階厲則可以長保舌矣是以君子固當慎於出已之舌又當慎於聽人之舌

### 舌耕筆耕

賈逵口誦經文教人贈遺者盈積人云逵非力耕舌耕也王勃能文請託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

說順

不卷之八

直方堂

而衣筆耕而食噫舌耕可也然因是而校束修之饋則與倚市何異筆耕可也然因是而索潤筆之資則與攫金何異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立待也吁函人惟恐傷人何文士之見乃不與函人類乎然則文字之工乃富貴之役斯亦不足貴也已

### 胡項陶癭

湖廣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戲墜地拘其

頭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直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挈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胡氏子項許復甦頭項復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癭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勞極癭攪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勿遽間削竹爲銳鉅刺之癭穿氣溢頸復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噫抑頸項癭皆不愈之疾挈頭刺癭又致死之道乃卒不死而適以愈疾語云有心避禍禍未必免無心任運運乃適逢若守真與胡僕者蓋天假之以起二人之疾所謂無心之任也若有心以效之則敗矣是以天定者勝人知命者不貳

### 二帝大黃

梁武帝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不從遂至危篤後元帝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嗟夫武帝事佛之錮已深雖不服大黃無解於臺城之厄元帝講老之滯未化雖日食大黃無救於魏師之入故曰上醫醫國下醫

醫病雖然今之病醫亦難得矣宜瀉而補宜補而瀉以誤用傷人者十醫而九也故又曰傷寒以不服藥爲中醫

### 雲出時地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繹越雲如輪蜀雲如困噫天時之推遷也地理之異宜也成象如雲猶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 占家大歲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  
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  
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工無惑觀五行之  
論可以定諸家之說觀太歲之論可以釋方位之  
疑若二主者亦可謂不爲方術所惑者矣

### 往亡四廢

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  
曰我往彼亡吉孰太焉遂平廣固宋武帝平司馬  
休之加領南蠻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史白遷日

說

卷之八

五

一直方堂

不許夫人休咎係於有生得喪本之前定若曰日  
吉斯吉日凶斯凶是里巷選擇之匹夫反得以操  
昊天禍福之權此理之必不然矣余嘗以四不祥  
日上官而顧連擢又嘗以妨夫日納室而竟無恙  
乃知擇日之說斷不足信邵康節出行不擇日或  
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  
有知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康節善易者也不  
拘日亦不拘日若康節者是善用日者也

### 耗磨不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月耗日飲詩云耗  
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今而忌醉翻是樂無爲  
今術家以每月初四十六日謂之四不祥忌上官  
赴任故俗詩有上官惟忌四不祥之句余謂耗磨  
有五而耗日不與焉官多吏冗一耗也賞賜無節  
二耗也邊費貢市三耗也好樂佚遊四耗也力役  
煩興五耗也不祥有五而日子不與焉受直急事  
一不祥也簞簋不飾二不祥也草菅民命三不祥  
也挾詐凌人四不祥也朋黨比周五不祥也生之  
說

說

卷之八

五

一直方堂

衆食之寡爲之疾用之舒則財恒足矣何憂乎耗  
磨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斯可  
以從政矣何憂乎不祥

### 占夢賣卜

周宣善占夢或有問宣者曰吾夢芻狗宣曰君當  
得美食未幾復云夢芻狗宣曰當墮車折腳尋又  
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災後皆如其言其人曰吾  
實不夢聊試君爾三占不同然皆驗何也宣曰意  
形於言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初夢當

得美食祭畢當爲所轢故當隨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費孝先賣卜成都能因字以决吉凶有一郎占得解字云當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云當爲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解字云當以屠牛被刑蓋牛角有刀解牛也觀芻狗之應則知占惟其時觀解字之應則知占惟其人廖德明先夢謁大乾視其刺題字云宣教郎廖某後以此官宰闔疑不欲行因以質之朱文公文公徐思指案上物謂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說順不卷之八直方堂

陳福王厄

陳述爲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安知非福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可消伏不郭

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灾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噫璞能知死者之福而不知避生者之禍能禳承相之震而不能全日中之命術雖工亦奚以爲

筭數丹方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大筭數也余嘗見二親丈講說爐火余曰某亦有丹方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大丹方也二丈默然識得大筭數則不至行險以徼幸識得太丹方則不至亡身以殖貨

佛堂觀音

李文達公爲驗封郎中造家宅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意必家廟問之曰佛堂楊石首公在閣時庭中高懸一幅文達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嘆曰人其人火其書將誰望邪噫此風在文達時未甚盛也已有其人其人火其書誰望之嘆今學士書生

盡叨佛譚縉紳賢達並崇經典甚如李郡守贊者削髮甘列於緇流人相師倣恬不爲異昔晉尚清虛而有五胡之擾宋尚禪學而有金元之禍吾甚爲世道人心懼矣

### 菩薩春夢

蘇易簡罷叅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東坡謫居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里人呼之爲春夢婆昔馬援

說順

太卷之八

直方堂

謂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若易簡寒冷之嘆所謂貴而不可復賤者也內翰負瓢之歌所謂貴而可使復賤者也惟不可復賤故一出知州遂怏怏不堪天其天年惟可復賤故雖流離顛沛而終能生還內地享有壽考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莊周曰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知孟子之分定又知莊子之儻來則知所以處窮達矣

### 玉環金丹

南都守備太監劉瑯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瑯曾奪人玉緣環值價數鎰乃給之曰玉皇好繫玉緣環守備卽出之一日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滑稽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空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緣環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骨故傳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已而其婿來謁夫人曰丹成當傳之婿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胡爲肯傳君邪監司終不悟無何方士化爲烏有先生而丹鼎隨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乘鸞去邪騎鶴去邪監司默然長吁而已噫守備無論矣天下豈有仙人方士欺人載在方冊監司豈不知之

說順

太卷之八

直方堂

乃至專心希慕雖其夫人罕譬亦不之省則以貪心爲之累也雖然方士何丹一言以蔽彼之化爲烏有是卽彼之所謂丹也近年有方士造余里僦居賃藥覲以動人而里人卒不爲之動彼蓋習聞烏有之說而深懼爲後車之覆爾噫孰謂明義理歷中外如監司者而乃一凡民之不若悲夫

### 忝佛慕香

清源僧海豐若行二十餘年人見其眉睫間常化佛千百大如忝米往來遊行都下名妓楚蓮者國

說順

不卷之八

直方堂

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嗚呼彼異教之

苦行猶能化佛若是則吾人之力學修德有不足以躋聖真入仙境者乎下賤之美飾猶能起慕若是况吾人之遵道蹈義有不足以法天下傳後世者乎顏子之卓爾忝佛之化也大舜之成聚國香之慕也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 佛子柳勝

主拱辰張佛子傳佛子名慶養於外戚趙氏因襲姓趙爲右軍巡院吏以矜慎自持視囚飲食湯藥

卧具必加精潔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必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有訛鞠者畫條令美言諭之不訊考而疑獄常決景祐五年京師疫其妻染疾而斃三日復甦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污穢所聚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集謂我曰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未有嗣胡爲來此言訖以手提我足拋出污穢遂乃復甦明年舉一子亨亨生三日有道者來丐慶延之入既坐道者謂慶若本無子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某今四十九歲三日前偶得一子道曰信乎陰功未可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後亨舉六子長洪爲左藏副史次鏐鏐鐸同登黃裳榜鎬銳預薦開封洪之子公啓辟雍同登霍端友榜京師士夫相傳以爲盛事胡明仲柳勝傳勝卯金鄉升平里人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鄉素產書籍有兩市相距僅一舍勝欲爲

說順

不卷之八

直方堂



斷以罔其利乃身為市駟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售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殷述慶者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鄰正與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教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相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扑鄉人不便乃以書籍越他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釐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

說順

卷之八

直方堂

饒甚豐每遇休沐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總計所得鴻溝以分怨讎之聲藉藉於道羣聚藝香訴禮佛以咒以詛者二百餘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皆復活僕良久起坐謂人曰吾適至一處若官府狀見主人翁與征官囚首械繫引問不肯伏主者取帖子一查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嘗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証主人翁與征官始肯伏

主者乃傳呼押入地獄不以赦原夜叉鬼推吾與犬墜水中乃得復活於乎君子觀於張佛子之事則為善者可以勸矣觀於柳勝之事則為惡者可以戒矣世常說天道查冥今讀此二傳則迪吉途凶餘殃餘慶古人豈欺予哉雖然夫人亦在乎自修而已為明有賞幽有福而後為善即非善也為明有罰幽有禍而後不為不善即亦不善也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星昏霧殃慶之餘餘於此心而已矣是故君子惟豫所以餘之者

說順

卷之八

直方堂

### 石老仙姑

唐幽州石老者年八十餘忽腹大十餘日不食唯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忽號呼四鄰云適來有白鶴入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擗地號呼人異而觀之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賜其子絹百匹米百石太清宮道士段常為續仙傳記其事後月餘其子與鄰爭絹不平官逮訊鞫乃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妄謂仙去州

遣人於所沉處撈驗得屍其子伏罪元時瑞州鄭  
仙姑棄俗出家自云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  
忽不見止遺雙履四方神異祈福者填委值洪起  
興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藉女  
爲官妓道士爲樂工嗟夫舉世好奇人情易眩今  
之穢身匿跡惑世誣民者安知不有如石老鄭仙  
姑之流者耶

說顓卷之八終

說顓

卷之八終

卷之八終

說顓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余懋學撰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  
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天啟中追諡恭穆事迹具  
明史本傳是書凡三百五十二則每則徵引古事  
相類或相反者二條撮爲四字標題而以論斷數  
語綴其末旁見側出頗得連珠遺意然引事不標  
出典置論亦多庸腐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明〕田藝衡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懋升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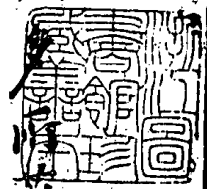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提要

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以博雅聞



外家言皆有敘述業已

信于世者已論已乃其所

為留青日札則命之曰吊

說之役非耶夫士之負奇

者每自托于師心之謂而

不軌于古始或一溺于古

則其詞之俊蔓衍摹擬

無所取衷之兩者鈞上霞

孰爲子藝之具在事  
數釋家世說纖細惛  
猶云抵掌之資爾若上自  
聖則下及苑陸海繁  
靈何所不有世儒率以

戶爲解子藝獨手之提衡  
首氏郁之乎無遺文焉又在  
著志則開說時事引當不  
裨實用即人所諱之言子  
藝慷慨悲憤擢髮直振

爲子藝能彈劍之風  
此之爲烈何但辯有口哉  
當其空靈性靈時之晚穎  
朝而眩暈以出暮而投簷  
以入吹萬不同賢于此竹

凡是有文學其天性也綜  
核組織日以成趣裒然一  
代外史云或謂子藝實  
負大廷猶然平佔畢業  
嘒而好古籍第乞多聞

正業之謂何不知子藝所  
為固不朽顧在此不在彼  
矣結髮屬書訖于二毛  
計所就業視伯畢孰多  
耶嗟乎太玄之矣世猶祇

四

其尚白且俟後者知己者辨  
之豈其色之未較著邪抑  
世人之識有至未至也曲士  
拘之必欲信其說于天下  
而不聞眇論此殆以耳食

者也勿恤爾已叙曰殺青古  
語也孔曰田青有味字田子  
之言乎蓋自楮子出而此  
君之風激故田上之可澤也  
是亦好在而奇也已

五

萬曆元年冬十一月

憶安劉紹恤長欽卷

重刻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先生嗜奇博古聞于世余及於西湖逢子藝六橋花樹下擁兩歌婢衣絳衣揚榼進酒觀者如堵

而先生傲然若旁己人以為古所謂狂客者流已聞子藝脩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顧飲娛我魂鬼而以平昔

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板有

吳棹材歸去來之意則子

藝殆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

而放之書其酒者蓋讀其留

青日札所載博物通雅撫

時悼俗或激或謔或狂或

怪或質已聞或標獨解如列

肆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

聽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

非淺文士取名者所能辦

也。嗟乎。虞卿著書。子雲草玄。夫六中有所不自聊。而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其意。玩日將月。瀟洒去來。如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人。而知先生所以留者。非書矣。歲久。字渝其板。復為蜀好事者。携去。令人欲索田先生而不。得。玄舉子。藝家。倩風雅。不。媿婦翁。而再為留青。以留之。謂

子藝不三可也

黃汝亨謨併書





教目

玄樓三徑翠竹萬竿田子教詠林中聲金振玉偶聞  
瞥見則抽簪刻竹紀之標目銘心聊代鈐槩于是竹  
無空節節無完膚幾三十年除舊布新磨稿克寧第  
多則混有久當散秩乃復枝分節比爲卷百餘承託  
梨編以示兒輩因思古人汗簡皆炙青而后書余獨  
不忍以爲頻摹綠潤勝美紺珠得鐫琅玕何減琬琰  
故遂命之曰留青日札焉嗟夫攘攘紅塵余常白眼  
悠悠青盼孰具碧瞳憐貴紙之末期笑覆瓿之可  
矣詩以引之目列如左

留青日札

乙

有田誰肯藝秦衡有力誰能事筆耕玉宇風來香葉  
長金莖露滴墨花生仙人超出世間劫男子獨留身  
後名萬竹歲寒青眼在窮愁我亦笑虞卿  
此君玉立氣凌虛談吐風生日起予爲愛彤竿飛白  
寫不須刀筆殺青書老癯每惜常珍弃拙計空勞重  
寶儲千載何人能挂眼還留清賞對林芬

品品子小傳

品品子者錢塘萬歲里人五歲而受祖訓七歲傳家  
易九歲通詩史解屬文十一歲有四方志游姑蘇滌  
和金陵即好吟咏十五六南游楚喻五嶺終驚八桂  
詩艸即滿奚背囊好傳覽凡天官輿圖兵法醫卜外  
典罔不涉獵七舉不遇放浪西湖日逐聲樂婦女狗  
馬劍鞠擲博之事咸以長長諸少年場旋棄去爲山  
水游吳越千里洞天福地采玄芝餐石髓結方外盟  
研飛引秘術海上變作立草丈二檄鳩義兵千人保  
障里社幕府諸大夫壯之聘督臨餘三邑兵四千出

留青日札

曰千秋小傳

乙

入行陣者五年所非吾好也乃賓記室任纂修以故  
子執名頗起海內勿沾滴酒面即赤頭岑岑欲仆既  
習高陽徒便能強五斗幾死于醉妖童豔倡晝夜裸  
花下幾死于色輕身恃酒幾死于水與夫隕于騎危  
于訟險于盜傷于燒丹困阨于讐刺者又不計其幾  
終不能死于執豈太史公所謂天幸不敗者乎行徑  
大自奇僻嘉靖甲申三月九日抵萬曆甲戌具在田  
氏本支譜及子執編季集中撰述累數十萬言而老  
子指玄留青日札神游錄詩女史大明同文集二百  
餘卷皆不卽死之所得者將藏之品品好事者逞逞

傳之天未喪斯也何有于我哉配璉心字子玆少三  
歲織女賜巧次夕生故生而多巧十五于歸夙開敬  
戒張氏世家仁和子玆謝會城而居邨舍廼能屏紛  
華甘澹泊泉石烟霞之調雅與予同品昂者寡山去  
香字西不七百武登臨唱隨無間雪月何減鹿門母  
恭人徐蚤逝滁陽獨以孤子勤遺命子玆爲我廣畜  
姬侍去留無恒宜子者代理中饋遂有男子十八人曰  
世守世傳世得世導女子十八人曰玉燕紫燕彩燕新  
燕左右承驪而益大益久諸孫兒復怡怡達勝斯其  
孝也足以慰太恭人心矣歟斯之咏今當爲荆布頌

留青日札

三

之予性疎直不善媚人且善忤人子玆曲爲居間故  
怨亦終釋待我父朋何有何無各適其所每好通夕  
飲當厨無勸咨主平不善治恒業故常散千金亦常  
復千金屢散屢復皆子玆脫替珥課農桑助我嬾者  
甚力也竟以是嬰沈疴卧十餘季亦終無恙又獨非  
天幸與甘露降品昂當門樹連理庭產黃白二芝皆  
異也間嘗移書內子人恒言靜者壽而吾若流水積  
善者慶而吾未嘗有陰德中行若宜用于世而吾過  
爲狂固時俗之所不齒者往者天命未知官政當服  
翱翔齊魯重上長安獻藝 天廷竊祿士籍而留都

觀風諸大夫亦知有田藝蘅特上書爲

當予薦之旌幣交加曾無虛歲何三生四恩之大若  
是其無量也哉顧散材無可爲 清廟用也是猶徒  
聞鄰婦之笑顰而或未窺其斑白耳不日歸田偕隱  
品昂長生亦可即死亦可生旣爲快活人死當爲快  
活鬼矣千萬而下其謂子玆何

南海歐大任楨伯

子玆錢塘人也錢塘文章家宗田氏至子玆益著少  
嗜學習博士家語不遇遂耽于酒稍逐狗馬聲樂婦  
女放浪西湖天目者數年所島夷作難海上有警以

留青日札

四

諸生領四千兵在行間保障功多幕府數欲奏  
上非所志乃免于益折節讀古鉅萬卷出爲文章  
波湧雲蒸意精義奧其條刺百十皆經國大務多所  
風切足跡所至自吳越北入齊魯燕趙南至五嶺百  
粵幾半天下比諸公車選爲文學掌故分教于歙新  
安山水窟也授經之暇墨卿藻客治輿馬奉杖屨更  
迭邀遊問政烏聊仙井長原豐千古崑落石昉溪屈  
于黃山白嶽天都卬嵎桐汭諸勝往往有田先生留  
題殆荆南馬帳之詠歌未嘉謝屐之游矚矣豈前書  
帶壇下漁舟風教在茲能無銘石以示百代哉子玆

又有寄青猷三百于內子張夫人詩夫人報書丁寧以儒官大好設施登山臨水笑弄消遣之語是豈泰嘉徐淑之所能及邪雖然子執之于著述其覃思殫力豈但游覽諸篇評騭千古則有留青日札統一六書則有大明同文集世固當知田先生也余不揆鄙陋聊著其大都云

武陵龍德孚伯貞

龍生客長安時客有道欵博士子執田先生者異人也余令狀之曰厥貌古厥志修氣吞山斗業振箕裘賡檠書萬卷才壓賦三都著作騰雞林之賈交驪萃

留青日札

田子執贊

五

虎觀之述馬帳寄夫嘯傲龍門助以教游方其舛尺檄以提兵抗片言而披難庶蜚聲乎仲連之亞當其假夢郎而翫髒托醒狂而睥睨若比跡于正平之儔豈舉世今皆濁抑與物兮無求仕也曩倩放也莊周嘲者風而弄者月漱可石而枕可流汎醉吟之樂海遺身世乎浮漚品維昂與逸典偕白雲而俱遠香其宇矣芳名竝青札以長留余曰客爲子執傳神哉比游新安鍵關郡署稍稍讀子執書得以詩郵入社中稱龍田社云會子執圖小景徵贊龍生不能贊一辭以所聞于客者贊之子執報書曰嚙則豐于哉儂且

伯休矣

莆田黃萊補甫

泊如子周游郡國歷覽名山大川已乃遵淮泗浮長江指于金陵之陽將憩黃山白嶽閒望之隱隱隆隆有紫氣馬旣止則田子執先生者義冠過余余聞先生舊矣及今睹其人貌崖體修闊步高眎受若遺落世事而厭握齰者其持論好恢諧雕龍炙轂川至而響應已作色相夸嚴既平而復命酒散步林莽休大樹下有間飲七八而醉二參坐客被酒去先生獨留微陽西睽繼之以燭復博塞呼盧聲振天地因以所

留青日札

田子執贊

六

作阿夢高漸離篇倚瑟而歌示余余擊節而和之旁已無人徐叩所論著則眩篋累月弗能卒蓋詩盛唐而文東西京以上其他該博靡不玄解又嘗語余曰反汝耳目毋搖汝精此治氣養身者之說大于文章有助子當得之余俛仰久焉鄉望黃白中隱隱隆隆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會客以傳神之術進先生亟呼曰爲我圖小景圖畢且秘惟仰天大笑曰類我類我泊如子進曰要得其氣遂索而觀之則風神散朗揮塵飄衣若逍遙于天地乃相顧洒然曰得之矣遂爲之贊贊曰而容崖然而服翩然而思澹然而氣儂

僊虛矣生白妙乎又玄藏山若迷得意忘筌獨醒匪  
醉好直斯傳而已知形之爲奇幻曾何外物之拘攣

汝南何洛文啟圖

古有堂堂京兆田郎誰其嗣者大國之香而神散朗  
而貌昂藏口也縣河目今耀芒綺歲任俠達節類狂  
奮連上下相如顏頰不名一器遂漱群芳既窮歷覽  
愈發文章曩情三千應施多方微否心泰跡晦名光  
爲隱爲吏將期將期紫芝眉宇白雲 帝鄉胡由羈  
繼且也倘伴悅生有籍人擬仲長酒道著銘大人巨  
量玩不涉詭弛貴能張品品不朽斯人可忘

留青日札 甲子秋

汝南王祖嫡胤昌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麈而談四座盡傾紹鯉庭之  
業毓虎林之英慕節俠而涵以義理是我

大明之田先生

仁和湯煥堯文

風塵之表麴蘖之鄉和光吏隱骭髀清狂雕龍盈筭  
倚馬成章若溪天目百代流光

新安汪道貫仲淹

淵哉子藝氣凌九有博識洽聞英目哆口托迹下位  
抗志尚友隱類東方達慕莊叟圖丘壑間可以不朽

婺源余養元食其

謂孫爲難近則恬貌野服豈曰已甚謂孫爲易親則  
方枘圓鑿世胡與爾而信信馬融蘊藉聊以適意田  
光節俠聊以明志惟說劍之莊生暨嗜酒之劉伶盡  
托而逃寧爲名高嗟若先生其魯仲連之儔與其東  
方朔之流與雖爲執鞭所忻慕焉

海陽邵正魁長孺

虎林俠遊黃山浪跡人間冠裳胸中泉石

成都李元齡仁卿

貌頽而和心遠而直咳唾珠璣其誰能識噫嘻先生

留青日札 甲子秋

何胥甲第而名著千秋雖圓塵寰而志超八極點也  
真狂莊生匪惑金石文章後來未式

內鄉李葵子田

吳山之秀虎林之英名家華胄德慧夙成皇墳填其  
胸臆筆札爛其縱橫談嘲比于經笥撰著擬于論衡  
脫畧于俗儒之煖駘蕩于王道之平身若隱而文顯  
位雖下而道行田子方乃高士蘇廣文稱先生先生  
自序曰菩薩童子吾將高山仰之曰宜貢于明庭

順陽李蔭襲美

月光後身根行筆耶游戲三昧毘盧頂耶咄咄子枕

疇睹爾景耶

蘭結郭堯輔翼之

春風之容古今師長時雨之施天地參兩垂儀刑兮  
刺素之間振木鐸兮清溪之上厥觀愷悌厥神清朗  
允為百世之具瞻足起雲仍之遐想

內江張應登玉車

爾為誰黃金軀殼爾為誰紫芝眉宇爾為誰淵角山  
庭爾為誰桂腦松髓爾為誰寸眸八極爾為誰昂首  
千里爾為誰口吐珠璣爾為誰齒燦花藥爾為誰肝  
衡厲色爾為誰強項竦体爾為誰肩可擔當爾為誰  
留青日札和由子執贊

九

手揮麈尾紛爾胸臆其心丹石百萬甲兵五千文籍  
包羅衆星凌鏢一世爾則為誰我所不識噫嘻知之  
矣爾其驕人者耶天口者耶泉石者耶捷敵者耶聚  
書樓耶田先生耶是耶非耶

武陵龍德孚伯貞

嬾龍生曰余所知子執者蓋博識閱覽君子也讀所  
為小傳乃竊嘆曰子執亢者與修者與治而閒而壽  
者與治不功名閒不江海壽不道引子執有焉為亢  
為修志云尚已夫世不治閒壽之異而亢修之異人  
曰子執異人也子執將為異人耶抑貞人耶客以蒙

周狀子執故即周之言跋之

倩徐懋升玄舉

若水之南天目之東珠藏玉韞清發我翁玄姿侶鶴  
紫氣猶龍悠邈眼底壘塊胸中筆橫溟渤劍倚崆峒  
海寓浪跡泉石霞蹤澄澄秋月落落長松東南作者  
吳會駢宗小子仰止夾人之峯

萬曆己酉仲夏望日夏五孫望田大益德謙甫 錄

外孫 徐胤翹孟凌甫 輯

胤翹仲凌甫

胤翹幼凌甫 校

留青日札 日子執贊

十



第一卷

甲

笑人著書 文窮詩窮 絲竹管絃蘭亭後序

梅花賦 聶大年書 名書切對 書裙圖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才 阿買書 五字

倚馬萬言 補太息策 攻異端 致刑

大誥減等 刑義 祭四代 左袒

漢賜黃金 長短說 司馬通鑑之妄

攝主 天上有 四美有三 漢書音韻

詩用之乎助語 換鶴書 長肉詩

第二卷

甲

留青日札 目錄

柏舟詩 采葛詩 文王夢 金勝好名

多方重字 魚書之始 幽贊 五十學易

八蜡異名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安定足心

碧雞頌 君子道長 嘈嘈 韜精埋照

可大可小 不識一丁 三言詩 雉鳴歌

銘旌單字 毋子倚門 亂命後命 兩絳紗帳

指雪思親 李廣不侯 孫偃不怒 寡人良人

變文成句 古詩重出 泥詩壁 賣文為活

書澆塵俗 落霞句法 晉晉字義 群書紀事

水仙詩考 舟輕載石 十音旬 隕獲解

三寶有七 有無相對之稱

第三卷

甲

富貴貧賤窮達壽夭 富不如貧 有患無恙

天藻 功勳 和同 萬字文

千萬 夫子 學生 中庶子蒙

牛壁 淫酒婦人 厮養厮扈 漢高聰畧

漢惠婚冠 冒中甲兵 輕車將軍 射聲校尉

泉騎 死士 飛天夜叉 習水

君子管 市疏 白徒 解煩兵

越才 惡少 撐犁法 八夷

留青日札 目錄

達魯花赤 金牌馳驛 柑兒頭 放手鬆

男織女耕 社夥 猾賊 五德

賭博 不肖子弟 人生夜叉 男娼

枕席七蠹 梟儒狙學 道學見笑于宋

第四卷

乙

絕 右 惹 撫

執 那 邪 欸

畧 樓 蔥 拜走

籠街 戍伐 選輓 合要

束修 減省 模範 八尋常

若干	虐從	其平	司武
雅春	三才宗	溫漱湯	孔子無蓋
至人無夢	然燃然	謫吏	都吏假吏
榜賣公卿	子弟隨任	任回載書	五爵別名
人情懷土	子卯當樂	美人敗君	
第五卷			乙
詩談初編	自篇十卷		
第六卷			乙
詩談二編			乙
第七卷			乙
玉笑零音			三
第八卷			丙
天地	堪輿	夫殼	日月
桑柳	日月暈	日景	日光摩盪
觀日注	倒景	月初生	赤月
紫微	七曜	客星	景星
陰德星	分野	星好風雨	五星聚室
彗臨東井	熒惑入斗	星變雜紀	三才太白
黃道	赤虹黑虹	心房宿	
第九卷			丙

玉女	孟婆	瘴母	天妃
天火	改火改烟	陽燧取火	氣水
日月內明	漢案戶	六更	有雲無露
甘露	護霜天	茂州雪	雷
雷擊人	雷擊屋樹	雷書	雷針
天鼓鳴	電	風變	天笑帳
第十卷			丙
地羅	三天子都	羅平國	八索
倭國	文身	防風氏國	東坑
崇山	黑齒漆齒	金鄰	番画溪
兩陽關	石留地	散花灘	鸞鳥縣
石紐村	三弱水	鳥鼠牛蛇	莫愁村
木蘭山	舜井	三水府	漢壽亭
半州	市井	南渡杭州	大玄城
涌川	浦陀洛迦	四海四荒	佛氏四海
築城開河	惡醮	方微	術
行國寄田	五尺道	靈鷲山	交趾
窮髮不毛	毛人	魚米桂樵	桃花石
第十一卷			
輿地圖	三京三天	大明先識	

吳越地	語兒	錢塘湖	西湖溫泉
子陵耕釣	東山	楊墳	武溪
天目山崩	石鍾山	鰓山	鼎水
餘不溪	吳泉	沙上	狗壙
禹穴	月窟	白雲宗田	鄒
水土生人	埋土乾湖		
第十二卷			
大明大統曆解	洪武曆元	國初曆	丁
解縉封事	回回曆	三統	三正
夏時	六象	曆日	元初曆
留青自札目錄			
年	歲星	歲	歲差法
元歲之閏	月	閏月	漢歲首
兩甲子曆	日	刻	節
建	朔	弦	望
晦	盈虛	社	伏
躔舍	歲德諸神	建除家	天文家
星禽	九宮	飛九宮	十干
十二支	歲陽	月陽	甲子五行
十二辰肖	正五行	五行相生	五行相剋
生剋制化	花甲子	甲子納音	十二律

第十三卷			
大明大統曆解	正月	二月	丁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第十四卷			
大明大統曆解	七月	八月	丁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十五卷			
丁	六尺之孤	老弱未傅	豚犬
寶寶保保	周歲周年	塩口馬丁	養老
十九世	老戒	龍鍾	尚父仲父
留青自札目錄			
公	門子	大漢	長人
朱儒	蟬人	蓬人	笨人
僂僂人	骨懂	執古執方	惡客
忙人	閒人	聖人昏仕	老人閉房
大老	不備人	生異類	
第十六卷			
陳田同音	以國爲氏	陳田始末	第二氏
第五氏	第八氏	荀田氏	田車氏
田紇干氏	田王氏	田光氏	聞人氏
聞氏	田以事氏	姓	氏族



名字 單名兼名 伯仲季 子稱父名  
母稱子字 人自稱字 田氏古諱 本文譜圖  
第十七卷 戊

越絕人考 泰伯季歷 句踐世考 啓武卽位  
周武老娶 孔子傳考 仲尼庶生 舜妹孔妾  
丘尼取義 孟子傳考 四明公 老成考成  
舜文五人 伯夷仲遼 三千人 四皓  
南子子南 古先生 劉季非字 臯伯通  
夫人細君 陳姥 扁鵲郭玉 華佗嗣伯  
重瞳十人 異姓名字  
留青日札 目錄 七  
第十八卷 戊

畔官 麗譙樓 臺門 鈴下牀下  
東箱 私府 兵庫 蘇  
宅 堂 城雉 漢城長安 柴營  
步檐 金鋪銀鋪 金屈戌 瓊鋪  
三代獄 申明亭 戒石 立車眠轎  
金車銅車 長簷車 縣樹挂牀 席名  
舟船名 舟具 箬船 龍骨  
第十九卷 戊  
八能 西音 四夷樂 滄聲

弦柱 靈鼓雷鼓 腰鼓舞鼓 三棒鼓  
笙 篳篥 布鼓銅鼓 圓腹  
琵琶記 疊角 楊皮扇篋 嘯葉

候戲 遊行連倒 拔河之戲 角觥  
蹋鞠 海東青 白翎雀 寡婦吟  
千金一弄 望江南 彈胡笳 鼓吹  
繞樞歌 地狹舞 禽鳥戲 舌人  
乾荷葉 度曲 謠和步 鬼面  
第二十卷 巳

柳枝六人 夷光修明 霄明燭光 楊玉環  
留青日札 目錄 八

兩木蘭 張好好 阿杜 紅霞帳  
兩金屋 金蓮步舞 新月腳 襪烏履  
展鞞鞋 女靴 女襪 婦衣  
祿胸 細簡裙 名清 綠眉  
眉語眼語 斜紅 飛雲丹 月運紅潮  
髮脂 穿耳 死央七十二金釵十二  
百媚千媚 美人雙騎 姣嬌 昏嫁  
第二十一卷 巳

戚夫人 王昭君妹 兩哀妻 飛燕有六  
兩小小 四碧玉 兩虞姬 兩朝雲

兩小蠻	兩夜來	聯治慈態	祝英臺
龍井神女	王烈女	寒香晚翠	柳含春
大家	西施毛嬙	四麗華	白眉神
私科子	美新婦	繡花娘	瞎先生
插秧婦詩	勝妾從嫁	宦官妻女	婦人封侯
瑞蓮池女	馬版腸湯	誚失婢榜	額黃鬟換
嚙首花尖	剗臂彈骨	指甲	婦人異名
第二十二卷			
巾	帽鎖鎖帽	張公帽賦	盛服先生
貢服	端正	織絲段子	全甲
留青自札目錄			
介	鐵室	克絲作	鷓鴣裘
翠被	鴛衾	褚絮	白紵
烏皮六縫	薄借	揮袴松	獨力衣
流蘇	珠纓絡	百索	香毬綵裘
透額羅	錦綺	文繡	絹線
布衣	禽獸之飾	我朝服制	已
第二十三卷			
玉德	金禁	金膏	鉛錫
四席四几五玉九寶	琉璃琥珀	水晶流離	三珠樹
鈔	錢戈	黃	

九錫	六駕	麝牀	桃笙象簟
高士椅	白塩枕	圓枕	連齒木屐
長宜子孫	碑印紅沫	桓魋石槨	買路錢
葬用鐵牛	券臺	刺紙	尺籍
斗箱	正鵠侯	掌扇	白削
石柱銅柱	料絲	直五百銖	香香之別
毀鑿	猫睛	祖母綠	
第二十四卷			
酒之原	酒之味	酒之色	酒之法
酒名	酒之飲		
留青自札目錄			
第二十五卷			
酒器	酒肆	酒祭	賜酺
酒權	官酒	酒經	酒令
第二十六卷			
七件事	茶酒名春	小芽	竹篠飲
忘憂草	桃花米飯	供大人米	御麥
重羅麪	米豆	雕胡米	瓊枝
葱餅	雕梅	誤談藻豆鈞餌龍涎餅	
乳石首	伴食伴飯	餓芋	菱飯芋羹
八珍二種	陪鼎	羊背皮	懸雞

養生妙法 四毒 十盜 莊簡格言

薄薄酒 鼠雀耗 同類相食

第二十七卷 庚

寺觀 蘭若 戒壇 重陽菴

皮場廟 晏公廟 東明寺 和尚道人

火居火宅 喪葬用僧 僧道不拜 妖僧

光明電王 磨衲衲孟 佛牙 念佛婆

假師姑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儒者奉佛

疊羅膽巴 布袋灰袋 豬頭和尚 魚肉道人

三教 姚廣孝 大光明佛 朱正增

第二十八卷 十一

道士主樂 浙江城隍 伏波將軍 武安王

神助陣 家神卻盜 彭祖 求老子象

木鑽 鐵杵 施存 呂紹先

何仙姑 藍關雪 潮臺雨 麻姑

祠山大帝 張果老 華天師 神君

堂上諸神 風流神 二郎三郎 王喬

兩沈女巫 妖報 閉氣道士 使鬼法

鬼殺咸寧 失母之妖 見鬼投井 雙修法

五道將軍 禽獸變為婦女 淫報

第二十九卷 辛

四神四靈 五靈 五靈之長 麒麟

獅子 福祿 玄虎 白虎

復通犀 馬 古良馬名 大明名馬

地中馬 解語馬 貍 夷弄蠻狄

第三十卷 辛

龜 龜書 能言龜 蘭葉龜

朋貝 雄龜 卜兆 大橫兆

大鳥卦 不獻魚鱉 赤鯉公 蛟鯉

灌木鯉 條鯉 摩竭魚 斗魚

第三十一卷 十二

羣物工藝 羣物相制 羣物忌食 蝗

豹腳 馬黑牛黃 羊哀狗寶 鳳石虎石

印魚 魚虎 鴻豹 玄針

射魚 魚聲 魚名切對 馬捉老鼠

狗 大狗 小狗 沐猴

長卿 蛇報之妄 蚶 四方淫物

第三十二卷 辛

鸛 么鳳 大馬爵 三青鳥

五色雀 雉尾 告天子 厓山白鵬

伯勞東去 雲白鳥 鶴鶴鷺 鎖幅鳥

雞盲雀瞽	鷓鴣鳥鬼	湯火鴨卵	赤雀
妨規	舍利吐金	騰遠	飛龍
黃雀語	游雉	由鹿	南岳使者
傳信鳥	白頭翁	四時蠶	蠶忽絲
爛馬騶	蒲盧有四	蜂蝶有雌	白花蛇
紫蛙	鴈足帛書	雞鵝妖	豬妖
方相	禽獸衣冠		
第三十二卷			
衡	杜若	細辛	白前
風流樹	百穀	文淵芍藥	鬱金
留青日札 目錄 十三			
蓬萊	丹荔	枇杷	藍
雞舌香	不愁木	茶梅	練實
後庭花	吉貝草	五色石榴	瓊花
朱果	木蘭	怪竹	白桂
合歡草木	相思樹	仙人樹	不死草
第三十三卷			
伯夷采葛	四皓采榮	素馨	十八娘
紅姑娘	楊柳甜梅	應時靈卉	榕
菠薐	橡	暎菜腹木	七里香
劍葉蘭	品藻	石蜜	爪宜七夕

文章草	檮杌	上番下番	五葷
公嶺	黃雪	玉鱗	五色芝
檉	美人蕉	白草	千歲藥
萬年枝	花性陰陽	奇南	連理木
花婢娟	借花看	惜花人	別花人
第三十四卷			
著	用著之法	九棘	光風草
蘆橘	波羅蜜	三色八仙	蘇合香
不死樹	染棠	蘼蕪	巴旦杏
懷香	卷耳卷施	甘露草	寄生草
留青日札 目錄 十四			
宿田翁	蘆薈	薔薇露	胡曼
宜男忌女	宜母妬母	苞笋	蘆草
夫娘子	踈麻	交讓木	安息香
金顏香	鐵樹花	斑枝花	菖蒲花
東風夫留	瓜祭	社木	墳木
侯桃	平仲	君遷	三香
歲將	木盛土衰	娑羅樹	匏瓠
木中字	木拔自植	木生異實	
第三十五卷			
沈萬三秀	劉瑾	錢寧	江彬

嚴嵩

鄢懋卿

陶世恩

馬祖師

李良甫

第三十六卷

癸

始天易

元極圖

靈極圖

太極圖

動靜圖

少極圖

三才圖

陽奇圖

陰偶圖

太陽圖

太陰圖

象明圖

易象圖

易卦

爻彖

象數

第三十七卷

癸

非夫過言

非文事

非武備

非民風

第三十八卷

癸

留青日札

十五

雙並文

三並文

三疊文

四疊文

古奇文四聲

通俗古音四聲

第三十九卷

癸

陽關圖譜

渭城曲

陽關曲

陽關調

陽關三疊

連環三疊

陽關四疊

依依傳

琴操三疊

陽關琵琶

王右丞圖

李伯時圖

陽關圖歌

留青日札卷之一

錢塘田藝

倩徐懋

笑者書

梁湘東王繹勤心著述厄酒未嘗妄進衡山侯恭尚  
華侈好賓友酣讌終日坐客滿庭每從容謂人曰下  
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迴仰眠牀上看屋梁而  
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  
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此言頗切苦  
心著述形狀然亦有性癖所耽至老不倦者秦子勑  
密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可揚乎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  
也至於退之則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鳴  
呼然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文窮詩窮

蘇子瞻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  
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歐陽永叔  
序梅聖俞詩集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  
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謂  
詩文之能窮人也自古然矣然可窮者身而不可窮

者名豈人能窮之邪天忌之爾窮之適所以爲達也

### 絲竹管絃

人皆以梁昭明不錄蘭亭序以爲在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之句夫後堂理絲竹管絃漢書張禹傳亦載之似未足以病文也嘗謂文選必有所主及閱五代新說載昭明性愛山水游圃泛舟舟人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詠太冲詩曰何心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慚而止迴釋千古之疑蓋崇山曲水清響娛人果何必絲竹管絃也哉文選之不取信在于此迴昭明之心素所不欲後世凡以鼓吹遊山者誠可謂殺風景也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二

戒之戒之唐大曆中鮑防嚴維呂渭朱迪吳筠而次三十七人聯句于此云曲水追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宋葛文康公于寶溪觀禊堂紹興癸丑與客修禊追數永和癸丑凡七百八十年迴作詩以紀其事且云吾黨猶天放十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是亦不能忘情醉紅裙者若陳正敏以爲在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則學齋三月清明節之辨足以折服之矣世說以蘭亭序爲臨河序賦詩者二十六人不能賦罰酒者一十五人天章寺碑云羲之謝安謝萬孫綽

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微之表

却墨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

茂之華平柏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渙之各賦詩合

二十六人謝琨下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

谷勞夷后綿華者謝勝任儼呂系呂本曹禮詩不成

罰三觥合十六人世說以謝勝作謝勝餘杭令作餘

姚令何延之蘭亭記云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

書列傳又有李充當以碑爲正韻語陽秋載羲之謝

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疑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表

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三

之渙之却墨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柏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琨下迪丘髦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者謝勝王儼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羲之齊彭殤之說蓋反謝安詩語耳宋景佑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許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爲獻之等發也孫綽蘭亭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消之則濁邪故振轡於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間步于林野則寥落之意

興仰瞻義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  
昧之中期平望拂之道暮春之始襖于南澗之濱高  
嶺千尋長湖萬頃迺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  
且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  
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  
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  
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  
累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 梅花賦

垂拱三年予春秋廿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

留青田札

卷之一

四

授館官舍時病除月顧瞻境垣有梅一本敷鵲于榛  
莽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托根非其所出羣之姿何  
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  
作賦曰高齋寥閤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  
而亂吟坐窮荒其用遣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  
倚藜杖于墻陰耐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  
葩發青枝于容卉光分影布冰玉一色胡雜還乎眾  
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幻羌潔白其何極若  
夫瓊英綴雪絳萼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香清  
襲疏蒨暗艷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濕宿露朝

留青田札

卷之一

五

必又如英皇泣于九嶷愛日烘晴明曉照夜又如神  
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  
髻狂飈卷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  
含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  
怒東朝順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欬傲若曼  
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  
徧徧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夫容贈之  
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于  
土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秋先  
瘁盛于夏者未冬而萎或朝蕤而速謝或夕秀而遂  
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洄渥擅美車權相彼百  
花孰敢爭先鶯語方溫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  
天至若措跡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屢甘遁崑穴江  
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可悽迷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  
無稍結實不移于本性方有儷于君子之節聊染翰  
以寄懷用垂示于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仆  
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宋廣平梅花賦世所罕傳予新得于石永何公處寔  
東京舊國子監寫本裴瑒莊恭甫聞之以求故書此  
以贈之漁陽園學鮮于樞曾至元廿七年中秋日書

皮目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者卽此也世罕刻本在宋史慶長每以終不得見爲惜伯機此書在先伯翁震夫家余嘗爲跋已載甲寅稿中恐賦終不傳特爲錄之伯機漁陽人爲江浙行省都事因居杭州遷太常簿風流文雅與趙子昂相伯仲時葉秋臺能書然未爲精到而鮮于公見之至欲下拜蓋以其用筆之妙也今太常所書自出秋臺之上古人伏善如此因并記之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六

聶大年書

臨川聶東軒爲仁和縣訓導陞教諭能詩文而灑翰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一柱東南擎日月五城樓閣爛雲霞受命無妄軍旅事盛時須折掖垣花漢家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其二皇明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妙絕但瞿宗吉歸田詩譜中載是張光弼詩與此不同迺三免胄日趨丞相

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裨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又一首結云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張昞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者幕下故所賦如此至正間爲浙省員外張士誠專擅弃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居在今花市名曰冥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二詩或大年所定爲之也

名書切對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七

鳳尾詔骨方驚尾紙可作切對鳳尾詔者晉元帝批牋奏曰諾草書若字尾如鳳尾狸骨方者荀勗與寫狸骨方迺狸骨理勞方也王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醫尾終者王氏法帖後凡大書一醫字者最得意名筆此帖之珍至五十餘萬

書裙圖

余嘗見蜀名畫人持王子敬書羊欣白絹裙圖迺就其計榻而揭裙以書且欣作二十餘歲人皆失于考據誠所謂不知而作者子敬爲吳興之日羊不疑爲烏程今欣不疑子也時年十五亦能爲子敬書子敬



愛之往入縣齋欣着白絹裙方晝寢子敬過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也是十五六當爲未冠之容但既曰着又曰寢得非復書幅帶皆盡恐是解裙而卧故可盡書也不然客得履而不醒邪辨之自明

###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之才

唐文宗時柳公權應詔邊城賜衣詩曰三步之才開元時中言自薦能詩賦除夜詩曰五步之才後人誤以爲王涯也魏曹植煮豆詩曰七步之才後魏彭城王勰大松詩曰十步之才世人但知七步耳

留青日札

卷七

### 阿買書

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或以阿買爲韓擇木非也擇木與蔡有鄰顧文學皆善八分書受知于明皇並直供侍而擇木師蔡邕法風流媚號伯諧中興明皇師之嘗書彩箋以賜張說今閭林天壁迺尚書林公廷楊之孫以左書扇寄詩與余有曾無阿買書之句故疑而著之

### 五字

沈佺期五字擢英才元路德延五字便容登要路裴休中書舍人制詞綸閣曰五字之妙王濬自中書除

待制詞禁垣揮翰五字日官皆用鍾會收定表中五字故事也若詩吟成五字句則指五言詩也

### 倚馬萬言試

宋太平興國五年試百篇科上親出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二十字爲題篇率四韻趙國昌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或作孫奭又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行省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封孺人時年一十二歲天下稱曰女神童我朝正德間試倚馬萬言科上虞進士徐子熙獨成七篇授翰林院編修一作林妙玉賜爲女進士

留青日札

卷之一

九

### 補太息策

賈誼治安策後缺一太息世皆以爲漢人踈處殊不知此斷簡失之耳新書內銅布一篇曰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是卽其全文當爲補足

### 攻異端

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庶民攻之擊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統傳叔徹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說意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示見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我

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聖人之同端天下大同之道也夫何異之有哉

### 致刑

易之豐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必威于姦惡惟斷乃成也宋熙寧庚戌策進士曰聖王之御天下也其治足以致刑蘇軾擬對曰古之求治者將以錯刑今陛下求治則致刑此群臣誤陛下也致之言極也蓋未通意義云耳說文致字除送詣也至極也趣到也與也之外古文出處與刑切者惟前

留青札

卷之一

十

漢書景紀詔諸獄疑者雖文致于法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者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也後漢書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謂人無罪文飾于法中

### 大誥減等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我朝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盧仝詩打汝九十九亦此

### 刑義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理財者曰刑法正辭者曰文法禁民爲非者曰兵法世之小人遂以賞爲聖人之仁罰爲聖人之義雨露爲天地之仁雷霆爲天地之義恩德爲人君之仁兵刑爲人君之義嗚呼以此論義乃後世之所謂義而非太古之所謂義也明刑弼教固如是乎

### 祭三代四代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禰右乃國初用行唐縣知縣居胡秉中之言也人多不知

留青札

卷之一

十一

### 左袒

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顏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于凡衆也周勃令軍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于禮也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爲虜所以別左之歸正也儀禮凡事無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大射皆袒左惟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刑宜施于右也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

漢賜醫黃金

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此高帝之所以鼓舞一世也何疾甚之時呂后迎良醫醫入見言疾可治上既赦罵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夫始而嫚罵之何罪既而厚賜之何功况又五十斤之多邪或皆史臣之失也

長短說

漢書蒯通善爲長短說又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于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蓋戰國策本名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是也又唐趙蕤有長短經

留青日札

卷之一

十二

紀司馬君實作通鑑之妄

世傳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嗚呼此好事者爲之也夫太宗禽獸之行不羞爲之干生時而死後千百年之鬼尚復有羞耻之心乎司馬公正人也豈諂求可移者况異代無君臣之禮而曰跪曰陛下曰臣何其謬也此好事者惡弑兄奪妃之事

故特傳會成之耳不足信也

攝主

曾子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則以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周公攝主而復者也魯隱公攝主而終者也季康子攝主而退者也漢王莽攝主而篡者也呂后攝主而移者也武氏攝主而亂者也斯又其變者也善乎蘇子有言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

留青日札

卷之二

十三

天上有

杜子美贈花卿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群玉贈美人云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夫既曰天上有則非天上人不足以當之也李賀刺少年云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故必天上郎而後可以聞天上之歌曲也張白題崔氏酒壺亦云瀾陵城裡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四美有三

劉越石四美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故其詩曰之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又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思不多思議思不明思足已不學既學思不行也

漢書音韻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廷本平聲而師古曰音定陳涉起斬本音祈而蘇林曰音機乃閉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狩守濮陽環水環平聲而顏亦音宦鄒善傳音音也送至橫門外孟康橫音光此類甚多未易枚舉蓋方音也

音音也

卷之一

十四

詩用之乎助語

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撿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今哉在古俱不爲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于著乎而河水清且漣漪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頽之厚矣出自口矣其實七分追其言今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寃是圖置其然乎諺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後之文

人則往往用之乎韻矣劉琨詩芻狗之談其取得乎

換鶴書

昔右軍寫黃庭以換山陰道士鵞世謂之換鵞書今有一尚書之家其子孫不肖將所畜上賜御寶之書盡畀以換鵞余笑曰此可謂換鵞書也凡爲故家子孫者其知戒之昔杜暹聚書萬卷題其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勸及借人爲不孝

長肉詩

自古耽詩之人未有不瘦者昔崔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李太白嘲杜子美云借問

音音也

卷之一

十五

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子美又嘲裴迪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王摩詰聞廸吟詩亦戲贈云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宋天聖中編脩王安簡神情冲澹黃唐卿刻意篇什謝陽夏李邯鄲戲之曰王白間如鶴黃吟苦似猿憲副吳明仲常與余論詩爲今之作詩者名曰長肉詩言其未嘗苦心勞思信口亂歌故不至於瘦損也亦可謂善譌者矣余酒所因成句曰莫飲斷腸酒湏吟長肉詩蓋杭之酒其惡味能斷腸而杭之詩則信乎長肉也因相對絕倒

終

晉書日札卷之二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學校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娶居之善於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或曰仁人不遇又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皆詩妙旨也

采芣

留青日札卷之二  
朱子以采芣爲淫奔之詩非也是詩也賢者見弃而思君之作也蓋芣可以御暑苗蟲蔓延本文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既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芣而賦焉其一章曰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之思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肅敬仰承比君臣之誠惴相通也今君既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芣而賦焉其二章曰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采而預齒又而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既棄予則病愈深矣故興采艾而賦焉其三章曰彼

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一日三歲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念之切更極其至也彼托辭也三章非獨止於賦也故曰於采芣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急也詩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望平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

晉書日札卷之二

遂與之歸以爲卿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傳會若此其曰太公望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而今以爲其名何其謬也太公呂涓字子牙一作姓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傳說亦曰帝賚良弼猶之可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爲哉後世異端方士有移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三年冀州妖僧先見夢于張柱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真夢邪

金勝

甚矣周公之好名也武王疾爲臣子者禱之足矣死  
生有命安得請以身代之苟願代死亦已近誦矣而  
復載諸金縢何爲者哉甚矣周公之好名謂之聖人  
未也故淮南子有云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旨  
哉言乎

### 多方

尚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舉之惟五月起共惟  
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凡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  
他不同

### 魚書

留青日札卷之二

三

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僞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  
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于海得圖書焉

### 幽贊

易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見寬傳幽贊聖意師古  
曰幽深也贊明也深明與易不同

### 五十學易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宗素之言五十  
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

讀五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  
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卽史記之假  
也謂假使也五十卽鑿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  
精力也大過卽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  
江鄉幾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  
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不外乎陰陽消息之  
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易歸藏用之以飛行

### 八蜡

蜡之八神先膏也同膏也百

表畷也禽

獸也坊也水庸也大蜡鄭氏云先膏司膏農野表畷  
留青日札卷之二

四

猶虎坊水庸昆蟲也先儒以猶虎食爲一而昆蟲爲  
一非也昆蟲母作乃祝辭耳見呂希哲雜記

###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成湯  
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  
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嗟乎孰謂聖人而輕賤其  
身之若是乎况既殘其形而復以身爲犧牲則使其  
父母亦爲犧牲之父母矣聖人之愛其親視弃天下  
猶敝屣而顧若是者則其不孝孰大哉吾意上天視  
此乞哀之狀必且惡之殛之之不暇矣又焉肯爲之

安定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旨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有足財焉

碧雞頌

漢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  
見王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

卷之二

五

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  
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前漢書音義曰  
全形似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類  
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  
禽又廣東惠州寰宇記羽則五距碧雞越鳥鸚鵡是  
碧雞真有其鳥也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  
山在滇池東

君子道長

易泰卦君子道長長上聲唐太宗作平聲其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於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嘈齷

趙子昂詩嘈噴琵琶媚遠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陸機文賦務嘈噴而妖冶注埤蒼曰嘈呖聲貌呖與噴及嘯同才曷切今本呖誤作啞洞簫賦務嘈嘈而妖冶長笛賦吹呖呖呖慈沒切蓋浮艷聲也又江淹度西塞山望江上諸山詩潏潏夕澗急嘈嘈晨鷗鳴

韻精埋照

不惟養生家當藏精反照而酒亦可以養生劉伶詩  
 醕精日沉飲阮籍云沈醉似埋照直哉言乎有味哉  
 可大可大

留青日札 卷之二

木

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蓋言可久也杜本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時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蓋言可大也必久大備而後德業全也本字伯原稱清碧先生

不識一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一蓋堅粗人也正所謂目不



識一丁字者耳莊子云丁子有尾是也

### 三言詩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肇禋之類三字則萬邦屢豐年之類是也然詩有助語音若梁鴻之五噫歌以一字成文也三言詩亦多全篇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以爲體乃載所作二首各四句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誠意伯溫思美人一長篇甫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

### 雉噫歌

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留青日札卷之二

七

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李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秦彼婦之謂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唐學宮碑曰聆鳳衰于南楚歌雉噫于東魯琴操奏作走北作敗

### 銘旌用單字

今書銘旌墓誌用單字不用雙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祕外隱起爲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見鄭善長水經注亦有用雙字者若

吳公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此孔子策書君子或作李子

### 母倚門子倚門

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又孝子傳趙狗其父出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漢安帝時官至待中

### 亂命後命

不從亂命者魏顆不忍後命者奮揚事見左傳

### 兩絳紗帳幔

馬融當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見後番青日札卷之二

八

漢書符上幸太學常遣母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見裴景仁前秦記

### 指雲思親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今人但知始于狄仁傑也士衡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望歸風而效誠是也後梁公任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友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



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

### 李廣不侯

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食長嘆無頗收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豈獨不知貳師之才邪又殺降八百餘人後自刎三代皆不得其死宜哉

讀書日九卷之二

九

### 孫儻不怒

孫儻爲相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僮相詬曳仆于前不之責曰苟有怒心即自撓矣此非美事也家國一理使爲相時小人詬曳相仆殿庭亦將通簡不之責不知怒乎吾恐雖欲不矯飾不可能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若儻之所爲真吝道也史傳烏足紀之

### 寡人良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詩邶風莊姜云以勗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晉庚翼疏臣所以輒發良

人不顧怨咎呂氏紀良人請問十二紀是也

### 變文

文章沿襲變體易字豈獨唐李詩人云乎哉孔子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左傳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孟子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記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晉書周顒歎曰茂倫嶠嶠歷落固可笑人也謂桓彞也李曰曰白嶠嶠歷落可笑人也葛洪自序曰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鴛之翥足太白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晏子曰獨立不慙于

讀書日九卷之二

十

影獨寢不慙于魂太白曰晝愧于影夜慙于魄

### 古詩重出

古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鵲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禁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魏文帝臨高臺鵲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嚙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推愁五里一顧六里徘徊古東門行上有滄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曹子桓豔歌何嘗行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又云羅敷前置辭秦女休

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又云女休前置辭折拂  
柳歌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木蘭辭亦有此二句  
鷄鳴云死矣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相逢行全用之餘  
多同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步出東門行  
亦用之懊儂歌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訖儂安在  
間一去三千里烏夜啼同但改三作數西門行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同生  
曲首二句同後云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來羅改不處作莫近間作邊納作躡整作正數詩或  
晉書曰杜卷之二 十一

###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  
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  
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  
杜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賓或牙  
之即云三十年來舊拂面如今始得一抔泥高若

### 訥後史補

#### 賣文

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其作法言蜀費  
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卻之目為羊鹿若段湛家貧  
賣文為活韓退之譽墓中人得金視園鹿闌羊何如  
也故杜甫云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有深意矣

#### 書澆塵俗

古人以酒澆胸中磊塊余欲以書澆胸中磊塊磊  
石也塊土塊也落落不相合之貌蓋黃庭堅書曰每  
相聚讀前漢書數葉甚佳入胸中又不用古今澆

### 讀書曰杜卷之二

十二

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  
味誠哉是言也然及觀魯直所為文則又全無漢書  
分毫氣味不知其所讀者又何作用也不若仍澆之  
以酒為妙

#### 落霞孤鶩句法

淮南子云紫芝之與蕭艾俱死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實祖于此然王勃之前若褚  
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庾信馬  
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  
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近時則有彭

年人日石湖云金花與梅並爭妍  
艷情集董太初云蛾眉將秋月爭妍  
蠟燭與春雲等潤江一山贈人故云  
風標共玉樹孤高心地與梨花並潔  
余亦嘗有云白雲與征鴈齊飛黃葉  
共寒蟬並墜又云壯心與白日俱長  
華髮共黃葉齊脫又云香塵與紅霧  
細縕游蓋共青雲飄蕩又取杜子句  
云桃花逐楊花細落黃鳥兼白鳥時飛

### 晉晉

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意實不會者其類不可枚舉偶以晉晉二字言之如晉从珽从日珽到也兩至也日出萬物進也普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住光偏照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說文於普曰日無色注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矣蓋普大也溥與普通詩普天之下作溥天之下是也然則普天之義又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

### 群書紀事不同

古人紀事往往有不同者如同一豫讓也而說苑則先曰梁下曰繕宮曰朝士待我曰壯士曰車庫中自殺本傳則先曰塗廂曰橋下曰國士遇我曰義人曰

伏劍而死或曰請襲子衣三擊之而後自殺左傳諸書作申包胥泣于庭七日戰國策作楚冒勃蘇晝吟宵泣七日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見楚元王并食解衣而死又蔡邕琴操曰思華子成文子三人往見楚成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二子以革為賢推革讓之而死

### 水仙詩考

陶九成輟耕錄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即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乃揭曼碩所遇云聞之先生之從孫立禮所說又丘大祐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樹紫荊花未知孰是

### 舟輕載石

漢陸績載蠶林石梁江會稽載西陵石皆因船輕此古人仕路清風也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石在吳門取洞庭雙石以支琴貯酒席幾近之

### 十音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浪東因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蜀禹錫春城三百

九十橋夾岬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啟勤意示我  
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堂爲諶謂之長安語音非  
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也無知妄  
釋可恨可笑

### 隕穫

禮記儒行不隕穫于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  
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从禾似矣而隕之爲籜  
不亦謬乎隕从鳥員聲從高而下也故易曰有隕自  
天公羊星實如雨可謂知隕字之義者今何不曰如  
阜之隕而頽落耶蓋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說文阜大  
雷音目札卷之二 十五

陸山無石也而列子亦作碩

### 三寶

諸侯三寶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六韜三寶大農也  
大工也大商也老子三寶慈也儉也不敢爲天下先  
也釋氏三寶心也佛也法也仙家內三寶精也氣也  
神也外三寶口也耳也目也王彬三寶父篆隸也

### 有无相對之稱

有不宜有也說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又  
手也無古作无虛生于无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  
北爲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終

### 雷音目札卷之三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富貴貧賤窮通壽夭

陸校山曰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畜道德貧莫  
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耻方蛟客曰士能弘道  
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皆名言也故今合而書之洪範九五福二曰富富从  
山畱聲富潤屋也說文備也廣韻豐于財也厚也又  
禮記注臣能世祿曰富又多文爲富或省作富敖英

雷音目札卷之三

曰務農爲富故从田从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  
者寡也貨殖傳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樊暉  
曰游子天所貧力子天所富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  
勤貴本作譽物不賤也从貝與聲與音匱又歸也物  
所歸仰也尊也高也賤之反也古作尙六極四曰貧  
說文貧財分少也从貝分貝分則貧也富之反也原  
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列子曰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矣孫卿子曰貨財粟米之于  
家少有者謂之貧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  
矣貧之爲病也古作穷賤賈少也从貝義聲賤之言

踐又輕也卑也貴之反也古作羨窮極也从穴躬聲入于穴是極也又無親曰窮竟也究也塞也荀卿曰貧之至無者謂之窮達行不相遇也从辵幸聲又通也送也生也決也書从水入水曰達或作迭五福一曰壽壽久也本作耆从老省畀聲耆也又年歲皆曰壽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夭少長曰夭禮斷殺少長曰妖夭又胎初出者曰夭从大象形也蜀先主曰人年五十不稱夭也合而觀之此八字之義正反對者

富不如貧

晉書日札卷之三

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也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高季迪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余嘗曰好死不如惡生貧居強似富行

有患無恙

呂氏春秋紀孔子問弟子自遠方來者曰子之父不有患乎云云而不及其應辭想是時必當對曰無患以此推有恙無恙之義自可見矣或恙字即患之訛或通用也而說者何必以恙爲蟲邪則患亦當爲蟲邪患說文憂也从心上申申亦聲也徐曰患之言費

也貫于心也又病也慮也惡也苦也禍也恙說文亦曰憂也从心羊聲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又神異經北方有獸曰傚傚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通志無患子曰禁婁曰桓其子勻圓如漆今人貫爲數珠纂文曰無恙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漆古今注云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淫貺能符効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齊卞敬家無患枕替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

晉書日札卷之三

天藻

天藻者神僊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爲尤奇

功勲

今之有功于國家者槩曰功勲曰功勞蓋以勞定國曰功輔成王業曰勲殊不知亦自有辨也周官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謂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謂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謂以勞定國若夏禹也治功曰力謂制法成治若皋陶也戰功曰多

謂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則勲功庸勞力多六者各自有辨不可槩稱也

### 和同

書爲恭和衷史下殿不失和氣故孔子曰和而不流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祿乃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意雖善不知和同之義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爲和邪

### 萬字文

梁武帝令周興嗣撰千字文隨秦孝王令潘徽撰萬

雷青日札

卷之三

四

字文千字文乃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故名次韻千字文漢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爲章帝書遂稱章草謬矣見黃庭堅跋章草千字文言章草者可以通章奏耳蕭子雲千字文一卷又演千字文五卷一日令殷鐵石取鍾王帖中字惟重一潔字純扇圓潔或可作絮女慕貞潔可作貞烈也百家姓宋人撰又吳可幾撰千姓篇一卷

### 千萬

今隱語以千爲撇以萬爲方蓋俗萬作万故千舉其首而万加以點也宋時已有之以千爲撇以萬爲方

則亦萬爲万見劉貢父詩話二王帖中亦作万古本左傳万城以爲城楊用脩以爲即萬字而後訛作方城不知何所據也今方城在南陽裕州又湖廣襄陽竹山縣有方城山城十餘里春秋庸地楚使盧戢黎侵庸方城即此

### 夫子

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字叔也忌無考

雷青日札

卷之三

五

###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

### 中庶子蒙

漢鄒陽傳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 牛豎

周禮天官獸豎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牛豎見漢

黃叔度傳今馬豎尚名曰獸豎

淫酒婦人

史衛世家紂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微子世家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又宋君偃淫于酒婦人齊康公淫于酒婦人扁鵲傳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太倉公淳于意傳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二者相連

廝養廝卒

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廝養卒注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廝役廝養死留青日札卷之三  
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則廝養卒當為廝廝卒為是

漢高祖聰畧預知

立沛侯濞為吳王上召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云云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夫高祖既知濞有反相何不封諸小國陋地而反置之吳既知呂氏必危劉何不早除之以靖國既

知勃能安劉設言之而呂后預誅之則安劉者又將託諸何人此皆不可曉事或史臣之傳會也漢乃鄧陽侯仲之子也又唐太宗得秘讖唐中弱有女武代王李淳風既知在宮中又云四十年而王太宗亦不能誅之殆皆天數非人所能為也

漢惠婚冠

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漢惠帝為太子時年七歲即皇帝時年十七歲立皇后張氏時年二十一歲乃四年冬十月壬寅也後三月甲子始冠何先婚而後冠而冠又必待

留青日札

卷之三

七

二十一歲邪豈制于呂太后故邪或史臣之失也

胄中甲兵

北史崔浩尫纖懦弱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宋人大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實本于此

輕車將軍

漢有輕車將軍輕車正切疾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輕歸輕速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又如票姚校尉票頻妙反姚羊召切師古曰勁疾貌荀悅作票鷁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首荷將軍只數漢嫖姚張光弼詩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皆



作平聲左傳戎輕而不整

### 射聲校尉

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述校尉何也射聲音聞聲而能射之也又漢王尊傳迹射士千人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校械也以木爲欄格軍部及養馬用之尉從上按下也我朝隸錦衣充扈從

### 梟騎

應劭曰梟健也張宴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謝文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也又梟將亦此意武紀李廣爲驍騎將軍今作驍騎驍將按梟本不孝鳥長留青日札卷之三

害其母故日至捕磔梟之

###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爲是越絕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 飛天夜叉

刺客乃飛天夜叉之術太史公義而奇之特爲立刺客之傳而不明言其神左傳楚子圖宋巫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又何其神也唐女子紅線事亦此術也

###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泗史記吳兒善汜汜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又西京賦水人弄蛇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

### 君子營

石世龍聚至十餘萬集其衣冠人物爲君子營

### 市競

世稱市井之刀惡者爲市虎當作競與暴同周禮司競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競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儆之留青日札卷之三

### 白徒

春秋步兵曰徒兵徒步也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又白捕白役皆此意也

### 解煩兵

三國吳志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見韓當傳又陳武之子脩封都亭侯爲解煩督張溫傳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 趨才

凡輕僇挑達少年曰趨才趨緣水走也唐宿衛有號



趨才者以處飛騎漢公孫弘亦閣亦有翹材館以延文學之士

### 惡少

淮陰惡少年漢昭發惡少年戍遼東即所謂無賴子弟也荀子曰無羞耻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唐李勣少年時自稱無賴賊又唐初草賊號曰無端兒

### 撐犁法

中國曰天匈奴謂天曰撐犁故曰撐犁孤塗西南大伯夷曰法法上聲故會長名下皆加法字

### 八夷

晉書見卷之三  
四夷館舉東南西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成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奴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 達魯花赤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以掌印信所謂達魯花即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猶古之言總轄也

###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

有一閣下公子出使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勢甚赫炫人皆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 貓兒頭

今冬筍之已透風有毛者曰貓兒頭又言人之幹事不乾淨者曰貓兒頭亦曰貓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蓋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猫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也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猫頭

### 放手鬆

今言官府貪汙失操守者曰放手鬆後漢書殘吏放手蓋以貪縱爲非者曰放手也又錢財入手曰敲手蓋言如蛇狗之咬手而不可放脫也其過付官吏贓者曰統手蓋言內外一體如猿猴之統臂也

### 男織女耕

元倉子曰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相資爲業此聖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織矣而反不得衣婦人耕矣而反不得食聖王之制固在也豈樽節愛養之道有未盡邪噫

社夥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哄音哄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是也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猾賊

今罵人之姦狡者曰猾賊言其光滑姦詐也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爲人慄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

留青日札

卷之三

十三

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五德

谷永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于此地而耕耘也皆左道惑衆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卽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

金銀珠玉大者曰地房屋甚至子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輸去與人亦恣然不惜曾不知耻誠可殺也吾鄉一富家翁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縊死

訟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宦家子者輸其

婢妾許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喪千金一

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間革

者而不甚窮治可笑可惡之甚音甚常一路尤甚士

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蓋避禁也音甚記宋人嘗謂世

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

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

留青日札

卷之三

十三

多則爲劫盜縱火行竊幾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賭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音甚此令今所當申明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蔡本賭博負來操博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操納爲妻時已有妊遂生男來俊臣爲御史中丞後弃市則此風久矣

不肖子弟三變

北瑣夢言載不肖子弟三變一變蝗虫二變蠹虫三變大虫但以蠹虫爲蠹書而食則無書之家甚多今之言不肖子弟者亦有三變曰螻蛄謂食泥也則賣

田地矣曰白蟻謂食木也則賣房屋矣曰大臣謂食人也則賣妻妾子女矣古今代不乏人可嘆可嘆

###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產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定用布囊自計擒之極死嘉靖十六年上虞萬家一婦忽生子乃一夜叉也臨腹時將穩婆手指嚙破而奔走不知去于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即由四壁繞進仍嚙飲其母乳母驚覺即去每以爲常亦無可奈何後遇持刀者即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害吾不盡信也

讀書札記

卷之三

十四

### 男娼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艷孔子曰宋朝之美又龍陽君稱彌子瑕之事載之書傳甚可醜也古辭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則男子之美者自昔有好之者矣蔡蒙記曰醜男醜女離春若此者誰復好之也哉漢有籍儒閹儒鄧通韓嫣董賢之徒塗脂傅粉以媚要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故東都盛時少年賴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令

捕法杖一百罰錢五十貫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開鋪者何風俗澆薄至于此乎又何怪于淫婦之多也今京師盛行名之曰小唱即小娼也

### 枕席七蠹

莊子政蝨嗜膚通宵不寐抱朴子蚤蝨攻君臥不獲安是可謂枕席四蠹又市井居民多生臭蟲名曰壁駝可謂五蠹加之以妖童醜女共成七蠹也

### 臬儒狙學

後漢書曰董仲舒者爲儒臬文子云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即今講談道學之士也

讀書札記

卷之三

十五

### 道學見笑于宋

陳同甫嘗言于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走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終

留青日札卷之四

錢塘田

藝齋子執樸

倩徐懋升玄舉

校

絕

絕色絲也言奇絕而難繼也說文斷絲也又冠也超也度也息也相去遼遠也峭極也古作𦉰反𦉰爲𦉰也从糸从刀从丌

一絕唐宋令文文辭工書有力三子之問文章之悌驍勇之遜草隸各得父一絕

二絕宋蘇世軌蘇軾之 又梁顧野王畫古賢王褒留青日札 卷之四

書贊

三絕唐德宗神智騷如意駟瑞鞭也 又李白歌詩

裴旻舞劍張旭草書 又梁元帝圖宣尼像贊書

又李潼孫樵司空圖 又宋謝瞻詩謝靈運書謝琨

詠 又李揆問地人物文學 又張思明謝仲和曹

鼎新 又徐彥伯文章嵩判李旦翰 又武昌怡亭

李陽冰篆李莒書裴虬銘 又長沙荀魚巨艦 又

南京鍾山中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又韓擇木八分書三絕碑在西京 又吳夫人指間

織錦號機絕刺綉號鍼絕編髮爲幔號絲絕 又山

東東昌府學宮碑金太定間王去非撰記堯懷英篆

蓋王庭筠書丹 又鄭虔善山水嘗自寫詩并畫以

獻帝署其尾曰三絕 又儀真縣東園宋皇佑間施

昌言許元爲發運使建歐陽修記蔡君謨書與園爲

三絕 又顧愷之長康才絕畫絕癡絕 又袁州府

學碑肝江李觀記京兆章友直篆額河南柳洪書

四絕唐李陽冰篆福州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

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 又元德秀碑乃李華文顏

真卿書李陽冰篆 又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

龍尾石硯毛元銳筆 又直隸永平府泉一名石龜

留青日札 卷之四

二

峪泉一五里塔泉一白望泉一杜臺泉謂之四絕泉

又文與可詩楚詞草書畫

五絕唐秘書省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

今畫鳳本名曰四絕宋韓公武彈中鶴一目謂之五

絕余謂此惡客敗一絕也安得反增一絕邪 又唐

張知寒兄第五人武后稱其五絕 又宋文帝曰天

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

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 又虞世南太宗稱

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六絕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辯義烈英邁

七絕柿壽多陰無鳥巢無蟲蠹霜葉嘉實葉肥

八絕吳範相風劉惔占氣趙達美皇象書嚴子卿基  
宋壽占夢曹不興畫鄭姬相 又滁州唐李幼卿景  
物八絕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爲尊  
又或以爲手足便右以左爲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  
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閑左皆此意至于  
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以迎侯生我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吳  
留青日札卷之四札  
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卿  
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惹

詩中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惹絃也亂也  
引著也隋煬帝被惹香黛殘買至衣冠身惹御爐香  
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溫庭筠暖香惹夢死央錦孫  
光憲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維楊花惹暮春  
李賀古竹老稍惹碧雲皆無情之惹也然香也雲也  
又皆有形之惹而春獨爲無形之惹此又大奇佛家  
以重不惹者爲此蓋言無染著也

搗

易搗謙搗裂也从手爲聲摩通作麾詩麾之以肱尚  
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搗易注謂指搗皆謙也今  
朱子本義云更當發揮其謙非也又齊人謂快爲麾  
禮記祭祀不麾蚤注謂麾快也不以先時爲快也在  
漢書則麾下作戲下音同

執

史漢執卽勢字楚元王傳執爲宛胸侯師古曰執古  
執字二字音義不同

那

留青日札卷之四  
後漢韓康傳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注那語餘聲  
也音乃賀反今吳人語餘尚言那作平去二音

邪

邪不正也漢相如傳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  
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愚以爲讀爲左者非  
是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  
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故文穎曰蒼梧在長安  
東南故言左西極在西故言右也邪亦當如字而韻  
會下乃曰又外國名亦引此傳爲證又非也蓋邪本  
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歛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歛烏闢切乃歛聲也楚辭九章歛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歛也韓文亦曰貉語衆恨歛說文曰訾也从欠矣聲一曰然也方言南楚凡言曰歛其怒而歛者曰唉史記項羽紀以玉斗獻亞父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通作歛楊子翦牙歛注言切齒而怒也唉怒聲

畧

匠慶請木季孫曰畧注不以道取爲畧疏今律畧人畧賣是也又漢書注奪取也

留青日札卷之四

五

棲

吳世家棲于會稽越世家保棲于會稽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鄒誕曰保山曰棲左傳作保國語作棲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是也今之塘棲亦取此

蕙

慎謹也心真爲慎不鹵莽也蕙悔也質慤也又畏懼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蕙今注但曰畏懼則似其義未全亦作總史記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亦作惛魯靈光殿賦心惛惛以發皆懼貌也夫从魚从犬謂之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拜

拜本作擗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鄭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擗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殆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于地卽起也乃今之叩頭類于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惟頭至手卽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

留青日札卷之四

木

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卽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顙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婦拜摯地古樂府仰膜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爲男子拜是古時

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呌也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死再拜謂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之于父兄亦四拜甚至于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至于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乃今有亂禮敗法者如婿之于外舅姑婦之于舅姑皆行八拜名曰拖泥八拜甚可鄙恥也余在軍門時又見一姦諂者每一拜必四叩頭凡四拜共一十六叩頭此又小人中之小人想是夷狄禽獸之禮也罪不容誅矣宋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因號之曰朱萬拜浚字深源乃朱文公之曾孫也

走

今人叱人之去曰走史鄭生傳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籠街

今之喝道即籠街也唐時言中丞呵止不半坊今兩坊詔傳呼不得過三百步若今時則三千步不止矣孟子有云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行則辟矣其政何如

成伐

成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成也則伐字亦从人从戈當云人坐卧故爲戍守人立行則爲征伐也此足

留青日札卷之四

以補字書之缺

選輓

執玉高卑吉凶辨焉俯仰之度不可不慎也今人過承上官手恭及地何其諂容也漢書公卿選輓容頭過身嗟乎弊也久矣今之戲劇穿卓樞者以手义之能容頭即身子可過矣真善喻也

合要

合要辭即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左傳

束修

禮修脯也十脰爲束修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似非謂脯贊也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故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

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

谷梁束修之肉不行境中

忽相謂降邪是也若肉脯則亦甚褻矣今人凡欲將就曰減省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模範

模範猶云規矩準繩也以木曰模以竹曰範故从木

留青日札卷之四

九

从竹範本作範

尋常

四尺曰仞倍仞曰尋故曰八尺曰尋今論語注以七尺爲仞非也一丈六尺曰常蓋倍尋也

若干

若干見禮記今人稱幾許爲若干一作如千千者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于言其數之未定也

扈從

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于四校之中師古曰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

扈從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于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強梁也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漢書音義云自大也如此又豈臣子侍從之禮邪

其平

其平者後漢楊由哀侯書名凡十餘篇皆占術見本傳今通志通考等書皆失載

司武

司武卽司馬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皓于朝

雅春

漢楚元王傳云之赭衣使杵曰雅春于市晉灼曰高

留青日札卷之四

十

弦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春卽今步曰耳非確春也宋祁曰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余以爲春者之歌出于自然惡可強之使雅歌以爲辱邪此又不通之論蓋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簫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簫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組疏畫是言春米之桶有似于雅之漆簫故名雅春也卽今之木臼漢注皆未明

三才宗

天宗曰天宗天神也曰陽宗日也曰陰宗月也曰星



宗北辰也。地宗曰岱宗泰山也。曰瀆宗河也。人宗曰大宗曰小宗族也。曰祝宗先聖之後也。曰秩宗典禮也。曰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是也。曰女宗鮑蘇之妻不如是也。曰談宗長于談說如樂廣是也。曰辭宗如張九齡是也。

### 溫暾湯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暾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溫暾二字唐詩常用。

### 孔子無益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益。禮記仲尼之畜狗死曰貧。留青田札卷之四。十一。

無益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殆未爲大夫之前也。

### 至人無夢

至人無夢古之億言也。至人莫如聖人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喆。高宗夢傅說。文王夢九齡。仲尼夢周公。奠兩楹。烏得無夢。又言愚人賢人無夢亦不然。蓋非無夢也。其夢無憑也。周禮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遂惡夢至四郊。又曰夢不欲數占。占則著著則怪。自因想之說明而夢不必占矣。

### 然然然

然字本作𤔁。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火矣。然上从犬。不必更从旁。犬矣。此皆後世文盛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之意也。

### 譴吏

書既富方穀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爲吏。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漢景二年廉士寡。欲易足訾筭。四得官是十筭。十萬也。四筭四萬也。食貨志以舊吏美法故譴之。更發有訾者爲吏也。漢武發譴吏穿昆明池是也。又稱茲詐強取者爲橋度吏。漢詔橋度吏因乘執目侵蒸庶是也。

### 都吏

漢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律說。都吏今督郵也。閑惠曉事。卽爲文無害。都吏漢末時又有督郵御史。是必天子所使者也。蘇武傳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 榜賣公卿

鬻爵自鼂錯言之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

官卽至六百石帝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顧張  
溫崔烈雖有功勲名譽亦以貨得之又漢不足奉戰  
士令民得買爵乃置武功爵我朝亦不免此弊

### 許子弟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  
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 任回載書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  
千廩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  
不可露濟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蕙苾  
留青日札卷之四 十三

之嫌得爲深誠倣曰吾不之思也夫蕭氏之慎節如  
此卒保世業今之仕者不惟多置書爲公名而載歸  
鬻之以爲私利且路途廢國家官錢民力轉運其費  
何如甚至有貪汙者畏人譏議暗藏金銀于書篋中  
以防道路盜寇者視廩言能不媿死乎北齊郎基爲  
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  
乎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謂之風流罪過基曰觀過  
知仁斯亦可矣家大夫由禮部而兩督學政所以兼  
車臨舫者惟書籍而已曾何足以累清節耶

### 五爵別名

周書王子晉曰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  
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  
蔡邕曰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候也候逆順  
也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據此  
則多出相字一義如起于後世丞相之說也但當云  
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下也爲是

### 人情懷土不同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會不可乎少留謝  
元暉直中書省詩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唐劉元  
濟經廬嶽廻望江州想洛陽詩故園有歸夢他山非  
留青日札卷之四 十四

行樂他鄉徒可遊淩澗終旋泊至于蘇子瞻西湖望  
湖樓詩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在儋耳  
詩海南萬里真吾鄉人情懷土不同何至于如此淮  
南子曰取竈前土將去令人不思鄉

### 子卯當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  
之疾日不舉樂爲吉所以戒懼也然止甲乙二日余  
則以爲二日旣聖人奮起翦除大惡則萬古之下百  
姓且當歌舞相慶以爲在上之戒安得復忌之也

### 獻笑人敗君

史記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里闕天之徒求得姜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紂紂大悅赦之傳言文王乃歸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爲后夫周之興也以女蠱其君周之亡也亦爲人以女所蠱天之報施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獻又曰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留青日札卷之四 十五

青日札卷之四

留青日札卷之五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詩談初編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拙忌其俚妙忌其纖宋俚也元纖也

詩必識得一分方做得一分必進得一層方壓得一層知行有序古今無等也

詩關氣運此語誠然固不特周召鄭衛皎然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魏國雄俊秀發兩晉平典風麗六代

留青日札五

富艷綺靡漢稱東都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

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鑒詳評自然可別

蘇子卿李少卿之詩意遠詞高自聲炎漢詩格渾之

晉魏終竟不倫

曹子建弃婦篇庭靈鳴成寧五韻重用

陸士衡豐才奇思誠當一字千金所謂氣少于公幹

文劣于仲宣者蓋劉則風骨超群王則秀麗獨步至

若繁之悽愴植之振絕足擅偏長

六朝鮑謝謂照元暉唐鮑謝謂防良弼

阮籍咏懷篇超出江左諸人之上惟靖節勝之

淵明入室應物升堂

韋蘇州詩平淡閒雅至于高古處獨步開元所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絕似淵明皎然稱之云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信爲知音也又賈島有落葉滿長安蘇拯云落葉滿長道李遠勳落葉滿長川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皆好

劉又本豪俠士而修養一篇便覺見理其勸韓潮州勿執古之章的爲名言

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晚唐也馬戴之剡門懷古詩晚唐之盛唐也

留青日札五

二

王右丞苦爲宦情所縛若能脫去塵囂只據其才思則輞川之興便可寄跡柴桑然其詩亦山林之奇逸也

詩類其爲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沈着所以詩沈着如書稱鍾王亦皆似人

太白寧放弃而不作着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已云須

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李長吉分明是一箇太白可惜天碎國寶故奇而未純世以牧之爲小杜當以長吉爲小李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真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方可言詩

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皐應詔而奏賦楊滔斷臆而檢書平子研兩京于十年太冲練三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湏一夕乃賦瀟湘薛道衡踟躕而

留青日札五

五

卧搜蘇廷碩占授而脫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琰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舉子業者即謂之秀才至于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况能爛其書析其義乎雖謂之蠢才可也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味月汙人行止嗟乎今之學士大夫未嘗不讀孝經論語也而乃嘲貨味賂汙自己之行止

不忠不孝敗國亡家又豈請文選之罪乎

今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而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夫鸚鵡洲則又鳳凰臺之餘意耳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即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鳬鴈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崔司勳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登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

留青白札

四

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草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沈詩凡五龍字二池字四字崔詩凡二白雲二黃鶴二去字二空字二人字二悠悠歷歷萋萋字嚴滄浪以此篇爲七言律第一李詩三鳳字二皇字二臺字六鸚鵡字二江字二洲字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繁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爲奇也

特拈出之以表當場敵手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多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而華蓋以下不明焉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搏楊升菴以爲晉天文志華蓋江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未有考証夫以一行之遠于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姑闕以俟博識客舉以問余因并釋之曰帝車北斗也太微垣北七星曰北斗

留青白札

卷之五

五

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運動之義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漢輿服志後世聖人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夏五月建午斗柄指正南離方文明之象又南方之宿曰星七星爲賢士明則道化成暗則賢良不起又魁一星主秦而星乃周之分野屬雍州七曜者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歲木以饒熒惑火以亂填土以殺太白金以強戰辰水以女亂

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奄有四方亡德受罰離其家國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漢書能音台三台為天階太乙躡以上下一名泰階在太微垣西二星曰上台為上階司命上一星為男王下一星為女主次二星曰中台為中階司空上一星為公侯下一星為卿大夫東二星曰下台為下階司祿上一星為元士下一星為庶人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不過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耳是降而從公侯卿大夫之列也雖日

留青月札

卷之五

六

月合璧五星聯珠何益哉故曰遁七曜于中階

紫微垣華蓋七星紅九星柄合十六星在勾陳上覆蔽大帝之座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撓象成車房為龍馬華蓋覆鈞天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駭駕陪乘以道踟躕益州在西方故曰華蓋西臨也

漢封禪書曰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宋書曰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名五乘建龍旗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根車之制其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所謂五時副車

俗謂為五帝車是即五雲車耳庾信詩比屬五雲車王維詩來往五雲車皆謂此也正西方畢宿有五車五星主天子五岳西北曰天庫太白東北曰天獄辰星東南曰天倉歲星中央曰司空填星西南曰卿相熒惑凡此五車各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寅火車丙寅土車戊寅水車壬寅又雲五色具者賢人隱其下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而畢乃晉之分野正屬益州故王勃于益州廟碑用之蓋言華蓋西臨高望五雲之車于太甲之象木車色青既以甲乙畫之又以甲寅候之實五車之首故云

留青月札五

七

太甲耳如甲如乙皆天神之名而曰太者尊之之至也故曰太甲猶太乙也

廣文選誤如張協結宇窮岡曲文選已收入雜詩而此云招隱魏文帝置酒坐飛岡文選本江淹雜體而此直云文帝遊宴如古辭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昭昭素明月之類率皆重出不可枚舉又文帝堯任舜禹一篇本集八卷作歌魏德十二卷又作秋胡行重複可厭甚至阮嗣宗碑本嵇叔良撰而誤作叔夜乃曰嵇康中山王撰文本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云木賦南宋人王微撰詠賦乃以宋王微作宋

王而題作徵詠賦真小兒之作也不直一笑

世稱李杜因白甫也杜子美長沙送李十一街詩李杜齊名真忝竊蓋假李固杜喬以自況也

梁簡文夜夜曲云霽霽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此篇曲體人意且以夜之短長繫于愁之多少非親知其味者不能道也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一篇蘇子瞻欲刪後二句謝眺洞庭張樂地一篇嚴儀卿欲刪廣平聽方藉二句皆不然全章本自悠揚去之則局促矣

留青日札五

八

王融報范雲詩無覆自昔代有美今比鄰注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爲比鄰又越絕書百歲一賢猶爲比肩李太白詩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今之不讀一字書者不獨邊城之兒雖中原富室子弟亦目不識一丁字者多矣所謂平生不讀半行書却把黃金買身貴者比比皆然也

李群玉酒飛鸚鵡重歌送鸚鵡愁鸚鵡杯鸚鵡詞的對愈於李太白鸚鵡杓鸚鵡鐺之句

樂府有君不見又有獨不見唐人改之曰君不聞君不知等篇如岑嘉州云君不聞胡笳聲最悲又云汝

不聞秦箏聲最苦

莫染亦莫鑷任從伊滿頭白雖無耐藥黑也不禁秋靜枕聽蟬臥閒垂看水流浮生未達此多爲爾爲愁此篇可爲世人染鑷白髮者之戒余年未四十而頭早白每有勸余染摘者余即笑吟此句曰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以自解云近見杭婦朱桂英嘗詠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亦可喜也朱氏號養誠道人所著有閨閣窮玄集余爲之叙

留青日札五

九

先染薄情郎願爲霜意甚奇勝如爲雲爲雨者九日登高落帽人人能用惟高適杜甫能翻案使事仲武云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又云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誠詩家起死廻生手也嚴正平十日詩宿醒猶落帽華髮強扶冠亦妙

賈島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即其本色語已在面目外更不必謂燒殺活和尚也揔不若清尚云道力自超然身亡同坐禪則行圓示寂真坐化也水流原在落月不落天既得禪宗上乘而溪白堊時雪風



香焚處烟則非燒殺矣世人頻下淚不見我師玄則俗人昧于無生之理故爾哀之蓋不知我師玄妙之法正欲離形耳可謂深探三昧者又何必云自燃雙淚下不是解空人使浪仙早達此種色相豈肯便返初服故必見得一層透然後說得一層透

杜工部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王介甫除日立春詩迎春朝翦綵守歲夜傾銀雖用杜句上下無映帶便不成話或笑曰此傾銀匠出身歲盡夜并爐底也可鄙可笑

昌黎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粗淺殊

留青日札五

十一

甚都不成語而宋人方謂之閒遠

秦韜玉云要路強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徧長余每誦此不覺淚下

聶夷中賣絲糶穀之篇全唐詩話以爲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或又謂可爲詩史皆非也試觀三百篇中如譚大夫南箕北斗之諷何其溫厚和平初不必顯然如醫瘡剜肉之怨訕也

吳俗除夕燒松盆取家計鬆泛之義范至能燒火盆行云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燃火如晴晝則當時亦不用除夜者一作糶盆

錢員外云落葉淮邊雨以落葉比雨無可上人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比落葉也

鳴環即鳴珂盧綸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孫逖上陽水窓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沈佺期紅樓院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

少陵遊子云巴蜀愁難語吳門與杏然興杏然者何曰九江春草外愁難語者何曰三陽暮帆前生涯流落不能上霄漢故曰厭向成都卜家國憂動不忍耽杯酒故曰休爲吏部眠終戀戀不忘朝廷冀衰老而

留青日札五

十一

尤得見君故末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也范元實所注不解其妙乃謂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飲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又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有蓬萊群仙之思嗚呼何好爲臆說以病作者之旨哉

于漬樂府每有奇思如采薇易爲山何必登首陽濯纓易爲水何必泛滄浪余樂誦之思歸引云日開十二門自是無歸計可爲切中人病又云不長不成人及長老逼身欲及時者念諸山村叟云雖霑巾履形不及貴門犬傷時之言也



李建勳雖居極品然惜花憐酒鮮吐婉媚辭如預愁  
多日謝翻怕十分開空庭悄悄月如霜獨倚闌干伴  
花立如肺傷徒問藥髮落不盈梳攜酒復攜觴朝朝  
一似忙足見得花酒風味

余每中酒欲尋佳句不可得偶見隴西公春雨詩云  
惟稱垂憫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若爲余言者

劉郎中生公講堂詩謝枋得以爲笑生公真可發一  
笑蓋禹錫以爲生公今不可見一方明月可中庭耶  
見生公身後之法相矣烏得爲笑彼哉

長吉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蓋言甲光

留青日札五

十三

之金鱗輝映如曜日而鮮明也王安石不解此意言

方黑雲安得曜日近有俗本妄改作曜目尤可笑也  
占書猛將氣紫黑如城樓或狀閃黑旗又曰軍勝之  
氣如火光夜照人又岱山氣正黑故云鴈門也

李季蘭唇女流之冠若離情徧芳草無處不萋萋含  
意無窮哀而不怨便如宋玉言愁文通恨別亦未必  
過之

余事率意而行人多病余曰任性于鵠云獨來多任  
性惟與白雲期又任性常多出人來得見稀如此任

亦優何害

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并得兩心知  
宋玉九辨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今與余異嗟夫  
君臣朋友之間可以念之

劉兼云處處落花看寂寂時時中酒病懨懨雖軟弱  
亦纖麗有情又云花落青苔錦數重書淫不覺避春  
慵書淫二字亦可喜

鄭巢云山寒蕪滿衣又云生計少於愁皆佳句

顏延年云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嶺祖詠云竹覆  
經冬雪庭昏亦夕陰余嘗有句云山宿山雲濕窓明  
竹雪寒又云松林晴雪落竹院晚陰生

留青日札五

十三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  
迎言蠱惑內嬖也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  
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近時選唐律類  
抄者以比爲首何哉宗楚客云幸觀八龍遊閬苑無  
幾萬里訪蓬瀛可謂有箴規矣結句如太白君王多  
樂事還與萬方同韋元且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  
野更歡娛王右丞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  
華方得扈從應制之體

今人塗嬰兒不穿衣瘞于路傍潘岳西征賦天赤子  
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韓愈詩數條藤束木皮棺草

殯荒山白骨寒于鵠悼孩子詩裸送不以衣瘞埋于中衢則唐時已然余少年有三殤之戚特破此風蓋彭殤之情一也

諺云一朝權在手堪作令兒行唐朱灣奉使設宴戲擲龍籌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此張打牛口氣也

戎昱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此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曾知此味者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迺知味者不曾眠

留青日札

十

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是也又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更奇呂文穆公詩挑盡寒燈夢不成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堯以雪比之皆可為善用不拘拘于故常者所以為奇不然則柳雪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

張旭草聖在當時已重有此名高常侍贈張九旭詩興來書自聖醉後語成顛

萬古長如匹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固是徐凝惡詩

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亦非曹松善句詩有自然成對者李長吉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之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冠準有云水底月為天上月楊大年對之曰眼中人似面前人余以為不佳欲以夢中人是意問人對之不知何如

孺子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左太冲濯足萬里流黃魯直云清江濯足牕下坐至于李義山以清泉濯足為殺風景古人豈殺風景者耶在清泉則不可在萬里江流則亦無害也但嚴維云深木鳴騶駟晴山耀武賁夫遊雲門寺不應有此惡狀商隱以松

留青日札

卷之五

十五

下喝道為殺風景此言當矣

商隱詩本不足取惟事對偶耳如馬嵬詩結句頗佳胡仔若溪漁隱且病其庸近所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廬家有莫愁蓋譏元宗既為四紀天子則開元天寶之治歷練國體久矣非庸君幼主比也而子縱玉環之淫亂使覆國亡身不能保一婦人不及廬家有娼婦莫愁得以始終享其樂而不至于喪亡也唐天子不亦深可耻哉惜乎不能以關雎之事風之王勃物色連三月風光絕四鄰廬照鄰草色迷三徑光動四鄰余嘗有曰物色常三月風光貌四鄰

留青日札卷之六

錢塘田藝蘅手校

倩徐懋升玄舉校

詩談二編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策文也李太白誤以爲鞭策之策故其詩云臨行還贈繞朝鞭幸有高渤海詩可証耳高適送渾將軍出塞云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惜乎楊升菴攷據亦不及此耳

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劉履以一孤字爲

留青日札卷之六

病此無害自是佳句賈至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又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落一扁舟劉脊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岑參灋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劉文房青山萬里一孤舟又幾家同住一孤城高常侍江海一扁舟王之渙一片孤城萬仞山李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益吹角江城片月孤我朝張亨夫亦云江湖離思一孤舟余嘗有送人詩云五湖獨客一孤舟如匹郎一也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新書殺一匹夫意亦如此

杜子美花亞欲移竹孟東野南浦桃花亞水紅李嘉

祐霜濃竹枝亞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干應候先開亞水枝亞義如壓言低枝也

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藥夫人云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蒲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坐字甚奇而螢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驚爛熳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又王十朋答賀正啓賦椒花之頌猷難後

于元正占茅茹之爻亭必同于他日是也獨晉王沉  
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  
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  
今之人孰能改之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六朝調玄暉工于發端信  
乎雄歷千古若陶淵明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陸  
士衡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王正長朔風動秋草  
邊馬有歸心鮑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皆先  
作之則矣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樂而失  
留青日札卷之六

晝夜也庾丹秋閨有望云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薰  
愁而失晝夜也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  
見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杜子美夢李太白  
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  
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  
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以月比人  
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

雲中辨江樹景也天際識歸舟情也宋之問亦云古  
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便不及矣因念古今得意句

難得一聯悉稱暗牖縣蛛網不如空梁落燕泥傍水  
見寒花不如出關逢落葉

東野云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陳無已云天地豈  
不寬妾身自不容似覺有味

孟浩然登岘山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劉全白  
云人事歲年改岘山今古存如出一轍獨太白云淚  
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衰真有顛倒豪傑之  
妙一篇言飲酒行樂而未復歸之于正方見其高  
今花始開曰試花張司業新桃行植之三年餘今夏  
初試花月令桃始華亦讀如試

留青日札卷之六

四

後漢郡國志三輔之外分九州州部有刺史九州控  
郡國郡國有太守今知府稱太守是矣而知州反稱  
刺史何也刺史當如今按察使都御史之類韓翃送  
劉評事赴廣東使幕詩蠻府參軍趨傳舍交州刺史  
拜行衣想即今欽差御史輩也不然刺史何以拜之  
又別駕亦稱半刺蘇頲送彭州權別駕詩砥道歌謠  
迎半刺徒聞禮數揖中台別駕又稱別乘岑參送襄  
州任別駕云別乘向襄州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  
求哉王維夷門歌亦云向風勿頸送公子七十老翁

何所求以後人之言而用之前人之事渾化無迹使人不知其妙真點鐵成金手也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官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于當時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是公寄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牙郎市井牙行也以仕宦而倚狙獪之人則又下于媒妁一等矣烏在其爲處士哉善乎于潛有云白玉若無

留青日札

卷之六

五

玷花頰湏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鬟未成髻鸞鏡徒相知翻慙效顰者卻笑從人遲寓意最深良媒亦疑況他人乎效顰亦笑況他人乎

鄭泉曰死塋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幸爲酒器獲我心矣元稹放言云他時定塋燒缸地賣與人家得酒盛余嘗笑之曰設或燒作溺器將柰之何然文淵可謂箇中妙人也

唐避高祖諱以淵作泉耿湊云何事學泉明韓君平云聞道泉明居止近李太白云酣歌一夜送泉明獨包幼嗣云數日滯淵明或臨文不諱或後人所改

春入池塘草秋生芳樹苔上句乃謝靈運思惠連下句乃包幼嗣思幼正可爲的對聯也

楚詞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云得以慰營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如老子意亦當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誰能保其不離乎

孔子逝川之嘆即易之欲及時也茂先勵志云逝者如斯曾無日夜景陽詠史云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至宋程伯淳乃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嗚呼妄哉獨不有二張可據又郭景純遊仙詩云臨川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六

哀年遽撫心獨悲吟

王維送丘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嚴維亦云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皆爲時事惜也觀此則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之句未足深罪也丘爲嘉興人官至右庶子八十致仕九十六卒

讀書不能破其底裏則終不爲我有必使迎刃而解如破竹之勢根節不滯迺爲善讀書故杜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岑嘉州亦云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戎破字甚妙今曲調亦名入破

王昌齡瀾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

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亦妙

列子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李白大覺高僧蘭若詩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  
許門徒是儒釋弟子皆可稱門徒即門生也

馬廬臣云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蘇拯云因君向  
帝里使我厭山中趣向可謂霄壤矣

花綾着油粉非獨近時有之自唐已然蘇拯織綾詞  
不學鄰婦事情慵蠟指粉拭設官眼所言鵲鳳關珊  
花鳥鮮活張翹鶴折枝梅即今花樣也

靖節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挽辭千秋萬  
留青日札卷之六 七

歲後誰知榮與辱可謂了生死人矣

詩中聯最忌板對如孟襄陽何如石鼎趣自入戶庭  
間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  
家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對而不對獨臻其妙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許渾云地蒸川有毒天暖  
樹無秋即諺所謂樹蠶不落葉也沈雲卿云南浮漲  
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鴈飛韓翃云前臨張海無人  
過却望衡陽鴈幾群齊已云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  
遊又唐李明遠爲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  
鳥飛不到南人誰與遊即諺所謂鴈飛不到處人被

利名學者也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  
夏人歌五句廢廖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  
畧畧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  
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即蓮也殿即閣  
也此上下互句法惟六朝爲多

駱賓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  
楚客詞二聯中用四人又李嶠芳桂中尊酒幽蘭下  
調悲

留青日札卷之六 八

杜審言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嚴維珠履迎佳客  
金錢與莫愁包幼正王粲頻徵楚君恩許入秦皆假  
對也此格甚多

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五句著地名盧象維詩八  
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一絕四句四地名孟浩  
然宴樂山人池亭律詩四句中用八人姓名皆不妨  
其好處然終是一病也

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  
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晉書作怯如雞此誤而妄  
改之也龜本龜字之訛言畏怯人之甚縮頭不敢出

如龜也泥龜本叶韻古作咆類龜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允感其股腓下用咸卦六二九三爻辭似近于戲矣

介推左傳作介之推史記作介子推琴操作介子綏之子二字皆虛莊子驪之姬呂覽丹之姬孟子庾公之斯尹公之他則公之二字又皆虛也王昌齡西見之推廟空爲人所憐顧况浮生果何慕老去羨介推廬江兩仲卿前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焦仲卿漢建安中廬江府小吏妻劉氏爲姑所逐自誓弗嫁逼之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今名小吏港太

留青日札

卷之六

九

白詩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爲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

長信怨沈佺期云妾心君未察王貞白全篇皆好崔顥泣盡無人問似近于俗至于李白云別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留情俗本作歡娛錢起則云誰忿昭陽夜歌舞君王玉輦正淹留畧無含畜幾于恨置賈至云獨坐思千里又非幽人所宜也

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盧綸可憐荒歲青山下惟有松枝可贈君居山者能以白雲青松贈人可謂不倍矣

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音作歪非也天少好貌即妖也邪即歪也楊用脩詩話亦不能辨正最悞誤作是又葛魯卿詞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正謂此也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鍾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如蘇子瞻默數來時店直擔夫語耳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

作偈作做不必以韓詩君若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爲證後漢書廉范傳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梁江洪紅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可作灼爍類菓開輕明似霞破唐沈佺期曝衣曲瑋瑋筵中別作春琅玕窓裏翻成畫

唐詩多用千門如鑾輿迥出千門柳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蓋建章宮千門萬戶也故王安石亦云千門萬戶曠曠日

張謂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李商隱不須看蓋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皆得忠君愛國之



意結句須得此法

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足見苦心又云吟詩應有罪當路却如讐切中時病也但所作不佳耳如靠月坐蒼山非善居山者不能道也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云况乃凌窮髮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又見第十卷窮髮不毛下

瑟瑟殷紅也碧也殷文珪云水面風吹瑟瑟羅白樂天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珪詩一逢秋雨睡初起半現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一

張繼會稽郡樓雪霽云夏禹壇前仍聚玉西施浦上更飛沙盖用莫玉浣沙事亦奇

劉長卿送子婿崔真父歸長城詩送君卮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詠柳花如雪若爲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身愧衰顏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漫漫用詩桃夭謝道韞柳絮鳴珮玉潤等事甚妙長城今湖州長興也

詩人詠興必須合理嚴滄浪乃云詩有別調非關理也何哉如黃庭堅稱美其子婦有云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則禮義安在山谷可謂不解事

體者矣聚庵之戒自謹言始

皇甫曾風傳刻漏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視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迴不及矣

戴叔倫月明山水共蒼蒼臺城鬢髯秋景兩蒼蒼總不若薛濤月寒山色共蒼蒼爲妙

杜牧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後又有云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擾擾塵中人多有媿于方外者矣

出關逢落葉何等自然買浪仙出逢危葉落便覺費力又如楓葉落行舟亦書所見耳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二

今呼侍婢曰丫頭盖言其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之所謂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李太白擣衣篇闔裏佳人年十餘顰蛾對影恨離居夫以年十餘之佳人而當戍交河之狂夫豈情也哉當是離居十餘年也又志稱真臘國女子滿十歲即嫁眉額施朱以錦圍身今吾鄉貧家女亦有十一二嫁人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爲政者當戒絕之劉威北風吹別思杳杳度雲山真名言也好于北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之句



古今元宵詩蘇味道獨步穠李人名落梅曲名不禁  
夜本作不惜夜甚妙

女郎魚玄機愁隨芳草新甚有思致至于易求無價  
寶難得有心郎又夢爲蝴蝶也尋花何其淫也後爲  
使女綠翹事下獄死

李益松老風易悲山空雲更白甚妙

江總待宴瑤泉殿云雀驚疑欲曙蟬噪似含涼上官  
儀洛堤步月云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素怨已屏  
風云鳥驚疑欲曙蟬噪不知秋張說秋夜遊澠湖云  
鴈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三

張說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何遜與范  
雲聯句云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  
來花似雪張有所祖也

杜審言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岑義南山近壓仙  
樓上北斗平臨魏闕前岑參南山近獻仙杯上北斗  
平臨御展前蘇頲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  
懸又王維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  
李嶠更取峯霞入酒杯郎士元直取流鶯送酒杯余  
常有句云誰遣飛花落酒杯一作勝酒杯

盧照鄰乘春聊騁望孟浩然才子乘春來騁望

王右丞太平辭聖德超千古皇風靖四方王昌齡駕  
幸河東詩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

酴醾黃魯直詩云名字因壺酒注云本酒名花色似  
故取以名酒故韓持國云每恐春歸有餘恨典刑元  
在酒杯中劉彥冲云只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濁  
醪中皆非也此花本作茶藤乃因花以名酒耳如李  
太白云驚兒黃似酒亦因驚兒黃以名酒也

章孝標飲酣杯有浪李建勳新酒欲生波

馬戴待月人相對驚風鴈不群趙嘏悲心人望月獨  
夜鴈驚群余亦有句云凭闌望月人何處吹角臨風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四

鴈失群

國初稱高楊張徐若季迪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  
元習嗣後競稱何李若陸同之文亦庶幾矣

莊定山陳白沙曾不可以言詩而公甫乃曰百鍊不  
如莊定山此兩人所以合轍也而李西崖雖不滿之  
猶云陳詩極有聲韻莊詩苦思精鍊不知聲韻苦思  
在何處亦有何益也解縉紳輕脫詩皆口號而當時  
人乃稱其才名絕世可謂遺笑萬世也不得其死所  
宜哉今類集者若 文 選之類猶采入之何也

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

文選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

福建張獻叔嘉猷爲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至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王合槩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強就試王以秋江曉霽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次日對衆官漫然噴罵將別一教官重責十五下而張亦竟署最下考左遷其所作如獨憐芳草別共醉菊花杯坐席流花氣征鞍拂柳絲可謂俊雅性嗜酒有晉人風致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五

永嘉侯一麟酷倣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牀空有書好道髮新白爲儒家舊貧每因枕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足稱華萼在南海則有二黎曰民表民衷真二難也如民表殿隨山勢轉池向水源開鑄金成九鼎翦葉建諸藩極渾雄矣

徐夢華字子善錢塘烏山人魁梧倜儻燕領亂髯鼓頰風生故其詩蕭豁雋朗有爾爾樓稿行于世如采蓮曲采采六郎花衣濕花間露不惜羅衣寒祗恐秋光暮西湖曲湖水年年綠春花度度新六橋歌舞地幾易管絃人年二十六爲南安參軍有思親詩爲憐

萱草庭前冷不戀梅花嶺上春郎挂冠而歸其人品可知

徐後餘杭人偉貌豪襟詩復俊逸如綠醕醉空金鑿落銀缸暖映玉交枝芹湖沙暖眠鷓鴣花塢春陰困海棠在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兩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迥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六

留青日札卷之七

錢塘田藝衡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笑零音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蟲逃絳絮不求出乎禪中  
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滯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杜梁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晉文之病鼠壤餘蔬而  
妹弃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魄玄合者

留青日札卷之七

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暇耶靈鳳無孽雖白狗不能產騶虞黃狼不

鮮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惺好游孟氏語之以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爲櫛則磯落黔黎巧諧爲鈎則魚餒臣妾故聖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自開是以

怒動情瀾喜開慾竇

詩人以素餐爲譏商君以荒飽爲懼

使勲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輿  
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  
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  
納天光邪基天炭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  
天子之樂弃天下尚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生前  
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勲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不能  
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之厚

留青日札卷之七

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弃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矯迎吏宓子爲之長揮猛狗齧人韓非因之並嘆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鵬

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秦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之

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殮周家名爲賢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師伐以祭郊唐藉  
倡以供御

尚父戒囑念魯叟悔徒思惟克乃修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塋之號孝子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三

不瘞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縗哭之而水流海潮  
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鯨之  
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邪峙不進于  
儲君爲傳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之  
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  
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

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緩  
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  
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饒寒因  
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戰係解自結之而弗後其所與處君道  
也武王伐紂而戰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四

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  
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二岐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  
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慙吾從周然  
則文果勝慙矣乎慙非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  
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

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窆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接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蝦水畜也水者月之夜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讀書日札

卷之七

五

管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文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鼇戴山而水居螳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鮑委腹而緩步眩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鸛鶴之勇能奪巢終貽竊位之耻結蟻之智能轉丸

卒蒙穢飽之羞秦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

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陰人之處也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陰可以遠陷阱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君子擇人而施

讀書日札

卷之七

六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如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驎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鳥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為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為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蝨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情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嬾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沈檀之木不適用于穉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慙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于雲于後世楊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鍾擊以金挺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留青日札 卷之七

其治必弱扣金鍾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

權會莊誦易卦而卻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經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北齊人 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君子小人有同心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糲糲聊可以卒歲

勾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貫休鑄金于買島

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阮藉之放見稱于司馬稽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蘿葛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恡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

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留青日札 卷之七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

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却段熲裹一卒之瘡而西

羌平于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代以

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郊入于

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藥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歛廣漢實切師生

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有所使也

雞鷩雄雌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螳勇兼垤蜂策攻窠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角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九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介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若網在綱掣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徵言絕耳頗遠嘆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黃叔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十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閑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棹銷搖子之大塋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

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且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思乎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秦伯適荆蠻而剪髮父母之遺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歟風仁可以充飢也曾參曳屨而歌



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蹙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顰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吳雄不擇封墓而三世廷尉趙典故犯妖禁而三葉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十一

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紫荆之幹以圖分劉良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之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美難化忌士之口太公誅狂獍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於勲容

騶繇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繇而執白獺放桎啼懸死鼠而釣大雕畫繇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一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牆之水盜之橋倚牀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呪詛之媒夏命鑄

謂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命古禹字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十二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墓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栗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墳簾一節兄弟之所以同氣鼃鳴而鼃應兔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奧也子史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浩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  
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園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逐  
猶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  
解襪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  
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  
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魏魏  
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十三

腐鼠墮而虞氏亡狹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  
孽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觴觥解觸答繇碌碌若濟大師倉光實危  
尚父咄咄倉光一作倉兕

敗歲皆芋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  
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  
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差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之  
不夥不耻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悞德以居祿  
則卑不顧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崖轉刲羊之  
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  
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廁而情容非顏閔之德膺刃而回慮非關比之忠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冰者  
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沒  
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  
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十四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  
誚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  
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  
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  
王者霸王也

以蛙黽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  
簫管道賁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  
心而應手

珠雖泐不失爲寶，券雖朽不失爲草，寧爲回天母爲  
蹶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輓其流；井田既開，周公不能復  
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  
出處。有常德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宰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功  
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藪則士奔狂狗

梓慶鑲成而疑鬼，雲華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藝

留青日札卷之八

十五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登其子昌，罵

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六指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

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輜重，豈憂乎終日

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握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愬至文，聖人詁之，鑄非鼓則

器將監蘊，非詁則文不宜

七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八

錢塘田藝蘅子莊撰

倩徐懋升書

天地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

百周，爲陽字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

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

去萬萬九千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

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

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

留青日札卷之八

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計

九州之別，襄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

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

萬二千頃，蓋古之四極甚近也。河圖括地象曰：東西

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

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東極，至西極，豎亥步北極，至

南極，步畧不同，似不足信。山海經言四極出水者八

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

至泉壤第一壘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

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

### 堪輿

堪輿說文堪地突也从土甚聲一曰任也徐曰地穴出也故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曰扶輿扶說文佐也相也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載即輿也从手夫輿所謂側手曰扶也禮記注鋪四指曰扶

### 天殼

無稽之言至朱子極矣仲晦曰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此可留青月札卷之八  
發一笑余曰天殼可對地漿或曰何也曰殼中非漿而何此宋人天地如雞子之說也則盤古皇當爲之雛矣

### 日月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日月居陽城之半爲中乃體正圓也日月徑四百里周一千二百里至地高二萬五千里日月光之照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其日行四極也東極日午西極夜半西極日午東極夜半

南北如之八極之外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

### 桑柳

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桑柳者天地之際也日行一度二千里晝行一千里夜行一千里麒麟之行亦一千里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一千里一晝夜行二萬六千里晨鳧之飛亦二萬六千里

### 日月暈

暈日月旁氣也周禮眡祲十輝一祲二象三鑄四監五闇六瞢七彌八叙九濟十想蓋陰陽之氣凝結融聚而日月之光照躬成輝也諺云大暈風小暈雨又留青月札卷之八  
漢書太平之世日抱重光

### 日景

周公以土圭法測土深正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日爲陽精玄象之著日未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見隋天文志蓋土圭測日景千里率差一寸愈南則日短夜長愈北則日長夜短以景測天而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以景測地而知地周遊于三萬里之中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今天運易見而地運難知蓋陽動而陰靜也度天舍也

### 日光摩蕩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外  
將有黑氣如盤往來與日度焉嘉靖三十四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  
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飛蕩蒲天漸向西北散沒  
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 觀日法

元登州李國用為卒時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洞見  
臟腑世稱神仙

### 倒景

今人以返照為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貫列缺之倒景  
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曰景倒在地下也陵陽子  
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谷  
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  
景倒服虔曰列缺天閃也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

### 月初生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蓋月  
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道是謂九行  
行南為陽道則無雨行北為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  
彎弓則南驗之無爽

### 赤月

六月初月新生其色大赤如火蓋時亢早已久乃  
赤故月借日之光亦赤也雖星亦皆赤者可見其射  
日之妙矣至于燈火亦無不倍常紅光難近蓋燈光  
取日之氣者故人言夜間燈火明而焰長則明日必  
晴若暗而焰短則明日當雨占之甚驗

### 紫微

紫帛青赤間色也北方黑色北方正水黑尅火赤故  
紫色亦黑紫微天文垣名天之氣微茫而莫測也紫  
微即紫微之星是晉左丘明白髮賦紫庭見齊王融  
雜體報范通詩極屋脊之棟高及甚也天至高物  
莫與並故稱紫極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  
之精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  
曰紫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  
天神圖法陰陽開開皆在此中也宸屋宇也室之與  
者後人指帝居曰紫宸

###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為七曜今星術  
家增入羅喉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焉  
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鄰考功  
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

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  
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于日不及天十三度  
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爲蔡氏之謬曰吾  
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  
朕猶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  
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庸不究其肌不格其物  
以論天象是以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  
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  
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  
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  
留青日札卷之八 大

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  
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  
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綿列宿  
於旁壞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  
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  
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  
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  
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  
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  
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  
留青日札卷之八 七

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  
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  
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蔡氏  
曰以理若是日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  
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  
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  
着而爲理所以順亂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  
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  
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  
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

因爲之論

客星

昔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笑曰弗星將出彗星何懼注客星侵側欲相害也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秋七月客星見軒轅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凡一百十三日而滅因考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饉流亡去其鄉

瑞星中名

留青日札

卷之八

九

狀與此同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灾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饑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

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于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國星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晉志無國星溫星而有周伯王蓬絮芮又有盜星種陵天狗女帛之爲凶也隋志五星周伯蓬絮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爲祥隋志以爲妖桑思玄客星亭記有云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所犯大凶漢光武時犯帝座故太史奏曰甚急其後居周之分野而光武崩而天文志不著其應似因嚴子陵前者加足帝腹之故而諱其占也觀晉劉聰



時客星犯紫微太史康伯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滅亡是可知矣其說亦頗奇悅蘇州人柳州通判又我太祖嘗作嚴光論亦深不足于光云漢宣帝 年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大水六月關東大饑

### 景星

天文志曰天曜而見景星孟康曰曜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狀如半月王者得天心不私人則見

### 德星

留青田札 卷之八  
人但知陳太丘德星里而不知唐崔郾宣宗賜名德星堂德星社陰德星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

###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宜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唐僧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分為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之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乃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時州鳩禪竈之徒論諸國分野不及吳越至周禮鄭玄註始曰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

婺女七度于辰為丑于分野為吳越晉書起斗十二度費直起斗十度終婺女五度一行起斗九度終婺女四度班固志分星紀為二云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曆家仰儀之法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為驗星紀在北吳越在南蓋光燭之也又星經北斗玉衡第六星主楊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

效外曰野牧外曰野大野曰平分者分値也天有九野 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 一作 東北曰旻

天 一作 北方曰玄天 西北曰幽天 西方曰皓

天 一作 西南曰朱天 南方曰炎天 一作 東南

留青田札 卷之八  
曰陽天 又太玄九天一中天二美天三從天四更

天五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沉天九成天

五星分野天官書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狽 吳楚

候熒惑占鳥衡 燕齊候星辰占虛危 宋鄭候歲

星占房心 晉亦候星辰占參甯 秦晉好用心復

占太白 胡貉數侵掠占星辰

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主兗 房心主豫 尾箕

主幽 斗主江湖 牽牛婺女主揚 虛危主青

營室東壁主并 奎婁胃主徐 昂畢主冀 觜參

主益 車井輿鬼主雍 柳七星張主三河 胃參

主荆 充屬鄭 豫屬宋 幽屬燕 揚屬吳越  
 青屬齊 并屬衛 徐屬魯 冀屬趙 益屬魏  
 雍屬秦 三河三輔屬周 荆屬楚  
 月建分野黃裳天文圖 天漢四瀆之精起鶉火至  
 箕尾十二辰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十二次日月所會  
 元枵至臨訾十二分野 次所臨故曰天有十二次  
 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十干分野 甲乙四海之外 丙丁江淮海岱  
 戊巳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 壬癸常山以北  
 淮南子又曰 甲齊 乙東夷 丙楚 丁南夷  
 留青月札 卷之八 十三  
 戊魏 巳韓 庚秦 辛西夷 壬衛 癸越  
 十二支分野 子周 丑翟 寅楚 卯鄭 辰晉  
 巳衛 午秦 未宋 申齊 酉魯 戌趙 亥燕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  
 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  
 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  
 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  
 起火在日月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  
 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酉時正三刻月在

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  
 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盪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  
 七日皆大雨或曰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  
 又閏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  
 月正仰瓦初六漸遠夾許十五六七日後大雨水  
 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  
 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月爲  
 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  
 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  
 雨是也  
 留青月札 卷之八 十三  
 五星聚營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即聚于營室  
 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  
 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  
 室七度孛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遭者每舉以問術  
 士多不知其說者占主朝廷營建  
 彗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間未及二  
 歲凡已三見未幾而首相永嘉張公罷去時人爲之  
 謠曰石產房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季敬

災自天來胡公爲直隸巡按御史時以采石去

### 熒惑入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江南兩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黃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雞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殒

甲子七月十七八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十四

之大以爲異或曰此太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嗟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 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南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群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崩

### 三才太白

天之太白星名謝皇羽詩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地之太白水神名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七發曰附從太白 人之太白李謫仙也其母夢長庚星入

懷而生故以白名之信乎其天才也

### 黃道

處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霓斜界纖微雲氣皆不敢侵入者是名天之黃道也

### 赤虹黑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經東南亘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此兵象也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內外戒嚴

### 心房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十五

星乃陰陽之精而二十八宿又星之精也經言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曜矣不知造化何以有此故生人值之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俗名二紐子西域謂之博父半釋迦大般若經五種黃門梵言扇攬半釋迦一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子者曰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扇攬半釋迦四半月能男半月女曰博父半釋迦五被割形曰留拏半釋迦晏子見鈞星在房心之間知齊地當動

留青日札卷之八

留青月札卷之九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女

周書王會圖所載非寶異物不過紀帝王祥瑞而已至于沈約宋書符瑞志則又可鄙笑甚至不知玉女之名乃訓釋之曰玉女天賜妾也則又雲漢之上有居民而茫茫昊天亦有夫妻子女矣既有玉女必有金童何不並列之是錄鬼魅之尤也相如大人賦排閭闔而入帝宮今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

留青月札卷之九

要乘戈等也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虛靈光賦玉女窺窓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窓上李白詩莫宿玉女窓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校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

孟婆

北齊李騷駢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媼此俚

語也亦未得其義蓋易巽為風其卦為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將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鼻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南之卦于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表有颶母可對孟婆也

瘴母

今嶺南但言瘴氣而人不知有瘴母番禺記曰有物自雲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名曰瘴母也甚奇

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博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再

留青月札卷之九

封妃北闕西有天妃官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起于宋盛于元蓋時海運著靈也而不知何處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玄機長知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號天妃我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舊乃曰天妃天果有妃乎蓋妃嬪也對也故天子曰后妃次日曰妃嬪又太子諸王之適室亦曰妃或作斐列仙傳江斐二女亦作皆匹耦之稱故詩曰喪其妃耦妃音配是也今以三十之室子而強加之曰妃可謂名稱其情乎以妃而上

配之以天不亦甚藝矣乎神必有所不享也余意欲以聖妃易作聖女何如或曰天女庶不悖瀆也

###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踈忠臣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火焚其彛器子孫爲疑由王者蔑弃五則也嘉靖間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運庫累朝寶器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留青日札

卷之九

三

### 改火改烟

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春取榆柳之火者榆柳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黃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取柞櫟之火柞櫟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取槐檀之火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雖不爲也又淮南子曰

夏燹柘燧火冬燹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煙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弑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于地公

### 陽燧取火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四

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燬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曝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煙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氣水

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是天地之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以其混淪而言則謂之大氣以其旋轉東負而言則謂之罡風此日月星辰之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今人皆言氣水蓋蒸潤之謂也浮則爲氣沈則爲水二者陰陽一理而已故氣屬天水屬地天以氣成地以水載水之出雲煙即氣也氣之降雨露即水也變化消息孰究其根

日月內明

或曰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余則以爲不然要皆留青日札卷之九

五

以已昭昭然後能使人昭昭也若夫日之薄暉月之朏朔又安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哉

漢案戶

大戴禮七月漢案戶謂天漢直戶也今五月

六更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鐘故詩有云促漏遙鐘動靜聞其漏五五相逐凡二十五故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宋宮中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

點又并初更去其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至今仍之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後不用鐘或用鐵磬鐵磬南齊製初用鼓磬以應更唱宋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鐵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五更汪元量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報更槩槩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勅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今投籤于階石上殆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唐王維詩絳續雞人報曉籌是也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吹十二聲爲一疊鼓止角動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聾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曉今早晚各止三通也其鐘聲則一百八撞以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

有雲無露

大戴禮曰陽氣盛散爲雨露雲陰也陰氣盛則露微李太白詩天清白露下杜子美詩露下天高秋水清

甘露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上御武樓便閣

勅取膏露于宮中盛以翠甕玉潔珠圓世所未親昇  
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  
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寧贊善大夫宋濂  
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  
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于蘭而不艷一入口間  
神觀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于學士甘露  
漿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園丘見森松極  
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蜜蜂交雜採而啖  
之甘如錫糖見御製甘露論嘉靖某年十一月冬至

留青日札

卷之九

七

日甘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  
夏言疏謝有曰蜜醇水瑩傾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  
結珠琲于林表稽首以嘗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  
疑玉杵之玄霜云云蓋天地之氣和則爲雨天氣下  
降地氣不應則爲雨露本天氣故極其清也五行之  
質具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木則色青  
味酸而氣生其行火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金則  
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  
流行于四時而獨王于大夏其色黃其味甘其氣冲  
和故甘露得土行之精而味甘大抵皆和氣之應豐

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  
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栢  
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  
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白露之異者即五行  
之異稟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  
小洞天偶見甘露降于品崑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  
如凝脂甘飴生平塵穢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  
澤聞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  
葉珠生彩霓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後  
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品崑忽遇甘露從空而降天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八

無片雲正午時也蔣子久大駭異之作詩贈余曰忽  
看海上丹丘峯獨洒山中翰墨房樹樹冰珠如弄彩  
紛紛芸葉盡凝香祇宜詞客分甘飲絕勝金莖屑玉  
嘗況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預呈祥茗溪漁隱嘗  
載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述華陰道人之言曰譬  
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  
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  
榮此妄言也無知僉子復信其言何哉今甘露降于  
空中視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况  
竹木初未嘗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護霜天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遙  
于鵠云護霜雲映月蒙龍晏原叔云幾點護霜雲影  
轉高迪云江雲薄護霜

茂州雪

嘉靖三十八九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  
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濛在威茂道  
親見故言之又四十年方祿在寧波六月三日亦  
落雪似黃色小僕隨行亦目覩也嘉靖二十一年象  
山甫黃霧行人口耳皆塞

雷

九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  
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隆冬而蠱無分于晝夜而霹靂  
此殆之其所暴怒而辟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  
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瓦屋皆震有聲直  
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  
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巳巳申  
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适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  
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  
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翻屋拔木飛沙走

雷擊人

石滿天地皆黃泥淤塞遍門戶不可開已案堆積如  
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  
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王克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為偶然辯之甚詳此或  
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虐擊今歷觀遠近所  
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  
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  
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偽造悔恨無及  
因自縊死孫卒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昭之報可  
留青田札卷之九

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  
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  
經過者湯殞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于麥田中其  
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  
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  
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女移開  
二三丈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  
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箕書曰此婦初世爲僧貪色  
耽酒再世爲娼謀客姓柳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  
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罪大矜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  
馬城中有弟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  
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術身若火炙其弟  
避于車下及死反僵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母乃反手  
自縛跪于街心咸見天神插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  
死又八十老婦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爲肉泥

###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母舅雷擊樓柱爲  
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暝家遂中衰從兄廩生  
芝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廸功郎惠  
留青日札卷之九

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絕嗣隆慶五年六月二  
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園丘廣利門鳴吻擊碎  
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每驗之未見但有青  
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者王大父古  
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  
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日子乃言三字橫經五六  
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深雨洗不滅此又不  
知何理也

### 雷鍼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  
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以入藥蕪能辟邪余嘗  
見之數年前吾鄉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  
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  
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目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  
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  
留青日札卷之九

乾雷響次年丙寅正月八九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  
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  
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三月五日懷慶府東  
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三  
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  
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  
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  
拳大出黑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  
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砲維雞叫有米  
沒人要果然夏米反賤也

電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南皆水電火光頻見宜府都御史王遴奏馬韋堡大雨電長四十里高二尺連年虜犯西北破石州永平京師大震黃台吉寇莊浪靖虜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遵化水電如雞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冥雨電擁至牛羊擊殞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天忽大雨電四月又大電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電水電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橫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電也左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三

傳曰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裔陽也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錢塘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綉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惟恐失曉歌哭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鼎沸無間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禍即爲大幸雖山谷

村落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遇一大將官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荒驚走曰朝使太監至矣倉忙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能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僞悔恨嗟嘆之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搖惑此甚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邊海而止又何其遠也一富家偶雇一錫工在家造鑲器至夜半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起急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摹槎兩眼則堂前燈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艷粧待聘矣大出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四

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啟情甚極矣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曰奈何奈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爲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于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入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

未嫁至此不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  
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大小女  
兒嫁老公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  
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情  
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  
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  
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六  
禮既無片言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  
今召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  
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五

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翠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  
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  
曰白日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  
得睡明日池塘遍綠陰蓋異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  
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  
亂故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厭異風

### 天筭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簷溜下  
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  
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

九卷終

### 留青日札卷之十

錢塘田藝蘅手統撰

倩徐懋升校

### 地羅

天地之間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正針惟江南地偏不  
可用子午之正故用壬丙縫針此即洛陽天地之中  
故測日景必正在外縣即少偏之意

### 三天子都

徽州古有三天子都又有三天子障山唐永徽間睦  
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其地相傳有天子

留青日札

卷之十

一

基後清溪場村民方臘居此亦作亂自號聖公建元  
永樂

### 羅平國

唐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  
羅平鑄印曰天平蓋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  
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  
祀之後董昌僭稱帝曰此吾之鸞駕也乃稱大越羅  
平國建元天冊印曰順天治國之印榜南門曰天冊  
樓令群下謂已曰聖人又元大德元年平陽陳空崖  
同嫂蘇錦娘反又建羅平旗號

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淮南子曰九丘九州也八索八澤也按丘又高也今任丘之類索又繩也今夷索之類倭國

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故通鑑前編注云今日本國吳泰伯之後余以爲倭夷種也豈果泰伯之後也今又曰徐倭以爲徐福之後似亦茫然其說矣

文身

文身見汲冢周書蓋周官有墨刑罰五百故曰刀墨留青日札卷之十

皂巾之民後世謂之曰黥古稱勾吳乃文身之地亦同雕題繡面之俗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注以象龍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責禮後漢書南蠻傳雕題注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又云哀牢夷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疏勒人文身碧瞳即碧眼胡雛也今雲南之羅鬼夷亦文面又可見文身之俗不止于勾吳也余始祖聞氏于元末居方山東夾塘灣養少年亡賴三千人爲兵保障鄉土內家丁健兒五百餘口悉刺爲花拳繡腿以龍鳳蛇虫別其貴賤之分太祖夷滅之皆充花

拳繡腿軍已載之田氏本支譜中余幼時猶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于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余命鮮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云業下海爲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榆髮文身古亦有自

防風氏國

夏禹儻防風氏身橫九畝骨節專車今湖州乃防風之國武康縣有封山禺山及防風氏廟而會稽有刑塘乃云殺防風之處未知孰是齊世家長翟來谷梁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又魯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長狄也兄弟三人一之齊榮如一之魯喬如一之晉焚如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射其目殺之獲長翟

喬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注叔孫得臣子埋喬如使後世旌功長翟史記鄭瞞國孔子人稱長人長九尺六寸又大人汪罔長翟防風蓋即一種人也身橫九畝云是六九五丈四尺或有理周語曰人之長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洪範五行傳長翟之人長五丈餘嘉靖間杭萊市橋民家

被回祿掘地得骷髏一枚如斗大骨節一枝長五尺

###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于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阮閱也虛壘也

### 崇山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缺缺藤竹明昧有三十略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送

留青田札

卷之十

四

雲南僧崇證入崇山詩涉入崇山路杳冥心悸神愴足難行雲凝樹沒千崑合雪積橋過百里平杖錫欲棲烟寺沒倚崖穩憩草房寧後身必以身先造素福還應福愈盈詩十八首前有序後有記命中書舍人揭樞書之洪武十七年二月在筇竹寺中今以崇山爲在湖廣慈利縣者誤也

### 黑齒漆齒

黑齒東夷漆齒西夷戰國策黑齒雕題大吳之國也後漢書東海中有黑齒國使驛所傳極下此矣又吳都賦僮耳黑齒之酋注曰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

不知有何美也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曰止西昆侖

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唐稱三種

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此又異也

今芒市長官司之俗多以酸石榴皮以藥染成黑齒

初無金銀鏤飾脫去之理然中國人有生而齒黑者

人但知雲南之有金齒而不知又有所謂銀齒見唐

書金齒夷漢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生甸大伯夷種

也非今金齒衛之地齒居晉而黃則晉人當名黃齒

### 金鄰

金鄰一作金潏夫南國之外二千餘里有金鄰國土

留青田札

卷之十

五

地出銀人衆好獵漢文選曰金鄰象郡之渠唐書宦者傳真獵金鄰等國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銅柱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一百十里會溪對又涪陵江口名銅柱灘也

### 畚畫溪

畚畫溪在湖州長興西八里畚畫者畫家雜彩色也畚罕也所以取魚亦鳥網蜀都賦畚翡翠今名遊絲

續又在合韻說文空也網從上捲之也鄭嗣澤陽門詩家牀屋梁卷廳被覆層出網玻璃碑張泌詩春岸春清打船尾足以互發卷字之義溪上藤木翳花竹掩映舊有卷畫亭鄭谷詩顧渚山邊郡溪將卷畫遇又成都崇慶州有卷畫池趙抃有詩

### 兩陽關

史記齊世家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交州博平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唐陽關在安西詩西出陽關無故人是東西兩陽關也

### 石留地

留青日札卷之十 六  
石田左傳辟諸石田無所用之又有石留地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留之也無所用之也注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

### 散花灘

散花灘在西湖北東馬塍邊溜水閘下是也張伯雨馬塍新居詩浮家泊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踈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澹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貧便足人間何地不漁歸錦橋即今賣魚橋僧澹然詩到處自鑿井不能

飲常流蓋用此也

### 鸞鳥縣

鸞鳥縣即鸞雀樓京州有鸞鳥縣漢馬賢追先零到鸞鳥注音鸞雀是也又河中有鸞雀樓司馬禮詩鸞雀飛何處城隅草自春李益詩鸞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張喬詩高樓懷古動悲謠鸞雀今無野雀過是也

### 石紐村

禹穴在成都前已載之世紀禹生石紐邑後漢戴叔鸞傳禹生西羌水經注蜀廣柔縣今石鼓山又大業留青日札卷之十 七  
山有采藥亭元和志地名剡兒畔華陽國志夷人管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之神能藏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也六月六日生今以是日祭祀

### 三弱水

東海中有弱水不勝鴻毛至則必溺故名又西海中亦有弱水西海今西寧衛西三百里弱水在甘州之西秦乞伏熾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降署爲弱水護軍又道經廣野山北海弱水中

### 烏鼠牛蛇山



蔡氏沈不取書傳鳥鼠同穴之事杜子美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今甘肅志涼州有鼠名兀兒有鳥名本周兒即同穴而處者也然在爾雅鼠曰鼯鳥曰鵪又廣西潯州桂平縣有牛蛇山名塘牛與蛇同穴牛嗜鹽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爲噐予在潯州而親見之天下事達達相類如此不可以拘儒臆見而不信之也

### 莫愁村

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第二歌云陽春百花生摘插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八

環髻前挽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竟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掉艚舫江岸還飛雙死央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潯州又沈佺期詩廣家少婦鬱金堂即此

### 木蘭山

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其詞有可汗之語蓋非

晉即隋唐也今黃州梁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冢忠烈廟焉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 舜井

舜叟繼母及象蓋都君之井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窪子鋪即舜耕處有康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宋真宗祀汾陰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舜泉坊御製贊以記之

### 三水府

今俗稱水府三官者起于僞唐保大中上水府馬當中水府采石下水府金山皆有王號宋因之加封爵祭告

### 漢壽亭

太常寺卿黃芳奏南京欽天山十廟內漢前將軍壽亭侯之神姓關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詹事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禪遇害于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首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嘉靖十年八月家大夫在禮部覆議

云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表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羽獨刺良于萬衆之中操表羽爲漢壽亭侯三國紀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觀此則亭侯爲封爵之通稱而漢壽爲封邑無疑蓋漢壽在犍爲郡即今之敘州府也後世訛以漢爲國號而以壽亭爲封邑會典未之釐正也予按禹貢潛水注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又沫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岷中出海經可考而一統志皆失載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一

### 半州

吳書甘寧將兵遂徙屯于半州吳志潘璋領百校屯半州又朱績傳留置半州孫慮傳開府治半州

### 市井

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皆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而風俗通乃曰市井者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此說非也古者井田因井爲市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

之所亦未明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轉集之便以相交易故曰市井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

### 南渡杭州

宋之南渡駐驛杭州王阮言曰今東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奔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廻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及後迂儒謬爲形勝之說曰斷牛首之山則天下無完兵決西湖之水則滿城皆魚鱉真可笑也又其後創爲留後門之說劉豫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因喻樗留後門之策乃起張浚爲閩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夫國君死社稷若留後門則自天子而下諸侯大夫皆欲留後門矣孰肯死乎恐非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也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一

### 大玄城

蜀土惡成都城歲壞高駢易以磚甃堞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墜平之以便農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

上因名大玄城見唐書俗本訛作太玄城一統志  
蹟亦失載之

### 絕江

呂覽曰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王者託于  
賢絕江者橫渡江也猶云絕流也漢李廣傳南絕幕  
師古曰絕渡也

### 土脉不同

田地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方橫土可以穴居以其不  
崩也立土不可種禾江南又有斜土或近山海之故  
亦不可種水不滴也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三

### 山飛

自古山崩山鳴而移之變甚少惟晉惠帝元康四  
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正統十四年紹興府山移于平  
地又地動白毛生陝西山移有聲叫三日移去數里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陝西西安府同州澄  
城縣麻林陂界頭山未時吼起聲如風雷晝夜響至  
二十七日子時山嶺高一百餘丈腰約七十餘丈劈  
裂一半而下東西移走三里南北五里東有土嶺深  
澗淤塞漫平又隆慶四年八月三日湖州山崩成川

### 江枯

嘉靖丁未自夏至冬浙江潮汐不至水源乾涸中流  
可泳而渡夫江面十八里而今一線之水災異甚矣

### 涌川

吳都賦錢塘縣武陵龍川出其垆故曰涌川

### 浦陀洛迦山

浦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約一潮可到一名梅  
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因名有善才崑潮音洞世  
稱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僧德韶斲石橋宋寧宗題曰  
大士橋佛書所稱海崑孤絕處是也居民以爲甚著  
靈應唐大中間建寶陀寺嘉靖二十七年海寇焚掠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三

占爲營窟三十六年提督胡公建議遷于招寶山招  
寶山舊名候濤定海縣東北二里後以諸番入貢停  
泊改名招寶山惟嶮縣清風祠藏倭寇四百餘人官  
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  
鏃犯及遂乃束手就俘如有神助者此則王氏正氣  
之靈也

### 四海

東海南海易窮漢使東道極于黑齒國南道極于烏  
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

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盡河源東澹海潯北動幽崖南超朱垠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脈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

###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爲樂海願常遊觀在福海願恒

留青月札 卷之十

十四

盈常來智海願圓滿

### 築城開河

秦使蒙恬築長城而秦亡隋使麻叔謀開汴堤而隋滅元使賈魯治黃河而元亂故曰天下蒼蒼新王之資也然其利則及于後世矣

### 惡樵

玄中記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樵水灌而不已惡樵即沃焦也

### 方微

方者面也一方之面也故今之方伯曰方面官微者

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張揖曰以木石水爲界南方赤微炎微漢書遼東之外亦曰微

### 術

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徑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術亦此義非機巧技藝之術

### 行國寄田

漢書西夜國類光氏行國大月氏本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行國其奇鄯善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又依耐國少穀寄田師古曰寄于他國種田也行

留青月札 卷之十

十五

國可對寄田又甚奇

### 五尺道

漢書西南夷傳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師古曰道纔廣五尺可配五丈原七盤山九折坂三丈陂五成陌

### 靈鷲山

靈鷲山被云耆闍崛山耆闍鷲也崛崑也又云小孤山王舍穴見史記故錢塘飛來峯曰靈鷲漢李廣傳注師古曰鷲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鷲可以爲箭羽

### 交趾

後漢書南蠻傳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非是蓋其國人之足大指交故名若云同川而浴則今兩廣男女皆然何獨交趾

### 窮髮不毛

地以草木爲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號窮髮莊子窮髮之北列子終髮北之化是也諸葛孔明曰深入不毛則南方亦可稱窮髮矣

### 毛人

毛人國在日本東三千餘里身面俱生毛約半寸許其狀如猪今中國人往往有手足長毛甚黑如猪者亦有白毛如羊者蓋皆天地戾氣所鍾故產此異相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六

而俗人不知乃曰禽獸輪迴所生則毛人國豈皆輪迴所聚者邪太平五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

### 魚米桂樵之地

田澄唐人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余以爲上句可用之湖廣下句可用之桂林蓋襄陽真魚米之地而靜江則彌山徧谷皆桂樹也

### 梅花水桃花石

南京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桃州山昔傳安期生以醉墨灑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也留青日札十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一

錢塘田藝衡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田

田土也地也陳也填也土已耕曰田五稼填滿其中也又四歲爲田 苗一歲田又不耕田 畬二歲田又火種田 新三歲田又柔田噪和田 又不耕燒種田曰畲 畝平田 曠城下田 暗水田 畝比田 崎嶇殘田 畝田間 畔田界 隣田隴 畝田中穴 鱗塍也 畝陌也境也 畝塋土 町田

留青日札

卷之十一

一

踐處區畔埒 營壘田畝 畝畝耕田 橫東西耕由南北耕 畝耕外地 汗邪下地田 畝田多畝隴中深尺廣尺也六畝爲一畝 畝司馬法六尺爲步百步爲畝熊周云步以人足爲數王制古者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禮記一畝之官疏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折而方之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牆方六尺程子曰古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畝楚詞滋蘭之九畝田三十畝曰畝九畝共二百七十畝秦孝公則以三十步爲畝王逸云畝十二畝

雙田五畝曰一雙黃金華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官  
給田四十雙乃二百畝陶九成則曰四角爲雙約四  
畝 畦五十畝禮圭田五十畝 顛百畝爲頃埤亦  
百畝 井井田九百畝 畛井田開陌十夫之道也  
溝上涂也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丘十六井坵區分  
域也 疇並畔也一井爲疇九疇九井也又耕治之  
田又穀田曰田麻田曰疇 甸六十四井 里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  
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  
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  
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  
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  
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  
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成田方十里曰成 阡田間南北道陌田間東西道  
漢元帝紀出入阡陌又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陳勝  
傳贊疏定行伍俛仰阡陌食貨志亡農夫之苦有什  
佰之得注千錢曰什百錢曰佰文字音義什謂十人  
之長佰謂百人長韻會云什佰通作阡陌

輿地圖

輿地圖見淮南王傳及後漢光武本紀易曲爲輿是  
即坤象厚德載物之義而蘇林盡載之注亦不諸此  
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洪武十八年三  
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  
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  
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  
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  
豈在地之大小哉大哉王言真創業守成之龜鑑也  
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里此寰宇通衢四至延袤之數若夫國初之東  
北若三衛西南若交趾蠻夷之道則不止此矣余嘗  
應聘纂修浙江通志因檢舊志欲訪十郡志例隋大  
業初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潛贊治侯偉等撰區宇圖  
志一部五百餘卷又著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爲東  
夷帝不悅遣柳達宣敕責之謂無次序各賜校即日  
復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  
總檢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  
共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  
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  
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蕭書若我

朝一統志其中考據不精體式未備甚有重複可厭者須重修之可也後通志成不能盡如吾意亦非佳製也後必有改正者

### 三京三都三天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既立南京大業有司次第舉行北京之事三年以臨濠府乃興龍之地改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于府西二十里有萬歲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皆備後上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興築罷之而劉伯溫言于上曰臨濠雖帝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四

御然非建都之地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爲鳳陽府治于新城以舊會同館爲之因在鳳皇山之陽故名鳳陽府也太祖嘗御謹身殿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

留青日札

卷十一

五

### 大明京師臨濠先識

興府入承大統乃陞安陸州爲承天府仍曰興都而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可謂之三京三都三天矣太祖建都金陵啓于尚書李至剛和尚姚廣孝弘治四年十月興王奏稱臣聞衛輝府地形瘠窪遼年黃河溢乞照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撥賜與臣況本州舊有梁王等王府基易爲改造孝宗聖旨安陸州既會議相應地方准奏遷徙也今獻陵之南五泉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園史無所考我朝初封郢王于安陸及府而薨乃應今兆也

元世祖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上都元開元今遼東口外大都元大興府即今順天府大興縣地也萬年國祚之長上矣今京師禁中之瓊花島杭榷臺皆金之故物也臺今訛爲蕭太后梳粧樓本金燕山故都城之東北隅入元改爲萬歲山今在禁中西南方章宗建臺與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警妙誇之殊不知今爲大明建都之地此其先



兆也元王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乃明字隱語也皆大明之識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爲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實應其瑞可見天時地利人心皆非偶然也

### 吳越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吳武帝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于會稽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留青日札 卷十一 六

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順帝永建四年劉聖博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已巳至吳之太平三年丁丑積百二十九歲見會稽典錄朱育云

### 語兒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又云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又云女陽亭者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水經注云東逕禦而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

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而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脚折金乃生是因詔爲語兒鄉非也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常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是也今嘉興志語溪在崇德東南一名語兒中涇又名沙渚塘爲吳棲兵之地又錢塘有女兒橋亦此前漢書封椽終古爲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名後漢書南粵傳東粵使狗北將軍守武林樓船軍卒錢塘椽終古斬狗北將軍爲語兒侯師古曰錢塘會稽縣椽音袁孟康曰語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師古曰語或作緡或作璽音同侯鯖錄語兒黎果實之珍因其地名也又元史載征交趾東道由女兒關進 七

### 錢塘湖

晉陳訓傳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天重元年臨平湖自漢末淤塞一夕忽開元興二年錢塘臨平湖水赤陳後主末年臨平草久塞忽然自通

### 西湖溫泉醴泉新婦磯青龍港雙投橋

西湖今但知有冷泉而不知有溫泉醴泉在冷泉

上見武林舊事今不可考矣惜哉有好事者問津新婦磯楊蕪夫西湖竹枝詞家住西湖新婦磯又石新婦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山萬重却九成竹枝詞風篁領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馮士卿詞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西采玉芙蓉此皆遺逸隱蹟也

### 子陵耕釣處

余嘗辯嚴子陵耕釣處已著爲記今見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疑范文正公既爲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爲記於顏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顛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八

求之溪谷豁然開爲平曠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于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爲世家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我太祖嘗作嚴光論有云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爲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惠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體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富濱水以爲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爲奇哉在朕則不然假使亦曾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

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忌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 東山

謝安之東山先在會稽最後在金陵而餘杭亦有東山故本傳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澹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蘇子瞻有游餘杭東西嶺詩

留青日札

卷十一

九

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又仁和橫里亦有東山今有謝公廟在焉無據

###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之墓在德清縣中隣于錢塘去吾鄉甚近規制甚大徑路猶存碑表盡滅惟一樁觀乃香火院此地有楊姓者云是後裔其像尚在楊悅家并高孝御札三十九道或石刻或墨跡其墳舊都盜掘正德間一沈姓者發得玉盃二枚玉杯十枚玉象棋一副并諸玩器爲籬人報于鎮守內監遂都沒入止存玉棋懼而改作婦人首飾花朵余嘗見之真可惜

也又近年小民土中得一銅爵容酒一升爲沈子魁所得出以飲予腹下有子孫永享四篆字蓋宋內府賜物也當時殉葬之物何其太盛自宋元至今發之尚未能盡也

### 武溪

虎林之改武林或云因多虎患或曰南唐諱之也而虎丘亦改武丘白居易因常侍詩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又不知虎溪亦曾改爲武溪見郎士元題精舍寺詩又晉書魏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也

### 天目山崩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一

天目杭之主山也嘉靖己亥六月天目山崩石下出蛇千餘條衢嚴水災傷人按度宗甲戌天目山崩宋社遂屋今未出十年倭寇大擾東南多事亦杭之氣數然哉余後過崩處見其峰巒皆粉碎老僧歷歷指示又庚申七月 日天目發洪臨安於潛新城大水杭嘉湖災傷詔恤又甲子四月二十一日餘杭臨安大雨水黃湖雙溪尤甚只曾坑一所發洪二十八處

### 石鍾山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

濱北岬烏林南岬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爲赤鼻非故地也可謂賦而失實張文潛但知辨其誤而亦不識此山之名子瞻所遊自名石鍾山

### 鰥山

杭有鰥寡孤獨四山皆子然無依挺然獨峙之名今孤山在錢塘西湖世所著者獨山在仁和橫里亦通津人皆望而知之寡山在餘杭支巷界去余家之西咫尺耳亦名爲鳳山以其象飛鳳形也人莫之稱但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一

曰寡山惟鰥山衆皆不知其所在殊不知即寡山之西一水之隔今俗名魚山魚者鰥字之省文而傳誤者也人或以吳音以魚爲吳以吳爲魚如蘇州之吳城亦呼爲魚城之類故遂改正之曰吳山又因杭城有吳山著名也復添之曰小吳山而縣志亦曰吳山此皆不學失考之故也當改之曰鰥山不然即仍曰魚山庶愛禮存羊之意使後世可以循名而責實也

### 孔敬康鼎水

孔愉放龜左顧遂作一鼎其文曰孔敬康鼎沈之于水即今德清縣龜潭中因封餘不亭侯故今名餘不

溪也不平聲

餘不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不今秋韻作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華下萼通作不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即今言花蒂也此地有梅溪若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干涉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入聲誤也古不字有讀作缶音者作俯音者並無通骨切之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二

首今作入聲如上乃俗音也惟伏琛三記引虞鰲鰲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溪得之矣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絲翠如芙蓉此其證也在今山東濟南府

吳泉

吳泉郎虞淵見河圖緯象云邠之隘上爲公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此偽書也虞緯逃難易姓名作吳卓唐高祖諱淵後易作泉詩云酣歌一夜送泉明是也顏泉卿子名泉明彭州司馬

沙上

人錢塘江干有地名曰沙上實平土也沙說文作水散石也故其字或作砂詩注作水旁又大水接小水曰沙故其字或作沙今南京有白沙廣東亦有曰沙徽州有錦沙之類蓋水邊可耕之地也

狗塋良犬鋪

余鄉東北十餘里地名狗塋其鋪曰良犬初不解其義述征記彭城東岍一丘俗謂之狗塋或云徐偃王墓后倉者也徐國官人娠而生開弃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歸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三

禹穴

四川石泉縣石紐村禹生之地其地溪沓人跡所不到者名禹穴都御史劉公遠夫求得古碑上刻乃李太白書禹穴二字今會稽亦有禹穴乃寔所也

月窟

楊子雲長楊賦西歷月蝕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爲月所生處楊用修引李太白天馬來出月氏窟以爲月窟月氏國日域日逐單于近之矣日域猶言日本國

也邵堯夫因倡爲天根月窟之句天果有根月果有窟耶岐陽王平沙漠表云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

### 白雲宗田

吾鄉有田名白雲宗田蓋我朝洪武初抄末元僧之產也元有八思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爲之塑像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四

### 覺

覺有二音其義亦異在蕭韻者作喧鬬聲口爭曰覺氣出頭上也所謂市囂聲覺是也在教韻者爲地名尚書序仲丁居于覺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即秦之敖倉也三川爲天下之朝市故名敖云左傳有覺民之隧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覺在玄之覺青東方玄北方也

### 水土生人

孔子家語云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太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呂氏春秋云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癭與癡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僂人任子云水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草木子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僂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疔衍氣多仁陵氣多貪又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五

曰東方之人長

### 埋土乾湖

杭有貴公子以陰得縣官畧不知事體在任出郭門見一大土阜當道因亟呼地方人叱曰何不開掘平治耆老曰爲力固易但爲無處可容此土耳本官乃操吳音曰有舍子難快掘箇潭埋了罷一時傳爲笑話因思宋王安石爲相有人獻計乾太湖可得良田數萬頃安石與客議之劉貢父曰此易爲也但旁邊別開一箇太湖納了此水則成良田矣安石悟而大笑此古今的對

十一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二

錢塘田藝蘅子旌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名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歷過也傳也黃帝造歷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又曰容成曰羲和

留青日札

卷十二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王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

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國初曆有襲爵受封祈福求醫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歛貨財等名通曰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而紀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二

年則由洪武元年以前吳元年邇上則但書甲子平

行不用故元之年號也

洪武二十年御史解縉上封事中有曰治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宜申播種之時不必用建除之妙上嘉其識而不能用

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閏日凡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

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著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于曆者于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至今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開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即此曆也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黃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三

鍾爲天統立天之道也六月坤之初六林鍾爲地統立地之道也正月乾之九二舊作九三誤也太簇爲人統立人之道也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所謂三正也

蔡邕獨斷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周正自建子而民事則以夏時故逸周書曰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人時巡狩蒸嘗猶自夏焉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曰行夏之時至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建寅也

古曆有六象黃帝曆元起辛卯 顯帝用乙卯

虞用戊午 夏用丙寅 商用甲寅 周用丁巳

魯用庚子 秦用顓帝曆 漢因秦用乙卯或云用

殷曆故通鑑編年朔日兩存之也

曆日按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未嘗言曆日字也周

禮焉相氏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月星辰宿五者

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四

日直某也又引孝經說曰故敕以天期四時節有早晚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曆法已備于漢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

元初用劉宋日曆名曰大明曆遠金皆用之故元亦因之易名曰授時曆

年本作季从禾于聲取禾一熟也故又曰稔亦謂歲一稔也釋名進也進而前也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

歲木星也从步戌聲俗作山非也越也越故限也木星曰歲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是



一年行一次十二次而周天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謂年曰歲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故名曰歲年禾一熟歲駢兩稔九月建戌故从戌推步起也次者第也又位次也曰歲次者蓋言歲行在某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故十二歲而周天也漢志曰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日遶天而東日行天運周在天成度有曆成日日周于天四時備成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謂之至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五

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太史公以十九年爲章七十六年爲部五百一十三年爲會一千五百年爲紀四千五百年爲元

歲古作遂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入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今文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前此未有也崔希裕略古篇歲作𠂔

歲差法元熊太古曰古人善曆有歲差之法郭太史言自漢至今凡十次差故作簡儀以考中星作土圭十五交長以驗日景又以蓋天仰而觀日之所經皆

前代所未有也是以授時曆日測月驗永終無弊又嘗遣使十四輩分隸十四處于夏至日測景長短往往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水之緩急皆得而知之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十里也日之廣千里星之廣百里或七十里五十里故王畿千里象日之廣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日長而夜短大都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至日又晝六十刻夜四十刻矣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六

漢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爲陽九百六也注四百八十年爲陽九之會入元一百六年爲百六之厄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月闕也十五稍減故曰闕也本太陰之精以象其形因其圓缺有度故一闕爲一月歲有十二月月凡三十日本三百六十六日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得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閏又餘六日積二歲又餘二十四日故五歲再閏从門从王周禮閏月王居門中

是也俗作王者非閏之言潤也云蹇長就短也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必五歲餘兩月而後五氣之氣始備而度始周此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史記年表秦二年後九月蓋秦不置閏爲後九月蓋以十月爲正朔故于當閏之歲率歸餘于終而爲後九月也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之義漢因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太初九年始改歲自正月而起正朔曆數合而爲一矣

留青田札

卷十二

七

漢紀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爲歲首又元年冬十月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秦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漢初曆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

宋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畧留二十年太宗以爲支干相承雖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即印新曆頒行上可之

日實也从口从一太陽之精不虧象形也以其一度一見故爲一日歲有四時時各三月月有節氣有中氣節氣而始爲節自始至終之半爲中

留青田札

卷十二

八

曰刻古制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夜中六十刻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則晝多于夜五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春秋分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從春分至夏至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增亦如之漢初大率九日增減一刻至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日晝夜日刻律令所謂言日者以百刻是也百刻分佈

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初二三四刻止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止立正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計一時八刻之外有二小刻二十四小刻共為四刻始合百刻析而數之二十四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

節竹約也从竹即聲制也止也故限時而成節有四時有八節五日為一候候待也節氣若有所伺也月有六候故一歲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即六氣而成時故二十四氣為一歲也七十二候後魏始載于曆故今因之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九

建樹也置也定法也凡戌時北斗之杓指于方位之初則為節斗杓指于方位之中則為中氣一月一招搖而指故名月建閏月則月內無中氣乃戌時斗杓指于兩辰之間杓杓柄也从杓聲北斗之星凡七第一星故名杓又云自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自東而南而西而北从寅而至丑終也歲从戌推步而北斗之占亦自戌時見星為始故回曆白羊宮于辰亦在戌也

月朔曰朔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與日同度謂之朔弦弓弦也月半之名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月

之上半曰上弦下半曰下弦東漢志曰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注上弦初七八下弦

二十三

望月滿也與日相望如朝君也漢志日月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月大十六日望月小十五日望間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

有十四十七望者

月盡曰晦晦灰也月死為灰光盡似之也漢志曰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注陰近陽則晦二十九日小盡三十日曰大盡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上所宜之木

王爲郡姓立社曰大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以社爲后土者蓋社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有子句龍爲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今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也社必春秋者重農事也月令近春分秋分前後戊日爲社日禮之所謂元日元吉也必戊者土也蓋立春立秋第五戊爲社若節在戊日午前則六戊節在戊日午後只五戊是也伏伏藏也伏有初伏中伏末伏三日乃六月之節四氣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一

畏火故至庚必伏三伏皆庚金故也周時無所謂伏起于秦穆公二年初作伏祠或曰文公或曰始皇今按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第五庚爲末伏若五庚在立秋前則第六庚爲末伏也

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之姬警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皆太陽所躔之次舍也

歲德五行同須異位之德歲合五行相合之辰奏書天之掌記博士貴人力士凶神也太歲君也太陰土星之精其后妃也將軍金星之精方伯之神蠶室其

妻也長短星潮候也其餘不可盡名無多泥也

建除家即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名也天文家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轸二十八宿是也

星禽衍法角木蛟 亢金龍 氏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斗木獬 牛金龍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獬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昂日雞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水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轸水蚓 二十八宿酉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二

陽雜俎以爲有姓有形皆不稽之談也

九宮之法即洛書之數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以後天卦位配之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綠巽五黃中宮六白乾七赤兌八白艮九紫離也九宮七色見乾鑿度

唐會要曰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今曆中但列其色于下方而不著其名世人謂之曰

飛九宮

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干犯也屬陽故曰天干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豐赫于戊理紀于己飲更于庚悉新于辛懷妊于壬陟揆于癸陰陽合德化生萬物也 甲本戈甲或曰折也萬物甲拆而出也 乙本魚腸或曰萬物屈曲而未伸也 丙本魚尾或曰萬物炳然著見也 丁本蠶尾又萬物壯實之形也 戊本武又萬物之茂盛也 己本几又萬物有形可紀識也 庚本高或曰萬物堅強而收斂也 辛本被罪或曰萬物方盛而見制也 壬本懷妊 癸本草實或曰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三

十二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支象竹之枝葉下垂也分也度也屬陰故曰地支 子人子也孳也陽氣始生于下也 丑手扭也寒氣屈曲而尚紐也 寅醺也 卯牖也又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 辰本日月星之名又伸也萬物伸而已出也 巳本蛇屬巳也陽氣畢布已盡也 午悟也交布也陽氣愕而忤也 未木之滋也又昧也日既中而陽幽也 申持簡也又萬物申束以成體也 酉肅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四

也就也萬物熱而成就也 戌半戌成也萬物將滅息也 亥本豕屬又核也萬物堅核而收藏也大歲在甲曰闕逢一作馬蓬萬物欲出閉塞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一作端蒙旃旃也蒙冒也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一作游兆萬物生枝布葉柔輒兆圻也在丁曰強圉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中央和養萬物也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維也在庚曰上章萬物畢生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萬物將就成就而再新也或誤作昭陽在壬曰玄默歲終包妊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陽氣萌動萬物將顯也或誤作重光此歲陽也 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望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此月陽也 大撓占斗建作甲子以支干為配 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 甲乙見于丑午未為金見戌亥辰巳為火見申酉寅卯為水 丙丁見寅卯申酉為火見子丑午未為水見戌亥辰巳為土 戊巳見辰巳戌亥為木見寅卯申酉為土見子丑午未為火 庚辛見午未子丑為土見辰巳戌亥為金見寅卯申酉為木 壬癸見申酉

寅卯爲金見午未子丑爲木見辰巳戌亥爲水一以天干爲主一以地支爲主故不同也

十二辰之肖 子曰鼠前四爪陰後五爪陽 丑曰

牛屬陰蹄分四爪 寅曰虎陽五爪 卯曰兔陰缺

唇四爪 辰曰龍陽五爪 巳曰蛇陰雙舌 午曰

馬陽火蹄圓單蹄 未曰羊陰蹄分四爪 申曰猴

陽五爪 酉曰雞陰四爪 戌曰狗陽五爪 亥曰

猪陰蹄分四爪

正五行 甲乙寅卯木 丙丁巳午火 戊己辰戌

丑未土 庚辛申酉金 壬癸亥子水 乾金巽木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土 五

坤艮土此以支幹屬五行也 五行相生者生者左

旋故以中央土生西方金金生北方水水生東方木

木生南方火火復生中央土此河圖之生數也 五

行相剋者剋者右轉故以中央土而剋北與西北之

水水剋南與東南之火火剋西與西南之金金剋東

與東北之木木又剋中央之土此洛書之剋數也

五行生剋制化者生中有剋者蓋木生火火盛則木

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

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阻滯

此生中有剋也 剋中有生者蓋木剋土土厚則喜

木剋是爲秀聳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剋是爲樽

節堤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剋是爲既濟成功火剋

金金盛則喜火剋是爲煅煉全材金剋木是爲斧斤

斲削此剋中有生也總名之曰五行家

李淳風作六十花甲子歌甲子乙丑海中金 子水爲

旺之地無金死于墓于丑水 丙寅丁卯爐中火 寅

旺而金死紫故曰海中金也 丙寅丁卯爐中火 寅

之天克而虛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 戊辰巳巳大

林木 辰巳巳大林木 辰巳巳大林木 辰巳巳大

辛未路傍土 未申之土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

日路旁 壬申癸酉劍鋒金 申酉金之旺位無土故

剋則無鋒于劍鋒 甲戌乙亥山頭火 戌亥爲天門火

故曰劍鋒金也 丙子丁丑潤下水 子丑水之旺位

也 庚辰辛巳白蠟金 辰巳金之旺位無土故曰白

午癸未楊柳木 未申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

楊柳 甲申乙酉井泉水 申酉水之旺位無土故曰

量未洪故曰 丙戌丁亥屋上土 戌亥土之旺位

井泉水也 戊子巳丑劈歷火 子丑火之旺位無

在下而生故 戊子巳丑劈歷火 子丑火之旺位無

中之火非能神則 庚寅辛卯松柏木 寅卯木之旺

無故曰劈歷火也 壬辰癸巳長流水 辰巳水之旺

非柔弱之土故 壬辰癸巳長流水 辰巳水之旺

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達生金則 甲午乙未沙中金  
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 申申  
冠帶取而方冠帶未龍能非火衰之地火衰則金  
丁酉山下火 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 戊戌巳  
亥平地木 戌則非一恨之根為木生之地夫木生于原庚  
子辛丑壁上土 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寅卯為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  
金箔 甲辰乙巳覆燈火 辰為食時已為萬中火故曰  
癸也 丙午丁未天河水 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  
不能言也故 戊申巳酉大驛土 申為坤地為地非銀  
加于坤澤之上非其他澤 庚戌辛亥釵釧金 金至戌  
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 庚戌辛亥釵釧金 而衰至

留青白札卷十二

十七

亥而滿金既衰病則誠 壬子癸丑桑柘木 屬金水丑  
桑矣故曰釵釧金也 壬子癸丑桑柘木 屬金水丑  
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木也 甲寅乙卯大溪水 寅為  
人便以伐之故曰桑柘木也 甲寅乙卯大溪水 寅為  
雞卯為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屬水也 丙辰丁巳沙中  
川淵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也 丙辰丁巳沙中  
土 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戊  
午巳未天上火 午為土旺之地火之故曰沙中土也 戊  
庚申辛酉石榴木 申為七月酉為八月此時木則絕  
也 壬戌癸亥大海水 壬戌癸亥為水冠帶戌臨亥非他  
水之比故曰 大海水也

鬼谷子作納音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  
也一符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

而右行音起于酉方而左行故四時始于木木傳于  
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五行始于金金傳  
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  
同法也 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于納音之別  
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  
土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  
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  
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  
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  
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

留青白札卷十二

十八

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  
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  
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  
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  
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  
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  
黃鍾黃中色鍾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  
大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太族  
族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夾鍾陰夾助太族  
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姑洗洗絜也陽氣洗物



辜絮之也 中呂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亦助姑  
洗宣氣齊物也 蕤賓蕤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氣  
使繼養物也 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祿盛也 夷則夷傷也則法也陽氣正  
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 南呂南任也陰氣  
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亡射射厭也陽氣寃物而  
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 應鍾陰氣  
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也周伶州鳩曰律所  
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  
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  
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  
九德也曰太族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曰姑洗所以  
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  
交錯也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者無貳也曰無  
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今德示民軌道也爲之六間以  
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  
出四隙云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二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正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者歲之首月取其端正故  
史記名端月云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本去聲从一从  
止當也是也君也小雅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注正讀  
曰政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秦始皇名政政一  
作正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時避諱故讀如征然禮  
記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漢書敘傳英世宗

留青日札卷之十三

正並叶音征今當改正也正必建寅者所謂夏正也  
又爲陬月故曰孟陬陬阪隅也孟陬東北隅也孟春  
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律中太簇律者候氣  
之管以銅或竹爲之中猶應也太簇律長八寸陰陽  
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也寅體  
也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也象少不達體寅  
于下也故曰引達于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  
萬物承陽而興起也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格  
木長貌又正也舉也 立春正月節立建也置也从  
大立一之上也春推也陽也从日艸春時生也蠶也

蠢興也歲之始萬物蠢蠢然出也春為青陽東方少陽之色也物生乃動運故為規所謂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是也立春者春氣始建也如初成立也 初五日曰東風解凍冬則北風結凍春則風自東來木氣通火故溫而解凍也爾雅謂之谷風 次五日曰蟄蟲始振九月之末蟄蟲咸俯則至冬而皆藏矣春至而蘇始振動而將出未出也 又五日曰魚陟負冰魚寒則伏于水底陽動而潛鱗升起上游而背負于冰也故月令作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雨去聲水需雲間自上而下也水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而陽氣既動散而為水也天一生水故水自天而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 初五日曰獺祭魚獺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从賴或作獺一名水狗水居食魚者取魚祭天乃敢自食報本也其祭也圓鋪水象也能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目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移穴也或曰獺一歲二祭然後漁人入澤梁 次五日曰侯鴈北鴈隨陽鳥也知時候以保身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序一名朱鳥一名陽鳥寒則來于江南熱則歸于塞北故至

此則漸返于北矣世傳衡州有回雁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故又曰過彭蠡之北也梁州有鴈塞山上有大池水鴈皆棲集故名鴈塞月令作鴻鴈北秋令曰鴻鴈來又曰鴻鴈來賓冬令曰鴈北鄉皆取其知時也熊太古言在開平五月見鷗鷺鵲鵲在彼七月回大都見其南歸又靈川秋分時鵲鳥自湖南又廣西春分時又皆出廣則隨陽之鳥不特鴻鴈也 又五日曰草木萌動即禮之所謂區萌達也屈生曰勾芒直出曰萌萌而曰動尚未至乎甲拆也惟此一句乃月令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文 二月建卯曰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夾鍾律長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一曰如月如從隨也从女从口女子從人之命也言隨正月如相從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卯茂也謂陽氣生而孳茂也故曰冒萌于卯太歲在卯曰單閼單音然盛也開塞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塞止遮壅也 驚蟄二月節正月而蟄蟲始振者至此而奮然震驚而蟄皆啓發矣 初五日曰桃始華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故草木萌動之下即繼之曰桃始華始或曰讀作試華榮也本音華呼

瓜切木謂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埤雅作小桃花  
又曰其性早華故先百木 次五日曰倉庚鳴鵯鵊  
鵯黃也一名商庚一作鴝黃離黃鵯黃鵯黃鵯黃  
黍或呼黃離留黃粟留黃袍金衣公子其色初鵯黑  
而後純黃亦應節起時之鳥故出幽谷還而不而鵯  
曉好音爾雅黃鳥鳴而鵯生是也但今江南清明後  
而鵯始生二月或太早又三月盡鵯始出谷而鳴不  
知月令何早也水中黃刺魚亦名黃牙魚能變黃鵯  
余親見一箇已變前一半而尾尚未蛻者 又五日  
曰鵯化爲鵯鵯鵯也一名鵯有一名征鳥一歲曰

鵯青曰札

卷十三

四

黃鵯二歲曰鵯鵯次赤也三歲曰鵯鵯今通謂之角  
鵯鵯有毛角也鵯鵯鵯鵯之類也九鳥曰鵯能鵯  
鵯陽氣又鵯鵯曰今之鵯也鵯大而鵯差小鵯鵯而  
鵯差馴孟春時生育氣盛故鵯感之而化爲鵯耳且  
草木蕃茂翅弱爪柔自不能搏擊如化而善也夏小  
正曰仲秋鵯化爲鵯復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因形  
移易曰化其非因形移易者直曰爲言其與化又異  
也古人以鵯鵯爲桔鵯爲布穀引詩鵯鵯居爲證  
則非也居鵯鵯乃今之鵯鵯毛色別種與布穀絕不  
相類且布穀自能營巢而不巧故名之曰拙鵯俗言

拙布穀者以此又以鵯爲鵯鵯鵯鵯春來冬去似山  
鵯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或曰即鵯鵯似斑鵯小  
斑鵯者曰鳴鵯即鵯鵯鵯鵯即布穀之音轉也又以  
鳴鵯即鵯鵯誤矣或亦方言之不同也但後穀雨中  
曰鳴鵯者是可知其爲名非上鳴字是虛字也 春  
分二月中分判也裂也半也春九十日至此而前後  
判裂各半而適中也陽生于子而終于午至卯而中  
分陰陽相停故晝夜相停各五十刻無長短之差月  
令所謂日夜分是也 初五日曰玄鳥至玄鳥燕也  
其色玄也其名自呼曰鵯亦作乙聲多稍小者漢燕

鵯青曰札

卷十三

五

紫胸輕小者越燕胸斑黑聲大者胡燕又曰沙燕白  
者名天女一名鵯鳥一名鵯鵯或作意意夏小正曰  
至者入人室屋也春分至秋分去亦知時鳥也 次  
五日曰雷乃發聲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古作鼗从  
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所以四  
田也陰陽回薄所以二回也乃象氣出之難亦繼事  
之辭也發起也舒也揚也興也故曆法春夏曰發秋  
冬曰歛是也單出曰聲聲震激而猛疾則爲霆故霹  
靂者天之怒氣也 又五日曰始電電陰陽之激曜  
也與雷同氣發而爲光故淮南子曰雷以電爲鞭或

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殄也乍見則殄滅也夫陽微則光不見二月陽氣漸盛以擊于陰其光乃見易大壯二月之卦以雷在天上得名又曰雷電合而章故曰雷光也月令始電之下曰蟄虫咸動啓戶始出是立春之始振月朔之驚蟄者至此而畢發無遺矣又素問王冰注雷乃發聲之下有芍藥榮芍藥香草制食之毒者莫良于芍藥故獨得藥之名所謂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草謂之榮與此不同况今芍藥四月始榮故知其偽也

三月建辰曰李春日在胃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律中

通書曰札

卷十三

木

姑洗一曰竊月竊本作窵从宀从丙丙位南方萬物炳然天地陰陽之門戶陽功將成陰光以起也辰震也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故曰振美于辰太歲在辰曰執徐執持守也捕囚也留也徐緩也即月令所謂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如向之執持之物至此而舒散也 清明三月節東南之風曰清明風李春之時適當方位萬物皆齊乎巽矣何潔淨而顯著乎故曰清明也在地者莫清于青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也 初五日曰桐始華桐榮桐木也華而不實今名白桐最大可爲棺槨墨子桐棺三

寸是也故又曰觀桐此外木之以桐名者甚多其類者三種似梧而無子者曰青桐一名槻色白葉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者曰梧桐一名梓桐生山岡花黃紫色子可壓油者曰岡梧俗名油桐油讀作去聲惟此種稍白桐耳白桐知歲氣每年一枝生十二葉則十三葉故可作琴瑟也非其類者四種曰顏桐夏花紅如火曰紫桐花如百合曰刺桐出泉州曰胡桐出鄧善溪可以汗金銀後漢書哀牢夷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績黃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華白蠶取蠶淹績織以爲布 次

通書曰札

卷十三

七

五日曰田鼠化爲鴛鼠穴蟲名善盜晝伏夜動也鴛罕母也用鼠形大頭似兔尾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一名鼯鼠鴛即今鷓鴣一作鷓鴣乃似鴛而小者爾雅直以爲鴛誤矣故蔡邕曰鷓鴣是也鼠陰而鴛陽陽氣盛故陰化爲陽也淮南子曰蝦蟆化鴛性淳不越橫草無常居而有常匹熊太古言在廣東八月見魚化爲鶉南北各不知也 又五日曰虹始見虹踳踳也狀如蟲故从虫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又曰陰氣就交于陽映日而光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生雙出鮮盛者雄闇者雌一名美

人蜺又名挈貳蜺說文于蜺下注曰屈虹陰氣也斗  
精失度則覓見態主惑于譽皆謂日不當交而交天  
地之淫氣也蓋陽氣下而陰應即爲害而雨陰氣起  
而陽氣不應則爲虹也一名天弓又曰帝弓或曰有  
質其首如驢故能入溪飲水吐金成金又似妖物也  
王冰注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牡丹花也一名百  
雨金一名鼠姑廣雅謂之木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  
此時雖當華古人不重始紀于晉而盛稱于唐亦偏  
也穀雨三月中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雨亦去聲  
時可播種雨其穀于水亦自上而下也吳鄉風俗每

青日札卷十三

人

于清明後浸種穀是也初五日曰萍始生萍水草  
也善滋生一夜七子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又  
無定性隨風漂流故曰藻萍青藻紫楊花入水化爲  
浮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今蘆有麻藻異種長可指  
許葉相對聯綴不似萍之點點清輕也萍乃陰物  
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盆水在下承之而虛閣萍  
于上以曬之即枯死矣次五日曰鳴鳩拂其羽鳴  
鳩鵲也此時穀雨之後故曰布穀一名撥穀雌雄  
追逐鳴而過擊其翅若鼓翼拍其身而直刺向上亦  
陽氣使之也天晴則呼其牝雨則逐之俗言喚婦逐

婦常聞其聲故曰鳴鳩其形小如斑鳩說者不詳鳴  
字是名故以爲即鷹所化者真誤矣又五日曰戴  
勝降于桑戴勝織紵之鳥頭上花毛成勝時蠶生之  
候若自天而降下于桑亦氣使之也一名戴勝按相  
如傳西王母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蓋勝者婦人首  
飾即漢所謂華勝也今江南桑時之鳥白頭黑衣而  
未嘗見其勝乃專集于桑以食甚孳者其有勝者則  
綠衣黃襟而不降于桑且非其時所必有也

青日札卷十三

九

舒散暢茂也已巳也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  
文章故已爲蛇象形象蛇之變化有文章也故曰已  
藏于巳太歲在巳曰大荒落荒遠也大也有也亦寬  
廣之義落非周零之謂乃居也始也萬物大盛磊落  
布濩也一作芒落或曰四月正陽亦名正月皆去聲  
此又人所罕知者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假大乃  
宣平故曰大夏楚詞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胎也  
氣大而育物也夏曰朱明一曰長贏即恢台也至此  
而夏氣始建立也初五日曰蜩蟬鳴一名蜩蛄一  
名蜚夏小正曰蜚則鳴一名天蜩一名仙姑一名碩

鼠又曰螻蛄俗曰土狗臭蟲也或曰螻蛄蛙也非是穴土中好夜出又好入室偷燈火以返穴俗謂之替鬼役也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食風與土廣志曰會稽謂之蝟蛄 次五日曰蚯蚓出蚓本作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申故曰却行一名蛻蝟一名曲蝟一名螻蛄一名土龍善鳴于土中故又曰歌女老者曰頸俗名陽顯即古稱蚓廣東名胸蛄陰而屈者乘陽而申見也皆陰氣始而螻蛄蚯蚓應之也蟲自有一種名臭蟲者人遂以蚓非臭蟲殊不知此物亦臭故說文本草皆以爲臭蟲也但陸德明

青田札 卷十三

十

鄭康成皆以爲蛙非矣 又五日曰王瓜生通志曰王瓜曰土瓜曰瞽姑曰鉤瓢曰非荔均房間曰老鴉瓜又曰菟瓜其根可生食類瓜故得瓜名而鄭玄以爲菟葵誤矣圖經以爲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了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鴉瓜今藥中所用也鄭玄以爲即葦挈本草作菟葵王冰王瓜生作赤箭生即此也蓋以其色赤故耳所謂赤箭藥名况月令是月聚菑百藥是也俗名瓜蔓一種小而微尖色紅但圖經以爲又名土瓜

青田札 卷十三

十一

非也土瓜自是一種如山藥土腹可生食今又一種形微長而圓有肉如刺色白熟則漸黃亦有黃白種可生食自名黃瓜今俗人誤此以爲王瓜因其音之近也又通志赤箭曰離母曰鬼督郵曰合離曰獨搖曰定風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又獨活亦曰獨搖草得風不搖無風自動又鬼督郵亦曰獨搖草而徐長卿赤箭俱有鬼督郵之名而實異若以王瓜根爲可生食即今名青木香也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萬物至此而小得盈滿也有小滿而無大滿者何也蓋節氣因時物兼人事而人事不可以大滿也非若寒暑與雪可以蕪小大也 初五日曰苦菜秀苦菜今野苦苣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脆美可茹爲菜而味苦故名蔡邕以爲苦苣菜俗呼苦馬菜驚兒菜通志曰白選又野生菰蓴人家常食曰白苣即菰蓴與苦菜八月撒子漫種見老圖書故埤雅亦曰生于寒秋經冬歷春至夏而秀也 補苴不可食即別一種說文之所謂草名也詩采苦采苦誰爲茶苦其甘如薺故可食內則濡豚色苦是名菰蓴者也但注以爲茶即茶則誤之甚矣今韻茶云本作茶而茶字說文亦以爲苦茶即今茶茗也鮑氏遂以爲

感火氣而苦味成殊不知茶有三四種而茶字下又曰菜名可知矣又有一種葉似苦苣而汁白花黃似菊者一曰茅秀一名英茶詩有女如荼是也况茶茗槲設莽皆木一種五名安得謂之菜也秀出也榮也茂也美也草木之華曰秀故曰吐華曰秀若以不榮而實謂之秀而乃病之曰苦菜不實則不知秀有兩義矣王冰注作吳葵華說文葵菜也夫葵爲百菜之王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夏小正作王荳秀也 次五日曰靡草死靡草名感陰氣而死柔而萎靡不勝至陽而死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謂薺苳苳薺苳也董仲舒曰苳薺枯于仲夏是也 又五日曰麥秋至麥繼絕續乏之穀秋種厚薺謂之麥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說文曰芒穀今大麥有芒小麥無芒又有累麥一曰薺麥即耒麥或曰大麥又曰短粒麥夫百穀以秋爲成熟之期惟麥夏熟故以夏爲秋而曰麥秋至月令曰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薺嘗麥先薦寢廟是也王冰作小暑至夫小暑乃六月一節安得又入候中或即白露降木一候也復爲白露八月節之謂與

五月建午曰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一曰臯月說文臯白之進也从白从本意者白爲秋氣之色至此而陽已極陰逆生故秋欲索也或曰臯局也萬物至此而各有局限部分也午梧也五月陰氣作逆陽冒地而出也蓋陽極陰生午者正衝之地午象逆衝也故曰尋布于午太歲在午曰敦牂敦大也牂盛也萬物大盛也 芒種五月節麥穀皆爲芒種種上聲說文類也又種去聲種也布之也此時有芒之種可以布種故今人作芒種作去聲當也 初五日曰螳螂生堂螂有斧蟲故曰拒斧訛曰圻父一名螳螂一名不蠅以其能捷飛故名天馬其子曰蜉蝣又曰莫辨陰氣始起殺蟲應之而生故能捕蟬而食深秋生子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可以入藥一名桑螵蛸類從曰螳螂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酒起霧 次五日曰鵙始鳴鵙一作博勞百勞伯勞左傳名伯趙喙黑似鵙而大賊害之鳥故俗名鳳凰皇隸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不能翱翔直飛而已一名鷓鴣離騷恐鷓鴣之先鳴也百草爲之不芳蓋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也一作鷓鴣南經之聲似之故曰鷓鴣舌之人又名



巧婦易林曰鵲必單棲鷺必匹飛蓋惡鳥故單棲也俗曰逐瘟因其聲惡言能逐瘟氣追人魂也亦作逐瘟則感陰而鳴是蓋起于曹植惡鳥論以伯勞爲尹伯奇所化故俗惡伯勞言所鳴之家必有凶是也鵲善制蛇故曰鵲鳴在上蛇蟠不動鵲鳴在上蟬反不行夫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陰氣至而鵲鳴可續之候又五日曰反舌無聲反舌鳥名禮記疏百舌鳥也以其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音故名至此感陰氣而無聲俗名泥百舌歐陽永叔詩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官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正發是以百舌即泥滑滑之故今亦名之曰泥百舌也飲春水而開口飲秋水而閉口故梅堯臣百舌詩一冬常噤默乘春何多舌周書反舌有聲譏人在側故杜甫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譏人蓋陰氣之應巧言之象也又易通卦驗丹鉛餘論作蝦蟇無聲而人皆信之蓋注疏以反舌爲蝦蟇惑之也殊不知蝦蟇蛙屬此時正鳴而劉禹錫百舌吟云數聲不盡又飛去又云天生羽族爾何微則蝦蟇豈有羽而能飛者况結之曰南方朱鳥一相見索寞無言蒿下飛即所謂無聲也夏至五月中至到也極也陽氣假大夏到此而至極

讀書月札

卷十三

十四

也故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初五日曰鹿角山獸屬陽角支向前一陰始生感之而角自退落今家所畜馴鹿每歲驗之時日不爽及出時數夜即長以盆水照之新出角少不端正則又能觸落而復換是尤異也次五日曰蜩始鳴蜩大蟬也或作蟪蛄曰蜩宋衛曰塘鄭曰蜩秦晉曰蟬形聲大而黑紫色曰馬蜩俗名老全全則越人蟬音也無口而旁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蜩曰蟬脫藥名也一名枯蟬曰伏蟬蟬者能鳴雌者啞而無聲亦名蟪蛄夏生者夏死夏生者秋死故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惟本草以爲讀書月札卷十三十五

讀書月札

卷十三

十五

有且是也亦謂陽衆多也未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水重枝葉也故曰昧菱于未太歲在未曰協洽言陰欲化物而陽氣漸和合也 小暑六月節暑熱也月初暑氣猶小也 初五日曰溫風至溫燁也暖也南方火溫熱之風至也 次五日曰蟋蟀居壁悉蟀也也一日蟋蟀又名蜻蛚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即今趣織俗作促織生野中羽翼漸成而居穴之壁壁垣也漸寒則自宇而漸入于牀下矣一種二尾能鬪一種三尾不能鬪俗名油葫蘆乃如蟋蟀者詩義問曰悉率食蠅而化語曰趣織鳴嬾婦驚蓋

讀書自札

卷十三

十六

催寒之蛩也 又五日曰鷹始擊擊本作鷩或作鷩搏擊也禮注疏獸擊从執从手鳥鷩从執从鳥是也氣未肅殺故鷹始搏擊以迎金氣故月令作鷹集蚤鷩記又作鷩乃學習蓋可見矣 大暑六月中熱至此而大也 初五日曰腐草爲螢即螢火蟲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照又名炤燐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夜光宵燭一名丹良丹鳥朽爛之草所化陽明之極則幽陰之物亦感之而化無情而生有情也明堂月令作腐草爲蠋爾雅曰燧火即照是燧即螢也說又蠋明也是矣又曰蠋馬蠋从虫益聲 象形則又

似詩所謂熠燿宵行者是名宵行虫形如蠶夜行地上候下有光古今注辨之曰熠燿非螢生卑濕處尾後帶火古人因其有光或亦卑濕腐草所化故誤以螢爲蠋耳愚謂螢草螢也蓋有二種淮南子作蚺者水螢也唐子卿有賦曰水螢有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取于螢足能自運亦何憐于蜷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故知此爲水螢也 次五日曰土潤溽暑濕熱也土氣濕潤而暑氣鬱蒸也 又五日曰大雨時行土氣成暑暑極成雨大雨及時而行所以退暑而迎秋也或曰皆東井之所主也

讀書自札

卷十三

十七

留青日札卷之十四

錢塘田藝蘅子

債徐樹升

大明大統曆解

七月建申曰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律中夷則一日相月相助也導也宿也周禮出接賓曰儋人詔禮曰相言秋之迎夏相扶助導引而成物也申神也陰氣成自申束从白自持也又曰身也萬物身體皆成就也故曰申堅于申太歲在申曰涖涖涖大也灘水濡而乾也言萬物收歛而乾實也或以灘為修

留青日札卷十四

也而云修長 立秋七月節秋摯也物摯歛乃成熟故禾熟曰秋一日白藏一日素商秋為矩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是也秋至此而建立也 初五日曰涼風至涼薄寒也西南方風曰涼風至此而淒清之氣至焉故六月之風曰溫而七月之風曰涼陰之代陽也周禮所謂火見而清風戒寒也禮記作盲風至目無眸子曰盲亦摯歛之意也 次五日曰白露降露陰之液和氣潤澤凝為露也白西方秋金之色天之陰氣成液下降為白露而潤物也 又五日曰寒蟬鳴蟬小如蜩今名枝蜩言在樹枝上鳴其音嘹繞可

留青日札卷十四

十

聽也即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芻蕘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俗作蚍蜉非也形小而青綠色聲接續而急疾所謂寒蟬鳴夕者此也多為水中黑殼蟲所化俗名蝦蟇蟲乃蜻蜒以尾點水生子水草上而青鮪魚食之腹脹孕蟲啞破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及蛻乃為蟬也亦屬陰感秋而鳴者有蜩先鳴故此不復言始也寒蟬爾雅曰寒蟬是名即鳴鳩之謂也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息也暑熱至此而止息初五日曰鷹乃祭鳥二月而化為鳩者至六月而始摯今則感金氣之肅殺而乃搏摯飛鳥矣然必先祭而後食者亦猶頌之報本也或以為有胎之禽則不擊故曰義鳥今則不然雖當春亦殺雞而食之未見其義也月令天子法此故于其下文曰戮有罪征不義一作始行戮亦論其常耳 次五日曰天地始肅秋氣清而陰陽始振肅也故下文曰不可以贏 又五日曰禾乃登禾嘉穀之總名登升成也禾至此而乃熟也故曰農乃登穀

八月建酉曰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一日壯月壯大也健也故易二月之卦曰大壯注威盛強猛之名是也今八月亦為壯月者豈二月

爲春之盛八月爲秋之盛故與或曰壯傷也故郭璞以淮呼壯爲傷今此名出自淮南鴻烈篇而又皆無所解故余釋之如此酉就也季秋可爲酎酒成熟也故曰留熟于酉亦曰飽也老也古文作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故一邪閉門象也太歲在酉曰作噩作起也爲也生也噩嚴肅貌言萬物皆作起而嚴肅也天文志作詒亦作駘鄂音義同或即以噩爲零落則非也白露八月節前七月次五日既曰白露降矣而此復以爲節者秋金色白陰氣漸重露茫茫而白也其下文又曰盲風至盲風疾

留青田札卷十四

三

風也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闔闔風初五日曰鴻鴈來六曰鴻小曰鴈正月之候鴈北歸沙漠者至此而復自北而來南矣言北而不言南者自中國言故曰來也淮南子作候鴈來說文以鴻爲鴻鵠則誤矣鵠黃鵠大水鳥也又曰白鵠詩疏羽毛純白似鶴而大肉美如鴈是也又小鳥曰鵠鵠射取其難中皆非鴈類又鴈有鳴鵠倉鳴之名次五日曰玄鳥歸春分而燕至者今則自南而北矣說者皆以燕爲北方之鳥也殊不知其來也言至而未嘗言南其去也言歸而未嘗言北

非若鴈之明言北者故今江南山谷中土人掘石穴往往見蟄燕成窟蓋畏寒而服藏土窟耳或曰燕蟄于水底非皆歸北也豈所謂胡燕歸北越燕歸南而漢燕留漢也與又五日曰羣鳥養羞養供也羞食也羣鳥藏食以自育將以備冬也所謂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者以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秋分八月中秋至此而平半故亦曰日夜分也初五日曰雷始收聲春分而雷乃發聲者至此而收聲若斂聚其聲于地中陰收捕陽而萬物隨氣以入故易地中有雷曰復雷藏澤中曰隨也次五日曰蟄蟲壞戶

留青田札卷十四

四

器未燒吐坏銘物之始也居內半門曰戶立春而蟄蟲始振者至此而入土復培益其戶使之漸小可以通明出入尚未至于寒而塗墍也故下文曰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蓋蟲畏寒而自避也又五日曰水始涸立春東風解凍之水正月中之雨水大暑大雨時行之水至此而乾渴非真乾渴也水固曰涸若消歛而不復滿盈故曰始涸蓋春夏氣至而水生秋冬氣返而水降也今或連年八九月之後大雨橫行洪水汎濫可謂不時而不涸矣調燮何居九月建戌曰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

一曰玄月玄黑赤色微也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九月之天色似之且陽微而幽深萬物入覆也一曰暮商成滅也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戊合一也五行土生于戊盛于戊故曰畢入于戊太歲在戊曰闕茂闕閉也茂草木盛也言閉藏萬物之盛也故一作掩茂或以茂爲冒是冒即闕也非是 寒露九月節露在七八月而白首至此則寒冷而將凝矣 初五日曰鴻鴈來賓白露節鴈先來者爲主此時來者皆後至矣故爲賓通書作來賓以爲水際蓋賓賓之誤也先至者豈獨不來水際乎 次五日曰雀入大

留青日札

卷十四

五

水爲蛤雀依人小鳥也故名家賓今曰麻雀通作爵故月令作爵入大水蛤蚌屬曰蜃非也秦人謂之牡屬說文曰燕所化又魁蛤一名復累曰老服翼所化即用此理也惟此雀乃黃雀也蛤乃白蛤也大水乃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舊云風寒氣肅入海而變蓋黃雀自海外而來初時輕細後食中國稻粱肥重飛不能越海故多沈溺而變蛤也其油一點成一蛤大小因之廣東惠州志海中黃雀魚八月化爲黃雀十月後入海復化爲魚古今注雀入水不則多淫洪蓋雀交不一鳥之最淫洪者也 又五日曰菊有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六

黃花菊治瘡也一名日精本草菊華一名節華注有兩種一莖紫氣香味甘可羹一莖青作蒿艾氣味苦名苦蕒本作鞠通作鞠月令从鞠黃中央土色土盛于戊故菊之黃華應其時也故桃桐之花不言色而菊獨言黃又菊有紅白紫黑數十種而獨重其黃貴中色也故易之坤土旺之極亦取象曰黃裳蓋可知矣 霜降九月中露早霜也露者霜之始白者寒寒者結而爲霜矣霜喪也成物者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霜露皆陰陽之氣陰氣勝則露凝而爲霜易之坤曰履霜堅冰至所以爲陰凝也周語曰駟見而隕霜隕降也 初五日曰豺乃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豺狼屬狗聲長尾白頰色黃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以獸祭天亦如鷹之報本也其祭方鋪金象也必祭而後食是春夏之時豺當餓死矣蓋食獸者其常而至此乃一祭以更始也獬廌皆然此亦古人所未道者也 次五日曰草木黃落霜後枝葉皆黃而凋落也故下文曰乃伐薪爲炭 又五日曰蟄蟲咸俯秋分之蟄蟲坏戶者至此寒凜皆垂其首而不食故下文曰咸俯在內皆瑾其戶也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同而爲戶王冰此下有曰景天華

十月建亥曰孟冬日在尾皆危中旦七星中律中應鍾一日陽月老陰之極將復為陽喜之也太初又曰畢月畢終也陰盡而陽復來也左傳曰良月良善也重盈數也亦曰暢月暢充也言萬物充實也一曰上冬言為冬之始也一日小春言日暖如春也亥亥也

有微陽起接盛陰萬物之萌皆動也盛陰感陽物皆含育于內象人之懷妊也故曰該闕于亥太歲在亥曰太淵獻淵深也獻進也萬物大小深藏以迎陽也或以大淵獻為困敦夫歲在子曰困敦此誤易之

立冬十月節冬終也藏也物終藏乃可稱冬曰元英

御青日札卷十四

七

陰極而冬始建立也 初五日曰水始冰冰久凍也本作人象水凝之形而冬亦作冬从古文字也結陰成冰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冰始凝而至乎壯也 次五日曰地始凍寒而土氣凝結冰漸壯故地凍而未至于圻也 又五日曰雉入大水為蜃雉鳥名即山雞有十四種盧諸喬一作鷓鴣鷓鴣海翟山鷓卓翬一作鷓鴣鷓鴣爾雅曰鷓雉鷓鴣雉鷓鴣雉秩雉海雉鷓鴣雉山雉雉鷓鴣雉漢曰野雉禮曰䟽趾五采成章故曰華蟲也屬蛟屬世言雉與蛇交而禮記注謂雉由于蛇化故以雉子為

御青日札卷十四

八

蜃埤雅亦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即蜃類也而淮南子玉篇諸家皆以蜃為大蛤亦曰蚌屬本草大蛤曰車螯一名蜃又曰車輪海島吐氣成樓臺與蛟龍同是又為蛤類矣當從禮注為是或曰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于淮為蜃蜃鳥鷓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或即雉入大水為蜃也蛇求于龜則為龜求于雉則為蜃一日蜃狀似螭有耳有角背鼠紅色獨鷹田鼠曰化為鳩鷃而鷃草雉止言為而不言化者何也蓋改其舊質謂之變馴致于善謂之化因形而易謂之變離形而易謂之化書大宗伯合天地之化注能生非類曰化鷹化為鳩身在而心化也鼠化為鴽雀雉化為蛤蜃皆據身亦化故能生非類按此則鷹不離形雀雉亦當為化矣豈月令之省文邪余意鷹鼠皆有害于物故曰化所謂馴致于善也若夫因形離形之說則前論備之矣變化序曰鵠之為猿蛇之為鼈孔雀雖有雌雄將乳之時登木哀鳴蛇即與交而雉亦與蛇交晉武庫中蛇化雉 小雪十月中雪疑雨說物者也綬也水下遇寒而凝綬綬然下也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五穀之精也寒未盛故雪猶小也 初五日曰虹藏不見三月虹始見

者至此則隱伏而不見陰陽不交故似晦之也文子  
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次五  
日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又五日曰閉塞而成冬  
天地交則通而為泰不交則閉塞而為否故月令曰  
天地不通此四時之所以終而成冬也

十一月建子曰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  
黃鍾一曰辜月辜辜也有自新之義十一月一陽復  
生故萬物將自新也月令亦作暢戶子併足為併者  
在襍祿也孽也孽孽無已也夜半陽氣起人承陽萬  
物滋因以名辰故曰孽萌于子太歲在子曰困敦因

留青日札

卷十四

九

故廬也以木在口中舊所居廬木久而困弊也故又  
曰窮也極也敦去聲堅也大也丘一成為敦丘言陽  
氣困弊之極而漸高大或誤以此為大淵獻是月也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蕩動也 大雪十一月節寒  
盛故雪大也 初五日曰鷓鴣不鳴鷓鴣似雉黃黑色  
故名曰鷓鴣性勇猛善鬪終無負期于必死一死乃止  
漢書作鷓鴣一作鷓鴣漢書鷓鴣雀注音茶或曰本作鷓  
假借作鷓又云大而色青則鷓自是一種鳥非鷓也  
此皆鷓字之義並不言鷓鴣至于鷓則曰鷓鴣一作  
鷓鴣且旦渴且詩作盍且鷓鴣皆音渴鷓且同似鷓

晝夜常鳴求旦之鳥故詩曰相彼鷓鴣尚或惡之鳴  
急旦也十月之時夜甚短鷓鴣求旦故人惡之今冬  
至將來一陽復生故不鳴蓋鷓鴣本陽鳥感陽而聲  
默又名側挂則其好陽可知矣恐即今嶺南之倒挂  
鳥遇寒極而鳴郭璞亦云似鷓鴣冬無毛晝夜鳴即寒  
號鷓淮南子陳皓方氏亦然信無疑矣不然則鷓本  
勇雉漢書魏賦並不言其鳴否唐詩鷓鴣啼渴且涼  
葉盛相思即此相思子乃今之紅豆也 次五日曰  
虎始交虎山獸之君感微陽之氣故雌雄始交也  
諺云虎交一世 又五日曰荔挺出荔草名似蒲而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

小根可為畝本草馬蘭江東呼旱蒲多植于階庭挺  
一枝也獨也挺然勁直之貌故荔挺可以為畝傳亮  
冬至詩柔荔迎時萼是也一名荔實或曰即馬薤也  
陳皓不識以為香草蓋香草乃薤荔或又以薤荔為  
狀如鳥韭非也薤荔自是昔邪垣衣之類俗名鬼饅  
頭舊名木饅頭如果之名荔文非荔之本名也月令  
鷓鴣不鳴之上有曰冰益壯地始坼于十月水始冰  
地始凍之文尤相發明此上有芸始生芸香草可以  
辟蠹 冬至十一月中孝經說曰至有三義一陰極  
之至二陽氣始至三日行南至故曰冬至至日夜半



子時之半而一陽生葭灰起日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也周正建子爲正月人統也 初五日曰蚯蚓結立夏而出者至此寒極而交結如繩矣蚯蚓亦曰鳴砌結者穴居首陽下向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 次五日曰麋鹿解麋形大如鹿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一陽始生感之而角自退落如夏至之鹿角解也麋四目其二夜目自下有窻夜卽能視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麋而子四目也角重者二十餘斤自生至冬之角頗長也陸佃曰麋陽獸角始生而後護耳陽獸何以遇陽而解非也 又五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一

十二月建丑曰季冬日在婺女昏葭中旦氏中律中大呂一日涂月涂路也旅埤也九軌曰涂通達之道二陽漸長萬物亨通也古無塗字俗作途丑紐也萬物動用事象手舉有所執也故曰紐牙于丑又昧爽爲丑人皆起有爲也太歲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易乾爲人赤是也奮揚也奮在田上鼓翅輕疾也若順也亦豫及之辭言陽氣奮發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

小寒十二月節寒尚小也 初五日曰鴈北鄉鄉去聲面也禮依南鄉書席南鄉易嚮明通作向白露而鴻鴈來寒露而鴻鴈來賓者至此將避熱而歸嚮北而飛及立春之後則盡北矣 次五日曰鵲始巢鵲本作烏又作誰在木上曰巢鵲知太歲所在作巢背太歲向太乙巢取木杪枝不取墮地故一名乾鵲古云乾鵲知風是也又冬至架巢至春乃成吳人占巢卜水旱高則水低則旱也生子後則鵲鵲奪而居之所謂惟鵲有巢惟鳩居之諺云喜鵲啣得生血出八哥得箇見成窠是也鵲鵲俗名八哥鵲鳴則有吉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一

應來故名喜鵲諺云喜鵲叫好事到是也又曰見鵲上梁者必貴出埤雅 又五日曰雉始鳴說文雉雉鳴也文明之禽感陽氣而有聲故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雷在地中雉性精剛獨知之應而鳴也埤雅作雉始鳴師曠曰雉交不再故紀之 大寒十二月中寒威至此而極大矣 初五日曰雞乳雞知時畜穉也能考時也生子曰乳感陽氣而生育也今四時皆生此其正候耳埤雅作雞始乳此下有款冬華款冬花生于水底葦中舒曰款冬華于嚴霜是也 次五日曰征鴈屬疾鴈曰征鳥凡雕隼鷗鷯能征伐禽

獸者通名之也埤雅作鷩為殺戮不辜白厲病惡來  
急曰疾至此而剛猛迅速陽漸長至于四則將化而  
馴也 又五日曰水澤腹堅下有水鍾曰澤腹厚也  
身中也堅固也剛也立冬而水始冰大雪而冰益壯  
至此則自薄而厚自厚而固水澤之腹皆結實所謂  
連底凍也故月令又曰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  
入凌人之職也

按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為十二月紀名  
曰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今禮記所載即其  
文也宋黃東發論之詳矣蓋月令固非盡述二代

留青日札卷十四

十三

之制亦非立為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  
而天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多  
呂氏本文為是而禮記傳寫差訛為非如候鴈北  
誤作鴻鴈來渚暑誤作辱暑蟄垂咸俯在穴皆堊  
其戶誤以穴為內諸家曲為之說而不敢以呂氏  
證之若夫王瓜生作王善生溫風至作涼風至雉  
雊雞乳分二候而作乳雉雊則又呂氏之誤而當  
從月令者也學禮者正之可也

留青日札十四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五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丁

丁當也值也萬物盛于丙成于丁其形中正象心也  
今八年二十為成丁古者四十歲曰丁蓋人壽以百  
歲為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彊仕之時蘇武丁年  
奉使是也漢景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傳晉武令男  
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  
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

留青日札卷十五

一

老小不事宋孝武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  
丁隋二十一成丁煬帝二十二成丁唐男女始生為  
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我  
朝法人年四歲即附籍十五以下曰不成丁無差役  
十六以上曰成丁始有差役七十以上及廢疾得免  
差役

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六尺  
年十五七尺年三十夫自十五至三十方作七尺又  
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

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 漢老弱未傳者悉詣軍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嚮官各從其父嚮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癯蓋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年五十六棄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皆發之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

### 豚犬

留青日札

十五

人呼已子曰犬子又曰豚兒謂賤之也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也王脩名狗子頽之推曰北土名兒爲駒爲豚然古者名子不以畜牲以其廢祀也而周公名子曰禽孔子以鯉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至於展禽解狐司馬牛之類比比皆然則又烏在其爲不以畜牲而重名也又呼兄弟之子爲猶子言猶已之子也古稱隴西人呼犬子爲猶子是猶子即犬子也况猶亦獸名故从犬又總名之曰豚犬若劉景升直豚犬耳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今國人

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夫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所謂豚犬蓋幼幼之事也又南史皇太子齊武帝時小史易名犬子梁武丁貴嬪生廬陵威王武帝謂其父道遷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脂狗子世人以爲笑

### 寶寶保保

今人愛惜其子每呼之曰寶寶蓋言愛惜如珍寶也亦作保保或作阿保人則以爲保抱護恤之意殊不知保保者元人尊重之稱如曰丞相王保保又元史勇士洪寶寶我朝曹國公李文忠亦稱李保保見草

留青日札

十五

主

### 木子

### 周歲周年

今小兒生日周歲死者曰周年吉凶之稱未嘗混也所謂推步起戌故以歲爲始也周年即暮年唐明皇諱隆基故改爲周年一作祺匝四時也

### 鹽口馬丁

今百姓計口而納鹽糧國制頒民以鹽乃收其鈔國初沈留公差自杭赴京奏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

買馬往北地當驛站去今爲丁田馬丁云

### 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 殷人以食禮

周人兼用之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夏后氏燕衣

而養老 殷人縞衣而養老 周人玄衣而養老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庶老于下庠 夏后氏養國

老于東序庶老于西序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庶老

于左學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庶老于虞庠即西膠

五十曰艾 髮蒼白色如艾也又異張 養于鄉

不從力政 而爵始衰 杖于家

留青日札 十五

漢高帝舉民五十以上有行能爲鄉三老升縣三老

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魏文帝舉民望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令長

六十曰耆耆久而將入于老也周禮八十曰耆不從

力役指事使人也又音義云至也至老境也則六十

曰耆爲是 宿肉 養于國 不與服戎 不親學

非肉不飽 杖于鄉 歲制

隋文帝六十爲老乃免丁役

七十曰悼 悼愛也 貳膳 養于學達于諸侯 不俟朝

不與賓客之事 致政唯衰麻爲喪 非帛不暖

妙丁國 七十曰老 時制 又曰古希古所少也

八十曰耄 耄常珍 月告存 齊喪之事弗及

杖于朝 月制 拜君命一坐再至 非人不暖杜

子美詩暖老須燕玉謂燕趙美婦人如玉也

漢八十者二筭不事 注免二日 漢文帝賜米酒肉

唐太宗八十以上粟二斛 憚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九十曰耄 耄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 日有秩使

人受 若命 雖人不暖 天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

珍從 日備惟絞給衾冒死而后制

漢九十者一子不事 注調其賦受 漢文帝賜帛絮

留青日札 十五

武帝有受鬻法給米粟爲糜爲飯子若孫令得身率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唐太宗九十以上粟三斛

百歲曰期頤人生以百年爲期頤養也又與暮同

唐太宗粟三斛加絹二疋加版授又待五人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

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

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

足以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

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有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爲令上復調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于人情周于物理

留青田札 卷十五

七

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詔賜京師民七十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爵里士京師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爵鄉士名稱甚奇孟子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春秋豫讓國士漢韓信

國士戰國魯仲連天下士里士鄉士皆有所本也宣德二年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疋綿布一疋綿一斤肉十斤酒一斗米一石錢塘縣民人潘士廉等四十名皆如數給賜

### 十九世同居

三世同居蔡邕 後漢樊重

四世同居隋劉君良 唐高安崔鄆宋縲鄧文瑞

三從同居牛敬則

五世同居奉新陰幼述 晉桑虞字子桑 桐廬戴

元益 王履謙

留青田札 卷十五

七

六世同居建昌洪文撫

七世同居太原郭雋 温州趙友 杭州俞舉慶

八世同居宋曹州劉懷 潞州邢潛

九世同居唐張公藝

十世同居宋解州董孝章

十一世同居銅陵阮鍾倫

十八世同居唐德安陳克

十九世同居會稽裘承詢大中祥符四年旌表門閭

其後二百年猶號義門真難事也我 朝惟金華

浦江鄭氏家法過之見宋景濂義門記豈非聖世之

人瑞哉

老戒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今有八九十歲而勤渠貪  
憚無止者真馬牛也余子幼造宅之戒身親犯之

龍鍾

今人年老行動不便曰龍鍾自來多不解其意余以  
爲鍾聚也故說文曰如天之鍾美是也蓋言龍至于  
老則蟠聚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翁也如鮑背  
之類也李濟翁以爲鍾即濇者謬矣

尚父 仲父 亞父 仲兄

留青日札

卷十五

八

周太公曰師尚父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 又曹操  
吳越王錢鏐 宦官李輔國漢唐皆稱尚父 又士  
人稱輔國曰五父猶今之顯宦稱賊臣嚴嵩爲乾爺  
者不下三五十人 又周宣王子尚父 齊管仲秦  
呂不韋皆曰仲父 蜀廣漢太守夏竦請高士秦密  
爲師友祭酒號仲父 魏道武稱義牧曰仲兄 又  
項羽稱范增曰亞父 假父見秦史 又唐張全義

公

禮志曰古人相呼曰公而宋顏延之怒人呼公 鉅  
公天子 上公 宰公 相公 國公 明公 府

公見史書

丞公韓子稱縣丞

大公酒工又柁工

門子

卿之適子曰門子言將代父當門者也正室皆謂之  
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今以門子而加于官府隸  
役之身獨何與又家有長子曰家督春秋戰國時大  
夫之冢嫡亦稱太子見孟孫智伯趙襄子等傳禮卿  
大夫之支子爲側室賈誼非有及室之執

大漢

我朝直殿將軍專選人材長大者故曰大漢南方  
人少餘杭吳某正德間曾選中在元名鎮殿將軍亦

留青日札

卷十五

九

曰大漢今許將軍老而退直在寒族長不過九尺

長人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  
十丈又東十萬里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  
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  
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  
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神異  
經西南大荒中人長一丈腹圍九尺一名無不達西  
比海外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  
千五百里名曰無路之人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高

千里腹圍百輔崔鴻前秦錄曰符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符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覆一隻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宋南渡武林兄妹二人各長一丈二尺隆慶三年寧國人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是年又高郵衛指揮僉事陳律腰大十圍腹垂幾至于膝重三百八十斤惜不甚長耳

朱儒

傳青日林 卷十五

十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國人謂襄公曰小子謂臧紇曰朱儒蓋武仲短小故也與侏儒同後漢書朱儒國在東海女王國南四千里人長三四尺拾遺記貢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廣延國人長二尺杭城此種人甚衆其所生子則又皆長也

矮人

郭璞讀矮人小人也音淨椰子厚詩矮人長九寸漢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外鶴國人長七寸西北荒中小人長一寸光武時潁川人張仲師長二寸又見陶九成所紀人腊事此種

往往有之矣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在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攜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烏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聞作唧唧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矮人國人也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矮人

蓬七禾切今作姓與短矮同从矢方言曰驚癡短也留青日林 卷十五

十

蓬脆見文選又唐書王伾傳形容蓬陋

笨人

今言人之不聰溜者曰笨音奔去聲从竹从本故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不學誤以孔明爲益

儻儻人

李太白送魏萬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儻儻人今人或作默駭說文駭馬行佗也韻會病也癡也音呆海篇作儻吳儻相戲謂曰默廣韻字也至于戲罵人曰蜜漫阿默言死人也回回俗老人舍身蜜漫而死百年



後得之可爲藥故曰蜜人番言木乃伊是也

### 骨懂

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  
膠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盆中蓋羅浮穎老取飲  
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則骨董之義可知矣又稱人  
之出身好者曰骨董想亦此意而唐天寶初玄宗游  
華清官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有曰骨董雖短  
伎藝能長則又當爲骨懂矣夫懂乃懵懂字心亂也  
豈方言然與

### 執古執方頭

留青日札 卷十五

十二

今人謂不通時宜者爲執古謂不圓活轉變者爲執  
方頭執古見唐盧仝詩云莫執古方頭見陸魯望詩  
云方頭不會王門事

### 惡客

黃庭堅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故云破卯扶頭把一杯  
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  
來元次山以非酒徒耶爲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  
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二公以惡客之  
名贈此輩極佳予以爲不能詩者亦當名之曰惡客  
蓋皆敗人清興故也

### 忙人

忙从心从亡忘亦从心从亡亡有傍正之不同耳如  
慚之與慙慙之與怠憊之與憊憊之與怠憊可以通用  
者大不相同矣猶忡之不可以爲忠怡之不可以爲  
怠怙之不可以爲忘也意者人心健忘則忙矣列子  
宋有病忘者家語魯有大忘者孔子謂顏淵曰吾與  
汝忘是皆心安而善忘者若有心而偏則其忙矣

### 閒人

閒之爲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从日與閒  
同其音稍異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  
是閒人閒不得願爲閒客此閒行吳興因建得閒亭  
余性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靜處尋詩問酒灌卉調禽  
實無暇時因憶韓致堯有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瓮  
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玉  
山樵人可謂同調矣

### 聖人昏仕非禮

禮三十而昏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鯉  
四十強仕堯十三而佐封植禹十二而爲司空何也  
老人閉房開房

男子六十而閉房以衰也重性命也七十大衰寢

非人不賤故復開房余謂古人所稟純厚而又三十始婚故可以至六十而後寡慾若今人則所稟既已漓薄而又未弱冠而遽有室則當五十而閉房可也如不能飲者酒家有進戶法謂以酒漸誘之以開其量余嘗謂惟壯者可以強之使進若年老而血氣漸衰則力不足以勝杯酌亦當以漸而減名之曰退戶法亦所以重性命也詩人所云衰顏借酒紅又非復開其戶之謂邪

### 大老

大老見孟子 宋江州民呼公曰大老見侯鯖錄

留青日札

卷十五

十四

元老詩 二老伯夷太公今杭婦稱貼夫曰二老

三漢老 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 四老漢四皓

五老舜臣五星精 又睢陽 八老淮南八公也

九老香山 又至道 天老杜甫稱宰相 閣老唐

書楊綰傳 堂老 廷老皆宰相見史則今在殿中

者可稱殿老 翰林院都察院之類可稱曰院老古

今但稱院長 詹事府順天府之類當曰府老 大

理寺之類曰寺老則爲和尚矣可發一笑 國老見

史 寧老即家長見禮 宗老 家老 鄉老周官

老 耆老 房老妻妾長年者 嘉靖末年風俗

忽變士大夫至于小民莫不相稱曰翁曰老諺云官無尊卑皆曰一老人無大小皆曰一翁此人孽也

### 不備人

月令先雷三日以木鐸循道令兆姓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六指必有凶灾玄女房中經雷電之子必病顛狂又社日妊者生而白頭犯天譴也

### 生異類

虎之生豹鸛之生鶴鶻之生鷓鴣雀之生鷗馬之生驢驘猶可謂之同類未甚相遠也至于鵬之生犬生蛇羊之生猪甚于羊狗與猪之生人豈莊子所論程生

留青日札

卷十五

十五

馬馬生人之謂邪兵部洪尚書公在四川報一民婦產卵四五十枚如鷄鶩旦餘杭塘南人家鷄卵生牛後半身猶帶黃未化又猪生一人其身首俱人惟手足似猪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京師十王府前王健兒家猪生五子其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即能行又崇德羊生一人弘治間錢塘湖市民家生子一頭兩面二耳四足具男女形正德間邵主簿家在鎮江一產五女嘉靖初西溪婦生一子兩頭一身五臟在外十三年臨安一產四子長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一男兩頭隆慶初餘杭周氏一產四蛇大異事

留青日札卷之十六

錢塘田藝蘅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華校

陳田同音

今人但知敬仲奔齊以田易姓以爲第用陳字之右腹耳殊不知形既存舊聲亦同音蓋尊祖敬宗不忘本始也今之田徒年切古亦如直珍切詩定之方中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漢童謠亦云邪徑賊良田說口害善人唐韓退之越裳操亦云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皆可見留青日札卷十六

矣通志但云陳氏爲田氏音訛也未詳此耳

以國爲氏

陳氏媯姓初封虞城後封于遂今鉅野後封於陳今陳州治宛丘縣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傳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後以備三恪得胡公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或曰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滿而封于陳以奉舜祀滿號胡公往往以頤胡之故而得此號成公元年楚王爲夏徵舒弑靈公遂率諸侯伐陳謂陳人曰無恐吾誅徵舒而已已

而縣陳群臣皆賀申叔時不賀王問其故曰鄙語有之牽牛以蹊人之田田主奪之牛蹊則有罪矣而奪之牛不亦甚乎今君徵兵諸侯以討不義已而取之以利其地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矣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哀公三十四年司徒招作亂楚靈王使公子弃疾帥師圍陳滅之使弃疾爲陳公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顯帝之族自篡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蓋商之興也存舜之後而封于

留青日札卷十六

十一

遂世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以舜居媯汭故姓之曰媯而祀虞帝且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五歲奔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欲和諸侯乃求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潛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惠王使子西之子公孫朝伐陳而滅之子孫以國爲氏又廣陵之陳實劉氏魯相無子以外孫劉矯嗣河南氏志云侯莫陳之後亦改爲陳氏又白氏貴隋初改爲陳氏是爲萬年之陳也按陳媯姓也然伍員曰夏少康爲有仍牧正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是則又爲姚姓也

蓋媯姓始于周姚姓自夏有之然則堯舜稷以二女而賜之姓者賜以姚也謂為媯誤矣自夏之前為虞國至商為遂國未知虞之存于商否然至周則遂虞皆為姬姓國矣而胡公之陳為媯不復言姚矣

### 陳田始末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凡八世路史曰五帝之中獨舜不出于黃帝虞幕生窮係生敬康生螭牛生瞽瞍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滿于陳是為胡公傳申公犀侯傳弟相

衛青田札 卷十六

公臯羊傳中公子孝公突慎公圉戎幽公寧釐公孝武公靈夷公說傳弟平公燹文公圉桓公鮑傳弟厲公佗母蔡女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先周太史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自胡公至完凡十三世七年蔡人殺厲公傳桓公太子免之子利公躍五月傳弟莊公林傳弟宣公杵臼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完懼禍奔齊乃齊桓公小白之十四年也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

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工正者周禮冬官為考工主器械者或曰掌百工也齊懿仲欲妻敬仲卜之占曰是為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以陳字為田氏或曰陳田聲相近也應劭曰始食萊地由是改姓田氏然齊無田邑完字敬仲史記曰謚也生田穉孟夷或作夷孟思生田潛孟莊一作孟莊或作閭孟克生文子田須無諫莊公厚客晉欒黶弗聽生桓子田無宇有力事莊公有寵生武子田開釐子田乞乞事景公為大夫以小斗受賦稅以大斗予粟行陰德于民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使乞救范中行氏輸之粟逐國患子斥晏孺子荼而立悼公陽生于家遂為相專齊政生成子田常相簡公壬復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芣歸乎田成子以田豹田子行言殺監止子我遂殺簡公立平公驚常相之修功行賞親于百姓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政皆歸于常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生襄子田盤一作瑩作莊他男七十餘人或曰百餘人盤相宣公使其兄

衛青田札 卷十六

四

第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以有齊國生莊子田白一作伯相宜公生悼子田 次太公田和相宣公五十二年田會自廩丘反康公貸十四年和遷康公海上十八年和與魏楚衛會濁澤求為諸侯文侯請于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立和為齊侯紀元年生桓公田午武曰午弑侯田剡及孺子田喜而燕齊生威王田因齊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最彊于諸侯生宣王田辟疆三晉之王皆朝于博望生湣王田地一作遂三十六年王為東帝二月復為王欲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樂毅入臨淄走莒淳齒殺之生襄王田法章安平君田單復齊生王田建四十四年秦虜王建遷之共齊人怨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自完至和凡十一世自和至建凡九世歲壬寅呂齊絕歲庚辰田齊滅秦二世元年齊王田儋二年齊王田假一年齊王田都元年膠東王田市三年齊王田榮二年濟北王田安元年齊王田廣二年齊王田橫一年起壬辰至丁酉而滅共六年漢興諸侯田並徙陽陵後又徙北平其族田角田間徙關中自春秋至漢代有聞人皆敬仲

御書田姓

卷十六

五

之苗裔也漢求帝後媽冒為始睦侯王莽時封田豐為世睦侯一作代睦侯奉敬仲後子恢避莽亂居吳郡改姓媽氏五代孫敷又改為姚氏至後魏孝文詔訪舜後獲萊郡民媽荀之復其家

### 第二氏

第二氏其先齊諸田漢武帝徙諸陵以門秩次第田廣之孫田登為第二氏

### 第五氏

第五氏媽姓齊諸田之後

### 第八氏

第八氏出陳留風俗通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為第八門因氏王莽時有講大夫第八矯皆以次為氏也

### 荀田氏

荀氏之族見于後世者亦有田氏

### 田車氏

田千秋因賜小車改為車氏後魏車焜氏亦為車氏

### 田紇干氏

後周田弘為大司空鴈門郡公賜姓紇干氏紇干氏本代人孝文帝復改為干氏

御書田姓

卷十六

六

田王氏

齊諸田子孫他徙者人稱之曰王家其後世遂爲王氏

田光氏

田光之後秦末避地以光爲氏故有光氏然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見田儋傳

聞人氏

聞人氏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爲氏然聞達之人皆謂聞人何必少正卯以惡聞也漢有太子少傅聞人通沛人治后氏禮宋太觀登科聞人宏政和聞人穎立秀州人聞人韶金華令

聞氏

聞氏即聞人也宋登科有聞見昌聞舜舉此皆以凶德爲氏也愚則以爲聞說文知聲也从耳門聲禮曰謏聞書曰敷聞曰無窮之聞詩曰聲聞曰令聞皆美稱也又安知不有名人者因之以得姓爲聞者乎又何必聞之同于聞人也况闐又地名弘農有闐亭前漢書有湖闐鄉孟康曰闐古闐字建安中正作聞如鄭興客受聞鄉是也又武帝經桐鄉聞破南粵故置聞喜縣今山西也安知不有名人者以地爲姓乎

田以事爲氏

漢王充論五音五姓之妄而曰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則田之氏姓因上世有事于田農如神農后稷遂師田畯之類或未可知也然胡公滿乃陶正之子其後不爲陶氏何也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从女生聲乃曰古者神母感天而生子故从女則非也蓋男女無不由母以生故制字从女生也非特諧聲本會意也古作𡥉固窓牖麗明象形也从生从囧象人生所自出之門戶也白虎通曰姓生也人所稟以生也故祖父之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譬如今之

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証古不亦尤著明也邪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三代以後姓氏浸廣年世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自五胡金元華夷大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形改姓者有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又國初禁從蒙古之姓小民畏懼乃併古之履姓去其一字若皇甫之爲皇呼延之爲呼赫連之爲連

讀書月札

卷十六

九

聞人之爲聞者又不可勝計也翰林編修吳沉爲千家姓表進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然尚有遺者

### 氏族

氏正義曰猶家也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曰姓氏者姓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以別子孫之所出言姓則在上言氏即在下如今云姓田氏姓聞氏也族者屬也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各自爲氏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夏之苴氏以吞薏以而生也今作姁商之子氏以吞燕子而生也周之姬氏以履大人蒸而生也推此可知矣

### 名

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不相見故口以自名也白虎通殷以甲乙名不以子丑名甲乙幹也子丑枝也後世不知此義以地枝名者多矣周禮子生三月妻以子見于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山川又若子已孤不更名左傳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生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古者諱名不諱姓生日名死曰諱今稱人曰尊諱非禮也

讀書月札

卷十六

十

### 字

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本乳也从儿子亦聲王充曰古者立字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是也公羊傳曰名不如字古之



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故曰字以表德有德可表則表之今無德而字之則亦妄人而已適所以辱其名也又况降而爲號乎別號之興寒泉檮里兆于春秋蓋周末文勝之弊也乃今降及輿臺罔不有號嗟乎彼哉

單名無名單字無字

留書札

卷十六

十一

名之或單或無示非一也春秋譏二名謂其無常也今爲吾子孫約以二十字爲無名曰世益殷齊業嘉謀自祖貽允能承永志方遂萬年思蓋欲其有序而不紊也然字亦有單有無仲尼伯魚無也臯陶字櫛頽回字淵曾點字皙皆單也在後世則無字通行矣

伯仲季

禮五十乃加伯仲白虎通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伯長也大也仲中也次也季少也末也風俗通曰氏于字伯仲季是也或稱孟仲季孟亦長也始也或稱伯叔季叔本拾也

收拾之也周之有太伯仲雍季歷也魯之有孟孫叔孫季孫也文王時南宮氏之有二伯二仲二叔二季所謂周有八士也然重仲叔而不重伯孟者明長之不可二也伯夷仲遼而曰叔齊叔即季也猶叔世曰季世也伯牛仲弓之稱未必皆五十而後加也女子亦自爲伯仲法陰陽各有終始也十五通乎織紉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若伯姬孟子季女是也

子稱父名

古人質實不獨子思稱祖仲尼如漢爰種亦稱叔父蓋字曰絲又張頴乃張堪之子至爲朱暉曰大人不

留書札

卷十六

十二

與堪爲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則是子稱父名也

母稱子字

晁錯之父稱子曰公班昭女誠曰恒恐子穀負辱清朝子穀者曹成之字乃曹壽之子也魏畧單固字恭夏其母夏侯氏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

人自稱其字

自宜呼名乃有自稱字者王猛嘗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王貞與齊王陳啓孝逸生于戰爭之季崔順答豫章王書亦自稱祖濬隋帝亦稱曰崔祖濬聞一知

十元結與何負外書自稱曰次山白

田氏古諱不當犯

諱古人名厚道也况姓同乎後人避之母自薄也因  
嘉靖間錢塘一輕薄子試于有司與世父同諱故著  
之編世父名在正德已卯科鄉試錄中特小人無忌  
憚耳凡見于前者茲不重出聊錄其行槩云

田穰直 大司馬 田開之 周威 田單 安平 田豹 齊  
田無擇 子方 田需 魏人 田既 齊將軍 田逆 齊  
田駢 下號天 田嬰 一作陽 田文 嬰子 田吸 齊將  
田生 子雜家 田忌 一名期 田軫 即陳軫 田解 齊將  
田侯子 有墨家 田光 齊守相 田光 燕處士 田光 漢廣

田仲 魏君士 田連 善鼓琴 田蘇 晉 田景 宋  
田何 善易見 田巴 善鼓琴 田不禮 趙臣 田邑 賈人  
田叔 漢丞相 田仁 叔子 田蚡 長安侯 田甲 賈人  
田千秋 丞相 田弱 薦法真 田肯 田確 凡二  
田廣明 大漢 田豫 字伯謀 田彭祖 豫子 田洛 晉刺  
田延年 字子實 田基 晉中平 田嗣 晉陽平人 田泓 晉將  
田疇 字子泰 田續 關內侯 田章 晉護軍 田德平 泰  
田安興 下邳人 田長樂 安典 田式 世本郡太守封公  
田信 侯同 田興祖 刺史 田益宗 曲陽伯 田城人

田魚生 隋太守 田曾賢 田纂 晉子 田襲 晉子

田弘 字廣略 田仁恭 字長貴 田世師 仁恭子

田德懋 仁恭子 田軌 雍州長安人 田弘 弘子 田弘 弘子

田仁會 弘子 田歸道 弘子 田實庭 弘子 田朝 弘子

田神功 弘子 田神玉 弘子 田承嗣 弘子 田承嗣 弘子

田璟 弘子 田守義 弘子 田季安 弘子 田季安 弘子

田華 弘子 田緒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懷諫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廷琳 弘子

田弘正 弘子 田弘正 弘子 田弘正 弘子 田弘正 弘子

田布 弘子 田布 弘子 田布 弘子 田布 弘子

田鐵 弘子 田鐵 弘子 田鐵 弘子 田鐵 弘子

田肇 弘子 田肇 弘子 田肇 弘子 田肇 弘子

田晁 弘子 田晁 弘子 田晁 弘子 田晁 弘子

田在賓 弘子 田在賓 弘子 田在賓 弘子 田在賓 弘子

田澄 弘子 田澄 弘子 田澄 弘子 田澄 弘子

田鸞 弘子 田鸞 弘子 田鸞 弘子 田鸞 弘子

田敏 弘子 田敏 弘子 田敏 弘子 田敏 弘子

田况 弘子 田况 弘子 田况 弘子 田况 弘子

田疇 弘子 田疇 弘子 田疇 弘子 田疇 弘子

田仁朗 弘子 田仁朗 弘子 田仁朗 弘子 田仁朗 弘子

田瑜 壽安人 田開 義方人 田如鰲 進士 田如鵬 進士 田如鴻 進士	田京 試大夫 田開 知州 田洞 刺史	田告 太玄 田照鄰 知縣 田紹斌 刺史	田重進 知州 田琢 字之安 田景遷 刺史	田真子 進士 田鎮則 字朝英 田澹 宗正丞	田偉 江陵人 田真 京兆人 田廣 京兆人 田慶 京兆人	田子真 侍郎 田雄 元京兆 田顯 字之興 田溫 本州人	田道源 宋太傅 田權 安陽人 田溫 本州人	田蒞 開封人 田聚 北平人 田忠良 字正卿 田天澤 忠良子 田章 京兆人 田豐 山東人	田氏本支譜圖	田九疇 一世 田得源 二世 田瓊 三世 田英 四世 田邦 五世	田汝登 六世 田世傳 八世 田益 九世 田殷 十世	田汝成 六世 田世守 八世 田益 九世 田殷 十世	田世爵 八世	十六卷終
---	-----------------------------------	------------------------------------	-------------------------------------	--------------------------------------	--	--	--------------------------------------	--	--------	--	--	--	-----------	------

留青日札卷之十七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越絕書人姓名考

余嘗作越絕書序見文雋上三卷所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而得衣非袁乎米而覆庚非康乎此則姓袁名康也蓋袁長衣貌从衣曹省聲毛氏云从口俗从公非也康本古文米康字从米庚聲口承以天當為吳屈原同名當為平此則姓吳名平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七

吳大言也从矢口大言故側口以出聲類苑云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是古文變隸易楷之訛非从天也又王充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紐錄臨淮郡漢武帝置今徐州會稽秦郡漢為吳國今蘇州以康為泰也則當字曰太伯以康為衡也則當字曰文術蓋術者道路也豈兩人邪或一人而二字也高平曰原故屈子名平而字原今平之字曰君高宜也况漢之高平縣屬臨淮亦其證也越紐者即越絕也蓋紐有結束之義即絕之所謂斷滅也紐有關紐之義即絕之所謂最絕也豈

初名越紐錄而後定爲越絕書邪又隋志作越絕紀  
漢文選注有富中越絕書

### 泰伯季歷

周泰伯既爲吳開國之君使泰康而吳人也則不當  
復字曰太伯使越人也則是幸吳之亡而犯賢聖之  
字矣以此推之則越絕本含兩義而文術之字爲當  
也論者曰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  
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采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  
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又以此  
推之則季歷之名文王曰昌西伯之名武王曰發是

留青日札 卷十七

三代皆有無君之心矣故曰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又  
曰西伯陰行善政皆可疑也泰伯真至德矣

### 越句踐四世五世考

周貞定王四年丙子乃越伯句踐三十二年冬十一  
月句踐卒子適郢立見左傳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  
與十年壬午伯適郢六年卒子不壽立二十年壬辰  
伯不壽十年卒子翁立是爲朱句威烈王十四年己  
巳越伯翁三十七年卒子翳立二十二年丁丑乃越  
伯翳之八年年次戊寅入通鑑史記越世家句踐卒  
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引紀年云翳

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呂氏紀  
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  
高誘注授乃句踐五世孫越絕書句踐子與夷與夷  
子子翁子翁子不揚不揚子無疆楚威王滅之無疆  
之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親失衆  
楚伐之走南山淮南子翳賢不欲爲王逃于山穴之  
中越人以火熏之出而立之虞翻曰越王翳讓位逃  
于巫山之穴越人熏而出之斯非泰伯之儔邪見三  
國志注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

留青日札 卷十七

三

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搜素善反又采蓮  
反邀適反李云名淮南子作翳丹穴爾雅云南戴日  
爲丹穴見莊子元王三年越滅吳盡有吳地傳六世  
至王無疆伐楚大敗顯王三十六年也楚威王殺無  
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亡是史記句踐之  
四世王翳五世王之侯高誘句踐之五世授紀年四  
世翳五世諸咎越絕四世無疆五世之侯又云句踐  
生鼫與鼫與生不壽不壽生翁翁生翳翳生之侯之  
侯生無疆實六世舊經云五世者誤也見浙江通志

注惟史記與越絕頗合豈無疆爲翳之字邪之侯疑即諸咎之音訛也紀年諸咎弑其君翳而越絕則寢滅無疆之侯竊自立爲君長觀竊字之意亦頗可疑或以爲翳即豫廐與即夷與不揚即不壽而諸咎即授之子皆未可知也

夏啓周武王皆八十二歲即位

禹年一百六歲而卒啓即位年八十二歲則啓生時禹年二十四歲而紀云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而娶女嫫何也文王年九十七歲而卒十五歲而生發則武王即位時亦當八十二歲在位十九年則是一百

御書日札卷十七

一歲而紀云九十三亦誤也又云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則又六年而爲廩辛又六年而爲庚丁又二十一年而爲武乙又四年而爲太丁又三年而爲帝乙又三十七年而爲紂辛凡一百一十年而商亡文王壽九十七則死後十三年而武王興也伯夷罪之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信十三年而不葬則武王誠不忠不孝者矣近作四書人物考者皆失于考證何也

周武王老而娶呂邑姜

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發則武王之生乃

庚丁三年甲辰也文王至紂十五年而始得呂尚則武王已年七十六七矣而云娶呂尚女邑姜豈其父方十二即冠而娶太姒顧其子反老耄而始婚邪非人情也亦非禮也況太公此時已八十矣故西伯稱之曰叟樂此邪則翁婿年相若矣以年相若之婿而又稱其翁曰師尚父豈情之所安也哉

孔子傳考正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或作十月二十一日六歲而顏路生九歲而子路生十五歲而閔子騫生十九而娶開官氏亦非三十而婚之

御書日札卷十七

禮也二十而生伯魚時爲委吏司職吏史記言弟子益進此時諸門人皆未生不知果何弟子也二十九歲冉有仲弓生三十巫馬期生三十一顏淵生伯魚年十一矣三十二子貢生三十五樊遲生次年原憲生本傳云夫子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顏子方六歲不知又何人也又云魯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夫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穆公之對而景公說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通乎景公也不臣于晏嬰而臣于高昭子何也三十九澹臺滅明生四十二公西華生四十五卜子夏生

陽虎亂季氏僭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顏子方十五次年而子游曾子方生乃問歌器夫十七而孟釐子稱其達三十三而齊景公稱其聖人之智四十二而知桓子之殯羊斟吳專車之骨反獨不知宿坐之器而問焉何也本傳四十七爲中都宰史記在五十二年次年子張生又次年子賤生五十一誅少正卯史記遲五年五十七畏于匡顏淵後年二十七子路年四十八而由之本傳在五十四困陳蔡之後亦誤也六十宋司馬桓魋逐之適鄭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有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此人固未嘗見堯禹輩而乃云然者不亦妄哉喪狗之言好事者傳會輕侮之文也而學士大夫信之可發一笑六十一與蒲人盟毋適衛遂適衛貢曰盟可負邪子曰要盟神不聽此非聖人之言也夫神雖不聽要盟君子既與之盟雖要亦不可負也終欲負之何如其初之不從邪自陳遷蔡史記作六十傳多三年危陳蔡之時弟子有愠心子路時五十子貢三十二顏子三十三則伯魚當四十四傳云鯉五十而卒則顏子亦當四十三四矣以請車之事

知之也何以曰三十二而卒夫子惜其短命無明文也夢奠時傳作七十三吳氏曰時伯魚已歿六年則又當爲七十五矣此皆人物考之失考者也

### 仲尼庶生

孔氏子姓出宋閔公之後閔公生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三世生正考父傳所謂三命滋益恭者考父生孔父嘉爲大司馬即宋華父督殺嘉而取其妻者也其子奔魯後世以字爲孔氏又爲孔父氏五世曰叔梁紇有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疾後娶顏氏之三女徵在生仲尼三歲父亡十七歲母亡仲尼生鯉伯魚出妻嫁于衛庶氏生二子長早喪無子所記子思之哭嫂爲位是也一子相承至九世次即伋子思之子名白字子上

### 舜妹 孔妾

人皆知舜有教弟而不知有教妹史曰父母不愛弟妹不親是也仲尼之妾人所未知者宰我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是也禮四十無子而後娶妻孔子二十而生鯉此公婢耳豈官氏既出而畜之者邪妻既出矣則子六十歲之下不當復書曰夫人開官氏卒

丘尼取義

孔大也丘土之高也尼古夷字夷平也蓋高而平之  
命名命字之義也如言陵夷若丘陵之漸平也如漢  
藝文志公孫尼子與夷同是也何必神之曰禱于尼  
山而云然哉古亦作旦漢書旦江地名司馬旦人名  
又尼從後近之也猶昵也又和也尸子曰悅尼而來  
遠即孔子所謂近者悅而遠者來也尼通作昵昵反  
頂受水丘从山尼聲言頂當高及下故曰反頂引孔  
子象昵丘山四方高中央窵下也又曰孔子反字見  
文選注又後漢高獲傳爲人尼首方面

留青日札卷十七

孟子傳考

孟氏姬姓魯桓公子慶父之後也慶父曰共仲本仲  
氏亦曰仲孫氏爲閔公之故諱弑君之罪更爲孟氏  
亦曰孟孫氏又衛有公孟縶之後亦曰孟氏齊有孟  
軻字子車秦有孟說齊有仲孫湫韓有仲孫賁蓋孟  
以次爲氏也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二日生  
即今之二月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  
之十一月年八十四歲母仇氏

四明公

東有啓明文王西伯邵公召南也而段成式乃以爲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  
爲北明公又不知吳延陵何以屬北可笑之甚

老成氏考成氏

老成子古賢人其裔孫曰老成方爲宋大夫著書十  
篇言黃老之道又考成子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  
考成子幼學于尹文先生見通志以吉德爲氏

舜文五人

舜有臣五人曰禹稷契臯陶伯益也荀子曰禹得益  
臯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曰禹得陶化益真成  
橫革之交五人化益世本宋衷注伯益也真成即直

留青日札卷十七

九

成也 文王五臣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也  
見孔子答孟武伯問 晉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  
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 孟獻子  
有友五人曰樂正襄牧仲孟子忘其三人今按仲孫  
蔑嘗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  
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本作姓裴名牧仲  
衛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曰太子良夫宦者羅伯姬  
孔惺母也

伯夷仲遼叔齊

孤竹君墨台音眉怡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



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脈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遠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諡也畧見春秋少陽篇伯遠見周書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異去之北海之瀕于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和元年柳城岸壞遼守盧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衣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十

露冠者葬之又搜神記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死民有強保視者皆無病而死此其異也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而仲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爲墨氏又改爲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後漢縱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

三千人

夏桀牛飲者三千人孔子從學者三千人孟嘗君四公子食客各三千人漢高祖夜出美女三千人宋武帝三千歌舞宿層臺不過皆言其多耳

四皓

會稽太守王景興問士于虞翻翻對曰鄣大里黃公絮已暴秦之世高祖卽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會稽續志云黃公之賢列于四皓在秦漢時乃里人也晉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然猶有黃公之高節王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樽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譏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云黃綺之商山南史阮孝緒云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是皆以黃爲姓矣王貢傳序四皓名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十一

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夏黃公者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袁正獻之父作羗牖閒評云今王姆乃黃墓也舊傳爲秦世黃公墓云又曰黃姑林即黃公林也輿地志云鄣有大里夏里黃公所居按今鄣無大里亦無夏里今有仲夏亦傳爲夏黃公所居云史記留侯傳註陳留志云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黃老之道云先有崔姓者作家乘故撰黃爲崔以誣祖之豐南禺道生亦云公姓崔名廣下黃人也故號下黃公古有內黃外黃上黃下黃皆趙魏地見應劭東觀漢記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奉

化志謂爲奉人定海志謂爲定人俱非定志以舟山有黃公墓乃後漢道士赤刀厭虎爲虎所食者廣一作廓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居東園一作園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軼人太伯之後號霸上先生今洞庭山有角里村一作祿里綺里姓朱名暉字文季姓氏書綺里姓季氏也一作綺李皆不可信

南子子南

衛夫人南子少子郢字子南又楚令尹子南又孔子弟子秦祖字子南

古先生

唐詩依止古先生一作故乃立乾國人善入無爲

劉季非字

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媼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夫季當爲行如古之伯仲季非字也如後曰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又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邵陽侯名喜能爲產業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爲字稱耳如云會羽季父左尹項伯師古曰伯者

其字也名纏越絕書吳王濞父字爲仲又曰邦之字曰國者蓋臣下以國避諱代邦之義也如文帝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是也後光武諱秀字文叔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臯伯通高伯通

梁鴻字伯鸞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其妻同縣孟氏女傳云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多一孟字當名光裁是其妻既云狀肥醜而黑又云衣綺縠傳粉墨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及鴻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三句後二句都不成詩既曰念高子又曰想念恢不惟姓名俱用亦重複無味也高士傳恢字伯通恐是高臯同音而伯通同字也

夫人細君

徐夫人男子姓名荆軻傳得趙人徐夫人七首漢武帝時丁夫人越人也以詛軍爲功右師細君亦唐博士姓名見包咸傳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

陳姥

諸葛亮遺司馬懿巾幘梁臨川王安侵魏魏遺以巾  
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謂呂僧珍也隋陳積不敢  
出戰杜伏威遺以婦人服致書稱爲陳姥則仲達亦  
當爲司馬媼矣

### 秦越人郭玉

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輕身重財二  
衣食不能適三陰陽并藏氣不和四形羸不能服藥  
五信巫不信醫六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郭玉曰貴  
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焉  
自用意不任臣一將身不謹二骨節不彊不能使藥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十四

三好逸惡勞四扁鵲得之長桑君郭玉得之涪翁

### 吳華佗宋徐嗣伯

華一名雋字元化本傳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  
注佗令病者冬十一月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  
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  
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踴躍高二三尺滿百灌  
使然火溫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浥燥便愈徐嗣  
伯字叔紹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  
冷夏日常複衣徐曰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  
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于

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  
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關敢有諫者撻之又  
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  
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即差

### 重瞳十人

堯舜三瞳子 舜重瞳 晉重耳重瞳 項羽重瞳  
王莽重瞳 隋魚俱羅重瞳煬帝忌而誅之 五代  
東漢劉安重瞳 梁康王友孜重瞳 元末明玉珍  
重瞳後爲飛矢損右目號明眼子 皆雙目四瞳子  
也 前唐李煜一目重瞳 盧循瞳子四轉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十五

### 異姓名字

皇初起字魯班漢丹溪仙人 劉伯莊即秦嫪毐  
金曼倩即東方朔 當塗高 秦周字平王皆漢人  
陸杲字明霞吳人 于邵字相門 陸疾字季疵即  
陸羽 臺濛字頂雲晉唐人 陳即晉人 高昂字  
叔曹姿體雄異見北史 佼強山陽人橫行將軍  
仇尼倪鎮東大將軍 獨孤陀字桑邪 務銀提燕  
馮跋遼東太守 徐宣字驕穉 桓譚字君山 慰  
僕叢 上宇 竺徒 縱忽 崩 辜  
薨苑 么法 初旦 禰工 晚 針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八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樾子校

畔宮

戴仲培云魯泮宮非學漢儒又言類官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音半禮記類音班通典言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世以泮宮為半月形遂以辟雍為圓水形蔡邕獨斷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官漢魯相晨孔子廟碑云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

麗譙樓

留青日札卷十八

今譙樓舊言樓之別名莊子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麗力知力支二音譙亦作譙謂華麗而譙曉也或曰魏城門名也又譙門見漢書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如巢車是也亦作樵趙充國為木樵宋時名曰勅書樓見淳化二年詔命以藏所受詔勅咸著于籍違者論罪此尊重王言真良法也今之詔敕府州縣不知置于何所矣宜法此故事改為勅書樓

臺門

今人呼牆門曰臺門古今注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

曰臺故亦謂之臺門臺所以登高而望遠也

鈴下 戲下 轂下 牀下

書簡稱將帥曰鈴下謂鈴閣之下也見羊祜傳又作戲下大將軍旗曰戲韓信傳可致戲下注與麾同麾下謂麾節之下也薛宣傳執憲轂下謂在輦轂之下也則將軍有推轂之義亦可稱曰轂下矣至于門下則在張蒼傳謂殿門之下云若今侍御史也在司馬相如傳則又謂長卿門下是尊卑可通稱也魏文帝為太子拜荀公達于牀下諸葛孔明拜龐德公于牀下則又可稱牀下于高尚之士矣

留青日札卷十八

東箱

西廂即西清今人家廂房清僻處也漢書鼂錯趙避東箱蓋箱與廂通今國子監亦有東廂等名東榮東翼南榮南除南庭也東除中唐

私府

魯人為長府注藏名漢路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猶漢之御府今之內府也天文有天庫天積離珠皆藏府之星

兵庫

禮王者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器

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  
內無患築五庫以藏五兵至漢乃曰武庫滕王閣序  
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蓋言王僧辨之霜戈電戟  
也五兵者世本曰弓矢矛戈戟周禮注曰矛戟劍盾  
弓鼓司注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攻穀梁曰  
矛戟鉞刀盾弓矢漢書注矛戟劍弓戈又有卑之五  
兵鄭司農云戈矢戟箇矛夷矛有卒之五兵無夷矛  
而有弓矢淮南子則以五兵配五方曰東方矛南方  
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鉞其器互有不同也至于魏  
相之所謂五兵則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後之五  
兵尚書則所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名雖是  
而實非矣

蘇

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慙一蘇二頃用蘇季子負  
郭田事一蘇孫思邈屠蘇菴事屠絕鬼氣蘇醒人魂  
宅

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爲美擇  
不處仁者是也周制五畝之宅注二畝半在田二畝  
半在邑禮曰儒有一畝之宮宮等也等隣而崇高也  
又容也大能容物也古者上下可通稱也尉繚子曰

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我朝  
定制在京功臣宅舍後許留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  
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拱藻井重拱者謂四  
鋪作五鋪作六鋪七鋪八鋪作即今之疊拱也藻井  
者天花板井口內畫以水藻者也非常參官不得造  
抽心舍及施懸魚瓦獸乳梁抽心舍穿廊也懸魚博  
風板合尖下所垂之物也瓦獸屋上獸頭及轉角飛  
仙海馬之類也乳梁壓槽方上之短梁也五品以上  
許作烏頭大門即綽楔門也宋之柱栱即官府門首  
拒馬叉子也鴟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鵲者瓦獸也  
鐵叉也今制官民房屋不許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  
重簷重拱繪畫藻井硃紅門牕其樓房不在重簷之  
例而品官皆有規則矣又浙江布政使司准奏故官  
之家曾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污黜罷着令改  
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于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  
居住如此不惟厲仕者肅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蔭  
子孫之盛典也見皇明制書

堂

堂言堂堂高明也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  
夫五尺士三尺又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高九雉公

侯七雉子男五雉雉者長三丈高二丈也九雉者  
三九二十七丈高九丈也墨子曰堯舜堂高三丈漢  
武帝玉堂去地十二丈譏其侈也殿大堂也古君臣  
通稱見史記大夏漢殿名今人亦通稱

### 城雉

西都賦金城萬雉注方丈爲堵三丈爲雉雉飛不過  
三丈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五雉而城天子城  
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  
又五經異義曰天子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  
男三仞七雉爲七丈九仞者八尺曰仞當七丈二尺  
留青日札卷十八 五  
也五十雉者凡一千五百丈古者六尺爲步一百八  
十丈爲里則五十雉者爲八里之城也百雉十六里  
之城千雉者一百六十里也古王制大邑不過三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王城九里公侯城三里  
伯一里二百八十八步子男一里也

### 漢不急城長安

高祖以戊卒警敬之言都長安既十二年尚不城至  
孝惠元年春正月乃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男女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  
罷六月又發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春正月復發

長安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  
安城成是帝王之都十二年無城始終五年而城成  
可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矣海上自倭亂以來有司  
急于築城民受其害故并記之

### 柴營

甘寧傳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柴當去聲即砦字  
麋芳以南郡降吳後虞翻乘車行經芳營問吏開門  
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

### 步檐

漢相如賦步檐周流唐朱子奢幽州昭仁寺碑步檐  
留青日札卷十八 六  
拖虹霓色顏魯公太尉文貞宋公碑嘗于光範門  
內坐步檐中梁書重齋步檐簡文帝秋夜詩檐重月  
沒早晉夏侯湛秋夕哀詩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  
流光謝希逸宜貴妃詠巡欄而臨蕙路江文通詩步  
欄遙瓊弁呂濟曰步欄長廊也故杜甫詩步檐倚杖  
看牛斗今俗本作步檐夫以月而爲步檐則又易之  
爲踏兔走蟾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  
步廊也故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步行于檐下也  
余以爲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即步  
檐之明証也趙清曠中秋送物啓云薄奉野芹即

鬼數秋毫之意高攀仙桂願步蟾爲天關之遊可謂  
依樣畫葫蘆者也

### 金鋪

西都賦排玉戶而颺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  
擠玉戶而撼金鋪張正見詩飛闥敞金鋪沈佺期詩  
舞閣金鋪借日懸李賀詩月綴金鋪光脉脉鋪古器  
名簠方鋪圓乃禮器也舞賦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  
鎖處也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圓形蓋三代已有之或  
以韋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也

### 銀鋪

留青日札卷十八

七

景福殿賦曰青鎖銀鋪

### 金屈戌 銅鋪

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  
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娉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  
銅鋪鎖阿甄詭者以爲卽鋪首非也蓋旣言屈膝又  
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余謂卽今之蝴蝶扇鉸也可  
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一名倉琅根漢書曰  
官門銅錢也師古曰錢與鏐同

### 瓊鋪

楊炯青苔賦曰暗瓊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

者我 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  
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 三代獄

夏曰羑臺一曰念室殷曰羑里一曰動止周曰囹圄  
一曰稽留憂念者欲其愁思而悔悟也羑里地名河  
內蕩陰羑水出焉卽亳州羑通作牖史記文王拘于  
牖里班彪游居賦嗟西伯于牖城說文羑進善也道  
也書曰誕受羑若是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窓也開明  
也動止者止之使不得妄動也囹圄也囹禦也領錄  
囚徒禁御也然囹亦櫪也禮疏曰牢也囹止也所以

留青日札卷十八

八

止出入罪人于舍卽稽留之義也秦亦名囹圄漢書  
作囹圄空虛嗟夫今之囹圄不勝其充實矣

獄確也實確人情僞也从言从二犬所以守也春秋  
元命包曰爲獄圓者象斗運合也

牢者言所在堅牢也蓋取以室禁牛之義也

園土者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圓也今之高牆是也

狴見家語狴獄見詩卽今牢門所圖猛獸也韓詩外  
傳云卿亭之繫曰狴朝廷曰獄漢諺曰廷尉獄平如

砥有錢生無錢死今之諺亦云衙門日日向南開有  
理無錢莫進來嗚呼弊也久矣是故惟能不進于衙



門而後可不入于囹圄也

### 申明亭

周日鋤漢曰街彈室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鋤取鋤強之義彈則在朝曰彈文在野曰褒彈評彈是也漢曰里宰曰亭長即今之里長申明亭也古者彰善闡惡表厥里宅故曰編民古樂府云移惡于姓篇著里端是也今在城之更舖一名冷舖即街彈室也羈候所即稽留獄也事由微以至著罪由小以至大故絕惡于鄉也易爲力止惡于辟也難爲功苟能舉留青田札卷十八

九

孝廉則人皆崇德矣舉力田則人皆務本矣淫者云其勢閉其幽則姦絕跡矣盜者刑其足決其目則賊斷種矣外此而因循以爲治欲求囹圄之空虛吾見其不可得矣

### 戒石

我朝立石于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于其前其陰刻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于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刪取于宋太宗者初用黃廷堅所書對面警省者能有幾人殊不知上天固難欺而下民亦難虐也

民雖至愚虐甚則變欲安其上復可得乎戒之戒之

### 立車 眠轎

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今之四轎八轎其濫觴也古人譏桀駕人車則今之用眠轎者其罪惡浮于桀紂矣士大夫是可忍哉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辮是婦女亦立也

### 金車 銅車 鐵車

留青田札卷十八

十

孔子曰乘殷之輅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南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爲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東京賦農輅注農輿無蓋所謂耕根車也易困于金車太子之輦曰銅車亞于金也陸機詩撫劍遵銅車則田單之鐵轂當名曰鐵車矣故余嘗有詩云赴敵霜金劍追奔雷鐵車

### 長簷車 薄本車

長簾車即今逍遙輜之飛檐也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襪憑班絲隱囊今之輜帷或絹或布即古之巾車也綉帳帳幔以蔽風雨即油碧車之遺制也但不知隱囊何物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豈用之憑手而可囊物者與唐詩隱囊紗帽坐彈碁古有紫荷囊古錦囊之類又劉凝之妻郭不事榮華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

縣榻挂牀

牀八尺榻三尺五寸長狹而卑榻然近地也有似于杵獨坐曰杵臨濟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陳蕃致之

南齊書卷十八

十一

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與豫章徐穉事同魏裴潛爲兖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牀制出自虜故名隋改爲交牀故可以挂又不知榻何以縣之也

席名

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蒲筵三禮圖竹席 莞席周禮簞席注五席 蔣席禹 篾席成王尚書注桃枝竹底席蒨華 豐席堯 越席左傳 荀席蒨竹 碧蒲席西王母 蒲席文仲 麟文席燕昭王 蒼文

席老萊子 紺席 六采綺席 白管席皆漢文帝兼葭席鄭敬 龍鬚席 赤皮席 花席 經席皆晉 葦席魏 荀席宋武帝 蒲花席朝鮮 雲母席 水葱席 薄乘席一名半月席異草 藤席 熊席衛靈公 三經席仲尼 蘇薰席重慶出

舟船名

鴻耳船神也見梁簡文記 孟公孟姥船神姓名見北戶錄 楊雄曰自關而西曰船自關而東曰舟說文舟周流也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艘大船總名 艦上下重版 廬船上屋 飛廬重室 雀室又在南齊書卷十八

十二

上可以候遠若鳥鵲巢也 鷁首迴大水鳥于船頭以辟水怪也 舳船後 艫船頭 舳船邊 舳大船 艦小舳 刀舳同二百斛 艇三百斛 艫艦一作蒙衝外狹而長戰船也 艦江舟 艫舳海船 海舳合木船 大海舳 小海舳皆海船 玉翼大翼十丈 中翼九丈六尺 小翼九尺伍于胥所制翼取鳥之輕飛疾逝也張景陽曰浮三翼泛中止顏延年詩千翼泛輕波言千艘也 須慮越人謂船爲須慮見越絕書 餘皇吳王僚 艫吳小船 艫吳 杭方舟 舳併船晉顧榮至下邳遂解舳爲單

舸 太白船秦 逐龍船漢 鴻毛舟漢影娥舟  
鳴鶴 容與 清廣 采菱 越女皆太液池舟  
馳馬吳 五樓吳 鴨頭船諸葛恪 飛雲 蒼隼  
先登 飛鳥皆晉戰船 紫宮 升進 曜陽 射  
獵 飛龍皆晉天泉池舟 指南靈芝池舟 雲母  
無極舍利池舟 華泉 常安皆都亭池舟 青雀  
舟陶侃 青翰舟鄂君 翔鳳宋孝武 凌風舸仙  
隋志 水龍隋戰艦見文帝答梁睿詔 樓船 戈  
船漢 鸛鷁舟蜀王 鸛鷁海船合木爲槽 白鵲  
留青日札 卷十八 十三  
浮雲皆唐舟 犀舟漢堅也 鱗魚舟梁 飛鳧楚  
又曰青鳧一名鳧車 螺舟宛渠國 舩舩小舟  
書畫船米元章 狎鷗行檻 白鷺浮居 五湖浪  
跡皆田子舟 麗司馬彪曰小船 采蓮 蓮葉舟  
沙棠舟木名 木蘭舟張正見詩十里尋陽岸三翼  
木蘭舟 芙蓉艦三十國春秋 竹船蜀剖巨竹爲  
之 桂舟 栢舟 楊舟皆以木名 舩艦敵舟言  
可抵當也 艚運船 八槽艦盧循起四層高十餘  
丈 和州載史成汭作巨艦制度如府署名和州載  
舩 艘吳舟 油船吳 十層赤樓吊蘭船隗囂船

注以帛飾蘭檻 木龍舟唐 荃桡宋 赤馬船唐  
吳江 梅花海鵲迅舸 霞水仙艦田子舟名有窓  
曰舩取王子安落霞秋水之句也 萬斛舟 千料  
船宋長十餘丈 捨金楠木舟 大烏龍 小烏龍  
大綠 間綠 十樣錦 勝金羈皆宋西湖船 車  
船即輪舟 切瓜舟俗名瓜皮船 紅馬船 黑樓  
子 混江龍 撞倒山皆我朝 水月樓 雪月槎  
烟水浮居 烟波釣艇 天上行舟皆西湖舟名  
淮南子曰古者見窺水浮而知爲舟 易曰剡木爲  
舟 物理論曰化狐作 墨子曰巧桂作又曰棄作  
留青日札 卷十八 十四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 東哲曰伯益作 山海經曰  
番禺作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舟具  
舩進船具縱曰櫓今之三槽船亦名三尾 槳橫而  
後拽也古詩艇子打兩槳蘇子瞻詩急催艇子操三  
槳 棹前推也今長江曰棹槳船吾鄉有板槳船  
楫划楫 榜檣也 鳴榔 篙竹竿 檣挂帆木  
帆障風者竹帆蒲帆布帆錦帆 纜維舟索 絳引  
船索齊武帝綠絲爲帆絳 展篷 簾簾皆覆蓋  
舵正船木 柁杙戰槩也所以繫舟 鐵十字即猶

所以可船 斗桅上小方屋所以望星斗 蕩舟古  
作航越女蕩舟見左傳 習船見漢書即吳兒習水  
者 會心特舫古者士特舟即扁舟也梁簡文有言  
會心處不在遠依然林水魚鳥自來親人田子扁曰  
游心天地外 溪可釣山可樵聖世本無浮海志  
浪跡水雲中 蘭為舟桂為楫野人自有濟川材  
三千世界清水壑 白鷗朱鷺意中尋外方盟遠  
十二仙人白玉壺 錦纜牙樯花底並小海音高  
風便勝乘金勒馬 書畫蒲行富茶室筆牀成淨業  
月明恍坐水晶宮 烟波容泊宅柳風蘆月傲滄洲

留青日札

卷十八

十五

### 筴船

古者庶人乘桴謂維木以為渡也即木牌孔子乘桴  
竹筏也小曰筏大曰桴後漢袁牢夷傳遣兵乘篳船  
注篳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篳以當船也今溪中竹篳  
龍骨

今水車中蝦蟆練頭名曰龍骨蓋龍能行水亦取其  
形之似脊骨也王安石詩倒持龍骨挂屋敖又云龍  
骨長乾挂梁栢又云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挂壁蓋龍  
骨節節故可挂今遂以為水車非也至于蘇子瞻詩  
乃云翻翻聯聯銜尾鴛聲聲確確蛟骨蛇即龍骨也

### 留青日札之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八能

後漢書古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  
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鐘律取土灰放陰陽又  
曰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

### 西音

有娥簡狄歌燕燕往飛北音之始也塗山女嬌歌候  
人今荷南音之始也已載詩女史昔周昭王涉漢中  
留青日札 卷十九

流而隕其右幸遊靡極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  
于西翟實為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  
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

### 四夷樂

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韞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孝經鉤命決曰東休南任西林  
離比僚東都賦作僚休地離是以堯為任也

### 淫聲

鄭聲淫今考鄭詩非淫鄭聲則淫淫者聲之過也猶  
雨之過者曰淫雨水之過者曰淫水故曰淫也禮曰

流碎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即鄭聲類也  
魏文侯曰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故子夏曰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又曰鄭聲好濫淫志宋音燕安窮  
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驚辟驕志左傳曰煩手淫聲  
惰憊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許慎五經通義曰鄭  
重之音使人淫過也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史記曰鄭衛之曲動而心淫蓋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故魏杜襲傳自左延  
年等雖妙于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襲隋萬  
寶常傳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一

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于雅如今之  
時曲俚戲未必皆其辭之鄙悖褻狎而謂之淫也至  
使以弋陽之倡優爲之則演者其形淫唱者其聲淫  
而人之觀者因而惑其心蕩其思則君子不得不禁  
而絕之矣故鄭聲在所當放也何晏有曰鄱陽惡戲  
難與曹也左太冲亦曰鄱陽暴謔中酒而作鄱陽郎  
豫章其人俗性躁急今弋陽郎鄱陽地則其惡戲有  
自來矣

### 弦柱

弦以成聲柱以調音柱促則弦急柱緩則弦舒有朱

弦素弦綠弦翠弦禮朱弦疏越侯瑾琴賦朱弦微而  
慷慨張祐丘家等詩十指纖纖玉笋紅鴈行輕過翠  
弦中柱用木或玉或犀角象牙挽撥用骨角犀象玳  
瑁金銀蓋美人彈絲恐傷其指爲甲副之名曰替指  
梁簡文詩停弦繫爪甲息吹治唇朱杜子美詩銀甲  
彈手用又等詩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白居易詩

玳瑁柱觸玉玲瓏琴五弦七弦唐太宗加爲

惠連替體兼九絲聲備五音未嘗有柱也

琴清玉柱秋灰變絃幕琴大者曰離十

五十弦後分爲二十五弦常用者十

### 留青日札

卷十九

三

九弦雅瑟二十三弦又曰瑟大爲離小爲步有柱李  
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又錢起  
詩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等五弦筑身  
又曰弦柱十二乃秦聲也又曰十二弦柱高三寸一  
名頌瑟梁元帝詩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昭明詩  
塵多澁移柱風燥脫調弦又名柳箏又名軋箏以片  
竹潤其端而軋之劉禹錫詩滿坐無言聽軋箏秋山  
碧樹一蟬清只應曾送秦王女寫盡雲間鸞鳳聲箏  
即箏也形差小名曰捫箏乃用竹鼓之箏篴一名坎  
侯因姓二十三弦或曰二十四弦或曰二十五弦有

柱孫氏賦凌危柱以頤頤憑哀弦以躑躑鼓之曰挾  
又曰撮梁簡文詩挾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音逐  
弦鳴衫迴半彰柱顧況詩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  
弦中指撥琵琶四弦樂錄云出于弦靴虞世南賦尋  
斯樂之惟始乃弦鼓之遺事是也成公綏賦樂則齊  
州之丹桂柱則梁山之象犀攬以玳瑁格以瑤枝薛  
收賦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是琵琶亦  
有柱也又名胡琴兩部者王仁裕使荆渚高從誨出  
十妓彈胡琴高曰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生弦四十  
條蘇子瞻詩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

留青田札卷十九

四

### 雷鼓

雷鼓六面鼓雷鼓八面鼓今鎮海樓更鼓八面所謂  
雷鼓也見禮記六鼓今播鼓即雷主聲崔顥詩兩朝  
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乘朱輪即今轅門鼓也梅聖  
俞歌漁陽三疊音隆隆謂漁陽三槌也

### 腰鼓

舞鼓

有馬上鼓有尖底鼓腰鼓即今懸于項而平腰者蘇  
子詩腰鼓百面如春雷細腰鼓俗名杖鼓讀作強字  
去聲宋蕭思話十歲好擊細腰鼓舞鼓即盤鼓今舞  
人所用者又以優人倒卧足上所舞弄者俗名杠鼓

### 三棒鼓

今吳越婦女用三棒上下擊鼓謂之三棒鼓江北鳳  
陽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咸通中王文舉好弄三  
杖鼓打撩萬不失一是也杖音與歌聲句拍附和爲  
節又能夾一刀弄之

### 缶

缶土器可鼓蓋中虛善容外圓善應中聲之所自出  
而爲立秋之音也易之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詩之  
宛丘擊缶乃三代以前上古之器想即今盎盆之類  
或曰形如覆盎以四杖擊之或言唐堯時有擊壤而  
歌者因使鄭以糜輅具缶而鼓之理或然也莊周鼓  
盆而歌墨子吟缶齊景公鼓盆史記趙王爲秦王擊  
缶李斯以擊甕扣缶爲秦聲則其來久矣宋儒以爲  
出于西戎不學之故也此後唐司馬滔之樂有八缶  
郭道源十二甌酌水筋擊李琬九甌名曰水蓋

### 篴篴

篴篴之名樂府解題已詳余以爲字皆从竹恐亦當  
以竹鼓之如擊筑者然也舊云探手摘之或曰兩手  
齊彈如侯暉云其聲坎坎應節則當如竹擊也漢靈  
帝好立空侯抱于懷則本並彈又徐月華善卧空侯

則疑一手彈也

### 布鼓

今雷州布鼓之說漢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爲鼓也相傳越城門號雷門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或曰會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鶴飛入鼓今雷州因擊雷山水得名海康銅鼓村雷震而水出也英榜山有雷師廟又名英雷岡云雷出于此又傳鄉人嘗造雷鼓雷車于廟中有以魚肉進者立爲霆震有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大尺餘一日震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長名文玉鄉俗呼曰雷種後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六

爲本州刺史歿而祀之封顯震王又名威化志以爲雷聲近在言語之間故名非也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蜃人取而食之搜神記曰楊道和夏于田中以鋤格雷神之肱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壯如六畜頭似獼猴豈雷神之形如是邪其說不經今以四月二十四日爲雷神生日孰知之也

### 銅鼓

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爲飾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出于南蠻天竺二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爲馬式後有大

中小之製廣西岑溪縣有銅鼓神廟南寧志馬援銅鼓形如坐塾而空其下滿腹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拊之聲如鞀鼓又雷州天寧寺銅鼓高二尺四寸徑四尺餘形極精緻通典云南雄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云諸葛亮散埋銅鼓以壓蠻獠廉州志亦云孔明征蠻之具其所云中小銅鼓以韋冒一面而擊之響亮不下鳴鼙今則懸而擊之者也觀石鼓可以蒙皮而擊則銅之蒙革無不可矣石鼓傳稱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浙中晉時有臨平石鼓張

留青日札

卷十九

七

華秦取蜀中桐木作魚形扣之聲聞數里今地名桐扣去吾鄉七十里臨海白鶴山石鼓與興長城夏架山石鼓又有玉鼓見春秋孔演圖古之土鼓禮運賁桴而土鼓或塗土而爲之周官壺涿氏炮土而爲鼓鄭康成曰瓦鼓杜子春則以土鼓爲瓦鼓以革爲面非也少昊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焉周兵車之鼓有跗即今鼓架之遺製也今文廟一柱者名曰楹鼓建鼓所謂商人貫之以柱者也周人懸鼓謂懸而擊之者也今人家所用曰唐鼓或以堂上作樂用之亦曰堂鼓殊不知古樂堂上有拊無鼓不詳所起也



### 圓腹

類說呂阿香夏圓腹圓腹者琵琶也今琵琶腹不甚圓恐當是阮也漢唐以來琵琶皆用撥而今手彈琵琶或曰自貞觀中裴洛兒始當時謂之指琵琶古琵琶用鴟雞股開元段師用皮弦阮圓槽而十三柱也世以阮咸得名而黃庭堅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身今親見阮仲容則又以爲仲容所作唐有五絃者如琵琶而小比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元微之詩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彈不出賀懷智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

留青日札

卷十九

人

### 琵琶記

高明者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

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于是補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初以伯喈爲不忠不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爲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

留青日札

卷十九

九

### 疊角

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爲民爲民者當儉約不奢儉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今畫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爲軍難爲民難難又難蓋角爲民之事也天下之民不過軍民二者而

已而祭酒胡公儼乃曰爲君難爲臣難又難是誤以軍爲君以民爲臣音之相近耳與角爲民之事全不相涉特表出之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譙樓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人以爲仙

### 楊皮厥篲

白樂天厥篲詩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又云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即今頭管又牧童剝楊樹皮卷成厥篲以竹爲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即所謂桃皮蘆管之製古名管木其聲應留青月札卷十九

### 嘯葉

今小兒用響板草鴛于舌端吹之或用竹葉古謂之嘯葉蓋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或言橘柚尤善今未見用之者若馬氏云卷蘆葉而爲之形如筍則誤矣此則帝木之流也又有以蚌殼而吹竹葉而嘯之

### 猴戲

樂記優雜子女注舞者如猴戲詩云毋教猱升木陸璣云獼猴也一日母猴一名王孫即胡孫或作獼猴師古曰善技抃故謂善塗者爲獼人蓋獼本貪獸也詩疏曰獼獨猴也楚人謂之獼猴故今之娼婦謂之曰獼兒又古有沐猴鬬狗之戲今教坊司能舞猴

### 逆行連倒

今雜戲有名篤义子者或即當時跂行鯨食之伎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義倫之大者即此梁陳時有曰擲倒獼猴墮之流

### 拔河之戲

今小兒兩頭搜索而對輓之力強者牽弱者而什則以爲勝負而笑讓爲樂此唐清明節拔河之戲也當時君臣亦以此爲樂不典甚矣見金坡遺事

### 角觝

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鬪狀者即古角觝之戲後魏道武帝詔修角觝百戲是也或曰本六國時造秦因廣之漢武復用之兩兩相當角其伎藝也或曰蚩尤頭有角與黃帝鬪以角觝人宋時董

州蚩尤戲其民兩兩戴牛角相舐即此也

蹋鞠

鞠戲黃帝軍中之樂所以習勤勞也唐歸氏子弟嘲皮曰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燠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此可見其制宋柳三復云背裝花屈膝白打大蕪斯進前行兩步蹶後立多時此可見其法

海東青撲天鵝

今鼓吹中鎖刺曲有名海東青撲天鵝音極嘹亮蓋象其聲也此北鄙殺伐之聲乃元曲也元之鷹房養

南青自札

卷十九

十二

禽名曰海東青每放之以獲天鵝有重三十餘斤者以首得者爲貴以進御膳故名曰頭鵝賞黃金一錠海東青鵠之一種亦名白鵠有玉爪黑爪之別與金眼鵠鵠皆能以小擊大食天鵝鵠鵠之屬然獨畏燕又元萬戶府歲用喂養鷹肉三十餘萬斤一統志云出五國城東小而健能擒天鵝白者尤貴今之天鵝毬是也

白翎雀

元樂府有名白翎雀者札木嘗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言白翎雀寒暑常在北地

鴻鴈則隨陽南遷也因製此曲

寡婦吟

南都賦寡婦悲吟鵲鷄哀鳴李善注寡婦吟未詳此即陶嬰黃鵠歌也

千金一弄

今人但知有千金買一笑而不知有千金買一弄也顧況李供奉彈箏篴歌云實可重不惜千金買一弄

望江南 哀江南

朱厓李太尉鎮關西日爲亡姬謝秋姬作望江南曲庾信作哀江南賦

南青自札

卷十九

十三

彈胡笳

戎豈詩綠瑟胡笳誰妙彈山人杜陵名庭蘭不知胡笳何以彈之

鼓吹

鼓吹即今鹵簿中樂器也故樂府有鼓吹曲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草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故李太白云詩因鼓吹發酒爲劍歌雄又李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今皇甫魯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則文亦因鼓吹發也張旭聞鼓吹而得筆法意則字又因鼓吹發也

繞櫬歌 振林聲

列女傳韓娥鬻歌假食音繞梁櫬三日不絕又七發  
汪盧公善歌發聲動梁上塵又列子秦青撫節悲歌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地狹不足迴旋申脚

漢景帝時諸侯王來朝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  
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  
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又同華二州節度  
使周智光詔拜尚書左僕射憲語曰吾有大功上不  
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四

禽鳥戲

鳥有蠟嘴畫眉之戲獸有胡獠狗馬之戲臣有螻蟻  
蝦蟆烏龜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蓋宸濠倡亂招致  
姦徒後敗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因憶唐時有螳戲  
乃場中以二刺蝟對打今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山人  
王固能爲蠟虎子戲擊鼓出筒數十行分爲二隊變  
陣合戰今不復見之

舌人

東京賦重舌注舌人也即今譯諸夷語者其名甚佳

今人能爲百鳥語者其音酷相類亦可謂百舌人也

乾荷葉

今人盛唱曲名乾荷葉夫荷葉既乾不知有何可取  
殊不知其誤也乃偏荷葉也宋人小詞髣髴偏荷葉  
偏乃未開之荷葉猶酒器之所謂金卷荷也金卷荷  
亦曲名古人謂之垂螺亦謂之雙螺即古詩兩髦之  
義相如賦垂髻注髮後垂也師古曰燕尾之屬比齊  
後宮作偏髻髻字書髻髮末也

度曲

歌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即今之過曲也呂訢曰曲之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五  
節度非也

謠和步

徒歌曰謠徒吹曰和徒鼓琴曰步凡曰徒者不用絲  
竹而以肉言故謠作音即唐人之肉聲也吹與琴無  
章曲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同氣故焚  
惑火星有毒重謠者焚惑使之也從遙遠而來也

鬼面

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  
注曰皆爲假頭也假作其形即今面鬼兒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九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錢塘田藝蘅子枕蓀

倚徐樾并玄舉校

柳枝

重臺柳以李將姬柳氏得名韓員外翽所謂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摻折他人手者也陽臺柳亦以蜀妓柳氏得名御史所謂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者也韓退之倚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者也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媚媚多年伴醉翁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者也李義山屬情洛中婦亦名柳枝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者也楊廉夫侍兒亦名柳枝所謂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弄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楊基亦寄之詩云長笛參差吹海鳳小瑤楊柳舞妖魔而聶大年讀廉夫集云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蓋指此也

夷光修明

越以西施鄭旦獻吳皆天下絕色世言姓施而家有京西之居故曰西施是亡其名也後吳易其名曰夷光修明越既入吳二女方止苑樹下越兵望之以爲

所女不敢犯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是當溺死而傳記皆云范蠡載之而逃入于五湖世言范子所載止西施也而楊廉夫之詠范蠡事則又云西施鄭旦坐兩頭是當二女裸而汎矣孟子止稱西子不言施

霄明燭光

黃帝姬姓亦云姚姓堯舜皆出于黃帝堯改伊祈姓舜改姚姓黃帝生少皞極堯爲陶唐氏黃帝生昌意顓頊寧子少皞極堯爲陶唐氏黃帝生昌乃堯之五代孫也不應爲翁婿舜既娶堯二女俱爲妃長娥皇無子次女英生商均世紀又云舜有庶子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八人皆不肖又立妃癸比生二女名曰宵明曰燭光

楊玉環

楊貴妃傳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外傳曰弘農華陰人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妃生于蜀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早孤養于叔父士曹玄璪家今廣西通志則曰妃乃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攜至京進入壽王瑁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二說迥異妃小字玉環又各玉妃又名阿

寶開元四年生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年一十九歲又六年爲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取于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年二十五歲矣天寶四載七月冊章氏配壽邸冊太真爲貴妃五載七月因忤旨送還第九載二月又送還第凡十三年爲十五載賜死馬嵬驛年三十八歲豐碩等媚卒傾家國云

復見兩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

四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黃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六歲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爲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

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汙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卽穩婆居姊聊呼驗之

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越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爲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蓋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猶未室母賢之卽爲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實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

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眾口喧傳以爲奇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卽黃崇嘏又何以加之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

四

可謂我朝兩木蘭矣婁逞者女名變服爲丈夫仕至揚州從事黃崇嘏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

張好好

張好好年十三杜牧以善歌直樂籍中所云娉婷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者是也又張好好以歌爲著作沈述師以雙鬟納之

阿杜

阿杜齊周盤龍愛妾盤龍大破魏軍高帝送金鏃二千枚與杜氏手勅曰餽周公阿杜今人稱妾曰阿大

音如杜阿者吳人以爲語助詞亦啓口聲而漢之婦

人乃有名阿者如周郁妻名曰趙阿古陽阿作平聲

### 紅霞帳

紅霞帳者宋官人品名紹興間如張頌兒鄭廿八侯九娘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娘鮑俚兒王八兒又有紫霞帳王受奴之類今西湖裏親崇壽寺乃紅霞帳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不知翠奴十娘果何人也升陽翁詩翟羽鸞綰事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是也奉華劉妃閣名予家田尚稱劉寺香火田

### 兩金屋

漢武帝阿嬌金屋貯之唐飛燕輕鳳金屋藏之漢成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帝后趙氏名飛燕

### 俞尼子金蓮

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金蓮人但知爲潘妃事而不知有娘亦有之高低步舞固不同也齊東野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南唐李後主宮嬪官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今有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戰舞雪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錦詩

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是也貼地想低而可行六尺想高而可舞

### 宵娘新月腳

婦人扎腳纏足古未嘗有俗傳起于西施然莫可攷也洛神賦凌波微步趙飛燕能爲掌上舞綠珠步香塵無跡皆喻其體輕未始顯言足小也然稱其步纖掌上無跡則纖細亦可想見矣自南唐李後主令宵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則今之遺風也紫雲纒束也纏字弛也今之腳小者香奩詩必曰筍芽曰半又但語則曰三寸三分誠雅緻也若夫昔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六

### 屨屨屨

屨屨屨中薦也曰步屨曰舞屨吳王宮中有響屨廊以槿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屨是婦女通服之韓偓屨子詩六寸膚圓光綴綴唐尺雖短謂之六寸膚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畫屨重高牆畫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閨闥也今之高底鞋類屨底曰烏以皮爲之烏以木置屨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屨以木爲之卽今之木屨古婦女亦着之李



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履兩足白如霜今唐東  
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屐余嘗戲給事中李孺徵  
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履矣因作雙行  
履云荔枝醉顛顏末麗蟠清馥孔雀隱蘭暈佳人出  
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脚幸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履奇  
南木金齒滑不磨王趾纖可掬西子畫黛聲東陽素  
波沐不雨石琳琅無雷車輾轆烈日響洞房良宵展  
郎腹非乏蓮花承顏厭笋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  
如肉孺微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  
少階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  
留青日札卷三十 七

### 屐靴鞋

屐本作蹠舞屐也足跟不正納莊子原憲華冠緹履  
史記女子則鼓鳴瑟跕屐注曰蹠跟爲跕不着跟爲  
履似今靴鞋釋名靴小兒履也鞋履也爾雅曰單底  
曰履飾足以爲禮也三代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亦  
有以葛爲之者詩糾糾葛履是也秦始皇二年遂以  
蒲爲之名曰靴鞋二世加以鳳頭仍用蒲卽今無後  
跟涼鞋也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官內妃御皆着始有  
伏鳩頭履子卽今黃草心鞋也梁天監中武帝易以

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樣差多古有遠  
遊履又詩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霜唐  
大曆進五朵草履子建中進百合草履子大和吳越  
間織高頭草履如綾縠又麻履曰屨草曰屨屨乃不  
帶者名解脫履履朝服屨燕服荀子紉屨之士注編  
麻爲之禮記注紉施縫中若今時條也周禮屨人掌  
王及后之服屨夫古之婦工以治內事今后妃之屨  
使臣工造之可耻甚矣唐書東女國鞞鞞屨也今靴  
鞋不纏足者曳之今之纏足者以絲爲鞋則梁製也  
以羊皮銷金箔爲之則三代之遺意而極其奢巧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 八

### 女靴

靴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初短勒以  
黃皮爲之後漸以長勒唐馬周發其勒加以靴氍毹  
叔通以羊爲之隱麋加以帶子裝束蓋婦人皆可服

之并州婦人臨水洗衣有人換其新靴是也古人有舞靴李太白詩青黛畫眉紅綿靴楊廌夫詩繡靴蹴踘勾驪樣羅帕垂鬟女直妝

### 女鞵

鞵足衣今之膝襪炙鞵子曰三代謂之角鞵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始以綾羅裁縫爲之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靴鞵杜牧詠鞵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果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韓偓傳子詩六寸膚圓光級級夫尺減其四分當亦六分是

留青日札

卷二十

九

卽致堯之六寸也今婦人有不着鞵者太白詩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鞵則唐時已然

### 婦衣

禮婦人之服不殊謂衣裳上下同色也今惟越人服青爲然我朝定制婦人止服絹布不許用綾錦綺繡其色只用藍紫桃花淺色不許用青綠大紅淺色農民之家方得服細紗今則婢子衣綺羅倡婦厭錦繡矣

### 袜胸

今之袜胸一名襴裙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質袜楚

宮殿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袜女人脇衣也崔豹謂之腰綵引左傳相服陳靈公裏袒服而戲于朝日日近身衣也卽唐訶子之類寶袜在外以束裙腰者視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裙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襴裙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是也其繡帶亦名帙帶今襴裙在內有袖者曰主腰領襟之緣尚繡蒲桃花言其花朵柔圓如蒲桃也

### 細簡裙

留青日札

卷二十

十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簡先見廣西婦女衣長裙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之簡多而細名曰馬牙簡或古之遺製也與漢文後宮衣不曳地者不同韻書曰襴裙幅相攝也杭婦女闊簡高繫以輭薄爲尚北方尚有貼地者以不纏足欲裙蓋之也又杜牧詠襴詩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唐之裙亦足以隱足也畫裙今俗盛行

### 名清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見爾雅又詩清揚婉兮目上曰清目下曰楊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楊本

作睂眉問曰睂目美也或作賜注疏揚者眉上之名因名目曰揚詩美目揚兮又曰揚且之皆注眉上廣也抑若揚兮疏云揚是額之別名以有毛揚起故名目爲揚揚雄揚眉曰揚衡諺言稱眉稱卽揚也

### 綠眉

詩稱娥眉而楚辭乃云蛾眉曼綠曹元寵夜歸曲與妝秀色指眉綠黛眉漢給宮人螺子黛翠眉梁冀妻改爲翠眉爲愁眉魏宮人畫長眉多作翠眉鸞鶴鬢古詩云當眉爲翠對臉傳紅玄眉曹子建七啓玄眉凡有落卽墨眉今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眉卽此也

卷二十

十一

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黃眉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粧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盧照鄰詩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司馬詩得粉粧成半額黃蓋眉黃起于漢宮而漢賦乃有綠眉赤眉朱眉晉有宋赤眉北齊有姚黃眉何也眉之名則有開元御愛眉遠山眉小山眉五嶽眉新月眉月梭眉垂珠眉倒暈眉分梢眉油煙眉卽今柳葉眉八字眉稍分而斜起又有眉間俏者卽古之面花蓋起于上官昭容飾之以掩黥迹者或曰壽陽宮主落梅花之事或曰徐夫人粧懶隨之遺或貼花或

點朱今又以翠羽爲珠鳳梅花樓臺之狀小巧精妙間于眉心能益妍麗故曰俏也眉有天生而細長者其有粗大者則以線綴之或以刀削之想古有此風故周庾信鏡賦云鬢齊故畧眉平猶剃又有廣眉漢諺宮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又不知眉毛天生何可移上之半額也文選刻畫鬢蓋古飾卽如此

### 眉語眼語

婦女之眉最善盡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毵毵柳渾詩窓深眉語度又太白間將手語彈鳴箏卽以奕爲手語也

卷二十

十一

談也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卽目視陵卽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也皆奇

### 斜紅

美人妝面既傳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妝梁簡文詩云分妝間淺層曉臉傳斜紅則斜紅繞臉卽古妝也

### 飛雲丹

飛雲丹卽今水銀燒粉也云是蕭史作與弄玉今名玉華花粉者最佳古人傳面用米粉故字从米或染

之為紅粉後乃燒鉛為粉云是紆始又調脂作紅也

### 月運紅潮

月運紅潮者婦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密奏君王知入月故名月事醫書名月經言按月而經脉行也取以入藥則名紅鉛漢律謂之婢變婦人汗也又傷孕也蓋初女未過老嫗當絕故其字从半女也古人點朱于額以示進退之節所謂程姬之疾也故曰丹的曰玄的或曰今之手中金鐲亦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我朝宮中欽錄

留青日札卷二十

十三

薄女官掌之余之高祖姑蔡氏之姊杭之豐寧坊人也當憲廟時為女官甚得幸以選繡女一差至杭宦官侍者四人與三司諸大夫抗禮所言官掖事甚詳髮巾左右繫金錢兩鬢俱禿云伴駕蚤起用以掠髮者有報官之牋有衛門之寢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事甚詳且密雖聖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 髮脂

婦人頭髮為膏澤黏膩曰脂必湯沐乃可解攷工記弓人注脂亦黏也音職古人俱用芳澤以香潤其髮然但稱玄稱質稱烏雲也而魏瓘賦乃云黃金釵

碧雲髮杜牧之賦乃云綠雲繞繞梳曉髮也

### 穿耳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又揃不穿耳杜子美詩王環穿耳誰家女諸葛恪曰母之于女天性之愛穿耳貫珠何傷于仁

### 死央七十二

古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死央死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人皆不解七十二之說蓋言美人之數也又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為三十六

留青日札卷二十

十四

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為七十二矣蓋六六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死央蓋為對耦所拘耳楊慎詩芳池七十二寶三千重

###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河中曲咏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遂誤以為金釵美人十二行殊不知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

### 百媚千媚

百媚郎也千媚娘也見淳于王歌百媚在城外千媚

在中央坐來生百媚謂張麗華見煬帝詩

美人雙騎

江北佳人多能騎馬今走驃騎婦人亦能雙乘落鮮謂之雙飛燕甚可觀也李太白詩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蘇子瞻詞細馬遠馳雙侍女想亦重坐也

姣

姣淫也穆姜弃位而姣不可謂貞姣戶交友又如字嵇叔夜音效言效小人爲淫也女交曰姣女喬曰嬌

昏嫁

古者女子二十而嫁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

留青日札卷之十

十五

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惠律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蓋漢律民不嫁者貲錢二千又高帝初爲算賦注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今罪謫五算出六百錢也唐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古者女子重失時仲春不禁淫奔故名野合順群情也杜工部詩不嫁惜娉娉是舉見在而言也陳無已詩當年不嫁惜娉娉是舉過去而言也白樂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是舉未來而言也有深意矣

卷二  
十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一

錢塘田藝衡子稊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戚夫人

于季子云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德蕭相國氣盡戚夫人范至龍云劉項家人總可憐英雄無策庇婢媼戚姬楚歌知否不及虞今有墓田夫以沛公之英雄豈無策以庇戚姬而爲之氣盡哉蓋必有所自矣帝欲全夫人非易儲不可苟爲萬世計太子既不可易不如付身後事于不知黃鵠之悲特牽于稚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一

席之愛耳且帝誠寵夫人必決易太子則雖猛悍如呂后亦無如之奈何但帝春秋既盛亦思諸故將之跋扈非太后必不足以懾服之況既易後寧免太后之不及正乎寧免天下之不仗言旨亂者乎不若已之以俟太后之容置固不意人疑之毒至于母子之俱盡也故知帝愛國甚于愛家愛公甚于愛私其心亦悲矣

王昭君妹

昭君嫁單于史未嘗得其有妹白樂天嘲雪中馬上妓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是寫真圖此強造也

妹注女弟之外更無他音且其第二句云引手低吟索一盃則所謂一盃者酒邪湯邪水邪皆病也

### 兩哀姜

魯莊公夫人齊女曰哀姜又文公長妃齊女哭而過市國人哀之故亦曰哀姜

### 六飛燕

漢趙飛燕陽阿主家學歌舞以其身輕可爲掌上舞故號曰飛燕陽阿亦因此得名又張湯飛燕之力作艱見後漢書臧洪傳按楮燕後爲張牛角軍師改姓張燕僂偁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即黑山賊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二

也見魏志又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修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上琢玉芙蓉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態艷非人間所有每歌舞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又青龍飛燕古戰艦名又古良馬名飛燕

### 兩小小

南齊小小姓蘇錢塘人又唐齊公伎名小小能寫真

### 四碧玉

碧玉晉喬知之妾所照明珠十斛買婢婢是也又陳後主寄碧玉詩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又楚王碧玉審言詩清風細雨濕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裡宴門前初下七香車又宋汝南王妾碧玉所歌碧玉破瓜時是也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

### 兩虞姬

虞姬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諫齊王烹佞臣周破胡與阿大夫薦北郭先生與卽舉大大齊國大治又西楚霸王亦有虞姬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三

### 兩朝雲

河間王婢名朝雲假爲老嫗吹簫走泣降者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蘇子瞻妾亦名朝雲詩所謂不似楊枝別樂天者是也

### 兩小蠻

白居易妾名小蠻詩云楊柳小蠻腰于鵲襄陽看花詩自注云時因小蠻作又謝阿蠻唐玄宗舞女

### 兩夜來

魏文帝美人薛靈雲號曰夜來又唐靖恭伎女亦字曰夜來

駢冷

隋煬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墜駢冷多態帝又曰多態態虞世南詩曰垂有彈袖太慈生

祝英臺

英臺上虞祝氏女子易爲男子裝出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時祝已許馬氏矣山伯後爲鄞令疾革薨鄞城西明年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英臺聞有山伯墓因登塚號慟地忽裂開祝氏隔馬遂埋雙壁人皆異之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四

晉丞相謝安奏之因表其墓云此與紫王及華山畿女之事甚相類今俗演爲雜劇也

龍井神女祠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卽唐所傳洞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游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蔡子子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輓轡縣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煙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禽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

省舊時情卽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硜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倡家及長卽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爲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卺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汗吾身邪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五

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寒香晚翠

寒香晚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繪之第留一簣以進湯粥普以死殉公也遂引刀



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且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書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大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他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況有佳後邪于是即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瞠然雙老媼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 柳舍春

合春姓柳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帝廟而愈因繡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之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呪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據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曰我亦取汝姓當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死吾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鉤明鏡不臨紅粉

面曲鉤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大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 大家有五

漢魏以來官中呼官家曰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官稱大家漢有曹大家唐有卽大家又順帝虞美人以梁后故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家音姑左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史記長欽歸來乎食無魚長欽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 西施毛嬙皆越人

神女賦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是留青田地 卷二十一 七

二人也舊稱毛嬙卽西施誤矣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吳美人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則越產矣

### 四麗華

漢光武后陰麗華自言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陳後主后張麗華後漢劉聰妻劉娥字麗華 人又後周宣帝后楊麗華

### 白眉神

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則以手帕汗巾之類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有打乖空頭者輒以帕洒

拂其面一洗而過則子弟之心自然歡悅相從留戀不已蓋花門厭術也

### 私科子 鴿子

鷄雉所乳曰窠即科也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蓋言官妓出科私娼不出科如乳雞也又老妓名鴿子一作鴿鮑似大鴈無後趾虎文性群居如鴈自然有行列連蹄不樹止俗呼獨豹老妓性行似之

### 弄新婦

今徽州等處人娶新婦入門衆親戚皆百般戲侮調弄名曰弄新婦其有至于不堪毒誣死者云其衣服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八

鞋履皆用線縫綴恐有疎脫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南蠻之遺習也唐時卽有此風曰娶婦之家弄新婦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婿灌醉于房中

### 繡花娘插帶婆瞎先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處婆藥婆穩婆爲六婆謂不容入門方成人家又如避蛇蝎蓋惡其貽害之甚也今則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而此外又有數種 曰繡花娘者以善針刺出入大家因請以教導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娘花娘者杭人罵倡伎淫婦之稱也 曰插帶婆者富貴

大家婦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簪妝則專在此輩顏色間雜四面均勻一首之大幾如

合抱卽一插帶頃刻費銀二三錢及上轎之時幾不

能入簾輿也入人家坐席則須俊僕四五人廻侍左

右仰視俯察惟恐一物之遺失一花之傾倒卽能解

意以手拾取扶植每爲從者熟視動心遂至通姦露

醜或有自早至晚坐久頭重不堪其苦眩暈扶歸者

或遺失一物值數十金歸家悔恨涕泣數日成疾者

亦有假借他人另置賠償者後聞江西建昌婦女粧

飾亦然此風所當痛革也 曰瞎先生者乃雙目瞽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九

女卽朱陌頭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說辭曲彈琵琶

爲生多有美色精技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婦女

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深院靜室晝

夜狎集飲宴稱之曰先生若南唐女冠耿先者淫詞

穢語汗人聞耳引動春心多致敗壞門風今習以成

俗恬不知悔甚至家主亦悅之留薦枕席而忘其瞎

真異事也

### 插秧婦詩

戴九靈插秧婦詩青袂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恐插秧婦人必俱大脚者安得復云蓮步繼云裙

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聚求煖烟青滿把  
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楊鞭馬上  
郎江北婦女皆務農其夫反謳歌擊鼓大晒風俗也

### 媵妾 從嫁

曹植腹余行今歸朔方媵送昏之名爾雅曰將送也  
儀禮言媵爵公芊言開媵路史記言伊尹有莘之媵  
臣江有汜序言嫡媵鄭氏引諸侯一娶九女二曰媵  
之是也今人家之從嫁爲側室者皆曰媵妾從去聲

### 宦官妻

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鄉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

憂死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女國姝李輔國帝爲娶元  
擢文爲妻宋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  
元趙伯頰不花年踰三十先有妻子順帝刑其勢爲  
奄人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我 朝宣德中賜  
太監陳蕪兩夫人陳蕪賜姓名王瑾字潤德天順初  
賜太監吳誠妻余見傳記所載以爲此曹要婦人何  
用或曰雖去其勢男性猶在必須近婦女乃安夜也  
家君在京所善太監侯玉亦有妻妾甚美且多及家  
君督學廣東出京玉送別出二女子相贈此內臣交  
好之至厚者一名白秀者乃絕色也云玉之寵姬服

日細詢其故真如所傳言相愛淫謹甚于平人夫妻  
居室之事每一交接則將女人徧體抓咬必汗出與  
鬪而後已其女人每當值一夕則必倦病數日蓋慾  
火鬱而不暢故也此女素爲狐狸迷染其後隨至嶺  
外在滁州時余曉起親見之形如猫而玄黑變態不  
常然亦不爲害因命小苗童曰凌鴻伴宿察之則狐  
自窓眼潛入伏于女身小童舒手摸之則亦不變形  
如毛狗而已後家人畏懼與廣東僕周俊爲妻狐復  
不捨俊亦厭之歸杭又賣與徽州某商今尚在杭不  
知何如矣

### 宦女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一

古之宦官周闔人寺人之職說文宦仕也執事于中  
也左傳爲宦女一曰闔人說文闔豎也官中闔闔閉  
門者蓋男無勢精閉者也書官辟官罰男子割勢女  
子幽閉次死之刑一名僇刑一曰牴刑詩寺人之令  
注寺人奄官也或作閹洪武初有監正監副監丞門  
正門副寺名永樂間始名太監少監

###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樊伉母  
呂類封臨光侯一作林光秦林光官在雲陽卽漢之

甘泉蕭何夫人封鄼侯許負河內老嫗善相封鳴雌  
亭侯晉羊祐妻封萬歲君元朝四品官妻郡君五品  
縣君我朝公主之下皆稱君夫人之下皆稱人

### 瑞蓮池二女

元末施州向氏譚氏二女相與濯手于仙女池遂生  
嘉蓮時偽夏明玉珍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  
中向氏立爲后譚氏退還乃自投池中而死

### 馬版腸湯

今鄭元和雜戲出于李亞仙傳亦多不合所言馬版  
腸湯事乃元時歌妓郭順時秀者秀色藝超絕教坊  
留青日札卷二十一

白眉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秀偶疾思得馬版腸充  
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當時傳爲嘉話  
今又以王商配之李娟奴爲戲皆失其真也

### 誚失婢榜

唐人有誚失婢榜詩因友人之婢逃去原情寄嘲云  
撫養在香閨嬌癡教不依總然桃葉寵打得柳花飛  
曉露空調粉春羅在賜衣內家方妬殺好處任從歸  
偷鑽出深閨風花何所依想應乘月去誰道綽天飛  
燭暗新垂淚香凝舊舞衣恩情如不斷還向夢中歸  
揭榜諱因依千聲叫不歸頭盤紅縷髻身著紫羅衣

夾帶無金玉窩藏有是非請君看賞格惆悵信音稀  
白樂天云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可謂有忠厚之  
意劉賓客和之云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是亦難  
乎其爲情矣

### 額黃 髮撥

額上塗黃漢官妝也梁簡文詩同安髮裡撥異作額  
間黃徐俳云留心散廣黛輕手拂花黃虞世南袁寶  
兒詩學畫鵝黃半未成今此妝不復經見矣撥者換  
開也四十年前婦女髮尚用撥以木爲之形如棗  
核兩頭尖尖可二十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髻名曰髻  
留青日札卷二十一

### 螭首 花尖

詩螭首蛾眉螭一名蜻蛚也螭螭之小而綠色者  
孫炎曰有文者謂之螭似蟬而小頭有方文詩言額  
廣而方也今杭州婦女皆尚圓額亦有花尖者額中  
髮際垂下自成尖文有效顰而強飾者

### 剗臂 彈骨

倡婦與子弟燒香剗臂以爲盟誓皆起于古史記魯  
世家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剗臂以盟  
列子曰紀昌飛衛請爲父子剗臂以誓不得告術于

人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越人刺臂中國噀盟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彈骨者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也蓋胡人之倍以得帝王頂骨爲鉢孟則吉祥如意老上單于以月氏頭爲飲器李貴歌所云血面模糊截仇首半髀刻作玻璃杯目皆生紅酒微綴戎王胸堂沃焦熱是也又元僧楊璉真伽以理宗頂骨爲飲器我太祖先瘞之聚寶山後歸諸穆陵高季迪所云王顧深注酖酥酒誤比戎王月氏首是也又萬震南州異物志烏訥在廣州南交州北道間同行旅擊之利得人食之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又徐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四

嵩爲符堅始平守姚方成執而不屈斬嵩其首爲便器顧亮有云黔州都督有血頂精魂夜夜溺中啼其原皆起于趙襄子漆智伯頭爲飲器但酒濁異耳

指甲

唐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殷子賭酒微吟曰殷子遂巡舉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髻鬟還應露指尖宋劉攽之沁園春云銷薄春冰碾輕寒玉漸長漸覺鳳鞋泥汗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檠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桐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縷裏成

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傳看等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徧闌干每到相思沈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指莫放春閒我朝沈彥傳纖手云曾見花梢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攏髻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閑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指朱簾認阿誰皆非春筍不能當也又以鳳仙花和白礬搗之染爲紅甲昔人有云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指花枝縷絳霞又云拂黛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尤可把翫也至于弄妝婦人深爲村鄙元人有小令嘲之名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尊擲殺銀筍字不真搔痒天生鈍總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此又可爲撫掌絕倒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五

古后妃婦人異名

衛子夫	王翁須	王政君	郭聖通	鄧猛女
劉義王	劉紅夫	劉小民	劉成男	郭女王
賈南風	王貞風	褚蒜子	杜陵陽	李陵容
何法倪	謝梵境	丁令光	路惠男	章要男
鄭大車	袁大捨	王穆之	王靈寶	獨孤伽羅
穆邪利	小字黃花	王地餘	王神愛	鄭阿春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

錢塘田藝蘅子秋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巾

巾本佩巾禮左佩紛帨是也帨拭物之巾詩無感我帨兮卽今之手巾汗巾也亦稱屬櫛婦人之褱卽今香纓詩親結其襦注帨巾也詩縞衣綦巾綦蒼文色女之貧陋者漢賈山至言又云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故曰卑賤者所服或曰古者有幘無巾王莽頭禿始施巾加于冠內一曰首飾儀禮二十成人士冠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

庶人巾巾謹也當自謹脩于四教也蔡邕則云天子見令長三老官屬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又漢文帝髮壯加巾是天子亦服巾也草木子曰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欄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大明服也庶民用之蓋古之庶人服巾而今制則庶人不得服巾故玄中記亦云契丹富豪要裹頭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百匹名曰舍利是庶人雖富豪在匈奴亦不得服巾也

練巾欄衡着練綌也 綸巾諸葛孔明 白綸巾謝

萬 紫綸巾石季龍史季龍以女騎一千爲鹵簿

着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綸青絲綬也本音倫一在山韻與關同韵而關字初無龍春切者淳韻亦不收而古人關巾謂卽白綸巾何也魏瓘搗衣賦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則是婦人亦冠白綸巾也白恰巾恰本音鞞鞞鞞士服蔽膝之衣詩鞞鞞注合韋爲之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鞞鞞是則未染者當爲白恰矣魏太祖提皮弁裁縑帛爲恰以色別貴賤本軍飾非國容弁缺四隅曰恰一曰按頭使下故曰恰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

卽小白帽也哀帝改用素白帽恰疑作答史記答布千匹注白疊布也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縷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以爲布其軟白唐書又云白氍毹花可織爲布想卽今之木綿花初名吉具布也一作白氍毹巾杜子美詩光明白氍毹巾是也夫旣曰草絲則又不當从毛注作毛布矣今之以褐布作巾者本當从毛而白氍毹巾則純用毛製疑古之白氍毹亦如此製故从毛也 桐巾隋左相牛弘上議着桐巾以桐木爲之內加漆詔從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 烏匿巾子美詩晚風爽烏匿注

烏巾也即如今烏紗巾之類 小烏巾子美詩頭戴  
小烏巾 烏角巾子美詩錦里先生烏角巾蘇子瞻  
詩二老白接離兩郎烏角巾 角巾晉辛祐王導  
折角巾郭林宗遇雨折一角故名今有六角巾八角  
巾常服本四角此好異者 帟巾方言大巾一曰帟  
巾播巾 葛巾諸葛孔明又淵明用以漉酒唐武則  
天賜群臣葛巾子呼為武家高巾子杜甫詩呼兒正  
葛巾 幅巾製見家禮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  
玄紹崔豹為將帥皆着幅 闊幅巾程伊川紗背後  
望之如鐘形其製似今道士謂之仙莖巾 大幅巾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三

唐日本國 踏養巾唐中宗賜百官踏養巾帝在藩  
時冠 珠巾唐昭宗時候王將帥以珠一顆盤幞頭  
脚貫以銀線而簪之軍人又以珠飾巾 新羅巾皇  
甫玄真猷新羅巾子辟塵于高瑀以贖田知之罪  
夾羅巾唐文宗性儉素駙馬來處仁戴夾羅巾帝戒  
之謂非所宜今則庶人皆戴之亦有夾縐紗巾而用  
金線盤者 鹿巾路群製陶弘景通明鹿皮巾 縠  
皮巾張孝秀文逸縠皮巾 化巾桑維翰服蟬翼紗  
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為化巾 尖巾蜀王衍製 僕  
射巾裴冕 華陽巾顧况 蓮花巾吳江女道士

燕巾後世上下通用之幘 雲巾一名燕尾巾蘇子  
瞻謝人惠雲巾詩燕尾稱呼理未便或曰燕巾即幘  
也髮有巾曰幘蓋覆髮者卑賤執事不冠之服後世  
以為燕巾 圓頭巾楊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圓  
羅頭巾子 方頭巾李白詩首戴方頭巾或曰自宋  
至今庶民頭巾法天地取方圓之象名曰平定巾  
平頭巾唐置平頭樣巾 漁巾高九萬 白鷺巾晉  
山簡白接離接離白帽也爾雅注江東取白頭翹背  
上長翹毛以為翹攤名之曰白鷺縵 唐巾唐制四  
帶二帶前後二繫領下服牢不脫有兩帶四帶之異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四

今則二帶上繫二帶向後下垂也今之進士巾亦稱  
唐巾 忠義巾一名關王巾漢關雲長製 高士巾  
山林隱逸之服 凌雲巾用金線或青絨線盤屈作  
雲狀者 玉臺巾方而匾者即四方巾之制小異  
兩儀巾後垂飛葉二扇飛簷巾 鵲鴝巾宋館伴所  
畏 東坡巾云蘇子遺制 山谷巾黃庭堅遺制  
陽明巾近時新建伯王伯安製 萬字巾 鑒子巾  
今人以白為面服未聞有白綸巾白恰白氎巾之制  
惟喪服乃用麻用葛而有萬字鑒子之制萬字則上  
闊而下狹形如萬字鑒子則如唐巾而去其帶耳



帽

帽冒也上古用羽毛及皮爲之今以紗羅紵絲馬尾  
麋牛尾撥藤竹蒲爲之輿服志上古穴居野處衣毛  
而帽皮又曰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  
樓子蓋堊簷之遺制也所云樓子卽今南方村中小  
兒所帶五彩帽余幼時尚見小兒帶雙耳金線帽皆  
元俗也所謂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者也又元婦  
人皆帶皮帽

鎖鎖帽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  
不作灰可配火鼠布卽火毳布後漢書火毳卽火浣  
布布出燃洲異物志云獸毛織成博物志云出西域  
玄中記云南方炎山拾遺記又云羽山石火可焚垢  
衣令潔也此尤異元阿合馬言別怯赤山出石絨織  
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石絨可對冰錦

張公帽賦

諺云張公帽掇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  
貌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假李老以戴之弓長隱君  
乃岸幘而褰禮木子居士反我冠而壯儀亦可謂善  
諠者古之李晨繡帽管寧白帽汝陽王璉呀帽西

王母舞者研光帽何尚之鹿皮帽唐紗帽宋裘帽  
通刺船郎黃帽吐蕃氍帽西羌席帽以羊毛爲之秦  
漢輓以故席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玉謂之韋帽

盛服先生

禮記齋明盛服左傳盛服將朝漢路溫舒傳故盛服  
先生不用于世云云此乃秦之所以亾天下也注盛  
服先生謂儒紳也故前言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云

貢服

周官九貢有服貢左傳則云諸侯不貢車服若今之  
絲葛錦紵出于方物諸侯安得不貢苟不貢則天子  
將自織之邪我朝蘇之致仕朱隆希以獻太極衣  
于今上而遂被寵何其諂佞也夫以文彥博而獻  
燈籠錦則尚何怪于小人也哉不貢者命之貢也

端疋

周制帛廣二尺二寸爲幅四丈爲疋今四丈曰疋一  
疋曰端古者十尺曰丈倍丈曰端二丈也倍端曰兩  
四丈也倍兩曰疋八丈也又兩頭曰端叩兩端是也

織絲段子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也今人以紵  
絲曰段子余見宋人以褐亦稱段子張文潛雜志曰

得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則綾羅亦可同稱

### 全甲

史記霍去病傳殺樓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漢書作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皆非是觀書法曰殺曰斬曰誅曰執曰首虜曰收則全甲亦疑是王之下王子之上作金甲同非若作足不失落尤可笑愚意全甲亦當作渾身貫甲之謂蓋精兵也又若是精兵只當序于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七

### 介

漢南粵王傳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下云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两个介字同而注不同殊不知介即介道之介

### 鐵室

鐵室即今渾身鐵甲言如室之蔽身也出韓非子

### 克絲作

克絲作起于宋樓閣百花龍鳳極其工巧今作尅絲

蘇作最喜

### 鸛鵒裘

鸛鵒裘即翡翠裘之類乃神鳥也東方曰發明西方曰鸛鵒南方曰焦明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鸛或作鸛淮南子言長頸綠色似鴈段成式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即西方也

### 翠被

左傳荆王以鸛羽飾被鸛翡翠也漢賈山傳飾以翡翠注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翡翠赤而大于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又曰雄而赤者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八

曰翡翠雌而青者曰翠故曰翠被今翠鉤翠冠皆此又博物志名此爲比翼鳥出參崴山非也比翼鳥自名爲鳥也翡翠盛于嶺南今本山亦產此鳥可用爲飾名曰土翠亦曰硬翠不如交廣翠輒

### 鴛衾

今之色被橫其卧邊緣幅作異色曰當頭當去聲即古被池之遺製又于其橫幅分缺二穴如月者用以叩頸此古之鴛衾也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唐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財被成賜名六合被

褚絮

史記漢賜南粵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李太白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絮着綿也古詩着以長相思亦謂着絮也縑餘曰絮不縑曰綿故絮曰敝絮卽繭黃也今謂之敗絮又曰絮胎

白紵

左傳李札與子產縞帶公孫僑就獻李子紵衣注吳地貴縞鄭貴紵也說文紵縑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陸璣云如麻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春生荆場間一留青曰札朱二十二

歲三收周禮典泉縷紵白而細疏曰紵後漢書羊年夷闌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注華陽國志闌干紵言紵也縑一紵謂之紵此白紵也樂有白紵舞樂府解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所謂白紵衣白綸巾之類其形容極善矣王建詩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詩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葢荆揚本吳地故出紵獨精如今揚之晒白福建之北蒸而家園所產亦多女工手績極精妙也舞衣若用白練不亦尤輕細貴重耶詩縞衣綦巾縞縑之精白者禮季

鳥皮六縫

康子縞服注生絹古稱齊統魯縞漢書縞素曳縞衣鳥皮六縫靴也唐有此名故曰高力士終以脫鳥皮六縫爲深耻又阿耨茶國名靴曰由縛屣于闐國有石鞬南唐元宗嘗謂馮權曰我富貴日爲爾置銀靴馬及保太初因擊鞠賜銀三十斤權命工鍛靴穿之人皆癡笑元人有鷲頂靴以爲華靡

薄借

周禮玉璫注有薄借基漢文帝復不借視朝不借者草復也一作薄借陸游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留青曰札朱二十二

禪袴松

禪袍也褻衣也漢司馬相如着犢鼻褌晉阮咸晒犢鼻褌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尖褶交輳卽今之牛頭子褌一名梢子乃爲農夫田衣而士人無復服之者矣蓋起于西戎以牛皮爲褌故名今所謂皮褌是也夏始用絹長至膝周文王製褌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北齊與袴均袴脛衣也漢外戚傳窮袴注今之緼縑袴有前襠不得交通周仁溺袴注尿袴也爲小袴以藉尿管謝尚刺紋袴又晉書勳不敢出褌襠

詩所云鐵桶福今吳中婦人尚有穿大脚開襠褲者獨浦城婦人皆不穿袴此尤淫風薄俗而廣西土官婦女亦不着袴乃着裙五六層後曳地四五尺此又蠻夷之習也師古注犢鼻褌卽今之松松之容反此字甚妙

### 獨力衣

槃瓠有帝女入山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着獨力之衣又云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蓋槃瓠原五彩毛故也注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鑒字爲豎者妄穿鑿也于寶晉紀曰俗稱赤鞵橫裙卽其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

十一

### 流蘇

流蘇見漢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古用于宮懸今用于帷帳蘇說文桂荂也紫蘇水蘇取其芬香也又菰草曰蘇故名樵蘇乃盤線繒繡之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又析羽曰流蘇華虞曰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譙國夫人繡帷珠絡同昌公主靈粟珠絡王融詩云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宋詞流蘇帳煖金雞曉是也條鬚亦當作條蘇東京賦飛流蘇之騷殺又馬上飾也

### 珠纓絡

荀子曰處女嬰寶珠卽今珠纓絡也一名珠落索說文嬰頸飾也胡人連貝飾頸曰嬰女子之飾也一作瓔珞觀世音普門品經無盡意菩薩解頸下衆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三禮圖珠瓔翠綾左傳玉纓又婦參舅姑所持者曰香纓以五綵爲之杜詩直珠絡臂鞵

### 百索

小兒周歲項帶五色彩絲繩名曰百索不知何義按東宮舊事中有六色綵縵云象水中荇藻以飾組帶者此必起于夷俗也魏書宋齊謂魏爲索虜謂以索辨髮也今小兒亦以色絲辨髮而後垂之則此信爲胡元之舊習也若取長命縷之義亦通

### 香毬

今鍍金香毬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闌挾輕重適均圓轉不已置之被中而人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而篆烟四出真閨房之雅器也西京雜記長安巧手丁緩作卧齋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其運四周卽此又有以奇香異屑製之者亦名香毬乃無人搏弄以爲劇者故曰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

又云香毬赴拍迴環匝花盞拋巡取次飛又有絲毬繡毬皆婦女之戲官井也所謂淫巧者

### 透額羅

元稹贈劉采春詩謾裏常州透額羅即今之亮羅也蓋羅者言其文羅疏也故曰方目羅以細勻爲貴故曰輕羅其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太上黃庭經金簡鳳文羅越地名越羅蘇子詩舞衫初試越羅新今吳地出水緯羅子虛賦云離纖羅垂霧縠

### 錦綺

錦金也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綺奇也織絲留青印札卷二十二  
華麗人皆異之故字從奇絲錦有大小登高光明博山茱萸交龍蒲窠鳳凰朱雀之名今之宋錦漢錦螭虎靈芝界地八寶之類皆其制也

### 文繡

織曰錦刺曰繡釋名文修然也予則以爲慎肅難成故從絲肅也五色備故曰文繡春秋元命苞曰齊能成文繡應天道上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今上百萬矣

### 絹縑

絲厚而疏者曰絹其無絲而細密者曰縑晉今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

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十八尺爲端

### 布衣

周制五十方衣帛范子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綿冰錦也隋文帝焚綾文布即今花雲布鄱陽王恢焚筒布即今細布飛花布之類細縠曰阿細布曰錫

### 禽獸之飾

禮記狼臙膏皮可爲裘又曰君之右虎裘左狼裘夫天地間最貴者人最賤者莫如禽獸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君子遠之然而古之人飲血可也茹毛不可也猶可委曰上古無衣至于中古則衣裳之制興矣文章之度備矣繪以五龍飾以五雉吾猶鄙之而況手所執者象之牙足所踐者牛馬之革體所被者犬羊狐貉狼犴之皮是笏也履也裘也無之果何害也而必欲以人身而易禽獸何所取也以爲美觀則觀未必美也以爲寒乎則貧人不服裘未聞皆凍死無噍類者矣夫褐乃毛布而說者猶以爲賤者之服况皮毛乎唐書黠國古朱波國也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之此雖夷俗然禮失而求之野有足取焉作俑之後乃有翡翠爲冠者鶴翎雉頭獬鼠

爲裘爲領者犀象魚鼈爲貂爲帶爲簪者犀牛角尾  
爲巾帽者麋鹿驢騾之革爲靴襪者是六尺之軀無  
非禽獸之類嗚呼形既獸矣尚何怪其心之不獸也  
哉夫龍鳳麒麟旣可以飾服則龜亦四靈之一也何  
不用之邪

### 我朝服制

洪武改元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  
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  
不得用黃玄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  
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樂妓則帶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

十五

明角皂褶不許同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儒生吏  
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  
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二十四年生員玉色絹布  
襖衫寬袖皂線條軟巾垂巾農家許着細紗絹布商  
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  
者亦不許着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累朝通有禁  
革隆慶四年奏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  
錦雲鶴綾段紗羅女衣花鳳通袖襖坊不許織造今  
宋錦禁而漢錦出矣吾不知夏商周之錦又何如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三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玉五德七德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  
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  
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玉之五  
德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  
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  
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  
忠信者王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于玉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三

一

### 金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  
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  
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鍰二  
鍰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  
曰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  
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爲萬錢則萬錢止  
今之十兩也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直二千五百  
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

餘萬斤後世絕少由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唐六典有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研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戣金圈金貼金嵌金累金古又有鈿金大中祥符元年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弄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爲首飾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又詔宮院花園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彩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繡又八年詔自中宮以下衣

御青日札

卷二十三

二

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綬金間金戣金圈金釧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仁宗明道二年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以金塗之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上曰朕富有天下豈吝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源故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二年詔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

綾羅止許用細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

### 金膏

金膏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東晉曰金膏可以續骨今有名接骨銅者疑卽此種

### 鉛錫

說文鉛青金也錫之類能殺虫毒錫銀色而鉛質也古稱鉛爲黑錫今日黑鉛是也禮金錫注錫鉛也鑑也今日鑑錫是也本草云錫有黑有白錫粉胡粉也當曰鉛粉蓋鉛可燒粉而錫不可燒今之定粉水粉

御青日札

卷二十三

三

是也古稱鉛生蜀錫生桂陽今無錫縣有錫山廣信府有鉛山又曰有銀坑處有之然錫爲五金之賊或造化物理之相制也

### 四席四几五玉九寶四輅

顧命中華玉几者五色彩玉也文貝几者餘砥餘泉貝甲也雕玉几者刻玉以飾几而正義乃曰玉謂之雕金謂之鏤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是因傳刻鏤之文而誤也漆几篋席黼純者桃枝竹席曰黑雜繒緣之也底席綬純者蒺藜雜彩也豐席畫純者莞彩色也筍席玄紛純者蒺藜黑綬也弘璧者大璧也琬琰



者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皆九寸大玉者華山之  
球也夷玉者傳夷常也王肅云東夷之美玉鄭玄云  
東北之珣开琪也天球者鄭玄雍州所貢之玉色如  
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此所謂越王  
五重也馬氏云越地所獻玉也赤刀者傳寶刀赤色  
或曰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虞書  
典謨河圖者伏羲大卦胤之舞衣者胤國所爲舞者  
之衣大貝者如車渠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  
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渠車閭也鼗  
鼓者長八尺商周傳寶之兒之戈者和之弓者垂之  
輅第此無之也

爾雅

卷二十三

四

### 瑪瑙琥珀水晶流離

瑪瑙博雅石次玉也廣韻寶石文色如馬之瑙故名  
或曰丹丘之野鬼血所化今有縹絲馬瑙海蛭馬瑙  
之名

琥珀出屬賓國藥名博物志作松脂淪入地千年化  
茯苓茯苓千年化琥珀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未

昌有琥珀而無茯苓又桃瀋入地所化虎目光入地  
化物如琥珀後漢書哀牢夷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  
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溪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通志云今人有煮  
蝦雞及青魚枕偽爲之者又云虎魄中有一蜂形色  
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龍血入地所化又南蠻  
折腰蜂燒治爲琥珀又璧曰璧珀舊云琥珀千年爲  
璧然不生中國不可知者

水晶說文石也產于石中宋政和間太和山崩出水  
晶或曰老冰所化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烏水晶  
留青月乳  
卷二十三  
五  
又其次而色昏者曰綿晶出四川峨嵋山者曰峨嵋  
晶石中有絲絲黑毫如眉其奇堂夜之山多水玉郭  
璞云卽水精也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精唾壺一  
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

琉璃魏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  
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其色不恒今  
倍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  
貞實非真物也漢書屬賓國出流離

### 鈔

我朝之鈔卽元之楮幣也劉東忠曰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是也

### 錢戈

說者以古人名錢曰刀以其利且能殺人也又曰錢文亦从二言其凶害也此皆太鑿殊不知淺殘箋之从兩戈又何害人之有若从貝从戈爲賤則與錢字取義頗合太昊以來有錢太昊高陽曰金有熊高辛曰貨陶唐曰泉商周曰布齊魯曰刀泉言形金言質刀言器貨布言用周曰錢禹曰幣漢武帝幣曰白金三品詳見後頁百五銖下

### 黃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木

黃中色中央土之貴重者故衣有五色惟黃裳則帝王服之玉有五色惟黃琮則祭天用之銀有五色惟黃銀則道家用之取其得陰陽之正氣天地之中色也

### 三珠樹

晉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唐王勃與兄勔勵皆才美故人號之曰三珠樹如詩人所言可人坐上三珠樹皆本諸此初不解所謂每疑以爲如稱玉樹瓊枝之流而山海經又言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實皆樹也梁吳筠詩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

樹三珠樹始夢絳葉凌朱虛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爲樹如柏葉皆爲珠後至嶺南見海商下舉者言有珠子樹其珠生于蚌中蚌生于樹上綴着不離而樹乃生于石石在海底蟹戶鮫人泗于水中鑿石得樹其樹如楊柳枝良可愛也疑始釋然蓋亦珊瑚樹琅玕樹之生成者也又聞海中有翠荷葉盤乃天生綠石盆在水如荷葉翠色可愛出陸日久則漸淡而枯惟得水養之而以珠樹珊瑚樹植之其中尤可寶玩家大夫適采珠之時云曾見其盤

### 九錫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七

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拒鬯皆天子制度尊之故錫與但數少耳漢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錫以車服弓矢是也據此則車馬也衣服也弓矢也又謂之三錫矣易師之九二王三錫命是也况諸侯賜弓矢乃得專征伐今三適特進賢

耳安得越錫弓矢連專征伐亦恐不然或當是車馬樂器也因其適得貢人者三故亦錫之者三既曰車服弓矢而又謂之一錫亦非也

### 六駕

甘泉賦駟蒼螭六素蚪河東賦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校獵賦六白虎載靈輿易之六龍即書之六馬天子之所御也諸侯駟駕四馬也太守五馬大夫駟乘三馬也士駟駕二馬也

### 麋牀

後漢書并曉夷出麋注麋狼也異物志似鹿而角觸節青山札卷二十三  
前向入林樹掛角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鞮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爲牀麋狼見吳郡賦

### 桃笙象簟

左思賦桃笙象簟笙簟皆竹席桃笙者桃竹簟或以爲卽今桃絲竹非是乃蘄州笛竹一名薤葉簟言簟紋如薤葉之細也象簟見晉書車永刺廣州子多作象牙細簟劉楨爪賦更鋪象牙之席

### 高士椅

今之高士椅卽古之繩床所謂折背樣者是也本以習道者致恭之容今則以爲燕居便體之具矣但用

棕綿之類穿者曰繩牀用藤則曰藤牀其制一也

### 白鹽枕

高昌國白鹽如玉爲枕入貢

### 鼎杌

今大家用三腳木牀以坐歌伎益曰鼎杌也歐陽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是也

### 連齒木屐

着屐登山乃謝康樂事而謝安木屐則登山去前齒下齒去後齒宋高祖則好着連齒木屐見南史蓋卽

隋書日札

卷二十三

九

今之拖屐也梁朝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基子方褥憑班絲隱囊

### 長宜子孫

余得土中古鏡一枚款製甚古其篆文四字曰長宜子孫不知其爲何代物按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掘地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爲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嘗居此宮聽政也古之六花水浮鑑名有云子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有云辟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

碑印紅沫

徑山宋時萬壽禪寺大碑其中一御寶至今如朱砂印痕風雨不剥滅人皆不識其故此名紅沫也紅沫者鑲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雖削去愈明想內府用此

桓魋石槨

宋桓魋石槨在彭城北六里山下山臨泗水槨乃青石有龜龍麟鳳隱起之形三年不成故孔子曰堊欲速朽

買路錢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十  
高子臯曰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今人出喪極行之道于前拋金銀綵錢名曰買路錢卽高季買道之遺意也我朝某皇太后出殯亦見其燒買路錢

莖鐵牛

牛留守開墓得古穴王靶劍一具玉簪一枚鐵牛二頭唐書新語載僧泓告張說有二墓欲浚而狹浚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墜者神道不安故浚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窆安墓之四維謂之折筴欲下深闊而上欽其中

券臺

項謂之中焦欲俯歛而傍鄒墓中未粉爲飾以代石望不置甌甌甕瓦以其近于人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于屍鑄鐵爲牛豕豕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以助神道

刺紙

墓前地名明堂一日券臺清異錄墓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二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瘞墓前甃石若磚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十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束束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末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彌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禧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潤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爲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羅紋箋甚至松江五色蠟箋

臘脂毬青花鳥格眼白录官司年節以大紅紙爲拜帖餽送則以領全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庫子故縣中庫子之役未有不破家者不然亦取之槽戶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剥民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 尺籍

爾雅曰札

卷二十三

十二

尺籍竹簡也長一尺二寸曰尺舉成數也馮唐傳士卒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符行契也

### 斗箱

斗筭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舊本作箱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箸筭一曰飯器以竹爲之筭籌也數也或作算通作竿史記上方與鼎錯調兵竿單食是筭爲飯器無疑矣今俗名竹飯器曰筭筭是也即算食之類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今漢律歷志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筭法之用也景帝詔嘗

筭十以上服虔曰皆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十筭十萬也似多七字

### 正鵠

論語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蓋張布曰侯侯中者曰鵠鵠中者曰正正中者曰鵠侯四尺鵠二尺正四寸質二寸射義注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工器名

### 掌扇

扇如手掌偉而立張也亦曰障扇可障日也漢名障翳翳華蓋也

爾雅曰札

卷二十三

十三

### 白削

白削置膝上古稱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是也禮考工記築氏爲削注卽今書刀

### 石柱

丁謂招降施州酋長田彥伊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可對交趾銅柱又江西有許旌陽鐵柱銅柱起漢武帝柏梁臺而侍御史冠亦有鐵柱也

### 料絲

料絲燈屏風出雲南金齒衛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爛爲粉用北方天花菜點凝成膏乃縱橫織

絲如絹勻薄上施繪畫也

### 直百五銖

余得古錢其文曰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十曰半兩曰貨泉說文曰錢貨也周禮注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衍無不徧也貨財也久貝化可以交易曰貨鄭康成曰金玉曰貨漢高帝行八銖錢文帝行四銖武帝行五銖蓋十黍爲銖十銖爲錢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半兩亦武帝所造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之識云其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留青日札卷二十三

十四

曰大錢五十又天鳳元年復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並行志曰流于泉布于布也

### 登登

婚禮合登曰用匏謂之登今作登匏似瓠長而瘦上曰瓠其味甘短頸大腹曰匏其味苦吾意用匏有二義匏苦故不可食今用之以歛是喻夫婦當同辛苦也匏八音之一笙竽用之今用之夫婦是喻音韻調和即琴瑟之好合也又丞从巳曰登从丞从巳曰登

登謹身有所承也蓋言妻當謹慎其身以承事其夫

### 蠶黷

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綾絹聯之縛于腦後人皆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蠶黷也出于西域滿刺國或謂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後見張公方洲雜錄與此正同云見宣廟賜胡宗伯物卽此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孫參政景章亦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似聞其名爲僂逮則其二字之訛也蓋蠶黷乃輕雲貌言如輕雲之籠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僂逮亦可

留青日札卷二十四

十五

### 貓睛祖母祿

貓睛名貓兒眼一線中橫四面活光輪轉照人次者名走水石無光祖母祿本綠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深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瑾江彬嚴嵩輩此寶最奇且多隆慶四年戶部進上金兩事內貓睛祖母祿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

卷二十三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

錢塘田藝蘅字統撰

倚徐懋甫筆

酒原

酒从水从酉說文作諧聲田子曰會意也八月建酉  
酎酒八月而成是也或作齎亦作酉故釋名曰酒酉  
也釀之米麴因釋而味美也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  
之善惡也 酒造也吉凶所造起也 酒蹤也能否  
皆蹤相蹤持飲之也俱見上 酒乳也所以柔身扶  
老也見春秋元命苞及運斗樞 酒者天之美祿帝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  
酒不行見漢食貨志 空桑穢飯醢以稷麥以成醇  
醪酒之始也烏梅女蕊醅醕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  
也見古語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以變五味戰國  
策曰帝女儀狄作酒史言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  
疏儀狄又曰少康作酒一日杜康作林酒說名曰少  
康一名杜康魏武帝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故晉祖  
台之曰願君勉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劉惔箴  
曰爰建上業曰康曰秋魏畧則曰杜康以百日死故  
酉日不飲酒不會客則又大謬之甚矣急就章杜康

作箕帚亦曰少康是也 先酒始為酒者古人飲必

祭先酒故有祭酒老者舉酒祭地也柳子厚詩舉觴

酌先酒 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辨五齊之名一日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

齊五曰沉齊 齊和也以節度作之也 泛者成而

浮滓泛泛然即浮蟻在上也 醴者體成而汁滓相

埒上下一體即甜酒也 盎猶甕也成而色翁翁然

即甘濁而不涉者 醕體成而紅赤色如今糟牀下

酒色 沉滓之下溺而老者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

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醕酒也初造之酒一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名苦酒又名醇酒 昔酒久酒舊醕也又酋繹酒也

久則水上見而糟少故酒熟曰酋即昔酒也今之白

酒久熟者善故名酒官曰大酋 清酒冬釀夏成酒

也 呂氏春秋曰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

湛熾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善用六物

無或差忒大酋監之 淮南子曰酒感東方木水風

之氣而成 麴酒母蘖也蘖牙米也春秋緯曰凡黍

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 醕酒母也

麥酒不去滓飲也 醕酒本也或作梅一作媒孟康

曰酒教齊人名麴餅曰媒 醕麴生衣細屑也二熟



麴也 釀醞造也 醞舊醴 酤皆一宿熟酒也今

雞鳴酒一名酤又作沽孔子沽酒不食注買酒曰沽

非也三代時無賣酒者乃一夜暴成生酒也余性不

食生酒故知仲尼同調也 醱酸也酱也皆重醞

酎三重醞 醕未沸一作酖 醕汁滓酒 漿酢也

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 醕一作涼膳夫注涼以

水和酒也 醕首酒厚也 醕尾酒薄也今名二水

酒 三酒禮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 醱酒

濁而微清者 醕 醕舊酒也皆去滓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醕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三

曰醕一作筭 糟 醕 醕酒滓也

酒味

甜酒世間能飲者多不喜甜酒故白樂天詩云量大

厭甜酒才高笑小詩至于杜子美則曰人生幾何春

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韓退之曰一尊春酒其如飽

丈人此樂無人知劉禹錫歷陽詩曰湖魚香勝肉官

酒重于錫則古人亦有好甜酒者矣豈所謂能書不

擇筆能飲不擇酒邪余性最不喜甜酒故知白公爲

得箇中真味也

香醪酒有自然之香乃爲佳醞非必用花及香藥釀

之也書黍其爲香器不潔者不香麴不精者不香

烈酒性爽豁也韓昌黎詩酒味既醱烈又云酒味既

冷烈醱味厚也張載賦曰漂蟻萍布芬香醱烈

辣酒辣味辛過于醱也歐陽永叔詩云滑辣醱如

玉醴經曰酒甘易醱味辛難醱

生酒不煮不蒸酒也世有專喜飲生酒者云有風味

但性太熱難入口耳楊廷秀歌云生酒清于雪煮酒

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

離泉石味

苦酒韓子蒼詩云飲慣茅柴語苦硬不知如蜜有香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四

醱蘇子瞻云白酒微帶荷心苦又云松明酒味甘餘

而小苦夫苦者炎上之味方言苦快也郭璞曰苦而

爲快猶以臭爲香以治爲亂反覆用之也一作會酖

酖皆苦味也又魏名臣傳酖名苦酒

醱酒曰醱味醱醱也蘇詩杜酒粥而醱歐詩綠醱寒

更醱

淡酒曰醬味薄也萬畢術注斷蒲漬酒中卽厚

凍漿酒凡酒過熱則酸過冷則凍古亦名凍醴魏都

賦云凍醴流漸溫酎躍波

酸酒蘇子瞻詩酸酒如蘄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

城飲酒但飲濕

灰酒或用茅柴灰或用石灰今杭州多灰酒而京師人造酒亦用灰觸鼻創口蜇舌善飲者甚病之而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其風致異常誠可怪也宋南雄太守王元遂乃曰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頗奇則知世固有此惡人也飲灰酒必破腹裂唇而反以爲佳味至云無灰則性不烈卒不可售此又大可惡也

酒色

紅酒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五

紫酒譚用之詩杯粘紫酒金螺重注江南紅釀凉州蒲桃

黃酒皇甫子奇以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名之曰酒賢張九齡詩玉盤纔傾黃蜜剖杜甫云鴛兒黃似酒又云對酒愛新鴛蘇軾云大約瀉鴛黃

綠酒南岳夫人傳設王子喬瓊蘇綠酒杜詩綠酒正相親又云遙觀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潑酤白樂天云傾如竹葉杯中綠秦少游云翡翠側身窺綠酒蘇子瞻云小舟浮鴨綠至楊廷秀乃云瓮頭鴨綠變鴛黃則綠酒或老乃成黃色也

碧酒列仙傳安期生與神女會圓丘酹玄碧之香酒杜詩重碧酤新酒

清酒詩清酒百壺鄒陽賦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須駸蘇子云誰分銀榼送清醇

白酒日醴一作酹又名醖白居易詩白酒善消愁蘇子云白酒無聲滑瀉油

濁酒嵇康云濁酒一杯杜少陵云牆頭過濁醪

黑酒醉鄉日月謂之愚酒色黑而酸醖者也

酒法

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曰其道深遠非冥搜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六

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

曰釀者壞飯也老也飯老卽壞飯不壞則酒不甜田

子曰卽今之飯空飛老者也飯不作空則酒不多

曰麴之于黍猶鉛之于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田子

曰麥性陰黍性陽故先漬麥而後投黍也

曰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今平常釀法亦用諸品

藥材惟用烏頭者飲之頭痛耳獨金華酒用砒霜尤

當戒忌也

麴用豆亦佳神農氏赤小豆飲汁愈酒病蓋酒性熱

豆性涼使硬薄者得之少蘊藉耳今菴豆尤佳

飲家須察黍性新陳天氣冷煖春夏黍性新軟則先湯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秋冬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

浙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懷故醱米而偷酸投醱而偷甜酒曹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為收收者甘也卯用事而為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為義金木間隔以土為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所謂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投者再醱也張華有九醱酒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七

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買醜以夜半蒸炊味且下釀今之黃昏下酒亦以陰制陽也

着水無多少拌和黍麥以勻為度若投多水寬亦可米力勝麴麴力勝水即善矣

醱不用酢則酒難發醱來遲則脚不正祇用正法酒醱最良不然則掉取醱面絞令稍乾和以麴藥掛于衡茅謂之乾醱用酢四時不同冬月用酢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酢緩天氣熱置甕于深屋寒則溫室用甕圍繞冬月蓋覆即湯氣在內而不凍夏月閉藏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真得卯酉出入之妙也

### 酒名

元酒一作玄酒明水禮 旨酒儀狄 甘醴禮記

上尊漢酒糯米一斗 中尊稷一斗 下尊粟一斗

黃封官酒 九醱一名九醇正月旦作八月成酒

十旬一百日成南都賦九醱甘醴十旬蕪漬 雙投

宋 三杓宋 四酎見楚詞云四重醱也又云四器

並熟 歡伯易林 忘憂漢 聖人魏畧曰白酒一

曰清酒 賢人清酒或曰濁酒 君子孺觴醉人者

中人黍觴醉人者皆家醪 小人巷醪灰觴醉人

紅友 玉友曾端伯名劉跋作傳 三友今人稱酒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八

曰三酉皆言三點水加酉也當作三友音之同也白

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 天祿大夫王世充封酒

太平君子南唐穆宗西涼蒲萄酒 君子觴一名快

活湯當塗一鍾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

又無腹滯之患人呼曰快活湯士大夫呼曰君子觴

也 天聖酒號國夫人鹿腸酒 青州從事好酒

平原督郵惡酒 步兵厨阮籍 謝公樓一名紅泥

酒在汀州張曲江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

一斗鍾用紅泥 冷仙宋麴 君臣慶會蔡京酒

郎官清黃山谷詩 崔家酒五代張白詩瀟陵城裏

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真一仙人蘇子瞻日餉  
新居異人授法米麥水三一而已 麻姑以泉名  
百氏漿雜瑞樣酒卽百家酒 霹歷耐暑川大雷時  
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 白雪清泉田子醞雪酒  
逡巡酒肆北渚詩 丑未觴南唐法用牛酥羊髓置  
醇酒中煖消而後飲 臘酒韋氏月錄云臘月造酒  
四月成梅聖俞詩欲爲三伏美方俟十旬清卽此  
千日中山 齊雲清露宋 雲康宋景王 天醞宋  
向后 瑞露田塲飲仙酒又宋昌王酒名瑞露又八  
桂酒 金盤露慶州 金望瑞露田子釀花露酒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九  
秋露白杭新城 雲液劉孝標云松子王漿衛卿雲  
液蘇子謝送酒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又云花前白酒  
傾雲液 流霞一名紫霞紫府仙醞 玉露春劉拾  
遺酒味辛 明星酒洛陽 月波宋德隆 月醞  
醞醞紅色 縹醞魏武賜崔浩十斛 清醞錢世昭  
酒 碧香王詵蘇詩碧香近出帝子家 清醞鄭紳  
酒 靈液張敦禮 凝醞宋燕王 親賢宋 榆姦  
劉白壁親賢榆姦正好作對 儀德宋惠恭后酒  
嘉成宋濟王 介壽曹湜 保平曹晟 表勲秦檜  
酒 褒功童貫 眉壽宋官肆 交醞宋李瑋酒

玉液古名又宋越王 琬液 瓊醞皆醉御日月  
瓊餽謝玄卿仙酒 玉腴宋劉后 瓊醞亦越邸  
瓊醞郭王 瓊綠宋朱后 玉酒瀛洲玉膏 琥珀  
漢酒 珍珠紅唐酒今潞州燒酒亦名珍珠紅又宋  
取西湖珍珠泉釀酒 銀光宋酒 漂玉枚乘賦  
碎玉相州酒 玉浮梁李太白好飲玉浮梁謂浮蛆  
酒脂也 玉練槌浦江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塩  
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玉蘭文鑑玉蘭酒熟金醅溢  
是也 瑤泉宋開封 瑤源王師約 瑤池劉后  
金漿醞漢西京雜記 金泉洛口 金波李遵勗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  
成春宋曹詩 浮春濟王 燒春劔南 麴米春雲  
安 羅浮春蘇子 萬里春范至能用八桂酒法釀  
于成都名此 石練春富平 土窟春榮陽 洞庭  
春色又云橘酒 皇都春 留都春 十洲春 海  
岳春皆宋 慶雲皇甫別駕 含春玉唐末馮翊城  
外酒家仙書 梨花春杭州人趁梨花時酒熟白樂  
天青旗沽酒趁梨花 春泉蔡王 春蟻庾信詩春  
蟻未曾開 白蟻侯穆詩白蟻泛金甌 綠蟻謝元  
暉詩綠蟻方獨持 浮蟻 鳧花梁簡文集 孔泓  
蘇詩溪雪披雲得乳泓白酒乳酒 雞鳴酒卽一宿

酤 白鶴觴 騎驢酒皆劉白墮 魚兒酒裴度用

龍腦凝結刻小魚兒狀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鯽魚酒以線懸鯽置煮酒中 芋羔酒 龍胎醴酒

陽雜俎 桐馬酒漢給大官以馬乳爲酒采桐葉時

乃成李奇曰漢武有桐馬官作酒桐合作桐音動推

引也韋華爲皮批受數斗盛馬乳撞桐之 醢肉酒

香蛇酒廣南 雪花肉酒宋 蜜酒道士楊世昌

蜜林榆言味如蜜色如林榆 軟脚酒一名濯足酒

蘇子瞻還須更置軟脚酒 紅梁新醞陳後主名

玉筵隨煬帝 薤白杜子詩 醢暖薤白酒 蔗酒蘇

留青月札 卷二十四 十一

祿國又梁人作蔗酒名金漿漢賦爵獻金漿之醪

以此 桂醪博羅縣蘇詩 爛煮葵羹掛桂醪風流可

惜在蠻村 蘭旨宋肅王 蘭生漢武帝 椒漿楚

辭 茱萸酒 栢酒歲時記 棣華蔡攸 菊花酒

漢人以菊花莖葉釀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西京

雜記田子名曰甘谷春又名菊花新 旋復酒卽夏

菊花生野中田子取其能明目去痰名曰全復春

桃花酒色紅 松醪中山陸士衡有詩 松明酒蘇

子瞻 藤酒廣西又有風藤酒 楓酒根音陣木汁

可爲酒 嚴樹酒瓊州有木名嚴樹擣其皮葉浸以

清水以梗釀和之或取石榴花葉和醞數日成酒能

醉人 椰子酒 樹心酒皆渤泥國名巴尾樹

枸杞 人參 當歸 地黃 茯苓 木香藥酒

竹葉豫北 葡萄大宛涼州 荔枝綠王公權酒

綠荔枝廖致平酒黃魯直詩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

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

姜酒 芙蓉酒宋 綠珠香液田子菴豆酒舊出淮

安 蓮花酒又蓮花白蘇子云請君多釀蓮花酒田

子之醞多用花蕊夏醞冬釀名曰苗苗秋珠 茶蘼

古言色如茶蘼故名醞或曰麥酒不去滓而飲一

留青月札 卷二十四 十二

日重釀酒 黃玉清 白玉清田子名黃白茶蘼

百花酒餘杭阿姥墩 勝茶宋謝府 茅柴言如茅

柴火焰易過也 壓茅柴黃州 齊中酒 聽事酒

猥酒荊州三品酒 屠蘇一作醢酥孫思邈菴名

至清堂陸放翁嚴州酒 流香宋賜陸游酒詩云歸

來幸有流香在 乾和一名乾酢河東并汾以爲貴

品卽今不入水者張文潛詩釀酒愛乾和後周給追

遙公韋瓊河東酒卽此 潘酒江外酒名皮日休詩

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三餅寄夜航 滴酒和米麴

以茅盛蓋候氣蒸漿滴故名出廣東欽州靈山志

過酒用白酒再醞滴酒者 盛壁清 清若空宋秀  
州酒夫酒以清爲上品而嘉湖酒肆獨重漚酒真可  
笑也彼或以爲有力 泛盎黃庭堅詩浮蛆翁翁盃  
裏滑坐想康成輪之盎翁上聲酒成而翁翁然葱白  
色也 餅面江東熟酒諺云餅面猶可比羹頭見蘭  
亭紀原 利市酒色忽變紅造化所染 治龔社日  
酒 醞醞湘東美品一作酃醁今長沙酉陽雜俎有  
酃醁法又名湘零酒 桑落河中坊井名桑落時取  
其水釀酒庾信詩蒲城桑落酒或以爲桑郎又訛爲  
索郎又曰羌中桑落河馬乳酒 烏程今湖州因烏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三

氏程氏善釀名之 上若 下若吳興有箬溪故取  
其上流下流之水而名 郢筒蜀竹中酒 羣濤魏  
徵能治酒有醞醞羣濤十年不敗 香泉宋高后蘇  
軾詩莫辭白酒瀉香泉 新豐李白詩新豐美酒斗  
十千 宜城卽九醞古博羅國今襄陽宋之問詩尊  
溢宜城酒今人若言尊溢金華酒則不惟酒惡其詩  
亦惡矣今蘭溪不如梅溪 富水郢 溢水潯陽  
西市汴京 蝦蟆陵皆宋史 坤儀宋寧德官 坤  
珍淵聖后 慶源潘正夫 和泉梁奉常 林盧聚  
高麗 神功泉廬山 青田因核名酉陽雜俎又名

泥醞 樂浪酒 紫漿皆見雜俎 文章酒卽五加  
皮 千里酒劉白墮言至千里不壞則今至自萬里  
者亦有不足爲奇蓋言醉行千里不醒也史桂陽程  
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熏肌酒楊羔酒名一  
曰千歲藥造 三勒漿胡人采陀得花造酒名之  
哈刺基又名荅刺古元人酒見草木子即打辟醉  
般若湯北僧名酒華言不惹也 米汁蘇晉嘗言彌  
勒繡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常于市中飲酒人不  
識也 餘杭酒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不知當  
時十千兌得幾何恐非新豐斗價耳今日若十千錢  
便可兌得十石諺云餘杭酒比水高一分日夜肚飽  
不醉人余嘗有詩云餘杭好酒不醉人餘杭好花不  
當春非誣善也 藍橋宋 太平豐樂宋因樓名  
蕘宮集大成蕘宮耀州青藍韋炳取三家酒合嘗飲  
之 水綿襖北人又名曰裏牽綿貧兒諺云一尺布  
不遮風一碗酒暖烘烘半夜便做寒號虫言易醒依  
舊冷也 飲家以酒爲魯酒蓋言趙厚魯薄也曰村  
醞蓋家釀美村醞惡也 曰續命湯而金樓子名曰  
斷腸酒爛腸酒 曰百藥長而裴楷名曰狂藥 曰  
福水而陶翰林名曰禍泉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四

酒飲

禮者不脫履而卽序也 宴者跣而上坐也又賈逵  
曰不脫履升堂曰醺一日飲 酌盛酒行觴也 酌  
少飲也 酬獻主人進客 酢客酌主人 配相飲  
也 酬報也 醺一作醺能者飲之不能者已也  
醺合錢共飲也 勞酒舉禮 醺賜民共飲也 醺  
醺也 醺飲盡 醺以酒漱口食畢以酒演養其氣  
也 醺獨酌而醉 攝飲持酒往飲 浮相強也  
崇飲過也 痛飲虐也 轟飲狂也 渴飲若口燥  
而欲飲也 酣耽樂 醉卒也度也不至于乱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五  
沈者齊顏色均衆寡又曰過飲湛溺也 洎者閉門  
不出又曰顏色齊同故作醺也 醺酌 醺酌皆醉  
甚也 鯨飲海吞也 泥飲爛醉 獵酒索飲也  
日飲漢書日日飲 食酒漢書能多飲費盡 婪尾  
藍尾末飲 陽醉詐也 霑醉深也 被酒帶醉  
中酒傷而惡也 使酒醺亂也 清醺不飲而心醉  
與不醉而怒 白著宋人言酒酣 營榮也兕酒甚  
亂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爲榮也 淫湛酒坊  
記三酒示民不淫也 醒病酒 醒醉解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五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酒器

爵象爵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以戒荒淫也受一升  
玉爵曲禮 周曰爵 觥鄉飲酒爵受二升說文作  
三升韓詩外傳作一升觥寡也飲當少也觥同 角  
以角爲之觸罪過也受四升 觥卮觥觥同圓器  
以角爲之受四升禮記疏作三升觥適也當適可也  
或曰觥小觥卮从卩以節飲也 王卮 金屈卮如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一  
菜碗而有手把子 散訕也人謗訕也受五升田子  
曰散分離也客當散去也 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  
詩注大七升 兕觥詩兕牛角可以飲者本作觥其  
狀曲起觥觥然也 尊畫禾稼之象受六升 商曰  
尊 瓊左傳曰尊也廣韻曰玉升 斗取象于北斗  
受十升 大斗詩長三尺從大器挹之干樽也周禮  
作豆俗作斗 卣中尊有三品上彝三斗中卣五斗  
下卣六斗 無紂臣昆吾作瓦甒受五斗禮記君尊  
方言甒中寬下直上銳下砥 甒象雲雷施不窮也  
受一石 金甒詩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 山甒夏



尊 雲雷 鬬尊漢孝王 壺受一石石十斗重一百二十斤圓器也或曰劉伯倫一飲一石五斗解罷田子曰以今量較之古一石得三斗其五斗當一斗五升也 鷗瓶瓶大一石小五斗 鷗夷槩形楊雄箴 琖爵也夏曰琖盞同 盞盞盞也 鋗二缶謂之鍾 杯栝孟詵鉢匣同側杯有兩耳 匝杯也似鉢 罇罇罇罇樽本作尊周禮六罇 犧尊 象尊皆周 著尊商 壺尊夏 太尊 山尊皆有虞蓋犧牛形象象形著底著地壺太皆古瓦山山雲形玄璣禮器 大貝出日南可爲酒杯見爾雅翼卽朋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二

朋兩尊詩朋酒斯饗 觴卮總名又實曰觴 羽觴者作生爵形有頸尾羽翼言如飛羽之輕疾 同爵名書祭以酌酒 鉶鉶瓶甕同似鍾而頸長 罍小孟枕甕同 缶小瓦盆秦人擊之以節歌也實二甕杜子美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田子酒所笑而撫之曰此吾家之故物亦吾家之長物也黃目酒尊名黃中也目氣之清明者也 坎爾雅小壘謂之坎酒尊也 勺杓同挹酒器容一升 龍勺疏勺 蒲勺皆裸爵明堂位 玉杯箕子諫紂 常滿周穆王西光珠常滿杯容三斗 經陶人爲酒器

曰一經二經三經四經五經 程酒量名品七十髮爲程十程爲分 滑稽一名陽燧尊崔浩音義 白爵爵舉白舉觴告白盡不一 太白魏文侯浮之太白 白獸尊晉 伯雅七升 仲雅六升 季雅五升劉表三爵 孟雅也 縹瓷罇器堅緻者笙賦縹瓷之酈醪 鸞觴刻杯爲鸞鳥之形嵇叔夜鸞觴酌醴 青田槩烏孫國劉璋號青田壺貯水卽如酒可供二十人 車渠梳玉屬織理縵文出西域車渠國魏文帝賦 崑崙觴魏買將 綠文測海蠡陳後主 蠡杯梁陸倕銘用邁羽杯珍踰渠盃 又半破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三

瓢以酌水曰瓢 大甕大杓晉諸阮 煖玉杯唐寧王 七寶盃隋文帝厭突獻 玻璃七寶杯唐玄宗以酌李太白 玻璃盃韓退之詩靈液屢進玻璃盃琉璃盃晉王導 琉璃鍾李賀詩 紫霞杯唐高麗獻 酒卮蜀器大斗之屬 鴛鴦盃張易之 鸛鷀杓 鸛鷀鎗李太白酒飛鸛鷀重螺名形如鳥嘴可爲酒杯 九曲杯以螺爲之藪穴極彎曲可以藏酒水精杯唐屬賓國獻 蓬萊盃 海山螺 舞仙螺 匏子卮 慢卷荷 金蕉葉 玉蟾兒李適之七品名 樂落韓昌黎酈頌傾鑿落 金鑿落宋姜堯章

翦燭屢呼金鑿落 不落白樂天銀花不落從君勸  
水晶不落馮道家有水晶不落一隻 龍杓唐文宗  
賜牛僧儒彝尊龍杓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 鵲尾  
杓陳思王杓柄長置之酒傳王欲勸酒者呼之則尾  
指其人 銀鑄金屬有耳足齊明帝欲壞銀酒鑄又  
竟陵王子遺徐景山酒鑄 朱提瓶貞觀時潛泉浮  
酒通姑轉注瓶文百斛同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  
漢朱提縣朱提山出銀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韓退之我有雙飲釀其銀得朱提 偏提  
唐注子 小蠻白居易晚春酒醒尋劉夢得詩還攜  
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方回云小蠻酒榼也非舞腰  
鵲鵲唐昭宗 金卷荷唐蓮子杯 金罇謝靈運  
清醕滿金罇 金盞杜子美誰能載酒開金盞 神  
通盞南唐文宗 五位瓶南唐以銅為之高三尺圓  
八九尺上下直如桶樣安嵌蓋其口有微竅可傾酒  
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小海甌耀州陶器平底深盃  
狀簡古 抵鵲杯元自誠類珉淺黃色 燕羽觴狹  
長兩邊作飛燕羽塗以佳漆 金魚英瑣陶穀中有  
園林美女之象黃散騎霖曰瑣中游伎非好事而何  
銅鶴尊元嘉銅尊鶴形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止不滿

則傾 玉瑱 琥珀瑱皆宋乾德高昌國貢 兔絲  
盞宋 藥玉盞蘇子瞻 雪室義尊蘇黃州 梨花  
盞黃庭堅詩 金叵羅 玉東西皆古飲器 瑪瑙  
杯 火雞卵杯注酒自熱 蝦杯廣州人取大蝦頭  
為杯 蟹杯以金銀為之飲不得其法則變螯鉗其  
唇必盡乃脫其製甚巧 鳳甯杯余集中曾載鳳嘴  
杯詩已極其形狀又聞投之以鴆毒諸酒必裂當時  
試之果然今按有鳥名鷓鴣者喙大而勾長一尺赤  
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或此類也或言鳳骨黑  
色向是白者豈五色鳳骨異邪 金當杯楊維禎醉  
後不辭金當杯 竹根杯庾信江淹集 竹罍截竹  
飲酒辛仲宣器 酒杯滕大死藤香美可以酌酒以  
其實消酒 椰子榼出廣州張安國有詩今有椰瓢  
椰瑱 瘿木尊李翰林詩卽田子石雲歌之類也  
標於孟其木出渤海國文縷可愛其瘿可爲孟田子  
詩旋傾全覆酒滿注標於孟全覆花也 桂瑱以桂  
木爲之 藤杯 竹絲瑱 瘿瑱織成花鳥可愛  
沉香瑱 瑇瑁瑱 龜同鶴頂杯俱海南 丹砂杯  
青霞杯田子所名 船酒舟也吳鄭泉曰願得美酒  
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晉畢卓曰給酒滿

數百斛船以四時甘味置兩頭二事正相類今酒船以金銀爲之內藏風帆十幅注酒滿一分則一帆舉飲乾一分則一帆落真鬼工也 酒海乾饌子銀海受一斗 雍都常炳酒海 王涯緯畧 窪尊石尊李適之元次山 胡餅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曰雖無千鎰乃朕自御者史炤曰汲水器胡三省曰酒器非汲水器鄭子璵言卽今壺餅也田子曰王昌齡邊塞曲云胡餅落膊紫薄汗是可証也諸人徒辨而無所據故不明耳 服匿漢書注服匿如甕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二斗所此匈奴器河東北界人亦呼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六

服匿 飲器趙襲子漆智伯頭爲飲器又匈奴破月氏王以頭爲飲器又元僧漆宋理宗髓骨爲飲器史記注桺榆也飲酒器 香破馱爲杯也晉義堦揖婦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 汕碗折酒大器舒散也 缸韓詩傾樽與斟酌四壁堆罌缸 玉缸唐詩花撲玉缸春酒香 碧筒荷葉杯魏鄭公慙一名象鼻杯蓋刺葉心而飲其莖也 解語杯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之風味良不惡也 白玉蓮花杯王承年與賓下楊繪飲于私室出其妻趙氏間坐令妻以左右手杓酒飲于繪謂之曰白玉蓮花杯

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卽鞋杯也曰雙鳧者人但知爲葉令王喬飛鳥事而不知女人繡鞋亦名雙鳧王深輔道有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漱漉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寒淺醺蒲荀煖和教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泡不勝嬌剗踏金蓮行款款則知昔日狂客亦以此行酒也 金蓮者取齊東昏侯妃潘玉奴步步生蓮花之義楊廉夫名之曰金蓮杯瞿宗吉席上賦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醺醺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迹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祗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將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廉夫大加稱賞命侍伎卽歌以行觴極歡而罷 總爵士虞禮注口足間有象文爲飾 黃流周禮玉人注鼻勺曰流詩箋以圭爲柄黃玉爲勺以飾流匏照酒黃故曰黃流公羊傳荀子皆作汙 越王烏杯越王烏似鳧而喙勾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糞似黃陸香南人以爲香一名鸛鵒鳥出肇慶府 鸛鵒杯鸛鵒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七

以爲酒器見劉欣期益州記 渾脫酒器見草木子  
紫皮鴟漢書師古曰盛酒器 酒鑑徐景山煮酒器  
象鼎而高 鐵杯漢武以鐵杯飲羌胡不能舉 訶  
陵樽南海蠻魚殼澁鋒鱗角內玄外黃曰休休贈魏  
朴朴字不琢毗陵處士襲美序曰真古人之雅脫  
銀平脫破觥 八斗金鍍銀酒斚皆唐賜安祿山酒  
器 馬腦榼魏后奇器容三升玉綫之人稱西域鬼  
作 照世杯出撒馬罕兒國卽漢屬賓國光明洞徹  
照之可知世事 龍卵壺以龍卵爲之金鑲嵌以明  
月珠猶睛諸寶乃嘉靖末年籍沒嚴嵩器也凡五枚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八

雙龍龍卵壺一 龍卵酒斚二以銀爲座此古所未  
聞也 龍螭杯以大海螺刻其中爲出水龍形頭角  
宛然底尖以藤架盛之出海南 美人壺以銀範美  
人形髮中入酒傍立一鳳前擎荷葉一片以銀杯一  
枚置葉上葉卽少低鳳口中吐酒杯滿卽止不歉不  
溢舉杯則葉仍浮起鳳口曾無餘滴飲盡復置之則  
復注如前凡容酒十二杯不煩人力轉輸若神不知  
起于何代也銀重三十六兩精異常朱翠外飾杭工  
亦能爲之時于肆中回易惜余無物不能得之也乃  
吹簫引鳳形余爲名之曰弄玉壺 蓮子杯形如蓮

蓬中置銀仙人一能浮能沉周圍蓮子六枚心中暗  
藏銀牌六面上各有字傍有莖入酒初注酒則左浮  
一面飲盡則沉又注酒則右浮一面飲盡亦沉入酒  
則同而左右不紊凡六注而周其仙人則常偕浮偕  
沉也非鬼工而何 酒龍以銅鑄爲龍象吐酒而飲  
之唐時因以人之善飲者名之曰酒龍

### 酒肆

酒肆自古有之所云沽酒市脯是也肆中酒先清後  
濁先濃後薄不獨今時之弊在唐已然矣韋應物詩  
主人無錢且專利百斛一釀斯須美初釀後薄爲大  
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是當時酒亦皆有名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九

### 酒禁

自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而酒之禁令遂萌葉矣漢  
律三人已上無故聚飲者罰金四兩文帝後元年詔  
爲酒醪以糜穀者多禁酤酒以後或因早潦而禁或  
因兵革而禁甚有如按索釀器者非醉人爲瑞之景  
運也安得天下皆成醉鄉之化也哉

### 賜酺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後世因之漢有大  
慶往往賜酺或三日或五日史臣紀之以爲盛典我

朝初政許群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軌宴南市樓詩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醕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汗綉庭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聖世太平之氣象也所云南市樓者曰醉仙樓樂民樓集賢樓詠歌樓鼓腹樓輕烟樓淡粉樓梅妍樓翠柳樓凡十四所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者後爲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

### 酒榷 官酒

漢武帝三年初榷酒昭帝時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酤音日札卷二十五  
賣酒酤四錢王莽時羲和魯匡請賣官酒于是命縣官沽酒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率開一壚以賣月售五十釀爲准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七入官其三及糴截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郡一人乘傳督酒利至宋王安石則又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小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嗚呼弊至此而極矣醉鄉安得而不亂哉宋酒賦歲二千萬而

### 酒經

神農本草黃帝內經言酒之性味與致用致病之詳則酒之時義大矣哉于是漢汝陽王�瑜有甘露經王留青日札卷二十五  
續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造者爲酒譜實于野亦有酒譜宋志酒錄一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方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畧三卷朱翼中酒經三卷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胡氏醉鄉小畧五卷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今最有聞家大夫愛之嘗著醉鄉律令一卷序曰皇甫子奇作醉鄉日月條刺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第其叙述稍冗肯綮弗盡讀之不能無遺悵焉予也陸沉丘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久溷于俗子而品詠未登于高賢也取皇

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爲  
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  
聖溫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崇  
飲千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惜者酒中之  
趣先得我心予誠有味于酒乎聊以韜精光澆磊落  
耳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醺 醉文士宜如令酌無苛 醉豪客  
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侑  
語無它 醉徒之選十有二 款于醉而不佞者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一

愉于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情終懽者 撫物爲  
令而不涉重者 問令卽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  
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慙  
者 偕衆樂而惡外囂者 飛竿騰舡而德儀無愆  
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寧酣沈而不傾潑者  
酒所不懽之候十有四 主人各 賓輕主 會客  
不投 敬核雜陳而不序 妓驕而樂遊 饒家常  
議朝除 迭詠諧 刻觴政 錄事不綱 興居紛  
紜 附耳囁語 茂章程而騁牛飲 醒木訥而醉  
酒令

古有令園芝蘭一卷庭萱譜一卷小酒令一卷紀集  
所載咸極精妙未易枚舉余嘗與騷墨清酣頗窮雅  
令偶記數種因筆左方聊供笑談非敢曰文字飲也  
秋宵賞月忽輕雲翳之因爲四聲令曰雲掩皓月以  
羽觴飛巡仍擊齒四聲爲韻催之一韻不叶者罰一  
觴不成句者罰四之唐客可錄者有曰天朗氣烈曰  
秋爽興發曰蟾皎桂馥曰風冷露潔曰情美醉極蓋  
不許重出一字故難之也最後一妓名玉蟾者曰行  
酒唱曲莫不大加稱賞以爲用常言合調不孤雅會  
可謂俊姬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一

一日酒所談杜子美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  
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  
其意蓋本于漢之童謠也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時正麥秋將至海  
寇方猖軍民擊倭婦女耕穫頗合此景因舉以爲令  
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齊誰當穫者母與妻丈夫何  
在西擊氏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黃誰當穫者婦與  
娘丈夫何在西擊羌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熟誰當  
穫者姑與嫡丈夫何在北擊狄余曰諸君對酒空談  
尚舍倭夷而不敢攻擊何況于望風而不逃避赴敵

而不敗此者哉因得句曰小麥青青大麥多誰當穫者婦與婆丈夫何在東擊倭又曰小麥青青大麥多誰當穫者母與姨丈夫何在東擊夷咸曰姨何可以當婦余笑曰此小姨填房也葢座上客有大姨夫作小姨夫者故戲之衆發一笑合席各賞一觴又曰小麥青青大麥蒼誰當穫者婦與姨丈夫何在東擊漳咸訝曰漳何以當擊余曰漳州人正賊首也時適有福建人在席衆皆撫掌絕倒一寧波客曰小麥青青大麥有誰當穫者婦與母丈夫何在東擊守咸曰何也曰本府太守貪酷害民狠如倭賊十倍故當擊之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四

衆又哄然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豐誰當穫者婦與翁丈夫何在西擊戎咸笑曰婦翁何可以共事乃曰鄰有子從戎者而無母其公遂淫其媳故云然耳皆大笑而散

座間舉杜牧之詩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爲今余曰烟籠寒水月籠原夜泊秦淮近酒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謁金門有日月籠坻近酒司玉交枝有日月籠川近酒船鷓鴣天有日月籠汀近酒亭柳稍青又月籠蒙近酒曹月兒高此重一月字故罰一觥又

月籠洲近酒樓楚天秋余曰諸令皆佳或于后主不切耳乃終之曰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朝天子衆既賞余而又以反調罰余于是更歌曰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絲樓春葢用臨春結綺樓之事也而客之玉交枝獨切玉樹云楊大年有閒忙令云世上何人最號閒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客舉爲令禁用故事但用常言之或曰云云閒順風順水下平灘云云忙過關過嶺搶頭航或曰云云閒極品歸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五

家又有錢云云忙參官 急沒 衆大笑曰此真忙矣余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媼家孤老包過年世人何人號最忙婦女偷情夫進房衆又大笑稱妙

酒帝

酒人酒徒

漢

八達

晉

七賢

醉聖

李

醉翁

白

醉翁

白

樂天

蘇

醉吟先生

居

醉士

皮

日

醉民

酒民

皆

元

八仙

唐

醉史

醉

醉侯

皮

襲

美

詩

他

年

謁

帝

言

何

事

請

贈

劉

伶

作

醉侯

唐

人

又

云

若

使

劉

伶

爲

酒

帝

亦

須

封

我

醉

侯

余

有

云

但

願

酖

天

途

酖

帝

不

妨

醉

海

作

酖

民

留

青

日

札

卷

之

二

十

五

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

錢塘田藝蘅子枕撰

倩徐樞升書

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言人家之所  
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窓無語嗟呀  
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  
丹砂醬甕兒恰纔夢穀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些  
醋也無些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  
折桂令也我 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十

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  
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卽此可以知其操矣  
柴說文小木散材謂不入屋及器用者也大者析之  
爲柴小者合束爲薪月令收積柴薪注薪施炊爨柴  
以給燎今總名曰柴薪是柴从木薪亦从艸从木說  
文薪莧也一曰大木可析曰薪故从斤詩析薪如之  
何匪斧弗克是也柴不足吳人燒草稗淮人燒荻蘆  
北人燒煤燒牛馬糞其窮甚矣而奢侈者乃以蠟代  
薪抑獨何哉

米說文穡實也穡顆粒也象黍禾之形八八米之形

黑鹽是也又有黃鹽紫鹽卽戎鹽也後漢曰  
者紫色鹽也有青鹽甘肅一路有青鹽池  
鹽池貴州鎮遠民以葦灰爲鹽時俗味苦者曰苦鹽  
甜者曰甜鹽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河東曰鹽河內曰  
鹹亦曰鹺今江干近海人稱沙鹵之地當曰沙座座  
東方鹹地鹵西方鹹地史記東方食鹽座西方食鹽  
鹵故說文曰東方謂之鹵西方謂之鹵又天生曰鹵  
人生曰鹽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故沙鹵謂之確薄之  
地今亦通稱斥鹵也諺曰鹽筋醋刀王霽云君子喜  
食酸小人喜食鹹方書云心病禁鹹脾病禁酸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四

醬說文醢也从肉酉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古有豉  
醬又菜俎亦謂之醬禮記芥醬是也今之醬則豆醬  
也用黃豆和小麥麴伴勻發黃名曰醬黃又用鹽和  
水成鹵而下之晒熟成餅以供烹調其汁曰醬油又  
蠶豆亦可造醬磨碎者曰細醬亦曰搗醬豉史記鹽  
豉千合楚詞大苦鹹酸辛甘行注曰大苦豉也豉配  
鹽幽菜也赤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今人謂之湯醬  
藏之幽室是也白虎通有榆莢醬武帝內傳神藥有  
連珠醬玉津金醬元靈醬唐有葫蘆醬宋有紅螺醬  
廣人有蟻子醬今之富家有枸杞醬玫瑰醬鄉間小

民家豆醬亦不多得食至于深山窮谷中則終身不沾屠者有之其市井之臭而蛆者乃貿易得食誠可憫也孔子不得其醬不食又安得不絕糧

醋醢也本作醢禮記釐注酢醢也酪注亦酢醢也今用米或稻造如造酒法而搗成酸香味也上者色紅名珠兒酒醋次者色黃下者色白有臘醋或桃花醋卽唐人之桃花醋有六月六醋有白酒醋小民亦不多造諺云若要富賣酒醋蓋二物甚有利也

茶才萌也山中多產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諶四曰茗五曰荈蓋早晚之別名也舊書爲上清明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五

次之穀雨又次之其事甚著陸羽有茶經三卷又茶記三卷唐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場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余亦有煮泉小品論之詳矣唐德宗時納戶部侍郎趙贊之議初權茶漆竹木十取其一而茶極盛于宋我朝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爲上其名曰探春

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也而西北茶馬之禁甚重其利亦甚厚詳見茶馬政考茶之僞者宋名盜葉有柿葉有梓櫟葉今之僞者雜以苦燈樹楊柳芽小民不能辨其所得飲者名曰托葉亦有止飲米湯而終身不知茶味者

### 茶酒名春

古人酒多以春名而茶亦有以春名者蓋以四時之景惟春爲美也酒曰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鍊春宜城之竹葉春崇安之麴米春劍南之燒春吳會之洞庭春色宋蔡邕之春泉濟邸之浮春曹詩之成春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六

武林之皇都春江閩之留都春海閩之十洲春西總之海嶽春越州之蓬萊春錦江之錦波春浮玉春建康之秦淮春温州之豐和春蘭溪之穀溪春榮邸之萬象皆春石湖之萬里春茶曰宜和之玉液長春龍苑報春萬春銀葉我朝建寧貢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又宋謝府酒名勝茶此又奇也余欲以茶亦名曰勝酒不尤大奇也哉

### 小芽

熊克北苑別錄載茶之品有曰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

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曰中芽者即一鎗二旗也曰紫芽者葉之紫者也曰白合者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也曰烏帶者茶之帶頭者也水芽為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帶皆在所不取而黃儒品茶要錄以為茶事起于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二火之茶已次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同出于三水前者為最佳

### 竹篠飲

竹林飲晉七賢事又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賓卿曰恩轉深矣竹根飲柱共醉還同卧竹根

### 忘憂草木

蒺藜忘憂見嵇康養生論一名無憂草見通志菊忘憂見陶淵明詩 檳榔扶留可以忘憂見酉陽雜俎 山麻蠟憂見梁吳筠采藥大布山詩我本此山北緣澗采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蠟憂疾聊持駐景斜 不憂草西安牛首山出一名鬼草赤莖葉如葵秀如禾服之不憂見一統志

### 桃花米飯

宋武帝張妃桃花米飯見梁崔祖思政事疏杜工部詩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言飯紅潤之色也又收

稻詩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即桃花米也

### 供大人米

摩揭它國有異稻巨粒號曰供大人米即今江南之香珠稻類也香珠亦名御米但粒小耳黃勉之理生玉鏡稻品失載之

### 御麥

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幹葉類稷花類稱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鬚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真異穀也吾鄉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吾鄉以麥為一熟古稱留青日札卷二十六 八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皆忌水也故吳鄉低田不可種漢武帝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何也宿麥者謂秋冬種之經歲乃熟也

### 重羅麪

麪小麥末也今市肆標曰重羅曰麪漢來哲賦曰重羅之麪塵飛雪白又名玉塵橋中叟曰君輸我瀛洲王廙九斛諺云命合喫麪食莫思重羅麪元尚食局有御麥麪恐即今所種之番麥也或以為因其磨製之巧不沾塵埃而名恐非也

### 米豆

雷州思靈島出米豆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年收實淮南子豆之美者有米豆是也

### 雕胡米

雕胡米記注雕胡枝葉作安胡之飯周官魚宜苽一名蔣心中有黑點者名烏鬱俗名灰菱自有一種米菱柱詩波飄菰米沉雲黑飯菱也故曰齧黍蓬者野菱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卽今之菱白也通志菱首菱草之首有一種可食一名菱白一名菰首一名須爾雅云須葑葑菰根也本作葑陸璣曰蕪菁郭璞曰菰菜陸佃曰葑菁方言謂之蕪大芥皆非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九

菰類也

### 瓊枝

石花菜一名瓊枝見瓊州文昌縣志卽越中鹿角類

### 葱餅

唐侍郎侯思正蒸餅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卽今之春餅用卷葱肉者也宋蘇子瞻乃云煮餅澆油葱又云一杯湯餅撥油葱此類今市肆中所賣者

制度如此

### 雕梅

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今雕梅婦女巧者能之取青梅以小刀刻畫或爲同心錢或爲盤花或爲線縷

或爲條環樓臺偷去其核畧無損缺或提起則玲瓏交結合之則依然一梅也且以銅青蜂窠蒸之愈久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 誤餽

王敦如廁誤食乾棗澡豆世以爲笑談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牒仁宗言其詐殆未可知近見仁和學師茹蒟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知爲香母席各供一牒自既餐盡復勉強勸人食之衆皆掩口而不敢言祇稱其美而袖之則古今俗物異事往往有對也

### 乳石首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十

今之異端齋食者諸輩皆禁忌反食牛乳白鯊以爲佛家許食乳餅石首故雖長素者亦食之殊不知此大錯認也乳乃廣東乳田所種者實米粉蠅汁非今之牛乳也見白鰵隨石首卽石耳耳乃深山窮崖所產者蓋雨露之精英非今之黃魚白鯊也此輩饞嘴禽獸佛口蛇心任其所食不必明以告之

### 伴食伴飯

唐盧懷慎伴食宰相五季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

### 餽芋

蕞草木零落也一作芋荒年細民以草根木皮爲食  
今草木零落則無可爲食矣故曰野有餓草

### 菱飯芋羹

菱今吳人四角曰菱兩角曰菱卽沙角學菱史記作  
陵應劭曰菱芡也非是芡雞頭也司馬相如作蓬周  
禮蓬人菱芡也疏云卽菱角亦讓蓬實菜也名解苻  
一名蕞標芋一名土芝蜀名蹲鴟紫白二種君子芋  
大如斗冠善芋大如瓶有水旱二種吾鄉以菱芋爲  
兩熟一物不熟亦稱一荒菱亦可名水芝也

### 八珍二種

留青日札卷二十六

十一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  
管也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脾爲二非也又述北八  
珍醢醢也麇沉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麋也天鵝  
炙也紫玉漿也玄玉漿也

### 陪鼎

陪鼎加邊的對也所以厚殷勤也

### 芋背皮

今酒席中之芋背皮所謂薦體在元謂之望設上賓  
用之或用馬背皮餘賓用前手後手鵝則敬鵝今俗  
敬首在北人則否也若貴戚之家有名曰割牲者以

數十金駿馬奚人當堂呈過一庖丁持利刀飛取其  
臀肉一臠而獻之以誇豪奢也嗚呼暴殄至此其視  
食前方丈日食萬錢者又何如耶

### 懸雞

家大夫在京師時有一蔣攬頭家請貴客八人每席  
盤中進雞首八枚凡用雞六十四隻矣一御史性喜  
食因并家大夫席上者取而食之蔣氏以目視僕少  
頃後進雞首八盤亦如其數則凡一席之費一百三  
十餘雞矣況其他乎家大夫爲之坐不安席也因言  
先侍郎江公之儉嘗爲客設一雞而客卒不至時正  
暑熱遂懸之井中繼七晝夜京師因爲之語曰經年  
不請客屠文伯七日尚懸雞江景曦屠應坤嘉興人  
仕至副使先正儉德真可師也

### 養生妙法

軟飯 爛肉 少酒 獨宿此古人養生妙法也余  
嘗解而書之座右曰軟飯以養胃爛肉以養人少酒  
以養血獨宿以養神此日用之妙法乃在家之全真

### 四毒

美酒爲毒難多飲蜂液爲蜜難益食勇夫強國而難  
近好女悅心而難畜辯士快意而難信故美味腐腸

好色惑志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見王充論衡余節而錄之

### 十盜

周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弃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見六韜此雖偽書亦足以爲吾人治家之戒慎焉防之可也余因自計平生多犯此戒性疏而慮疎則有計生之盜不善治產者辰南青日札卷二十六

十三

### 張莊簡格言

張時敏名悅華亭人也嘗有言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此

言既非陋而背禮實通俗而可行在君子謂之尚質在小人謂之不情

### 薄薄酒

趙明叔有言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陶靖節弱女雖非男強權良勝無之詩蓋愈酒也膠西先生之言實祖于此至于蘇子瞻則廣之曰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棠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着兩重醜惡雖異醉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余又廣之曰酸酸酒勝醋湯稀稀粥勝絕糧粗粗布可補漿貧病到老勝無常有妻有妾醜不妨妻妾太美多淫荒或曰此雖戲言切中時病也

南青日札卷二十六

十四

### 鼠雀耗

三代什一而稅何嘗有正耗之名後唐明宗時入倉觀受納主藏吏懼責其多取固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取之若此豈後無折缺乎吏因曰自來主藏者破家竭產以償所欠正爲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以爲雀鼠耗也至今仍之又有所謂正耗加耗小耗大耗水耗鳴呼法日增而弊日甚民日貧而國日耗矣安得免民田租如漢文之世也哉節用愛民而足國亦必有其道也

同類相食

水畜之物鱗族自食之甲族能食之羽族毛族又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雲飛之物羽族自食之毛族亦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陸走之物毛族自食之鱗族亦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至于螺虫之屬天地間之至賁者也宜乎物莫能害之矣然冰于淵澤者鱗甲之族能食之也迷于山林者毛族能食之也死而弃于草野者羽族能食之也然猶之可諉也曰自輕其生若夫人乃同類血氣之親本無間于物生也而乃財利之吞嗜干戈之屠戮是亦食人之偏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

十五

然後戾氣相感變為禽獸而有食人之人出焉如唐朱粲之搗磨寨潁州之火光賊宋登州之范溫唐尚書如張茂昭上將軍如裴從簡趙思緒高澶臨安尉如薛震宋率府如王繼勳欽州守如林千之之輩乃有想肉人腊事件饒把火不美羹和骨爛兩脚芋之名嗚呼天地之變極矣人與禽獸曾何別乎今之大酒席以糖爲人以粉爲毛女八仙以供人食是豈但率獸食人而已乎誠可謂人相食矣賢士大夫皆恬然嚼之不忍之心何在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錢塘田 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寺觀

漢明帝遣蔡愔使西天竺國請摩騰歸漢舍于鴻臚寺殊不知寺者止也又曰嗣也治事者嗣續于其中也鴻臚乃今四夷之館故暫舍之無何後于東都門外建精舍以居之因白馬馱經遂曰白馬寺而僧之偏寺之玷遺禍萬世矣晉孝武奉佛法遂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至宋徽宗宣和詔改寺曰宮院曰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一

蘭若

梵言阿蘭若皆知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即所謂清淨草薺之意人皆不原字義故其說不明

戒壇

杭州昭慶寺每年三月開戒壇爲天下僧人受戒之所故名曰萬善戒壇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曰



不偷盜財物三曰不聽淫聲美色四曰不飲酒茹葷  
五曰不妄言戲語今則僧尼雜處道俗混淆四時遊  
戲群集實爲淫亂輩臚之壇矣在宋時戒壇僧尼爲  
姦太祖深惡之開寶五年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  
應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  
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也貽謀錄中載僧戒壇中公  
然招誘新尼受戒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噫弊也久矣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北關都御史李天寵焚之乃  
五月六日也不數年總制胡宗憲重建煥然勝昔遊  
僧復來四十五年春巡按龐公按察徐公王公秦公  
留青田札卷之二十七

### 重陽菴

重陽菴在吳山之東人多不知其所取義今南山地  
名道姑灣掘土五六尺卽見菴基磚瓦無恙且有假  
山皆太湖佳石土人云重陽女菴也與地名道姑灣  
相合城中重陽菴郡志不載其故而石壁但有元天  
師廣微子所書大重陽菴字則此或下院也但重陽  
之名不見于宋或曰始于元大德年間或曰重陽女  
乃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蓋香火院也此又臆說

西京賦曰集重陽之清激注曰神明臺高 去下  
地之埃穢乃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激之中也道書言  
上爲陽而清又爲陽故曰重陽

### 皮場廟

王叔永載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  
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  
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  
貢院爲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何因而置廟  
也今杭州皮場廟在吳山上應試士子尚多禱之亦  
有禱于江東廟文昌祠者或曰宋時有禱于子游子  
留青田札卷之二十七

### 晏公廟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紅袍敕上且指之以舟  
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褚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爲  
老漁翁示以殺鼉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 太祖  
感之遂封爲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  
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馬引途之異

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黃河苦乏舟夢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一人先涉濟軍遂封爲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 東明寺

東明寺在錢塘安溪去吾鄉不二十里相傳建文皇帝爲僧曾居此寺舊傳厠制如樓與人家頗異後流廣西歸老北京宮中稱曰老佛崩時欲謚爲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葬祭以天子之禮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留青田札卷之二十七

編素私謚爲孝愍皇帝後主事楊循吉致仕遣子奏復建文帝號孝廟亦不之罪

### 和尚道人仙人通稱

佛圖澄本天竺人少學道妙通玄術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又勒大笑曰道人謬矣又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又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管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渾雜多生愆過石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違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石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響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虎太子邃且名其子曰小阿彌又僧亦可稱仙人昔道開從西來日行七百里太史奏石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見高僧傳

### 火居火宅

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爲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禹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娑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當曰道娑俗言道婆佛妻名即須見蓮經注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許爲尼姑女冠二十一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爲僧二十四年令民有效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令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容隱者罪之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阻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十年諭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

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畧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 喪葬用僧樂

今俗疾病則用僧道作齋醮喪死則用僧道作道場送葬則用僧道爲引導不惟愚民之家雖士宦亦有爲之者間爲正人君子之所譏笑則託名曰我固知其非禮奈此先人遺命不敢違也嗚呼君子從治命不從亂命何惑于異端如此哉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此崇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六

正道厚風俗之大端也又太平興國六年詔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魘頭皆良法也

### 僧道不拜

律僧道不拜父母唐傅奕奏高祖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是亦不拜也

###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善幻以符說禁治病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郎鼎咸得告家食聞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穀運氣沁屏人扁室以一振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子所

指授也頃之劉忽瞑眩欲死以語行果行果曰是將遊神神遊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瞑眩益甚若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爲么人長不滿指盤辟而歌纖如蠅聲劉問曰爾何爲者曰吾君之元神也候子駭而大譁么人忽亡劉遂僵仆移時而甦叩之若寐語不憶矣遂得悸病忽忽三月而卒吳旣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死惑于行果信之益篤一日忽大叫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客狀吳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刻如也俄而空中語曰吾將采白鳳之膏蒼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俟命旣而家中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七

百怪朋作大登龜而嗥嬰兒反接若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吳且擊且罵曰妖禿爾賊任氏刳其二稚爲幻世間吾今訴帝殺汝矣行果瞿瞿狼竄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悸判年始痊詢之二子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果何術也家大夫言采生汰吳之子遵晦爲按察副使余得其詳

### 四方光明電王

電陰陽激曜與雷同氣發而爲光也世人以雷爲雷公漢王仲壬嘗辨之矣而異端又以電爲電王則尤可笑金光明經曰四方光明電王東方阿揭多電王

南方阿鞞嚧電王西方主多光電王北方蘇多末尼  
電王豈吾儒所謂風伯雨師者有以倡之邪

### 磨衲衲孟

磨衲者高麗僧衣也甚精好爲禪師法衲衣孟卽衣  
鉢見松漠紀聞余欲改爲衲孟更新西域緝木綿花  
織成布曰屈駒布後人以碧綳爲裏是達磨所傳老  
名曰信衣又釋伽佛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迦葉爲  
佛始祖卽大衣也

### 佛牙

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綠色透明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奉禮請觀獲利也其狀如  
盤牙想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云此佛丈六金身如  
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那  
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唐傳奕以矜罕  
角扣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砍碎西域佛  
牙我朝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  
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蓋  
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惟正德中因近習張銳張雄  
錢寧等以佛事蠱惑武宗引西番僧出入禁內至  
今上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勲大學士李時禮部尚

書夏言入看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藥之狀  
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  
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  
瘞之草野不得瀆留清禁以永杜愚冥眩惑之端請  
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像  
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實嘉  
靖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夏言題請遂皆燬滅計佛骨  
骨牙齒不下千百斤又何其多也其所爲男女淫藥  
之像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蓋慮長于深  
宮之中不知人事故也今皇上毀之誠可謂端本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 念佛婆

今燒香名念佛婆者人家老婦衰敗無所事事乃怕  
死修善結會念佛如古白蓮教皆爲師姑尼姑所引  
因而成群傾國老幼美惡無不入會淫僧淫道拜爲  
乾娘而淫婦淫妻又拜僧道爲師爲父自稱曰弟子

晝夜姦宿淫樂其丈夫子孫亦有奉佛入教不以爲耻大家婦女雖不出家而持齋把素袖藏念珠口誦佛號裝供神像儼然寺院婦人無子誘云某僧能幹可度一佛種如磨磨過氣之汰即元之所謂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也可勝誅邪亦有引誘少年師尼與丈夫淫樂者誠所謂歡喜佛矣戒之戒之

### 假師姑

隆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纏足粧飾爲假師姑至餘杭哄誘念佛婦人淫婦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汙事露送縣賄釋按察吳公擒之盡發其姦醜嚴滿邑乃號令通衢致之死刑則又頌殷滿省矣總制郭公薦剡所云開運河而百姓騰騰擒妖僧而一方稱快正謂此也吳公名教傳朝城人崇正闢邪真王政也

###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房瑄是永禪師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曙是泰山老師張方平是琅邪寺僧蘇軾是杭州壽星院真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闍黎馮京是五臺僧真德秀是蒲城草菴和尚我朝尚書常州胡濙是天池僧進士太原王瓊是西番僧豈輪迴之徵邪又六朝文人多以僧道佛命名甚可鄙笑而文

天祥正氣君子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今洪武時東川侯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名行者見學士劉三吾所撰墓志輩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建榜有顧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皆生員中式

### 儒者奉佛

宋尹和靖拜迎天竺觀音在虎丘每旦頂禮佛念金剛經今之士大夫托名逃禪往往修齋誦經事佛甚虔至有捐妻捨女以奉僧道者每至醜態敗露動經法司破家亡身不齒士類 州文武之家如 少卿

留青卮言卷之二十七

許指揮之輩甚可嗤笑也嗟夫古之胡后却纁獻之扇徐妃贈瑤光之枕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彰之史冊遺臭萬世彼獨不監邪

### 曇霍膽巴

僊檀女病病甚請救瘡曇霍曰人之死生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元僧膽巴曰佛法猶燔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正所謂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也感世愚民可笑可笑

布袋和尚 灰袋道士

布袋和尚者號長汀子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睹腹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天將雨即着濕草履驟行途中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暨膝而睡梁貞明三年于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縣北二里塔亭山上有鉢孟佛跡宋岳珂贊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元布袋者景元號此庵永嘉人參蔣山圓悟禪師有得悟曰我這裏師禪都被元首座一布袋盛去也因呼為元布袋又灰袋道士蜀中人乃唐時陽狂異人也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十二

猪頭和尚 魚肉道人

和尚宋衢州人戒律精嚴平生惟嗜食猪首人以猪首與之日食數十枚曾不見其骨人皆異之稱為活佛與趙清獻公友善骨相尚留定光寺中從者捧一猪首侍之仍當時之名故曰猪頭和尚廟其壁有石刻趙公碑記魚肉道人者成都人宋大觀中生而手足孿縮活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匿事至羅浮山謁王野人名觀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食道人自此能食生肉號曰魚肉道人紹興末封達真先生此四人正好作對或

戲曰猪頭和尚可對吾鄉狗肉道人

三教

元字木魯神子輦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當時以為名言余則以為釋不如鐵道不如石蓋二氏無益于世徒耗五穀耳佛者言其非是人也猶言俳者言其非是人也以俳為倡優者言其人之猖狂而可憂也惟釋害人最大在元有白蓮教滿摩教回教頭陀教各自有宗猶道之符水教儒之道學教其亂天下一也儒之有道學即五穀之有稊稗耳

姚廣孝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廣孝幼名天禧長洲人世醫從相城道士席應珍席通儒多異術敏盡得其傳嘗曰父不願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江湖工為詩文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于覺林寺入冊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廣孝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贈僧服還山及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廣孝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親王各奏乞僧修齋于是左善世宗泐季潭舉之遂見知于成祖預建靖

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  
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因賜今名不拜惟受章服  
仍居慶壽寺及太孫就學命設講席于文華殿之東  
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諸臣侍焉九年考滿為壬辰  
二月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終身不  
畜髮不娶妻今寺中有方面紅袍玉帶髻頂戴唐帽  
像者存焉卒年八十四義子曰繼錄功為尚寶司少  
卿廣孝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成祖廟廷或曰初名  
衍字斯道成祖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上乃召還之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十四

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禮也

### 大光明佛

烏思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永樂三年  
誥封萬行圓融如法最勝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  
如來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曾應大光明佛凡三  
十六字法號十一年喃葛兒藏卜來朝封為灌頂弘  
慈通慧國師給金印嘉靖十年應襲崑崙鎖南扎叭  
堅叅巴藏卜西番字表一通時通把人等譯之曰上  
位人皇帝王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崑  
崙鎖南扎叭堅叅巴藏卜差使臣崑崙班鳩兒等拜

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猶如須彌天下  
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公無間遠邇我烏思藏高僧刺  
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于鼠年具印  
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  
珊瑚犀牛角紫紅白足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礪砂蒭  
草葫黃蓮毛纓紅白黑鐵刀麻氍毹等件又廂嵌甸  
子無量鍍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  
五錢

### 朱正增

正增本姓穆正德間魏彬誘見投充義子賜姓朱氏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十五

與周一潁即周伴兒馬時明即馬福壽真人李雲崕  
即李躡住右至靈壽一然即聶道兒附權奸魏彬陳  
應循等以賊充軍嘉靖三年復以傳奉夤緣為奸家  
大夫在儀制劾之曰先朝宿靈盛世遭奸鑽刺榮身  
賄賂脫罪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信國  
法之難宥有傷聖化自玷宗風乞正典刑以杜奸孽  
十年十月有旨都饒他着照舊焚修又給還度牒皆  
顯靈宮靜虛觀道士也自後濫觴而左道興矣邵真  
人陶真人符籙妖惑最盛而陶為之魁陶仲文黃岡  
人由倉官封恭誠伯祿一千二百石隆慶初追戮



錢塘田藝衡子統撰

倩徐懋升彙校

道士主禮樂

我朝祭祀禮者太常寺之道士奏樂者神樂觀之道士皆異端也天神何爲而格哉至于府州縣則樂奏于道士相禮者乃吾儒也聖賢與異端正相攻擊而侏儒在所必誅者安肯復來享乎周禮天子大祀禮主于大宗伯樂主于大司樂此所以盡誠盡物郊則天神格而廟則神鬼享也洪武四年擇監生及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文武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此祖宗崇正闢邪良法美意也何莫舉而行之哉又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官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之如今之小縣不出鹿者以羊代鹿而近日上司至以山縣出鹿者令以羊代仍追鹿價入已誠敬何在嗚呼爾愛其金我愛其禮也曾謂仲尼享此不及物之祭乎

布政使司城隍廟

京師都城隍廟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禮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仲秋祭之則各省當立布政使司城隍廟乃禮也如浙江則當題其主曰浙江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縣錢塘縣城隍之神分配于東西兩廡庶幾盡體合宜今但稱杭州府城隍是上無一省而下無兩縣也與府縣分祀孔子之制有異又總制部院三司蒞任之日必齋宿謁廟而反行四拜禮于一府之神是以親臨上司而跪拜于屬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禮之若是哉不若齋戒拜謁于先師孔子之廟亦爲合禮也世有議禮君子舉責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靈靈亦可以禱國家二百年之缺典也

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伏波將軍有八人

漢有兩伏波將軍前邛離侯路博德後新息侯馬援蘇子瞻嘗辨之家大夫嘗遊南海龍王廟廡下有神號伏波曹將軍詢之士人云唐時新羅使入貢夜夢有神介而持戈曰予爲南海伏波曹將軍也龍王遣我護汝但渡無苦明日風浪大作見一人出波心以手按怒濤旋滅遂立祠于此余又見史言鍾士雄陳伏波將軍嶺南酋帥也晉虞瑤博學強識仕至伏波將軍墓在寧波慈谿縣西南六十里五馬山上又葛洪爲將兵都尉攻庾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見本

傳秦索菱仕符堅至伏波將軍見其兄索泮傳內又  
晉周處傳乃使裴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今嶺海多  
伏波廟而雷之徐聞津之烏蠻灘香火尤盛士夫客  
商往來必禱祀乃濟詩人詠伏波者但知馬援不知  
有其七余過其廟故詳紀之

###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  
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爲余召箕一日降  
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  
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曰諸余

留青田札 卷二十八

三

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  
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  
亡最有靈客皆憐然蓋不獨見公之英靈千古不昧  
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子言表矣神之無所不至故  
如此其著邪今通志常德府龍陽縣本漢武陵郡索  
縣地東漢爲漢壽縣而武陵縣陽嘉中一名漢壽吳  
曰吳壽又劉宋有晉壽郡今成都也亦其一證云

### 神助陣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直攻會城余鳩集鄉兵千人爲  
保障計猶恐人心不安乃擇日築高壇于西郊以順

金方肅殺之氣刑牲插血爲文告天以求助于古今  
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  
退御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  
見雲中神兵衆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  
以不敢交戰而去也衆皆聞言踴躍感悅靈應已畧  
載之回瀾橋記中余憶古今此事常有如晉王導以  
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以禦符堅其後八公山  
草木皆兵唐太山陰兵助戰以破李師道我朝真  
武之神助成祖以破胡虜又杭州都指揮使李公祭  
告岳武穆王墓請岳靈所貽鐵鎗以破桃花洞賊是

留青田札 卷二十八

四

也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當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  
誦咒所禳宋之宰相閉門修齋謂經則不可耳方倭  
寇焚燒湖市時城中官府及鄉士夫亦有就寺觀設  
醮燒香祈保退敵者左道惑衆可耻之甚也正神乃  
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國制旗幟上  
所圖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昉于天寶間不空三  
藏之術也

### 家神卻盜

獨溪湖胡家有群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  
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

人也乃家之先神耳異哉

### 彭祖

顓頊之孫陸終氏之第三子母鬼方氏孕十一年而生姓篋名鏗自堯歷夏殷之末已年七百餘歲封于韓大彭故孔子稱老彭周衰浮游四方入蜀留家武當山王逸楚詞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睡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數十晚娶妻鄭氏妖姪敗道而死非壽終也仙傳云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可謂多壽而窮者孤獨者矣武進薛應留青田札卷二十八 五

旂作四書人物考失載故并錄之

### 西域天竺國求老子象

天竺國破降王玄策其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像夫老子既曰出西域至流沙而西域之國反來中華求象可發一笑

### 木鑕鐵杵

世所傳木鑕穿石盤乃老君之于傳先生也石上磨鐵杵乃真人之于玄武帝也

### 施存

施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之數自號婉盆子得道變

化景之道今中岳少室之壺公是也見真誥云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

### 呂紹先 何仙姑

呂品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貧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着殘棋山月起未書留青田札卷二十八 六

曰踏歌行余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停綴有云蔡碧落之兩峯臥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云閭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邪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為明分晝夜求之屬對其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其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婉自許

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白  
壁未嘗磷道心清淨潭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  
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項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忽  
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永州  
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  
福宋類苑云潭州夏鉤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  
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鉤到潭  
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蓋呂  
洞賓自稱華州回道士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  
嚴州婦女唐廣具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  
留青月札卷二十八

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藍關雪 潮臺雨

韓退之貶潮陽至藍關遇雪其姪韓湘字北渚冒雪  
而來故有知汝遠來應有意之句又宰相劉瞻其兄  
劉瞻幼好仙術有道士至門謂之曰能相師乎曰諾  
即隨之入羅浮山後四十年瞻被貶逐至潮臺泊舟  
有少年冒雨而來乃瞻也自言已名列仙籍矣悲喜  
不勝一夕不知所往二事相類又皆唐人真異也

麻姑

唐顏魯公作麻姑壇記載事甚詳在江西廬山今藏

布政使司庫名曰換金牌以其難得也人皆不知其  
原麻姑者乃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  
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女憐之假作雞  
鳴衆雞皆鳴衆工乃止父覺而撻之女懼而逃入黃  
州仙姑洞修道後于城北石橋飛昇名其橋曰望仙  
今羅田有麻姑崖

祠山張大帝

武當人張秉遇仙女山中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  
遣我爲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  
期往仙女抱幼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  
留青月札卷二十八

生子渤爲祠山之神今廣德州橫山有廟志云生西  
漢末遊苕霅之間夫人李氏亦有昭妃廟至今香火  
甚盛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風後一日必多  
雨俗人相傳以爲神請其夫人之小姨飲酒故加以  
風雨欲視其足也可謂瀆神矣然至今此日風雨甚  
驗亦異事也又有埋藏之異是日土人殺牛祀之坎  
其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數百瘞于坎中明日發  
視之空坎一無所有

張果老

張果古仙人能著書見通志又張果老乃唐玄宗時

神仙見柳氏傳聞今有張果老倒騎驢圖

### 華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爲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爲南劍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襲漬其美遂命去其舊稱俾

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九

爲大真人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授真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篆而陽平治卽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死蒼教一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十代至隆慶元年乃華天師之號止稱真人追

奪其玉印又聖世一大快事也

### 神君

今淫祠邪神所稱神君者起于漢武帝乃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于室平原君亦往祠子孫貴顯故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聞其言不見其人云卽嘉靖初鎮江以北之靈哥類也

### 堂上堂下房中道中邪神

漢高祖四年梁巫祠房中堂上之屬荆巫祠堂下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武帝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今俗人信巫尚有此數祠其祭陳設不同

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十

如此當痛禁之

### 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濛濛洞洞言無謬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波瑤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暝煙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衝倒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

于後不知其爲何妖也

### 二郎三郎神

灌口二郎神在四川灌江口 和合二郎神市井商賈所祀者 竹王三郎神漢夜郎縣 泰山三郎神後唐雄威將軍即炳靈公也 草野三郎神獄訟所祀者 五郎神即五通也一作五顯五聖吾鄉有五郎山神姓田氏鄉民奉事甚虔今爲朝議公塋地

### 王喬

王喬周太子晉善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見劉向列仙傳汲冢書載王喬卒時年止十五六是可謂夭非所以爲壽也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巷者昔有王喬健爲武陽人爲栢人令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又陳書周文育傳王琳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又葉縣令王喬飛鳬舄者

### 兩沉女巫

女巫卽今之師娘最能左道惑民古人巫蠱之禍皆起于此蓋能出入宮闈閭閻故耳漢鄴郡守西門豹沉女巫五人于河伯娶婦又晉陽令狄惟謙沉女巫郭天師于河皆大丈夫爲治之正法也

### 妖報

漢武帝好仙而終歸茂陵梁武帝奉佛而餓死臺城宋徽宗信道而流離五國或曰鹿皮公吞玉華而尸蟲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仇季子咽金波而梟徽司馬季主服霜散而首落黑狄吞紅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靈氣而腸腐嗚呼異哉真異端之異報也

###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爲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蟲噬身累不爲動待其齊集其衆然後禁閉其氣膚理蟻實若吸住其喙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十二  
飛聲囀囀然良久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蚊嘴敝再不復能噬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 使鬼法

世有采生摘剖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使鬼每呼仙童則其鬼卽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卓椅則卓椅行動自能整齊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戶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剪紙爲神形貼于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執則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鋤工同寢宋惡之命

寢其牀則飛磚走石寢寢竟喪乞哀移寢而止不知果何術也母舅歷山公從業今時時能言之

### 鬼殺咸寧

嘉靖間大學士夏言侍郎曾銑皆不得其死及咸寧侯仇鸞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罪對妻子名言之竟以疽發背死復剖棺梟首人以爲報施之應云漢田蚡論實嬰灌夫弃市乃十二月晦也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嗥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且見本傳二事正相類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 于肅愍公辟鬼

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窓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卽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余祖言之失母之妖

上虞民家母八十餘夏月風雨大作忽失所在其子追訪七八日無可踪跡遇樵人見于嵩山頂上端坐荆棘中間之不語乃呼其子視亦無知覺後數月乃復舊也又餘杭郭家娶婦纔十餘日行至窻前忽然不見家人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在山中已將死家人

往救醒問之云被三四人拖抱從屋脊上飛過與淫婦如醉夢中今偶從松樹墮下也後或者守不謹即又攝去其夫大懼乃賣于王新建家其妖始絕因憶古人所記鬼攝少年美姬者多矣未聞娶此老婦也

### 見鬼投井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喊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毆歸而投井死馮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選朝罷逕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四

### 雙修法

元西番僧伽璘真善秘密法謂順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習之名雙脩法又有運氣術名演揲兒法華言大喜樂皆房中術也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今之夫婦雙修法禍起于此

### 五道將軍



今云五道將軍謂盜神也余意出于莊子胠篋篇盜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是五者豈所謂五道邪又俗有游方五聖樹頭五聖花花五聖皆貪淫邪亂之神或曰卽五通也今之上官可謂之六道將軍矣客曰何也曰擒盜而納其財反不殺而縱之非六聖而何

### 禽獸變婦女

老狐能變婦人以媚人世所知也而海中紅裳魚亦能變山中釣星鳥亦能變一名夜行遊女衣毛則爲飛鳥脫毛則爲婦人能乳人子或云產死者所化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五

### 淫報

麋聚陰物也婦女多淫亂則生春秋書豷所以譏莊公也杜氏曰短狐洪範傳曰三足蠶本草曰射工西方晝言淫人受果報雀鵲爲益此物皆淫鳥也雀交不一四時有子九月入水爲蛤否則多淫洪範喜合逐月有子雌反乘雄吳越有云鵲鵲檐前雌打雄是也書稱魚不再交者虎兇央璫瑁也雄曰兇雌曰央乃匹鳥未嘗相離失偶則思而死故曰兇思今反云媚婦所變似與韓朋事異又食蟬蟬令人善淫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八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四神四靈四祥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爲龍虎鳥龜四獸之象兵家謂之四神麟鳳龜龍禮謂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武我朝謂之四祥王充之論四靈有曰燕飛輕于鳳皇兔走疾于麒麟蠅躍躁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則是一無所靈矣惟甲可上有國所寶不疑上廢又何靈哉宣德癸丑翰林院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一

編修許彬進四祥詩此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 五靈

龍鳳麒麟白虎神龜左氏之所謂五靈也配以五方則龍東方木也木焚則生火王者聰聰正知而水官修則龍出大川鳳南方火也火燠則生土王者貌恭體仁而木官修則鳳鳴高梧麟中央土也土壯則生金王者視明禮備而火官修則麟游茂苑白虎西方金也金溲則生水王者思慮信立而土官修則虎馴名山龜北方水也水液則生木王者言從文成而金官修則龜浮靈沼蓋乳子則尅母寶母則致子感應

循環生養不窮氣化自然之妙也

### 五靈之長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裸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萬物之中人爲最靈而聖人又爲萬物之靈是當爲五靈之長矣因是推之動物皆然夫植物則亦有然者穀植三百六十而禾爲之長木植三百六十而松爲之長草植三百六十而蒼爲之長蔬植三百六十而葵爲之長然聖人皆爲之樽節愛養以遂其生以若其世故能爲天地昆蟲草木之主則是當爲百靈之長矣

### 麒麟

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从鹿故說文于麒曰仁獸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聲是也至于馬之曰騏者亦从馬其聲而曰文如博基則鑿矣夫基本从木其聲又何文之有不知於麒於騏於基之取義皆有文如博甚否也麟說文大牝鹿陸璣曰麋身牛尾黃色圓蹄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郭璞曰角在鼻上京房曰五采腹黃高丈二尺金獸之瑞今并州有麟如

鹿非瑞應麟也壯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一作游星歸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殺春秋運斗樞曰晨星得所則生鶉冠子曰玄枵之獸陽之精也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我朝永樂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皆貢麒麟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麒麟甲辰泗州牛武陵田家牛皆生麒麟俱殺之弘治辛亥蒲圻鄧榮家牛亦生麒麟不食而死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縣生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焰其聲如雷野人恠而擊死其字又作麇麟見春秋傳

### 獅子

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曰獅子似虎正黃有額形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彪貓食虎豹日走五百里此常有不足異成化戊戌西夷貢獅子家大夫在京師見之至嘉靖四十二年又貢內兄張子文時爲陝西布政使親見之云大抵黃色如金毛狗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條鎖之載以鐵籠命之當堂放閱則先將大鐵椿長可六七尺釘沒地中方可帶索放縱任其盤旋不使見犬馬之類恐觸其怒也夷人與之狎習戲舞偶一犬失逐過前即狎獐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此犬倉皇驚仆不

知逃避之所夷人亦大忙迫遂收之官日供一羊或  
牛馬之肉數十斤須百夫扛荷且伴送夷人五六十  
名其爲居民之害夷人言初得小雛二頭養之而斃  
其一此其雄也又家大夫言京中見飼獅子者不與  
活生口恐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必用  
舌舐去毛而後食惟獅子則舒前足擎物吹氣一口  
則毛自落其怒風之捲敗葉不如是之迅速此其  
異耳漢書云其畏之又陝西老人言五十年前曾貢  
一次與此正相類則知是成化戊戌嘉峪關所進是  
也西域又有黑獅子捧獅子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爲  
留青日札卷二十九 四  
絃鼓之則衆絃皆絕其尾爲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  
集其上又犬生二子曰獅又號一名師子

### 福祿

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驢驘花紋黑白交錯瑩淨  
可愛異他獸出忽魯謨斯等國王繪圖所不載者又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曰天鹿兩角者曰  
辟邪漢之天祿閣因獸得名也

### 玄虎

玄虎本名曰鱗式六切爾雅思也細似豹無前足  
或曰似虎而黑無前兩足又鱗黑虎

### 白虎

白虎卽騶虞也書注義獸白虎黑文五采其尾三倍  
鳴聲如雷嘯則風生瑞應圖曰仁而不害湯時戲于  
朝見春秋演義圖郭璞曰怪獸河圖括地象曰玉虎  
晉太康六年荊州送兩尸凡索靖議稱半虎時稱爲  
白虎非也今之背斑白而虎文者亦彪也

### 復通犀

漢書通犀如淳曰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今名通天  
犀也又有復通犀者尤爲至寶通天犀地黑而花白  
復通則通天白中復有黑花故名此希世之珍也  
留青日札卷二十九 五

草不子曰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形  
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鴟處必有犀三毛同  
孔抱朴子云以爲筭導攪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勢  
又敬宗南昌國進夜明犀狀類通天光照百里南州  
謂之玄犀異物志曰含精吐烈望若華燭是也倒挿  
犀者一半已下通正挿犀者一半已上通腰鼓犀者  
中斷不通駭雞犀者雞見其光影則驚鳴出義渠國  
或曰以米試之則雞駭角一尺以上刻魚形入水開  
方三尺故名分水犀大中時女蠻貢雙龍犀楊收女  
有問魚犀唐有辟寒犀辟塵犀文宗辟暑犀同昌公

主獨念犀波斯名黑暗有二角長在鼻短在額

馬

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十二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左傳注每廐為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馬四足曰匹左傳襄二年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或作疋小爾雅二丈為兩倍兩為疋四丈也馬光景一疋長故曰疋家語吳門白馬疋練是也又匹偶也易馬匹亡馬武獸也籀作影古作𠂔隸作馬象馬頭鬣尾四足之形𠂔馬一圉八𠂔見周禮一歲為騊二歲為駒又五尺以上陰白

雜毛亦曰駒

三歲四歲為駢兩齒八歲為駟

二十歲齒盡平六尺以上為馬一曰駑馬七尺

以上為駮父為蚪一曰田馬八尺以上為龍瑞應

圖曰龍馬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一曰戎馬八

尺壯曰騊牝曰駘駘草馬也駮父馬馬母見

漢書

古良馬名

飛黃翠黃龍翼馬身皆黃帝馬赤文堯馬五色

古黃騰黃中黃乘黃渠黃古皇一名吉

皇吉光吉驪九代夏后啓舞馬文馬紂

雞斯一作奚斯駮矣翠麟麟趾腰裏一作

駮駮飛兔玄蚪驊騮一作華駮赤馬黑毛

乘風遺風呂氏春秋先景齧膝乘旦

吉良大封國文馬赤驥驥驥孫陽所相青驥色

又蒼艾色秀驥游驥子虛賦舊馬東北俞人

馬一角無角驥蘭池常驥逢驥皆見尸子

龍媒驥子白虎羽獵賦驚鴻屈乘玉澤

師曠時來駮龍紫鹿文的𠂔𠂔陳琳武庫

賦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

騰霧挾翼周穆王八駿白犧踰輪山子

留青日札卷二十九七

盜驪駮駮驊騮渠黃赤驥皆八駿之別名陸鴻

漸曰山谷之人獻神馬八匹驪驪一作驥左傳唐

成公兩馬綠蛇翠駮逐日一日能行萬里

追風白兔躡景奔電一作追電飛翺

銅雀晨鳧一作長鳧秦始皇七馬飛燕舍陽侯

飛兔見稱衡傳白鵠漢烏騊越霸王騊蒼白雜

色師古曰因其色名之也本作蒼黑雜毛馬

浮雲赤電絕群逸驪紫燕綠驪龍子

麟駒絕塵皆漢文帝千里馬蒲梢龍文魚

目一汗血皆天馬子史記大宛馬西極馬出烏孫

初亦名天馬皆漢武帝 果下騊漢廐中馬卽今果  
下馬出朝鮮高三尺 雙脊馬隴水出 乾河馬  
小步馬漢烏托國一名百步千蹄 元馬甚巨日行  
千里 駃騠卽決蹄馬父麤子剗母腹而生生七日  
而超其母史記注比狄駿馬與騊騠同 騊騠青色  
出陶金國師古曰海中獸壯如馬卽騊騠 巨虛騊  
騊野馬 騊蹄跂泰馬又曰騊騠 騊馬施水出見  
山海經 的盧白額易曰的顙本作駒今之戴星馬  
漢昭烈晉庾亮同惟準有旋毛及白毛名的吻因  
赤兔關羽得目布馬 絕景曹操見魏書 驚帆曹  
留青白乳 卷二十九  
真 紫馬謝康樂 騊騠父馬陳安 驚騊晉書  
朱龍趙冉閔 赭白晉高麗國獻又燕慕容廆馬名  
赭白有奇相四十九歲駿逸不虧又宋文帝馬名  
茲白又選注義渠獻茲白若馬鋸齒食虎豹 駃騠  
乾爲駃馬色不純也詩皇駃其馬赤白色齊桓公晉  
平公馬後周齊王憲獨取駃馬曰色類既殊駃獸名  
如馬白身黑尾食虎豹君乘火王南海輸駃馬又充  
州六駃食猛獸 鐵驪月令赤黑色 鐵駃青色  
鐵驪古良馬又曹丕與孫權馬 紫驊曹植馬  
本虹赤 什伐赤 拳毛騧 颯露紫 時勒驪

黃驃 青驃 白蹄皆唐太宗 紅玉 紫玉  
照夜白 百花輦 飛香 平山 凌雲 碧雲騏  
皆玄宗太死汗血 如意騊 神智騏德宗功臣  
皎雪騏 凝露騏 懸光騏 決波騏 飛霞騏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騏 翔麟紫 皆唐時骨  
利幹獻 飛鳳 蹀馬善舞 流金騏回紇名馬  
越駃騠見唐書 花騏于闐國出唐有玉花騏  
五花馬唐人尚翦騏馬三騏者曰三花五騏者曰五  
花 忽雷駃秦叔寶 赤驃陽城王衛伯玉有歌  
獅子騏郭子儀花馬 青海騏吐谷渾出小馬又有  
留青白乳 卷二十九  
青海周八九百里有山須冰合游此馬其上明年  
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騏駒日步千里  
故世稱青海騏見唐書 紫叱撥酒徒鮑生換妾  
桃花叱撥唐名馬黃白雜色曰駃卽桃花馬 一丈  
烏梁太祖賜冠彥卿 赤舞龍駒 白舞龍駒梁吐  
谷渾獻能拜伏起舞唐玄宗時使壯士擎木榻而馬  
舞其上 連錢騏卽青驃騏亦曰騏 烏騏 青龍  
冒頰馬 騏驎番中大馬 白鼻騏 白額駒李高  
唐香駒 錦耳騏 駃十二 越日騏 偏界玉  
蹈水駒 長命騏 孫兒騏 龍鬃白 八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三 玉犀騎  
撒沙騮 天花落 旋風白 寧地騮 六尺金皆  
蜀王衍苑馬 綠耳梯李從謙 吉祥座杜重威  
肉胡麻景延廣 金鞍使者 千里將軍 致遠侯  
渥洼郎 驥國公王景五馬 玉迥遙宋仁宗馬  
自在將軍劉吾馬 五白 玉面皆北虜良馬  
紅耳叱撥 兜央叱撥 桃花叱撥 丁香叱撥  
青叱撥 騮叱撥 榆叱撥 紫騮叱撥 凡八種見  
宋王明辨牧故事

大明名馬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十

青驄 赤驪 飛越峯一名撞倒山皆 太祖神駿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  
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頭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  
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輻勒  
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親撰祝策 詔祀馬  
祖乃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踣囊上  
游行苑中性漸柔馴八月癸巳 上行夕月禮于清  
涼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大  
悅賜名為飛越峯用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

馬詳見宋學士贊 一名撞倒山者國初破陳友諒  
獲其戰艦有名曰混江龍曰撞倒山者與馬同也  
六蹄馬見張靖之集 龍馬 成祖永樂庚子十二  
月青州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浴于青水潭雲  
霧與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臙肉變龍  
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上文武表賀名龍馬  
龍駒 赤兔 烏兔 飛兔 飛黃 銀褐 棗騮  
黃馬 成祖入駮名 龍駒戰于鄭村壩中箭都指  
揮丑丑拔 赤兔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  
兒拔 馬兒戰東昌中箭都督童信拔 飛兔戰夾  
河中箭都指揮猶兒拔 飛黃戰葉城中箭都督麻  
子帖木兒拔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  
棗騮戰于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 黃馬戰靈  
壁中箭指揮雞兒拔 學士劉定之詠之夫靖難八  
駿皆 成祖所乘而皆臨陣中箭又皆大貴人爲之  
拔馬亦已奇矣况駮皆傷而 成祖聖躬無虞以重  
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駮也哉因繪之爲八駿圖  
視周穆王之八駿唐太宗之八駿超越當萬里矣  
龍馬宣德九年甘肅獻

玉驄驪 白玉駒 碧玉驕 照夜璧 銀河練

瑤池駿 飛雲白皆 云閑選乘也嘉靖十二年四

月十三日 上瀆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

獻夫翟鑾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手敬

蟒服時等飛魚服 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群臣應制

奉和張公詩云傳宣萬乘御重華得賜同游即賜茶

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之君臣自古原同

體海宇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賜服聖恩莫報實

無涯李公詩云聖王御極萬方安試馬宸遊愜衆惟

內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氣襲雕鞍薰風拂拂當朱

夏翠露蕊惹映紫鑾千載明良真不偶流傳青史後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十三

人看方公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色多

共訝飛雲擊白玉渾看匹練下銀河同游環碧臣何

幸賜對重華語更和應制慚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

廷歌翟公詩云宸游內苑御飛龍盡是神駒渥產雄

巧剪緋羅纏寶轡分題玉篆佩花踪三千駿內名稱

貴十二閑中品料崇從此受恩何以報願將楮汗從

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習從環碧殿頭行草茵

似錦蹄過軟官路如絃踏去平立向天墀應自慶穿

將仙仗絕無驚微臣得侍瑤池上願播聲詩頌聖明

地中馬

古者龍馬負圖出于河歐陽公尚疑之乃有種時馬

出于俱位國云以馬種時而生馬又襄陽記匡廬山

一地穴虞時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遜亦知

此穴馬出得數十匹梁元帝合齊國雙馬書曰名重

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溟池水裏遠訪

猶難則馬穴信矣不亦為天地間之怪馬哉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地鏡圖曰銅器之精

見為馬

### 解語馬

解語馬大食國出能解人語淮南子曰馬聾也而

可以通志則馬固解人語也然人亦有解馬語者陽

翁偉知寒馬眇馬之過罵李南知赤馬白馬之呼子

見論衡及抱朴子書

### 貊

貊說文北方國多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

貉史記胡貉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韓之屬又貊似

熊而黃黑色出蜀白居易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

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杭有白澤大

王廟猶所謂白馬廟也軒轅紀帝登桓山於海濱得

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



令爲圖作祀邪之文以視之或作猱相如傳猱羴  
哀牢夷傳猱獸似驢而小驢父牛母也今南中志云  
猱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云  
猱色蒼白其皮溫暖皆似未明余嘗因猱之義而  
推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并列于後

夷羴蠻狄

東方之人曰夷从大从弓舊禮俗仁而壽有君子不  
死之國九夷者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  
風夷陽夷九種也又東夷九類玄菟樂浪高麗蒲飾  
是東夷東屠倭人天鄙也西方之人曰羌从人从  
留青月札

卷二十九

十四

羊謂西戎牧羊人也後漢書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  
三河或作獠南方之人曰蠻从虫絲聲蛇種也禮夏  
官疏蠻獠也以爲夷狄廢繁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  
注蠻慢也風俗通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其類有  
八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鼻僂耳狗軼旁春世之所  
謂八蠻也北方之人曰狄从犬亦省聲赤狄本大種  
狄之爲言淫辟也風俗通其行邪辟其俗叔嫂同穴  
父子無別其類有五月支穢類匈奴單于白屋也或  
作翟史或程荒服匈奴傳夷翟又赤翟白翟翟山雉  
也又西曰氐氏也與羌同亦曰戎从戈甲會意詩

疏兒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其類有六饒夷戎央老  
白耆羌鼻息不爾也余謂戎與猱類獸名屬屬也又  
曰蜀者秦中蠻大如指今四川地也東南曰閩越種  
从虫門聲周禮職方氏七閩注閩蠻之別國語羊蠻  
也又叔熊避難于濮蠻隨其俗如蠻人其子孫分爲  
七種故曰七閩今分八府故曰八閩周禮疏八蠻在  
南方閩其別也曰荆蠻者晉志荆蠻也言其氣躁疆  
亦曰蠻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也又高辛氏槃  
瓠負帝女入山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自相夫婦  
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又戎曰獠豕之逸也漢書匈奴  
留青月札

卷二十九

十五

傳龍以西有畎狄獠之戎史斬戎之獠王或作獠獠  
貉子也貉似狐善睡獸西南夷曰獠又曰獠獠犬種  
也曰獠善皆从羊羌種也曰哀牢若牛羊之在牢可  
哀也北狄曰胡胡从肉果聲牛領下垂皮也曰胡胡  
考羊殺猪也曰獠獠曰獠狄曰匈奴皆犬之兇惡者  
突厥之先小兒與牝狼交遂生十男突者犬從穴中  
伺人不意突然暫出也曰高句驪曰驪曰狼牙修曰  
師子皆獸類也曰回鶻北夷種即回紇唐時請改回  
鶻言其便捷如鶻之飛也曰蠕蠕曰蠕蠕則又皆細  
直矣中國以禽獸畜夷狄一至此哉 二十九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

錢塘田藝蘅子統撰

倩徐樹升彙校

龜

孔子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因考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十一年陝西散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此又異產也朝廷告廟錫之以官宋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寶壽蔽天地四時變色春蒼夏黃秋白冬黑王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

一

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故元王卒受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張平子思玄賦東龜注青色也抱朴子龜千歲五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禮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爾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神龜最神靈龜本草曰秦龜亦曰背鰐其甲有文似瑇瑁而差薄耳故名鰐皮能鳴多出涪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一名鰐龜

一名來蛇龜好食蛇亦曰呬蛇龜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一名陵龜又云蛇所化故曰鼈龜寶龜傳國者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筮龜常在蓍叢下火龜生于火者猶火山生火鼠也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兩旁左右各四方勝共八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共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左右各六凡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應通背上三十七數計四十九數即合太極虛一之數說苑曰千歲五色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

二

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二說頗合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能得百莖蓍并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或曰百歲一尾千歲十尾

龜書

洛龜負書歐陽公猶疑之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

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爲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也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則河圖洛書信矣

### 能言龜

說苑曰龜千歲能與人言此或解人言也如今之吳下婦女教龜算命者小龜皆能曉人言語令行即行令止即止不必千歲也又有烏龜疊塔之戲甚奇異至于洞冥記乃曰獻能言之龜則未之聞也

### 蘭葉龜

留青日札卷三十  
古言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于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尺二寸而許景先之詩則云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是又能游于蘭葉之上矣

### 朋貝

六韜曰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惟得大貝百朋以免文王詩曰錫我百朋注二貝爲朋貝者俗名貳一作海蛇周用紫貝是也書傳大貝如大車之渠今雲南所用小貝以一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交易租賦皆用之易曰或錫之十朋之龜注大寶也兩龜爲朋惠州志有巨龜在沙嶼間背生樹木

渡海者誤以爲洲依以炊食龜熟而沉死者數十人此正所謂大寶也龜三足曰賁又三爲爲朋

### 雄龜

說文曰天地之性廣肩者無雄龜鼈之類以蛇爲雄此大不然余嘗問之老漁翁善禽鼈者云龜鼈之類自各有雌雄其尾尖而長者雄短而肥者雌也因多取而畜之往往交群自能生育可見物之不可不格

### 卜兆

世本曰巫咸作筮禮曰龜曰卜著曰筮元命苞曰古司怪主卜三禮圖曰秋取龜春攻龜卜春灼後右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左書五兆一曰雨二曰霽三曰蒙四曰繹五曰克古者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占龜者五兆大橫土兆也直木兆也從右邪上金兆也從左邪上火兆也曲水兆也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四弓兆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分爲四部是龜卜四部著筮三篇也白虎通曰乾草枯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之言耆也五行傳曰禽獸草木之書久而能知吉凶也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

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

大橫兆 山陵兆 壽房兆

文帝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漢書注大橫文正橫也張晏曰文帝襲父迹言似敬也殊不知文帝之子景帝名曰啓此又其先兆也非但天工之爲天子也又左傳有兆如山陵者又順烈梁皇后名姁年十三選入掖庭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貴人

大鳥卦

張衡思玄賦懼筮之長短今鑽東龜以觀楨遇九臯之介鳥兮然素意之不呈言卜而遇大鳥之卦素意不逞繇辭也易中乎鳴鶴在陰亦九臯之謂也

不獻魚鼈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非也蓋謂其易得故不忍獻之非賤其不足貴也聖人豈恣口腹以貪得之味者哉此弋不射宿之意也又周禮春獻鼈歷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于明也

赤鯁公

唐律取鯁即放之賣者杖六十號曰赤鯁公以其與國姓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鯁象武后革命以龜代之先是隋煬帝時爲鳳帽之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鉤往撈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此李氏興之識也故唐人重鯉猶先朝吳越訛言朝廷禁小民不許畜猪亦謂與國姓同音也一時信之猪無大小屠宰一空至于肉賤而不售愚民無知其可笑也鯁即鯉字

蛟鯉

草水子魚三千斤爲蛟按蛟龍三十六鱗鯉亦三十六鱗數合故能飛能化龍云池中畜鯉至大風雨時雷震便率羣魚飛去又蛟似蛇四足細頸白嬰似龍無角池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笥水中即不復去夫三十六三千六百皆老陰六六之數故能化也一名水豹文選蛟蛇也

灌水鯉

時有憲司一連官出令禁街坊灌水魚塞沙雞鵝等細務余適在一縣官席上燕會偶市鮮鱗作羹巡卒擒一魚牙行并二鯉魚灌水者至其人懼責乃涕泣哀辯非灌水者縣官方怒必欲加刑法余醉中憐之

乃叱之曰汝休再言不是灌水之鯉阿衡之珍味湯  
皆之我亦嗜之耳縣官不辭詢知其故遂笑而釋之  
蓋世傳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而水居之  
珍有洞庭之鮒灌水之鯉也灌水地名今四川灌江

### 鯉

荀子儵然者浮陽之魚也眩于沙而思水則無達矣  
即鯉也陽晝謂子賤曰夫拔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鯉  
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接道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橋者故宓子廟碑云豈  
留青日札卷三十

意陽驕化而為魴從木從馬古字通用鯽白魚也

### 摩竭魚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故曰吞舟之魚其名曰摩竭

### 斗魚

皮日休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吳中賣魚論斗酒乃  
論斤今以斤稱酒尚然至于魚則間亦用斗惟淮上  
細鰕方用斗量論石豈即漢水居千石魚波之義邪  
然古人二十四銖曰兩六兩曰錢十六兩曰斤十五  
斤曰秤三十斤曰鈞一百二十斤曰石豈所云千石  
者亦斤之積與而斗魚其寄草木子曰武陽小魚一

斤千頭今細蝦米名曰一筴千言一箸可千頭也

### 群物工藝

虎善卜 狸善嘯 鶴善符 鶴善舞 鷄善鬥  
鸞善歌 鸚鵡善言 鳩善步 鸛善畫印  
鷓鴣善勃 螺贏善祝 蛇鱗向王 鵲巢背太歲  
燕伏戊巳 虎奮衝破 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  
鸛影抱 鸛睛抱 鸛精抱 蝦蟆聲抱 熊宜經  
鳥宜申 龜宜息 狼宜顧 鶴聲學仙 雉聲宜  
習武 鳥聲宜習醫 鴈聲宜習卜筮 鵲聲宜習  
工巧 梟聲宜習符咒此皆物性自然之巧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

### 群物相制

青要食虎 金翅鳥食龍 蜈蚣食龍 鼠食象  
獅食象 角端食獅 玄龜食鱗 蚺蛇吞鹿  
狼蝨齧鶴 蚺蛆困螭蛇 蟾蜍蜈蚣 飛鼠斷猿  
豈在形之大小哉氣足以制之而已

### 群物忌食

獺飲酒而斃 猩猩飲酒而仆 虎食楊梅而醉  
猶食薄荷而醉 鳩食桑椹而醉 雀食木鼈而醉  
熊食鹽而死 魚食巴豆而浮 鴈鴒食豕肉而瘋  
貓食黃魚而癩 狗食木鼈而死此皆物性之違也

蝗

魚子能變蝗部吏侵漁百姓則生今三十年無之皆為螟蛾之害豈古之貪吏顯而今之貪吏隱邪

豹脚

豹脚今花蚊南方蚊母鳥吐蚊諺云錢清蚊子大如鵝高郵蚊子大如鴨此地有露筋娘子廟是其證也此方元故都間有大如蜻蛚者見北征錄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蠱蚊不食天駒又晏子曰焦螟集于蚊睫栖宿去來而弗覺神異經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生九卵成九子飛而去蚊不知即蠖蟻螟子浮塵子之類

龍鵬

龍鵬

九

弘治間徐德輝鳳之任江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正德間餘姚燭溪湖童惡潘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窓間有物掩映其夫令婦推窓視之手上如有物擦過者少頃風雨遂息追曉牀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崩圯方知其為蜃也嘉靖二十一年杭州八字橋胡獸醫家風雨晝作屋柱傍穴地出屋破椽瓦四五尺而起又三十二年龍過方山余祖塋松木

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起七八株三十七年六月六日余避暑邸見一白龍挂于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並遊雲中少焉村民走報起于青墩壞廬舍數十家其氣如火勃勃然蒸人甚可畏也去此裁二里許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龍過西湖風雨大作寶所塔鐵頂墮下湖船翻三四隻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閣平地帶起丈餘者三次跌為齏粉無完植者後有人自蘇州回云是日亦大風雨有龍過

馬黑牛黃羊衰狗寶鳳石虎石鮓答

馬黑一名馬墨在臂

留青日札卷三十

十

牛黃在膽牛有黃者或吐弄之人得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惟以活取者為難得治痰火癰癤凡牛有黃者時常有聲以秋月夜盆水取之則活羊衰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噉食翻胃余見其三狗寶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春吾鄉一小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可治毒瘡鳳石鳳皇所止處脚下掘深三尺有物如白石服之安心神

虎石一名虎精虎目放光射之墜入地中成物如白

入藥治小兒驚

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石子蒙古人用以禱雨一作鮓單出西寧古輪臺之地又曰馬驢鼻患腫毒即難秣土人伺其將潰以囊承口腫落而得之如雞卵堅如石軍中無水即掘地置其中以氈覆之可得水一二升猪亦有之

印魚

印魚本作鮓吳都賦鮓龜鰐鮓鮓魚長三尺許無鱗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國俗云諸大魚欲死鮓魚皆先封之今吾鄉池中往往有魚身如火烙印者小民無知以為五聖所印名曰神魚凡魚有印則水畜必敗即所謂魚欲死也

魚虎

魚虎水狗也能食魚故一名天狗本名鰐又名翠碧

鴻豹

鴻豹即鴻也善食鴻見易林又名獨豹

玄針

玄針鮓料也色黑而尾如針一名玄魚

射魚

春秋隱公矢魚于棠宋史丁璉跳而射魚南都賦俯

貫魴鰈唐詩澄潭晴日射遊魚又云秉燭射遊魚李商隱射魚曲云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皆用竹弓弩錄以射之也

魚聲

吳都賦魚鳥聲聒耳何曰魚當無聲此云云者文之失也此正陸夫不解耳海中捕石首魚者以竹筒聽之其聲如雷魚來候也上林賦魚驚謹聲可証

魚名切對

西施乳可對楊妃舌新婦臂可對老婆牙河豚脾名西施乳江珧柱名楊妃舌吹沙魚爾雅名魴鮓海濱

養

養首謂之養魚周禮辨魚物為鱣鮓注魚乾也通作搞故今名乾魚爾雅翼南人以魚鮓而食之曰養宋時武昌謂之淡魚今有鹹魚未乾者直曰鹹魚

馬捉老鼠

方言馬捉老鼠蓋譏人粗拙不了事也傳曰騏驎驤騊捕鼠于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淮南子曰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螳捕鼠蟬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盧照鄰云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驤兮捕鼠馬



異詩將吾劍今切游泥使良驥今捕老鼠莊子曰驥驥驥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 狗

狗叩也見人而叩事也孔子曰叩氣吠以守是也狗苟也遇類而苟合也韓子曰繩營狗苟是也

### 大狗

樊大狗也漢書屬國傳出大狗郭義恭廣志曰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

### 小狗

今之矮爬狗即古小狗之種蓋與中國狗交而漸高

留青日札

卷三十

十三

大者也馬銙狗長四五寸可藏之馬銙中者唐高祖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國中國始有拂菻狗或作森元延祐間佛景國使來言國當日沒之處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健夫駿馬貼金薄馳還引水銀沸逐取之用香草同煎即成花銀矣杜環經行記拂菻在苦國西一名犁軒一統志其國東自大食及于闐回紇抵中國洪武四年朝貢土產不載今杭城此種甚多其最小者沈舉人汝文家得一對自徐閣老處紫毛可愛

### 沐猴

史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蜀賓國見漢書郭義恭廣志曰沐猴即獼猴也又瓜哇國有猴王猴夫人山中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食畢群猴乃食又百花國有紅猴

### 長卿

長卿蚘蚘也即今蚘蚘之大者余戲贈之詩曰名既伴猶彭越字復相如長卿黃中文章膏發介然甲冑戈兵茂陵壚頭風味梁楚江上威聲伴余橙酒潦倒免爾草泥橫行又藥名徐長卿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蠟八跪而二教荀子曰六跪而二教非也

留青日札

卷三十

十四

又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名蟹膠

### 方正學蛇報之妄

所傳方希直之父葬祖夢蛇而殺之之事以為母見黑氣入室而妊又云生而吐舌如蛇此真小人好事之誣也遂以赤族為蛇報此又佛氏之妄談以惑眾者夫蛇天地間之毒虫殺之何害畜之何益便真者有黑氣入室安知非玄武之神所托生者乎又安知非燕王起于北方以兆登極以成正學萬世之事業者乎生而吐舌又安知非能言語文章以明古今大道以陳君臣正義之用者乎身苟全矣名苟立矣使

其先人後裔之遊魂死而無媿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而反憂于族之赤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耻也忠矣孝矣而族赤焉是可榮也于蛇何與鳴乎小人之說不止蛇珠雀環之可笑也宋庠登科此常事耳而以爲救蟻之報甚至于繪之爲圖以惑世愚民倡爲佛氏不敢殺生之論鄙哉鄙哉是可謂螻蟻狀元矣不亦小乎其爲學問福量也邪

### 蚺

蚺甲虫之肉最甘者也余得海濱一巨蚺可一尺五十世所罕有留殼以充酒器名之曰蚺丹其小者名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十五

瓦衠子言形如瓦壘也其種可種廣東有蚺田

### 四方淫物

東方之鱓比目魚也西方之鰐比肩獸也南方之鷦比翼鳥也北方有比肩之民亦當曰淫民極樂國其二人二首而一身晉揚方合歡詩譬彼比目魚又生爲併身物暑程比翼扇寒坐併肩駝齊彼留蛩獸舉動不相捐比目魚本名鮒古名淫魚魏文帝詩淫魚乘波聽踴躍自浮沉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一名共命鳥釋書共命鳥二首一身杜詩蓮花交響共是也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一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一

錢塘田藝衡子秋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鸛

今人但知鸛爲鸛鵒左傳鸛鵒來巢考工記鸛鵒不踰濟莊子鸛鵒子卽今八哥兒也鳥短尾其形類鸛殊不知鸛自是一種大鳥晉韓友傳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說文韻書皆失收又作鵒鸛鵒雌字

### 么鳳

么鳳小鳥名也產于廣西世人不知故書中亦呼曰鳥鳳形如喜鵲二尾毛獨長能唱小樂府如笙簫之音故曹組夜歸曲云何處荒榛挂么鳳蘇子瞻梅花辭云倒挂綠毛么鳳今土人亦名倒挂鳥蜀桐花鳥似鳳而小名曰倒挂子卽此

### 大馬爵

漢書安息國有大馬爵廣志曰大爵頭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我朝有鳥大如驢集于南京五鳳樓上想卽此鳥飛來者安息以大鳥卵獻漢又鳥弋山離國有大鳥卵如鵝余

因笑曰今之麻爵乃此鳥之耳孫也又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千集于沛國蘄縣

### 三青鳥

三危山有青鳥居之爲王母使者取食漢武帝思鈞弋夫人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鵲也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因啓有書信通問之義故言西王母使者唐詩紀事青鳥注云未詳又特此問風胡詩誤作風湖亦注未詳真三山村蒙童讀書也因并記之

### 五色爵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二十

五色爵出瓊州常以兩絳者先至廣西有五色小鳳

### 雉尾

相如賦蒙鵲蘇注鵲似雉闔死不卻蒙其尾爲帽也書有鵲冠子今武弁上插雉尾取雉之飛若矢之迅往一直發而墮蓋取其迅速激烈之意也朝廷用雉尾扇者或取雉是離禽明王于火也離禽王火出陶隱居周禮庖人共六禽雉乃其一亦食品之貴日華子云秋冬益春夏毒健雉曰鵲尾長六尺

### 告天子信天翁

有小鳥一飛直冲入雲翻身徑落其聲唧唧名曰告

天子又鳥專居水濱俟魚鴈所得之魚偶然墜地者拾而食之故名信天翁

### 厓山白鵲

厓山之敗陸秀夫負祥興帝以肩繫腰以金墜之投水而死時御舟一白鵲奮擊哀鳴與龍墜死水中史傳紀之以爲美談此非美事也夫播海之時何時也而尚攜及白鵲使秀夫而容帖危幼主尚爲禽荒之玩亦非忠臣矣縱使奮擊哀鳴亦不過見人喧嚷忙迫或驚逸蹴踏而下水耳何感恩徇義之有哉自宋至今人皆惑之而不能辯故痛削之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三

### 伯勞東去燕西飛

伯勞鵲也楊子雲賦鵲鵲蘇林音珍絹師古音弟桂字書云伯勞也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晝語夜息伯勞夏至來冬至去燕春分來秋分去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單飛獨栖燕匹栖雙飛每相反而不相合故樂府云伯勞東去燕西飛喻離別也

### 雲白鳥

鵲一名雲白鳥吳都賦白雉落黑鵲零黑色長頸赤喙能食蝮蛇體有毒故曰鵲毒江南大山中皆有之以象牙諸骨試之一時碎裂黑色其羽最毒也

鸛鷀鷺

鸛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鸛在陰从雨鷀好霜故从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也

鎖幅鳥

鎖幅鳥其羽細密如衣幅鎖繫其義織以為布紋如統綺今名鎖伏哈烈志名曰梭服

雞盲雀瞽

凡鳥瞎者詩雞棲于時日之夕矣蓋雞至昏時則眼無所覩也類之推曰雀奚夕瞽鴟奚盲焦貢曰雀目燕類畏昏無光莊子曰鴟鵂夜撮之察毫末晝出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四

瞽目不見丘山今人之目至晚不見者名曰雞盲

鸛鷀 鳥鬼

相如賦箴疵鸛鷀盧注盧鷀也水鳥似鸛而黑一名鸛吐而生子圖經云峽中人號曰鳥鬼故杜子美詩家家養鳥鬼頭頭食黃魚蓋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云峽中養鸛鷀帶銅錫環獻神名曰鳥鬼見黃庭堅詩然元稹云病賽鳥為鬼巫占瓦代祖又云商人賽鳥鬼或言祭鳥蠻鬼以禳厲鬼是有兩說也今有鳥蠻灘

湯火鴨

廣東湯燂鴨卵出雒浙江火燂鴨卵出雒皆異

赤雀

品崑有一赤雀如練雀長尾絳色志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不知果何祥也嘉靖間曾貢白雀表賀者以為前星之應是也

姊規

子規人但知其為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歷書百草奮興姊規先聖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五

餘城頭批類伴啼鳥批類鳥即鴨鵝也催明之鳥隋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司晨鳥即曉起也今先春鳴者曰金雞籠古鴨鵝一名夏雞至鷺候乃鳴者俗曰扎山扎火亦因其聲也

舍利吐金

酉陽雜俎有吐金鳥文選又有名舍利者注舍利獸名性吐金或鳥獸二種也今鳥能吐方錦尺餘其形五色文曰吐綬鳥若今雲南四川所畜之鴨其糞可以淘金亦可名為便金鴨矣鸛雀之名曰負金鸛為之名曰屬玉正可謂的對也天地高遠何物不有譬

之珠人但知有蚌珠蛇珠而不知有蝦珠鼈珠傳曰舜攝天子有鉞耳貫胃之民來獻珠蝦珠鼈珠狀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出南海又王生石中而魚亦生玉海魚曰文魼鳥頭魚尾鳴如磬而生玉何其怪哉

### 騰遠

騰遠漢書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當是禽名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鷟鷩雛翔其上騰猿飛徧棲其間蜀都賦殺伏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邪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六

### 飛龍

飛龍鳥名六臣注皆未詳此鳥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像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踞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于雲漢也宜補注之

### 黃雀語

列子曰梁鷯能養野禽獸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又曰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也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蓋為犧

矣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索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于是嘆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治辭不服蓋耻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故沈佺期燕詩有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白居易鳥鵲贈答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皆為此也史記曰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益部耆舊傳楊宣為河內太守群雀鳴乘上知前有覆車之栗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之音又東方朔能解鳥語惜乎今之未見其人也

### 游雉 由鹿

潘岳射雉賦良游咆哩游雉媒也呂溫由鹿賦言由

此鹿以致他鹿也由游同義又蜂媒鶴媒皆此類也  
今射鳥者尚曰媒頭又網鳥者之媒曰罔

### 南岳夫人使者

青鳥已見前節今之書西王母圖者旁有一青鳥頂  
有毛角亦鳳類也長沙緱仙姑脩道衡山年八十餘  
獨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有一青鳥飛來自言我乃  
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命我爲伴每有人游山青  
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言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恐果  
羣僧挺刃將害姑姑卧床上僧無所見而出俱爲虎  
所食後隱九疑山仙去青鳥亦隨逝則是青鳥又可  
留青日札卷十一

### 傳信鳥

元藏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卽至能令  
授人語謂之傳信鳥卽寄書鶴寄詩燕之類傳信鳥  
可對林君復報客鶴蓋二人皆處士也

### 白頭翁

鳥之名白頭翁者二種其一綠衣素襟而頂毛圓白  
如小錢者愛往來于花樹間其一純黑衣紅足朱喙  
惟首盡白獨桑時群至又獸亦有白頭翁乃猿也白  
頂黑身或黃體廣西兩江中甚多至于白額虎白額

馬白項鳥皆相類也

### 四時蠶

雲南干崖宣撫司有四時蠶絲染五色以織土錦又  
僞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蠶今南安也吳都賦國  
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永嘉記郡有八單蠶一  
曰蛭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  
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  
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  
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温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  
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或疑無八蠶之說今吾鄉  
留青日札卷十一

亦有三蠶曰頭蠶曰二蠶曰三蠶又有曰柘蠶食柘  
葉而生者有曰紅蠶三九二十七日而熟者又廣西  
橫州有曰楓蠶楓葉始生有虫食葉如蠶赤黑色四  
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蠻人  
買作釣網史官野蠶成繭者其名曰蠟又尹思真爲  
青州刺史有治績蠶至一歲四熟吾鄉桑貴蠶饑則  
以米粉酒葉而餵之山海經皋塗山白石名皋蠶食  
之而肥蛭一作原蠶再蠶也一日晚蠶也蚖初生也  
蠟二眠也蠶三眠也蠟晚生也蠟自死也蠟又名蠟  
蠟也蠟蠶蛾也蠟子也有細繭有同工繭有白有

黃有青松蘭有火蠶冷蠶水蠶懶替蠶是亦八蠶類也或書作蠶神之也俗或作蚕非也蚕上聲天殄切名豎寒蚓也即今言地蠶之類

### 蠶忽絲

一蠶爲忽一忽爲絲劉德曰忽蜘蛛網也夫忽既爲蜘蛛網則絲爲蠶絲也明矣止當云一忽爲蠶一蠶爲絲一當先云一蠶反爲忽也今則十微爲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孫子算術蠶所生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此皆起度之源班固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意即毫釐秒忽也

留青日札卷二十一

十

### 爛馬蟥

今土之有虫雨後始出如細蚓黃色區身長者二尺頭如錐形如線所過有光畧似馬蟥稍觸之即寸斷故俗名爛馬蟥宋時黃州人謂之蠱今兩廣之蠱又與此不同爛馬蟥能食蚯蚓雞食之而死草木子土蠱似書帶卽此

### 蒲盧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虫也蜾蠃蒲盧也卽細腰蜂一名蠚蒲盧取桑虫之子負持而去噓嘔養之以成其子故古人傳會其音曰螟蛉螟蛉似我似

我今人以抱他人之子曰螟蛉之子者以此比魏胡叟養子字之曰螟蛉所謂布囊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者是也此皆未然楊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蠃蜾蠃凡細虫皆可負去必啣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積四五虫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又食其虫俱盡則可以啓封而出戶矣子雲之言方是又大戴禮雉入淮爲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朱子曰蒲盧草也沈子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也

### 蜂蝶有雌

留青日札卷二十一

十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古今注曰蜂蝶之類無雌是不然蜂蝶之陰陽在尾往往見其交合蜂之末岐者牝也末銳者牡也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東晉曰蜂出蜘蛛列子曰蝶出鳥足或曰壞裙化蝶腐菌化蜂今蜂皆卵生而蝶多穢虫所化也

### 白花蛇

白花蛇出蘄州背有白花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入藥甚效今臨安於潛山中亦出此蛇脊有白花方勝頭有一小角云亦能治病也

### 紫蛙



荀子東海則有紫蜺魚鹽謂之石決明郭璞江賦石蜺應節而揚葩南越志石蜺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龜脚俗名蜺脚但石決明又名紫貝如蛤

### 鴈足繫帛書

隆慶時督學林公試杭士論以鴈足繫帛書為題余讀禮家食不與子弟來言余曰子卿事人所共知者不足為奇且偽也若能以真鴈書各之便為奇士矣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

留青日札卷之十一

十三

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訝漢使因歸武故曰偽事也惟元郝伯常之事乃真蹟可異耳中統元年三月元世祖欲定和議于宋以郝經為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拘所已十五載以音問不通乃于季秋甲戌用帛一方博二寸高五寸書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信大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貞軍營新館凡五十九

字以蠟丸帛先是有以鴈獻公者命畜之鴈見公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北向再拜以帛書親係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伯顏師渡大江十二年二月似道懼送公歸國三月真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七月卒年五十三謚文忠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故不知也宋下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奏聞仁宗勅中使取之裝黃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秘書監陶宗儀所紀以霜落作零落誤也且云尺帛又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留青日札卷之十一

十三

人鴈比乎皆附會也我朝宋學士題其後甚詳云帛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所云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羗澤中則與本傳不合蓋詭計出于常惠耳此失考也後杭士果無一人知者由不見元史耳督學者亦知否又一學使試去後當見思論余曰此必何武事誤以常作當耳止作經書二義於此題下但書云當宜作常乃何武事邪投卷而出後果優等相知蓋資治通鑑不考本傳事既踈畧而坊本俗刻蒙童所習又多訛字形想像甚誤後學師非師弟子非弟子誰能

口正而心印之邪因并記之以爲博識之助

### 鷄鷄妖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鷄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耳其殼至今藏于布政司庫中又家長老言正德間余族人家生一雞四足不食而死又嘉靖二十六年余大兄家生一鷄止一掌懼而弃之其時餘姚陳家一鷄生三掌

### 豬妖

嘉靖六年吾鄉蔡家一母猪忽入房卧于牀上其家怪而欲殺之忽作言曰我欠汝家債今已償完後當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豬十二頭即領至河濱叢棘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怪即以豬與之復生五乳訖無他異因思至正八年杭州施鹽商家有母猪自食其子喂者釜之即作人言曰你不喂我食我飢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主怪而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家錢三千七百五文賣我足矣遂貨之得錢如數二事正相類

### 彘

彘豕也後隲廢謂之彘足與鹿足同今湖州浮玉山

有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吠如犬名曰彘是亦野豬之類別一種異獸也古之劍鼻玉彘或取象于此必非因豕而得名也即璚王莽碎玉劍璚

### 方相

方相四目鬼物故有腦入藥丸費長房于李娥識之其兩目者曰俱即魁頭周禮方相氏既固象是也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而儼以索室毆疫謂之時儼言四時皆作也固象好食亡者肝而畏相與虎故墓上樹柏爲石虎以辟邪也

### 禽獸衣冠

我朝內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之將軍象之指揮不尤甚于秦松之大夫漢相之將軍乎唐舞馬衣以文繡猴能隨班起居賜之以緋昭宗號之曰孫供奉比齊後主馬犬有儀同郡公之號藉以旃罽食物十餘種古人譏不仁之君鶴爲大夫也鸚鵡爲孺也肥馬而食人猶可乘也肥虎豹犀象而食人果何所用乎又甚至于漢之諸王役宮嬪與犬羊交接真禽獸而已矣弘治初議放所畜禽獸以節冗費所司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殺之恐非諒闇新政孝宗曰但絕其食令之自斃可也

錢塘田藝衡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蕒

山海經天帝山有草狀如葵其臭如薜無名曰杜蕒  
可以走馬食之已癭郭璞注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  
得之而健走爾雅杜上鹵注杜蕒似葵而香陶隱居  
云根葉都似細辛惟氣小異爾方藥少用惟道家服  
之令人身衣香本草杜蕒味辛溫無毒主風寒欬逆  
香人衣體生山谷三月三日采根熟洗暴乾唐注葉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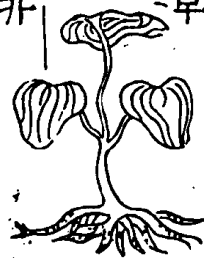
形如馬蹄故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  
細辛曰前等今俗以及已代之謬矣圖經云江淮間  
皆有之黃白色拳局而脆乾則作圓春初于宿根上  
生苗葉似馬蹄形高三二寸莖如麥蘗細每葉上  
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于葉莖間罅內蘆頭  
上貼地生紫花其花似見不見間結實如豆大窠內  
細子似天仙子苗葉俱青經霜即枯其根成空似餅  
蒂密開細長四五寸色微黃白作湯浴衣香甚佳所  
謂葉如葵者今葵花也香如薜無者今芎藭苗也即  
江離新正根曰芎藭苗曰薜無及已獨莖莖端四葉

葉間白花殊無芳氣有毒服之令人吐惟療瘡疥不  
可亂杜蕒也今花紫色如指大圓而內空葉碧綠

見本草



宋圖非



同上根

杜若

范子計然曰杜蕒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大善本草  
以杜若一名杜蕒非也杜若一名杜蓮一名白連白  
芩若芝生武陵川澤及冤句葉似山薑而有文理根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二

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  
似豆蔻又絕似旋復根殆欲相亂葉小異爾廣志曰  
楚蕒亦非也味辛微溫無毒止痛除口臭氣益精明  
目輕身令人不忘圖見本草

細辛

細辛根極細葉如葵赤黑一根一葉相對今人多以  
杜蕒當之本草有信州華州岢嵐軍三種一名小辛  
云東陽臨海者形狀好辛烈不及華陰高麗者色白  
佳華州采勒極細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又  
溪陽一種極細直色黃白迺鬼督郵也圖見本草

白前

白前葉如柳或似芫花苗高尺許生洲渚沙磧之上似細辛而大色白易折根白長于細辛味甘俗以酒漬服名石藍又名嗽藥圖見本草

風流樹

施州慢水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華言風流也昔覃氏祖於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迺自落取而簪之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為異也見湖廣通志

留青月札

卷三十一

五

百穀

五穀鄭氏云麻黍稷麥豆朱子云稻黍稷麥菽六穀稻黍稷梁麥茂九穀稷林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大麥麴也小麥秣也楊泉曰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取穀各二十凡為百穀周書曰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范子計然曰五穀者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濬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以美名曰醉仙顏濬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眾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鬱金

鬱金芳草也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之生蜀西戎馬藥用之胡人謂之馬逆嶺南者有實似小豆蔻不堪收今鬱林州也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十二葉為百草之英十葉為貫百廿

留青月札

卷三十一

四

貫葉以煮之為鬱遠方鬱人所貢合而釀酒以降神也築春也即楚貢包茅以縮酒之類魏略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花即香然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至漢始通不應三代時得此草也味辛或曰味苦舊說若蘭故曰鬱金香今之鬱金作煇潘臭本草又云不香今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然本草木部中又有鬱金香豈草木二種邪字書鬱下注木叢者於鬱下注芳草古人用以飾屋則當从草以塗壁如椒房之義若以木則當如栢梁矣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

海燕雙飛玳瑁梁堂一作香又古樂府云鬱金蘇合  
及都梁都梁香澤蘭因山得名蘇合紫赤色似紫真  
檀重如石燒灰白者佳

蓬蘽

蓬蘽曰覆盆曰陵藟今人謂之莓有蔓生叢生樹生  
惟叢生者大而可愛謂之蓬蘽其樹生者謂之覆盆  
子亦謂之西國草亦謂之畢楞伽爾雅云莖缺盆其  
鋪地蔓生者曰地莓又云蘼老子曰不得其時則蓬  
蘽而行此西國草之所由名與

丹藜

衛青月九卷三十一  
五  
藜王季今落蒂初生蒸為茹詩北山有萊是也大可  
為杖禮記原憲杖藜應門史記黃石公鬚眉皆白狀  
杖母藜履赤舄又劉向太乙燃青藜

枇杷

枇杷見上林賦初無音周祗枇杷賦曰名同音罷質  
異貞松則是與琵琶音相同也琵琶見阮咸傳亦無  
音今人皆作平聲然古人詩中琵琶字多作仄聲用如  
白樂天金屑琵琶槽四絃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  
聲朱史君斷腸猶帶琵琶絃皆讀如被聲今吳音  
讀作解音迺八聲也韻會亦曰又臂韻客齋隨筆亦

曰樂天作入聲

藍

詩終朝采藍說文藍染青草也藍三種蓼藍如蓼染  
綠大藍如芥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青皆可作澱色成  
勝母故曰青出藍而青于藍趙岐云陳留人以種藍  
染紵為業白樂天詩老絲練綠紅藍染染成紅線紅  
于藍即今閩廣之深青發紅紫光焰者紺深青楊赤  
色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  
華自相得是藍花本紅也杜子美詩有蔚藍天段成  
式雲藍紙蓋言天色雲色皆如其藍也又有紅藍花

留青月九卷三十一

六

一名黃藍矢似蘇花似蒲出西域張寔所得染為燕  
支中國人謂之紅花非會之重絳也赤白之間為紅

黃澤之蒲會稽之竹

契丹上京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莖葉如柳長不  
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  
是也近渤海者為女真亦曰女直宋之金國慎肅氏  
遺種渤海之別族所云慎肅氏之矢即此後漢書挹  
婁古慎肅之國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括長一  
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通志蒲柳爾  
雅楊蒲柳其條可為箭幹故左傳云董澤之蒲崔豹

云水楊卽蒲楊任矢用本草云枝莖勁韌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郭璞曰箭竹名因以爲號今箭竹高一丈節濶三尺可作矢易剡木爲矢蒲竹皆木

### 雞舌香

雞舌香出崑崙以南枝葉及皮並似梨花如梅子似棗核此雌者也雄者花不實采花釀之以成香或云是沈香木花或云草花蔓生實熟貫之漢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云刀侍中年老口臭故桓帝出雞舌香與含之今人于乳香中時時得木實似棗核者以爲雞舌堅頑枯燥絕無香味燒亦無香也或曰母丁香是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七

也俗人以其似丁香故爲丁香香

### 不愁木

忘憂花可對不愁木一名帝休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之不愁本草云嵩山有此木人固未識可求之也又草木名有天然作對者助情花可對無義草助情乃天寶遺事金燈一名無義草蓋花葉不相見也一名獨搖又名離母離母可對宜男

### 茶梅

劉長卿有海紅花詩李太白詩注新羅國多海紅今

茶梅卽小樣粉紅山茶本名海紅花以其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山茶一種數名花極紅而瓣極厚者曰都勝卽今寶珠也又以其心紅簇如鶴頂故曰鶴頂色淡而無心者曰玉茗卽今粉紅山茶嘗憶古詩有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 練實

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江東有花無實頃來班班有實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徧山竹皆成穗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古人以爲荒年之兆余園中竹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卽枯死悉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曠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鸞鳳之所着也字書廻于棟木下云鸞雛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何也風俗通解豸食棟

### 後庭花後庭草中庭花

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曲又溫庭筠詩宜男謾作後

庭草不似櫻桃結子紅是萱草爲後庭草也百合花一名中庭花見本草今之雞冠花卽後庭花見蘇集

### 吉貝草

吉貝草卽今鬱林布南蠻緝其花爲布且精白細軟

### 五色石榴花

榴本名若榴初來安石國故曰石榴亦曰安石榴張騫使大夏所得又云從海外新羅國來故名海榴想當時惟紅色一種故又名丹若今則紅者數種一單葉紅者甚多一千葉深紅結實名寶珠榴卽今千葉石榴有子大赤者有子雪白者有甜酸二種甜者佳

留青日札卷三十二

九

詳格物總論甘者名天漿酸者入藥千葉深紅不結實一單葉樹甚小長不逾尺可供盆几之玩名火石榴甚能開花亦有千葉者此外有一種白花曰白石榴黃花者曰黃石榴藍花者曰青石榴古人所不載者段成式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晉安帝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蒂六實見宋書

### 瓊花

瓊赤玉也古今每以瓊瑤喻白鮮于詩百薦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寄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萼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迴云瓊花一名玉葉見揚州

后土廟玉藥花序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藥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改玉藥爲瓊花者宋王元之也又雍錄以玉藥卽梔子花亦名山礬以其色可以染黃不假礬而成是瓊花玉藥本是一種觀瓊玉取義可見以玉藥爲梔子惟唐長安一株元白賦詩甚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開芬芳滿野高可數丈則爲今千葉梔子無疑人但疑其本之高耳齊東野語又以瓊花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朱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復還築宦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

留青日札卷三十二

十

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瓊花園今名通聖祠卽春秋慶忌宅基曰通聖者其神迺唐褚遂良九世孫始爲綾錦者故至今祀之又瓊野錄一卷陳氏曰學士洪邁園池記述題味曰瓊野者從維揚得瓊花植之而生遂以名園今聚八仙卽八仙花西湖山中在在有之以其每枝開花七八朵相叢故曰聚八仙又每一小朵五瓣如梅花今取其根以接粉團花者粉團余嘗更其名曰玉屑毬第不知所接之貼頭又是何處得來之種耳白而無香若八仙可接瓊花則今梔子又單葉千葉滿野



不必接矣何所貴重使人詠美如此王建唐昌觀玉  
葉花詩女冠夜覺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劉禹錫  
長安觀玉葉花詩玉女來觀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  
車卽今粉團花無疑也葛常之以爲其他皆八仙近  
似而非者蓋不曾見八仙所接瓊花故也余園中千  
葉梔子亦高可丈許安敢遽許爲玉葉要之玉葉卽  
瓊花而梔子山礬自爲別一種迥不相類也說文梔  
黃木可染者徐曰鮮支木也漢相如賦鮮支黃礬師  
古曰卽支子樹貨殖傳千畝卮茜注鮮支也西域名  
簷葡萄花一名林蘭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爾雅云半辨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有甚至于爾雅翼則以草木花不過五出唯卮六出  
今單葉六出而千葉者又不下十數瓣矣黃庭堅易  
瑤花名曰山礬蓋瑤玉名取其白也猶云瓊花自好  
且名勝山礬而魯直必欲改之何也而曾端伯遂以  
爲卽唐昌玉葉花尤誤玉葉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  
飄廊點地色輕輕今梔子花初不謝落故知非也蜀  
孟昶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青城山中進三粒  
子種成花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此又梔子  
之異

朱果 又韋應物詩洞庭  
摘人果謂橘也

李太白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朱果謂火棗也然  
則不如以炎實名火棗而以朱果名櫻桃如紅桃紅  
李紅杏皆可蓋真詰素問以桃李杏栗棗爲之五果

### 木蘭

木蘭樹高數仞本作櫨出蜀韶春州者各異皮似桂  
而香狀似楠樹葉似菌桂有三道縱文皮有縱橫文  
或曰一名林蘭杜蘭夫林蘭卽梔子花也述異記木  
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  
蘭舟至今在洲中詩人多用木蘭事故表出之

### 怪竹

怪竹見唐書不知今爲何竹名甚奇高宗遣宦者采  
怪竹江南將時上苑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今上亦  
曾遣使采江南方竹卽此類也方竹寧波志云葛仙  
翁煉丹于定海靈峰植竹筋化爲竹而方

### 白桂

張曲江云桂華秋皎潔段成式云桂花三月生黃而  
不白以譏九齡之妾夫桂本秋樹有紅有黃有白有  
春桂四季桂成段公所見止知有春桂耳紅桂宋象  
山史本初家有之因接本獻于朝多植禁中高宗雅  
愛之號曰丹植四方爭求歲接數百本今出象山者

香色芬麗移之四方則香色少損矣蓋地氣使然也

### 合歡草木

稽康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通志迺曰萱草曰合歡草又曰無憂草何也今萱曰忘憂花本草云食之令人好歡樂無憂至于合歡亦曰令人歡樂無憂是其性味同也萱一名宜男丹棘萬年韭鹿葱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即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之意而字書慈即慈憂萱爾雅慈草似茅可爲繩說文作杜榮則謬之甚矣惟合歡多種難辨陶隱居云合歡俗間少識之者當以其非療病之功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二

稍見輕略遂致末謝猶如長生之法入罕敦尚亦爲遺并唐注云葉如早茨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澗中有之今東西京第宅山池間亦有種者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正熊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念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本草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胃填錯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陳無已詩探囊一視合歡湯是也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椿朝舒夕歛故名合椿木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

合婚尚知時死央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

花色如醺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又謂之夜合花即今之烏葺樹巧對所謂烏葺花放猶如羊毛筆半黥銀硃者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椰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韓忠獻詩所愛夜合花清馥逾衆芳余在嶺南多種之古人因合歡有夜合之義遂有合歡扇合歡帶合歡被合歡牀合歡枕合歡綵索與香囊之類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又何首烏即交藤亦名夜合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香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即四川涪州相思崖桃欒竹一名相思竹也

### 相思樹

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樹高丈餘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漢文選注赤如珊瑚者詩所謂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摘此物最相思秋開花二三月英枯子老零落可拾數斗其樹大而白枝葉似槐斜斫之有文理可爲碁枰琵琶槽南方甚多余山中亦有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古

數株高三五丈又一種豆頗圓小半段紅半段黑者  
本草通九竅治心腹氣令人香止熱悶子赤黑間者  
佳豈所謂單思子邪蓋杭有少年子弟與一伎交好  
及別後少年以相思子作綠紗囊寄之以表相思之  
意因思想成疾醫藥不妨鄰家老翁訪之自言其故  
翁廼大笑解之曰吾聞所謂相思者必兩人一心彼  
此注念山川阻隔斷神勞然後謂之相思今子之  
故人朝東暮西又抱琵琶過別船矣爾獨癡心追戀  
此則謂之單思病耳實非相思也不幾子在捐軀命  
乎少年聞之喟然長嘆赧顏流汗不覺釋然遂推枕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仙人樹

甘峻山有仙人樹人行山中苦飢即采食之飽不得  
持去平居時則不得見其山多佳木冬溫夏涼本  
月支國後爲張掖郡今之甘州也

不死草

廣西柳州產其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故名夏  
月采置几筵中則蚊蠅不近物亦不速腐甘州柳州  
皆南中樂土故異卉產焉一統志諸名公集載之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稅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伯夷采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  
薇逃山而死今人但知夷齊采薇而不知采葛以爲  
衣也葛絺絺草葛覃賦之題女事之所擇者禹貢并  
服注葛越江都王傳荃葛注細葛布起令婦女采葛  
以獻吳今江南之葛甚盛而以廣東爲精又有可  
食者花藤能醒酒名雞齊又名鹿霍黃斤吳都賦食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葛香茅又有毒不可食者名野葛薇似藿生山中一  
云似萍爾雅薇垂水注水菜詩注曰苦盆陸璣曰山  
菜注今野豌豆苗蜀名巢菜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  
顏色不變武王誡之不食而死廣志葉可食利人海  
藥云父食不饑又白薇藥名亦曰薇草一名白幕一  
名春草一名骨美本草云父服利人或即此種也又  
金櫻芽亦名薇詩采薇是也

四皓采榮

楊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諸注以  
榮爲榮名殊可鄙笑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曰草華

謂之榮而不詳其所自出是卽伯夷采薇鮑焦采蔬  
蓋采之以爲食也山海經鼓鍾之山有草焉名榮其  
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子虛賦發紅華  
朱榮矣本草紫桐梧桐子皆可食但動風氣不同

### 素馨

素馨有白有淡黃或曰卽茉莉雙瓣者曰茉莉單瓣  
者素馨龜山志又云素馨四瓣南方草木記曰胡人  
自西國移植南海陸賈南行紀曰南越五谷無味百  
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水土而變然素馨之香不如  
茉莉而茉莉又有一種紅者但無香耳在佛書名曰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上

悉那名廣東昔有劉王女素馨者其家在陽江縣上  
生此花因其名故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  
翠屏只今烟冢伴荒城香竟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  
獨擅名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蟻曰玉蟬曰虎耳曰鳳  
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洛陽名園記  
作抹厲王十朋作沒利林利惟洪景盧作末麗頗雅  
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梁張隱素  
馨花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是也余嘗改末利  
名曰玉香花取其花浸水淪茗風味甚佳

### 十八娘紅姑娘

荔枝有名十八娘者上品今草中有名錦荔枝者元  
時名曰紅姑娘亦自可愛徐大章元故官記金殿前  
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  
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是也余嘗有詩云十  
八娘豐殺有名紅姑娘弱更多情秋風一聚呈丹齒  
幸免騷人誚側生殺去聲方言忒殺也

### 楊帝楊柳楊王甜梅

隋煬帝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見開河記此  
好事者爲之也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宋玉鈞賦倚  
平楊柳之間子虛賦朱楊注郭璞曰楊柳可證其妄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上

又吳武王楊行密諱杏爲甜梅是以行杏同音也今  
讀行作平聲者非又行密以父名忬謂與夫同音趣  
于御史大夫光祿大夫之類皆去夫字此尤可笑也  
應時靈卉

大戴禮朱草曰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  
而復始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卽生朱草後漢書  
中元元年赤草生于水厓赤草朱草也賈英紀日亦  
然月小盡則留一葉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  
敷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獨小者在第  
幾則知閏在幾月矣藕鳧此藉菰草赤箭皆應月藕

十二孔閨益一孔鳧此藉菰芋皆十二子閨益一子赤箭亦十二根爲衛又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朱草卽屈軼堯時生于庭佞人至卽止之其莖如鐵又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疑卽朱草也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說文槐名守宮也周禮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注音椶言椶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故人家門庭多植槐取守官之義堪輿家所謂前槐後櫟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櫟

桐城阮公督學時忽問余曰櫟是何木余漫應之曰南方木之有容者又問有何題詠余則舉柳子厚櫟葉滿城驚亂啼之句阮公首肯曰信然蓋適一嶺南士大夫以櫟爲號者求作齋記也余退而檢字書止言初如葛藟緣木後迺成樹生于南方及詢之閩中一士夫迺云其樹最大葉最陰枝上生根垂地根上復生枝如藤蔓然幹闊三四丈中通不圓實木理麤惡不堪作器用遂意以容者言其中空有容又其葉陰可廣覆被也或曰新長未空者可鑊作盤盒甚輕

菠薐

今之菠薐卽唐之菠薐菜出自西域頗陵國云僧人帶其子來也通志云張騫帶來

椶

椶實本作樣从木美聲今作椶小爾雅柞實廣韻樂實通作象周禮掌染注象斗之屬染黑所謂卑物也因謂黑色曰卑又可染澹黃色爲書殼紙故稱梟殼色俗名黃梟吃斗摯虞入南山饑拾椶實食杜甫客秦州采椶梟自給故曰饑食檣溪椶梅聖俞亦云野糧收椶子狙公賦芋注芋椶子故子美又云天寒椶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五

椶菜

綽菜夏生于池沼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爲椶菜榆一名零榆二月采皮取白暴乾八月采實可以救荒又莢仁作糜羹令人多睡又作醬佳故嵇叔夜云榆令人瞑爾雅榆白粉也漢有粉榆社白榆有刺詩山有樞是也

七里香

今山中春時開細白花滿樹清香逼人者名曰七里香簪之可以鬆膩髮古云卽芸也可以辟蠹并去蚤

虱說文芸草似苜蓿種圖葉似邪蒿香美可食沈招  
云類豌豆秋後葉微白如粉漢樹之蘭臺石室藏書  
之府又有一種相類而不香者土人名曰八里真簪  
之頭眩在嶺南欽州反名九里香

### 劍葉蘭

嶺南劍葉蘭即今建蘭其名甚佳有魚子蘭迺蔓生  
細葉花其春蘭迺名樹蘭海濱別有挂蘭亦頗奇異

### 品藻

品藻一名品藻以落形如品也出南史志又言  
人有鑑別者曰品藻蓋言能品第文章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木

### 石蜜

廣石甘蔗色白而甚細其堅如竹名曰石蜜通志亦  
者崑崙蔗白者竹蔗黃者蠟蔗小而燥者荻蔗又芳  
蔗杜蘇舊言草之庶出者以節節側生也傳巽七誨  
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榜嚴經黑石蜜乃甘蔗糖也  
又櫻桃亦名石蜜未知西極所珍又何品也

### 瓜宜七夕

七夕乞巧而陳瓜又刻鏤成花名曰花瓜蓋織女星  
主瓜果故洪邁老圃賦織女耀而瓜薦又有瓠瓜星  
羊駝兔頭龍蹄獸掌桂體窠簞小青大斑皆瓜名也

又有綠沉瓜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見南史邵陽令  
胡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  
西瓜見陷虛記按西戎地漢之燉煌郡唐置瓜州瓜  
大如斛因瓜以名州也豈五代時方入中國邪文選  
浮甘瓜于清泉杜詩瓜嚼水晶寒非西瓜莫可當也  
今有五色紅瓜尚名曰番瓜但可烹食非西瓜種也

### 文章草

余嘗有遊仙詩云旌節花開降西母文章草熟醉東  
華旌節花即錦葵俗音訛作錦茄兒花因其花小而  
類茄花也高四五尺節節對生紅紫如錦見黎州圖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七

經文章草即五加皮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  
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蓋王屋山人王  
常所謂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  
以五加爲金玉之香草見黃石經此茄字凡二韻三  
讀一云茄芙蓉莖即荷梗也一云茄菜名子可食隋  
煬帝名爲崑崙紫茄今之落酥也老者名穀子茄一  
云茄五茄藥名今作五加皮也

### 構杞

構杞孟子注惡獸名非也構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  
楚謂之構杞惡木取其記惡以爲戒趙岐曰構杞者

鬬凶之類興于記惡之名机樹無枝也从不从壽从  
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ノ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  
一名構机杜注頑凶無嚙匹貌師古漢書注鯀崇伯  
之名卽構机也惟周禮外史以構机爲惡獸春秋直  
史不避君之善惡故爲春秋爲構机也史高陽才子  
檣戲漢書檣余山藝文志公檣生師古曰直由切惟  
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 上番下番

竹之有上番下番卽今言大番小番也番去聲謂大  
年生笋多小年生笋少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蔡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夢弼注不知此義乃云上番音上貧蜀名竹叢曰林  
貧誤之甚矣旣不識竹又不識詩真瞎子也何以注  
爲非萬玉主人不知此妙

### 五葷

禮記葷注薑及辛菜荀子志不在干食葷注葱薤也  
道家以韭蒜芸薑胡荽薤爲五葷楞伽經五辛一大  
蒜二茗葱三慈葱四蘭葱五興渠謂之五種辛菜立  
春日五辛盤今多用芥也取發新之意

### 荇公鬚

池州人呼荇爲荇公鬚言其亂生若鬚也今水中有

名溫草者俗名溫頭髮何不稱溫母髮以對荇公鬚

### 黃雪

雪白也止可以詠梅花宋人盧梅坡尚以爲須逐其  
白而詩人乃以梨花爲白雪雪未聞有黃也而于武  
陵詠木樨曰夜揉黃雪作秋光謝無逸曰白雪凝酥  
點嫩黃楊庭秀曰雪花四出翦鵝黃

### 玉鱗

梅雪皆白故皆可稱玉鱗張公雪詩戰退玉龍三百  
萬敗殘鱗甲滿天飛李群玉梅花詩玉鱗寂寂飛斜  
月无繹本于李也飛天飛月亦奇如蘇子瞻欲贈湖  
中赤玉鱗則赤玉鱗可作桃花用杜子美丹砂作尾  
黃金鱗則黃金鱗可作菊或金絲桃花用又素鱗可  
用之梨與李碧鱗可用之碧桃綠鱗可用之綠萼梅  
蒼鱗本松雪見蘇詩青鱗本劍鋒見孟詩

### 五色芝

我皇上五色芝進自陝西王金自後曾遣御史巡行  
天下采芝浙江總督胡公亦有所進每本有高尺許  
者云用芝以合仙藥芝曰菌五色加紫爲六芝青曰  
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  
水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蓋言其狀也



余庭中產玉芝一竹林中木芝二其下皆有黃氣

### 櫟

列子吳越之國有水焉其名曰櫟碧樹而冬生櫟柚同漢書橘柚芬芳注曰柚卽橙也非是蓋柚與橙異種初非一物所云似橘而大味酢皮厚者是也後又云蘆橘夏熟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孰而味精榛亦橘之類張揖曰榛小橘也出武林則知柚非橙矣

### 美人蕉

美人蕉產于廣西樹不甚高花瓣尖大紅色甚美故名也嘗移歸植之不開花蓋地土寒不宜也又有名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十

板蕉佛手蕉者皆生子可食亦異于浙中黃花者余嘗詠美人蕉詩云芭蕉葉葉颺瑤空丹萼高擎映日紅一似美人春睡起絳唇翠袖舞東風

### 白草

今稱北狄之地曰黃沙白草漢書鄯善國本名樓蘭出胡桐白草孟康曰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蟲食其樹冰出下流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又烏耗國間有白草岑嘉州玉門關歌黃沙萬里白草枯言枯則生

### 自白

### 千歲藥萬年枝

葡萄漢書作蒲陶一名馬乳號草龍珠張公孔六帖有大如雞卵者可釀酒張騫自西域來中興今有紫水晶瑣瑣三種又有藥與名山葡萄野生實小亦可爲酒莖主嘔逆卽今悠悠藤之類故名千歲藥又名爲萬歲藤大者如筵冬夏不凋在草木之間詩食鬱及菓是也余嘗有詩云酒香千歲藥花發萬年枝萬年枝者穩也似梓枝葉可愛二月華白子似杏宮禁種之取億萬之義故又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是也又冬青名女貞木亦名萬年枝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十一

### 花性陰陽

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晝旣宵合而向日麥花也菱花也拘佛頭花也宵旣晝合而向月親陰親陽性也

### 奇南

奇南香名蓋言南方之奇木也亦作奇藍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見奇南之名亦遺事也故拈出之

### 連理木

余所居之前榆樹一株同本而枝連理居之後烏柏

二妹異根而枝亦連理舊云北方有大榆江南但有  
樞榆白榆樞刺榆也非是江南榆有英所謂榆錢也  
未嘗有刺詩山有榆隰有樞並音由禮春取榆柳之  
火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冀遂守渤海勸民  
種榆一口一樹蓋有用之材也烏柏曰援一名柎柳  
葉臭可染皂子可壓油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  
合爲一家則木連理又曰不失小民心則生連理木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晉中興徵祥書  
曰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以今驗  
古兩瑞適符不知果何徵也湛方生之頌有云相彼

留青田札

卷三十一

十三

神竒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  
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不可休風載揚

### 花嬋娟

嬋娟美好也余嘗詩中言花月嬋娟有客疑花不可  
以稱嬋娟予暗笑之因其以詩自鳴故不面折也夫  
世之美好者莫如花則花之名嬋娟不言可許矣况  
月以皎潔尚得稱嬋娟而詩人往往以嬋娟稱竹莫  
敢異議又况贈之于花乎

### 借花看借客醉

虞伯生詩雨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借花

看三字情與甚竒借客醉者余性不多飲廻苦好飲  
日無事非杯杓無以自適每掃徑以埒佳侶之來蓋  
借客以取醉也因憶白樂天送呂漳州詩有云獨醉  
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可謂契合者矣昔人有云賣花  
檐上看桃李沽酒樓頭聽管絃此則貧窮丐兒之行  
徑也又小說一人好飲其妻不客約曰有客至則當  
出酒肴君適可飲其夫苦無客出門久埒偶遇一路  
人遂揖之曰久不會晤少屈坐談其人初不相識請  
問何意主曰少刻當告其妻爲有客至盛席款之歡  
飲甚洽客惶恐終不安席必求其相延之故則出一

留青田札

卷三十一

十三

拊指以示之上書陪我二字蓋畏妻之約欲借客以  
爲媒藥也并記之可發一笑

### 惜花人

種花而弗愛猶弗種也愛花而弗惜猶弗愛也愛有  
貪情惜兼痛意辟諸學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也古之  
括香使司花女移春檻選勝亭買之千金贈之九錫  
無非愛之深耳懸金鈴燒紅燭付酒盞藉枕幃武仲  
不啟關子美不掃徑無非惜之至耳韓子云直把春  
償酒都將命乞花禪冢所謂觸緣受緣愛緣緣取  
有生老死十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此也杜子云一片

花飛滅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所謂從愛生憂者也  
又云且看欲盡花驚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所謂從憂  
生愛者也綺窗紛紛無可奈何非與花爲命者又何  
足以知之也哉甲子春三月六日香宇薔薇十二屏  
花開甚盛黃昏風雨大作無策蔽覆勉強就枕子玳  
趣田子起曰爭忍羣芳落莫耶亟宜秉燭往探平安  
也至則紅愁綠慘俛首垂泣若訴若怨不忍相見者  
田子方太息而子玳忽驟然大笑田子曰何謂也子  
玳曰獨不念蘇子之詩乎曰蘇詩云何因長吟曰東  
風陣陣泛寒光大雨沉沉水滿廊只恐夜深花褪去  
故燒高燭照紅粧子藝不覺抵掌絕倒持燭翻滅徘徊  
佇惜者久之忍寒不能返室且曰此大佳話也不  
可無紀遂口占一篇用慰花神云耳雨過三日便爲  
霖何況春來兩月陰撫景忽思燒燭味不眠重起惜  
花心紅粧冷落燈光濕翠屋淋漓夜色深扶病細君  
能解事當年誰復伴知音意亦庶幾不負賞花者矣  
退吞細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卽爲褪蓋方言  
也亦可以補字書之不備者

### 別花人

惜花人固難得而別花人亦難得未有能別花而不

惜花者今俗人家不惟不種花雖好事者種之彼亦  
不知其名視之如凡草鄙之如惡木真殺風景也所  
以古人謂難得別花人夫紫薇薔薇特常植耳而白  
樂天猶惜之故其詩曰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  
別花人又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是  
則太傅可謂之別花主而微之可謂之別花人矣  
古之文人亦有極殺風景事蓋折花極俗人惡事也  
而蘇子瞻歐陽永叔亦嘗犯之子瞻在東武南禪資  
福寺大會賓客翦芍藥七千餘朵置瓶盎中供佛賞  
翫永叔在揚州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十五  
席命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酒此皆忍心人也惜  
花之情安在余嘗于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  
名花猶美人也可翫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折擷葉  
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摘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  
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  
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熏美人之目也解衣  
對花狼籍可厭者是與美人裸裎相逐也近而覩者  
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癡語曰寧逢惡獷莫殺風景  
論而不省誓不再請嗚呼此雖戲詞無非憐芳菲而  
惜香豔耳凡我同志共守此約

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四

錢塘田藝蘅子栢撰

倩徐懋校

著

易曰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史記曰蓍千歲則一本百莖其下必有神龜守之白虎通曰蓍之言耆也陽之老也故曰下有神龜上有耜蓍其形長丈其叢生滿百莖通志蓍如蒿華如菊生上蔡白龜祠傍一叢之幹二三十或四五十高五六尺余在南京宗人府董公處見盆中所栽蓍問之云得自陳州伏羲陵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上其葉類細蓬蒿其莖則與家藏枯蓍無別余爲乞一二本曰汝車載不便待我東歸日當分其半與之蓋後公作府雲南沒于道今竟不知落于何所心甚惜之夫蓍廼草之最壽者六十曰耆故字从艸从耆張茂先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王充曰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留曆歲長久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蓍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餘其叢生滿百莖可以當大衍之數者三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學齋帖

又云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之數恐未必然也

用蓍

卦皆伏羲作故曰聖人者伏羲作六十四卦者也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孔穎達云伏羲始用蓍則是用蓍之法亦當自伏羲始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莖有美惡故周官筮人上春相筮三易用策數各不同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參七曰巫环八曰巫目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巫作筮字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之誤也太卜傳曰上有神龜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其擇蓍古法亦與今筮法不同曰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下爻事之始而上爻事之終也今則惟以上爻爲主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本卦象事之始之卦象事之終也今則以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以二不變爻爲主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爻爲主五爻變以不變爻爲主今則占卦不變爻

六爻變以之卦象辭為主今則乾坤占二用餘如之六爻不變以本卦象辭為主皆微有異同也太史公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所謂異卜者如越人雞卜漢武帝用鼠卜後漢書倭灼骨以下用决吉凶夫餘國殺牛以蹄占吉凶注曰蹄合者爲吉解者爲凶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灸不破即止一統志松藩之俗刻木以成交易炙羊髀以斷吉凶今杭之賣豆腐者亦刻木以計斤兩又善用瓦卜凡易初爻變起者止十卦故曰前十卦主貞自第二爻變起者亦十卦故曰後十卦主悔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三

### 九棘

禮秋官孤卿位九棘王制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易繫用徽纆寘之叢棘後漢書寇榮傳寘之嚴棘之下本所以斷獄治寇也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于其下棘赤心有刺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其赤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也即今小叢叢生者从並束低小也故曰叢棘九者陽數之極九卿之象也又唐刺州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李忠臣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園中一日盡獲今則上自官府取之而自園下至試院取之而園士是蓋以防賊者而防官防士矣

安得使其官其士不爲民賊乎

### 光風草

苜蓿漢志作目宿爾雅作牧蓿或作苜蓿草名或曰菜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離宮一名光風草今之鶴頂草似灰藿秋後結實黑房纍纍如稊俗謂之木粟其米可爲飯亦可釀酒故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稊即稷也

### 蘆橘

蘆橘惠州出許渾南海詩蘆橘花香拂釣磯美人猶舞越羅衣蘇軾詩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今廣東呼枇杷爲蘆橘知府龐公振卿言之賦中自有枇杷又優曇鉢似琵琶無花而實亦出肇慶府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四

### 波羅蜜

波羅蜜出波羅國其形如東瓜其味如蜜見一統志又出廣州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甜其香滿室核可煮食能飽人一名曩伽結

### 三色八仙花

三色聚八仙花土人名登花雲南嵩盟州抹搥山出

### 蘇合香

蘇合油樹生膏可爲藥安南出吳少微詩北林朝日

明光錦南國微風蘇合香今藥中蘇合丸也

不死樹 長生樹

郭璞不死樹贊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洛陽宮殿簿明光殿前長生二株晉華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鄴中記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世人謂西王母長生樹晉稽含有賦十洲記祖洲上有不死草如瓜苗許景先詩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又有千年木見成都志萬歲棗出三佛齊國千年棗出拂林國皆見一統志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五

棠棠

棠棠果隴水縣出卽詩中所用棠棠木其果如李無核

蘼蕪

蘼蕪江離也音如離義故逐婦采之詩曰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是也古言是當歸誤矣當歸一名文無將離者贈之以當歸交藤何首烏也食之多慾而有子故思婦采之詩曰上山采交藤是也

巴旦杏

巴旦杏西番哈烈于闐出似棗而甜者名忽鹿麻今

名八艸杏仁

蘘香

蘘香卽茴香大小二種玉篇廣韻不收蘘字

卷耳草 卷施草

卷耳草拔其心而不死宿莽也離騷云朝搴此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莽茂草可以毒魚一名薺一名春草一名芒草亦作茵爾雅故稱藥草或曰木若石楠葉稀無花實一說藤也生繞樹木間此今之雷公藤也是有二種爾雅又曰莽似竹而中實促節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蓋草也又芫花一名毒魚卽黃大戟其根曰蜀桑根又必栗香葉如椿擣碎置上流魚悉暴斃一名化木香卽詹香也用爲書軸白魚不損書周禮煎氏掌除毒物以茵草熏之則死離騷資卷施以盈室郭璞注宿莽也爾雅翼蒼耳實如鼠耳蒼色上多刺好着人衣詩贈君卷施草腸斷不須言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本草一名地葵一名常思

甘露草 白蘘荷

甘露草出撒馬兒罕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飴夷呼爲達卽古窟蓋甘露也卽漢厨賓國白蘘荷卽甘露解中蠱毒子厚種之柳州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六

寄生草

寄生草即蘿一名莖童又名老秃翁今曲名寄生草乃纏綿無根草也

宿田翁

惡莠恐其亂苗今莠乃狗尾草去苗甚遠安得亂苗惟美稗可以亂苗詩曰不稂不莠禾粟生穗而不實者俗名宿田翁今喚人曰不郎不秀者本此

蘆薈

蘆薈草狀如鸞尾采之玉羅搗研成膏名曰蘆薈出大食國今用為小兒消疳藥一曰樹脂俗呼為象脂

薔薇露

薔薇露即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故多偽者又占城國薔薇水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今富豪婦女用以調粉傅面

胡曼

聲慶府有草曰胡曼服之即死小民爭鬪或負債輒服之以誣人

宜男草 忌女莖

令草宜男花也見傳玄賦又灰藿一名金鎖天時其白青色者名曰忌女莖不入藥用見本草

宜母子 妬母草

宜母子者果名形如柑橘廣州出世有速成之物蓋駒駘生七日而超其父笋生旬有六日而齊其母世謂之妬母草故駘曰龍駒笋曰龍孫言龍者能變化不測也

苞笋

苞笋抽節劉曰苞笋冬笋也見馬援傳

蓮草

蓮草王獻迎神歌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今作通草蒲葵即後欄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夫娘子

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善惹人衣者名曰夫娘子初不可解按南方苗人謂妻曰夫娘又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蓋言其臭穢善惹人耳南宋蕭齊宗尚佛法故法琳辨正論云閣内夫娘悉令持戒魔下將士咸使誦經謂夫人娘子也

疎麻

南越志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月結實無衰落蓋木也楚辭采疎麻兮瑤華注以為麻誤矣麻何以可對瑤華並稱也



交讓木

岷山有木一年左邊榮一年右邊榮名曰交讓木一對連理樹也

安息香 金顏香

安息出安南三佛齊諸國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穰而香但不宜燒能發衆香之氣故人取以和香又真臘國有名金顏香者其氣亦能聚衆香

鐵樹花

鐵樹花海南出樹高一二尺葉密而紅枝皆鐵色生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于海底諺云鐵樹開花喻難得也

斑枝花

今之褥子率用斑枝花出南方俗說作攀枝花唐李商隱木綿花下鵬鵠飛王獻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其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其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吳錄

菖蒲花

菖蒲老則開花色青而白細者如絲粗者如指甚香亦闕氣數之盛諺云菖蒲花難見面古烏夜啼云菖蒲花可憐聞香不會識張籍云君恩已去若再返菖

蒲花青月長滿趙牧云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今菖蒲花甚多乃葉上長出不足爲異也

東風 夫留

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藤人山中行渴則取汁而飲之志名爲東風菜是也愛州人云蒟醬人家多種蔓生子長大謂苗爲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辛而香也劉涓子文選注乃蜀中所產葷撥子也味辛烈于蒟醬張獻叔自雲南帶來食之本二種也浮留卽夫留土人名蔓葉藤

瓜祭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禮郊特牲曰瓜祭上環論語蔬食菜羹瓜祭是也

社木

逸書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見白虎通社木不同漢有粉榆社宋有楸社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詩以社以方注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民或五家十家爲社是私社也宰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曰使民戰栗意以古者戮民于社是時哀公微弱三家強橫將社將屋故欲使三家戰栗哀公戮之于社耳孔子知哀公之不能用知三家之不能去故惜之云云非

青華予之失言

墳木

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古者塋之中野不封不樹自井田之法行而死徙無日鄉則欲如今之或千里或數百里外求風水善地不可得也又立爲墓大夫以辨塋地以序昭穆則欲如今之各自爲墓以分塋求福利者不可得也今之庶人惟松柏則僭天子諸侯之制矣所謂五患者風水之經也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瀦池不爲貴勢所奪

留青日九卷三十四

十一

不爲耕犁所及又曰不爲溝渠道避材落遠井窺是也仲尼之墓皆楷木又云遠方弟子各樹以異材理或然也至于曲阜古城顏回墓上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相傳云顏子手植之木郡志皆載之夫以不幸短命之人何以預知其少年將死而即手植此木以爲墓也蓋顏子實年六十餘耳樂即木蘭又楷之別種有五曰朱樂曰香樂

侯桃

侯桃山桃子如麻子而誤以爲辛夷爾雅桃山桃也詩侯栗侯梅汪維也乃也漢有侯李俱作

平仲 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注皆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梨形而未詳也平本作梓上林賦華楓杙植其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盤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本作栝遷出交趾司馬溫公云如馬蚶俗名牛蚶柿今本草有君遷子味甘平無毒止渴去煩熱令人潤澤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汁生海南又言即柿漆非也別有枰柿日華子云作漆甚妙生江淮南似柿而青黑色閒居賦梁侯烏枰之柿是也可補文選注

留青日九卷三十四

十二

三香

三香者椒欖薑也椒二種胡椒川椒也欖即茱萸也其子相似者曰檄俗名殺火又作辣火本作檄檄大椒也薑亦二種上林賦此薑蓂荷張揖曰此薑子薑也又有山薑

葳蕤

上林賦葳蕤將若蓀李善本作葳持張揖曰葳持缺蓋未詳也葳音針至謹切乃馬藍也又作寒將即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當補文選注

木盛土象

桑道茂居有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  
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  
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感鐵而造死見  
唐書

### 娑羅樹

娑羅樹出西番海中余在潯州時官圃一株甚巨每  
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  
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今餘杭南安寺前二株左  
右對植甚茂問之士人皆不知其名一僧乃云相傳  
是娑羅樹香僧所植者此不謬矣唐李邕娑羅樹碑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云惡禽不集凡草木不庇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  
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是也第以段成式之博雅而  
曰花開如蓮則大悖耳其樹詳于佛書維摩詰經有  
娑羅樹唐會要云菩提樹一名皮羅樹葉似白楊即  
此惟樹一名成道樹西域記名卑鉢羅又雙樹名婆  
羅樹其花名娑羅法今所稱婆羅法門也蓋婆娑音  
同故互言之耳今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娑婆樹影  
卽此歐陽永叔娑羅樹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  
常于佛家見宜在月中生余嘗有遊南安寺詩昔聞  
雙樹法今見兩娑羅徑草何由弗山禽自許過三花

空道士七葉隱嬌娥願作團欒相秋成處處歌

### 匏瓠

詩酌之用匏昭其質也匏从夸包聲取其可包藏物  
也然匏苦瓠甘詩匏有苦葉陸佃曰長而瘦口曰瓠  
短頸大腹曰匏叔向曰苦瓠不材于人共濟而已惟  
匏酌酒冬盛則暖夏盛則寒世多用之詩誤瓠作匏  
也說文亦然惟孔子言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繫者所謂佩匏也又濩落如五石瓠則可通用

### 木中宇

餘杭徐第之斫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王通所五字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爲考之南唐天曆間平江水  
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  
有法大德三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  
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  
義木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  
上天大國四字類顏真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 木拔自植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合抱  
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皆往視之後  
倒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宋嘉定六年嚴州大樹自

拔占曰將亂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枯樹自立京  
房曰妃后有專木仆反立亦木妖也

### 水生異實

嘉靖三十年蕭山桃樹生橘上虞象山皆李樹生王  
瓜諺云李樹生王瓜千里無人家寧波志亦載此後  
海上皆被倭寇之禍按元順帝至正中李實如黃瓜  
諺云李如黃瓜民皆無家是也又象山柏樹間雞冠  
花古占草木互妖也上下失所隆慶五年辛未四月  
錢塘湖市栗樹生桃形類油桃色紅小僕親見二枚  
無核九月西溪栗樹生林檎三枚黃生藥采之唐大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和中成都李生木瓜宋紹興中建德栗生桃紹熙中  
富陽栗生檣實占曰木生異實國主殃傳曰出入不  
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注云姦謀者謂  
增賦履畝之事時兩浙丈量田土增賦煩民兩吏胥  
爲奸千里受害也說曰木東方也於易爲觀其於五  
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  
有和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  
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  
木得其性矣今木生異實與夫桃李冬華百卉變色  
之類皆木失其性也

###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五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蓋元末人也沈姓萬  
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  
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萬三名富字仲榮  
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  
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  
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初居東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蔡村時人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  
有方瀟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洪武中萬三萬四率  
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  
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罄  
所獻金乃已又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  
其工先畢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  
有軍百萬汝能徧及乎萬三曰每一軍願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  
苦諫以爲彼富固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  
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往往

曲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壻余十金亦流潮州尋命選  
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各舉所知得漢傑之子  
曰玠者擢爲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  
之也至今傳二家子孫之在流所者尚富足或云善  
點化之術又當元末時吳人陸德原者富而好古亦  
能詩文名振吳下沈萬三秀會爲之治財入國朝  
德原亦爲黃冠蓋懼法而逃云嘉靖間嚴嵩盜竊國  
柄倉廩滔天苞苴公行仕路汗穢嘉興丙辰科一進  
士用金一萬三千兩買選吏部考功主事時人號之  
曰沈萬三官率爲科道所劾以此形之奏重遂命錦  
衣擒治削籍大快政也因詳及之

### 劉瑾

劉瑾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坐內臣李  
廣奸黨充南京海子口軍資緣取用乾清宮災復  
發配又召回僉書正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  
團營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爲八  
黨肆惡無忌僞傳詔旨變亂成法謀爲不軌五年八  
月張永憾瑾因征寧夏安化王歸疏瑾大奸一十七  
罪伏誅籍沒家產

平天冠一頂 衮龍袍四領 蟒衣四百七十襲

八爪金龍盃甲三十副 金用二副 金鉤三千  
金絲碧玉帶五條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 玉印  
一顆 王琴一張 寶石二斗 牙牌二樞 穿官  
牌五百面 金銀湯鼓五百件 金二十四萬錠  
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 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  
二十五千萬兩 零銀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餘物不可勝計

### 錢寧

錢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巡檢之家生子也大監錢  
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爲子故名錢寧後得寵于武

宗賜以國姓號爲義子因稱朱寧正德八年以左都  
督掌錦衣衛事于與國政鉗制百司罪惡貫盈十四  
年七月以宸濠事敗下詔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  
四百九十八萬兩 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  
珍珠二櫃 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 胡椒三千五  
百担 蘇木七十扛 段疋三千六百扛 餘物不  
可勝計

### 江彬

江彬者大同遊擊也正德時劉瑾既誅餘黨逃竄義

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為流賊官軍屢敗因調邊兵入禦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兇悍橫行公卿屏息導上逸遊禍幾不測十二年冬以左都督員應州功封平虜伯明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欲巡行天下以窮逸樂十六年春駕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 金銀湯鼓四百箇 餘物不可勝計

嚴嵩

嚴嵩江西袁州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詐偽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三十年來流毒華夷蓋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議者以為李林甫秦檜不啻過焉其子嚴世蕃起自徒官工部左侍郎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為禍尤甚言官劾劾嵩罷職世蕃充雷州衛軍後與羅龍文等怨望謀叛奉 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

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為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其餘俱依擬行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且不查究所云逆本者指嵩賊也積賸所及死灰餘燼猶能焚灼臺察之吻況當炎炎炙手之時乎有其君無其臣古人痛惜良不誣也巡按御史林潤等抄沒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

留書日札

卷三十五

五

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純金龍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甌珠寶龍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 壞金龍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箇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連前各項金龍三千八百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甌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貓睛六顆祖母綠二件 金甌珠寶

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內有貓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壽求喜心字等名件金玉珠寶頭縋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貓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金廂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金廂珠玉寶簪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二兩八錢四分金玉廂嵌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兩

留青月札卷三十五

七

八錢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潯池嬌銀山二座銀嵌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通共淨銀銀器共重二百二萬七千九十九兩一錢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匱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重一十二兩七錢千岩競秀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玉帶二百零二件金廂玳瑁犀角瑪瑙銀珥珠鈿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金摺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貓睛二顆金廂珠玢犀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金銀牙飾二千六百八十二雙金廂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金廂龍卵酒斚二箇連座未廟龍卵一枚共龍卵五箇珍珠冠頭縋等項內有五鳳三鳳等冠共六十三項件共重三百六兩三錢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

留青月札卷三十五

七



六十兩五錢 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  
有大學士司丞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 珍奇玩器  
珠寶水晶珊瑚玻璃瑪瑙哥窯柴窯嘉峪石斗龍鬚  
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象牙鉞八  
十五根 洪熙宣德古澗水熊膽空青普徽露共十  
三罐盒 礦砂三百八十五兩 硃砂二百五十斤  
六兩 檀沉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  
八斤十兩 奇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織金粧  
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  
龍過肩段二匹 網七百四十三匹 羅六百四十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七匹 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八百一十四匹  
改機二百七十四匹 絨五百九十一匹內有西洋  
鐵色褐六匹 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錦一百一十  
七匹 綾一十一匹 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  
五十七匹 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  
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織金粧  
花男女衣服段綃羅紗紬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  
洒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絛四百八十七斤  
刻絲畫補四十副件 金銀鉸扇二萬七千三百零  
八把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

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鐘清流激玉玉壺冰蒼龍噴  
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鍾玉琮琤寒玉秋月  
春雪調古冰泉垂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流水  
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  
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  
苑研蘇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 都丞文  
具六副 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 大理石螺鈿  
玳瑁牀一十七張 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  
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銅錢九千四百七十  
五文 鈔二細 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 古今  
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  
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方矩學  
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文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  
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  
鐘圖劉松源西湖圖 變價細絹布匹二萬七十四  
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一兩六錢  
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  
二百五兩零七分 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柄共估  
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變價銅錫器二項共估價銀

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 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 轎三十五乘共銀七十兩 卓椅厨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 盤盒家伙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 瓦礫膠藤通估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 變價地山塘約三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變價船板稻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罷皿首飾與變賣寄借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九分二釐 續追金玉罷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 又硃砂八十兩 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根 中書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銀罷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

釐運先報通共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

五綵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 金四百八十三兩二錢 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兩 金鼎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 銀

一萬二千六百五兩 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 玉石犀角珊瑚象牙罷皿三百三十斤 隆真等香

一千五百三十斤 牙笏三十七根 牙牌三面 牙笏四百三十一雙 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

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 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內有雕刻香十間 金絲銅錫罷皿共

五千五百餘件 地一百五十餘畝 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傳聞二處所抄不過十四五蓋行賂于權要者十二

三寄頓于親戚者十三四郡場父營免窟多術安能

根連株拔風瑯寔滅如我 高皇帝籍沒胡藍二黨

時邪其籍中龍卵猶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

領并賊注直求和易者越王官殿圖乃仁和丁氏物

會等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一

易者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  
纔得之贗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  
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嵩賊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  
金鐫為文字綴以錦綺以珍珠為瓔珞以珊瑚為闌  
杆雜以寶石襲以香藥網羅圍繞綵繡燦爛眩目駭  
人以供一時之說以悅奸臣之心罪不容誅矣又聞  
有八寶溺器金絲幃帳及違禁諸異具先已毀滅而  
嵩當斥逐時身負奇珍狼倉道路為人搜奪卒至乞  
食殞軀世蕃又縱姬妾宣姪以繁蔭襲飾美人隊伍  
以代擣捕其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儘費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一

### 鄢懋卿

鄢懋卿者江西豐城人嘉靖辛丑進士賊嵩義子也  
又結昏因之好嵩之爪牙羽翼固未易屈指數而陰  
謀盜行則皆懋卿助之科道論劾自知難容而貪噬  
之心尚未厭足于是乞為好差以圖歸計乃以都御

史經理東南塩課諸務聲勢赫矣暗記所未有者每  
歷淮揚諸大鎮則餽索不下二三百萬金風力所加  
甚于詔旨及至吾杭則三司望塵而警懾府縣問風  
而奔走如點選婦女以充內人八轎之夫役多至百  
名置造金銀湯鼓罷血以充筵席之供亦費千百兩  
猛如倭寇室家驚皇山岳震搖又受竈戶贓私六萬  
為奏乞分外優免田丁貽害平民萬死有餘辜矣  
嗚呼冰山一傾今不知所積竟何如邪

###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黃岡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當刑假符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三

錄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至尚寶  
少卿傳習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圖寵榮乃進  
小涵等丹而陶倣者其從子也則進九白及梵肚香  
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鄠人王金先以獻五色  
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飲之能使丹田即刻  
火發三原申世文進丹名曰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  
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等丹皆用麝香附子諸熱  
毒之劑假以延年羽化為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  
駕崩隆慶初伏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  
時師保諸公豈不與聞邪漠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

之咄危而不諫救尚自鳴曰賢相便當愧死矣

###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為蝴蝶人禦之則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金鑿鼓喊聲趕逐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為皆相傳書符貼于門戶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此言起于蘇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術惑眾將為不軌而特盛于湖州持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巡按御史尚維持出榜諭眾擒其姦徒正法訛言者枷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四

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哄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雖仕宦大夫顯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賤迫別或有影帶貂璫幘頭紗帽兜鍪諸色種種奇怪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籍預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羣居烏程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亂以白巾為號先二日有鄔影者發其謀于主簿田本渭自于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潮越城逸去集于烏鎮雙林燒劫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蔡懋恩李鉞督

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公厚善者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遺棄家產田地反為漏名士大夫所得如籍沒者然甚獲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馬道人能剪紙為兵念呪即能布障夜入人家男婦睡時多為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死者書符作範饒饒四字雖遶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五

十五

### 李良雨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本男子無恙忽變為婦人與同夥一人合為夫婦其弟李良雲報官奏聞此陰盛陽衰之妖也因考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化為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為月山不可為川如何天與地顛倒如轉圓山西古出將剛氣今不全乃有彼丈夫而化為嬋娟姓李名良雨草木雨露偏木性失曲直剋土不生烟同火自匹配嗣續恐弗延茲謂陽從陰陰疑易陽權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歎不飲空

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錢塘田藝蘅撰

倩徐懋撰

混古始天易

昔者四聖人之作易也時更三古道成三天者也是故包犧氏爲上古先天之易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又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墓者又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蓋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具矣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于黃帝時蒼頡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一

從而衍之耳于今升于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乃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何也

文王爲中古後天之易而周公因之子之于父繼志述事當然也

繫辭曰其衰世之意邪又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易之興也其常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不曰中天而曰後天者仲尼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至于孔子則爲下古終天之易矣仲尼五十學易三

絕韋編集三聖之大成贊十翼之奧旨春秋之世維下矣謂非終天地之功而大明周易之道者乎

作易之有憂患者不獨西伯之困羑里也周公有東都之居孔子有陳蔡之厄豈危者使平之道固如是邪十翼者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下文言也說卦雜卦序卦也凡十傳周易者夏曰連山夏正建寅爲人統艮寅位也故連山首艮商曰歸藏商正建丑爲地統坤地也故歸藏首坤周曰周易周正建子爲天統乾天也故周易首乾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二

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若然則伏羲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則首乾坤者本太昊氏之易而周用之者也蓋岐周地名因地以名代因代以名易猶曰周書周禮也鄭玄乃曰周道周普無所不備故名周易豈其然乎

然天无終盡之理易有相生之機窮上反下剝之所以必復也衰往盛來損之所以必益也造化之妙曾有終而不始者哉

繫辭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生生之謂易至于善言終始之義者莫辨乎易矣乾之萬物資始

大明終始始而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之死  
成而代有終屯者物之始生也泰之物不可以終  
通否之物不可以終否謙之君子有終蠱之終則  
有始剝之物不可以終盡大過之物不可以終過  
遯之物不可以終遯壯之物不可以終壯蹇之物  
不可以終難損益盛衰之始也震之物不可以終  
動艮之物不可以終止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  
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歸妹女之終也巽  
之無初有終渙之物不可以終離既濟之初吉終  
亂未濟不續終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爲書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三

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懼以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也

于是合三古而爲混古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  
此元極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田子曰其惟始天乎  
我知者其惟始天乎我愆者

余嘗撰周易三明集十卷蓋欲上明乎天道下明  
于地理中明于人事類乾坤之象象附諸卦之文  
言正繫辭之錯簡訂本義之疑缺復河洛之元圖  
考三易之異典証古今之筮法廣易外之別傳庶  
幾成一家之言乃所以明易非敢以擬易也若夫

圖象之學則其大綱也故列之爲首篇云

元極圖



元極圖

元極者混沌真純絪縕固結有精而无色有氣而无  
形乃一團元神之極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極  
而獨立者孰能見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四

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  
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又曰伏  
戲得之以襲氣母其斯之謂與

或曰吾子論易而有取于老莊何也曰先儒不云  
乎老子得易之體而无極之說實自逍遙生太極  
之先之意發之嗚呼道不可與拘曲談也

元本作元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  
二畫並其首分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  
也實三極之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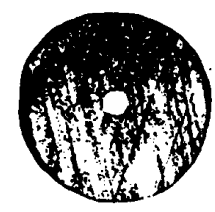
元之爲義乾坤屯訟比履泰大有隨蠱臨无妄大

畜離睽損益升井革鼎渙之卦又莫不具之或曰  
元亨利貞或曰元亨或曰元永貞或曰元夫或曰  
元吉朱子注曰元大也則元吉何以別作大吉元  
亨何以別作大亨乎如以大哉乾元作大哉乾大  
可乎蓋元之不可以訓大猶大之不可以爲元也  
極本作極以木从人从口从又手木者屋脊之棟高  
及甚也亟者諧聲人以口謀手執趨事之意故曰敏  
疾也急也天體至高物莫與並其色青赤相間曰紫  
極北辰在天之中以正四時爲天樞曰北極老人一  
星以均二分曰南極此在天成象者不外乎極也東  
甯青日札卷三十六卷

五

至泰遠西至邪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曰四極合上  
下四方曰六極總四正四隅之盡處曰八極帝王所  
居之都曰四方之極此在地成形者不外乎極也書  
曰惟皇作極皇建其有極禮曰以爲民極傳曰天子  
建中和之極此在人成德者亦不外乎極也周子厚  
乃以無極言之夫既謂之極則不可以言无既謂之  
无則不可以言極有而不可見遂名之曰无无而不  
終无遂生乎有此則始天之元也  
極之爲義卦爻亦具言之乾上九之與時偕極節  
九二之失時極未濟初六之亦不知極繫辭所謂

三極之道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極天下之願是也  
壁極圖



聖極圖

靈極者混沌初竅樞紐乍萌匪鑿而自通如丸之有  
孔乃一點靈光之極而造化欲散之實也非潛靈極  
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爾靈龜觀我朵  
頤老子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斯  
之謂與  
甯青日札卷三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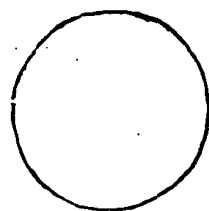
六

龜者甲蟲之長五靈之一也氣足故不食神全故  
壽蔽天地孔子嘗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  
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  
中止其龜與舍爾靈龜蓋傷之也伯陽之所謂妙  
者即无名天地之始竅者即有名萬物之母无欲  
其靈兩乎有欲其朶頤乎玄牝其衆妙之門乎  
靈本作靈从玉从雨呬聲靈雨自天何其靈也王者  
以王事神靈何其誠也心虛則靈故靈極之中象之  
全靈从巫蓋後世邪主以巫事神故去玉從巫非



也此神之所以不格而不靈也今反古从玉

太極圖



有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朗然不淆不  
虧其元極本來之全體乎孔子曰易有太極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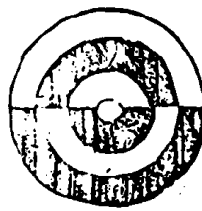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昧昧未分紀瞻則  
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後之論者莫能尚矣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七

太本作向从一从人从二上之一即陽之奇也下之  
二即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歧之即人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人之首必出于陽之  
上而包乎陰者所謂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三  
才之理具是矣立人之道其可已乎

動靜圖



易動今靜

動靜者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凝者漸  
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  
陽矣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蓋陰陽當  
以上下分而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而不  
當以極後復此則千古不宣之秘也玄黃由之而判  
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顛倒造化之妙轉移乾坤之力  
者其孰能正周子未正之極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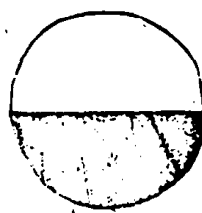
或曰周子之圖既以黑白分陰陽則其中不必更  
作一小白圈矣吾子仍之何也曰此即靈極本來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八

之真體也衆人固不識耳知靈極之妙者其知太  
極之全乎動从力从重陽之力重而能運也靜从  
青爭聲爭引也青東方少陽之色陰至此而不見  
故靜也陽本作易日出地上易氣舒勿之象陰本  
作舍今聲也云象氣兒別作陰陽今通用之

少極圖



少極圖

少極者陽既動而輕清者皆上浮陰既靜而重濁者皆下沈則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于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林林總總焉莫不充塞于兩間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故太極猶祖也少極猶宗也乾猶父坤猶母也六子猶弟兄也六十四卦猶子也三百八十四爻猶孫也生生之易固如是乎

或曰既有太極而復有少極者何也曰太即老也猶四象之有太陽太陰也老陽老陰不能復生故必得少陽少陰者而後能成生育之功焉此少極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九  
之不可已也其斯為三才之朕乎

少本作坐一竒立于其中二偶分于左右而陽氣屈曲于其下尚小而未申微而未盛故謂之少也老之反也圖从囗从音音鄙口即圍字画形也古作囗

三才圖



凡為萬物之靈象臂脛之形也又作凡元之从凡即此也今作人易有聖人賢人武人匪人以德言也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三才者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關于子地關于丑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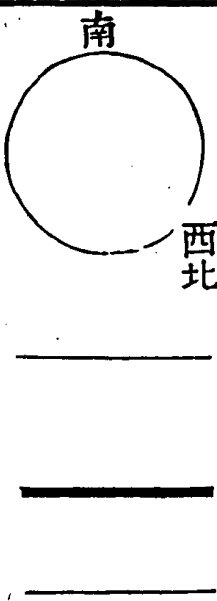
于寅而大人者得二氣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其中矣所謂參天兩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所謂三才統體一太極者也

今夫易有聖人有大人而獨有取于大人者尊乾也乾之二五君臣之極也大从一从人一人曰大老子所謂天大地大德大是也大人之在諸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十  
卦者訟否二五離蹇之上萃困革五巽皆是也

三者以偶之二疊于竒一之上其數三實三才之道也才本作辛木幹也木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去其枝根則為才所以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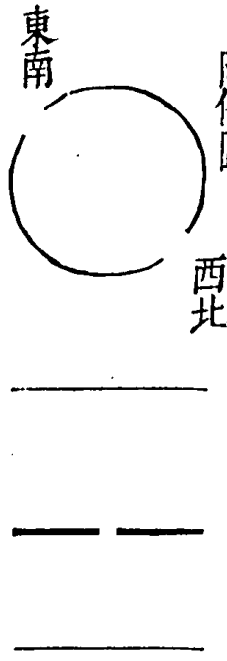
陽竒圖



陽竒者包義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于西北

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斷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一而橫陳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奇故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直爲單畫而已哉

陰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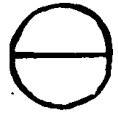


留青日札卷三十六

十一

陰偶者包義氏又有見于地之不滿于東南也復將太極之全體斷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偶故謂之偶陰之所以二而虛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兩戒莫不自地戶之闢而見之矣作易者豈創爲二畫而無所本與

太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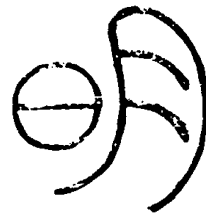
太陽者日也日以一○者太極之全一者陽奇之數以一而橫亘于○中其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通論所謂天無二日故于文○一爲日是也

太陰圖



太陰者月也月以二○者太極之闕二者陰偶之數以二而並列于○中其精虛而不盈故月爲太陰之象也毛氏所謂月上有闕中二畫不連右是也

象明圖



古文 小篆非是

留青日札卷三十六

十二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所以作易之原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也況離東坎西又本于包義氏先天之方位乎

易象圖

舊文非是

亦非



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爲易之義

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故鄭厚亦云易從日又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陸秉云易字篆文目下从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蓋日東月西則爲明日上月下則爲易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况離南坎北又合于文王後天之方位乎故曰天地自然之易也

朱子曰易書名也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雖然予竊聞之一名而含三義有易之謂乎以交代而名則曰易所謂生生是也以常體而名則曰不易所謂定位是也以改革而名則曰變易所謂不

留青田札

三十一卷

居是也蓋易本夷蓋切其音如亦而乾鑿度乃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于是鄭康成主之遂以易爲易簡之義作爲難易之音嗚呼是誠鑿之甚矣

易

易本从日月又借爲蜥蜴之易守官廬蟻在水曰蜩龍子蜩形能致雨電无恒色一日十二變故爲易也

卦

卦从圭卜圭瑞玉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六十四卦亦爲一圭卦之數也又文采淳爲一圭即物相雜故曰

文也卜灼剝龜也象爻龜之形從橫之兆周禮疏卜赴也趕來者之心也孔穎達則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縣物之栢也夫卦元形何可掛也予謂卜用奇偶各一其畫奇立爲身偶貫爲耳而圭則潔也秉圭潔以下極其誠矣圭從重土者非是

周禮曰經卦皆八其六皆六十四古別字重八也重八則八八六十四之數也或直二畫作小所以分別異形于八也

占卜法曰內卦爲貞朝卜用之外卦爲悔夕卜用之入門曰內夕卜曰外或曰內卦主內外卦主外

留青田札

三十一卷

爻

爻者交也因之交疏也因孔六十有四六因凡三百八十四目爻之數也余謂爻从二入有變動交錯之象孔子曰參伍以變是也

彖

彖者修彖之獸豕類也豕頭銳而上見故彖居卦爻之首豕走斷然不疑故彖能決斷一卦之體或曰彖名茅犀形小獨角善知吉凶故曰猗神出于南荒

象

象南粵巨獸命在于鼻以鼻取物而食如天之以氣

致用也。齒感雷而文生，即天之感氣而文自生也。人皆罕見，故想像其形而曰象，所謂肖象是也。

### 數

一即奇也，環之復為太極矣。二者即偶之疊也。三合一奇二偶而參之者也。四本二偶重之而成。三合作四口，圓象天，即太極之形，八即偶之折也。五本作乂，以奇偶兩画交午，以定四方中央之位也。小篆加上下二画，作又，以象天地數之中也。六三偶也，老陰之數。七从四奇一画，為五，表縱為二，少陽之數也。八从重四以丿而記四也，少陰之數。九从五奇老陽之數也。九者究也，屈曲究盡之形也。陽數終于九，陰數終于十。十从五偶以乂而正之，從禮各當，數象布籌計數之形。此河洛中五從橫十五之全數也。上今作上，以奇之一立于偶二之上，象陽氣之上升，天之尊也。丁今作下，以奇之一而掩于偶二之下，象陰氣之下降，地之卑也。中者从〇从一，以奇之一而直豎于太極之中，不偏不倚，无過不及，故謂之中。正本射的四，尺曰正，象形也从一止者，足之一止，必當端方，故謂之正也。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一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七

錢塘田藝衡子秬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 非夫過言

古人有言：君子居是，都不非其大夫。夫所大于夫者，以其道大，德大而業大，如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也。夫既大矣，而君子是之也，固宜。乃今或不然，不大其道，大其勢，不大其德，大其財，不大其業，大其弊，雖謂之小夫可也。則吾之非之也，亦宜。是故非文事，所以是經也，非武備，所以是緯也，非民風，所以是本也，皆即吾之所居所見而非之者也。若夫其大者，則吾嘗是之矣。苟能因吾之所非者而自非其非，則吾亦將因其是者而復是其是矣。勿談蕘議，或在上者之藥箴石諫也與。

### 非文事

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科舉制也不可易也。文章華也不可核也。又况文之未必盡章矣乎？試即其所舉者而考其實，則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或有白頭之老叟，亦有黃口之小兒，富者

以財而發身貴者挾勢以鷹鷹目不知書惟習括帖身不居業惟事鑽求主司以是而信其才銓曹以是而隆其選嗚呼科舉如此況于昏耄之貢途乎又況于卑賤之吏役乎吾見天下之事日敝矣善爲治者盍亦反其本邪

國朝經義取士即往代之詞賦也五經四書聖學之本敷爲時義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淫佚自恣殆與詞賦不殊蓋洪武永樂之間渾厚純朴直而不俚宣德已後體格卑弱風骨斬然弘治正德浸淫復振逮乎嘉靖局面忽更纖縵者麗而不雅棘鉤者怪而不留青白札三十七卷

典瀟漫者濫而不裁嘗觀弘治間一二程文詞理明暢即後學可式也當是時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王公鏊皆以博雅醇爲時宗而錢與謙顧士廉輩又以雋才唾手高第是以青衿之士咸取則焉自薛侃冒言欲以論孟古義爲式場屋而大學士張孚敬深以爲然又復奏遣京官出主省試少年初學競爲奇妖無所顧憚文體頽壞反可慨也先大夫兩督學政首以正文體爲務敦實學爲教在廣東則名其堂曰崇正在福建則名其堂曰養正規復舊制人文煥然改觀所有典章條約布諸學政集者至明且悉也惜乎一

倡十喙而時態復變耳豈氣運之使然也哉

時義之奇怪者莫過于嘉靖十年之後有士子作孔子聖之時者一題其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哉此殆以題釋義非以義釋題也與西崑之體何異而督學方爲首舉不亦駭哉

南海陳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躁于趨進亦投時好競出親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使在今時更屬平易矣金編修璐嘗有詩云何處歌新調

旖旎故不解翦花金瑣瑣闌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其言頗切纖縵之病豈特時義爲然哉古作亦有然者矣

括帖之說總屬時套舉子習熟取便于場屋耳先朝陸鉞諸公號稱名家至如作易經時文亦有套數凡遇大吉无不利之類則云昏媾獲標梅之吉涉川膺舟楫之任行師有三錫之寵聽訟得金矢之利如此文法不一而足初不論其爲何卦何爻也亦可醜矣又如錦囊集一書人所罕覩得其片紙隻字不啻大貝南金率以厚賂購至抄錄七篇偶奏便可命中子

孫秘藏以爲世寶其未得第也則名之曰撞太歲其  
既得第也則號之曰敲門磚嗚呼祖宗立法惟此爲  
進賢選能之具而顧使人苟且輕忽之若此不尤爲  
聖世之一玷哉嗣後刻本日多套于日盛甚至子仁  
義忠孝之類各集美語編爲數聯遇題直書唾手發  
解三尺童子真才實學不知果安在哉

文章賈禍不惟古人詩詞爲然雖我朝時義亦有自  
罹其災者當大祖時臣子往往以光字則字之類  
觸諱抵戮至于世宗之時亦有以程式獲罪者如  
山東武錄以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之文結用作聰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七

四

明亂舊章等語皇上震怒以爲誹謗而御史逮捕  
卒斃杖下其後又有斥罷試官者有停止會舉者于  
是監臨官慮犯忌諱必擇好題過爲逢迎甚至斷章  
取義不成文理及試錄呈進必用千金買求權要矣  
浙闈近以大本堂作表題試錄已進有人語以此題  
乃懿文太子時事恐犯忌諱不宜御史驚懼欲死數  
千金厚賂閣下而息又一科出優恤軍屬判語誤作  
軍士試錄已發差人飛騎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費千  
金又有以幅員作幅帽者真不學無術者也

學士罕能通貫皆指別經爲客經素未曾句讀誤出

題目一督學命易題云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不知  
故字本屬上文一場喧異又一督學命詩題云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其義乃出而語人曰  
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  
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真優人搬戲文也

楊公用修嘗恨舉業之陋有曰士罕通經譁名苟進  
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碎語謂之彙則諸史抄  
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  
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  
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七

五

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  
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者近日書  
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  
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  
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  
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  
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  
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  
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虫焉此言切  
中時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嘗曰今之學者宋儒



之忠臣孔門之亂賊也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于

留青日札卷三十七

六

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以爲笑柄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寶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穎濱當之不亦鄙陋之甚哉嗚呼誠可謂子誠齊人也已

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一應合行事宜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覈詳明收錄公當編類造冊送

史館以備采擇云云隆慶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投内外文武官職有功績顯著者及丘園之士曾遇優獎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志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錄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虛飾妄報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 旨褒譽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爲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具報余蒙 提學道劄付云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論本道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有裨于

留青日札卷三十七

七

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

因考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勅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按今無大小二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績不得入錄深可惜也况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獎諭謹按今奉 旨獎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壙志盖有墓志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僞作詭名假托貴顯甚可嗤鄙又或擴入些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

而纂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錄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錄 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錄所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采錄當詳之

### 非武備

古之武事出于一今之武事出于二古者相即將也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異籍于是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肩臂之相使無怪其聯屬之其難矣况衛所有司之不相統攝錢糧刑

御書月札

三十七卷

八

名之各爲總理變起于倉卒之際而取辨于行移之間此虛文之所以日煩而實效之所以難責也

軍伍之中往往有習舉子業致身科第爲時名相者未必學校民家子無深解矻素閑毅騎不能爲名將者也顧作養任用之術何如耳

將不义任無以服兵心兵不义練無以諳敵勢兵心服然後可以得其死力敵勢諳然後可以幾其成功乃今纔得一良將本善于陸也而忽移之于水本善于南也而忽調之于北地利既已不諳士卒又無固志及其僨事則一旦以文墨繩之嗚呼如是而謂之

善將將吾見其以國與敵也矣

國家養軍優渥本所以衛民也今則慮軍士之陣亡而律法太重也乃反毆民以衛軍因巧立爲之名色焉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甚至此之不足又招及僧兵借及土兵張皇狼狽真可耻也軍民既雜紀律難齊反害地方元氣頓索時人爲之語曰寧可倭子下顧不願官軍救護又曰官兵來猶自可土兵來苦殺我又使南北多事則將何所借兵也哉

數十年以來海上元戎如俞公戚公劉公盧公輩不惟智勇過人抑且紀律嚴明今皆爲名將矣如羅知

御書月札

三十七卷

九

縣以功而陞僉事胡典史以功而陞通判皆起于舉人吏負者惜乎拘于資格束于文法不得竟其材以致大用耳任人如此欲望天下之久安長治也得乎故曰時事之敗由書生也

團練鄉兵在沿海已有成效蓋大族之力既能率人而久亂之鄉又皆固志加以守巡之協助府縣之專督是以其勢易行其民易集在內地則大不相侔矣漫然曰團練鄉兵何可得哉故必得望重一邑才攝萬夫恩威兼著之家信義素孚之人而後可與談鄉兵也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宜提督軍門牌二面

瓶窰鎮係餘杭緊關隘口仰知縣吳應徵分撥鄉義兵二千名協同本地鄉兵併力防守毋致流賊西突悉聽生員田藝蘅操練調遣如違呈送治以軍法此右僉都御史阮公事也公諱鶚桐城人

甲寅年余客遊湖州適海寇逼近姑蘇而兵勢甚弱人無固志時知縣張公覲在烏程謂余曰兵不足用奈何余曰人人皆兵也安得不足但患不精耳爲今之計團練召募皆緩不及事真若任怨悉點富貴家之僕隸以充行伍庶人力強壯器械精明艘櫓完備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十一

可以應令齊集耳公欣然拍案起謝曰此策甚良吾不惜爲國任怨也即以利害曉諭之不數日間兵食俱足矣自後王江涇之捷果得此兵之效乙卯年余嘗糾集義兵千人爲保障一方之計具約一十八策呈請本府李公蒙給帖遵行之亦首載此事

邊方則有夷狄內地則有盜賊夷狄手足之疾盜賊心腹之患小賊不止必爲大盜大盜不止其禍尤甚于夷狄蓋夷狄之來去也有限盜賊之滋蔓也無窮今之當道以催科爲急務以安民爲末節以小賊爲不足治以強盜爲不足慮是武備之設豈專爲外國

而官軍之養豈專爲亂世也哉愚則以爲三五穿窬者當責之應捕民壯名擒而戶索若二三十人爲群放火殺人者便當責之衛所官軍根難而彙拔之可也然有土賊有客賊今保甲之法或可以清其流惟族戚之令行庶可以絕其本平民之家一被強盜皆隱忍而不敢呈告蓋苦捕役之需索也慮官司之縱放也在獄則妄攀良善以潤牢吏發徒則逃回草竊以納月錢及成死獄則又姑息而不忍決或困審錄之累或慮減刑之恤一賊未除全家反破諺云失賊遭官誠可痛哉陵夷疽潰之患所當深長思也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十一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乃慣偷也送之里長里長懼而不受付之應捕應捕熟而不擒不得已送之縣丞丞鞠之曰汝何處人曰餘杭人丞曰餘杭人如何來我錢塘爲盜堂下隸胥聞之皆掩口而笑是賊但不當越境邪又將自己酒食勞之曰汝良苦矣且縱之使逃兩索其賄而罷或私語丞曰治賊何以如是丞笑曰此皆衣食父母也嗚呼此非巨盜之魁也哉時行保甲之政謠曰要民安先保官官養賊賊生翼

非民風

民之風上風之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奢則下侈上

後則下嗇上欲則下偷上仁則下敦麗上義則下正直上苟且則下支吾今上之人大率以智術籠絡黔黎耳或銳始以沽譽或守職以圖遷孰能誠心愛民治國如家而為百年之計也哉往往稱能者亦先繭然而後保障緩撫字而急催科彼猛此寬朝令夕改而民風日敝矣又何望于貪墨關耳之鄙夫乎故必上下不相回護甲第不相朋黨得一賢守令宜于民風安乎土俗則久任以展其才雖居官以長子孫可也不入京以登臺閣可也推之而守巡撫按皆然矣見一不肖者則為之明正其罪速奪其職不事姑息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七

十三

之舉焉吾見官箴自正吏弊自革盜賊自化百姓自康而天下自治矣風豈在民也哉

百姓之病非病于天災也惟官邪之是病也水旱凶荒適然之遇流移自食可以逃生惟官之邪則賄賂公行是非不白利害莫恤控訴無門此民瘼之所以日深而積薪之憂可為長歎息而痛哭流涕者也其病有十曰官府剝削曰號令欺惑曰糧里不均曰鄉宦詭寄曰竈戶冒免曰錢糧隱匿曰斗級守盤曰誣捕詐害曰水利占塞曰風俗奢薄昔年民所大病者惟耳房鋪陳庫子館驛買辦諸役十九破家及南海

御史龐公大肆振作痛革此弊其他亦十去八九惜乎不得久任今復有萌孽之漸矣獨持風裁者豈無其人哉龐公名尚鵬癸丑進士有大造于東南曾無頌碑生祠此亦風俗薄惡之一端也

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吏胥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稟事曰棍徒充吏曰吏犯照會曰司府通連曰出巡關節曰閣威卷宗曰積書把持曰那移錢糧曰伴作詐害曰白役下鄉嘉靖四十四年龐公亦洗滌二三惜乎有治法無治人耳

小民出賦稅以給公上有司徵常課以充國用此理也今也今成熟之時則比較太嚴限期太促不過欲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七

十三

完公事以銜能聲而已初不計天道之陰晴農工之間暇否也凶歲則又隱災而不建白或威恩而不蠲除一切催併大戶以圖集事實縱小民以沽美名殊不知凶荒貧富共之者也官府不免小民之一二而大戶已免小民之四五矣又行勸借之巧令假賑濟之虛文權貴之家既不敢犯乃獨于鄉村殷實良善而侵削焉豈仁心仁政也哉

洪武二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于部

十四

子 105—444

雙疊文

天

火

公

余

哥

同

三四

雷

北音良

雷

半

雷

炎

效同

炎

在安切

主

古唯切

炎

來多

呂

昌

文

交

三疊文

雲

風

風

日日

火

火

水

土

土

石

泉

泉

原

八

八

女

子

子

田

口

口

心

目

目

留

力

力

言

白

白

耳

力

力

言

白

白

金

香

香

吉

若

若

了

又

又

欠

至

至

車

木

木

哭

少

少

介

龍

龍

鳥

鹿

鹿

馬

牛

牛

犬

毛

毛

羊

兔

兔

佳

魚

魚

虫

月

月

塵

足

足

四疊文

古奇文平聲

艸

艸

艸

艸

艸

艸

艸

艸

艸

艸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濬  
湓  
濟  
岸  
用  
舛  
悔  
潑  
漢  
湫  
港  
瀟  
法  
企  
企  
倭  
備  
口  
信

弦斷徽箏掛橐花嬾姪映圓目



現則產 劬 發考及 叙 登 澆 洞 寒 塞 創 製 杏 虎

一字書有古有今有奇有俗古之與今猶可通也奇之與俗不可同也乃若村學究之徒但習千字文之業知有俗而不知有奇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一遇奇書異畫則直鄙之曰此破體寫耳矧目鉗口報顏愧心曾不可以句讀甚至迷其宗旨但讀偏旁雖學士大夫亦不能免此病况可貴于舉業之童子乎譬之古則夏鼎商彝几席之所未覩至于瓦盆土繡則村莊婦女皆能識之又譬之奇則祥麟瑞鳳人世所罕有者若夫牛馬犬豕則雖三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六

尺童子亦能見而呼之何也以其熟于習也善乎昔人有言字如牛毛不識一腿又曰所不識者唯八駿圖中數字而已暇日因檢古款各以其類表而出之使兒童旦夕經目庶不眩于夏鼎商彝而可以辨祥麟瑞鳳焉耳

一字書肇于羲頡備于史籀約于李斯暴秦雖有八體之名而古意盡矣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體始雜之至于今時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而聖全體休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誠

所謂獸蹄鳥跡之不若也可不求諸古邪

一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人生八歲入小學誦其名而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而畫格物致知之功焉漢制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我朝首重字書之學以革蒙古之習因釐正爲洪武正韻一書人文化成此其要也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七

一獨體爲文文者紋也日月山川依類放象字之所祖也合體爲字字者孳也形聲滋益巧意乳育文之所生也筆于竹帛爲書書者如也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書之全也在班孟堅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蓋言四者有物可見故以象言之若夫假借轉注則寄隱于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其字也即易四象之義耳

一象形指事其文也日月象其形上下指其事是也會意諧聲其字也齒之從止旨之從匕諧其聲兩人爲从兩入爲从俗作會其意是也假借轉注其變也龜甲之甲假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假借爲天干之乙篆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敦貴皆有七

音蓋有八音辟有十一音是轉注之極也文字既窮于是乎變而通之以神化宜民者也是故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

一家大夫嘗作觀風之畧其間所述災徼異文有云古人稱一統之盛曰書同文今嶺海之間尚多怪字蓋夷俗之未殄者如廣人書無曰有音耄謂與有相反也季子曰獵力來反子之盡也新會則曰尪極命反子之至尾者也巖峒曰田亦龍反兩山之間也人之偃僂者亦曰田順德謂石梗曰石磗蓋取諸諧聲番禺從化謂地之寬平者曰鼎音胤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八

則無所取義矣他如奎音穩大坐穩也喬音矮不高故矮也亦作𡗗不長亦矮也柔音勒勒瘦也𡗗音齋齋故不食也歪音終終則不生矣𡗗音躡人不能舉足之稱𡗗音嬲小兒也妖音大女之長者𡗗音礪山石之巖窟也𡗗音機門之橫關也𡗗音𡗗人在水上也韻書作泗水音𡗗人沒入水下也𡗗和𡗗反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𡗗音𡗗毛口也井東敢反以石擊水之聲也如此之類雖偏傍畧有附會而義理淺陋皆所當禁革者也

一古字𡗗作𡗗一作𡗗今作𡗗而俗作𡗗古之衡通

作衡而俗作𡗗又如芙蓉之爲夫容文之省也慮機之爲宓義又爲伏希亦作伏戲字之異也於戲之作嗚呼音之殊也又省作烏乎即此可以類推矣詳見石經周成難字唐元度九經字樣諸書

通俗古音平聲

窓音聰今烟聰唐張祐詩鼻似烟窓耳似鐺 衆音中簪衆草名見爾雅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往有功也叶今佛書謂百姓曰衆生 弔音欺弔強而偏曰弔今物之傾側不調停者曰偏弔 何音而吳越春秋漁父歌日已夕兮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九

寢急今將奈何何嘆餘聲今吳音近之 磴音機磴也取其中有機關運轉之故今曆日有安碇磴乃二物也或作五對切而碇又作都對切兩音既相近而兩物又相混陸法言作魚衣切是也 依音挨以身相近曰依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云鳥皆切 蝸不正也俗作歪亦作𡗗又作𡗗 闔門斜開曰闔國語闔門而與之言 剗今鈍刀剗物曰剗漢書注剗剗切也上來反 𡗗音華除夕燒𡗗盆是也俗作松盆又作𡗗 𡗗音門老子昏𡗗叶今俗音氣𡗗散音三琴曲廣陵散元微之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

漸難欲終心爛慢轉覺興闌散 熨七九切劉士明  
動靜字音云炊曰熨平聲炊處曰熨去聲今添薪簇  
炭曰熨火 竄七九切鼠入穴也今哄人爲惡曰攬  
撥 黠史記黠然黑色亦作殷 毛音無後漢書飢  
者毛食寒者裸跣馮衍集毛作無或古字通用也又  
注毛草也 扇音攪束哲詩八風代扇與躍叶今使  
人扇風曰扇一扇俗作煽 啞即咽字見山海經與  
烟之爲煙同則茵堇堇烟裡烟皆可通也 鮪石鼓  
文作鱣今作鮪然古稱嘉魚出于丙穴豈即鮪邪  
條音條今白條魚 招音梟韓文招其君之過言揭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

也今日梟人過失 哨音消楊子匪伏匪堯禮義哨  
哨今憎人多言不了曰哨哨 帔衣之接幅曰帔衣  
兜曰帔絃 標音拋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今禾  
標死作去聲 耗音毛亦無也漢書靡有子耗今四  
川有此音 愁音曹楊雄畔牢愁今心中不快曰憊  
憊 懊懣音塵傷痛聲古有懊懣歌如此音讀  
家音哥雉朝飛操我獨何命今未有家與和阿何叶  
越人言家裏如哥裏 家又音居史記食無魚出無  
車無以爲家叶又汙邪滿車叶穰穰滿家左傳而奔  
其家叶高粱之虐寘戚白水詩浩浩者水育育者魚

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古語躡馬破車惡婦破家

家又音姑左傳虞箴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攻乎反與姑叶又大家叶在此是家  
有三音也 牙今鄉音不作五加切而如牝胡切曰  
牙齒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楊雄首  
夷其牙或飲之徒 禽音虫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吉音羽毛鱗介皆謂之虫今言  
禽鳥尚呼曰虫鳥 恒音和漢書何所求死子桓東  
少年場注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之和表即華表  
也棺之華頭俗稱和頭亦當作桓 踣音多携幼行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

曰踣踣云將將踣踣路上撞見哥哥亦有所本 差  
音搓禮御者差沐注游飯米取其潘爲沐 兄音郎  
漢書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  
爲狼今呼兄爲阿兄又轉兄爲平聲如荒 昂音釘  
漢書顯昂貴如淳曰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讀  
如今字又莫說詩匡鼎未音如丁義丁當也言當貴  
也 圉古文零 矜漢齡字 亮古勝字 夠音鉤  
吳都賦又作去聲俗多曰夠少曰不夠 窳古巷字  
山音函漢蔣澄封山亭侯今宜興縣有山山字書不  
收此字俗讀如嘔上聲 枹音鉗以木鞣馬口也左

傳柑馬而秣之今作柑橘字 玷音顛以手揣廢物  
曰玷俗稱玷斤播兩書作玷

上聲

竈音龍孔竈穴也 空音孔禮函人視其鑽空 術  
余龍切巷道也即今術道俗作甬 嬉音喜李太白  
詩澹澹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  
嬉今越音尚然 度閣藏食物也見禮記注 患音  
宰楚蜀呼子曰患水經注蠻童廿女弱年患子 圓  
古滿字見樂緯動聲儀 吮漢書嗽吮音忝 覓溝  
竹取水今筠筧 殺除上聲俗言忒殺北人曰殺大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三  
屈詩注拜屈也今南方婦人拜曰屈音如起 座古  
猛字 驂暗黑色曰驂 滔音琰水滿也唐詩滔  
翻王母九霞觴俗本作蹈夫觴豈可足蹈者 眈音  
斬俗轉眼間謂之眈眼

去聲

甯音洞俗作衙 龍音弄唐詩玄猿啼深龍楚越謂  
竹樹深者爲龍 撫音弄拙也見周禮 雙色絳切  
今子駢生曰雙生 出尺類切物自出則入聲使之  
出則去聲 揸音意推手曰揖引手曰揸賤人拜貴  
人揸 卅四十并也古庶字 索音素皋魚引古

枯魚啣索幾何不蠹注古通而中庸素隱行怪注按  
漢書當作索不知此字之妙也 婦音負古音否上  
聲唐詩亦作去聲 作音做漢書金可作世可度

數古樹字 錯音鍍以金塗物也 大音代易坎卦  
四五上爻與際歲叶又與與位害外叶 髻古文剃  
字 徽音昧濡華曰徽說文音塵物中雨而青黑也  
一作黹 殺音晒今樂府有元殺勞殺元人傳奇白  
鶴子一殺要孩兒一殺今有入熟曲調 鴉古晒  
親相親平聲婚端去聲今日親家 諺音混順音謹  
弄曰諺今作譚 牽船纜曰牽又掛牽 與俗作嫩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三

字隸作娛 這迎也音願見儀禮注俗音至 幕音  
漫錢背曰幕言漫無文也 蕩古漫字 瘴山海經  
翼望之山有獸焉服之已瘴今黃疸病 困拳同  
穿音釧貫穿也 緬古線字 弄古戰字 縛周禮  
注素沙今之白縛也 絃古絹字俗作弦非 嚼唯  
同桓子新論古諺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  
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今北音猶然吳音則入  
聲 踔音吊史記遼東踔遠俗作寫非說文作迺  
繞纏也漢書繞出近岑軍後今言纏繞曰繞帳去聲  
巧偽功曰巧 拋即砲字漢書霹靂車曰拋車 磨

古暴字 陶古蹈字 介音个左傳不使一介行李  
舍音卸又作罵 光音桃漢書天下光光 懷與讓  
同禮樂志盛揖攘之容 涼音亮晒網于道路曰涼  
煬音向竈口炙火 槍北亮切又作換今揚帆上風  
曰使槍 蝗戶孟切今呼橫虫 肉柔去聲錢孔也  
北人呼鳥獸之肉猶如此音 蜚文沸切借作飛

入聲

脩音條脩然也 暴古麴字 得古六畜字 阿音  
屋古阿誰亦作兀誰 暴與發同自寬大呼俗言放  
潑 乘古實字 煮音突不順也古文倒字字曰充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八

十四

鬲音伐舂米也 扣與掘同呂氏春秋無不亡之國  
無不扣之墓 發與發同 介音甲漢書甲冑之士  
不拜 刺刺也佛書音刹梵言帝刹華言國土 突  
音埜即凸 聲古周易若字 固漢索 水音逼水  
以水物寒氣逼人 回古邑字 雜音錯公羊傳  
雜然助之史雜種今徽音錯種 襲音薩以衣周匝  
覆之也今一襲作一撒 洫即涉字漢書 極古楫  
字 摩俗作捻 回女洽切物低垂也 刺七迹切  
孟子刺人而殺之又刺刺多言也古作𠂔 冉音蠟  
三十并也今直爲三十字

家大夫觀風畧又云兩廣之音雖難通曉然番禺  
海猶有可推潮惠雷廉之間無復清濁如南海謂父  
曰爹音益奢切南史湘東王人之爹音如躲則文同  
而聲稍異耳亦曰爹母曰媽曰阿姐呼哥嫂先以亞  
先之兒女行第亦曰亞猶吳下之言阿也遊樂曰則  
劇朱子語類有之蓋閩廣所同者亦曰僂又曰僂欣  
又曰料問何如曰點樣指何處曰蓬蓬語人曰蔑地  
無曰毛音如柔晉人有羹飯之感言三物俱無故以  
三毛爲羹移近日埋呼兒曰仔其不檢者曰散仔斤  
男女之賤者男曰獠蓋南海世家所稱獠者是也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八

十五

女曰夫娘詬子弟之汰不曉事者曰大頭鰕陳獻章  
常爲之說大略喻其虛張形狀而實不足啖此類皆  
方言也他如以東爲凍以管爲官以人爲能以屋爲  
窠以刀爲多以火爲荷以酒爲走此類皆方音也  
音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如天音神田音陳明音  
芒富音私心音公應音冲武音無下音虎馬音畝五  
經皆然不可枚舉今時讀之未有不駭然者至于方  
音則南北迥異如北人王爲裕綠爲慮國爲歸德爲  
獸澤爲才之類皆非正音也偶標其著者云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八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九

錢塘田藝衡子稭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陽關三疊圖譜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唐詩紀事作送客詩元姓二行也其名不見于  
史出使安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大都  
護府顯慶三年徙龜茲都督府復治西州東接  
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今安西城  
在陝西靜虜衛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居藍田輞川唐開元九年  
進士仕至尚書右丞有文集十卷又送不蒙都  
護歸安西云鳴笳瀚海曲按接陽關外送劉司  
直赴安西云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劉辰翁云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古今第一矣

詩人王屑云中央失粘而意不斷乃折腰體也

渭城秦咸陽孝公所都漢高帝名新城屬長安武

帝名渭城唐都長安改京兆郡開元初改京兆府

咸陽故城有三秦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北  
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杜  
郵館西蓋渭城因渭水而得名也渭河在府城北  
五十里出臨洮府渭源縣為鳳山西北谷東流經  
盤屋與平咸陽渭南至華陰界以入黃河

朝雨清晨之雨也浥潤也輕塵陌上浮埃所謂芳  
塵也客舍渭城邊之客館今旗亭旅邸也新一作  
春又柳色春一作楊柳春自漢肝凡東出函關必  
始于霸陵故送行者于此折柳以贈別李太白詞  
年年柳色霸陵傷別而霸陵橋因名鈞魂橋右丞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援霸陵折柳之事而致之渭城蓋唐時多事西域  
行役者既渡渭水以西北向而抵渭城直趨王門  
陽關故以出陽關為言也右丞又云柳條疎客舍  
至如張籍詩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孟郊詩離  
杯有淚飲別柳無枝春真可以銷魂矣更去聲更  
盡再盡也謂勸君更盡此酒他日西去出陽關之  
外已無故人欲求故人今日一杯之樂不可復得  
賈至所謂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陽關漢燉煌龍勒之關也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  
之南北有大山中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西則限以慈嶺使于闐記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  
百里至宿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  
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又  
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

一統志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玉門關在故瓜州西  
北一十八里而瓜州城在肅州城西五百二十六  
里古西戎地漢燉煌郡也陽關在廢壽昌縣西六  
里而壽昌縣在沙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漢龍勒  
縣地也玉門在龍勒之西陽關在玉門之南故名  
之曰陽而清波雜志乃云漢將陽興敗出此關因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以為名則是不美之號矣敗軍之將叛國之臣烏  
足以章紀絕微哉

唐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庾信詩萬里陽關  
路是也右丞送平判官詩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  
侯而蕭鳳使玉門關第肅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  
庶分袂不悲即此

唐人送別率于渭城故岑參送楊子詩斗酒渭城  
邊壚頭耐醉眠而勸酒二字詩中多用之如杜子  
美云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黔陽信使應稀少  
其怪頻頻苦勸君皆情之真而辭之切也

漁溪叢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  
不減長篇而促為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  
難耳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為可  
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

### 渭城曲

右丞此詩樂府集作渭城曲

劉禹錫初貶召還又忤宰相被黜十年再召還與歌  
者何戡詩曰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  
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慙慙唱渭城謝枋得云夢得怨  
舊時之害已者今無一存惟一妓獨在不勝情三字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山

極有味按此則右丞之詩在唐時已入歌曲矣

劉伯芻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  
謳歌而當壚與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  
萬錢今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鋤而去後過  
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  
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  
渭城矣侍郎大笑曰吾思官徒亦然

王崇熙河送客入京詩渭城柳色已青青強駐行人  
聽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從尊酒滿杯傾

劉原父長安別蔡嬌詩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



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蓋原父  
守長安時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召還賦此

陽關曲

右丞此詩在唐時亦名爲陽關曲

白氏長慶集云最憶陽關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

詠者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

歐陽永叔送沈侍制陝西都運有云知君材力多閑

暇利聽陽關醉後聲

曾茶山送曾宏父守天台有云莫作陽關墮淚聲丹

丘勝事更君聽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陽關調

秦太虛云右丞此絕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

關今雙調有曰小陽關又見大石調

寇平仲陽關引曰塞草烟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

霽輕塵歇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

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歌一闕嘆人生最

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唱陽關徹念故人千

里自此共明月

葉少蘊上巳懷西湖醉蓬萊云問春風何事斷送繁

紅便奔歸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羈旅一曲陽關斷雲

渭城朝雨欲寄離愁綠陰千轉黃鸝空語

遙想湖邊浪搖空翠絃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

有山翁行處翠袖朱欄故人應也弄畫船烟浦會寫

相思尊前爲我重翻新句

王晉卿燭影搖紅云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粧淺風

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縈心可慣更那堪

頻頻頻時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

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辭唱陽關離恨天涯遠

無奈雲收雨散凭欄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

時黃昏庭院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張安國送張魏公出師木蘭花云擁貔貅萬騎驟千

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錦城啓

方面重對籌畫盡日雅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尚餘匹

馬空還那堪更值春殘斟綠醕對朱顏正宿雨催

紅和風換翠梅小香怪牙旗漸西去也望梁州故壘

暮雲間休使佳人歛黛斷腸低唱陽關

王嬌紅送情人一翦梅云豆蔻梢頭春意闌風滿前

山雨滿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

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

難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

陽關三疊

古陽關

渭城朝雨一霎莫輕塵更酒過客舍青青柔凝千  
縷柳色新更酒過客舍青青千縷柳色新 休煩惱  
惜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  
莫道客儀瘦損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怕西  
出陽關舊遊如夢眼前無故人祇恐怕西出陽關眼  
前無故人此詞不知何人所疊即東坡所聞者  
陸藻侍兒美奴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  
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先老 一曲古陽關莫惜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金尊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鴈何時到

孫花翁風流子有云三疊古陽關輕寒禁清月滿

征鞍者即此呂居仁生查子云一曲渭城歌柳色

饒春恨人分南浦春酒把陽關盡皆謂此也

蘇子瞻小秦王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苕溪漁隱云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

長短句自中葉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宋朝則

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

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

謝疊山云唐人餞別必歌陽關三疊

麓堂詩話作詩者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  
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  
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  
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  
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芝菴唱論凡唱曲有地所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  
琴今按大石調有曰陽關三疊正宮有黑漆琴即  
學士吟鷓鴣曲也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疊者重也墮也明也積也楊雄曰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故从三日从宜會意也王莽以  
爲三日太盛改爲三田非義也

三疊者一歌不足以盡其情故必至再而至三猶  
遜之有三調笛之有三弄鼓之有漁陽三疊也

渭城朝雨浥輕塵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余謂唐人三疊之法必如此然後得其正故白居易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是也若秋澗集所云就中儘是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此云第四聲乃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也

蘇子瞻曰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悽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詩話雖是黃州後來所作而文勛長官以事至密所傳契勘蘇公先知密州與孔郎中交代自密徙徐今在徐州和孔詩所謂除却膠西不解歌豈正是文勛長官所傳之聲耶

崔仲容贈歌妓云水剪雙眸露羽衣當筵一曲媚春

輝滿湘夜色悠猶在巫峽曉雲愁不飛皓齒乍分寒玉細黛眉輕蹙遠山微渭城朝雨休重唱滿眼陽關客未歸蓋唐人每疊一句即所謂重唱也今女郎崔氏云渭城朝雨休重唱則是第一句亦當疊之矣子瞻所云第一句不疊是但知有第二第三疊而不知有第一疊也故余之疊法實陽關三昧云

周美成蘇幕遮云隴雲沉新月小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試着羅裳寒尚峭簾捲青樓占得東風早翠屏深香篆裊流水落花不管劉郎到三疊陽關聲漸杳斷雲只怕巫山曉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瞿宗吉爲倪氏賦安榮美人行云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淦水琵琶泣數行

### 陽關連環三疊

連環者取其始終循環宛轉不斷之義也昔始皇遣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引椎以破之謝泰使曰謹以解矣故樂府有解連環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西出陽關無故人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客舍青青柳色新

第二疊

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第一疊乃原唱也第二疊則首第四句第三疊則

首第二句首尾相銜轆轤相續故謂之連環一名

移宮陽關又名三換頭陽關况觀第三疊之什則

宋人折腰體之評信乎其大謬矣

陽關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西出陽關無故人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此第四疊也唐人三疊之外獨遺此聲好事者特

以補其大成耳若夫其過則隨意唱之無定體也

延安夫人暫止樂昌館寄姊妹蝶戀花云淚濕征衣

脂粉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蕭

蕭風雨聞孤館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

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鴈東萊不似蓬萊遠

易安居士李清照鳳皇臺上憶吹簫云香冷金猊被

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

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

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

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依依傳

又名陽關依依三疊

依依姓柳氏字倚玉楊州二十四橋人也年減橋數

之零種出章臺之秀腰不堪束甚于柔條眉不假描

渾如初葉娟娟可愛最無雙辭翰逸群舞歌獨步

與耽浮浪志脫羣埃孰是賞心誰知稅駕辛丑之歲

蓋簪京口綰帶石頭嫵婉及春綢繆連理信娉婷而

隈壁真娟娜以含金游子將歸好述遠別悵短亭之

供帳攀垂楊以繫韉驚酸分飛驪歌互答柳子爲我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歌陽關第一疊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田子忼慨舉

白去住牽神少選和風東吹麝帶解香而漸歇片雲

北邁驚蕭蕭驚韻而不流柳子再歌入破第二疊朝雨

浥輕塵青青柳色新更盡一杯酒陽關無故人田子

懷其以傷恍忽若失停杯脉脉凝眸惺惺歎江水以

何情憐僕夫之無色柳子卒爲我歌入破第三疊馬

浥輕塵柳色新一杯酒無故人辭既促而易竭響復

咽而愈哀句引魂搖泣隨聲并訝喉珠之難貫痛肌

玉之頓銷怨入落花望迷芳草古人墮淚之感斷腸

之圖良有以也于是田子滿酌一觥勞歌一曲曰  
蹄車轍欲生塵無奈盈盈柳眼新何事陽關方拚辭  
江南江北未歸人柳子翠袖支頤鳳鞋按拍而磨之  
曰悲歌遞莫動梁塵聲破陽關恨轉新看取柳條和  
淚飲今宵定是夢中人余不覺大駭傷材深嘆雅思  
流風罕媿擊節奚酬迺復報歌曰一聲一疊一翻新  
君是楊州第一人醉裏莫教憔悴盡浮生何處不風  
塵蓋欲以少慰其懷云耳踟躕既久徒御難淹斜照  
在山歸鴉滿樹乘醉別去何日忘之舟發丹陽神留  
白下孤蓬獨酌鬱抱誰開適有感于浦東惜別之事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因作車兒投東馬兒向西賦并綴以楚詞三絕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車輪東去馬西馳窮途有酒無人勸  
忍見風前弱柳垂悲莫悲兮生別離飛花如絮雨晴  
時何由得似嚶嚶鳥雙擲金梭織柳絲悲莫悲兮生  
別離暮春不見以秋期歸來四六橋頭月斷續簫聲  
聽與誰姑蘇有采蓮子者聞余歌而善之觴余未之  
而遂和之曰悲莫悲兮生別離伯勞東去燕西飛多  
情化作鷓鴣侶烟水雲林願不違相與抵掌笑曰此  
真楊州柳枝詞也至于五湖載月人則直命之爲陽  
關依依三疊記且語余曰輞川送客之作議者以爲

妙絕古今誠哉是言也獨三疊之旨秘而不傳或傳  
而不精協律者遺恨焉乃今依依特倡家婦耳調結  
迴風才凌詠雪悟連環之隱訣辭絳錦之玄機近與  
吾子聯衡遠伴右丞增價謂之光分柳宿而譽掩隋  
堤也不亦宜乎童句學士有深歎矣而吾子作詩女  
史反殿倚玉于末簡又豈麒麟閣子卿之意也哉  
陽關三疊琴操

舊譜云陽關曲始于王摩詰而被之管絃或云句  
句三疊或云只用第三句三疊今之爲是詞者如  
曰青山無數白雲無數淺水蘆花無數是又一變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而爲詞中三疊也

黃庭內景云太上大道玉宸君閒居葉珠宮作七  
言琴心三疊舞胎仙

### 陽關貫珠三疊

序曰古之人取陽關之詩而播之絲桐已不如肉矣  
况舊譜出自俗手雜亂寂寥失三疊之真終非神品  
也余嘗校指法于勞叟又訂正于王生頗得勾剔之  
奧乃于暇日披竹徑坐玄樓焚金爐撫玉振神交摩  
詰思到陽關欣然會心製爲此曲曰消客調者取銷  
人泣珠之義所以調絃也即本題而引之惜其遺也

曰正序者存右丞之正聲也曰貫珠三疊者樂之所  
謂疊樂如貫珠也每句第減二字則三五七言自成  
其章此又意外之妙也且三疊以紀其實四疊以盡  
其變亦唐人之舊也曰一串珠三疊者既分一而為  
四復合四而為一即唐人歌喉一串珠之謂初不敢  
有所增損以失右丞之本旨也曲已闕而意不窮于  
是為之餘弄焉而曰珠泣玉盤者既聞流水之操必  
墮蛟人之淚白太傅所云大珠小珠落玉盤非知音  
者不能形容之至于斯也故總而命之曰陽關貫珠  
三疊焉是雖不足以方南風之雅音亦庶幾乎白雪  
之絕響矣世有子期當為傾耳也與

留青竹軒

卷三十九

淵客調第一

元子二為王臣二二當致身送子二二街君命

西入秦馬蕭蕭車轉山遙迤水粼粼

第二調

度金河愁路頻望玉門絕四鄰苦辛兮苦辛

第三調

至安西無交親夢長安斷音塵酸辛兮酸辛

第四調

一杯酒聊餞君一首詩聊贈君行矣二二慘神二二

去矣二二慘神二二

第五調

元二二賢哉王臣向異域策奇勛博望兮等倫定  
遠兮絕群知何年還入秦知何年還入秦

正序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貫珠三疊第一

渭城朝雨浥輕塵朝雨浥輕塵浥輕塵客舍  
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留青竹軒卷三十九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更盡一杯酒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無故人無故人

一串珠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珠泣玉盤

送元子渭水濱雨乍歇淨方塵柳青青客館春勸君

酒莫辭頻君飲盡莫遠巡陽關外少行人嗟嗟陽關

外無故人待節歸來分無忘故人 二二二二

陽關琵琶

宋時一女子題琵琶亭詩云命娘重利妾身輕一曲

陽關目札 三十九卷

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原是斷腸聲

琵琶亭今在九江府城西江濱即白司馬送客溢

城聞商女琵琶淚濕青衫之所也

序曰余嘗因琵琶亭之詩而推之是四絃亦有陽關

而久矣其無傳矣往有教坊楊氏世習此藝老大滯

陽終淪常調然亦不過半面彈也嗣後十年有金臺

齊一有獨工正面琵琶更加一絃以備五音此又大

奇盤桓西湖偏驄其技于是絃繹右丞之青幕寫陽

關之情爰製此曲于時柳花正飛漫天作雪因名飛

花三疊即席授齊子俾調素軫以度新腔頃刻之間

遂能神解推卻撚撥咸極其精且善歌咏臨風一抹

歷歷心聲旁水孤吟冷冷指語真雪兒口曹綱手也

雖遊輞川而挾史製不啻過馬兩歇渭城雲消岫

餘音在耳頻勞夢思又十餘年而楊氏之家有少女

能傳其業南人不尚四絃遂中廢閣惜乎飛花徒付

東流而已聊附之以為譜云

陽關飛花三疊第一

渭城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 浥輕塵客舍青青 柳色新勸君

更盡 一杯酒西出陽關 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飛花滾三疊

渭城朝雨 渭城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

青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 勸

君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 西出陽關

無故人 無故人



絮沾泥

一疊今酒行頻再疊今淚沾巾三疊今腸欲斷四疊  
今摧征輪客即誰相親柳枝孤負春要知巫峽猿啼  
苦只聽陽關無故人

王右丞畫陽關圖

深雪偶談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  
亦出摩詰之手遂成二妙

李伯時畫陽關圖

宣和畫譜李伯時畫今藏在御府如陽關圖一也

志雅堂雜鈔李伯時陽關圖備畫離別悲泣之狀時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

紹彭家後有題詩及書王右丞一詩及河東三鳳後  
人等印

復齋漫錄送元二絕句李伯時取以爲畫謂之陽關  
圖余嘗以爲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  
人送客出東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  
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宋進士御史檢法居龍眠  
山因號龍眠居士

陽關圖歌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

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無以畫自寫陽關萬里  
情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  
瀟灑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誼誼簇車馬溪邊一叟  
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鉅  
驢扶隻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  
朝雨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  
是西征無故人慙慙一曲歌未闕歌者背面沾羅巾  
酒闌童僕各辭親結束韜滕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  
哭道上行客皆酸辛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

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畫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  
離別人若個不因名與利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  
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  
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靜鎖園林鶯對語密  
穿堂戶燕驚回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  
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  
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築嶺下更看築室頽  
河隈憑君傳與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蘇子瞻題陽關圖云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  
嘉榮龍眠獨識陽關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黃庭堅題陽關圖云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無語北風低草見牛羊

又云人事好乖當語離龍眠見出斷腸詩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

秋澗集題李伯時畫陽關圖云晚唐聲教限羌戎纔唱陽關慘意濃遠節每矜殷侑狀畧無離別可憐容又云別淚重於烟柳兩離愁長似玉關程就中儘是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

山陰鄭嘉題陽關送別圖云漠漠楊柳花青青楊柳樹帶花折長條將送行人去灞陵勿淹留明日發沙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卷

洲沙洲連塞路望望使人愁願推雙車輪推過壽昌縣壽昌何蔚蔚邊城如眼見別曲歌且停春醪香更清一杯歌一曲曲盡兩含情含情豈無語離別心更苦懊恨別離多歡娛能幾許萬水及千山人去幾時還誰言功名好儂道不如閒

余嘗題琵琶亭陽關圖

青柳青青江水平琵琶

亭下小舟橫一杯未盡腸先斷何必陽關第四聲

餘杭蔣子又題陽關圖譜詩曰盡道陽關句最奇句中三疊少人知田郎自是推輪手推出前人絕妙詞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九終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田藝衡撰藝衡有大明同文集已著錄是書欲仿容齋隨筆夢溪筆談而所學不足以逮之故蕪穰特甚其中詩談初編二編各一卷玉笑零音一卷大統厯解三卷始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別行之書編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

# 天都載六卷

〔明〕馬大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都載六卷》提要

天都載序



君子之為學也以致道而不  
致於道立象以盡意致道者  
也文滅質博溺心致於道者  
也精猶之分知所以取之而  
矣仲履善學道者也獨取下  
家之書所為俳詭瑰奇者叢  
而薈焉以示博豈徒欲詫人以  
目所不見也與哉凡人之求道  
也數有二焉不明己心而希博

物則無目者之處寶藏也隨  
物皆觸隨觸皆傷不存一物  
守空知則有目者之居闇室  
不致其光不得其用以一彼一  
以仲履而衡所以取之其必

分矣不然多識鳥獸草木  
名博通神鬼幽秘之事徒棘  
吻橋舌而無當于用是亦夷  
堅氏之餘聞耳仲履有取焉  
余曩者亦有異書之癖所纂

秘苑考略二編各數十卷頃以  
多病閒居忝求大道平生所  
嗜一切屏棄冀免如齋食木  
之訶見仲履此書不覺把卷  
而歎文字因緣有如此者然

向之所取特其名字形貌為問  
而仲履獨時取其精意以  
與道叢視余所得不啻倍  
蓰然則仲履希呂氏之懸書  
而余甘若苗之熱研夫亦各

有當焉未可互相笑也

江寧友弟顧起元書



仲履之為此書久矣庚子冬日始以

刻屬余草一序余時方苦病僦居一

起聊綴數言未敢附名不朽藉以塞

梓者之意而已喻十年為今庚戌中

履再過南都予所載更有增益方

人重授之梓仲履不忍棄余前序遂

以卷末屬為再書余嫌散久厭筆

研既不能小殊舊文之拙墨而腕力

弛情又不堪位置仲履即有昌歎

者忍不免為之噴飯滿案也因記

之以識余愧

萬曆庚戌孟春起元再書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黃  
之寤也故以上下為道器  
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

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而道  
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  
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往來為  
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

器即為道溺於數則道忘

為器顧人所心辨謂何耳

宋人好談理而寓簡筆談

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

精研博攷不遺餘力此何以

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

多通奇篇與帳靡弗采

擷少遊明核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為天都  
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  
遺經釋史皆辨析之歸於  
至當非但小說家合叢殘小

未都載序

三

經作為短書資談柄而已然  
則子產其弘者流固所無論  
即前所稱三書何終遠過余  
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

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萬曆庚戌三月鄉邪焦竑書



未都載序

四



天都載序

在管歲戊子余任南兵之選曹郎得晤新都馬君仲履譚心前席若夙契也仲履英姿俊材大是翰苑佳器無幾別去歷覽應天賢書未覩君名比余復蒞南銀臺一日君仍儒服儼然來訪余喜且嘆何造物尚

天都載序

靳君一第乎已知久捷制科今又棘闈未偶矣劇談間君出所撰見示係君習業天都館所載者亟披閱再四探玄索秘頗令耳目一新而有勸與懲裨益人生不淺忱奇書也試嘗論史如漢魏皆吾夫子已稱先師唐司空圖之節義宋林處士之貞一

暨我

昭代待蜀明昇權輿之優紳方遘志乞東之誕足補史氏之缺至若揮麈錄純駁集之採編與夫見錄錄以靜善幻識甚術崇尚溫公不欺之學問皆正軌也又紀韓浴之城門杜杞之什圖割肅人之上昇將

暨我

謂一念之惡妖星屬電非耶或有問者曰中問青幽惟因果之說為吾儒所不道嘆夫難言之矣二氏精粹處與吾儒不異菩薩行即好生之德也編中茶經會論與夫奇方獨疾咒護生莫非仁愛之貫注其曰不費神通亦不廢神通造化本無心

衆生自造化等語非有所見者不能到即  
同於二氏奚傷哉抑是編也特仲履之一  
竊耳仲履志堅神王孜又屹又殊弱季  
嗣是識見日益精著述日益盛出潛離隱  
而置身於蘭臺芸閣間將  
朝家左右史重資藉焉仲履勛旃余拭目

未幾

王

以俊

江王一言題



天都載叙

班孟堅于劉中壘七畧諸子十家  
黜小說而存其九九流名自此始  
然而小說家實具有九流故不易  
作余于馬仲履天都載有取焉學

叙

古通今不宜偏廢陸澄博極載籍  
為左丞坐不糾劾免官澄自申理  
褚亨回檢類例甚衆夫亦通人之  
蔽也仲履善談名理詳覈往事而  
於朝章時務宗原應變復井又胥

條千古之上六合之外紀述容有  
訛誤意見容有異同采聽容有闕  
漏自人情耳偶窺一斑得片語輒  
形人短膏肓廢疾非非反反瑕瑜  
妍醜一彼一此離蹤跂訾奚為者

敘

二

我仲履據遺訂譌按據昭然終不  
詆訶前人自以為足也才士游戲  
筆端淳詭不根如郭憲王嘉梁四  
公諸記無毫髮益人至於周秦行  
紀牛羊日曆碧雲駸白猿傳之屬

逞私憾枉公是不顧人非鬼責又  
仲履所深戒故其美者可以勸善  
其辨者可以解惑其博者可以游  
藝其精者可以貞教而隱惡闕疑  
不輕持論敦厚溫柔之意盎然楮

敘

三

素間致足術也世衰道微鬼蜮其  
心倖僞其舌朗堂之上若詈若訟  
而隱居放言處士橫議家操袞鉞  
人持月旦異時史臣何所取裁其  
流輻且不知所底得仲履一洗之

幸甚王民法納言焦弱侯顧太初  
兩太史皆鴻生大儒有蘭臺之鑒  
裁者獨於是載愛而傳之夫亦有  
所感也夫  
萬曆辛亥孟夏之朔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撰

建武友弟王嘉丞性疑甫書



天都載小引

余友新安馬仲履資穎絕人潛心大業方髫髻  
一出而先其曹耦聲名奕々傳都下時隨其尊  
公宦邸偕余輩十許人結社謝墩之側頗娛幽  
賞社中分席操觚握手道古相得驩甚已而諸  
君子踵接取魁元成進士去者六七余愧唯伏  
如故尋英杰若仲履亦淹留東南菰蘆中仲履

天都載

卷

乃築天都館奮其餘力娑娑二酉漁獵五車上  
攷蘭臺石室之緒傍採稗官野史之遺聞及齊  
諧博物之記兼涉貝梵仙宗之旨凡可廣見聞  
資辯証而弘勸戒者皆以寄其筆墨意興久之  
成帙因名天都載余披閱再四不啻開波斯藏  
得珍珠船傳之通邑大都留之千秋百世亦執  
林中一勝事也仲履精制舉義兼工古文辭詩

歌在開元大曆間書法  
上趙入室弟子豐  
城未剖延津河待意金馬堂之署終當以簪  
筆策勲勒不朽業而茲集其前茅也知仲履者  
不盡於此而此亦可知仲履一班已余讀斯載  
而有感焉昔沈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季讀書每誦其言輒覺眉宇間有生色頃棲息  
謝山唯是借讀書以破窮愁而送日月亦著有

未都載

天序

二

謝山暇錄十餘卷以方仲履所載殆如夜郎王  
視漢孰與我大不勝惡縮而仲履課許可行然  
余遜仲履且欲焚君苗之研未敢示人也異日  
者仲履主盟詞壇以椽筆建旗鼓倘余不佞獲  
稍以偏師佐焉或更相得驩甚不第若曩日之  
公席操觚握手道古者哉未審仲履肯許我否  
秣陵友弟黃應登撰



天都載引言

凡載有二其精者以豁性靈而其粗者以廣聞  
見則精粗咸其自取耶仲履問業天都暇則寒  
及群書搜奇挾秘有所得則筆之久成一集瀚  
浩宏博天地之奇觀也古今之異常也人物之  
變態也無所不有亦汗牛充棟乎然仲履用  
物宏而取精多也其門下士曰吾將殺青以贈

未都載引言

一

國門令海內盡知先生也余輟然曰若以此知  
亦幾于耳食歟夫爾先生之才之品自有其知  
者在惡用是為知知也則此窺爾先生之一班  
耳

杜弟曹以植頌



天都載自叙

余生平於物鮮嗜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  
齒名自對客啣杯外手一編始快餘拙不  
能事事遂無所事 人恒呼以三事先生  
余亦漫應之不自知其迂也頃讀書天都  
館先世藏書悉度其中無異務觀書業嘗

自嘆曰昔王修家不滿斗斛而聚書數百  
卷余殆類是乎制稅暇披閱所藏第慕稚  
川之細奇乏佚公之暗錄是虛往虛歸徒  
以精神敎耳始遇會心處載而識之唯是  
聞忠貞昭勸戒資考証三著具矣而異蹟  
奇踪九流百技非所習聞者亦附之以廣

蜚見所不逮而勸戒之旨居多大都論次  
其所覽睹及弇於長老先生言或聞覽而  
概於衷者非臆說也隨其先後無遺篇目  
倫次意欲倣景雲隨筆故事一而五之緘  
之家塾令兒輩知余嗜好在此庶幾一寓  
目爾寧自廁於前賢裨官家言快歲二酉

窺觀六庫楊花風雅之圖品藻渾失之林  
者哉即在家塾吾且思恒供白蟬之食已  
爾而一二知己梓而傳之母迺悅焉醜之  
嫫母憐可憎之敦洽乎梓既成以告余非  
余意也而叙之者何叙所錄載意也



大都載一卷目錄



周天佐忠節

華岳忠節

胎卵濕化生之異者

論庚申外史雨魚事

浙江鄉試雨變

趙母見菖蒲花併物類相感志有數種

天中記遺趙母菖蒲花事

相有相影嗅氣聽聲手板花柳等法

替能認字辨寶玉婦人妍媸

未都載

卷一

馬墨牛黃蝶粉蜂黃魚墨羊哀狗寶鷄棲鷗鳥鉅

綬

羅狀元父與吳生同年月日

不食子物有得子報

人魚

人化魚

魚化人

魚有聲

一名而物同

一足三足禽

著奇蹟高議名氏

睡蓮夢草夜舒荷望舒草合歡草守宮槐胡椒姜

渠菱莢粹華人柳枯樹復生

辨李德裕冥數論

歲蘭月竹棕櫚筑陽孤竹生異菱莢朱草知旬朔

桐黃楊芭蕉芋藕芍藥皆知閏

僧贊寧博洽

石驚害苗啣題魚飛化石

五湖

武侯所著書

黃石公書

變化論

未都載

卷二

石蜜數種

辨孫叔敖名

木工削祥

物能食火與鐵石

物食銀

實竹曲竹

李贊黃辨茶

交讓樹

論犀犬

鰲蛤之異

物類係氣機相感

祈雨祭屋

父子同名



天都載卷之一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嘉靖間御史楊爵以建言逮繫時中周天佐在郎

署間上書論救

世廟怒下詔獄杖六十與爵

同繫三日竟死獄中後亦以遺詔贈周光祿少卿

天都載

卷之一

其忠節足述而兩朝憲章錄二陵編年史嘉隆間

見紀皆缺不書余故特志之

余觀楊用修餘錄云宋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

抵韓侂冑侂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

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

獄中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及才諸臣奏

議極詳備而岳奏不與用修並揚忠貞之渾沒也

余觀一統志池州人物亦不載岳獨何壁古今人

物志畧載岳有文學尚氣節武學生狀元及第感時事上書忤侂冑杖死獄中

萬物之生不越胎卵濕化四者余觀載藉中有宜卵

而或胎及孕育之異者漫錄于此鱗蟲多卵生而

草木子曰海沙魚胎生禽亦皆卵生而博物志曰

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鶴經曰鶴一千六百年不食

而胎生何燕泉云諸蛇中惟蝮是胎產博物志曰

蚕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生子寤語曰諸魚

天都載

卷之一

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魚種始

成趙辟公雜說云鰻鱧有雄而無雌以影漫於鱧

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鬚鬣而生故謂之鰻鱧代醉

編曰鱧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海水聚

沫所化採蘭雜志云蚊較水化為小魚小魚不獨

魚子生也兔望月而孕而史云兔有孕者不獨

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

謂之兔燕泉云鷓鴣蒼鷄亦吐生玄覽曰蝦蟇

抱鼯鼠飛生續博物志云江浙間有鳥名飛生孤  
首四足飛而生子即隨母之後婦人有難產者以  
其爪置胸腹間立効虫異賦云鷺以目而取胎鵲  
鵲以足而得孕鵲之抱以影夢餘錄又曰鷺相  
逐而孕鵲擊目而孕孔雀聞雷而孕函史云烏傳  
涎而孕禽經曰鵲以音感而孕鵲乾鵲也上白鵲  
相眠則孕雌雄相鵲鵲晴交而孕相視而晴不眩  
鵲以聲交而孕雌雄相鵲經又曰鵲六十年  
夫都載

顧太初曰大智度論諸天地獄皆化生餓鬼胎化  
二種生人道畜生四種生蓋卵生人如毗舍佉母  
人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濕生人如捨羅  
婆利。女頂上生轉輪聖王化生者劫初生時人  
皆化生胎生如常人生是也  
庚申外史云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天雨魚長尺  
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亦災之異者而丘仲深世  
史正綱書災異頗詳于是年止書夏五月大都雨  
夫都載

錄曰志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述異記曰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可槩視爲河魚散落乎

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避雨悉奔公堂按察令逐之諸生闕然擊以硃礮按察走匿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劉忠宣大夏曰非制且雨勢驟必晚霽乃令一武弁立案上傳呼諸生自度試目可決第者留否聽出諸生如公言出者雲湧監臨懼以爲虛無人矣雨止請燭者尚

天都載

八卷之一

五

八百人衆皆喜忠宣之處事鎮定敏捷如此是科得王新建守仁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事載忠宣年譜

異物類苑云趙隱之母蔣氏于上澗中見菖蒲花大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戒勿泄享其富貴年九十四向子孫言之言訖得疾而終出物類相感志又見小說引物類相感志云南荒生蒂竹長百丈圍三尺五寸可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云子笋煮而

食之可以已創厲余家有物類相感志不載此二事古書殘缺可惜也又宋張季明引東坡物類相感志云人身血氣周身不知幾千息凡人血行而擁則瘡癰于虛穴處則生核謂之豐瘍豐瘡生也瘡差核亦消此又是一書

陳晦伯天中記菖蒲類載黃文濟見菖蒲花兆禍梁太祖后見菖蒲花富貴二事而不載趙隱之母事豈偶遺之耶東坡和子由金中菖蒲花詩曰有花今始信菖蒲花不易得

天都載

八卷之一

六

古今稱相術奇中者甚夥至有相影嗅氣聽聲者即理不可曉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則貴而壽野語云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扇以嗅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萬歲又取妃嬪珠冠雜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耿聞聲知其必貴以

女妻之又夏震同周虎彭輅微時耿知其他口  
為節度使一日耿謂虎曰吾夜聞軍中金鼓有  
聲兵將動君三人功名將由此顯矣後果如其言  
客齋隨筆曰五代李守正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  
善聽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  
正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于是  
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后設聞錄云  
術士王生瞽言三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

天都載

入卷之

七

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  
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聽其馬蹄聲曰有西行  
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  
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  
繼貶崖州斯皆相術中之異者

顧太初曰相術之中又有相手版相花押等法

瞽而聽聲以知吉凶猶有聲可解至北史載盧大翼  
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模書而知其字又癸辛雜

志載張五星瞽而慧善辨寶玉能別婦人妍媸則  
尤不可曉也

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膽蝶有粉蜂有黃鳥賊魚有  
墨其墨書紙經年自脫詐偽或以書券也又有羊  
哀狗寶十文形如濕芋紙狗寶生狗胞中其毛質如渴邪石而石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

顧太初曰侯鯖錄載蝶交則粉褪鶯交則黃褪二  
者非若馬墨等諸物可用為藥也又有雞棲不知

天都載

入卷之

八

何狀又鷓鴣鳥嘯中有鷄授吐之長尺餘殺視之無  
有也

吉安羅文恭公洪父徙興福建莆田吳希由其生  
同歲月日而吳遲數時後二人同登弘治己未進  
士官俱止憲副羅以癸巳四月三日卒吳亦以癸  
巳九月卒但文恭舉進士第一人吳子名紳後為  
德興教文恭贈紳詩有嚴君出處類爾翁生死悲  
雖歲月同之句載集中

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不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遂疏食終身又宋吏部尚書曾慤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食子物如雞鴨子鰮子鰾子之類公信之既久不食後娶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而果然又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

數千雞雛之聲又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拔虜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後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可見食子類較殺生其類多其罪更重耳

函史云人魚長三尺不可噉引山海經鮫魚爲證余謂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別是一種非人魚也觀洽聞記可證記謂東海人魚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頭皆爲美麗女子

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又徂異記曰查道奉使高麗晚泊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微有紅鬚查命水工以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類人性

有人化爲魚者史傳所載如徐伯又晉末江州人又獨角三人皆人實化爲魚也又洽聞記曰隆安中丹徒民陳性于江邊作魚簾潮去簾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與語不應中一人就奸之性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簾中水人辱我今當殺之性不敢歸待潮來自逐水而去奸者尋病死

有魚化爲人者搜神記曰孔子厄于陳絃歌于館中

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沒手仆于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

未都載

入卷之

十一

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三峽記曰明月峽中有一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堂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

亮問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堂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又駢雅曰橫公夜能化人異魚也述異記曰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卽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煮之卽熟可治邪病博物志曰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未都載

入卷之

十一

魚有聲之異者珠鱉魚如肺北戶錄云魚之異者肺有目六足有珠南越志曰六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薄魚狀如鱸一目音如人嘔見則天下水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聲如小兒能上樹天旱輒合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吸食之述異記曰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一名而兩物同者王元美委宛餘編載之矣然有未

悉者曰記于此如歌音曰繞梁珠名莫難見古扇

者曰繞梁楚莊王琴亦曰繞梁珠名莫難見古扇

亦名莫難見古扇中記鷺曰白鳥詩疏閭蚘亦曰白鳥

見夏蟻曰玄駒見夏黑鯉亦曰玄駒見古璧名夜

光螢火名夜光見古月亦名夜光見淮鷺曰玄鳥

鳥亦曰玄鳥雞五德武勇仁信蟬亦五德文清廉

信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修竹賦絺綌名豕首

蓋實亦名豕首續錄樹名蒲蘆屑亦名蒲蘆夏

大都載大卷之一正果贏亦名蒲蘆詩果贏木筆名辛夷芍藥一名

辛夷見山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見拾遺蟲

名胸蠶即蚯蚓縣亦名胸出漢矢名忘歸

新序曰楚王草亦名忘歸安得忘歸酒名屠蘇

廣韻曰屠蘇酒元屋亦名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

日飲之可除瘟蘇路險名羊腸水經注名羊腸

後漢鄧訓傳所而元美又曰鷓鴣名晨風馬亦名晨

風余見駢雅鳥亦名晨風余讀本草諸書草木有

一名而兩物同者因并記之知母名兒草薯蕷亦

名兒草芫花亦名兒草半夏名守田童梁亦名守

田禹葭名禹餘糧赭魁亦名禹餘糧紫蓼名牡蒙

王孫亦名牡蒙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踪亦名鬼

督郵石楠名鬼目樗亦名鬼目枸杞名仙人杖厓

蕩山有葦竹自死筍亦名仙人杖

顧太初曰酒名屠蘇政以屋得名耳障月錦屠蘇

非是屋也

大都載大卷之一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辨以山海經為畢方然

一足之鳥又有橐蜚焉山海經曰輸次山有鳧有

跂踵焉有商羊焉又有三足之鳥為瞿鴛為酸鸛

蒙泉類傳稿曰氣閉而藏蒙世冬見

而夏蟄光生而顯鴛鴦書言而夜察

文獻通考於青瑣高議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近見刻

本以為劉斧諒別有所據耳

草木有生之異者段公路曰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

晝復出於水面夢草晝縮入地遇夜則復出西陽



雜俎曰漢靈帝時南國獻夜舒荷長一丈一莖四  
蓮其葉夜舒晝捲又曰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  
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捲魏明帝時合歡草狀  
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爲一莖玄  
覽曰守宮之槐朝暈胡椒之葉朝展而夕翕笑渠  
晝炕菱芡之華夜炕江南之薺夜華江北之薺晝  
華三輔故事曰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  
日三眠三起皆生之異也至若漢昭元鳳二年上

未都載

八卷之一

十五

林有柳枯僵自起生枝葉晉永嘉六年七月豫章  
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榮茂咸和六年曲阿有柳倒  
地六載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有死榆僵地忽因  
風雨起生興寧三年西昌縣有僵栗樹忽復起生  
則又爲帝王符瑞非生之異也隋開皇八年夏幽  
州人家有白楊木懸竈上十餘年忽生條皆長三  
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盤屋人以楊木爲屋梁  
條長二尺京房書曰后妃有專木什反立斷枯復

生是時獨孤后專恣仁壽四年秋河澗柳樹無故  
枯落旣而華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  
大喪是歲宮車晏駕又皆爲咎徵耳

李德裕冥數論云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  
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余見北夢瑣言德裕鑿新  
繁縣東湖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  
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  
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二

未都載

八卷之一

十六

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議又賈氏談錄云李贊皇  
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  
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  
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朝士有  
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  
事中韋弘景上言丞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  
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帝卽位白自內庭登  
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吳汝

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沒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則再謫之事已先隱于夢見于日者之言矣

歲蘭每歲元日開花月竹每月生筍棕櫚按月抽一片棕每閏月則半片又遁甲載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以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亮時有

未都載

入卷之二

十一

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蕢蕢觀之以知旬朔又瑞應圖曰朱草百草之精也日生一葉至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又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草木亦藉氣之靈若此宋僧贊寧筍譜載月竹筍其狀輕短叢生人不知食又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蓋本遁甲耳玄覽曰芘菰之實

也芋之魁也藕之蒂也皆識聖者也黃楊當閏而倒長一寸芍藥當閏歲而華減艷

贊寧極博洽所著有物異相感志承經籍傳記物類相感者志之分天地人物四門又撰僧史十卷徐鉉仕江南日常至飛虹橋馬不遑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精隨毀者乃是鉉廝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柳開守揚州後圃遇陰雨則青焰夕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

未都載

入卷之二

十一

或牛馬血着土則凝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李後主畫牛一軸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問贊寧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蜃得之和色着物則畫隱而夜現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梅坼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畫現而夜晦余頃見倭林機要曰牛圖之畫乃用大蛙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日中畫之見月中畫則夜見似亦有理附記于此寧後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

王處納推其命孤薄三命會略六壬遁甲俱無貴壽處納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毋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坐過門兩作避于茅簷甚久浣浴襦藉徘徊方去

年代錄云石季龍時利州綿穀縣山北溪中有石鱉數千頭登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鱉無頭又湘潭記曰高郢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鱉在案上視之乃石也郢異之取千題置箱中齋奉石鱉齋之以

未都載

卷之

事

卜來事既而石鱉舉頭乃是沙州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湘州記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而理若魚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鬣首尾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臭因名之余祁邑赤嶺嶺麓有溪昔有人爲梁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張網山上其飛不過者皆化爲石遇因以名嶺石鱉也而能害苗銜題魚水族而能飛又魚石互化可異也

五湖之說紛紛不一大抵謂五湖卽太湖者爲是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具區周禮揚州之域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亦指吳又曰吳越戰于五湖史記河渠書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風俗通曰越絕吳范蠡乘舟于五湖書謂震澤底定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周禮揚州之藪曰具區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

未都載

卷之

事

區郭璞註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是也山海經曰浮玉山北望具區皆指吳太湖言也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十道記曰五湖卽太湖以周回五百里故謂之五湖晉楊泉五湖賦亦指太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魏韋昭史記注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太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謂

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  
五名孫奕示兒編曰謝良齋以侍講當夜直壽皇  
問五湖何處爲是公奏以漢儒謂五湖太湖別名  
爲是王濟之鑿謂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  
湖游湖貢湖胥湖而三湖之外又有三名曰梅梁  
湖金鼎湖東臯里湖正吳人總稱惟曰太湖皆總  
指太湖言耳至義興記以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  
湖爲五湖張美和羣書纂數以太湖謝陽湖

天都載

卷之二

十一

洞庭湖

一名青草  
一名雲夢

丹陽湖宮亭湖

一名彭蠡  
今鄱陽湖

爲于

湖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漏湖太湖爲五湖  
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湖裴  
駟注史記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  
者名洞庭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  
山下有地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  
脉十道記謂太湖下有地道潛通巴陵龍威丈人  
之所居也又或稱洞庭而楊用修慎又謂王勃文

襟三江而帶五湖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  
二也鄱陽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以上諸說終  
覺非是實太湖總名耳又楊用修引張守節史記  
正義以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五灣爲  
五湖考之史記正義注無此文而一統志又謂魏  
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漏湖與太湖爲五湖與史  
記注相反不知何所據也

余家舊藏有臥龍文集乃諸葛武侯所著共六卷

天都載

卷之三

十二

七十六篇而出師二表不與焉其首篇論將權  
其間治國待士之理具備亦講戎政者所不可闕  
高似孫論八陣有曰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  
一卷蓋指此

黃石公素書六章世傳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獲于枕  
中余讀之議論皆根極理道非如權謀術數類也  
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  
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秘經一

卷記一卷張良經一卷

變化論曰驪龍之目見百里纖芥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而埤雅曰犬喜雪記又稱蜀犬吠雪以蜀中雪少故犬見而吠此又何耶

王元美謂石蜜非蜜也引本草唐書及異物志等書證之大槩指爲今之冰糖而太平廣記又謂櫻桃爲石蜜鬼谷子亦謂櫻桃爲崖蜜齊民要術又謂

天都載

二卷

主

石蜜爲糖霜廣志又謂蔗汁爲石蜜程大昌演露亦謂蔗汁所疑其狀如冰而名爲石余甚疑之後讀王楙叢書始知石蜜原有數種張衡七辨云沙餒石蜜又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一石蜜正本草所謂崖石間蠶蜜又所謂乳餒爲石蜜者也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桃石蜜此一石蜜皆指櫻桃耳

王元簡云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不知其名饒也余見左傳艾獵城沂注孫叔敖也則敖其名艾獵其字矣使名饒何以左傳不載

顧太初曰東觀餘論載此碑跋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

陸延枝說聽載吳有蒯祥者以木工累官至工部左侍郎食一品祿而王元美異典述載文臣異途有

天都載

二卷

主

工部左侍郎蒯義右侍郎蒯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工部左侍郎陸祥以石工並無蒯祥名豈偶遺之耶

物有食火與鐵者原化記曰獸名禍斗如犬而食火糞復爲火能毀屋宇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如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駢雅曰牛而虎文曰軫軫大而食鐵曰齧鐵墨客揮犀曰河州有禽名滑托狀如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

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銀亦有物食之者易惟效曩在郎署晤楊嶺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蟻所食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羣然咲之越三年出守循晤余酒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於庫窖內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

未都載

卷之七

五

千五百兩此惟效親語人者

顧大初曰銀化為蟻耳如晉庫中金化為蝶亦是此類也

凡竹管中虛而蜀江心繙石上出桃竹可為杖其竹獨實如木廣南即都縣與越縣俱出凡竹皆勁直而東方有弓竹屈曲如藤得木乃倚

贊皇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觔李却之明年

罷郡求得數角獻之李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為水矣眾服其廣識辨石城建業水亦贊皇事

潯陽記曰黃金山有栴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也駢雅云交讓樹也余見雜記載交讓樹出牂牁兩樹日代而為盛衰另是一種非栴樹也舊山孤竹笋生竹死即代不

未都載

卷之七

五

朱鬱儀變怪篇曰掘地得犬牝牡各穴而處名曰犬畜之富昌而搜神記曰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得牝牡犀犬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殺此又不知何說也

舊唐已卯嚴州建德縣酒家買一巨蠶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語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太守因是詰楊時入覲以木匣載之行京師諸貴人皆見之

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庖人剖蟹中有鬼  
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鎗右執筆種種  
皆具戶部遂斷此味二事見王行市耳談余謂與  
隋帝史相之蛤同續因陽雜俎曰煬帝嗜蛤一  
見一蛤有光及開目狀有一佛一菩薩像後遂  
不食蛤夷堅續記曰吳松相夜見盤中一蛤  
取置几上焚香祝之蛤遂自裂中有二人形  
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蓮花與世所

大都載

卷之二

子

一般史錄以金玉造八佛寺奉之亦不食

味絕之可也

顧太初曰唐帝食蛤一蛤擘不開持至御前

開之中乃一觀音大士像與煬帝事類偶忌是何

帝耳

同晨犬司夜皆氣機相感大觀本草云雞為雞雞  
鳴于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石田  
雜記曰犬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入

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薛文清讀書錄曰  
丑時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時雞亦鳴者陰氣動  
也禽鳥得氣之先若此

風雨天之行道家兵家祈雨祭風有以符咒者而張  
華感應志又曰羣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并  
白毛鷄左翼剪燒之燭為即風生揚犬即風  
三寡婦七孤兒令冬研朱樹孤兒仰天號  
向地哭即雨止有之

大都載

卷之二

子

古父子同名者容齋隨筆載隋處士羅靖父

王元美又載林邑王范揚邁子亦名揚邁

名疑又引漢書王侯表廣陵孝王之子名德

平侯德長子嗣爵復名德

天都載卷之一





天都載二卷目錄



國初文字質本

江景房王方贊陰德

桃花源

趙閣學抗論

飛菟

花四出六出

孔廟稱先師所自

辨子規事

錢姓所自

蚊有虫化草化木化禽化

科試二議

水經續水經

五馬

含桃

鮭鰓楚脯

萬司寇偶合之數

一胎多產占應不同

持斗母呪不食豕

謚避諱

冬月有暑症

弱水與流淥渠相反

杜子美溺于水

夢有無因無想

韓子與史記小異

物生之異

辨通鑑舉要非陳桎

朝鮮國試文

水龍變化木椽化龍鳳畫偕并美女圖像顯異

畫中靈異

論畫中靈異

相以修德轉移

若耶溪風又宮亭湖神分風送舟

異水惟狐與牛角盛之不滿

物知子午

雁水鳥不棲

石雁

書緯當補入古樂苑

辨紀劉文靜之誤

物性益人又氣類相制

物類相食

物交非其類

物同產異種

解齒居晉黃

論親迎用雁

水之異者

水溫涼同整

洪武二十五年詔

辨韓文公廟碑字

戴孟落帽事

水兆治亂

人化他物

人化虎九事當補入虎苑

貢土貢水貢米

論犀角

貢土貢水貢米

論犀角

蒲黃治疾

僧現神通

宮人詩

七香同出一樹

四季荷花

王三原愛惜人才

鈔文章總集

唐六如却宸濠

文待詔却宸濠

符宜臣却宸濠

畫學考試

王學士景仰根書

王喬洞石木生枝葉

丘文莊釣臺詩

未都載

卷目

天都載卷之二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賓青蓮同校

余讀宋學士濂洪武十年致政謝恩表其頌聖止云

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

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不至如近日過為諛

未都載

卷目

稱也因見先朝文字質朴其君臣士庶風化所尚

大都類此

後裔之盛必由先德史傳所載不可勝紀如楊震四

公袁安五公蕭瑀八葉尤其章著者偶閱宋初二

公事漫筆于此夢餘錄曰宋初江景房者開化人

當錢王納土景房實奉版圖歸之吳越地陞賦

重田畝米三斗景房感然曰使世籍歸朝廷東南

之民瘁矣乃沈其籍于河詰官自劾坐是落職

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皇朝類  
曰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  
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  
贊謂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當循  
僞國法上遂從之方贊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  
皐淮單輦空淮之子珪爲宰相他亦多顯者二公  
事同而報亦不爽如此

淵明桃花源記說者謂中云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  
未都載

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以爲淵明寓言豈有實有  
此處而不可尋覓者余頃讀石林翁巖下放言云  
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觀卽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  
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  
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  
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相傳自晉  
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  
爲占據石林翁此說則其地至宋時已非復淵明

當日景象矣

趙大周貞吉亦是有用之才惜在位不久耳如庚戌  
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于朝言朝廷養士  
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祖宗立國之  
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  
不盡力効命况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  
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  
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  
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  
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  
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  
周之力也大周旣論列于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  
開損軍之令蓋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  
者卽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虜去亦所不論故虜  
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略而百

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車之令庶邊  
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  
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  
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  
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爲國子司業卽命帶  
都御史職銜資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  
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印元宰銜恨不許  
論辨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既出城  
至佐咸寧營咸寧希中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  
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  
至明旦虜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難不然  
則立爲齏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余讀芸心子曰飛菟應救民之德騶虞昭王者之仁  
草有指佞犀有觸忿白墮之酒擒奸王度之鏡愈  
疾內飛菟事人鮮知者飛菟神馬名日行三萬里  
禹治水勤勞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出宋書

詩外傳曰凡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獨六出亦不  
盡然郎仁寶曰土生物五爲成數故諸花皆五出  
巖桂秋生屬金四爲金數故四出又玉蕊花六出  
碧桃每枝亦有一二朶六出者又醫說云醫人李  
惟熙善論物理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  
六出必雙別記云冬至後陰極陽生故梅桃杏李  
皆五出夏至後陽極陰生故威靈仙鹿葱射干淨  
瓶蕉梔子皆六出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六  
出雙仁殺人失常故也述異記曰東海郡尉于王  
有杏一林花雜五色出號  
六仙  
世廟改孔廟稱號爲先師其議本於成弘時程學士  
敏政至是始行之余讀宋本鶴山雅言云漢魏間  
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周孔同廟後出周公  
而專祠孔子據此則漢魏時已有此稱不自程學  
士始也又讀我 太祖御製文集有曲阜知縣  
孔克繇勅文中云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

又云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又封衍聖公孔  
訥誥文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又云今襲其爵  
以奉先師則相沿襲已久矣

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  
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  
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絡爲池  
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  
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

蜀志

卷之五

木

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烏鳴蜀人悲之故  
聞子鵲之鳴即曰望帝非實變化也乃寰宇記云  
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曾後封其支庶于蜀  
始稱王者自名葢叢後王曰杜宇號望帝荆人鰲  
靈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見望帝立爲相望帝自  
以爲德不如鰲靈禪位鰲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  
爲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是我望帝魂也故後世說  
傳爲古帝魂其實要當以蜀誌爲證蜀王本紀亦

與蜀誌同說文謂望帝自慚化爲子規不爲巢  
百鳥巢中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如君臣禮皆沿訛  
傳耳

彭祖陸終之子名篋字同古篋封于彭而宋王林  
引姓苑并論語疏以爲姓篋名鏗而本朝鞠孟春  
又引林爲證誤矣後讀錢德洪彭祖庵碑記云姓  
篋名鏗歷仕夏商周爲國師在商封彭城伯故稱  
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

彭祖

卷之五

木

孚爲周文王師去竹氏錢爲吾錢氏受姓之始余  
觀姓纂云錢姓出陸終後終生彭祖孫孚爲周錢  
府上士因官命氏其云爲文王師去竹氏錢者緒  
山又未知何所據也

李肇國史補載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于叢  
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樹皮裂蚊紛然而出宋景  
濂集云江南有子子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  
泳去久則脫爲蚊此虫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燃

而蚊變蟻南有蚊子木實爲盧橘熟則綻蚊出實  
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鷓鴣鳥郭云鷓鴣似鷓而大鳴聲如人語  
生池澤茹蘆中形類鳥鷓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鷓  
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四類惟鷓母出蚊特  
夥鷓母鷓也因作逐鷓文

余讀徐叔明宗伯冰廳制記云歲已未言官建議欲  
嚴加搜檢如鄉場一題覆儀曹郎案呈  
欲悉從言官議高安三公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

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鹿鳴而來者也故祖宗  
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觀鄉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  
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歌鹿鳴而來者亦復  
囚首就試垢辱於奴隸之手法誠密矣但不當自  
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朝廷不可使朝廷  
負士竟寢不行又云歲戊午上以太倉缺乏詔  
九卿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建明  
欲裁省解京曆日十分之七高安公曰此

正朔欲令小民家至戶曉卽費不爲奢況所費直  
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益其議遂寢已疏  
入閣下擬旨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  
吳吏書議中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高安公  
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吳不  
能對然其議已徹上前矣是歲舉人僅得坊牌  
銀四十兩此二事王元美別記科試考俱不載因  
記於此

余見小說引陸善長水經云江水源出玉輪山在西  
蜀是桑欽水經之外又有一水經也後讀姚寬叢  
語云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  
其東南合滹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  
入滹自下滹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溪水亦引桑  
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  
書也古書散亡良可嘆已姚意亦與余意同余又  
讀餘冬序錄云陸禪續水經云蛇雉遺卵於地干

年而為蛟然則陸善長水經其亦續水經乎

世壽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人  
稱太守為五馬又或以為義之事又云謝靈運為  
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又遁齋閒覽云  
漢制駟馬出為太守增一馬潘子直詩話云禮天  
子六馬左右駟三公九卿駟馬左駟漢制九卿二  
千石亦右駟太守駟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  
駟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未知孰是

東都載

入卷五

十一

西京雜記載十種桃內有櫻桃舍桃二種按櫻桃禮  
記謂之舍桃釋者曰以其在枝為鳥所舍故名舍  
桃本草衍義云古謂之舍桃可薦宗廟故王摩詰  
詩曰纔是寢園春處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是櫻與  
舍總一種耳

世傳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舡音曉觸之有罪則  
觸無罪則不觸舡觸即今所畫解廌論衡曰解廌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用之又厨中

自生肉脯薄如蕙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  
穢名曰蕙脯五色線曰草曰蒲蕙王者有孝德則  
生於厨是也

萬司寇虞愷生弘治己丑三月十三日比登第初選  
無錫知縣命下之日乃庚子年三月十三日後為  
刑部右侍郎致仕命下之乙丑三月十三日  
偶合之數如自狀中

永寧中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守問郡人唐檀曰此  
何祥也檀曰京師當有兵氣禍發于蕭牆果成閭  
顯之誅采自建康元年至天禧四年一胎四男者

東都載

入卷五

十一

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二自天聖  
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  
男一女者一占者又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  
民蕃息之驗二占不同並志之

西陽雜俎云僧一行長于數所善王生其子以罪繫  
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數推之當有赦矣期日



遣其徒授以布囊七戒令往某處廢園伺之有物  
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其徒如言而  
往至晡時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置之大甕中密  
覆封以六一泥朱書大梵字誌之詰朝明皇御便  
殿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此何祥也一行對  
曰此古無之惟後魏時嘗失熒惑亦其比也惟施  
惠可以應之什氏云惟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  
切魔臣謂莫若大赦從之其夕一星見七日如故  
故至今持斗母咒者皆不食豕本朝徐武功有貞  
初下制獄引鏡自照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  
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覽鏡曰吾今  
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驟  
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  
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無間  
寒暑闔門不食豕公亦自秘其術不輕以示人蘇  
州志載公治河時有僧相公它日位經人臣然不

免伏法公大驚僭授以魔羅支天之法云非瀕迫  
死莫誦後果獲免

魔羅支天  
即斗母

宋王旦王曾俱謚文貞以避諱改文正惟李文正公  
與司馬君實范希文真謚文正本朝朱狀元希周  
自以避父諱遺言不願謚文後謚恭靖

余祁邑徐春甫精于醫博綜經史著古今醫統一百  
卷其搜集諸書誠稱該洽第其中辨吳球諸症辨  
疑冬月傷暑爲謬猶未當余嘗閱小說載洞庭葉

未都載

本卷上

事

翁冬月遘疾幾殆羣醫咸以痰火治王時勉後至  
獨云中暑衆皆掩口時勉曰諸君莫嗤定是初寒  
服夏藏曬衣偶觸其熱氣耳問翁果然投以香薷  
飲而愈則冬月傷暑不可謂無也又卷首書目於  
荆楚歲時記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讀之考以爲宗  
懷著卽本草亦引爲宗著想終是忘之耳

弱水不能載羽芥而述異記曰滄海久視山下出澄  
淥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流淥渠雖投之金石終

不沉沒故舟人以瓦鐵爲船舫二水正相反河圖  
謂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字賜禹佩渡北海弱  
水之難史亦云禹濟巨海玄龜爲梁皆天啓神聖  
不可盡以爲誕也

劇談云杜子美客耒陽一日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  
水漲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  
帝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  
爲白酒牛炙脹而死蓋實錄也而唐藝文傳云甫

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  
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元  
稹撰甫墓誌曰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  
陽王洙原叔序公詩集云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  
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沂沭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  
嘗至嶽廟阻瀑水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  
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皆謠言之耳墓誌  
銘載合之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亦屬空墓誌

言嗣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  
貧子美歿後餘四十年始克葬又云子美之孫嗣  
業啓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而襄陽耆舊傳乃  
誤云子宗文宗武遷葬偃師實耒之考耳

樂廣以因想論夢云未有夢乘車入鼠穴者而搜神

記載盧汾夢入蟻穴見堂宇題其名曰審雨堂是

豈有因有想者耶審神秘苑曰汾常叩古槐中蟻  
堂題曰審雨則近  
怪矣云夢者是

韓非云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請漢

間之地地甚瘠楚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惟叔敖地

瘠再世不收故九世而祀不絕史記載叔敖死其

子窮困負薪優孟歌于莊王之前莊王乃召叔敖

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與前

小異

淮南子曰蛇無足而行魚無目而蟬無口而鳴又

雜志曰蚓無筋而能縮博物志曰落頭蟲以耳爲

翼蟪蛄以背行快於用足草木子曰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記曰麋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鶩鴨家有翼不能飛無足而能飛者惟滕蛇聆鼠以尾飛鼯鳥以足飛獼以髯飛蟬以翼鳴砂援子以身倒行枕中令大妻相好事見陳藏器象以鼻取水母借蝦視駙驢借鴛鴦走俱借狼走蟾蜍擲糞自其口出

楊文貞東里集云通鑑前編舉要新書藝文履祥編

四明陳極舉要起閩唐以下接乎綱目又云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三王孫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前編不復避經極嘗為之舉要余觀通鑑綱目前編起自唐堯以下接于綱目之前凡十八卷後又為舉要三卷皆金仁山履祥編仁山門人金華許謙序之皆云金著不知文貞何據以舉要為陳著也周伯琦序曰四明陳氏子極甫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緝前聞凡方冊所載若盤

古至高辛氏紀其槩為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名之曰通鑑外紀又自一書并舉要也文貞集中又載四明陳極著通鑑續編二十卷起盤古至高辛為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之事也此名續編與周序不合鄭仲瑗瑗蝟笑外稿云考極續編自陶唐至三代皆注云見金氏前編及極歷代筆記筆記余所未睹意文貞所謂舉要新書者即指筆記歟抑別是一書歟附錄于此

余見朝鮮國試文其二論一謂漢高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為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為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美光榮之心二說亦皆可味

湖州天聖禪寺相傳殿左右柱舊常刻木為龍複盤其上殿西有池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元趙文敏為錯龍盤記碑其

事久之一夕暴雨龍飛去三輔黃圖曰通天臺元鳳閣自毀椽桶化為龍鳳從風飛去此猶藉木龍身而幻化若張僧繇畫龍點睛輒飛去尤不可解又僧繇曾畫二僧經亂裂而為二唐常侍陸堅得其一後見夢於堅以愈其疾又緯略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畫也呼真真百曰卽應果如其言一友以爲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真真曰某南岳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

未都載

卷之三

十

可住卽携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又幽明錄曰石虎時大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肩中此理皆不可曉

今見載藉畫中靈異者其數并記于此毛繪遂昌人

善畫入神常至會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禮入佛殿

畫一婦乳一兒於壁角而出過夜有兒啼聲怪之

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添乳

入口啼聲遂止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石飛動

每天將大雨卽生煙霧數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唐玄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佳手也潤州興國寺菩薩樓梁上穢汗尊容張僧繇乃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鷄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鵲等不敢來江南道士厲歸真善畫牛虎兼工鷲禽雀竹綽有奇思常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宗時所作體製妙絕常被雀鴿糞穢其止歸真畫一鷄于壁間筆踪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棲止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于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踏破惱亂不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塗却畫乃已唐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髣髴驚信偉如也

未都載

卷之三

十

後壁上確有一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  
也建中初公入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  
治其馬手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  
所畫者真馬者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  
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  
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驟因損前  
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墨缺  
方知畫通靈矣建康有陸溉患瘡醫療無數有顧  
光寶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  
可虔心祈禱當有驗如言中夜聞戶外有窸率之  
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瀝病乃愈楊子華  
常畫馬于壁每夜嘗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  
龍于素卷舒之輒雲氣繁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  
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又却掃編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事師作猶則鼠  
輩遠避宮洞于霄川長興成山寺作鶴飛而復歸

信州懷玉山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  
一二飛還寺中  
畫中靈異余謂皆精神所致而人有歸之術者見聞  
志云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于庭之東隅  
畫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于庭  
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禽集禽之噪蜀主以故  
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  
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  
每畫花一枝張于壁間則遊蜂立至向使黃徐  
趙輩描筆定無衆蜂之驗此抑非眩惑取功沽名  
亂藝者乎至于野人騰壁美女下牆禁五彩于水  
中起雙龍于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畫法闕如  
也故不錄  
相辨貴賤固毫髮不爽然亦係人修德爲轉移耳如  
漢周亞夫鄧通從理入口竟以餓死而南史有水  
軍都督褚羅面甚大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裴晉公身都將相豈盡憑相哉故古稱聖人不想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弘還之間所欲弘識其  
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  
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爲然呼爲鄭公風事見  
本傳又水經注宮亭湖神能分風劈流故曹毗詠  
云分風爲二劈流爲兩又廬山記云宮亭湖神能  
分風上下船皆便又真仙通鑑云廬山有鬼詐爲  
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飲酒則自空中投杯又能  
失鬼所在

未都載

不卷五

三

草木子云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  
博物志云庭州瀾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惟瓠  
葉則不漏異苑云拘夷國北有石駝溺水滴滴溺  
下如飴以金銀銅鐵木瓦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  
亦透惟瓠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盡得仙路史  
云西海島間水如脂而黑他物盛之皆滴漏惟牛

角可貯南海以煤野象塗少許於樹葉間象拂着  
身必遲迴不去崑崙奴亦塗身便乘之而歸若家  
畜焉

雞知子午而唳鶴知子午貓睛亦能貓鼻端常冷惟  
夏至一日暖一名蒙貴亦名烏圓

陸佃云鴈性惡熱不過衡山以南地極燠人罕識雪  
故鴈向衡山而止殊覺未是蓋鴻趾連不能握不  
木棲又水鳥惟居於洲渚間書曰陽鳥攸居是也

未都載

不卷五

三

衡山以南多山故鴈不度因有回鴈峰耳梁州誌  
曰鴈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名鴈塞大抵非水  
濱莫棲也故書於震澤紀陽鳥攸居

南康記曰覆笥山上有湖周廻數十里有一石鴈浮  
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異物類苑  
載石燕石鷄石山鷄石鷹而獨遺此何耶

梅禹金古樂苑載易緯春秋緯二條余見書緯尚書  
中候曰周公歸政於成王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

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余考之他書并劉墓碑與王說合前所紀恐誤耳

扶老強力扶老狀如鶴面大作肺  
食益人氣力走及奔馬倉庚止格物論  
云倉庚

一名黃鶯一名黃鸝一名黎黃一名鸚鵡一名黃栗鵪一名黃鳥一名黃鵠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

名金衣公子梁武怒郗后極妬左右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倉庚爲膳可以壽忌梁武令郗后茹

之後如  
減半  
鶴糞能化石成塵龜溺能濡墨入石蟹膏

化漆成水蟾酥潤玉可割蝸牛涎去蝎毒

敢去蜈蜈亦然 燭脂得火可以燃鐵駝糞煙可殺蚊蟲壁

天都載  
卷之五  
十五

蟲物氣之相制有如此岳季方雜言曰黃鳥食之

止妬鰲魚食之止驕鵠居食之不饑酸鵠食之不

醉鮐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醉與三足鳥也

曾耳食虎瑞應圖曰曾耳不食青要亦食虎一云蓄

馳犬食虎豹周書王會曰周成王時萊拔區虜豹

食豺食蠋扶老啖蛇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鼠蠹

噬鶴鼠食郊牛獨食猿獼食猴

言交非其類者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

100

扶老強力扶老狀如鶴面大作肺食益人氣力走及奔馬倉庚止格物論云倉庚

一名黃鶯一名黃鸝一名黎黃一名鸚鵡一名黃栗鵪一名黃鳥一名黃鵠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

名金衣公子梁武怒郗后極妬左右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倉庚爲膳可以壽忌梁武令郗后茹

之後如  
減半 鶴糞能化石成塵龜溺能濡墨入石蟹膏

化漆成水蟾酥潤玉可割蝸牛涎去蝎毒

敢去蜈蜈亦然 燭脂得火可以燃鐵駝糞煙可殺蚊蟲壁

天都載  
卷之五  
十五

蟲物氣之相制有如此岳季方雜言曰黃鳥食之

止妬鰵魚食之止驕鵠居食之不饑酸鵠食之不

醉鮐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醉與三足鳥也

曾耳食虎瑞應圖曰曾耳不食青要亦食虎一云蓄

馳犬食虎豹

食豺食蠋扶老啖蛇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鼠蠹

噬鶴鼠食郊牛獨食猿獼食猴

言交非其類者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



近共浮水上重魚還水中蜥蜴還草中語見三教珠英此猶氣類相近也至孔雀雖有雌雄將乳之時登木哀鳴有蛇卽至與交是以其膽其血皆能傷人蛇與龜交則產龜是蜾蠃與甲蟲交也雉與蛇交則產蜃是羽族與蜎蟲交也

物有同產而異種者熊太古曰余過鴈窠姑吏指山上一穴云昔鴈窠此生三卵一爲鴈一爲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

此大爲鴈窠所生乃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東園客談曰北方凡阜鴈作窠所在官司必令人窮窠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有一狗取養之長則獻於朝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時鴈上飛狗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耳若晉懷帝永嘉五年妓產一龍一女一鷺寶武母產三子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有大蛇徑至葬所則人生他

物尤異矣若物產不盡如種類又其常耳齊民要術曰凡種黎一黎十子唯二子生黎餘皆生杜雜俎曰鵲生三子一爲鵲禽經曰鵲生三子一爲鵲造化權輿曰鵲之子或爲鵲或爲雀生鵲楚鳩生鵲南海記曰鵲生三子一爲鵲者纔十二餘或爲龜或爲鼈玄覽曰鵲生三子一爲鵲一爲鼈一爲龜牛亦產麟

艾選養生論齒牙不能解近觀醫說引遜

齊聞覽云倪產及晉官太原府云彼中人喜聚無

主

貴賤老少嘗置於懷袖間等閑探取食之郡人之齒多黃綠食棗故叔夜所謂齒居晉而黃是也晉子行曰晉地多棗人嘗懷之若粵人之噉檳榔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六經天文編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漪園先生筆乘云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

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禮以士而用大夫公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鴈禮耳若謂始親迎遽料將來如孤鴈先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冠服義與此同余謂先生此說足破千古之疑矣又按白虎通曰贊用鴈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大夫贊鴈取其候時而行婚禮用鴈取陰陽往來之義也婚禮曰贊不用死故詩云雁鳴鴈言鴈生而後德具

東都事

不卷三

主本

也李涪刊誤曰鴈是隨陽之禽明隨夫所適也此皆足互相發明並志之

余觀載籍水有異者併記之郎瑛七修類藁云華亭

寶林寺

近見華亭縣志云寶雲寺

為梁顧野王居地今尚像野

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方輿記蜀青城有水六時灑水以代刻漏陽時灑然而下陰時無晝夜凡六時灑水名六時水一統志載應城縣京山有溫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如湯奮發其

熱可燂雞又思南府河南府孟縣攸縣四處溫泉與偃師縣鄆溪蓮池皆夏涼冬煖而南陽府裕州有煖泉二皆三時俱涼至冬則煖又四川梁山縣多喜山有雌雄二泉一名浴丹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左竭右盈

余郡黃山溫泉水同一壑而一半冷一半熱金陵有半湯湖亦然又一統志載巢縣有半湯池一冷一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自冷觸熱

東都事

不卷三

主本

郎亟回

唐羅隱詩云飲水魚心知冷煖羅縵人足識炎涼

又載招遠縣寒

溫泉寧海州文泉又登縣湯泉即墨縣溫泉阜平

縣湯池

世傳吳王經此欲浴王患池水太熱靈臺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一溫一冷

縣溫冷泉皆冷熱二泉同注奉新縣湯泉一溫一

沸撫州溫湯泉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陰水差寒

其陽水常沸盛弘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

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煖處白且濁江乘地記

云東南四十里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雜俎云句

容縣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可以淪雞皆有魚  
交入輒死張勃吳錄曰丹陽江乘縣有湯泉冬夏  
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  
木濯之輒更鮮茂鶴山雅言云廬山靈湯院泉沸  
如火煎四面盡冷

余讀傳應山鳳翔所刻

皇明詔令內載洪武二

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立皇太孫詔余考聖政記革

除編年章除遺事吾學編及通紀路紀等書俱

十五年非二十九年也蓋因詔書內有自甲辰即

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之文遂誤刻不

知自甲辰至二十五年壬申實總計二十九年耳

吳原博覽集中有韓文公廟碑跋云此東坡撰韓文

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亡

語若不通然爲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

手決余謂不隨生而亡亦自佳後讀江西布政司

所刻文忠公全集亦作不隨生而亡扶亦作決又

見華承勛所刻妙絕古今此碑扶亦作決并志之  
世知有孟嘉九月登高落帽余讀太和山誌載有落  
帽峰漢神仙戴孟于此飛昇落帽于上下有石橋  
是落帽事不獨孟嘉也

臨澧有女水世治則流世亂則竭燕建平六年水忽

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太上四年又竭慕容超

惡之燕祚遂淪及宋武北征又激洪流岐山周公

廟有湧泉出故老相傳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唐

史亂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自後又涸至宋雍熙二

年復湧出清甘異常水新豐鸚鵡谷水世傳清則

太平隋開皇初暫清復濁至唐武德元年復清又

荊州城內有沙池常漏水蕭穎冑爲長史水乃不

漏及穎冑亡復竭

人化之事如縣化黃熊褒君化龍黃母化龜宣寧母

宋士宗母俱亦化龜徐伯化魚晉末江州人與巴

郡獨角俱亦化魚孫恪妻袁氏化爲老猿高平黃

秀化為熊其他不可勝紀至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遂異記曰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為野蛾飛去又幾于怪矣

虎苑載人化虎如牛哀宣城太守封邵隴西李微作積趙不易妻葉薦妻劬州李忠趙生妻李氏凡七事而通考又載延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柳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

未詳載

不卷之十

子三

全化而虎毛已生元和二年商州洪峽治役夫將化為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玄覽載隋開皇中霍州老翁化為虎齊諧記載義熙四年吳道宗母化為烏班虎太康元年江夏安陸縣薛道詢因病化為虎食人一年復還家為人後官為殿中令史搜神記載長沙亭長夜避雨誤入伺虎檻中晨遇人出之尋化為虎蜀檮杌載孟昶時有樵本罵母忽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告昶曰虎本山林之

獸而人化於城市疑虎族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日磔覺伏諫高僧傳載襄州山僧偶戲捉虎皮於身形跡為虎而心猶人也但不能言一旦餓或噬一人細視乃衲僧也心自思曰我以人為不善活變為虎今又食僧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絕忽皮落依然一衲僧走入佛寺向圓

超上人曰某心有悔行願上人決之具言其事上人曰爾惡念為虎善心為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

未詳載

不卷之十

子三

為虎虎得為人妻乃奉教九事當入虎苑南部新書曰天下靈獸惟長壽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唐關史曰藍田縣貢水常在八秒如藍水不冰則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萬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淮南子曰犀角駭狐又有駭鷄犀離水犀見抱朴子又宋孝宗時蜀犀帶者中有老人持杖形名為壽星犀又九國志云海尚有鬚犀角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

一室楚馬希聲殺商取之逾月光遂滅夷堅續志云韓魏公犀帶中一片乃鹿啣花此皆奇物也泊宅編載有一士人浚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事不荅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叟買囊而至用藥糝止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臾者佳此可以救急症不可不知

佛法中不貴神通亦不廢神通要亦借以化俗耳如

不參主

不參主

不參主

鄧州老僧日食二鵝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飧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嗽雙鵝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怖亦吐其飯其鵝二脚亦生果乃驚異號曰鵝鳩和尚唐興元縣有上座僧常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衆入屍陀林以餅裹腐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座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宋龔

明之中吳紀聞云有蝦子和尚乞於市得錢則買蝦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羣蝦皆游躍而去一統志載宋僧志言居東京景德寺爲人卜甚驗仁宗以儲嗣未立密遣問之志言書十一郎付之後英宗以僕王十一子入繼人始悟焉有具齋薦鱸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化小鮮羣泳而去寶志大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

不參主

不參主

不參主

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志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鱸殘魚此皆現神異以警人者也

又各王

又各王

又各王

游用之潛夢蕉詩話曰南寧伯毛公舜臣在南京留守時被命灑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宮人題咏年久剝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可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

廊宇畫婉麗詞意淒然

凡花多香而獨密香樹其根幹枝葉皆香惟甚不香成實乃香按此樹出交州今嶺南諸郡皆有之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浮水面者爲雞骨香其幹爲麝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經而大者爲馬蹄香其實爲雞舌香七名間出一樹蓋珍木也

天都叢

不卷五

草木

蘭與桂花於四季者余嘗見之而四季荷花惟儋州清水池中有之其花四季不絕而臘月尤盛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冢宰時天台夏進士鏃以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鏃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鏃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鏃嘗以所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予勸鏃鏃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常歸養母而已予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

天都叢

不卷五

草木

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士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卽遣官持手本引鏃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召子引官面問曰鏃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予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是進士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南部烟花記曰文章總集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十人爲御書生分番鈔書此書今不見有錄本

宸濠蓄異謀每陰結天下知名之士遣人至蘇持重幣聘唐六如寅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

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伴狂以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爾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文徵明不就寧藩之徵有病起遣懷二律潦倒儒冠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

未都載

卷三

三

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閑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閑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

新喻符宜臣力學苦吟尤癖於結字宸濠欲結納宜臣屬所親作詩諷以意宜臣因用蘇軾之曰羹藜弗克虛厚味乃醜毒薦稿豈潤楊芒刺生重褥怡曠易處心牢籠豈煩促原獸走臺山禽鳴待旭

遐想塵慮消長歌振林曲卒能自保以成其志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肯中魁選又試蝴蝶夢中家萬里畫工戰慄淳畫蘇武牧羊卧草蝶中皆良工苦心也

未都載

卷三

三

文皇卽位詔相傳爲王學士達善所草余讀學士集中有景仰撮書一編皆據往行而論其是非以爲世訓其人品非庸陋者比故孤樹哀談云卽位詔非王所草聞之先輩實景學士筆也復齋日記曰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旨任之以政不久而黜此又不知何據也



都玄敬曰新安縣有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破之木  
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衆石皆然  
洞上二木亦皆化石一木復產枝葉予親見者使  
人向予言予安能信碑言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  
化為石此說得之余謂土木年久結為石即程氏  
遺書載人化石七修類藁載鐵樹開花穹壤間類  
此者尚多不可盡指為丹化

丘文莊清題釣臺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  
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意敏而  
韻險

天都載三卷目錄

宋林節士

屈氏未見錄中佳語

古人不忌白

物有別名

水土生物之異

無腸公子

古以鳥以蟲以別獸公以天以地理以草木名馬

前輩引板人才

失所佩印

陸公耿介

物變化

家雞雉雞之

呼盧祝石靴

起烟

炭與石驗陰晴

辨綱目非缺漏

方竹

黃花屬土開於季月

唐書當從舊者

物類之靈

退之火靈庫其子亦為狀元

治蜈蚣入腹二法

相雨雪

鳥垂別名

雁糞入藥

鳩偈

水有神宰之

名稱林逋十世孫

陸羽所著書

羊馬駝牛象之異

辨方正學之証

樹上生人

解治蜘蛛毒旋覆根能續筋

異石異犀

天中記遺顧旃事

火浣布有數種與石絨異

字同而音讀異

鬼神隨人念轉移

生祠自始

修文御覽載李陵詩

未都載

入秦

二

敵爲虎形

洛陽橋得名

人貴有及物之仁

溫公不爲四六

物化祭柑化鵝水成孕化人二蝦異化

豚獸至無害

物形異者

李筌辨異氣

廉頗扁鵲二墓之異

青田核螺殼二異物

宋之南京應天府

實心爲政獲神助

雁宕瀑布太白山鐘石落膊石風雨之異

年號字畫有闕識兆

改名闕識兆

磬石由青河進則不協律

竹中有人卯生人氣生人

衣上出火吉凶不同

潮汐因地不同

書冊所始

胭脂所始

辨員字音

辨乙非注

款乃

一字二字三字四字紀元

未都載

入秦

主

天都載卷之三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棟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宋亡草茅堅臣節者如鄭思肖謝翱張弘毅龔開與

唐義士珏林義士德賜宋遺民錄及國史所載諸

公人皆知之余見袁初所撰宋林節士傳人罕知

宋都載

卷三

乙

者因錄于此處士姓余名慶魁字叔梧世家遂安

松林少博學慷慨饒大節弱冠舉省魁會伯顏入

臨安乘輿播越未廷試而罷時故相陳沂中倡義

衢信間處士得檄躍然散所贊部四方壯士三百

與開化魏亨中同應沂中兵誓共獎王室已而聞

文天祥起兵溫州遂互為聲援欲求趙宗室在吉

安者立之以樹民望未幾沂中兵敗于信州天祥

被執北去亨中以憂死處士仰天慟曰天平宋室

滅矣吾何以生哉所親可勸之隱潛不灰晉室未

祿仕與在位異胡亥為乃匿姓名遯跡瓊瑤山

中自號山間人大書宋林二字鐫于石志存宋也

元既取天下詔求遺賢浙行省梁僉憲以處士應

詔遣使束帛來聘處士對使者曰亡國之臣國危

不能救君亡不能死縱憐而用之何裨新政願得

追遺躅于巢許幸矣三年聘復來對使者詞益峻

竟不可奪而止嗣是惟灌園課讀緘口天下事年

宋都載

卷三

乙

八十終于家臨華零涕請家人曰吾家世受宋恩

志存呼一旅光復舊物奈何稍張輒什竟費志以

歿今已矣其題吾墓曰宋林處士且戎狄亂華古

無百年運汝曹俟聖人出乃仕子孫遵遺命始終

元祚無干于祿者 明興諸孫道用以貢知寶雞

思寬以進士為御史後先振振未交說者意處士

之報云袁初與思寬俱進士乙未科進士後思寬

為翰林者萬曆中亦為御史

周諫者未見錄中亦多佳語如秦太也世治太甚而將反也故聖人處泰而益懼又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毋氣虛則子氣洩也又曰貧賤無富貴之欲者吉富貴忘貧賤之憂者凶又曰五行之氣其一旺者其一衰故土木之工興而金必竭況一衰而二旺乎諫又著答客問一書其中商確時務亦多可採是必留心經世者

王元美曰嘗見孫兆孺言永順靖二宣慰酉陽宣

天都載

八卷三

三

撫之民至今尚冠白巾云爲諸葛武侯服孝後閱遊暑錄載所觀明皇幸蜀圖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武侯服所居深遠者遂不除武侯道行于蠻貊一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奉武侯像不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余後觀程大昌演繁露略與元美引避暑錄同乃知古人不忘白非爲服也程云隨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

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帽通慶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着白接離寶華酒譜曰接離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惟古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帽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忘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

天都載

八卷三

四

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先驅巾拂塵吳兢樂府要解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紗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轡皆以白眎朝聽訟接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

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或著白巾釋者曰爲諸葛武侯服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岷蜜櫻桃也太平廣記又謂櫻桃爲石蜜廣志謂蔗汁爲石蜜謂橄欖爲南威又云橄欖獨根東向枝曰橄欖爾雅說文謂筍爲竹萌爲竹胎西陽雜俎謂石榴爲丹若傳玄賦謂宜男花爲令草又傳記謂棗爲木蜜太平廣記又謂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葉皆可生噉味

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醲

水土有生物之異者佛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防外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之則灰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是土生動物非積羊比也海取珠者得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入海取珠者得珠子樹數檐樹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于樹樹生

于石蟹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范志能虞衡志曰石梅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如枯梅石柏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二種俱生海中根皆化爲石是水生植物不獨珊瑚樹也

蠅爲無腸公子蝦蟇亦然衝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屬也

古名馬有以鳥名者白鶴蜚鴻神鳬黃鵠紫燕銅雀雞斯有以蟲名者白蟻絲蛇龍子龍駒翠龍象龍啣蟬奴有以別獸名者翠麟翔麟紫野麋蛾鹿飛兔白兔赤兔獅子驄有以天文名者奔霄騰霧驕霜晨風追風追電赤電浮雲皎雪凝露飛霞越日驄旋風白月影白忽雷駁碧雲輶發雷亦有以地理名者絕地青海驄決波驄有以草木名者丁香桃花玉花驄九花虬百花輦三花駿

楊文貞士奇云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爲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巉巉書榜是時周伯琦雖

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爲上所知識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巉書宣文閣榜巉言臣所能與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于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

國朝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 御璽及各王府

未都載

不卷三

七

之實用玉箸篆惟總兵所掛印文用柳葉篆往大同叛失總兵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請給新印時鄭端簡曉爲職方主事白郎中請改柳葉篆文或增減字或稱別將軍恐原印在叛軍處行文奉報眞僞難辯多誤事往年胡忠安公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時乎郎中不聽

陸容少美丰儀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容公

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窻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鄉薦時年二十四其介持如此故公後憲廟時爲職方郎嘗疏阻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阻太監李良乞陞 敬皇帝登極疏論八事言多切直時劉吉柄政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叅政尤有聲

天都載

不卷三

八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中華古今注曰千歲龜常有白氣起道家云虎千年則不蛻而角生漢中山有虎生角玄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千歲之樹精爲青羊古今註曰鶴千歲變蒼二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搜神記序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抱

朴子曰龜千歲其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語  
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抱朴子曰鹿壽千  
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列仙傳曰鹿一千歲爲蒼鹿  
又百年化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獸經曰熊  
五百歲能化狐狸三百歲善變人形李白集云乳  
窟玉泉交流中有蝙蝠千歲體如白雪蓋飲乳水  
長生也

家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雞既鳴而後鼓翼者三

天都載

不卷三

九

雄雉有冠煑熟仍紅家雞則不然

世言呼盧有神卜富貴可徵昔慕容寶因燕樗蒲危  
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語哉欲富貴  
可煩得三盧于是三擲盡盧故曰五木之祥呼盧  
信驗矣余又觀獨異志云中宗爲武后所廢仰天  
而嘆自拋一石于空中祝曰我復此石不落其  
石遂爲樹樹不落又漢元后在家有白燕銜白石  
大如指墜后續筐中后取之石剖爲二中有文曰

母天地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  
潛時數往來洛郊之庄曾踐二石靴迹見于石中  
至今猶在高祖令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又冊府云晉高祖在晉陽時牙城有僧坊曰崇福  
坊之廉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  
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乃  
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  
問之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烟觀其  
噴涌甚于當時可知矣然則石與泥豈果有神乃  
神露其機緘于此耳

石潤知雨以金生水爲水母故而感應類從志曰以  
炭與物稱使輕重等懸室中將雨則炭重天晴則  
炭輕蓋炭體本枯陰氣易入較他物亦先乾故輕  
重可驗耳然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  
早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物類相感也則  
石亦有燥者



綱目考異曰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西域求佛書  
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莫不悉書況  
漢明求佛書啓覺端獨缺漏不書所與趙納竺書  
云未及細看者蓋此類也余以爲綱目之法重首  
惡紫陽蓋不欲以首累累明帝非缺漏也佛法入  
中國久矣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  
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劉向列  
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  
天都載 不卷三 主  
佛經則知漢哀成間已有佛經矣班固匈奴傳曰  
霍去病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注  
云卽佛像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  
降得金人之神上祠之甘泉祭不用牛羊惟燒香  
禮拜依其國俗又元壽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  
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知武帝時已  
有佛法矣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  
作中天之臺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

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薛正己記仲平  
老聃師竺乾李涪謂誤曰李商隱爲文曰仲尼師  
老聃猶龍不知聃師師竺乾散之周  
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則知周秦已有佛法豈待  
漢而始有哉由是考之明帝非首開覺端明矣綱  
目非缺漏也彼傳奕韓退之皆謂佛自漢明帝時  
始入中國蓋論其顯然者耳  
余祁邑不老山相傳彭祖煉丹于此石竈尚存山出  
方竹甚奇亦僅數武餘皆常竹後閱北戶錄澄州  
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爲杖融州亦出大者數  
丈又引正聲集云南方有方竹杖白蟬噪其上陳  
貞節嘗咏之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如削可爲杖  
花之黃者多開于土旺四季之時春季則棠棣夏季  
則黃葵秋季則黃菊冬季則臘梅土之氣也今見  
于一花亦不違其時也  
高議云余讀新唐書韓文公傳云公患鱷魚爲  
害作文以牲投惡溪之潭翼日群鱷相隨云從于

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斧蓋疑其言三十里而止卒不能入三十里內為患意其近也余考舊唐書云公令人以牲投之秋水呪之以文呪之夕有暴風雷起于湫中數日秋水盡涸徙于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鰐魚患又讀宣室志亦曰公為文告之是夕暴風雷起于湫中聲動山岳迨夜分霽焉明日里人視其秋水已竭公命使窮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為湫鰐亦隨而徙焉與舊唐書同此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于新書無取焉良有以也蛇蟠向于鵲巢知歲又曰鵲巢知歲之所起燕知戊巳鶴知夜半雕鳩有別虎知衝破又善卜狼亦善卜又善視巨喙善驚善避船蟻娘善轉丸莊子謂結蟻之智轉丸鹿善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聲若鴛善書印即啄木鳥食木必遇符而靈自出鵲善初水而物不壞鳩善禁呪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鶴善符鶴有巢趨行前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也

木鷲鳥不能見又有長水石故于巢中養魚水不涸本水鳥覆卵時數入水冷取磐石周卵以助煖氣故術家以鷲善聽又不接狐善疑狸善搏鷲與鷲善舞鸛鵲鸛善言螺螄善祝駝知風又知水脉獺穴知水識水高下蟬蟬曉潛運日知宴陰諧知雨鸛毒鳥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宴靜無乾雀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先鳴乾雀知來猩猩知往駢雅曰白澤角端能言獸也歸終知來獸也象知地虛實蝦蟆以端午伏水草而不鳴鳥雀以七夕集林木而不飛瑤瑁以甲子庚申日閉口不食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又有君臣鳥有反哺之仁鵲鵲有友悌之愛隼有憫胎之義羊有跪乳之識鴈有啣蘆避矰之能牛有結陣却虎之勇又牛初生則拜四方物類之靈若此韓昌黎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用疏黃末攪粥飯啖雄雞不使交千日烹之名火庫公間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退之于昶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于世昶亦登第見語林二子縮衮俱擢

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  
袞者又何孟春序錄云公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  
人二事人鮮知因錄之

蜈蚣入腹最難出頃見葉繼熙臨桂雜識云一人夜  
炊火有蜈蚣在吹筒一驚竄入喉漸下胃膈用生  
雞血灌之少選更飲以生油盞許遂惡心蜈蚣并  
滾油血中吐下續服雄黃水獲安又聞吳人張冲  
虛醫多奇効有道人炊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

未都載

卷三

五

腹痛不可忍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盆中  
令啜之良久問其痛少定索生油與鹽之須更大  
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  
腹則合爲一也人服其得醫意云又物類相感志  
云蜈蚣畏油

黃子發相兩書曰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  
不論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雪趙雪州曰  
凡遇戊午己未天必變或遇立春二宿值日則可

免餘宿不可免又見小說云雪多作于戊巳日間  
或作于丙丁日吹劍錄曰戊辰巳巳戊戌巳亥日  
爲木頭點土須陰雨此語田家五行諸書俱不載  
因錄于此然雨雪豈可以時日支干度耶卽驗亦  
偶合

鷺一名鷺鳥一名鷺鷥一名天女一名馭一名玄  
鳥又鳥亦名玄鳥雁一名朱鳥螢亦名丹鳥

鳬雁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

未都載

卷三

五

隨其糞出入藥功力倍勝

鳩雄呼晴雌呼陰禽經曰鳩拙而安鷦巧而危鳩一

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鷦一名巧雀又名巧女  
取茅秀爲巢刻以繭麻或一房或二房懸于蒲葦  
上枝析巢敗其公鷦獨曰人通班鳩拙

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法苑珠林曰太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

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

污慢則泉縮焉蓋有神以宰之也又見輟耕錄  
載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

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  
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中書省遣  
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而  
縉紳胙說亦云太守造畢或旋旆少遲則示風雷  
之變或見驚獸毒蛇水魑焉搜神記曰武帝徙南  
岳之祭於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  
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卽空水  
經注曰河東霍太山有岳廟甚靈有靈泉以供祭

未都載

不卷三

十七

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有候曇山上有  
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  
甘泉湧出周用則已謂神明宰之良然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客稱林逋十世孫以詩求見太  
史與之坐少選入取一編授客乃和靖傳也客讀  
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太史咲曰君自是  
間花草非孤山梅樹枝耳余讀宋史逋本傳云逋  
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

黎自喜

陸羽一名疾字鴻漸一字季疵疵一作庇其先不知何許  
人景陵龍蓋寺僧姓陸于隄上得初生兒育之遂  
以陸爲氏又李肇國史補云景陵僧於水濱得嬰  
兒育爲弟子及長不知姓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  
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與前  
稍異竝記之所著有茶經三卷人皆知之然其所  
著尚多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

未都載

不卷三

十六

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三卷潮州刺  
史記三卷占夢二卷

羊馬臥而起必先前足屬陽也駝牛臥而起必先後  
足屬陰也羊馬駝牛前足屈後足屈前惟象似  
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胸與他獸異牛食  
多臥病則立馬食多立病則臥駝駝一作駝胸着地而後  
高象臥臂着地而前高故駝交背相向象交胸相  
向也

李天靖難記載

成祖起兵至卽位時事頗詳第

中多非實錄如謂

成祖入宮指烟燭處謂方

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輩所爲也汝

有餘辜孝孺稽首祈哀乞憐遂命收之此等語豈

可傳信千古使孝孺果爾又何至有赤族之慘

伊尹生于空桑誕也老楓變爲羽人幻化也而海中

有樹能生人者會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

乘船經八年未極西所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

天都載

不卷三

九

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身脚

若著樹枝其使人摘取一枝小兒卽歿與通考所

載同朱鬱儀玄覽云大食之西有嬰彌之樹見人

善笑摘之則稿蓋指此五色線云海中有銀山生

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

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時則歿明

日復然

朝野僉載云治葛食之立歿有治葛處卽有白藤花

能解治葛毒

餘冬序錄云有野葛之地必生薤菜又引草木疏云治葛有大毒以薤菜

汁滴其苗當時萎歿山羊食治葛苗卽肥而大

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北戶錄云薤菜

葉如柳性冷味甜陳藏器又云味甘平無毒本草云治葛用羊血土漿解之

鳩食蛇之故又云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

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

卽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

一失

天都載

不卷三

幸

余祁謝方伯營得一石子時則中現一鼠形十二時

變現不爽其石后焚于火余嘗聞于故老心竊疑

之後見小說中載張侍郎九成宮一犀帶中有月

影過望則見皆感天地精氣而成者則石之現形

亦此類耳

天中記狐狸部載搜神記數條而記中顧旗事不載

因錄于此記曰吳都顧旗至一隅忽聞人語聲云

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古冢穴見一

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在書次

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

燃草木落葉如中國寒時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

月行過此山下取木以爲薪燒之無盡時

不卷丰

不

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又曰銀木皮以灰煮

抱朴子曰夷人取此山木華績以爲布又有火

鼠其毛長三寸亦可績以爲布蓋二種焉高似孫

緯略曰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

累驗又載杰公至市見貨火浣三端杰公遙識曰

此布二是績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因問木鼠

之異公曰木堅鼠柔是可別也后讀岳季方正雜

言曰元史奸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

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余聞姑蘇有一家有火

浣布艤舟求觀得見正白作雜色試之果然豈石

絨歟十洲記以爲火穴鼠鬣千斤一丈者妄也余

謂石叛別是一種而指十洲記爲妄者非也

嘗讀書史中有字同而音讀異者小說中曾記之

有未悉者余爲廣之聊記于此星宿音星秀二十八宿是也

番禺 音番禺廣州縣名 欸乃 音靄襖俗作襖靄者非舟中歌聲 瀧水 瀧音雙德

慶府音木方俟音木句讀音句豆點袒免音但問涸

都載  
不卷三  
三

羅 一音博羅縣名 牂牁音牂歌 冒頓音茂突 漢可  
一音密羅江名 牂牁音蜀江名 匈奴名

汗音完寒漢唐闕氏音州服台用里音福里結之一音福里金

玄音丘 曹大家下音姑 已上玉篇 肴月氏明音支 身毒

魯音般下音樊音於音期音嫪音毒音麗音食音其音

異音寧馨兒寧去聲僕射下音姑射下音盟津上音國

土下音 陶甄音堅又 矰繳下音 枹鼓上音 琅邪音

耶郡 邪谷上音 綸巾上綸關二音皆可 犧樽上音 率更上音

律盤飧下音孫 矛盾食音 黃能下音奈 委蛇下音移

於戲音鳴呼尸解下音般若釋經衆生上音釋經  
 落魄下音託隱几隱去聲野燒燒去聲母丘上音貫見今  
 龍兌下音奪方與音房豫糊塗音突遠去聲遠害  
 朝音移涯音詞押音此楚詞切祆音軒胡扁音貶牌  
 殷鳥關切溺奴料切尿也宿留音秀相宅上音掘  
 臣射讓地尺許揖下音葉推手曰亡慮上音掘  
 倒景下音影耐可上音能詐謖下音詐也郎羅下音羅亡慮上音掘  
 隆準下音拙休告下音噪骨朵下音都阿訶上音兀齊衰下音衰  
 扶服上音副曲逆去音遇睚眦音黎墨尿音瘞康居下音渠  
 函谷上音咸無射下音射渚池音鳥馱疆場下音益紫星  
 休屠下音屠先零下音憐選懦下音軟提撕下音西滑稽  
 骨椎上音骨結下音髻戲下上音魔隆慮音林慮又容叁二  
 筆日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  
 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焉  
 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葷酌太原之盧虎爲

夷上黨之沾爲添蕩陰爲湯陰潁川之不羹爲不  
 郎南陽之鄖爲擲堵陽爲者陽鄧爲讚沛之鄧爲  
 嗟鄆爲多清河之郇爲輪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  
 陰之宛句爲宛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橐  
 皋爲柘姑廬江之雩婁爲吁閭琅邪之不其爲不  
 基東東之承爲證長沙之承陽爲丞陽臨淮之取  
 慮爲秋廬會稽之諸暨爲諸既太末爲闔末豫章  
 之餘汗爲餘干梓潼之汁方爲十方蜀郡之徙爲  
 斯益州之味爲昧金城之允吾爲鉛牙允街爲鉛  
 街武威之樸剽爲蒲環張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  
 之烏氏爲烏支西河之鵠澤爲桔澤伐郡之狝氏  
 爲權精遼西之且慮爲起廬令支爲鈴祗遼東之  
 番汗爲盤寒樂浪之黏蟬爲粘提蒼梧之荔浦爲  
 肆浦交趾之羸樓爲蓮簍九真之郁廕爲都輦目  
 南之西捲爲西權淮陽之陽夏爲陽買魯皮之蕃  
 爲皮皆不可求之于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演



露曰虹縣今宿州屬邑今讀如繹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卽與今呼不同

語云一念善景星慶雲一念惡妖風厲鬼此皆實語雲谿友議云李常侍續分陝之日間登城樓遙見二僧抱杖從寺門而出有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行過百步忽見一女子自東而來二僧極目而送鬼乃俱怒拋沙石作旋風左右或有見者遂召僧至問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門共論經義尋有他童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重戒善惡必知二僧旣還益加惕厲

倚覺寮曰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余讀演繁露曰生而立廟誰當享之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非始於于

修文御覽載李陵詩曰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

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拓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水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注甕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說者謂其答蘇武書爲六朝人代作余謂此詩亦然

虎嘯則風生而萬籟作虎伏則風止而萬籟息故止樂用敵爲虎形易曰風從虎是也而七修類稿乃曰敵形爲虎而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未都載不卷三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歛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此說殊覺無味

余少聞洛陽橋以爲閩地何以是名後讀程泰之小說有曰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中間闕兩頭銳銳故不與潮闊闊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

記以載首末今猶歸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  
土人以及宅方皆以洛陽冠名爲是橋實在閩而  
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  
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  
多山然至興化以及泉州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  
雖闊不能廣于宅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  
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  
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  
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闊而力厚卽  
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  
之象趾也哉

四友叢說云吾松張莊簡張莊懿皆鄉先達賢者  
也然莊簡致事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  
族亦不肯假借臺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  
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  
惠莊簡今子孫卑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

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  
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八十人郡中稱爲名  
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己終鮮及物  
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  
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  
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  
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  
以爲生爲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  
判豈非天之最重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于  
厚之也

司馬溫公平生學問惟是不欺二字其自言不善四  
六非倦于屬對蓋四六不免諛詞失實故溫公不  
肯爲之耳屬對雖小伎然亦不易如三才天地人  
四詩風雅頌四時春夏秋冬三德剛柔正直迅雷  
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夫子天尊大  
士頭上不同官宦者官人身中各別皆以爲巧

對又如劉蕡下第我輩何慙雍齒且族吾屬無患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汝同消萬古愁娶妻不用取  
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有名何在鐫頑石路上行  
人口是碑皆確對

列子曰蛙變爲鵲熊太古曰廣東八月見魚化鵲淮  
南子曰黿化爲鵲鵲化爲鷗鷗化爲布穀布穀復  
爲鷗鷗經曰仲春鷹化爲鳩季春田鼠化爲鴛鴦仲  
秋鳩復化鷹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孟冬雉入水化

未都載

本卷三

三

爲蜃搜神記序曰腐草爲螢朽葦爲蒼音稻爲蜃  
變爲蜃蝶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爲麀蛇  
爲蜃蜃爲蝦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倦遊雜記  
曰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  
豬沙魚之斑者化爲虎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朽  
物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音化爲石山  
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吳地志曰石首  
魚至秋化爲冠鳧古今注曰猿五百歲化爲獾志

又稱羅州魚化爲鹿王元美記蠶蛭化爲蛾蟬蟬  
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異苑云河南司馬元胤  
元嘉中爲新淦令喪官月旦祭柑化爲鵲是亦無  
情化爲有情也搜神記曰漢末零陵太守史滿有  
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既  
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  
書佐懷中書佐推之見仆地爲水具省前事太守  
以女妻更水孕化人人復化爲水亦異矣又泊宅

未都載

本卷三

三

編云僧了因嘗爲長蘆寺閒步江上見潮泛小蝦  
登岸有化而爲蜻蛚翾然飛去者一蝦再至岸未  
及化又爲潮所蕩及三登忽化蜈蚣入水蓋念心  
所激也此可見造化本無心衆生自造化憑一念  
轉移耳

醫家謂脉歇至者死然有不可驟論者內閣徐文定  
公溥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  
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

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公廟少憩坐睡夢一人衣冠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兩千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其後二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蓋千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

草木子云夔一足也蜘蛛六足也螳螂四十足也蜚百足博物志云百足一名馬蛭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帶無足也山海經謂獸名從從亦六足獸有

未都載

入卷三

三

辣辣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博物志云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童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又云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按北山經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近讀朱宗室駢雅云肥遺如蛇六足又云肥遺兩身又管子云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想亦是肥遺總一種物耳

字筌

所注有陰符經

爲鄧州刺史夜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

明旦命吏凡郊市如產男女者悉取至焉筌遍視之曰皆凡骨耳重令訪得一牧羊胡嬪一子乃安祿山也筌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殺之恐生真者矣筌亦異人楊用修謂陰符經亦筌所作而王元美乃謂是經爲秦漢人假作筌爲釋仍托于驪山老姥以神其說皆未爲定論也

未都載

入卷三

三

世傳神池現珠傘珍奇之物爲廟神靈異說者謂伏機所爲非也余見小說載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借人凡宴客無器用以雞黍祭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卓椅之類隨券所書皆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入夜皆隱去神恠叵測吳中程公遵曾守趙州親言其事又河間任丘縣有扁鵲墓其祠名藥王祠前有地數畝病禱神以琰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

掘土果得藥服之無不愈者其色味不一惟奉祠人能辯之四方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觀二事則神池現物自是神異非人力所爲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瓢空之成木俄而咸酒寒食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熱可供二十客又謝端遇天漢素女遺以螺殼貯米常不乏此二種皆世奇物也

泊宅編載歐陽公知應天府封五郎廟事而歐公年

未都載

本卷三

三

譜亦云皇祐二年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蓋今歸德府在宋爲應天府亦稱南京

人有實心爲政多獲神助余聞尚書吳文石公初爲節推部民有女初嫁及被殺于帳中追殯入方覺竟不知爲誰所害告之官連及四十餘人公鞠莫得沉思屢日禱之所奉觀音大士前夜夢見有虎啣三刀跳一舟上公覺謂虎加三刀成彪字舟者周也殺人者其周彪乎一詢立服餘俱得釋又程

名失其

同知温州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茫無緒次有老翁曰欲獻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字法言訖忽不見沉思逾夕始悟因畫地作井字令堆塩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塩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雁宕龍湫游者有金鼓聲則瀑布隨聲而飛酒說者謂聲氣相吸故然而陝西太白山軍行山下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南寧武緣縣有鐘石在江水中扣之則風雨作瓊州昌化縣有落膊石其側有橘柚食之則可携去則黑霧暴風駭人池中有魚亦然此又何也

未都載

本卷三

三

國家年號字畫有關識兆如太平興國爲一人六十之類係帝王享祚猶其大者而寇盜之起亦往往有兆于年號唐僖宗改廣明元年相字者曰有一人自厓下出姓黃氏左足踏日右足踏月自此天下被擾是年黃巢入長安亂天下隨筆曰廣明爲

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又陝西金州有黃巢谷巢亂有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云請掘此谷則賊自敗掘之得一石桶上有一劍中有黃腰獸獸見劍自撲而死後巢旋敗巢亦曾舉進士又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決旬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焚墮其門觀

識兆雖形字畫然人心動處卽是先幾如梁太祖初

未都載

八卷三

三五

名溫後昭宗勅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近臣亦奏上方悔後果篡大位

石石所出固多然要以泗濱浮磬爲最蓋取其土少水多易和且潤也唐天寶間廢泗濱磬以華原石代之白樂天作詩刺樂工非其人宋番陽令吳昇知靈璧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磬磬成每泝汴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趣都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入則磬聲多不協律又中都志曰靈璧磬三

朝廷用之則取民間私取者則無復磬聲此理俱不可曉

小說載夜郎侯事云有女子浣沙聞竹中有聲剖之得一男後封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賜以玉印又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于野有犬名鵲蒼卿溫之卵開有一兒有筋無骨後爲徐偃王褒離國王待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產子捐諸園中猪以氣噓之棄馬廄中馬復噓之

未都載

八卷三

三五

得不灰後爲扶餘王諸若此類儒者多以爲誕故夢餘錄曰小說載橘中四老人對奕曰恨不深根固帶其中又稱鄒延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二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二事皆好奇者率意撰造抑不知天壤間何所不有也而槩指爲撰造

晉五行記曰惠帝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其後后竟坐廢本朝曾中丞說被逮日衣

上火出竟陷大辟後讀物象通占曰衣服忽有火光大凶信驗矣然王司馬崇古腰玉日衣上火出撲之不滅萬曆戊戌進士穆天顏未登第前火星常出其袖幾欲焚衣又爲吉徵亦不可槩論

高麗圖經曰潮汐往來爲天地至信然潮亦有不同者瓊管志曰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西流半月東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又臨海望前書潮望後夜潮東海望前夜未都載

卷三

三七

三七

潮望後晝潮南海上弦前晝潮上弦後夜潮而水經乃曰鰮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穴則潮退此又不知何說也

演繁露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程泰之曰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胭脂故但施朱爲紅也胭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莢

鮮者作烟支婦女用爲顏色此蓋指燕支山言也自霍去病破燕支山匈奴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以此山產紅藍可爲胭脂而關氏資以爲飾故失之則無顏色耳據程此說則胭脂自漢始有矣而雜錄又曰起自紂以藍花汁凝作脂以爲桃花粧燕國所出故名燕脂此不知何所據也

丹鉛總錄曰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未都載

卷三

三七

似荆懷宋人小說謂以陸之博學而誤呼伍員名豈趣韻耶慎按員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本劉疑之十世孫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員之音運也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余後讀廣韻員音運乃知原有此音韻用修偶未之考耳

鉛續錄曰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黠有



所絕點而記之曰乙如今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  
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  
塗凡字乙絕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  
乃點之訛耳是用修以乙卽註也後讀宋孫季昭  
示兒編曰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試乙共計若干  
字唐時已有此語韓退之讀鵬冠子有曰文字脫  
繆爲之正五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  
者十有二字云劉琨文塚銘序云實得二千一百

未都載

未卷三

元

八十紙有塗乙者有注指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圈  
者觀此則乙與註自別也又容全二筆云咸通中  
舉子寫畢無誤題其後曰並無指改塗乙註

欸乃舟中歌聲或云掉船相應聲讀作靄襖俗讀作  
襖靄者非楊用修引朱子辯證及項平庵說正之  
然不若示兒編引洪駒父詩話及廣韻正之爲詳  
明也

百無紀元以一字紀元者始漢文帝之後元年又景

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後元年二字紀元始漢武帝  
之建元三字紀元始梁武帝之中大通又中大同  
四字紀元始漢哀帝之本初元將又漢光武建武  
中元魏大武帝太平真君唐武后天開萬歲又萬  
歲登封又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真宗大中  
祥符徽宗建中靖國復周制不改元但紀元年者  
惟西魏廢帝至周明帝復改元矣

未都載

未卷三

甲

天都載四卷目錄



汪煥忠諫郡乘不載

宇多燥筆兆火災

祈禳厭勝之理

南部烟花記所紀

高麗爲鷄林

裴螢故事

國朝徵聘

紀元相同

象熊螭蛇膽獺肝魚膽因時不同

龍窠石減面瘰

防風粥

蜀中厚朴

天都載

不四卷

青龍記壠上書魏志紀相術之異

無核棗李

三楊所由稱

幻術有不可解者

草之異者

紀聖賢冢墓遺趾之異

白澤能言

散疫義虎二事

虎溺瘡涎

黑驢斃虎

名人輪迴

用人骨灰冥報

討賊殘忍之報

正月五月六月菊花詩

醫生孩身全

醫視物皆倒者

醫眼中常見鏡子與諸般禽虫者

目有視一爲二視正爲邪視直爲曲者

辨墨談紀降蜀之誤

羅文恭忠節戰馬記

紀古義馬

陳孝女剖肝碑

剖肝七人

古城郭陷後現影

謠言長語所紀

海與廣野氣蒸爲象

施食二報

琰與著立皆異兆

天都載

不四卷

宣宗爲僧唐書不載

東坡號老泉

梵呪靈驗

疊字詞迴文詞

竹書紀年蒿室

大都載卷之四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 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容公三筆云忠義有不幸泯滅無傳者南唐後主淫

于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歎人汪

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帝事佛刺血寫佛

大都載

卷之四

一

經散髮為佛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

餓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舍身屈膝

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

之近考余郡乘人物志俱不載汪煥名宜容公傷

其湮沒也

容公隨筆云徽州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

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樵樓

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爲字多

燥筆而于州牌尤為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

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而

郡乘志災異缺不書因識于此

宋太學有至樂公舉人居之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

者錢唐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沈睿達因閱僧堂

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之爭競遂息今所在遇

火災取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

有之

大都載

卷之四

二

南部烟花記曰煬帝會飲為拆字令侍人杏娘拆杏

字為十八日帝曰能拆朕字乎杏娘曰移左畫居

右豈不成淵字耶遂為唐興之兆

演繁露曰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則家

有禍

沈存中清夜錄云丁未嵯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

數十大率如燭籠詢其家曰聚螢囊也有火之用

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嘗為大囊照耀山

丁製蓋具體而微則囊螢不獨車胤也

國朝徵聘前有吳陳近有鄧劉四公人多知之而弘治中儒士潘辰以廷臣薦舉欽授翰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嘉靖中生員文徵明以巡撫薦儒士葉幼學以輔臣薦俱授待詔人罕知者因並識之

紀元有相同者漢武帝東晉康帝南齊高祖俱號建

元漢光武東晉元帝南齊明帝俱曰建武漢宣帝

西晉惠帝皆曰元康晉明帝北齊武成帝皆曰太

宋都載

下卷之四

三

寧晉惠帝後魏文成帝皆曰太安漢後主西晉愍

帝皆曰建興漢章帝唐憲宗同曰元和漢桓帝宋

文帝同曰元嘉和帝東晉安帝吳烏程侯同曰

元興漢宣帝吳大帝同曰黃龍漢宣帝吳會稽王

同曰五鳳漢宣帝魏後廢帝吳烏程侯同曰甘露

南齊和帝後魏廢帝同曰中興晉宋明帝同

曰泰始魏明帝東晉廢帝魏孝文帝齊文宗同曰

泰和漢明帝晉惠帝魏宣帝同曰元嘉晉

帝魏明元帝同曰永興漢桓帝晉惠帝同曰元

康漢安帝宋武帝同曰永初漢冲帝西晉懷帝同

曰永嘉漢順帝東晉穆帝同曰永和漢和帝齊東

昏侯同曰永元晉元帝唐則天同曰永昌南齊明

帝唐代宗同曰永泰宋太祖與蜀主王衍同曰乾

德有父子同紀年者漢高祖與隱帝同乾佑梁太

祖與均王同乾化唐昭宗與昭宣帝同天佑又周

太祖世宗恭帝三世同曰顯德

宋都載

下卷之四

四

物因人得名者莫邪鑄劍遂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

釀遂名酒曰白墮藥中使君子因郭使君多用此

療小兒而名牽牛因人牽牛易藥而名阮咸作銅

器似琵琶因名阮咸後改爲月琴地有因物名者

蟲名胸臆因名縣爲胸臆物有因地名者僕句之

地出龜因名龜曰僕句蔡地出龜因名龜曰蔡冀

北出良馬因名馬曰騏驎地出驢因名驢曰衛

暇錄曰世呼驢爲衛衛地出驢其在茲乎

良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

圖經曰象

內配十二辰屬惟鼻是其肉又膽不附肝隨月在  
諸肉間淳化中上苑家鑑太宗命取膽不獲使問  
餘鉉鉉曰象膽隨四時今雖在熊膽春在首夏在

春當在前左足腕而制足舉

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蛇之膽隨日轉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諸獸肝有定數惟獺肝一

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月滿又退之魚膾冬至

在腹底近春在體

盧山記曰山中僧養堅面多瘡癰偶溪中得一石如

末都載

入卷之四

五

雞子夜覺涼冷信手磨面瘡癰盡滅後讀博異記

曰龍窠石磨瘡癰大効六帖云新都相孔休侯王

莽莽曰君面有癰美玉可以滅癰取玉槌碎自裹

以還休想龍窠石亦玉之類耳

金鑾密記曰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劑一甌取防

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窮幽記曰蜀中厚朴若酒餘採之紫色

青陽記曰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

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

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體上書曰郭汾陽每遷官

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遣已乃復此皆出于相術

之外如魏志載朱建平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

為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

為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眾人悉不見果年六十

二卒其見白狗事亦出相術外皆可異也

玄覽曰棗李之屬為核果琴莊美事曰崔奉國家一

未智載

入卷之四

木

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垂龍必割其耳其

血落地故生此李山海經曰北號之山有木狀如

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味甘酸食之不瘧

國初三楊同相人以東西南別稱之士奇江西人稱

西楊潯荊州人荊州古南鄭也稱南楊榮閩人住

京師東稱東楊

幻術有不可解者漫錄于此尉遲偓中朝故事云宣

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使鬼神

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洎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宮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

未都載

入卷之四

七

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復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賚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又云咸通中

未都載

入卷之四

八

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設法起其兒子無効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爲幸矣復叱之不與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欹然落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仰面吐氣一道如足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

大都載

不卷之四

九

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又王行甫耳談云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霞綸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徧食之甘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誼話聲忽擲其人首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

大都載

不卷之四

十

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爲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釀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條簾謂肢體曰可起矣條簾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無不灑然絕倒是年先君侍御捷楚書與里中諸君子所親見云又云秦王宴藩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扮關雲長扮關者故作誤持大鉄刀出將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閹撤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醉出王留欵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信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皆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而怒卽命殺之客爲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聯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求解于客曰容我敬一禮如何王曰



可于是聯翻下一粒不撒客爲倒絕諸戲劇皆奇  
怪若是大冶胡觀察對薇常在宴所見爲客談若  
倒身米不撒則所常見矣又云徽廢王于中秋之  
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宇光采倒  
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翩翩直至王前下  
鶴背頓頽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  
殿前銀護限歲久銷鏤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  
者願爲補造富增福祉王大駭異不敢背卽曰有

未都載

不卷之四

十一

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  
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  
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  
如前跨鶴至而護限適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  
置殿前王曰重器非數人不可徙汝單身來索之  
哉童子但頓頽謝而鶴已張喙銜去如斷梗飄葉  
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  
獨門正孔朝東疇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

凡得無爲新垣平王盃之詐乎王曰明明共見何  
詐可爲越三載河洛之灣有客遊妓館輕脫簪散  
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于大金吾陸公炳  
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罔  
安能東我將加桎梏適案頭有小瓶卽投足入漸  
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片呼之皆應終不  
敢出獨于某觀掘得鏤紋護限一角朱侍中靜甫  
談孔公其先輩所親見也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

未都載

不卷之四

十一

入月宮聽霓裳羽衣曲皆此類

草之異者自史紀屈軼能指佞外如常山北有護門  
草置諸門上夜有人過其門則叱之酉陽雜州有  
舞草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  
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則動葉如舞  
亦見雜俎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  
花葉皆相對行人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  
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好事者唱之竟日兩葉相

搖亦竟日或唱他辭則寂然不動

賈氏談錄均州天心

山中生異草名薇蘅有風不偃無風亦搖

太平寰宇記

無風獨搖草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

合見人自動

草木

赤箭獨活亦無風獨搖沙筍聞人

聲則縮

東海有倒生之木觸之則葉翕

俱玄覽

萊公雷陽之枯竹昭君冢上之青草雖忠佞不侔皆

念慮精誠所感故小說有云伊尹墓之棘直周公

墓有模木其葉四時代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色

天都載

八卷之四

十三

得其正孔林有楷木無橫理聖賢冢墓記曰孔子

墓上有五味木以其具五味也姜尚書寶遊闕里

記曰孔林約廣十餘里有異草奇木木名楷者

尤奇此木性不曲而理有文人以比文王墓之模

木人嘗言此林中下無荆棘而上無鳥巢先師在

天之靈實使之始不信今見果然尤世間奇特事

東阿季札掛劍處生草一種能治心疾蓋緣季子

心許徐君劍也嚴子陵釣臺無別草木盡白茅耳

蓋表其清潔之意題釣臺詩有云乾坤留節義草

木顯清風指此又贅暇村十里舜耕地今無荆棘

角端能言人多知之而白澤亦能言瑞應圖記曰黃

帝巡于東海白澤出能言語賢君德及幽遠則出

成化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

昏厥至次日天明始蘇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

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

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殆二十日後一一

天都載

八卷之四

十四

如其言程竟無恙是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

其妻覓舟遊溧陽舟子悅其妻至溧陽誘其入曰

我于此最熟你可留妻在舟我同往見舍舟子至

山下遂猝死其人回舟給其妻曰汝夫爲虎噬矣

妻哭舟子曰無苦我自與汝配耳其妻疑曰虎豈

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脔亦願足然後與爾

爲配舟子不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舟

子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矣路人

詰其所由妻以實告

舟人打死復活來告

復活云二事可為鑒戒義虎傳

義虎傳

虎搏兔先于四圍撒溺則兔不能出以受其搏獐宿

處四圍自吐涎留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獐即跳

去虎多不能出亦物類之智也

空同子云松檜之木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言有

大都載

不卷之四

五

餘威也獸中猛自天鐵熊與獅外惟虎而成化中

內官劉馬于西番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

善闖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闖一蹄而虎斃又

闖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闖被獅折其脊想此

亦龍種類也

輪迴之事正史載羊祐前身為李氏子若此類見于

紀載者不可勝述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

豈是張衡後身商芸云顧總是劉禪玄怪錄

靈運王壺清話嚴武是諸葛武侯代編韋皋亦是武侯

宣室房瑄是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感

祖禹是鄧禹家傳劉沆是牛僧孺文苑英華張方平是瑯

琊寺僧冷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新話史彌遠是覺

閣梨隆山雜記馮京是五臺僧孫公談圃真西山是草庵和

尚外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子春渚趙

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筆王十朋是族叔

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又王自有詩云石橋未到

大都載

不卷之四

五

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王安石是秦王貴耳

集岳陽王蕭譽是許玄度詢簡袁滋是西華坐禪

和尚逸史至本朝胡尚書澹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

是入定僧皆彰著者也

巖下放言云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門內甚急宋

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

事宮室梁柱欄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

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誼掘漏澤人骨以

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忿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

入都載

不卷之面

主

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証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人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于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時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而無所忌憚者之戒

放言又云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

未都載

六卷之四

本

報于天如符契然其報應之說何必待久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符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四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敞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愈甚幸苟免遂從之與幹焚其寨數千夫皆至希範爲燕

搞醉之以酒已乃執于坐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奏圖忽仆于園中家人急出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夫爲將不得已而至于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旣以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計希範起盜賊其

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多非特不敢爲杞之爲固自不敢萌于心幕府徧禪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余太常農丈人集有咏六月菊云惟杭新城縣有之

未都載

下卷之四

十九

詩曰異甚從誰植翠然此日開離騷應咤爾雅更驚猜夏雨寧須厭春風可是媒願移霜下影還向寂寥杯余考劉蒙菊譜有夏金鈴深黃千葉以六月開有夏萬鈴紫色細鈴以五月開范志能菊譜有夏小金鈴有五月菊史正志菊譜有夏月佛頂菊皆夏月菊宜不獨新城有也頃讀陳公甫白沙子集有正月菊詩二絕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白李更當時東風自領芳菲去也爲秋香作意

廬阜高歌九日杯盡將秋意放花開誰教也向東風裡點破千紅萬紫堆又有五月菊三絕句

王元禎作葛乾孫後傳云予得可久數事爲補一傳以足郡志之缺予又見可久一事記之以補元禎後傳云有一舟人生子身全無皮人莫能曉適可久出吳門衆告之可久就岸畔令作一坎置兒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且曰人之可久回啓衾視之已生膚矣蓋其母懷胎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余又見危氏得効方云宜速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并記之

未都載

下卷之四

二十

葛可久後傳曰有一人體無他苦視物皆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皆然問之曰無藥也明且集二十壯夫于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人提其腰奔十里餘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度令其視物復常曰彼常遭跌而兩葉肝相沓故目光爲倒急行其肝自正又九靈山房集曰臨川道士蕭雲泉

兩目視物皆倒植求教于呂復復曰視一物爲二物視直爲曲古人常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願聞其因曰某嘗大醉盞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呂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受驚致令其膽腑故至此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

畢視物如常

眼中常見鏡子

奇者北夢瑣言

大都載

入卷之四

王

曰有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求趙卿胗之卿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脰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設臺子施一甌茶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這久候不至少年饑甚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卿知之方出曰郎君先因喫醋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所

乃權詐也醫說續編曰有一人常見諸般禽虫行走以手促之則無乃肝膽經爲疾用酸棗仁羌活玄明粉青箱子花各一兩爲末每用二錢水煎和滓服日三次

目又有視一爲二視三爲邪視直爲曲者本事方云荀牧仲頃年常謂人視一物爲兩醫者作肝氣有餘散之

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真人云目之系上屬肝出于腦中邪中于頭因

大都載

入卷之四

王

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二系入于腦入于腦則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于睛所中者不相比則睛散睛散則岐故見一物爲兩令服驅風入腦藥而愈奇病續抄云淮安一人忽視正物皆以爲邪歷多醫不諳其疾有名醫古老胗其脉因留病者于家設樂開宴勸酬盡醉乃已扶病者坐轎中使人擡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側展轉久之方令登榻而臥達旦酒醒遣之歸病遂愈古老云此

因醉中着閃倒肝之一葉搭肺葉故初正爲邪  
今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復舊歸原矣故視  
正藥餌安能治之筆談云有人家一妾視直物如  
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具親見之  
兩山墨談曰 太祖旣卽帝位蜀明昇猶拒聲教  
于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  
欲戮之彭氏廷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  
疆土託在臣妾夫某 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  
天都載 八卷之四 三三  
死今已矣卽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  
編置海南余考之實錄乃其自降亦未嘗編置也  
錄曰洪武四年六月癸卯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會  
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  
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七月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降表至京先是 上命  
議受降等禮省部倣宋太祖乾德三年受蜀孟昶  
降事儀議禮以聞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

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  
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  
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  
師  
忠勤死事位卑者多易湮滅羅文恭公蒼集戰馬記  
錄之以爲世勸記曰王夔公禎濟陽公孫也濟  
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 朝任一子廣普水稱  
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事甚奇始公爲夔州府  
未都載 八卷之四 三三  
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  
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臉  
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曰汝食 朝廷祿所主  
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卽代勒所部民兵晝夜  
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主十  
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乃得歸居  
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  
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克結避禍多方詭



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爲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卽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卽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

未都載

不卷

五

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爲王公也果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簣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踈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歸

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筮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樞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事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旣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仇怨微隱間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卽人猶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于鬼神使之然哉

未都載

不卷

五

讀騷馬記因憶古義馬有類此者并記之渚宮舊事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常所乘騷馬于床前養餌忽連鳴不食注目鞍休之試被之卽不動也還床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因試騎視裁出門外便奔而馳之走行十里顧望所住已有收兵至矣乘馬南奔獲免後還荊州加騷馬楊武之號南史曰湘州任煥有騷馬煥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于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

得上馬于是向馬泣曰驢子我于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聞見錄曰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色白乘之如輿輦罔人云馬行步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死程史曰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騎養之後亦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峒寇李元礪所

大都載

卷之四

七

殺馬悲鳴屍爲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后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驗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於爲盡傷騎不復顧冒陳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居三日驗騎病傷不秣而死吳書曰孫堅計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拊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

行戒錄曰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養一馬甚愛之勞粟餘飼甚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王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峽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大都載

卷之四

七

顧太初曰十六國春秋曰符堅爲慕容冲所敗飛矢滿身血流被體馳騁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踟躕澗側不能復前堅不能復前又踟而受焉堅援之得免

余過廣陵見建坊于途以旌婦之剖肝活姑者古有割股平聞剖肝其剖之事甚奇大略與宋學士所碑陳孝女同碑曰陳孝女妙珍麗水人父登大母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未疾妙珍剖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孝女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偃偃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

作諸禳祭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焚相糾纏  
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  
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額天乞以身代復不  
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  
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割肝食之則愈矣  
妙珍問曰欲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  
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  
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露濕若有

天都載

八卷之四

三十九

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  
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乃無  
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枝卜于神逮俯身拾之而肝  
忽出懸亟刃之真几上燕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  
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雜  
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  
戒左右勿漏言然創甚瀕危復夢神人語之曰無  
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試之果愈時年十四後三

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中前誓葉  
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  
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于朝詔有司  
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  
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

余友歛潘景升且更云已酉秋抄得陳鏞金陵人物  
志讀之于割肝剖心事得七人焉宋四人伊小乙  
劉興祖史思賢其一人顧童子國朝

未都載

八卷之四

三十九

二人徐佛保黃國因內劉父疾餘俱療母疾并  
景升舊所載剖肝事數人俱詳巨史中  
壽州安豐塘世傳塘心平阜處古安豐府也歲久沉  
陷入塘中今霧雨浹旬或見城郭人馬現其處陳  
兩山墨談以爲考之史傳安豐初不聞建府縣廢  
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卽今壽州是也城郭人馬  
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  
幻而見者竊識遂妄云耳然余考中稱衛州城元

徙而故時城隍廟之影皆于日中見之此亦理之所有未

之妄

曹安者謂言長江志載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即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舟過泖中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奇此余謂墨談指爲妄者非也

歸太僕有光集中云海旁屋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

天都載

不卷之四

三十一

闕雲氣各象其山川而余讀月令通考云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陂西垠有小山曰崆峒若九春三秋晴麗必有毒霧起山巖彌亘數里樓殿轉轉花木煥爛數息而止則樓臺宮闕不獨海與廣野之氣也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鼃渭水出氣如蜃此又不可解

大藏經論長命報自不殺外又曰放生施食皆得長壽偶閱施食一報頗奇因記之採異記曰商人戴

歐明常過彭蠡湖必投供食祀神數歲不間忽復過之有使者迎曰清湖君請見勿訝也渠所酬皆

勿受但乞如願耳若其言果得如願乃君之妾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正旦如願晚起戴捷之因走入糞壤遂失所在夷堅志曰崔公度自少施食常以花勝黃幡遍插食上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親故家中夜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夢一婦人至曰崔

天都載

不卷之四

三十二

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高皇帝御製文集有記夢自敘祝伽藍曰避凶趨吉

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投于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玆投之于地其玆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玆予備糗以往以玆擲于地其玆仍陰之就而祝圖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玆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甚凶予心甚恐願

天都載

不卷之四

三

求陽玆以逃之玆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玆投于地神既不許以玆不陰不陽一玆卓然而立予乃信之據此文則玆之卓立亦龍興符瑞之一也余觀載籍著立皆爲帝王受命之符并記之五代史補曰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頤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

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舊唐書曰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之事也

唐宣宗曾爲僧新舊唐書俱不載余讀洪覺範林間錄與陸游避暑漫抄載其事因識之錄曰宣宗微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

天都載

不卷之四

三

迫公武爲難髮作比丘使逸遊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一見異之待遇甚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卽位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于時然庸詎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酈吉而新書略之獨班班見于安禪師傳爲可嘆也抄曰宣宗遁跡爲僧一日同黃蘗禪師觀瀑布師咏曰千巖萬

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曰溪澗豈能  
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  
于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傳之時海內遂不  
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石林讌語曰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  
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  
故云余考其宋史本傳及年譜誌銘俱載東坡事  
而不載號老泉山人事世又稱蘇明允洵爲老泉

未都載

八卷之四

五

而嘉祐集止有老翁泉一銘洵本傳及歐文忠所  
撰明允誌銘亦不載其別號老泉而世盡稱爲老  
泉何耶余先紀此甚疑之後讀焦弱侯先生續筆  
乘亦云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  
見于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  
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作老蘇墓誌但言人  
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  
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先生

此論甚當附記之

顧太初曰東坡字自取曰樂天詩中語耳

梵咒有試之極驗者余曾見經刻中云凡一切撲燈  
虫欲救之不使入油火中以草長六七寸者持之  
用水淨口呪曰波利瑟吒護生草救度衆生離煩  
惱念七遍以草置燈上則虫不撲入余呪之果驗  
又夷堅志云余與宋侍郎語及神異事宋曰吾舊  
嘗畏夢人授一偈婆珊婆演底每獨處臨臥誦百

未都載

八卷之四

五

遍覺心志自然不覺忘余曰始余讀酉陽雜俎載  
主夜神呪婆珊婆演底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  
惡夢後讀華嚴經乃得其說宋卽檢經曰善才  
童子參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毗羅城見  
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我得菩薩救一切衆生  
癡暗法光明解脫我于夜暗人靜鬼神盜賊諸惡  
衆生所游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並  
皆昏蔽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于海若行于陸

山林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惑方  
隅亡失道路張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卽以種種  
方便而救濟之爲海難者來作船師魚王馬王龜  
王象王阿修羅王及以海神爲彼衆生止大風雨  
息大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嶼令免怖畏悉得安  
穩一切衆生于夜暗中遭恐怖者現諸日月及諸  
星辰晨露夕電種種光明或作屋宅或爲人衆令  
其得脫恐怖之厄爲行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冒

天都載

卷之四

三七

雲霧所蔽而恐怖者令得出離其神力如此蓋不  
止夜眠一事也余每見人多疑懼眩暈必勸使誦  
持絕有驗

詞家通篇用疊字者絕少獨丘仲深潛題旅思滿庭  
芳一闋云歲歲年年時時處處紛紛擾擾膠膠淒淒  
慘慘慙慙更蕭蕭日日風風雨雨每霏霏拂拂迢  
迢懸望波波浪浪苦蕩蕩飄飄○愁愁兼問問重  
重暮暮連連遙遙漫悠悠漾漾動動搖搖切切尋

尋覓覓長戚戚寂寂寥寥心心念念思想思想幾  
暮暮朝朝此詞亦甚奇其題秋思迴文菩薩蠻詞  
一闋語亦高妙詞云紗窓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  
空幃冷香炷細燒檀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  
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處別寬銷可與朱晦翁  
劉靜修迴文菩薩蠻詞並美晦翁詞云晚紅飛盡  
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  
次劉圭父韻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

天都載

卷之四

三八

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圍山影紅圍翠  
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雀對言無三詞皆逐  
句一倒讀每一句作二句者丘詞則自尾讀迴耳  
余見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  
名蒿室儒者率以爲誕而桂海虞新志云容梧道  
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之爲屋住小蒿亦  
中肩輿之扛則未始無蒿室也

天都載卷之四



都載五卷目錄



程楚翁忠義

善言惡願皆有報

記五代史闕文

蜜蠟

諺語之說

行草上染蛇瀝簷溜片菜有龍子

辨宋史薛奎傳之誤

六神占卦亦不可泥卜詞

余良弼卦影

費孝先以卦影知名

天都載

不五卷目

孟羽卦象

桐葉催生

龜鼈不可食

虫與松人與象俱化石石化女子與麴

瘡破有雀飛鳴去

兩廉石

昇仙當以白晝

活石

石變玉占

姑獲鳥

賣鬼得錢

溫公却麟

相定身死後榮貴

物因地變

知會歌謠

辨韓愈知馬聲佩聲吉凶食物有異識

體油生火

記博物志補

日食為解為偶合

雪中煮藥

見夏文愍字知其不終

辨寒熱

九州春秋

神物終化去

為大當戒

自知三生事

唐鄭知前生報應可畏

魔魅求食

天都載

不五卷目

狐化新亡者

救勸命得殊四事

寓簡論易

靜以鎮性

叔堅不為性動

異雄不信擇日形家言

元忠鎮性

周南風帷

鏡帷轉富

不用紫河車增壽

翼報亦以改過免

論茶並人

水竹類人形者

論生男生女之分

神人異類護善人

傳霖刑統賦

新火無毒

地火霜薄風災

白松

天都載

五卷目

三

天都載卷之五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有運同校

余嘗紀宋林余處士傳後讀先丞相碧梧詩知程楚

翁事亦余流輩也而宋遺民錄及諸史多不載余

聊記其畧楚翁微婺源人性偏儻喜問學德佑末

天都載

不卷五

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散家貲陰結敢

死士將復郡城事泄被執榜掠幾死夜賂守者得

脫去時先丞相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先

丞相義其為人贈以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

中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維有客來今雨誇予邁

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悲憤之意一

寓於詩所著述經兵火無存深可惜耳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誇其能杖笞健士

裴旽首不答歸語其子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爲宋相家居死節列忠義傳云稽神錄曰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姓者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其利將行携劍禱於李回梨山廟且曰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佑汝僅使汝不死他人手

耳旣戰敗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卽以此劍自刎而死是不但善行有報卽善言亦有報不但惡事當戒卽惡願亦當戒感應之際微哉

余家有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一帙考之通考云因五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余閱歐文忠五代史俱已補入矣獨司空圖無傳王朴事傳未悉載附記於此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旣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爵但稱知非子又稱柰庵居士其所居曰積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

休亭嘗自爲亭記

云云已上梁史舊文云

臣謹案圖河中虞

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疑所賞嘆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

中有文曰繼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踴於進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叅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置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

未都載

入卷五

四

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察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祖室大官如恭本字犯廟諱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心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贊成弑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王朴

周顯德中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有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

未都載

入卷五

五

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

蜜蜂一名蠟蜂蠟生於窠而天下之味莫甘於窠莫淡於蠟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固然也

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余登謝公墩座上一友曰曾見欽天監內聯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皆訛傳耳

摘青雜說云有人患脚瘡冬月頓無事夏月臭爛寒

痛不可言過一道人視之曰爾因行草上著  
交遺瀝瘡中有蛇兒冬伏夏出故疼痛也以生蝦  
蟬搗碎傅之日三四換凡三日有一小蛇自瘡中  
出以鐵鉗取之遂愈翰苑叢記云滕樞密嘗因承  
簪溜盥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既數  
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  
乃扣良醫石藏用求治療之方石曰此方書素不  
載當以意去之歸可末蟻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膜  
夫都載 一卷全

物雖小但似蛟龍狀而有兩頭其病者依而治之  
獲愈此三事人所易惑不可不知  
石林燕語曰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新祠  
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  
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天下服簡肅之  
抗論云余讀宋史薛簡肅奎傳乃云太后謁太廟  
欲服天子袞冕奎曰必服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  
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  
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  
也服之豈可以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欽  
是太后未嘗從簡肅言與燕語不合石林燕人其  
自序曰縱談所及多故實皆平日所傳於長老名  
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其所紀當實而傳成  
於史局諸人手不間無訛舛耳  
今上者以六神看卦其占卜之詞不可盡泥書曰  
志先定昆命于元龜在人之志意先有定矣

測不可不審尹寧齋綴錄曰成化甲午八月成  
申子計江西雷以是日揭曉未審弟嘉言中否  
因命卜之初內卦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  
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至是爻果  
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  
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予曰予  
意已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當動而來況  
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必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

天都載

卷五

八

壁以俟小錄至京嘉言果中矣

近讀龔明之中吳紀聞載余良弼事又有占卦影者  
附記之良弼當三舍法行時試上舍義題反覆用  
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南徐訪一日者  
撰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  
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鴈一入雲中一為箭所中日  
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為不然既  
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

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即盡寫舊所作同  
曰文格與今不同不可用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為  
信竟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良弼得廷  
試計撰著時適符二十年

卦影事今罕傳者大都其機隱事後方可驗東軒筆  
錄曰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獨王平甫不善之嘗  
語人曰占欲前知而卦影驗于事後何足問耶唐  
垌知諫院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

天都載

卷五

九

箭射落一雞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  
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  
翌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于殿陛上怒  
降垌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  
落之雞乃我也李璋嘗令孝先作卦影畫雙鳳立  
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  
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  
卧于傍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為鳳寧

軍節度使也廳所者皆知屬府末年謫官鄂州召還卒于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閣也初兩子侍行璋既病夕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吹劍續錄曰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為本朝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上大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入寇高宗中興卦象想亦卦影耳

未都載

不卷五

十

復齋日記載滑壽

字伯仁號懷寧

治人疾不拘拘方書而以

意處劑無不效秋日游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來求醫先生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急以水煎而飲之歸飲果產同游者問出何方櫻寧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姪已十月而難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余讀朱右櫻寧生傳不載此因記之

通志曰龜羅之老者能變為邪魅多年之蠶入水化

為龍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為蠶所憤便為惡瘡實強靈之物不可輕殺

余讀錄異記云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玩用為書鎮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為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此有情化為無情也又云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人斫伐之誤墮一段於水中化為石因取未化者投之隨亦化為焉其所化者枝幹

未都載

不卷五

十

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此朽物化為堅物也

續仙傳載

永康縣枯松化石事與此稍異荆州記曰臨賀焉乘縣有故縣廟相傳漢淮南王被誅其子奔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面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迫察者手足無不瘡爛山川紀異曰河南府東有象莊漢時西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為石今石象猶存此亦有情化為無情也幽明錄曰陽羨縣吳龔嘗於漢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床頭至夜化成女子此乃無情



化為有情也文苑英華載王倕奏武威郡番禾縣天寶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為麵在近村間及諸部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天寶三年也唐會要載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麵人取食之此乃堅物化為朽物也

人誤服蛟龍子在腹中成疾者理猶易曉而聞奇錄載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臉忽瘡而生一小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此則理之不可曉者

吳文定匏翁集中有廉石記蓋指陸績鬱林石耳績為鬱林太守罷歸不載寶貨舟輕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至姑蘇置其門號鬱林石齊書載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惟清廉

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藏余謂此石亦可名廉石也

凡昇仙者多以白晝蓋乘陽氣不落陰魔耳夷堅志曰武當王道士行五雷法甚驗其師劉先生道業頗高一口昏暮時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踵至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王曰常聞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昏黑切恐陰魔作祟須審諦之劉不聽叱之使去曰吾生平積功累行時節因緣至此

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趺坐幡石上與眾別訣王密返室敕呼雷部神將忽霹靂一聲震起仙童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氣一道長數十百丈直下巖谷中明旦出視窮其血迹所止有巨蟒死焉

吳溪志載海陵聖果院有古井欄南唐保大中造舊有綆迹深寸許今復生合疑活石云余謂衡州府羊角山石尤活石之異者志載石在府治譙樓

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尋羊角山石鄉人指示之  
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書入復合人亦  
不知所往

石變爲玉不可謂吉兆隋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  
小石於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玉  
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兆大業末盜皆僭名號續  
僧傳云隋相州刺史內楊公薛胄所居堂礎忽變  
爲玉胄謂爲善徵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

天都載

卷五

古

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  
逆事相連乃流之邊裔追悔晚矣

姑獲鳥一名夜遁一名鈎星一名隱飛爾雅埤雅爾  
雅翼通志略古今注函史俱不載本草及荆楚歲  
時記載之而玄中記載之獨詳亦鳥中之至怪者  
也記曰姑獲晝飛夜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脫毛  
爲女人名爲帝少女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  
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荊州爲多昔

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  
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  
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  
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  
三女得衣亦飛去余近見朱鬱儀駢雅亦載此鳥  
名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  
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宗欺之曰我亦鬼也欲至宛

天都載

卷五

主

市鬼言我亦欲至此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勞可  
共迭相擔也宗乃大喜鬼便先擔宗數里鬼言卿  
大重宗言我新死故重耳宗因復擔鬼鬼略無重  
如是再三宗復言我新鬼不知鬼何所畏忌鬼曰  
惟不喜人唾及遇水宗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宗  
渡有聲鬼問何以作聲宗曰新鬼不習渡水耳勿  
怪行將至宛市宗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  
奈何求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着地化爲羊

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古之論麟者庸身牛尾一角春秋之書麟亦曰有麇而角麟辨之亦無難者而宋時交趾貢麟司馬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偽爲遠夷咲願厚賜而還之此真千古名言也當國者宜以溫公爲法不可自附於東方朔之識畢方終軍之辨鼯鼠劉向之識貳負諸葛恪之辨侯曩強以自見也

天都載

不參五

七

相有能定身後之榮貴者陳文孺雜記云皇朝仁祖一日坐東廳簷下忽有一道士長髯整衣排闥直入揖而言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仁祖異之留之茶不顧而去後仁祖喪於正至四年甲申至洪武元年戊申冊加尊號適符八十三之言或曰此多神仙者流非相術所能知然余又讀永叔歸田錄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饗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

終幕職其女流居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封清河郡王始驗相者之言龍城錄云武居常則天高祖也願下有鬚若猿頰人呼爲猴頰即面上有四鬚一日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丐者言唐程行誼爲陳留縣尉有老人相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爲御史大夫

天都載

不參五

七

關生相者理亦有之也

物因地變如橘過江則化爲枳之類者頗多是植物類也若動物中凡蛇死皆閉目惟毒蛇目開生舒斬兩界間即一開一閉難踰嶺而黑鵠鵠踰嶺而白玄覽曰東流有麥魚越瀨則化爲蜻蜓瞿塘之南有猿徙之北岸則不啼皆地氣使然耳

博識得於閱覽此理之常也至如論誥疏公冶長辨

鳥雀語云喈喈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

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共啄人驗之果然左

傳介葛盧辨牛鳴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黑白抱

朴子李南知赤馬之言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

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地里志

稱伯益知禽獸言語後漢書魏尚魏志管輅北齊

書張子信宋史孫守榮益部耆舊傳楊宣桂陽朱

賢盡讀成武丁皆曉鳥語翰府名談白龜年曉鳥

獸語遼史神速姑能知蛇語東城老父傳神雞童

解雞語舊傳曰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諱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和苑有鳥鳴書

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

抱朴子云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

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

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武后朝

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此

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

王珣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此

余前所記王生聽丁晉公馬蹄聲者同符朗善識

味有人殺雞食之朗曰此雞接恒半露問之果然

又啗鴉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差此

與師曠荀勗識勞薪易牙辨淄澠皇甫玄晏識麥

有杏李柰三味李贊皇辨建業水同皆不可常理

測也

博物志曰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

庫火積油所致邵氏後錄曰油絹紙石灰麥糠馬

糞草皆能出火此皆物理自然非異怪也

游用之博物志補曰水居一名魚伯大水有之狀如

人乘馬衆魚爲之導從漢末有人於水際見之人

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其手足耳鼻極類人也

今人於大水時見人乘馬者輒以爲怪抑或水居

之類未可知也

論日食如京房劉向董仲舒言人人殊

徵宋真宗時親征澶淵是時契丹在河北駕在河  
南忽日食蓋真宗懼甚司天監官奏按星經主兩  
軍和解真宗不之信檢晉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  
契丹兵果自退馳書求通好其亦附會者偶合耶  
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蓋譏王維雪裏芭

蕉圖畫皆以此非雪中物朱新仲論之

江東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惠洪未望嶺外

故云隱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鉉近在廣西親見

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天下物未見者不可輕

雌黃如荆公落英事正類此

桃源縣有三義廟在河岸往夏文愍言赴召艤舟瞻

謁手書天地止氣一篇又書聯云王業于今非蜀

土英靈到處是桃源廟於廟中後一御史見公字

驚曰公字帶有刀鋒其殆不免乎公果被刑

月令麥秋至注謂秋爲成熟之候麥當成熟故云麥

秋北史蘇綽傳曰嘉苗頃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

意與注同野客叢書亦引絳素雜記証之意亦與  
注同而蘇伯衡著空同子有曰環慶無麥秋大梁  
無螢無寒蟬則伯衡謂實有此一種物矣蘇在李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爲酒水丸沉河湟寇  
不得度

神物得造化精靈流傳于世間者甚少是以張華雷

煥有化去之說合一之論也元相國鎮江夏時嘗

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

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詢彼漁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

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

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既磨瑩則嘗有光耀公寶

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又蔡州宣和間

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蛇蜒几

格問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已時則見至

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

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竇畜携來京師示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旋亦失去

問羊集曰余萬曆戊戌至宣城廣教寺有遊士謂余曰余友人方伯公平生性喜食犬肉人皆以斯投其懽又以彼膏然燈一夕燈作司夜聲公駭之撲

未都載

不卷之五

三

磁燈于地七八塊塊具作噤噤拒物之聲復呼隸人踏碎泚其迹至有如豆粒大者粒粒猶作前聲不已是夜悔之不復食集乃沙門法通所纂者人自知前生者如余前所載羊祐之類甚夥又有知三生者廣異記曰唐曲沃縣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咲曰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孤卽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

海州爲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陳克相識餘曰元至正陝西有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爲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唱和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爲故人也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已歷三生矣官曰汝前生喜潛心玩易尚記憶否小兒咲曰直是曾用此工夫言已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太極前一

天都載

不卷之五

三

着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北夢瑣言云劉三復者登第歷任臺閣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爲緩轡有石必出之其家不置門限懼傷馬蹄也問羊集曰維揚興教寺有士曾爲百夫長過寺談及自知三生事客有好事者叩之曰某一生爲馬馬狀何如畏蹊蹊則痛徹心腑又曰某一生爲蛇蛇狀何如畏六月蒸暑又曰某一生爲猪

猪狀何如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吾魂棲于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吾魂從其多者而往於家是時悵惶四顧吾魂或浮游于刀砧上或浮游于湯火間或浮游于盤器上或浮游于匙筯間或浮游于口鼻間凡我肉處無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吾魂方釋又歸來附于案下又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向其士言畢淚下如雨

宋都載

入卷五

二十四

唐紹幼而通悟知前生事而未嘗言于人雖妻子亦不知也後爲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邈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非子所知也至開元初驪山講武紹補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詔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說奏元振於社稷

宋都載

入卷五

二十五

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斬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死而言今時至矣吾自幼卽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怠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夜分不怠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床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觸燈遂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刀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於床下引斃犬陳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斃犬卽今李邈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邈乎報應蓋理之常汝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邈扼刀初一刀



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報猶影隨  
刀折殺亦不異明皇尋悔恨殺紹以邈行戮太疾  
終身更不錄用

冥報記曰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  
母艱弟喪數月旦望見其弟在靈床上不異平日  
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  
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墮此鬼中弟默然不對卽  
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床之鬼是  
未都載 入卷五 五

魔魅耳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令人撲擊  
之鬼乃逝之床下云饑乞食耳經日乃去世間有  
值此魔境者不可不知

陸放翁避暑漫抄曰林中書彥振罷政事去不得意  
寓揚州喪偶久之忽于几筵時見形飲食言語如  
平生狀乃決責奴婢甚苦林徐察非是伺蹤掘地  
得大穴有六七老狐中一白狐解人語言向林求  
哀幸毋見殺林竟殺之迄無他

知附房活蛇而獲壽而不死 公樞俱以活魚  
蔡喜夫以救鼠嘗參以救蛇 之有珠之報漢武  
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中有靈沚池通白鹿原人  
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鉤明日  
帝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放之  
後帝得明珠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自江陵歸鄂  
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呼  
云我自鄂下來求見二人各長四尺餘容貌華飾

未都載 入卷五 五  
皆白謂樞曰聞君儒者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  
俱醉于飲處便臥樞以被覆之及明尚寢舉被見  
二魚各長五六尺目雖動而甚困不敢殺昇至江  
中是夕樞夢二白衣人各執一珠置樞臥前不語  
而去及曉枕前得二珠各徑寸朱景平中東陽大  
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壘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  
喜夫奴床角慙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  
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踏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

置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宋曾參養母至孝曾  
有鶴爲人所射窮而歸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  
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  
謝驚數萬緡家遂殷富

寓簡中論易亦多佳語如曰極否時能約已厚下則  
否傾爲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交泰時  
或剝下封上則泰過爲損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  
非損乎雖益三也損下而益上斯爲否三矣雖損

天都載

不卷五

三十八

三也損上而益下斯爲泰三矣蓋天下治亂戒在  
損益而已

見怪不可驚怕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  
公亮大書入憲之手韋顓臾鳴金登科第鄧艾梟  
鳴牙旌乃勝敵之兆唐李更令張文成聞於庭樹  
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不吉

佳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大人行家人言當殺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効之何傷頃之

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  
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輩皆在  
田內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  
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後漢河南吳雄季高少貧喪母葬不擇地喪事趣辦  
不間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  
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其家

天都載

不卷五

三十九

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州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  
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爲司隸

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方爨見老猿爲看火  
婦驚呼元忠元忠曰猿憫我無人力爲執爨甚善  
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  
能代我呼奴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乃曰當  
饑就我求食今食之夜中鶴鷄鳴屋端人將彈之  
又止之曰鶴鷄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

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得傷之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某邑長鼠從穴中  
出在廩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  
應鼠還穴中至期復來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  
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  
我復何道言訖鼠遂死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之  
如常鼠耳

幽明錄曰吳北寺中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次出言  
未都載

入卷五

三十一

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犬鼠云亦不畏  
此且犬入戶必死犬至果死終祚後爲商閉戶謂  
鼠曰汝正欲我富貴耳今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  
失時桓溫在南川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車草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有大獲還時室猶闔都無所失  
其恠亦絕自是稍富

元末趙仁吳縣人家富忽患危疾醫云必得紫河車  
而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非嘔血必發熱

毒無一善終且陰殺人兒女出此胎者多難育我  
死何足惜不忍令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是夜夢  
玄帝告曰汝命當絕以不用胞胎一念增壽二紀  
後九十一而終余曾見醫書云用其胞胎其子多  
不育每勸人勿用因謂象人而用孔子猶惡而況  
于胞胎乎

聖賢教人惓惓以改過爲亟近袁坤儀黃祈嗣真詮  
亦以改過爲第一如宋景三言而焚惑退舍則明

未都載

入卷五

三十一

有感召余見冥報亦以改過免者筆于此以勉人  
自新焉冥驗記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  
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子  
還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  
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口記小  
兒時當牀有鷺巢中有三子母出屢取食因取三  
莢菜各與之吞卽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  
悔責客變爲道人曰君旣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卽

皆能言

高似孫緯畧曰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壹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弘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桐君錄曰茗有真香煎飲令人不眠爾雅曰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苑當是莽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薺晉杜育有薺賦曰調神和内倦

大都載

卷之五

三十二

解疾愈是似孫亦謂茶爲有益也余讀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博物志曰飲真茶令人少眠睡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茶譜云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當以

大都載

卷之五

三十三

春分之先後多聚人力俟雷發聲併手採摘三日而止若得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則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固形換骨四兩則爲地仙矣其僧如說獲一兩餘服未盡而疾差南部新書曰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對云性本好茶惟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碗如不出日不下四五十碗因賜茶五十斤是茶之益人甚矣乃唐右補闕母嬰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略曰得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損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後本草諸書遂沿襲其說哭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草木鮮有類人形者而桂林有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口鼻口皆具肉甘酸如蜜煎其地又有人面竹節窰而凸宛如人面人採爲拄杖見桂海虞衡志而記載鴈宕山出佛面竹堪爲杖想亦其類也又有篋簾竹節中有物似人名竹人堪治小

兒病

丘山字安道，豫章南城人，居三谷，遂號三谷子。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作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後男，應之者必生女也。褚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開，男女攸分。褚氏遺書曰：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

大都載

入卷五

主四

後，參精開，裹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遺書之說，與三谷華谷相反者，不可不辨。客座輔一作談曰：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話，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華谷之說，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蟾氣血盈虛似月鬼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

生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氣血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醫書載求男法多引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妊，喜告余曰：今必得男。吾用遺書法也。余曰：若用遺書法，當更產女。他日果生女，余告

大都載

入卷五

主五

以三谷華谷之說，越一載生一男。近會澄江郭伯英問語及前溫次霄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慨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遺書法者。連生六女而弗悟，因告之曰：速宜改正，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如何？余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善者天所默佑即

善者之者小說

記曰外王父中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比於權幸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于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藉雖門施行馬庭列鳬鐘而尋繹未嘗少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闔花鴨仰視

天都載

八卷五

三十六

犬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劒按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正人豈懼于鬼輩而相迫耶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勁瘦叩頭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人有厚路龜壽令不利于公龜壽上感德化復爲花鴨所害形不能匿令公若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二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何

存隸之明旦有婦人至第門急曳履而抱

持襁嬰請于閤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沈作詰寓蘭曰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告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

天都載

八卷五

三十七

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春日常宴罕儒風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擲刀于地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

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書以示罕儒其所言神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世所謂陰報豈誣也哉入聞浦江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于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之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後表母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之其所以累葉同居神有

夫都載

不卷五

三十八

助焉

刑統賦乃左宣德郎待學博士傅霖所撰余見其語俱駢對工麗古雅亦文之佳者趙文敏孟頫序之曰秦漢以降科條日繁逮隋唐比例愈密柴氏有國乃命臣下刊爲刑統或者以其文義簡古可亞六經治獄之吏所誦習實百代不易之典趙之意亦取其不傷于煩苛云

隋書王邵傳曰邵以古有鑽燧吹火之義近代廢絕

于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此高氏緯略語也余頃聞杜靜言在荊州抽分時教人以取新火法云久火有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桑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剜一小壙上用一木鑽卽牽鑽不用鐵也用一人抽拽之火卽出以火紙燒存性入罐內閉熄用時置鑽傍接火卽燃矣然必存性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內用四時木取火更妙

夫都載

不卷五

三十九

愛民者凡民間災傷當一一爲申達何可以例拘余讀容齋五筆地火霜薄風災之說未嘗不爲之三嘆也慶元四年八月饒州餘干安仁有地火災地火者蓋苗根及心孽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所謂蠹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



者皆爲所溥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民訴于郡縣郡  
守愛民有意蠲租僚吏多云法無此兩項又云九  
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  
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課此明證也元祐五  
年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  
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  
一人是皆牧民者之罪也

未都載

入卷五

四十

松未有以白稱者余讀吳明卿集有白松詩題云松  
在密縣天仙宮不知幾千歲相傳軒轅氏三女葬  
此因化爲白松詩曰何處松標歲月深蓋官寒色  
晝森森龍文細結清霜老鹿尾高懸赤日陰二室  
廻疑開雪嶺三花遙復妬珠林由來帝子顏如玉  
詞客偏含萬古心

載卷之五終

天都載六卷目錄



胡少保忠勇

茅鹿門救胡少保書

物性制于所畏

陽明先生遺毒

峨眉山紀事

魚骨海魚之大

鷄卵不當食

記地鏡圖異語

墨子五行書

相人頭上氣

牛湫

龜生毛兔生角

救殺善報

解犬毒野菜毒

未都載

入六卷首

一

朝鮮詢丘文莊

辨劉忠宣卒年

鷄能傷人

夢兆于百年前

冥中奪不善者福壽

童公談命辨

惜福之報

與帝王宰相同年月日時

豕異

養生當戒欲

醉石

沈韓峰先生紀四事

白鹿洞祠孔明

刑獄宜詳審

誤入死囚冥罰三世

記案陰決事書中事

漢瓦頭硯

鏡中現形三事

論象耕鳥耘

山陰二溪

紀牛事補牛書未載者

牛角獲捷

水隨陽九百六消長

黃河五色呈瑞

黃河正德間兩清

治貴因時通變

建文死節臣軼其名者

童慧

醫不可泥

藥六陳又小五陳

天都載

不卷目

二

背生善字再生鑄爐

洗一目以擒奸術

古美人連名

古複名華字

論竹開花

太山觀日出

地湧鐵袈裟天竺佛像自來

河圖與元命苞論地

太室山人集中紀三事

天都載卷之六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余鄉胡少保宗憲禦倭功在東南而忠勇尤不可及

嘗聞鄉先達云總督親臨陣者甚少而公戎裝立

矢石之間以督戰一日被鳥嘴鐵彈穿過其盔去

天都載

不卷末

一

髮僅一寸亦危矣哉又言倭圍杭城時公親登城

巡視俯身堞外三司股慄挽公懼為流矢所加而

公恬然視之其膽畧誠過人者

余讀茅鹿門坤上袁文榮公書足為胡少保公吐氣

亦可為公定論書曰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

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

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

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

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則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之前而鬪者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純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卽荷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龔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朝廷故所題覆不計其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遭讒於波濤近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於嗟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帶水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者一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推衆八

入寇南掠懸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南壁桐鄉而鬪而故督所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輯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奉文法畏名義力論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緩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會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

石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  
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變寵辱之聚聚所不待  
而應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  
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  
之制則世或不與操之以料國之勳則世不可  
無傳曰馬之蹄齒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  
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天都載

卷之六

四

犬者宿性未變也幽明錄曰晉海西公時有一人  
毋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  
晝夜不休將葬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  
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  
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  
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枉孝子云止有一狸即  
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枉  
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臥在坑中男子因縛孝

子付官應償歿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  
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  
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  
已還成狸又曰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  
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  
之因訪問二情旣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  
分別期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歿  
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枉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  
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勅婢取銀百斤  
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  
驍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  
過覓矜數十狗徑突入齋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  
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天都載

卷之六

五

陽明先生異事見於浮海傳及客座新聞等書錢緒  
山修年譜亦載入後羅文恭公校訂俱削去余又  
見碧里雜著所載數事頗涉幻怪然爲董蘿石後

人所著諒非無所據者頃讀冶城客論紀先生涉海觀日出其初出之景頗奇因載之論曰先生少好奇年二十許隨海浮過仙姑島觀日出聽鯨魚鳴初登島有老人年七八十歲自云居此二十年矣烹鷄留宿石牀上至夜半呼曰日出矣王先生可亟起見海水都作胭脂色日如大屋見漾潮升以爲生平奇觀莫是過也問鯨魚云其鳴不時不可待遂歸

天都載

不卷末

六

姜尚書實遊峨眉山記曰由白水寺肩輿以登凡六十里而至山頂峨有三三峨三峨皆蹲伏于下余所登大峨也山高故風亦高時六月大暑猶衣綿而擁爐若隆冬然聞前時水炊米不易熟後有人傳煉水法水經火沸者三始可以炊可免取水山之下而兩殿用銅鐵瓦蓋覆方不爲疾風飄去非仗蜀府力不能也

宋史載蜀貢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

騎馬往來語云海邊人不信有木大于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于木信哉因憶沈明遠過海上普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泊湧東下問舟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政和中路允迪公弼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出游其兩目如兩日當祠以三牲乃已公弼口占祝詞率

天都載

不卷末

七

官吏焚香再拜投牲良久始沒

余前所載食子物如鷄鴨子魚子之類殺生數多其罪更重頃又見鷄卵數事筆于此李道念好食鷄卵晚得奇疾醫褚澄投以藕汁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盡皆雞雛頭脚羽翅皆具晉有商人入海得二鵠鳥生二卵卵破雛生成二童子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誰謂卵可殺乎又唐敬宗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

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思除其害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脩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然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以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果然乃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如是耶翊日勅尚食無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又

天都載

不卷末

人

木六尺又雜記謂華萃瑞木也天下平其葉則平有不平處其葉則向其方而傾然則木之枯榮所向之方其有所兆歟按考經援神契曰于者德至地則華萃感又詳瑞圖指雙墨子五行書曰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感面則成老人含咲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人有相人頭上氣而知貴顯者子友四明余東鯁嘗言其尊人太常少卿余公寅沈閣學一貫沈方伯

天都載

不卷末

九

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

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天子氣

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從行皇明傳信錄

永起兵時江淮間有天子氣及既克太平而金陵

中亦常有天子氣蓋帝王之興天地預發其祥如

此所謂天子氣者晉天文志云內黃外赤四方所

發之處常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

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霧中或象青衣人無

手在口西或如龍馬或新色鬱鬱衝天云陳頴川

孫光錄曰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

之彼望我軍上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

氣也

天都載 卷末

凡湫皆名龍湫而隴州有名牛湫者獨異志云隴州

吳山縣人一夕皆夢有人乘白馬語曰我欲移居

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及明數百家牛皆被體汗流

如水是日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

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余考一統志不載此

事止於隴州吳嶽山云此諸山最秀異頂有龍湫  
想指此耳  
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

之兆

戒殺之善報人咸知之至見殺救之即救之而不獲

全者亦有善報焉婺州士人陳嘯弟陳岨有姻家

送一白羊又連戶以一猪償債嘯以元日待客將

殺之岨再三諫止不從正月十一日岨夢為人引

至一官府升堂見案上設三簿一曰放生二曰殺

生皆封印不發三曰救生吏揭簿書云陳岨某年

某月救一猪一羊令岨書字岨曰雖曾勸兄勿殺

卒殺之無功不敢冒也傍有二丈夫一黑衣一白

衣向岨拜謝曰當時荷蒙救拔雖令兄不從君之

恩不忘也書字畢乃醒岨以告兄自是全家戒殺

唐柳宗元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

亭中夢一黃衣婦人再拜泣曰某家楚水不幸死

在朝夕君能活之不獨戴恩兼能假君祿且無難

公許之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

有吏來稱荆帥將宴宗元既命駕以尚早假寐又



其人嗟然其容憂懼不服藥元曰某命若斯之懸甚風君不能念其意耶幸疾為計否亦與敗縷皆斷矣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之吏有不平耶抑將宴者以魚膳我耶即命駕詣宴以語荆帥名吏詢之吏曰前日魚網得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其魚已死是夕又夢婦人來謝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宋都載 卷之六

十一

大曰獬豸書張牧為制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晦翁文集中有山中食其詩中野草毒無從取藥以意取新汲水飲之遂解

朝鮮國人見丘文莊送張中書使其國詩用魚鼈成六字曰自古詩人未有用此者因詢先生容貌出處而以不得一見為恨詩曰王節煌煌照海東美入意拂晴虹鳳麟瑞世人爭睹魚鼈成橋道自通天入玄菟低汲鴈江澤綠鴨澹蜚鴻茲行喜從

文章客多少嚙吟唱和同送王給事云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論俗好傳司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遼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此皆蔣冕錄其所見者冕又聞先生言彭閣老見此詩問其末句意先生曰鷓鴣聲曰行不得也哥哥

王元美史乘考誤云憲章錄列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按大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二年始卒耳余後讀劉年譜公以十一年丙子夏五月晦卒時年八十一譜乃忠宣裔孫世節所編也考誤云十二年者誤

宋都載 卷之六

十一

高黃門鶴搜玉曰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雞食之夫即死鄰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也令人覓老雞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曰盜雞食蜈蚣百蟲久則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

也余頃見龍魚河圖曰凡雞白頭者食之病人雞有六指者殺人雞有五色者亦殺人又可補高說所未及并識之

嘉靖甲午丁酉二科余邑鄭維誠王諷聯領應天解先是邑前輩汪太守回顯夢一偉人出一對與渠云一邑三年兩解元山川出色渠對云兩間萬世一夫子日月同明汪登正統十三年戊辰科進士距嘉靖甲午相去八十七年據汪夢時尚在垂髫

天都載

八卷之末

十四

始先兆于百年前矣

富貴壽考雖前定然作不善降殃冥冥中旋有奪之者如李登事之類載簡冊者夥矣余頃見王元禎記近時二事筆于此記曰陳公才博雅能文初應舉時夢見道人裝者告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爲譏已夢中大怒道人笑解之曰子真能得魁聯第進士入中秘爲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其表弟華子虔虔少而敏曰今科未得舉醉乃

天都載

八卷之末

十五

事四二字當在東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舉于鄉再赴會試不第以爲夢中道人欺已下第歸過濟上見一道人宛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笑引公入一村落大樹下坐陳公踞詢夢之不應道人曰天數固有定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祥一作不善殃隨降之况復具有祥乎卽如天子寵一大臣厚與爵祿大臣者苟不效忠竭力天子能無奪其爵祿耶苟或特寵而專肆刑戮且隨之大抵天數國法無二也子鄉舉後惡念百起有所行某五事以致遂有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冀天之不奪汝福耶從今當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然并奪汝壽陳公涕泣再拜拜起道人不見歸以遍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比前若兩截人後選訓導罷歸以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又曰錫山磚橋李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修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常夢中

告曰明日有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詰午松閣顧可適公至李延款之告以夢時顧爲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詣李李復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大顯且不壽李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于他孫耳松閣果不久于宦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起爲通參不數年遂八座加太子太保

未都載

下卷末

七

童宗伯軒著有枕肱集讀其談命辨則積德延壽之諺可徵已辨曰本朝揚州高公穀與松江李昂生同年月日時高以永樂辛卯中應天鄉試九十五名未上春官丁外難李昂是年落第後甲午亦中九十五名旣而乙未同第名次亦相聯廷試俱三甲高公選庶吉士除中書陞侍讀學士李昂觀政刑部除主事陞郎中品級亦相近無何昂死矣時年四十餘後高公官至少保八十二始卒昂死之

口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餘始舉一子今爲南京戶部郎又泰和單昂與金谿王稽亦同年月日時二人癸酉皆舉鄉試甲戌俱第進士同日送大理觀政同日除評事後單昂奉命讞刑閩中事竣死于途王稽是年亦遘重疾不死尋除河南僉事又數年致仕今尚在且老矣謂命爲無何四人始同謂命爲有何四人終異然予嘗考其行李昂險而詐好以智術籠人其居刑官出入輕重必有恃

未都載

下卷末

七

天理者况身死之日田園布野金帛盈室高公存心正大非賢不交非義不取聞有階宦官以進用者則嚙齒罵曰此真穿窬輩也又嘗見其印章有曰以清白遺後人者單昂王稽人品不大相遠第單昂讞刑閩中時人謂其行囊大有所獲是其刑罰出入必有不當者王稽雖無大獲亦無大謬之事則命又在有以延之也

諺又有惜福惜壽之說如記聞類編云昔太學有二

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皆授廣文一任  
黃州一任鄂州未几任黃者死任鄂者爲治喪因  
祝曰我與公庚同出處同卽今我死已後公七日  
矣望靈以夢告我是夜夢曰我生于富貴公生于  
寒微享受不同是以壽異子謂皆同過也此公後  
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終

古有與帝王宰相同庚者記之以醒世之憤憤宋英  
宗在濮邸與燕王官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

天都載

不卷之末

十八

同歲月日時是爲神宗而世雄之子令燦也神宗  
後卽帝位令燦進士及第爲宗室登科第一昔有  
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  
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陞轉則軍校亦微  
有譴訶蔡條叢談云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年壬寅  
月壬辰日辛亥時幼時知命者或不取之及登庸  
人誇其格局甚高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鄭氏  
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與魯公合其象

大喜謂且必貴及年十八當春末携伎遊金明池  
晚醉歸馬忽躍入波中浸死

群談採餘載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  
女一猪亦豕異也而宋史五行志與文獻通考灾  
異俱不載何耶

世之養生家多講男女採取之說以孫思邈千金翼  
旨言此遂執而不悟不知情念稍熾爲害不小故  
付者什一失者什九元林屋山人俞琰曾遇異傳

天都載

不卷之末

十九

于此有得者而其所著書深斥此術之誤人以爲  
少年猶可及血氣少衰吸閉間有氣不能從心者  
必潰決而不可救此至論也余因憶余邑康侍郎  
永韶石埭畢尚書鏘皆踰九十外金陵許太常穀  
亦幾九十其飲啖動履如強壯時然皆以四十時  
絕欲致之畢許余所親見康聞于邑長老者又焦  
弱侯先生與余言宋小說中載一老者年八九十  
而健不殊少年人問服何藥曰有第不輕語人後

再三詢之咲曰余無他藥惟服一味獨睡丸耳此皆養生者所當知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裏里之醉石廬山記曰陶淵明所居裏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坐十人號曰醉石

金陵沈御史越人稱韓峰先生公以直道忤時罷歸杜門不入公府篤行好學至老不倦日惟著述間手抄羣書人或止之公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所

天都載

卷五

五

著嘉隆間見紀行于世其藏於家者甚多余得讀其遺藁有見聞雜錄中紀遷除人化徵科災異四事稍異者附記於此紀遷除曰江西撫州樂鳴音以郎中解官後以善天文薦起官授欽天監以太常少卿掌監事南京有黃鵠之以主事解官後以善醫薦起官治萬妃疾授太醫院使紀人化曰隆慶戊辰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男化爲女是人初名李良甫已娶妻數年因夫婦不和將妻遂黜後或

卧病遂化爲女與本村民白尚配爲夫婦時巡按宋繆勘明奏聞紀徵科曰隆慶丁卯派徵只遜

銀解京每丁糧若干初不知只遜爲何物後訪問是值駕枝尉園花衣因上初登極工部製

新者令服之故徵派織造云及觀霏雪錄內載徐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以只孫爲織成帷幃之類非也元故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飾如一謂之只孫如玩參貢公趙廉訪家

天都載

卷五

五

傳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又有縷衣傳金爲織文謂之納赤思衣皆國語也只讀爲枳紀災異曰正德己巳六月中忽有兵甲聲自北來每夜三更空中響過如數百鐵甲振走望南而去時暑天人多在街露宿乘涼者每夜聲起亂喧天兵來了各逃避入門聲過乃止如是月餘方定竟不知何怪也嘉靖己未四月初天氣暴熱至十二日午後風雨從北來甚驟雜電下有芡實大者移時乃住次日

人來言云城南鄉村自大店房迤南牛首山新店橋桃紅等地方無雨皆雹有破大者有牛馬頭大者聞八里長百里有餘俱被傷擊碎屋瓦損牲畜麥將收擊壞無孑遺焉後傳鱗魚厥于外池冰窖取水俱無人疑雹卽窖中者

沈公雜錄曰予按江西時過白鹿洞書院內有諸葛孔明木刻小像存焉諸生亦焚香供之詢其所以皆云其來遠矣不知所由後觀朱文公年譜言先

天都載

不卷之六

三

生嘗作卧龍庵祀孔明卽其地也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者彼時門人言其微意有在蓋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江左委靡頹墮不能振發恢復疆土以雪仇故于此致意焉惜乎彼處之人無能知之者

刑獄之際最宜詳審余讀梅尚書和勝執禮送吳仲儀提點刑獄序曰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

神降之言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于人神曰昔提點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于是悔不可追又聞陳睦嘗提點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傍其適子墮井妻頌于州必指沉香者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卽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

天都載

不卷之六

三

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深震悚  
余讀清尊錄曰雷申錫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罰我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寒後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再更一世乃能償夙譴記之

以儆治獄者

聽獄責聰穎明決又須細心體察國朝海虞吳訥訓訂桂氏棠陰決事一書中多可採者聊載一二則于此呂元膺鎮岳陽出行見有喪輦駐道左男子五人裹服從呂曰遠葬則侈近葬則省此姦也令搜棺中皆兵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者不疑究之更同黨數十已期集彼岸併擒付法靈寶許襄毅公進為山東按察時有武官子懷金與所

天都載

八卷末

五

古瓦硯惟聞銅雀瓦注水數日不燥世傳此瓦令陶人澄泥用絺綌濾過入胡桃油埏埴之故異常瓦余見寓簡云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曾得其遺瓦琢之為硯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不得真奇物也寓簡乃宋沈作喆纂共十卷並未聞有瓦頭硯頃讀金文靖公集有記云余嘗考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者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篆字凡六等曰

天都載

八卷末

五

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殺之生不勝拷掠誣服公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必酒人所為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曆入閱至布商曆酒人果以金易布十數足則武官子死明日也一訊而服納首空桑中又公巡按山東時單縣人有夫耕婦餽食夫食畢而死官問以毒藥殺夫罪公辨其路由荆科荆花落魚羹人食而死驗實免婦死

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而至背厚一寸弱後人以其背平可為硯遂去其半筒因呼為瓦頭硯人之吉凶形于夢猶是精神相通乃有鏡中現形者此理不可曉如宋璟未第時每鏡中見影成相字故以相業自負又本朝杭州舉人張洽未第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曉其故明年辛丑計偕途過

一人與鏡中者相似問之乃會稽張洽姓名又同  
言前事二人以中否必同果皆登甲榜杭者選南  
部主政會稽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死于任會稽者  
死于家見羣談採餘又縉紳胙說云江南魯思鄖  
女一日忽見鏡中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小兒自  
後日見之思鄖自問其故云我往歲建昌縣錄事  
聘我爲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爲正妻後錄事出  
旁縣君女投我并此子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

夫都載

下卷六

二十七

逃去我訟于冥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  
命其女遂卒

象耕鳥耘唐陸魯望深辨之而白孔六帖有云上虞  
民治田有雁春則銜拔草根秋喙除其穢是以禁  
民不得妄害余謂象耕鳥耘上古稼穡之始天啓  
其机理亦有之不可盡謂爲誕

水經注云山陰縣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冬煖夏冷西  
溪冬冷夏煖二溪北三里合成一溪溫涼不雜不

知此溪今在何郡也

楊少宰時喬牛書所載戒牛事詳矣余間閱一二事  
牛書未載者附記于此齊東野語曰余同僚曾鳳  
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  
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  
墮牛腹中于是鬘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  
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牛悚然驚寤流汗  
如雨疾遂愈持戒十年矣昨偶飲見牛炙甚美朋

夫都載

下卷六

二十七

舊交勸之不覺破戒歸卽得疾夜夢如往年恐懼  
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  
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  
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  
素弱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  
輩亦復無之益信鳳之說不誣因併著之以爲後  
戒芸心識餘曰牛能耕能載其功于人厚矣故律  
法有私宰之條玄真有食牛之戒釋家有戒食牛



之文鉅人吉士往往論之余家亦三代不食矣卽其氣味頓覺腥惡近年宦邸得家君北湖翁書敝地行瘟惟老父老母與伯仲輩不食牛者得免其僮婢私犯者亦傳染方已信乎不食牛一快心事也又聞富順舉人何齊庵曰瀘州某者以屠牛爲業一日將宰一牛牛乃走詣廟中跪神前久之起而毀其門神出奔江邊州人遂感悟不食牛者約

半

未都載

不卷六

三八

頃方初菴楊萬曆壬午分考浙闈有張光裕年甫十九歲方悅其卷呈主試主試欲裁數次忽見二大牛角橫卷上主試異之遂以殿光裕祖張謙嘉靖壬辰進士仁厚好施嘗爲文勸諭閭里勿食牛途遇屠牛牛向謙長跪墮淚謙哀之贖歸養數年死復埋之人謂光裕食其報云

陽九百六洪景廬續筆與西溪叢語悉之矣海錄碎事曰方丈西有陰成大山滄浪西有陽長大山此

陽九百六之標揭百六運將至卽陽長水竭陰成水架陽九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附記于此

人知黃河清聖人出不知清後仍五色呈瑞易乾鑿度曰帝王將起河水將清清變白白變赤亦變黑黑變黃各以三日正德間黃河清爲世廟發藩陟帝蔚推中午之兆

鄧元錫由史云正德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

未都載

不卷六

三九

興府是歲黃河清而通紀云七年正月黃河清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與李獻吉空同集所載同獻吉日擊諒不誣由史云二年者誤矣而獻吉嘉靖元年歌曰大明十帝轉神明天意分明賜太平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爲聖人清下注云先是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何通紀于九年獨遺之耶

治天下者貴因時通變古今異宜不可拘其迹程

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昔韓魏公在中書  
同列議養兵之弊思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養兵  
雖非古然積習久勢不可廢亦自有利民處古者  
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常有生死別  
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  
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怨調兵之害乃  
至此今收拾一切強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  
官兵絕其出沒間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  
可味

天都載

不卷之末

三

建文死節諸臣弱侯先生忠節錄與屠御史朝野類  
編已詳備矣偶見小說有不知其名者載之以俟  
考焉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濱久而復有二人  
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掉小舟操  
壺榼泛湖而飲醉則扣絃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

歸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已而一人病革  
呼其鄰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爲汝累不然汝終  
見疑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翰林編修也其葬  
我湖傍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兩人亦不知所在  
國朝李文正東陽程學士敏政楊文襄一清皆稱童  
慧然有童慧而天殤者漸始慧而漸愚者不知何  
故浙中有張秀才者生子纔能言正德甲戌閱登  
科錄兒坐案上遽云霍韜字渭先年若干云云父  
大驚曰汝何由知荅云我宋朝直臣也三世爲顯  
官今復應貴何以不識父曰汝在宋朝何名曰惟  
憶吾以直諫爲奸臣竄逐耳不記吾名也試取衆  
名觸我知識父取通鑑歷舉數十人皆云不是至  
胡銓則曰是矣我號澹菴我嘗劾秦檜其疏云臣  
謹按王倫云云父大駭知者集聽所言歷歷與史  
傳合或問子他日爲何官曰我尊位何足言當更  
爲忠臣以報國也然不久竟夭又李邦元叙州人

天都載

不卷之末

三

周歲知書二歲問無不知提學王勅寘之膝書風字示之佯不荅問汝不識耶卽吹噓爲風狀云此也豈不知論語云風乎舞雩陶辭風飄飄而吹衣杜詩風約半池萍乎其怪慧類此李西涯聞而奇之取入京分俸以養識者曰此妖也所謂物或憑焉者未久愚駭不識一字乃遣歸因憶先師羅近谿先生守東昌時屬縣一舉人死于京託生於近處能言卽能叙其家世任所其妻子遣人接回叙

未都載

不卷

三

話如平生先師命抱來看之渠見亦以手作長揖狀自言曾中達其道榜鄉試尚能背誦其墨卷久之漸不復記憶往事矣則又不可盡指爲物憑醫者意也不可盡泥古方故或田野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自古名流徃徃採入方書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蒜薹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菰而爲金瘡所秘是也

阿隱居本草言很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

須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故醫家謂之六陳李東垣臬曰藥不獨六陳大黃木賊荆芥羌花槐花之類亦宜陳久者余因謂之小五陳

蔡潮字巨源浙人仕至方伯告歸晚精禪學專心利濟薄於自奉餘悉賑諸貧者濱海地狹難行歲有潮公捐金築堤以身先之由是富者輸財貧者効力不逾時而成坦途焉郡人繪圖祀之其長子擢第爲吏部郎官幼子生而身有善字其大盈背以

未都載

不卷

三

手捫之點畫歷然姿相秀異人以爲積德之報又金陵王老篤于奉佛普種功德常造一橋有倪道人者携銀錢一囊欲附入之王辭之曰吾爲求嗣凡有善業皆自任之不欲附也道人曰作福豈分人我哉公爲我蓄此他有興造以此補之可也王歲諸檀道人尋亦不見王生一子甚鍾愛之嘗造一寺其子時年八歲矣携往觀焉其子忽問父曰此寺功程頗大用此鐵爐何也王曰一時偶乏未

暇易耳其子曰何不以其錢易之王愕然因悟倪  
道人事徐應之曰然吾爲爾圖之遂以囊金易銅  
鑄之其銀正足三爐之用無餘欠焉其子稍長資  
性聰慧勤于生殖遂增數萬金之產至今稱爲名  
族二事見金子有款識錄中載之爲積善者勸

幻術有惑人者不可不知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者  
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  
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

未都載

卷五

五

視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二  
老嫗箕踞而坐遂擒之

古美人連名者鸛鷺好好紅紅簡簡賽賽楚楚盼盼

翠翠卿卿小小愛愛東東李當當名妓真真進

士趙顏於畫上呼下南岳地仙也有鄭舉舉王蕚蕚王蓮蓮進

住住見孫榮有李心心于心于心于盼盼魏道道汪

憐憐顧顧山山孫秀秀荆堅堅見黃雲集晏元獻撰

達奚盈盈傳云盈盈天寶中貴人之妾方秋崖義

媚傳中有毛惜惜劉賓客有和楊師臯給事傷小  
姬英英三律又有崖崖李端端張祐詩云善和坊  
裏取端端

古一名一字者甚夥而間有二名一字者如張九齡  
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之字昌是也李乃天寶元  
年代牛仙客爲相者

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俗號爲竹米或稱竹  
實戴凱之竹譜以此爲荒兆其竹卽死唐詩老屋

未都載

卷五

五

茅生菌飢年竹有花是也余已酉秋遊靈谷寺一  
僧寮周遭皆竹僧云竹往年開花花後卽枯而此  
寮僧徒俱遭事廢業而逃信如譜言舊傳竹實爲  
鸞鳳所食近有餘干人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  
葉層層包裹味甘勝密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  
竹茂密處余意鸞鳳所食殆此類歟

于文定慎行六月同朱可大登泰山記曰往聞人言  
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

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顧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是可大大呼以爲平生未有從者盡驪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爲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于先所見側立未都載 入卷末 三十

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日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春赤霞與影皆沒而下微見一綫白晃漾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上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于此真大驚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噓此紀日出與余前紀王文成近海觀者不同因知雲氣變幻陰晴異候寒暑異時遠近異觀自有種種異狀耳

于文定公又有遊靈巖記中云至一佛閣有一鐵架嵌立于地上相傳從地中湧出卽不可究詰而其迹亦大奇勝余謂佛示神異如袁中郎宏道自來佛碑記往往有不可究詰者記曰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旣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略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而非高氏清泰時也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未都載 入卷末 三十

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旣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于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覩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墨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屬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墨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未

褚已被庸工數髹髹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  
滕暖捨宅爲寺故長沙寺也

正蒙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于外此天地  
之常體也而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  
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  
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故張華詩云大  
儀幹運天廻地游指此元命苞又曰天左旋地右  
動其論地者各異

未都載

卷之六

三八

余讀韓中甫太室山人集中紀三事可爲勸戒者載  
于此一曰四川嚴布政使爲人峭直潔清自入仕  
至掌藩政歷二十年每食一蔬人謂之嚴青菜云  
絲布政使轉官出蜀至新灘灘以山圯入江阻其  
下流激爲旋濤間以砥石勢如建瓴舟至必轉載  
登陸使工水者操空舟過灘十壞五六如載重強  
行百不一存鬼之妖者假此血食例有牲醪禱祈  
舟人受釐左右以此告嚴嚴曰吾日食蔬而厚以

殖民神當福我如此心有負神欲降罰何必新灘  
新灘可以祭免其餘能一一祭耶且婦女出舟不  
便遂不出載不祀水神而具衣冠端坐命舟人棹  
舟直下遂卽安流蜀人神之二曰太倉州有一指  
揮失其名素敬事漢關將軍一日浮海覆舟舟人  
俱沒溺而指揮獨浮不死越二日見有人騎馬走  
虛空中私自念曰得非關將軍乎頃之騎馬者至  
則與素所事畫像相肖號曰吾家三世事公公不

未都載

卷之六

三九

活我耶神不應而去次日復至乞哀更懇神曰汝  
作假銀被給者衆能輟此不爲否指揮泣曰幸貴  
不死荷神威惠敢不改圖如更不悛卽死無恨言  
訖神叱曰姑貰汝乃目暗耳聞風聲其去極速凡  
海中溺死人俱入小港同溺者已殮二日而指揮  
家具衣棺徧求他港不獲是日見烟籠一人立而  
不仆至則指揮也爲家人道其故昇歸具牲醪報  
祀三日起拜姻黨誓不復如前所爲又三年大浸

貧不自存乃復購藥物器具曰吾以救死神宜我也無何得癩病見關將軍迫之以死三曰萬曆元年冬南京工部侍郎鳳竹徐公爲余言自古仕宦之盛一家登樞要數十人者有之然皆合昆弟宗族未有祖父孫相繼兄弟相並爲尚書如閩林氏者林氏之先其德不可考余聞一事雖甚細而  
其他懿行可例見對山公之曾祖以歲薦卒業南雍一日薄暮獨遊監前遇一僮牽驢泣甚哀林公  
未都載 入卷五  
問之曰適有相公騎驢遇客下與語行道者多忽去不知所往顧錢二十文未獲歸無以應主人將不免朴責奈何林如其數償之僮已去遠騎驢生倉徨訪僮林公曰長者也非有意誑僮就告其故生取錢還公公曰吾已爲僮作恩德安得復向公索錢不受兩人遂深相結爲道義交各卒業歸後十餘年林公就銓次爲某縣尉有誣公以贓罪者巡按御史收之乃其地與前騎驢生相近是時驢

驢生有子登甲第入翰林有名方以母憂家居驢驢生聞林公被誣謂其子曰安有輕財重義急人患難如林公者乃妄索民財乎其子往白御史且以曩時南雍事備述其顛末告之御史悟釋林公益厚待之踰年公辭官歸貧甚騎驢生賙之五十金公不受歸後公子爲太守孫瀚曾孫廷機廷柟玄孫燦俱爲尚書燦今又爲大理卿餘  
未都載 入卷五  
薦爲兩司曹郎者不可勝紀爲善之報

天都載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馬大壯撰大壯字仲復徽州人羅汝芳之門人也嘗築天都館讀書因以名其所著大抵喜採異聞亦間有考証而往往務求博引不核虛實如魚化爲人一條卽引搜神記孔子厄陳蔡時魚妖與子路鬪事爲證是豈可爲徵信乎又往往採自說部不據本書如夜郎王事自見後漢書西南夷傳而云小說稱夜郎王云云則亦襍錄之學耳



梅花渡異林十卷

〔明〕支允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異林十卷》

提要

序

語稱述而不作學固無大  
於述矣日月之代明時物  
之行生何莫非述者事耶

總序

昔者夫子蓋因魯史而作  
春秋因唐虞三代之遺文  
而爲書因羲之畫文周之  
彖象而有文言繫辭他若

丘明之傳子長之史孟堅  
之書荀悅之紀下至涑水  
氏之通鑑考亭之綱目無  
一非述也吾友梅坡夙稟

總序

二

異尚少承家學自其高王  
父內翰中夫公至乃祖華  
平公暨尊公寧瑕先生累  
世好書插架奚啻萬籤梅

坡浸淫其間若寮之於瓦  
嵇之于鍛偃僂丈人之於  
蜩舉世之紛華靡麗畢集  
其前不足以搖其中而滑

總序

三

其慮故其挾微啟闕如燭  
之破晦靡弗燦然眉列也  
者蓋因讀史而病夫固者  
之不能通方而鏡遠也則

有軼史隨筆目擊時艱不能無慨於當事者之泄泄與懷奇者之栖栖則有時事漫紀惡曲學之害辭且

總序

四

害正也則有軼語考鏡悲斯文之墜地而後覺者之靡所依從也則有藝苑閑評茲特其鼎函之一巒乎

苟擷其精華亦足以識梅坡之所尚矣昔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歎爲高文

總序

五

恒秘翫以爲談助及北還談益進識者謂其不見異人必得異書發其帳中果得論衡一部今是編出市

紙且益貴得其助者當日  
衆則是夫人而蔡邕也奚  
事丁寧勿廣耶

癸酉端陽日友弟王屋孝

總序

六

峙書



自引

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  
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  
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

引一

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  
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  
記甄異錄廣異記旌異記  
古異傳近異錄獨異志纂

異記靈異記乘異記祥異  
記續異記集異記博異志  
括異志紀異錄祖異記采  
異記撫異記賢異錄此外

引二

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試諸  
集大緊近六十家而李翱  
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  
弗與焉今世行者僅神異

述異數家餘俱弗傳迺其  
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  
所謂名亡實在者也昔徐  
鉉好言恠賓客之不能自

引三

通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  
言以求合遂著稽神錄洪  
邁好志恠晚歲急於成書  
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

首尾別為名字以授之至  
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  
入夷堅而王質景文又有  
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恠

引四

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  
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  
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  
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

以一代之事當之不忘妄  
哉余從作勞經史之暇偶  
因披覽輒命穎生隨時鈔  
合以當抵掌捫蝨之懽年

引五

世愈遐存錄愈簡不敢導  
人于誣如子瞻所云姑妄  
言之也雖然每見前哲博  
洽自好紀述頗繁上之功

固多詳核繁之病未免勦  
掇後世好奇吊詭之士遂  
借疎漏以資攻擊之端余  
才不滿斗亦惡能門庭著

引六

紙戶牖置刀恐起而攻擊  
之者不遺餘力矣昔漢書  
初成朝士無能解者詔赴  
闕下泛曹大家定句讀習

之歲餘乃通夫以東觀盛  
時猶若此况其後者乎太  
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  
肯哉其言之也

引七

省

崇禎甲戌亥允堅湯識於  
梅花渡



支子因先生彙輯異林

第一卷

軼史隨筆

第二卷

軼史隨筆

第三卷

時事漫錄

第四卷

時事漫紀

第五卷

時事漫紀

第六卷

軼語考鏡

第七卷

軼語考鏡

第八卷

異林

總目

一

梅花渡

軼語考鏡

第九卷

藝苑閒評

第十卷

藝苑閒評

異林

總目

二

梅花渡



序

自廿一史行而古今成敗  
是非得失。劃然眉列矣。史  
以傳信。奚疑。余曰否。否。史

序

軼史隨筆

一

梅花渡

以傳信。亦以傳疑。今人不  
會讀史。遂不能有疑。看出  
無疑。無疑看出有疑耳。夫  
以數百年之間。數十百人。



之事。而定以一二人之手。

筆。安能事事可信。政須慧  
眼。從中覷破。辟如高牆外。  
有種種名山勝水。不云牆

序

軼史隨筆

二

梅花渡

外有若干勝。但教築臺造  
閣。及樓臺成後。高登一望。  
自然見得牆外境界。吾於  
讀史亦然。



吳松卷之一目次

軼史隨筆

孔孟之道

尊周

子產誅鄧析

明燭達旦辨

易簣辨

幼悟

荀卿李斯

以禮爲僞

內外篇序

聞聲

陳餘受笞

長城

吳松

卷一

軼史隨筆

梅花渡

秦始皇墓

孟嘗得客

荆不如聶

假哭

虞姬烏雕

項羽不霸

俎上之對

擁篲

分羹

一翁一媼

薄交

漢高諭關中

好玄

子房知道

張韓

賈生李將軍

厚待賈生

文景

漢元唐德

枯寂豪侈

子房俠士

聲音笑貌

英雄本色

二帝識見

相臣不任已

傾國

鵬鳥賦

漢文識李廣

不相廣國

不平之事

吏治

田舍翁

吳松

卷一

軼史隨筆

二

梅花渡

漢法

劉向父子

漢史

童子對策

事不可激

古今不平

天意

漢唐

酷吏

小人

忍

宦官

善柔虛僞

諫官

李廣不戾

興正

法言僞筆	蘇武有子
黨禍	曹操
復姓	疑塚
器小	曹植人傑
蔡邕	樂巴
袁安葬地	溫公改葬
凶地	水厄
吳雄擇葬	不畏忌諱
畏忌諱	正統竊據
談易關佛	觀士
藩鎮	文詞辱國
謚荒謚隱	父子爭名
父子異情	種祿買地
小人舉用	劉穆之
異林卷之一目次	

梅花渡異林卷之一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筆

軼史隨筆

昔仲尼于七十二君不得遇，乃退而講學，其門弟子夏子張、子羽、董各以其師說教授，而河陳楚之間史稱田子方段干木、荀卿、莊周之屬，並紹述其業，而延及漢代，則魯申公之于詩、濟南伏生之于書、高唐生之于禮、商瞿之于易、董仲舒之于春秋，彼皆專門教授，其傳註迄于今不廢，其門人若王臧、趙綰、孔安國、轅固、公孫弘、倪寬、貢禹、匡衡、劉向之輩，入為九卿三公，出為二千石者，不可勝紀，蓋儒者得志，則歷者官執國秉，不得志則退而為師，傳聚徒弦誦，以明六經之旨，孔孟之道比比然也。

趙文肅謂周衰而天子自在，孔子尊之以臣奉主也，亦仲晦之帝昭烈得毋竊天之權耶？此論殊為醒目，然欲通作二通可已也。義理事變六經已具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厭之而專求本體是去藩籬而守窔奧也。倣之而殫力著述是鑿垣墉而植蓬蒿也是故見逾高而道逾遠言逾多而道愈晦。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即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餘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然不言其詳惟呂氏春秋云洧水溢有富人溺死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矣告鄧析曰其受誅

集林

卷一 軼史隨筆

二

梅花渡

孔子誅少正卯子西轅平王尸范蠡載西施武安王明燭達旦皆正史所不載好事者爲之也孔子范蠡車先賢有辨伍子胥事馮元成著左氏論皆確然信其爲無武安明燭事陳壽三國志不載而出於演俗小說武安千古丈夫操亦一時英雄豈不知武安之不可以非義籠絡而爲此曖昧無理之計在武安於

玄德始以兄弟繼以臣事其奉二夫人豈有不異官而肯置足者使燭不繼又惡乎明爲此言者非惟不知武安抑且不知曹操。

曾子易簣一事晦翁論之詳矣然考之于禮寢軍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故華而琬童子見之驚爲大夫之簣耳使曾子不易此亦未爲害故子元皆不欲易倘簣有差等則曾子豈受之季孫而用之平日乎其所以必欲易者臨終之時視平日加謹蓋不欲以華美而傷吾平日素質之意耳此則朱子亦未之詳也。

集林

卷一 軼史隨筆

三

梅花渡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荀卿大儒也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李斯怪人也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

荀子以禮爲儒，宋儒率多非之，不又曰學至乎禮而止，則其所謂僞者，乃末流之弊也。嘗觀禘自既灌而往，王莽謙恭下士，蘇章杯酒待故人，曹操不受禪，桓溫拜表輒行，謂之非僞可乎？予謂古今之知禮者，莫荀子若也。

趙文肅公撰書內外篇未成，其序見集中，所謂經世通出世通是也。經世通，昉以八部攝以二門，是謂內篇，出世通，敘佛教經律論，合單傳，共四部，是謂外篇。

集解

卷一 軼史隨筆

四

梅花渡

八部之中有統部，統部有天統地統人統，統有正劣，正者一而劣者五，恐不免支離穿鑿。至所云六經皆史，仲尼爲史之聖，又云六經羣言之宗，仲尼萬世之表，又曰總者圍而無外之義，合而爲一之名，九圍不闢，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朱仲晦乃與之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狄，史臣不收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深乃奪之，此非具千古隻眼者，不能爲是語。

趙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相韓非，則思之；既見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之；既見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張耳陳餘當爲里監門時，吏笞餘，餘不能耳。耳驕之，使受笞，吏去耳責之曰：公自待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信乎不有所辱不激，不有所忍不濟，豪傑舉事率多出此檻車，負此豈漫無見哉？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

集解

卷一 軼史隨筆

五

梅花渡

于外，十餘年而後成。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德始皇者。唐宰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襄鄧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伸漁等增證其說，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固其人而不取乎？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于一已，朱朴知建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于當時，然皆有益于後世，論者無以人廢言。

秦始皇將葬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後爲項羽

所發不見有所捍拒唐時南陽一古墓民發之初則遇一石門錮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開則箭發如雨以石投之每投輒發已而少緩列炬而入至二門有木人張目運劍又傷數人其四壁皆畫兵衛之象其南有大漆棺棺下悉金玉方欲攫取俄而風沙大作埋沒人足衆驚憤而出門亦隨塞始皇竭天下之力而不得此術曾不若裸葬之愈也

鷄以鳴天地之候卽風雨晦冥而時到始鳴不時爲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太

梅花渡

怪從未有假鷄鳴而衆鷄盡鳴者客一作鷄聲而野鷄盡鳴今人能此乎狐白裘在左藏中卽有狐鼠恐未易窺出入藏中內外無覺非大神通誰復辦此二人蓋仙俠者流孰謂孟嘗不得士乎其能脫于虎豹之素者信其得士力卽有百馮讎十三窟何益及孟嘗歸秦二人不復顯名而去應是後世崑崙紅線之流荆軻等輩當讓一籌

古刺客必有首稱荆聶太史公亦與之同傳然荆軻

大不如聶政無怪者蓋聶之怒目嘗句踐之嘆息也刺客爲人謀芥視軀命可行卽行何所顧慮復何待人以故聶政始辭仲子曰有老母在政身未易許人及母死獨身請行不欲共人以虞事泄及事成復自抉面皮又惟恐人知其爲政荆軻爲燕太子丹則未有行意一則曰有所待欲與俱一則白衣祖送擊筑爲歌若不欲隱其事者夫秦有虎狼之心志併六國時方首事于燕爲耳目者勿謂秦無人也易水之歌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七

梅花渡

賴無遷意豈無所事而爲是言其得生見秦王者亦一時之倖也七首之機箕坐之罵揔是相生之意際于劍術者當不如此此幽光之劍無足惜而枉殺樊繆軍可傷也

漢高帝爲義帝發喪痛哭素縗光武兄演爲更始所殺枕有啼痕而日常如故二帝一假哭一假不哭古太子哭中誰人如此

珍語呂馬童以賜之乃虞姬聞歌自刎馬童隨馬童噴蹶而死此虞美人所以稱于世而馬童爲千金之值也

項羽焚阿房屠咸陽殺秦降王曾不一惜至垓下一戰知已將亡乃戀戀一虞美人若不能捨者何英雄鐵石心化爲繞指柔一至於此猶出爭天下機第二十四系至自刎時未滿三十凡五年間所舉之事當屬風流騷雅激發將伍諸集指陳四海慘過人寰而無敢怒泣盡人淚而不敢聲至其亡也獨與一姬泣訣曾無心腹手足之士相助者其於霸也遠矣然則羽之不渡烏江者恐江心之或遇義帝乎其不欲再至江東者恐八千子弟之父老還欲後言乎高帝于置太公于組上時欲如舜之竊負而逃決不可得欲盡還所得土地人民乞哀于項羽麾下願首聽命不至于以太公之身并一家宗族康爛于刀斧之下鼎鑊之間不已者嬖言以應之與卑詞以祈之

集卷

卷一 軼史隨筆

八

梅花渡

奚待智謀之士知爲無益卽欲顧家。家不得顧矣。卽欲不爲天下不得不爲矣。姑留此未死頃刻之身與羽一戰以決存亡亦是時勢之不得不然非真有幸分一杯羹之心也

太公爲子作皇帝乃至一生受辱始迫于項羽置之組上既悞聽家令擁籌卻行亦何用子作皇帝爲也惜帝以亡賴兒還話時未有以分一杯羹復帝者至家令數言喋喋利口敗壞倫常奈何反善其言而賜之金哉

集卷

卷一 軼史隨筆

九

梅花渡

再思項羽置太公于組上告高帝而殺之高帝于此當早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以決勝負未晚也奈何大言無實索父之羹乎向非項羽婦人之仁非項伯之援則太公爲組上之塵矣真如殺太公而分羹高祖將食之否縱高祖食其羹而人以殺父之罪問之此身將不容于天壤間惜羽計不出此而乃惑于

爲天下不顧家之說使太公幸而獲全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分羹爲權宜亦甚舛矣

張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于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淮陰俛出胯下意氣過于沮故漂母揚之一翁一媼莫非異人

孫龐以同學相仇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傾

漢高之諭關中曰凡吾所以來爲除害又曰不欲費

集卷一 載史隨筆 十 梅花渡

民是此公寔踐履亦是得天下精蘊從古來未有失此心而致王者若其經制缺畧則又時勢未能卒辦耳

楊子雲好玄分明有反而自求之意使其得所依歸可望默識之學

張子房其善立功名而得機之深者乎功成名就一代經制曾無陳立而嶢然高舉所以自爲則善矣謂之知道則未也

史稱張子房散家庭結豪俊爲韓報仇則博浪中力

士圯橋老人商山四皓與從遊之赤松子孰非平日結納之人及真王受命秦項滅亡漸與諸人隱去亦避禍全身之哲也獨怪秦法密如秋荼至焚滅經史

愚天下黔首銷兵器爲金人十二而乃遺黃石公袖中之篇尚存中副車之椎及索運椎之人十日不得圯上一老人終不知其姓名秦法果嚴乎力士之藏身果密乎抑留侯運用之智別有術也昔韓信乞食

集卷一 載史隨筆 十一 梅花渡

漂毋伏行胯下楚聞其將遂謂其無資身之策少兼人之勇竟以爲易與而到敗亦易知晚而進履非如信之示怯于人將逞志以圖大乎不然以能爲帝王

師者一旦爲廁養之役寧無深意耶英雄舉事如雷雷鬼神不可測摸故在當時人被其欺卽後世尚屬其網不能發其秘于千百世之下茲亦神矣

守文如漢文而賈生遠謫英武如漢武而李將軍不侯豈非天乎



漢文帝甚重賈生，以淮王驕悍難馴，非賈生不能化之。故令試之，艱大，非棄之也。當時分藩，連城數十，相亦嚴重，與近世不同。洛陽年少，驟爾得此，豈薄待乎？漢文帝仁君也，景帝悍人也。周亞夫申屠嘉遇文而伸，遇景而訕。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于僂君子。唐德宗之猜伎也，而信于任小人。古今惟小人常幸，君子常不幸。

留侯之辟穀，畢竟是枯寂中人也。而卒以免禍患，汾

集卷

宋一統史隨筆

十二

梅花渡

陽之窮奢，畢竟是豪侈中人也。而卒以保功名，

張子房早年似荆軻，晚歲似仲連，蓋俠策士也。

漢武帝截海，藉山以求長生，而王母恨其胎濁，李白

奏對沉香，酒氣淋漓，傷無天子，而玄宗笑曰：此酸子

也。蓋有若據坐終類典刑，日碑被裘，猶都卿相，至于

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裘而亂其心死，此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

楚重瞳飛將軍，卒不得帝與侯，乃亦不失英雄本色。

人固有真美，可以成敗論。

漢高天下平，而閉閣枕宦官以臥。光武天下平，而所加腹者乃布衣故人。二帝識見自別。

戶牖奇計，智矣。而交驩之策，啟之陸賈，曲江直道，賢矣。而軟美之風，取之長源，姚之敏，宋之毅，才矣。而知

古今典厥政資之高，仲舒齊終，至懿侯擇術于蓋公，懷英儲藥于行冲，新豐受召于子壽，自昔相臣未嘗

任已如此。

集卷

宋一統史隨筆

十三

梅花渡

美色能傾國，非真美色可以傾國人。自溺之不至傾

國不已也。姊妹妖火，幾滅漢燼。越女不能亡越，偏傾

吳國。卒又不傾范家，乃知尤物移人人，自為之。設西

施嫁一苧蘿，鄉農合德配一山村野漢，亦易能即令

鄉農破家。村漢喪身哉！括雀兒當先屹屹笑死于合

德之身矣。世咸以妹嬉亡夏，姐已亡商，皆不白之冤

也。不然，項羽之滅，亦由虞姬之故乎？

賈誼鵬鳥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封灌

嬰已死其不相能無由矣。惟鄧通爲大中大夫而史謂文帝微行數幸通家。又當從騎獵大中大夫詎數諫止之。蓋與通俱侍中而數爲庭諷其不安于朝乃通之咎也。此在風俗通劉向之對成帝者云。宋景文亦曰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揀鄧通之譖。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余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服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李赤句奴入上郡烽火井

異林

卷一 蘇史隨筆

南

梅花溪

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魏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脩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爲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耳。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賢于劉禮徐厲軍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于景武之世也。其所稱數奇乎。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

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于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猶催跋扈將軍之禍。

能建非常之功者惟俠烈之人爲能就事如聶政郭解劇孟之流。真足與成功。蓋無狼顧龜縮之態。陳湯傳介子不持斗糧不戰一戟斬名王之首立萬里之勲而石顯匡衡輩乃撮拾其微瑣之事抑賞不行不

異林

卷一 蘇史隨筆

五

梅花溪

惟傳陳所宜飲恨亦千百世所扼腕而不平者也。漢宣帝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京兆趙廣漢銳精足以應之。私人交譽而不能深當帝心其所尊寵者乃在寬和之黃霸。班史述京兆發奸摘伏中人之陰若鬼神。宇內遜避至其傳循吏則舉潁川而去京兆此可以知吏治之所尚矣。

趙錯遷御史大夫其父從潁川來稱錯曰公霍去病爲驃騎迎父中孺趨入輒拜謁至叩頭自稱老臣稱

去病爲將軍，田舍翁驟見富貴，遂驚心駭目至此。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欲如後世大臣謂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祥之說，所謂稷之相者也。三代法當不如是。

集林

卷一

魏史隨筆

七

梅花渡

昔劉向誦詩書六藝爲文章，而忠于宗國，譏刺王氏。其子歆誦詩書，能文章，如其父，而爲王氏佐命臣，獻諛頌德，其學一也。而所由薰蕕，顧向忠而危身，卒以壽考終國師，歆貴重矣，而身死于法，以隳其宗，忠邪之于禍福，不較若畫一乎？然而有不畫然者，漢高斬丁公，助漢不忠于楚，而項伯賜姓爲列侯，季布窘高祖，起廣柳爲中郎，而鍾離昧不能免斬首之禍，故劉向獲終，而比干剝剔，歆死莽法，而華歆王朗爲魏名公，王祥孝于母，而不能全其忠于魏，王經忠于魏，而

不能全其孝于母，馬援能誠其兄子，而不能保其誠于身，茅焦生于積尸之後，而關其思戮于受言之時，孔光以慎密貴，而賀邵以風瘠誅，君子擇善而行之，禍福則聽之于命。

漢之史，至史遷絕矣。其論賢人，既尚孝謹，而又重材能，其紀國士，既右急難，而又貴慎圖。其言反復洗滌，莫得其端，而其旨卒歸于勸誠。

集林

卷一

魏史隨筆

七

梅花渡

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莫之返。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庭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不能再見，此二子才非不雋，言非不良，遇非其時也。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啟蒙，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劉瓚求南，而關議不許，則搢紳之厄特慘，甚矣事之不可激也。劉黃下第，李廣不侯，季女斯儷，倡優被錦，枯桐焦于爨下，弄缶掩平黃鍾，古今不平事有如此者，真可嘆也。

天之所興，雖以始皇之驚鵲，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所亡，雖諸葛武侯之才略，岳武穆文丞相之忠勇，留天下而不足。

漢至建始元壽之間，席武宣之遺烈，猶赫然臣單于，朝昆彌，而房闔之段季，乃拱手而移其祚。唐之天寶，編戶百萬，號爲太平，而羯獍之公豎得蠶起而危其國。

司馬遷號稱良史，然以郅都之功績而爲酷吏傳，其

集林

卷一

軼史隨筆

太

梅花渡

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小人相取如魏之公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關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名瓦裂，爲世大戮，勢動于外，利滑于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重可惜也。

留侯博浪沙中，逞于一擊，氣非不豪，誤中副車，大索三日，勢窮力竭，故一見圯上老人，遂警醒入道，端持忍辱一法，以靡項而扶漢，博浪椎發，不復用，故應世

之術，非忍不濟。

任用宦官，前代開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枕樊噲，得排闥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軍者，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參之。至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爲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遂有童貫譚禎之禍。今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

集林

卷一

軼史隨筆

左

梅花渡

漢之亡，不自莽卓，而由于張禹胡廣。善柔以附兇，凶可恨也。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于王導庾亮，虛偽以蠹時風，可惜也。

許諫官風聞言事，此武氏以箝天下而行其好也。奈何仍而不改，而世竟以帷簿腹昧鐵人，卽不實而一生功名壞矣。

李廣不侯，非數奇也。嘗殺降八百，又嘗以私恨而殺。謂廣射，廣後自刎，三代皆不得死所。蘇長公云：今年

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

國運興亡、夫豈人力、漢當中興、而滹沱之水偶合、宋運當終、而杭潮三日不至、莫不有天焉、故河水縱不、合、光武亦不、死、杭潮即至、元兵亦不、溺、天耶、

潛居錄、楊子雲恬淡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慙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

纂林

卷一 陝史隨筆

子 梅花渡

蘇武年老、子坐事歿、上憐之、武因平恩侯詡在匈奴時、胡嫖適產一子、通國有聲聞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至、上以爲郎、夫先生嚴華夷之辨、然子卿而無後、謂節義何、子卿之子、父華而子夷者也、罪莫大于無後、子卿之子可歸、蔡琰之子不可歸、漢桓帝時、黨禍起、士大夫有去官者、相抱而泣、陳閔老父嘆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奚及乎、衆欲與語、不顧而去、意其人亦箕山漁

父之流乎、見亦達矣、

雲間何元朗與趙大周論及曹操爲人、佻易無威重、與人譁論、戲弄言詞、權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唇沾汗巾、張大周曰、獅子是西方之獸、終日佻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裂之氣、不得舒、故與之毬、以銷耗其氣、此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

纂林

卷一 陝史隨筆

主 梅花渡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諱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自孔林爲疑塚、而曹操于漳河上作七十二塚、宋俞符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便休、何用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

屍陶九成曰此詩之斧鉞也予以為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于地下夫孟德之尸豈真在于疑塚不過多設以疑人秦檜出喪其柩幾十在在有之而其真尸乃在丹陽途中近日徐國公鵬舉所發是也

袁紹之器小哉官渡一敗忿靡而死宜矣但持誼甚正誅曹操以扶皇器終身不變可錄也

晉魏武嘗遣却軻淳詣陳思王植植初得淳甚喜延異

卷一 軼史隨筆 圭

梅花渡

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袒跣胡舞五推假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却軻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義以來聖哲名臣烈士優劣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不再一語植之驕縱如此一日魏武帝師遠出而植乃盛稱功德文辭

動人時不但涕泣議者以植之虛不如不之真又一日乘醉開司馬門而出魏武怒之厥後曹丕待以峻法無手足情然李獻吉謂以操而生植所稱不係世類植亦人傑哉

張衡或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故董卓之禍遂及于邕

東漢臣者樂已給事旋庭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生子賀後官至太守已好道術蓋能練精易形乎

軼林

卷一 軼史隨筆 圭

梅花渡

東安父死求墓地逢三書生告以一地云葬此當世為三公葬後累世隆盛及董卓亂恨紹術起兵遂殺太傅倪太僕基凡尺口以上五千人君子曰地而祿則赤族何為地而禍則三公何為非人非地又奚辨焉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此當害兄福弟雅曰家弟永康吾含笑入地葬歲餘果卒而弟溫彥博果顯後世福利是求停柩幾歲惑于長幼互為排斥亦復

何人

世傳凶地從古有之南史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之晉初爲周顗蘇峻宅後又爲袁道真宅又爲司馬修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遭喪禍王僧綽以正達自居請以爲宅未及居而歿

慕容紹宗討西魏及侯景常自云有水厄遂于戰艦中浴并自投于水以厭當之房豹曰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卻若其實無何禳之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後竟困于敵人投水卒事之不可逃如此然豹之言則篤論也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雷

梅花渡

河南吳雄喪母管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卜筮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尋致任司徒子訴孫恭三世爲廷尉

下邳趙興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移穿改築故犯死禁而官至潁川守子峻大傳孫安世三世爲司隸汝陽陳伯敬行坐有則口不言死行路聞凶便解駕

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僅舉孝廉爲太守邵夔所害

蜀漢中山之後也于劉氏爲疏屬而三國予以正統蓋功由于諸葛南唐憲宗之支也于李氏爲近派而五代列之竊據蓋罪坐于齊丘

晉人談易而合以老莊之書故易之理彌晦宋人關佛而陰用教外之旨故佛之說彌昌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圭

梅花渡

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仕也以忍性勝難乎觀士矣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請舉括其大凡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爲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又有淄青橫海宣武龍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或以子繼父以

下叛上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  
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并東  
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  
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瑯檀也今順  
天府并衛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  
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  
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  
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美

梅花溪

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  
邢洺磁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益舉天下要害  
地而瓜分之府庫實士馬強隱然戰國之勢然亦乘  
人君闇懦宰相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  
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不遺餘力矣  
潁川陳氏公慚卿卿慚長正以一代不如一代荀淑  
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跡于董卓專  
命之日及其孫或遂爲唐衛之堦曹操之臣而不知

其非荀與陳同鄉並時世有名士繼塵承則而其祖  
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竦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蠱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  
而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無益于辭令而  
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  
臣皆以文辭不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美

梅花溪

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倉黃莫知所由弗獲已竟  
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鉉強聒數  
日無與酬復亦勒而止論者謂當時陶實諸名儒端  
委在朝若使角辨騁詞庸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  
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  
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大喜還坐  
殿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繼微迂之然亦自爲使體  
非宜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溫同江設宴



曲釣每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非禮之正異時北使援有此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或謂作胡語在靖鼓琵琶在虜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婉爲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爲于禮取戾以自辭于虜主乎

異林

卷一

獸史隨筆

宋

梅花渡

賈克叛魏爲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謚曰武沈約叛齊爲梁其死也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荒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隱貪功倖命竟何所得按謚法昏亂紀度之爲荒懷情不盡之爲隱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有相質而商所答者胡威之對世祖曰臣不如父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父子書

異林

卷一

獸史隨筆

宋

梅花渡

法名世及謝安問之乃獻之曰外人那得知不近于與父爭名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夢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除易書之私謂不惡羲之還見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少逸無疑矣按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又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終身不書孝子之存心如此

郗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好施一日都盡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即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券悉燒之矣超散父財愔爲驚惶觀之焚券綽亦懊嘆彌日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珣好積聚財布人間及薨

其子弘悉燒券書舊業皆委諸弟樊重假人錢數百萬臨終遺令削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可謂賢矣

陶淵明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種秫餘五十畝種杭其自敘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其所謂秫杭未嘗一粒到口也蘇子瞻買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貲

集林

卷一 軼史隨筆 手

梅花渡

用罄竭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當肇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所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居成而邁與諸孫至五月被命謫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邁之求仁化復饋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于官子瞻至儋與文輔書云初至儋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與程儒書云近結茆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國

收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却城所謂陽羨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

伍子胥進伯嚭貶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長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集林

卷一 軼史隨筆 手

梅花渡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賓客輻輳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我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覓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此疑史言之過隨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

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傷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又何疑于大悲乎。子瞻此言。蓋必有所疑矣。

梅花渡異林卷之一終

異林

卷一

軼史隨筆

三

梅花渡

異林卷之二目次

軼史隨筆

好基

布衣起家

貫高

田千秋

實融書

謚法

源懷蘇章

子孫

二陸

詩識

短簿

賈秦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一

梅花渡

郝夫人

簡貴

梁武帝

綠珠

知遇

蒙難

不求甚解

讀書

力學

獅子驄

平盧

世類

蠡智

令子

婁師德

善藏

劉禹錫	散金
晚節	揮蠅
禍福之異	朝川
李涉	龜護
成人之美	不為惡染
後事	李白識郭
不論窮達	祖孫繼夢
父子相繼	父子相師
李鄴侯	妒婦
非正法	小人之幸
獨步來	黃魯直
厲鬼	張陸被議
四夔	報施
李磎行狀	詹為妓死
宋郊改名	梁顥
饒瓜亭	清獻救荒

果林

卷二

秋史隨筆

三

梅花渡

文正救荒	苑仲尹
富公從軍	少游
三蘇未聞道	東坡戒李薦
鄭公不用明允	公權碑誌
羅願幹蠱	平易安
明誠之誤	南軒奇疾
王且買妾	尤物移人
蓋頭婦	為法自害
呂微仲	寇杜奢儉
詩得罪	蔡確章悖
邢恕背道	高尚道人
立身須正	張浚信檣
吝惜賞功	希文寄食
新法和議	梁公文山
謂夢	丁謂譏漢
溫公贊	荆公學術

果林

卷一

秋史隨筆

三

梅花渡

活命報	蔡京灌虜
婚雙髻	曾魯公謚
子母無絕	朱萬拜
使人不欺	子昂仕元
不對書生	杜順和尚
徽欽神視	則天墓
科名樹立	四喪未舉
安石再相	福達子
諸葛京	文文漢
武肅王	紫姑仙
江西畢氏	禍起于詩
馬前奴	忠襄焚衣
宜敝郎	立張邦昌
董公奇計	天道好還
沈彬虛塚	秋壑遺事
倩桃詩諷	瓊山議論

異林

卷二

執史隨筆

四

梅花淡

隋煬忌才	氣象不同
閩人事虜	南園錄
松雪十高	博議
郵亭淫婦	偽漢陳主
高宗不恢復	太祖報仇
和靖仙蛻	養兵
黃虞不復	剗股
魏公節祠	祭外家
桃源	不知爲仙
老不知春	物無定用

異林

卷二

執史隨筆

一五

梅花淡

異林卷之二目次終

梅花渡異林卷之二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軼史隨筆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恭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恭之妙超古冠今魏警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特人惜之其宋書之言如此夫恭特小術關何輕重逆黨從誅罪非一人

纂

卷二 軼史隨筆

一

梅花渡

而尚之特以胤之恭而乞宥焉古寧有此世祖之不許是也尚之身為近臣不求法之平而欲行私好啓人君之偏縱罪固不在胤下矣史謂時人痛惜之何耶

蘇秦固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一布償千金利極厚也而隣子不與以千金非秦所有也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先母之子奴畜之有一紺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即有識者已亦不信其言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犂鐸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敬則母為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嗜酒豪縱人呼為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歐之目者則誠識世忠者矣然反以致其歐何哉已且弗能自信而何以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思不可忘也其有怨不可不忘也

纂

卷二 軼史隨筆

二

梅花渡

貫高忍死以明張敖之不及而君子惡其首為亂謀謂罪無赦可也酈寄詭謀以給呂祿為賣友而君子取其能安社稷謂義存君親可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為掾樊曄以一詩解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博刺史即事而數之

千秋其優乎。千秋力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

賈融與隗囂書有云：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此熟于世情。

禮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諡。舜禹本以白衣祗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舜者，准也，循也；禹者，輔也，湯者，襮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

集林

卷二

軼史隨筆

三

梅花溪

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官室，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侵？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諡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當時百官

羣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孝修謂陵廟王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諡號益衍而廣，皆準

唐為例，非古制也。按唐世累朝羣臣，又有請上尊號之舉，乃近于生諡矣。臣子以此獻諛君父，安顧其非禮也？玄宗還西京之明年，御殿授冊，加肅宗尊號，肅

宗固辭大聖之號，不許。于是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此其父子遞諛，尤乃不典之甚者。五代南唐階位羣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

集林

卷二

軼史隨筆

四

梅花溪

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此唐所不及。金章宗時，羣臣累請上尊號，不許。詔張行簡作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諡君父，頗似揉切。上曰：卿用祖禹言答之，仍曰太祖雖有事號，太宗未嘗受也。

源懷祿草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平乎？自君

子觀之。兩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于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爲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母與飲酒可也。

王右軍自誓墓後謂我卒當以樂死。然間語疑之。輩藍田望不逾我。而位過遼遼。當汝曹不坦之耳。又有鵲不佳帖。謂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曹孟德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于子孫雖豪杰不能忘情。可嘆也。

巢翁

卷二

魏史陳年

五

梅花溪

陸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士龍藻思柔情。英銳漂逸。如朗日懸光。重岩積雪。真一代之豪。惜才多識少。賈謐何以善。成都何以事。穴碎雙龍。巢傾兩鳳。覆宗絕祀。良可悲矣。蓋三世爲將。燬鐘末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且杰于文者。造物所忌。不自抑損。而飛纓振綬。于權戚悍王間。矧又作三軍督。耶其禍之伏也。亦自取之矣。

潘安仁思緒雲鶻。詞鋒景換。初齡秀穎。舉試鵷已能。

以綜學潤之政事。繼而人補遺誣。濡于白刃。蓋抱負本自不凡。而羶塗列前。聲勢相引。遂不自持。其金谷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石同罹孫秀之難。直詩識矣。

王珣小字法護。王珣字秀琰。皆王導之孫。珣後至司徒。然在桓溫府爲主簿。故稱短簿。虎丘寺乃其捨宅爲之。今有短簿祠。

巢翁

卷二

魏史陳年

六

梅花溪

賈充秦檜皆無子。蓋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于孕婦之腹。已以奸臣害國。卒以妬妻滅宗。天道哉。

鄒夫人謂二弟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側庋。見汝輩。平耳。可無煩復往。右軍乃名流。覽爾世情。爲兒女子所窺。那得不愧。近來郡邑搢紳。相迎有緩步急步。士君子何故當其冷面。

王懷祖述才既不長于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蓋真與率相因。凡多禮多言。真有。



不足耳。藍田簡貴自是可取。

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麵牲供宗廟，得為知佛平。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煙，而非煙為象死。妾婦有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

前輩感人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于舉主往往有

藝林

卷二 藝史隨筆 七

梅花譜

之北魏蒲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載，及亡又衰經斂，附自苜蓿，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為崔亞持線三年，記者以為濶見。賀事見孫光憲瑣言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官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與國即棄官行。三年喪此亦東漢士為舉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廉范變姓名入獄，以周旋鄧融，鄭弘負斧鑕伏闕為

焦贛訟冤，魏邵賈郡即以減史粥之罪，古人于薦辟業師，蒙難赴採類如此。

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褚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死于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

藝林

卷二 藝史隨筆 八

梅花譜

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于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過還學，段駱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習未積年，略究要術，辭歸縣為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胡與吏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胡與吏鬪破頭者，以此脂敷之，喟然而嘆，乃還。辛業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

不害。殷之皆磨穴者，祝數十枚，方知師風所用者，乃  
逐山服膚至皓首，方畢其藝。

唐太宗有獅子，驍猛悍，不能馴，則天侍側曰：「妾能馴  
之。」問其術，曰：「始以鐵鞭撻之，不服，則擊以鐵槌，又不  
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其猛厲之氣已盡，發露而太宗  
不之覺，豈非天數耶？

天下之變，常起于幾微。唐中葉有平盧一軍之亂，當  
時不折其芽根，遂釀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

疾。

卷二

魏史隨筆

九

梅花渡

徐世勣有子敬業，李義府有子湛，許敬宗有子湛，盧  
杞有子元輔，秦檜有曾孫鉅，按元輔爲侍郎，御史端  
靖介正，克紹祖懷。慎父奕之烈鉅，通判蘄州，金人犯  
境，竭力捍禦，戰敗自投于火，曰：「吾爲國死。」子浚澤皆  
從父死，亦所謂不係世類者乎？

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意者富之非福乎？卒  
殺其子，蓋書出婦人下矣。

李世勣一言孟浪，基武氏敗國之禍，而子敬業乃首  
事伐亂，雖敗猶榮。何燕泉乃以徐氏覆宗之慘，距勣  
死才十一年，爲天之報施，吾未聞天之罰惡而以令  
子也。

婁師德起家武弁，戴紅抹額，八克虜人，及至台輔，乃  
受佞受訶，不詭不隨，薦狄仁傑以存唐，真賢人也。  
徐敬業爲僧，日住括蒼天柱寺，西嶺駱賓王亦爲僧  
游至靈隱，周歲始卒，真善藏其用乎？

卷二

魏史隨筆

十

梅花渡

劉禹錫干預時政，尺一盈門，禹錫一一報謝，日用麵  
一斗爲糊，緘封勢之，可畏如此。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而散  
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元稹始爲御史，言事慷慨，途遇仇士良，與爭驛舍，不  
避，及爲學士，乃締中人爲援，附魏弘簡而傾裴度，在  
相位僅三月，而辛苦樹立，卒盡棄之，故樂天爲誌云  
公始以直道律人，勦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

十年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  
安。三月在相位而罷去。蓋實錄也。是以君子貴晚節  
也。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  
上天云。哭聲厭咽。傷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零千慚萬  
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  
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遂集於此。稹其少寤矣  
乎。

異著

卷二 魏史隨筆

士

謝花溪

王涯之再從弟王沐者。以涯方執相權。窮而依之。至  
京三十月始得一面。又無雁敘之情。最後因嬖奴以  
請。許以微官處焉。日造門以候。不得而涯難作。仇士  
良收家族。沐亦在斬中。舒元與之族子舒守謙者。性  
敏慧。元與愛之。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且許以清華。  
相列亡。何以小過失權。不復相禮。童僕亦加白眼。謙  
不自得。辭往江南途中。悵悵涕泣。及至昭應。而元與  
受禍。謙不連及。禍福之異如此。

王右丞孝友絕人。從事禪寂。喪妻不娶。即朝川別墅  
本以娛母。母亡。遂捨為寺。視李文達之平泉迷悟遠  
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攷其為。乃穿箭之  
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為太子  
通事舍人。窺知上旨。適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  
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稟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得  
上疏。上疏劾逐之。即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  
之矣。

異著

卷二 魏史隨筆

士

謝花溪

薛嵩性慈仁。一夜有風。謂嵩曰。受君之貺已久。今君  
有急。敬當效命。遂列行被上。湏臾皆墮。嵩驚視之。有  
血痕如線。蓋有刺客來而風陰護之也。  
郭子儀軍出過蔣沔所。令縣救麾下。曰。蔣沔為令。母  
撓其清。得疏解去足矣。公于楊綰之事。豈不能自處  
豐儉之中。而顧有所畏。蓋以盛德欲成人之美。類如  
此耳。

楊綰清儉士多敝衣以求合惟武元衡鮮美如故至于議論未嘗苟合毛羣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士皆易車服以爲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儒者制行精微不爲善所驅乃始不爲惡所染

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寶遠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晚矣

李太白于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承禎浮

屠中識僧伽後永王璘之累卒得子儀以免方寸之

果

卷二 軼史隨筆

三

梅花渡

丹食報于天信矣

古今人相得不以窮達論者如陳蕃之于徐稚李膺

之于郭林宗韓愈之于孟郊歐陽修之于梅堯臣李

及之于林逋馬伯庸之于陳旅近時楊士奇之于陳

繼夏原吉之于吳訥

謝立之需運杜審言之子美皆祖孫繼美

宋父子相繼張魏公之敬夫文正公之忠宣

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河衛伊陟漢韋賢

玄成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家

出八五十年朝野倚重而韓之忠彥歐陽之裴富之

紹庭紹景皆雅有才行魯直曰文王割烹武王餽肉

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故子之賢不在父也

李鄴侯功在中興頗多重太而其子繁以捕盜濫殺

爲舒元與誣死下獄時求昏筆者家傳十篇讀之真

可酸鼻

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醢酒則曰寧妬

果

卷二 軼史隨筆

四

梅花渡

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而有妬后

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類妾生男而公卿孕妾者斥

之有庶子者錮之可笑也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

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皆非刑賞之正

桀紂之惡遇湯文之聖而益著秦隋之無道後世必

首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也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

人爲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

嗚呼。小人爲不善。蓋亦有幸而弗聞者矣。

梁安城王蕭欣爲一代文宗。入以爲與河東柳信言相敵。柳不爲屈。及聞欣卒。柳抱一腳跳。叫曰。獨步來。獨步來。

黃魯直在荊州。開東坡下。垂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

楊廉夫樂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其序。議切厲鬼。不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殊不成語。伯有之爲厲也。子

哲之死。子產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

巢林

卷二 戰史隨筆 圭

梅花淡

也。史駭其言之驗耳。巡死而進明不旋踵以退。敗子

奇亦隨誅矣。巡之言不既驗乎。楊又議巡守城食人

事。史謂巡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楊

氏所言皆前人有所案。何足更辯。幽冥報復。大雅君

子所不道。獨于人傑鬼雄不忍。以爲泯泯之國殤也。

故特誌之。

劉出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著

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

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夫以開元良臣而卒

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

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

公異家。行不修。賜彥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

貶。不無天譴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惡。

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于傷物者。天將何以處

之。夢得于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也。可畏

哉。或曰。春秋爲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

巢林

卷二 戰史隨筆 圭

梅花淡

被此議。然觀此。可以益勸于爲善矣。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

之四夔。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

虛名之無實也。若韓會爲元載奸黨。大曆中坐貶。貶

官以卒。其立身無可言者。而柳子厚謂其名高致謗。

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靡耳。四夔之稱。抑何

以異。叔文之黨。謂可與與堯舜之道者乎。

我身蹈丘。何爵位不早。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之意公之子景金根莫辯文章家稱不肯而公之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此語因不誣然繫乎天者終非人所能必白髮被兩肩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終不好紙筆陶公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于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于德無功受上賞之徒其胤祚雕落不克永世論者曰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七

梅兆慶

天道昭昭可爲貪夫炯戒而壽夭窮達殊難悉解蓋天道遠大豈當就一二人一二世上論之此又難爲俗人言也

司空圖撰李磎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于賊火無聞於世以爲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之文凌轡荀孟批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而梁諱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

理當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磎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章集中無一言見及而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恐近於誕矣韻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爲慈孝最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旣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斷爲不孝而續談亦以是少之余讀其集詩有發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太

梅兆慶

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于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意其爲人素必如韓之言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以同病且相善故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死于何症何所也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今讀其書求其爲人偏于情義之屬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宋郊受仁宗殊眷而小人譖之曰宋同國姓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似交代之意仁宗命改故更曰庠字

公序竟與二府以壽終

自遜齋開覽載梁穎謝表曰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  
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而世訛爲八十二矣及  
以國史攷之公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  
士知開封府暴病卒年四十二黃氏日抄亦云則邇  
其年才二十二耳史論贊謂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  
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此在國史豈至失實朝野祿  
記云宋狀元三十內者二十八人而梁穎止二十二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七

梅花淡

此皆宋人言也八十二之語蓋釋官之誤乎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  
劉氏不嫁及蒙正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養之近傳  
奇館瓜亭亦緣此也

趙清猷抹越州荒乃法盧坦宜欵事江淮大旱米價  
日長或請節其價坦云宜地狹穀藉他州斗米二百  
商始大來

范文正濟杭州乃法盧坦當塗事縣有渚田久廢歲

旱坦召貧人闢之田開而人藉以全活

范少正人品如青天白日無可置議聞嘗聞瓦釜漫  
記云公微時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  
時姓朱名說自脫朱改姓范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  
官攻呂晦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自此家破而囊所  
貲畜爲仲淹取給殆盡後仲尹貧甚仲淹不撫其家  
豈小德有所不必報耶抑更有他說也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十

梅花淡

富鄭公從軍徙青七十餘萬衆自河北東下公毅然  
曰吾不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乃廣爲招納自  
屋廬飲食醫藥靡弗備具也公嘗自謂在青州遠勝  
二十四考中書令是可以言功名者

秦少游准海集有徐主簿行狀云君有三女嘗曰子  
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後以文美娶子如其志云又與  
傅彬老尺一云老蘓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  
闕則僕嘗身事之矣則少游之妻爲徐氏初亦未嘗  
踵蘓氏之門而況于爲婿乎即歐陽之誌蘇老泉亦

云三子長曰景早卒，軾轍爲其官，三女亦皆早卒。而東坡與李方叔東云：頃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復常，比經歷四方，更求其似，邈不可得，則少游之非蘓婿，不辨而自明矣。

蘇子瞻弟兄文學傾一世，而未嘗聞道，即其文亦爲縱橫押闔之術。至于子由，剛狠好勝，使得志與王安石無異。此孫升王康國劄子，不直朱晦翁一人言之也。

東坡戒李薦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只須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名言哉。

歐陽忠欲不次用蘓明允，獨富鄭公難之。久之卒不大用。後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神道碑記，以此爲嫌，勉強求之。而子瞻欣然應命，人以此多子瞻云。

薛仲孺請廬陵爲其親碑，謂銘以藏諸不朽，不若碣于隄以表見于世。柳公權臨池之技，一時碑誌不出其手，時論比之不孝。

東坡集 卷二 軾史隨筆 主 梅花渡

蘇頌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論岳飛，不敢入飛廟。一日念吾政甚善，可以無媿于飛，入廟拜之，再拜遂死于像前，死生命也。卒于廟，亦數與事會耶？不然以侯之忠，何恨于死？卿恨于黨惡之臣，而甘心于幹蠱之子，恐未必然也。

李易安名清照，乃清獻趙挺之中子婦，才情冠絕，趙死又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蔡處厚云：恨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駑駘之下材，亦文女無行乎。

東坡集 卷二 軾史隨筆 主 梅花渡

李易安夫趙明誠，乃趙挺之子，挺之附蔡京至權要，以故子器用，乃氏族大全及香臺俱作清獻公子，不亦誤乎。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卒之日，通身明透，臍臍筋骨瑩徹可數。呂夏卿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如小兒，近薛文清之生，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露，人以爲怪。其祖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嚼雪吟，縮



昔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矣然不免爲胡婦  
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此事不易  
消除王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  
與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  
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  
子孫鬻銀器直省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  
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乎二人謝  
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

異林

卷二

載史隨筆

重

梅花渡

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見于張  
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繁  
有之矣杜祁公猗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  
倡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  
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褰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  
公之通變此未可解胡澹庵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  
侍姬黎倩作詩朱子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  
海一身輕歸對黎過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

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况在  
他人

項羽氣吞岳瀆咸陽一火亂骨如麻哭聲慘天眉容  
不斂及垓下訣別實區血廟了不經意眷眷虞姬悲  
歌泣下高帝天姿英敏杯羹可分及回觀戚姬歎歎  
不止尤物移人英雄不免好德好色自古嘆之矣

李文靖公沈寓京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

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

異林

卷二

載史隨筆

重

梅花渡

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其前程之  
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  
目殊可異也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伴善蔡侯而與之謀蔡侯謀  
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諸  
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宋君謂其相  
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  
也唐鞅以王之所罪盡不善者故爲不畏不若無辨

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則羣臣畏矣。無何宋君殺唐  
執宋羣臣無不以殺執爲當者。曹操常賦廩穀不足  
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後取以徇于衆曰。  
行小斛。盜官殺斬之。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  
爲甌。以受天下密奏。可入不可出。未幾其怨家投甌  
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  
周典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典曰。取大甕納囚炭  
炙。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謂典曰。有狀推兄請入甕。  
典林 卷二 唐史補筆 重 梅花笈  
隨興。獲保家與典自爲之。尚翼怪乎。唐開元初。突騎  
施可汗之弟遮弩。恨所分割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  
厥。請爲鄉導。以伐于思。默啜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  
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  
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韶以其謀  
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  
之安有于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頸而死。昔人爲  
將。忍于杯羹。而其君賞其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朱

全忠圖李克用。于上源克用。總城得出。楊彥洪謂全  
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  
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彥洪。南唐徐知詢與客周  
廷望嘗說知詢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歸心。知詢  
從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  
密輸款于知誥。既歸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  
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謂國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  
望也。遂斬廷望。廷望處人兄弟之間。反覆兩端。固獲  
渠林 卷二 唐史補筆 重 梅花笈  
道也。宋齊丘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植朋黨。以專朝  
權。命殷崇義草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山。鎖其第。穴  
墻給食。齊丘難回。吾嘗謀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  
乃縊而死。  
蘇子由樂城遺言云。呂微仲性剛。邊事何事皆承度。  
故其子孫不遠。按宋之呂氏。若東萊者盛矣。夷簡爲  
相。陷郭后于廢死。臣子之惡。孰大于是。而有公著爲  
之子。有希哲本中爲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稱巨

儒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寇萊公少年富貴，好夜飲，不用油燈，雖寢室亦然。燭  
近旦，官署後廁，潤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  
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  
萊公晚有南遷之禍。

輒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自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復

異林

卷二 蘇東坡筆

毛

梅花度

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役法罪之去之，則非。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  
南軒門人，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蘇東坡之  
子過，范淳夫之子溫，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  
陸棠，楊龜山所擇壻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  
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

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

韓愈後耳，目志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  
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  
道人語，或云唐人語。按趙子皆賓退錄劉子功字子  
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于環堵之後，圃  
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  
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  
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  
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  
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  
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  
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  
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能官有不自覺者，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衛武公之立，據故記不免乎與聞弑君之罪。武君之

異林

卷二 蘇東坡筆

夫

梅花度

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乃用趙鼎。檜因此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闇于知人乎？浚與鼎嘗共論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為所傾。鼎何明于前而闇于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檜南人歸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金使來盡還北俘，朝野共知檜謀而浚迺弗悟。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拯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禹又所親見，奈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于浚，謂檜可用，然則誤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于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若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于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為人，私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于上，嗚呼！小人易進難退，雖復力陳，噬臍何及？檜謂鼎曰：上

與林

卷二 軼史隨筆

手

梅花渡

微名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擠浚可知，而鼎不悟其為見賣，豈非天哉？英君誼辟遠慮，微僅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于賜錢百萬，近來將帥守邊，彼狼萬狀，及虛功論賞，歲至九遷，不知能掃清閬河，哭單于於陰山，又何以賞之乎？為之一嘆。范希文寄食僧寮，日啜菹粥，餐餼極矣。一旦得志，宜重視財帛，顧置若土苴，劉穆之貧時，乞楨柳于兄婢，不得，及為宋佐命，以金盤貯斛許示之，段文昌少濯足河中，為宰相，出鎮西川，鑄金蓮花盆濯足，此其量寧不與身俱極哉？荆公之新法，難辭於咎，至其人品，未可深非，秦檜之怙權竊造于法，至于和議，又當別論。房州之主尚存，故為梁公也，易崖山之舟已覆，故為文山也，難與德秀赴會試，謁夢于吳山梓潼廟，得吉夢，果第子。

卷二 軼史隨筆

梅花渡

以為或卜或夢皆有急于求世之心富貴得六于我何與乃致勞其天真乎

丁謂語人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視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雖近感當是實言

真林

卷二 欽史隨筆

垂

梅花渡

錢與謙題司馬溫公像其中有拔毛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

戰國富強則發明仁義乃對病之藥宋室衰弱則振起事功乃拔病之針荆公以清操博學遇神宗有為之君銳然整理頽替鼓舞恬熙豈非盛事惜其督責急切施行無序而貢高自用又為小人所中故功不成而治不見其後靖康之禍乃孽于徽宗君臣之荒

淫而議者移其責于公此猶罪申韓條刻謂其原于老子之道德不亦苛哉

南渡後秦檜為相十有九年史彌遠為相二十有六年皆柄國久皆封王皆以功名終無後患人曰二相主和不用兵所全民命至多也小說稱史衛王浩為尉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此文潞公後身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其後浩兩授節鉞通歷三公壽八十九嘗曰吾口不言兵後必有為宰相者彌遠

真林

卷二 欽史隨筆

垂

梅花渡

乃其次子豈果活命報耶然當紹興三四年間天下經亂久將激於憤士狎於戰國中兵益精而張韓劉岳如熊如罷金人且方酣暱子女王帛氣忘志驕高宗君臣不乘將十之鋒奮而用之苟安忘耻以至不可復振曾謂國有人乎至隆興以後虎臣漸盡國勢益削計不得不出于弭兵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為奸為誤談恢復于隆興後者為愚為罔若檜彌遠之久相無患乃天道獎亂之時又胡可以常理論也

女真之與宋隔也。契丹實為外藩，蓋遼之中京，今順天府東京。今定遼中衛，西京今大同府。繞宋之北，若有神明無端馬植一計，重關誤入之，故攻遼之役，蔡京詩送之曰：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及金兵圍汴城，京謂有策能使虜不返，乃是決汴河而灌之。京之識見甚巧，奈何不用之于正，而固寵弄權，為千古罪人也。可嘆也。

異林 周恭叔幼議婚，母黨之女早年登科，女雙瞽，竟娶之。

卷二 軼史隨筆 畫

梅花渡

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後周于酒席間，意有所屬，密告人曰：勿令尹和靖知之。又曰：知又何妨？後尹告伊川曰：此禽獸行也。以父母遺體偶倡可乎？此又何說也。

采諺曾魯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今日位居三事，家累千金，者不乏人，亦有意乎忠獻之謚。

否也。

王博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子無絕母禮，請恩封。母死，又解官持服。按父在母出，父絕母，父歿母嫁，母絕父，惟子毋自無絕道耳。

演繁露謂賈似道當國，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稱朱萬拜浚，乃晦翁曾孫也。

謝師直嘗從程明道借僕，掘桑白皮，或問之曰：本草言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畫

梅花渡

假之耳。

趙子昂以仕元，故得謚榮祿，流離瑣尾，不能殉節，視米襄陽召對時，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極一時之盛，似為過之。

臨川謝無逸，宋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此意極好，蓋世所稱語言無味，面貌可憎者，書生是也，以為書生不能讀書耳。

杜順和尚，懸一履于門，十年無人竊去，宋有鄒橐陀

者人一見其面輒得禍近有妃子貧甚所觸物等即廢去

周草窗譚錄略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七年而始歸歸而論功行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燁奏請大臣取神觀之最下者斲而眎之朝議不從入境即盛以櫛納衮冕聲衣而已至元二十二年爲西僧楊璉所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止朽木一欽陵止木燈檠一枚蓋當時已不能料其真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筆

梅花漁

僞徒以慰人心耳而二聖遺骸終沉沙漠然考之史傳有未足據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于肯欽宗尚在至十三季逆亮謀南侵途遇害于燕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人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是不知欽宗柩終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朽木燈檠耶是皆不可信也

古帝王陵寢無不被發者惟光武以砂不能發唐武

其其中多箭動則被傷不能發然世傳黃巢發武后墓顏色如生取其尸淫之又何也豈世惡其穢行而故敗之耶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賜狀元王佐共三百三十人惟第五甲八十九名爲朱晦翁寶佑四年丙辰賜狀元文天祥共六百一人而二甲有謝枋得陸秀夫今二錄竝傳以有四君子耳信乎士君子當有所樹立而科名不足計也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筆

梅花漁

東坡歸陽羨時頗稱流離故受梁吉老十緡百絲之贖公真非有餘者及見李憲仲之子薦四喪未舉遂舉以贈之并詩云推衣贈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駁大事不可緩

王安石拜相對賀客輒感不樂且吟詩云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後罷相判江寧正值前所想慕之地可謂情景相愜矣迨一聞戴相之命不七日倍道至汴河後先剗謬若此乎其云世間何處無

食羹飯吾未之信也

安石罷相後處金陵往往題福建子三字蓋悔為呂惠卿所誣也

諸葛京乃瞻之子也後事曾至廣州刺史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文溪者附元當時詩有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而元皇慶集賢學士文壁則壁之子而嗣于文山者也後卒于贛州道中有挽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嗟乎

集粹

卷二 賦史隨筆

宋

梅花渡

亦可惡矣

讀表忠觀碑記竊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于百姓而專制一方尊崇數世迄至大明燭火不熄納叛之後主組映帶者又百年而人復思之何耶先是武肅王初有國將禁宮有望氣者云因故府人之不過百年若填西湖之半可得千載武肅曰世有千年而中不生真主者乎此其識過人五代史故老歐陽筆末蓋徵也

臨安有寨軍紫姑仙而岳武穆降之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訴空有遊魂遍九州恢復之志死而尚壯可嘆也

江西有畢氏者夫婦最相得而無子不忍置側室妻乘夫之醉陰以侍婢代已即有娠生二子皆入翰苑古人云婦人去姬心天下稱賢婦如此婦者鮮矣禍起于詩往往有之南山種豆卒至殺身至如庭草無人隨意綠竟為暴君所害劉即種桃之句亦不免

集粹

卷二 賦史隨筆

宋

梅花渡

于遷謫東坡烏臺之勘赤壁之貶皆起于詩獄中云夢繞雲山心似鹿竟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我明如李獻吉以詩文賈禍遂以逆黨陷之而盧樸卒至身嬰三木坐獄十年守口如瓶殆不可不嚴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此誰作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以為昔日馬前奴不可已而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後楊杲宗以外戚



起家晉公罪貶海外朝廷以其第賜之世事翻覆有如此者

宋楊忠襄少處郡庠足不涉酒肆狹邪同舍欲壞其守托云訪友有妓自內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後以編修官疏劾秦檜以金陵倖禍寫兀木素所樹立然也

廖德明少時夢自刺書宣教即廖某已而果以此宰

閩不欲行質之朱晦翁翁曰容徐思之忽一夕叩門

巢林

卷二

軼史隨筆

甲

梅花渡

曰得之矣人與器不同器一成不易故數盡則毀人

則不然朝踞暮竊吉凶遞遷子但當充廣德性力行

善事則夢何足憑後德明官至正郎意孰謂理不足

信哉

金人欲立張邦昌秦檜爭之甚力大略謂趙氏傳緒

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

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因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

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

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必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必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此等議論亦甚激烈

發義帝喪此徂詐之術也羽滅而義帝生存沛公能

北面事乎蓋劉項始事以人憐楚無罪而滅于秦故

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公然良知

之乃不言耳若董公窺見其微自以為奇計其秦之

遺奸乎綱目徒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欺非春秋

巢林

卷二

軼史隨筆

甲

梅花渡

推見至隱之公也

元之亡宋也可謂慘矣而韓福通初舉兵謂為宋之

子孫天道好還詎不信夫

南唐沈彬隱雲陽山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

此及卒發之乃一虛塚石臺上有一漆燈篆曰佳城

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近時

有嚴頭陀亦不知何許人有詰其壽則曰楚中某寺

後柳樹下吾曾埋一袈裟試發之則知吾壽好事者

其面覓之其寺僧云此十三世祖時事也噫亦奇矣信乎六合之大何所不有

嘗聞禪史見賈秋壑二三退事姑錄之以備見聞秋壑一日倚樓開望諸姬侍側適湖中二少年乘舟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乎姬笑而不答逾時令人捧一盒曰與某納聘啓之則姬之首也又嘗販鹽數百艘至一都市之太學生有詩曰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醜雖然要作調羹用

異林

卷二 軼史遺筆

望

梅花箋

未必調羹用許多秋壑廉而置之死又嘗於浙西行公田之法有題於路左云襄陽累歲困孤城麥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勝地公田枉自害蒼生秋壑亦捕而殺之先是有漁翁泊蘇堤見三人長不盈尺一日張公至矣奈何一日賈平章決不相恕一日吾則已矣公猶見其敗也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府中三年而禍發蓋物亦先知之矣  
施萊公之妾倩桃見公宴集諸妓賞綾綺不貲以詩

諷之有微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封艷歌噫萊公之志荒矣司戶之謫不其宜乎

丘瓊山議論殊異如論秦檜曰宋家至此亦不得不和議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而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皆前人所未發然許衡之出未必無說昔予嘗聞仙有一仙自題中聯云蔡子識予心貫石

異林

卷二 軼史遺筆

望

梅花箋

丘生誣我罪如山冥冥中深懷不平可見議論當從厚道如薛徐州譏匹皓曰如何髮髯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蔡邕州譏孔明曰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深山作卧龍二子功名亦竟不終  
晉陽帝善屬文恐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悲燕泥否王曾死帝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  
王曾言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以壞筆書宋文帝好文章晚照途多作但語六人主與臣下爭名固非

美乎今交友中此病尤甚往家先生在南中以雕蟲之技賈怨于姑蘇馮時康者蜚語蒙誣幾陷泉谷明哲自保不可不懔然省矣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以干楊州守守覺其偽執之以白檜檜接見無異故知且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一士人而敢假檜書才膽過人可知矣不以一官束縛之非奔胡南走越寧能繫耶嗟乎近世公卿知此義者鮮矣孰謂檜非相才也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雷

梅花渡

士人涵養不足不可以處患難韓文公曷嘗不以豪傑自命及潮陽一貶不無怨尤如共大顛往來之類不乏抑鬱無聊覓人消遣東坡遠謫作詩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又云謀生看拙否送老一壺酒氣象便自不同戊子家先生在南雍爲金閨馮姓者所構司成欲甘心焉而處之宴如有述懷詩云已知南國無懸榻且向西湖覓釣舟過宋厄陳絃歌不絕聖賢胸臆豈與尋常埒哉

韓世忠楊子之戰兀木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故以土實丹射火箭遂得脫去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者毅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措筆亦閩人陸咸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其心事虜竟皆閩人也

張尙書南園漫錄有劉主事解禮經辨子糾非弟永昌非金齒方遜志非過忠詞理頗晰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失身仕元至于往事已非那

異林

卷二 軼史隨筆

雷

梅花渡

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詠留夢炎者古人謂唐太宗評魏武乃所以自狀耳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亦猶未忘乃谿上詩曰錦纜牙墻非昨夢鳳蕭龍管是誰家其自傷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人頭腦處悲夫

東萊呂祖謙新娶後一月不出閨乃成左氏傳議蓋一月中傳議不下九十篇况又言精選乎後于金陵得一金帙總二十五卷凡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

爲諸生課試之文，蓋舊書也。

世以陶穀爲文雅之士，予見諸所載穀乃唐彦諫後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婿，因李松得位後卒排之，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又郵亭淫婦而有奸姻緣之句，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史稱其遇名望者必巧言以詆之，嗚呼！士亦何貴于文雅哉！

異林

卷二 載史隨筆

異

梅花溪

嘗論偽漢陳主之爲人也，煦煦然而少英斷，賢賢焉而昧幾微，委任臣寮，非才者果如賈平章、姚平章，皆手符小人而使之秉鉤軸，握兵符，唐同文、魏杞、山皆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爰作飛橋，九江陋而銳于建都，猶餘故址，况復潛弑壽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并底之子，陽狹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又奮攘塘臂，抗拒鷹揚，豕噎蛇殂，大將已弑于湖水，鯨鯢誅戮，幻身旋斃于箭。

錢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難者，惟五大王一人而已，安得而不亡哉！

胡永清世寧嘗論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初以爲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官主足矣，他無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誓吾目既瞤，因是間隔所見。

異林

卷二 載史隨筆

異

梅花溪

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一目存誓可也，后曰：師聖人也，設八而留謝之，啜茶遽去，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亦可疑矣。

宋南渡錄及宣和遺事所紀徽欽北狩細微曲折，蓋當時山林之士傳聞編錄，如聖僧獻茶，天羅王不免馬足之厄之說，奔竄圓路，求衣覓食之事，數千里之

遠夷狄不諳文字，孰從而記之？劉氏宋論曰：粘罕腹下有瘕，類太祖殂時之狀，故入汴之時，盡取太宗子孫以去，咸謂太祖復生以報仇，此亦在所不解也。

至元間，釋氏豪橫，楊髡發掘陵寢，奪取官觀孤山林和靖墳，亦被發，然無他物，但得白玉簪一枚而屍已空矣。其亦仙蛻者耶？王元章有詩曰：生前不繫黃金帶，死後空餘白玉簪。後又鑿靈鷲山壁為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為僧徒以逞其奸。元章詩云：白石皆異林。

卷三

軼史隨筆

哭

梅花漁

朝廷竭江南之財賦，以養西北備邊之兵，萬千之中，無什伯可用者，發帑加徵，徒以供大奸債帥之吞噬耳。奇材劍客，邊塞間未聞有得養者，將相左右者，昔蘇長公作倡勇敢論，能設誠而致行之，胡虜可平，河套可復，即今幕南無王庭可也。

自舉業之令設，而浮華興，吏事之法詳，而奸猾進去。

科舉而曰不復黃虞之治，未之有也。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刳股剝肝以為孝，同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為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大也；刳股剝肝，毀親遺體，無益于親而自為名也。故皇極之世，勿旌。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于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五中元九月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出木主，俗節小祭，就家廟，只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張南軒廢俗節之祭，晦菴問曰：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又問可簡否？曰：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不飲酒，此晦菴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念今人歲除必宗族咸來宴會，或

果林

卷三

軼史隨筆

哭

梅花漁

常房妻子上壽爲樂其隣里親識亦預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平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名諸生餞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于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不爲樂哉殆以前此已曾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皆有除夜祭與古人合矣

異林

卷二 獻史隨筆

辛

梅花溪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然無禮經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于上谷之身伊川母卒此禮且廢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攷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爲伊川禮者殊爲失之

桃源荒唐之說不但不是仙人即稱避秦之士爲東

方種桃者獨壽若此即絳縣老人計其七十二甲子亦原不上百年若今日寸天尺地皆有版籍曾有此可耕可種之地乃居此自耕自食之民韓昌黎題桃源圖云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令傳者武陵人謂此傳聞語非實有之若靖節先生亦述漁人之事而爲之記又烏知非漁人醉述其所誤入之處而托此窮冥不可證之說以誑地土哉不然兒孫生長與世相隔內有父子外有君臣此即真神仙此即真仙境世世皆有神仙神仙當滿人世矣

異林

卷二 獻史隨筆

辛

梅花溪

漁父之遇秦人也不知其爲仙也秦人亦不自知其仙也使知其爲仙則入必不出自知其爲仙則人世間七百年興衰治罪之迹寧憐然如夢耶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嘗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漸蘭則芳漸鮑

則臭物無定臭。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冬凝爲冰。春釋爲水。物無定體。江南之橘。江北爲枳。物無定性。南之爲鵲。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貉。物無定名。獸頭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物無定形。飴以養老。或以粘牡。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泝泝。或以功封。物無定用。是在擇之者。

卷二 賦史隨筆

五

梅花渡

之二終

序

嘗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史籍之所紀錄。父老之所傳誦。時得時筆。久而成帙。

序

時事漫紀

一

梅花渡

顏之曰。時事漫紀。上自朝廷鉅典。下暨閭巷瑣務。咸指列焉。其是者可佩韋弦。否者以留龜鑑。間有奇譎。

諧謔亦存乎其中。家先生見而擲之曰。咄哉汝輒敢府怨耶。先王父具史之才。史之識。史之筆。而博洽諳練。又足以濟之。其所著述。百折不回。一惟行之以意。而生時率爲人擲。揄迄今猶呶呶。呾不置。大抵正人。

君子其鴻功駿德。天下後世所習知。揚之毋足爲喜。小人之存心舉事。曖昧陰險。不可對天地。不可對鬼神。并不可對父母妻子。一經暴白。未有不漬骨鋟髓而甘心者矣。余三十年箝口結舌。噤不敢發一字。汝。



輒敢府怨耶。乃退而削忌。  
諱置臧否。取十之二三者。  
以行世。餘存笥中。



序  
時事漫紀

四

梅花渡



異林卷之三目次

時事漫紀 隨有續紀副出

王者氣

帝王有徵

元順帝

宣宗

建庶人

白龜

青田遺命

高麗

帝王全福

白金賞勘官

本朝政體

三大事

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一

梅花渡

盛德大機

大禮是非

孟子節文

玉帶

三局

文淵閣失印

繼統不繼嗣

鎮守四衛

祀嶽

元朝法制

應試文字

魏忠節

土木

浙人知浙

名臣

劉文靖公

曹欽叛詩	世廟元輔
羅文介鄉約	劉忠愍
制科濫觴	國朝冢宰
擬謚	王雲鳳
李裕三戒	法令嚴密
李迪夢徵	鍾山主僧
孫黃題畫	雪菴和尚
五公雅量	王文成
吳林	入卷三 時事漫紀 二 梅花渡
清卓	徵士
忠介近情	文田
荆川詩品	張秉投釵
羅木營	庚戌禮書
鐵簡	二公小疵
養正僞檄	赭衣緋禪
字禁	永樂大典
紀年	近輔梗槩

梅花渡異林卷三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
時事漫紀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岡
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明太祖出焉地理之符
不倂然如此	王新建南昌紀功碑云嘉靖我邦國踰年而
入繼收元嘉靖帝王固有徵哉	世廟
吳林	入卷三 時事漫紀 一 梅花渡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至	二十二年順帝夢猪闢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我
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	善射者射之莫能中兵至柳林遲明帝召議戰守計
忽有二狐自內出帝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天所以告朕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
月也明年	太祖聞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答詩
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	

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頗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嗚呼杜鵬啼。汴京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于燕乎。杭州三日不波。宋社墟矣。况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蓋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觀其歎泣長往。荅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爲中山王所執而縱之非也。

史載 宣宗章皇帝乃 建文子。靖難兵入時方三  
果林 卷三 時事漫記 二 梅花渡

歲。疏伏求食于 成祖前曰。兒餓甚。遂收而育之。如親孫。後以爲皇太孫監國。自是而 英宗獻宗武宗皆爲建文之後。而人弗知也。語載國朝典故輯遺。世傳 宣宗爲 建文幼子。成祖命太子子之。且曰。天下原是他家的。遂爲皇太孫。乃 英宗時所出。庶人者。又何人乎。蓋 建文之故臣爲此

之語耳。

附錄詩有白蓮十餘枝。皆飛去。獲其一。今世所

信王龜是也。

劉伯溫將卒。命其子焚屍揚灰。生平著述皆進于朝。高皇帝甚喜。欲命官營葬其子。以父命對。今青田有伯溫墓。乃空塚耳。高廟嘗命伯溫卜曆數短長。伯溫曰。遇順則止。上以手書良久曰。三百單八。亦是矣。然不知伯溫意何指耳。

洪武初。高麗既已進表稱臣。太祖給以金印。封高麗王。亡何其相李仁人殺王福王昌王瑤王典四主  
果林 卷三 時事漫記 三 梅花渡

而自王貢方物表請更國號爲朝鮮。改名李旦。求朝鮮印誥如前。太祖不許。復索作表。鄭集發戍雲南。不許高麗過界。迨後始通貢。稱臣稱朝鮮。

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正統。人謂闢乾坤于再造。功高湯武。愚以爲此固天命聖神爲千古除兇。百王雪恥無足異者。但 高皇卽位吳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一人而

皇后張氏 存皇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勳勘之、敬與勳等秉公問察、敬復命于內庭、適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膳、敬曰頃所言非朕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辯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西 梅花渡

未嘗聞于外、上猶不信、卽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爲壓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上退朝入內急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右同官代鐸跪進、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卽欲批出令其回話、以新進恐挫其銳、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不愼也、

我明政體度越前代甚多、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婿、

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有以功封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而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今國學中皆以木主代之、前代岳鎮皆有美名、今但稱某神、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有禁、獨用人之途太狹、苛察之網太嚴、或有才而不得用、用而不能盡、則每有遺憾、而宦官一途封侯封伯至今不免、今天啓中逆嗜魏忠賢專權放恣殺戮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五 梅花渡

忠良駸駸有封王之局、亦濫觴之極者矣、國家有大事三一曰建文年號之不存、實錄之未輯、其二曰景帝之不稱宗、英廟實錄之書邸戾王、其三曰睿宗之拊廟、仁宣二帝之早祧、宣宗之不廢趙王、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也、憲宗之追謚景帝正錢太后之祔葬也、皆盛德之事也、宜廟之親征漢庶人也、英廟北狩邸王之卽位也、皆國家之大機也、

嘉靖間大禮之議張氏爲是而楊氏爲非當時士大夫率直揚而曲張者天理人情不明之故也其說詳明倫大典張文忠公應召過桐江題嚴陵云先生挺高節可爲百世師茲余赴三召再拜先生祠君臣有大義行藏復何疑此心不自昧獨有明主知光武本中興每親固其宜如何考元帝終未明天變先生烟水志此憾能無遺詩譏光武不宜考元帝而子陵不救正也文忠公晰理精故其論入審

異林

卷三 時事漫記

六

梅花渡

孟子配享始于宋神宗從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也我太祖欲黜之因錢唐等力諫而止孟子節文則劉崑孫等奉旨而成

在朝文臣玉帶至六卽生變端

洪武中釐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于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于古制者居之三曰詩局凡俊才之優于文詞者居之萬曆中文淵閣失印復鑄從此閣權日輕魏國賜第

燬而復造失御筆甚多而勳戚日就窘迫其關係豈有天攸乎

世宗採張桂諸臣繼統不繼嗣之說而帝獻王宗獻帝固人子之至情乃德祖之祧睿廟之人張桂諸臣亦以爲未安而不能教倘亦取富貴之心爲之乎

世廟時本兵李惠康公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又請考選清嚴騰驤四衛官軍如鎮守諸衛內臣

異林

卷三 時事漫記

七

梅花渡

言曰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虜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衛直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卽太監吉祥也上竟從公議一時快之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望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谿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禘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授盛

昭書請除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谿之遺意也曹州同知張浩滄州人深惡異端之說于境內菴院拆毀殆盡他處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之又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國朝太祖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華去封號以明聖斷高出手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關異端之文一自爲文以示禁戒斯亦卓然矣

集林

卷三 時事漫記

八

梅花渡

作史者元不得與正統齒矣然其法制有不能盡廢者我明一沿之如欽天推步乃至元間之所授也鄉會三場之制乃皇慶間之所定也經義如四書易詩之用朱註書之用蔡註春秋之用胡傳乃延祐間之所表章也文武官級乃劉秉中許衡之所建設也漕渠自徐州以抵通惠直連京師乃張禮孫郭守敬之所疏鑿也河防如築堤治埽諸法乃賈增之所經營也

洪武甲子科始定場屋制儒吏雜職咸許應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人各一經兼經者聽如甲戌會試景清刻詩書經義是也詒誥表兼作者聽如永樂辛卯福建林誌誥及表是也所錄五名或經魁不備如洪武辛未許觀胡泰皆書是也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錄是也如論策重複者甚多桐鄉楊述正統甲子分考蜀闈以一減場卷爲首衆

集林

卷三 時事漫記

九

梅花渡

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丁卯復與閩闈得陳康懿公俊爲首二公皆至尚書蓋不如近日之拘攣也主考惟兩都用翰林外惟敎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翰林居鄉如余學夔尹鳳岐爲廣中主考宣德己酉董璘在浙正統丁卯許彬在閩皆見任奉旨者萬曆丙子福建鄉試先王父華平公分考表後不用瞻天仰聖一時頗駭然儀部卒稱最蓋倣嘉靖初會試式也今天啓甲子福建顏茂猷以五經中式雖文不具

載殊卷亦一時之奇也

嘉善自宣德五年分縣科第雲起然卒未有得謚者得謚自魏公大中始魏璫肆毒縉紳甚慘公屢抗言竟受奇禍越二年璫敗又二年李嗣學濂上血疏請恤上憫之錫全典謚忠節

土木之難臣工死者五十餘人可惜者英國張輔然輔老不充役戶書王佐然佐弱不任事耿耿不死者學士曹鼐尚書鄭瑩其人也

巢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十

梅花渡

邵玘浙之蘭谿人太宗時爲御史上特命按浙玘辭爲浙人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耳仍命一御史協處蓋特恩也玘初在監時曾于上前迎春取花簪幘上見其狀貌魁偉云

我朝名臣若彭韶有名臣贊三十一人楊濂廣之至五十五人似病于死有名臣通錄似病于濫後有理學名臣錄則布衣獨行之士亦收之安所稱名臣故徐咸合攷編而彙之然其得失亦畧相當焉夫

六王肇興開天輔聖何容置喙永樂靖難景泰易儲天順復辟履此大故而人品多瑕以蹇義原吉黃福張輔胡儼顧佐陳宣之功而大節或病他可知矣三楊同心輔政並稱賢相然麓川喪師交趾失守終爲大業之憾于肅愍再造乾坤功亦至鉅然不死易儲死于復辟未盡處死之道李賢得君專政而羅倫則一斥而不復收王直秉公持衡而易儲則私泄而不

敢諫何耶故名臣而純然無議者洪武時則有若劉

巢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十一

梅花渡

基陶安宋濂胡大海章溢王偉宜正間則有若王翺劉球李勉軒輅天順時則有若薛瑄岳正耿九疇王竑成化間則有若王恕彭韶何喬新弘治間則有若馬文升耿恪秦竑劉大夏戴珊正德時則有若章懋韓文許進周經如劉健羅欽順劉忠謝遷石瑤呂柟林俊林樹聲皆純德無議者也蹇夏輩楊廷和楊一清張璁皆醇疵相半者也方孝孺練子寧耿清周是修許達宜別爲一錄以激忠義鄒智陳晟楊爵楊繼

成沈鍾海瑞楊濬魏大中別爲一錄以作士風高啓  
文立李夢陽羅玘王維禎李攀龍王世貞李維禎別  
爲一錄以志文章

劉文靖公健在內翰二十載入閣典機務又二十載  
受 帝皇顧命以逆瑾用事乞歸嘉靖初楊遠菴一  
清爲大學士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止數人  
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 世廟特起爲兵書  
總制三邊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辭色甚倨問曰  
具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上 梅花渡  
我憶汝嘗爲閣老矣遠菴唯唯公曰旣爲閣老而復  
出作總制體統爲汝壞盡矣遠菴曰朝廷簡命不得  
不赴公曰進止亦由汝何得云云我老不能對客遂  
入止命二孫陪茶楊公退而自悔又靖之責善楊公  
之受言近世豈易得哉

天順曹欽叛時有一詩傳頌于京云曹奴此日發顛  
狂寇退諸公死亦當學士扣門如吠犬請李尚書鎖  
項似牽羊請王萬安頓首稱三叔恭順當兇戰一場

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君王

萬方山應旂與鄭室甫論 世廟元輔曰新都定策  
石首隨龍紀元一詔人樂更生丹徒餘姚鈴山笑起  
尋歸不遑經理永嘉剛復任丘具臣貴谿浪子猶可  
言也分宜之家資華亭之莊田則前代所未有也

羅文介隱金牛山與世無營世相傳其以鄉約立置  
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而止鄒南阜辦  
其無然章楓山有與羅一書極言鄉約之不可行想

具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上 梅花渡  
風聞之過也  
劉忠愍死于獄人傳其止一棺歸葬近來改葬一簪  
挽髮片骨冷冷白也

歷代各設制科取士始未嘗不稱善政而后稍凌遲  
也然以勢進賄進者大率居十之一宋韓億子四人  
同舉禮部忠獻奏曰臣子叨陛下科名雖非有司觀  
望然臣旣備位政府天下將謂由臣致之臣教子已  
成何必以此爲榮誠懇再三仁宗允免殿試我明楊



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應試恐與寒士爭進惟以聖賢之道教之至世宗朝而翟鸞二子冒中制科聖旨切責謂鸞既在政府二子縱才如軾轍亦不宜中卒斥去萬曆張居正三子皆通關節競登高第建黨與王篆王國光朱璉之子亦冒中而科舉之濫觴極矣回視忠獻文敏不大有徑庭乎

國家冢宰最著者王文端蹇忠定王端肅馬忠肅是時六卿多召見內無壅蔽外無阻隔故得抒發其生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面

梅花渡

平萬曆中如嚴清孫丕揚宋燠陸光祖及蔡國珍陳有年皆多違忤不得席煖而去

近擬謚曹端賀欽王時槐張佳胤劉應節王國賓

魏時亮王世貞俞懋學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

象浦鉉劉魁孟陽軒輓王之浩段民朱鴻謨

王雲鳳之節介不强哉矯乎已乃甘張綵之節受劉瑾之苞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予况平時邪彼何

心也欲與之共學乎

成化時李冢宰裕剛直爲一時冠家居訓子孫云買田放債不讀書士君子之三戒也

洪武初法令嚴密故山西孫敬先懼爲人材假作癡愚不識字以冀免太平楊岡爲御史慮事累乃詐以他屍作已朦朧而潛遁後事露亦不免于誅

吳邑高季迪能文章尤工詩一夕夢人執其手書一

蘇字曰此必殺爾高疑之凡姓蘇者不見後郡守嫌

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五

梅花渡

府治狹甚且居衛右非文東武西之位遂遷士誠故址衛官惡之許奏于上上召而斬之高因作上

梁文亦棄市國初詩家必以高爲第一云

布政吳印乃鍾山主僧得上寵時臬使張孟濂自

負其能屢較轢之後印上書請去位避孟濂之橫詔

械濂至京棄市謂印曰吾爲爾除害矣張尚氣好高

卒以戕身亦可哀矣

孫黃乃潛溪高弟因與藍玉題一畫詔誅之口占一

絕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以有此詩而監刑者不以聞。亦併殺之。先生平日詩文雅麗稱名家。

雪菴和尚葉希賢一名葉雲處州松陽人形碩而頤指柔而白且秀詩體類唐草書似晉洪武間舉賢良方正續授監察御史建文中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壬午改授翰林學士是年六月靖難師進金川門家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於亂兵乃發與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喪以衣冠歸葬希賢實從建文君出亡圖舉大事不果竄之蜀始慟哭變名姓削髮爲僧假慈化院法派諱守牧號牧癩牛外號雪菴和尚遂西南走重慶之大竹善慶里里有松柏灘與巴渝接壤草木藋莽中隱士杜景賢者有山地極廣和尚至其地見山水秀麗翔遊不忍去踵杜老門丐一廬以掛錫杜老雅不喜佛老絕弗與通師于廊廡間見小扇一柄乃抱琴訪友園遂題一絕以見志有三人焦桐七線琴迢

迢遠遠訪知音句杜見之知和尚爲非常人也翌日造訪焉語後時乃師事之往來白龍諸山旁卽松柏灘也灘水清駛羅篁森蔚和尚欲卽此紉寺景賢豪有力遂構材結菴以居之號龍門山寺無浮屠像和尚乃率其徒數人入居之後人增入觀音像方以觀音名寺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是佛經不知其所誦者乃易乾卦及太學序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將儒行乎不可可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

與林

卷三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或走去以故婉解之和尚亦知其意遂置儒書不誦誦觀音經鄉里皆知爲高尚人周以穀粟財物拒弗受杜老亦捨土百畝爲業亦却之惟求度朝夕不爲久計常爲文落筆成章意氣渙發能感愴人尤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集輒投於水投已痛哭哭已又讀讀終卷哭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也和尚不戒酒肉每高

歌酣飲無意人事，自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雖樵牧豎亦拉之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曰：「我歌雨和。」歌竟，瞑焉而寤。杜亦嘗具酒饌飲之，有詩云：「典衣沽美酒，斲竹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過莫厭頻。」偶見臥猿題云：「而今有醒便須醒，莫待藤枯樹倒來。」感懷詩云：「年方十五去遊方，終日修行學道忙。說我平生辛苦處，不人應下淚千行。」齒彌高，絕口不道鄉貫。

異林

卷三 時事漫記

太

梅花渡

姓氏獨與一補鋤匠及一傭工名大老者潛相往來。或密語去，則揮淚告別。至成化初，和尚年逾百矣，始物故。永訣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師固何許人也？」師張目曰：「松陽徐宅生長人，問其姓名不答，入滅後，啓其遺笥，有易本義一帙，百將傳一部，不知殆欲何爲也。」諸徒繪其趺跏像于經樓左壁，貌甚古雙目如怒。時有長壽寶翰題壁云：「當初何不解漁樵，卜得龍門避世高。別有乾坤生畫夜，更無江海作波濤。」持

齋諒是慙周粟，說法惟聞誦楚騷。鐵石心腸誰識得，應知太史筆如刀。又松陽劉覺齋誥評其詩旨曰：「雪菴詩云：『年方十五去游方，此特爲隱詩。』轉五十爲十五，爾風吹椒樹老，椒辛物，雪菴自謂也。雨洒桂花新，桂當雨洒尚新，謂在朝諸人也。咏臥猿有所指也。松陽毛復輯葉公事畧曰：『公世居懷德里卯山之下，唐越國公葉法善先生梓里也。卯山葉姓有徐宅後宅之分，公之族在徐宅，實爲徐宅人。松陽鄉語叫前爲巢林。』

卷三 時事漫記

尤

梅花渡

三十六

徐公特用鄉語以潛其姓耳，所以垂訣曰：「徐宅生長人，非姓徐也。」俞悅峴山人洪武間爲吏部尚書，其家故鑄工，煥旣貴，造詣鄉曲必戒其下云：「第稱俞待詔兒，勿云官人也。」王英亦峴山人，洪武間爲陝西按使，居鄉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鞢，門者縛英，英微笑曰：「我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縛。畧無怒意。李黃長洲人，正統間爲兵工二部侍郎，在鄉里，每出必步過里門。

乃上馬不以貴加人終其身如一日劉鉉長洲人天順改元爲少詹事官位已崇猶傲居隘巷雖曲藝亦與之同坐雖童稚亦與之問荅王穀祥號西室長洲人爲吏部郎以病乞休林下宏才碩德尤擅字學且工繪畫花草平居小帽布衣未嘗修邊幅居無棧題行必徒步未嘗立幄幄貪賤詣之必跣坐不以貴驕人

楊雄白首屹屹著書天祿而不聞道李廣結髮七十

果林 卷三 時事漫紀

辛

梅花渡

戰而不獲侯惟王文成守仁以一悟而師世學以武功而開國封伯從祀新建至今爛焉然其封至萬曆乙酉始定蓋老將宿儒未免有妒心彼老將宿儒者欲死鉛槧戈戰間死則死耳欲以及文成亦難矣袁洪愈號裕春吳縣人嘉靖午未連捷居位日少林下日久撫按累薦方起後官至南都冢宰終身不改寒素捐館未幾數畝之田一廬之廬皆轉授于子一鶚襲陰赴京不能具路費世守清德正統間僉都

御史魯穆天台人歷任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沒無以爲殮景泰間兵部尚書石璞河南臨漳人歷官四十五年致仕歸簡括俸餘買田僅百畝以資生天順間刑部尚書軒輅河南鹿邑人燕服止一青袍破無他服不能另置乃更補而服之每食惟蔬久而不厭冰蘗之聲獨振一時天順初薛文清瑄罷內閣歸中途卽絕糧人謂明時異事成化間南京翰林院修撰

羅倫吉安人忤時相致仕歸晨客至留飯夫人謂其

果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予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一峰曠然不以爲意弘治間戶部尚書秦紘山東單縣人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子孫貧乏不能存天順間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河南虞氏人其子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父子清修別無產業居第不改其舊肅然寒素弘治間御史陳茂烈福建興化人乞歸終養身自治畦妻孥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正德間江西提

學副使蔡清福建晉江人家極貧雖仕亦顯融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南京刑部尚書陳壽遠東人居官四十年廉名尤著致政回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殯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嘉靖間兵部尚書胡世寧浙江仁和人幼極貧仕垂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

宜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異林

卷三

梅花渡

有詩名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入京擇日而後見英宗御文華殿召問大畧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有兩蝎頂顧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因憶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及高宗某事史忽淚

下問故曰思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升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止淚耳嗚呼豈非數哉海忠介瑞生平苦節一介不取而其論不食嗟來之食則不與餓者以爲嗟來從射於我何與而自損其天地父母之身其生平直言敢諫任事任怨視去官如敝屣而其論出處則不與嚴陵之釣以爲高而不實奇而不中胡不如光武相助爲理之說以成伊傅之功然則忠介於出處辭受皆聖賢家法哉而世遂

異林

卷三

梅花渡

以其清操爲詭故不近人情亦未識忠介矣張居正當事務崇刻剝丈量天下田土紛擾不堪吳下有詩云丈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而今那得閒洲渚分付沙鷗莫浪眠

莫方伯如忠常稱唐荆川先生詩謂直追沈宋其送程太史謫歸詩白晝蛟珠落青天蜃閣分又啼猿三下渡明月兩湖春賈張相公詩儒生東閣承顏色箇長西羌識姓名永豐詩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

袖欲生寒、置之初唐、真不易辨、人嘗從公遊、夏月席  
紫不施茵帳、卽白鳥嗜膚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僅  
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  
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四明張秉仕至憲副、清無一絲、後饑甚、其夫人出一  
金釵欲易米、公復投之水中、

王謙在北新關、能定羅木營之兵變、

萬曆初、徐太室學謨作禮部尚書、不由館選、其甲科

異錄

卷三 時事漫紀

高

梅花渡

乃庚戌、然前庚戌席書亦作禮書、又前庚戌楊寧亦  
作禮書、皆不由館選、事有巧合至此者、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子、偉貌豐髯、議論英發、高皇

喜其剛直、授爲閤門使、金書除奸、摘伎四字、於錢簡

賜之、令舉百官不法者、王弇州辨無此事、然誠意伯

家寶藏此錢簡、每每出以示客、何得謂無、弇州不過

懸斷爾、

成化中、庶子黎淳、諫言景泰時事、因攻及商淳、安有

旨云、景泰先朝事、所不忍聞、這本顯是獻諂希恩、不  
准、黎公長者、不謂有此、世廟中、振易聖像爲木主、  
編修徐階力爭爲非、及得旨切責、復又疏奏委曲而  
有反復、小人之旨、徐公相業甚偉、此其小疵云、

劉養正從宸濠叛、臨刑時言曰、吾不幸而敗、然千秋  
萬歲後、必有以此爲義舉者、其代寧王作僞檄大畧  
謂、武宗以宮滅節、使高皇帝之不血食、而爲寺

于禁中、穢處于優妓、黷貨無厭、荒遊無度、嘗懸都太

異錄

卷三 時事漫紀

高

梅花渡

監牙牌及稱威武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懷姬之妻  
稱爲馬太后、復納山西所獻娼婢、稱爲劉娘娘、原其  
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婢以欺天下、抱異姓之子  
如前所爲也、餘言縷縷不忍悉、蓋養正士實諳天文  
見帝星明于江楚之間、遂有此舉、而不知入楚分深、  
應在 世廟龍飛、自作之孽、千古誰復原之、

補黃重于隋朝、國禁因之、今庶民無不繡衣、緋褱、誅  
齊帝古有嚴禁、今男無不緋褱、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子皆作堯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蠡測  
海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葉文莊公  
水東日記  
正德初賊亂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爲名  
如師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參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  
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  
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  
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  
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歎而已夫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  
典以萬計安能使世相傳哉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卽不宜用  
如淳化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內有因時  
事而用美字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若用先朝字眼  
有故而然如唐德宗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  
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故改元爲貞元各取一字以  
法象之至宋孝宗卽用以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  
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爲名稱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  
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及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  
識者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習明年瑾以逆  
誅無大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詔復其舊名矣若  
張居正時凡正字及太岳二字俱諱尤可駭云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  
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  
嘗見于蟬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

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宣  
和遺  
事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出五  
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  
賊之年號出宋  
史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卽  
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耳  
隆慶壬申 穆宗顧命元輔高拱次張居正次呂調  
陽高故無子不私其家念主上冲齡恐外戚內豎易  
爲邪乃言于朝曰自今大政事大封拜必遵祖制必  
母后公卿僉謀明布中外乃敢舉行不如約者共擊

之時羣小方伺間以逞而高公持正如石于是內外側目而江陵位居次亞陽爲崇順而陰實伎之乃與大瑞馮保深相結流言于宮立逐高狼狽以去江陵遂握大柄擅作威福文武大吏言路要津皆出門下丁丑冬十月彗星掃庚申長數十丈匝一月會江陵父問明死馮保從中調旨奪情視事如故南北部院科道疏留者章數十上惟翰林吳中行刑部沈思齊艾穆進士鄒元標輩相繼上疏紕之馮保矯旨廷杖異林

卷三 時事漫記 无 梅花渡

適戍編籍有差已卯夏四月江陵歸葬驛道所經撫按藩臬咸騰行匍伏屏侍疾馳時夏氣暄煩步卒抬缸五蘊香水車輿所至則執麈酒之十里一亭二十里一廚傳三十里一行宮則五采綺繡銷金翡翠光彩映天所御大車雕輪彤蓋泥金朱綵方廣廿尺有奇中設文几牙簾珍榻沈香下籍金文茵選良家女有色者侍而以琉璃屏風障之衛士銜枚緣足踣躡如蟻纖塵不飛云及至葬四方來會之自江之左右

嶺之東西方面大臣咸釋政以執紼望塵而抒哀惟恐不徹江陵耳目間也葬畢服蟒衣閱操于演武場文武吏士祝贊齊肅時巡按御史趙應元在楚境內獨不赴江陵銜之以疏聞都御史陳炯希旨劾應元請告非真勒爲民居正閔武時達觀于荆南議以操場築別墅會參政馬文煒正色折之遂不果既還朝以中旨迎母入朝用舟遡江而行沿江臣僚設行宮貢珍幣黃白狼籍三千里如一律道南都諸院部卿佐各貢筐篚效繁奉而舟子曰非三百金不得泊也時醪銀未就舟子怒張帆去竟抵儀真諸官乘舫冲浪赴舟所如所索進之俛首請罪而侍人怒不蚤大言叱之道高郵知州吳顯無所獻乃先期飭廚傳如常饋而閉城以須其行諸上官交諂之吳若不聞者人謂與獻后入朝其儀禮亦僅類是云壬午三月居正病篤京官倣古穆卜請命以類爲壇焚香路拜館閣一部卿一卿佐一部屬各一寺卿一寺屬一科一

異林 卷三 時事漫記 无 梅花渡



道一監府一而又類科類地則甲辰一丁未一下逮  
庚辰凡二十科各一類地則省直凡十五而中外衡  
所又各一皆執香楮引領道流時時向闈人通殷勤  
望以姓名相聞至四月江陵死未殮而三子爭竊寶  
貨南視之日凡用大車運至漳河閱三月始行其貨  
賄充斥卽上方奚多乎江陵雖故馮保猶從中制之  
不大敗至壬午冬御史李植密疏入擊去馮保又迨  
乙酉夏凡閱四載諸黨潛匿貨實遠遁故貨實僅二  
萬林

卷三 時事漫紀

辛

梅花渡

百萬云

野史曰董狐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國史裁于館閣諸  
臣而元輔多其座師交契互相翼蔽匪大奸慝敗事  
率微美謚諛詞故元輔傳紀獨失其實聞嘗訪諸故  
老志其梗概云嘉靖初年自藩邸入繼大統張公孚  
敬首發明倫之旨而桂公萼霍公韜相繼上疏以  
孝廟稱皇伯興獻帝稱皇考大愜旨五歲中立遷焉  
三公而字敬亦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吏兵二部時宰

所推爲質庫美莊者絕不干預革鎮守裁關寺清政  
本日與天子爭可否一言弗允卽告休立乘牛車出  
張家灣隨行無長物必中旨懇留中使趨促于道數  
四乃復入後有弗允復如之其廉潔忠鯁如此夏言  
在內閣時會崇齋醮一時文武大吏皆服道衣從事  
夏獨弗從以是放歸居鄉時與一豪民之老者會飲  
豪民侮之且故欲居其右曰汝旣爲民與我當敘齒  
耳夏公慚忿遂謀復用竟中嚴嵩之毒以死嵩以元  
萬林

卷三 時事漫紀

辛

梅花渡

惡大慙世所共知徐公階謙恭寬厚講學修名人人  
見之如飲醇醪而圍天下于度中相業蔚然祇以田  
舍頗盛薛方山憲章錄多貶詞焉嘉靖乙丑科會場  
始設搜簡總纔貢士十餘人凡三四科士氣摧折殆  
盡先是己未科有以懷挾犯者嚴嵩獨曰士子旣承  
賓興禮宜優異一生之失未足以槩天下也世蕃初  
意亦欲資緣科第嵩曰此寒士路途吾輩以一人往  
使令一人屈矣且柄政者何官不可得而齟齬效窮

捐大爲也。以故不復應試而自獵崇階。此亦不可以  
人廢也。世廟迄今元輔當以張羅峰爲首稱。高中  
玄柄用未久而清廉剛正匹于羅峰。于是政柄屢更  
智巧迷悞有傾身自結躡躡卿寺者。有冰山早泮朝  
冠暮褫者。嚴嵩謀殺夏言以竊大柄。文武大吏遷黜  
真同市易。義子乾兒列布要津。壬戌春嵩寵衰時以  
反謀坐之。引繩批根黨與汰盡。隆慶初新鄭高拱頗  
以從龍功稱旨。而貢高凌人爲言者所劾去。亡何徐  
真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公亦去。而高公復起。徐之故人或有存者。及張江陵  
計去高。併去其黨。而盡用私人。則部院科道藩臬無  
弗私也者。張敗而蒲州張公四維繼之。不五月以艱  
歸。不爲立異。申長洲事無巨小。一以寬大應之。故黨  
人倖存大都倚援納款專附一門。不十年必敗。惟  
中一大老爲謀深。故歷四相皆得其歡。嵩盛時官御  
史揚揚得意矣。又陰計嵩必敗政且歸徐。謀以講道  
附徐。吳冢宰子某以白丁中舉。嵩恚之。遂希旨論劾

以是沽直聲。嵩敗徐自爲附已專也。故令管學南都  
驟晉開府。高公無黨無從入。張則其鄉曲也。故黜于  
高而大顯于張。長洲又督學時所厚善。以是歷躡司  
徒。南科杜公華先正言發其奸乃罷。而杜公亦外補  
矣。其在南臺丰采尤劣。陳御史劾部屬則先泄其謀  
以市恩。王御史劾部卿則疏不知以避怨。顧涇凡允  
成上許相公書詳述其事。卑卑作奴顏婢膝以自結  
于時宰。而一生真態畢露矣。嗟嗟利名易動。美節難  
真林  
卷三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終。近來二事有可太息者。工壯時疏論分宜久  
羈。行徃倘微一死足稱完名。又錄用驟貴遂務勦敵  
苟容。歷江陵時備位南臺太宰。至超入北臺。乃臨江  
守錢若賡獄。惟阿旨入重辟。潞府較搏兵馬司則反  
坐兵馬以邊戍勞堪以僉都殺洪侍郎。多官論奏議  
死而口以勞爲浙藩左轄有恩。卒從輕比。乙酉北畿  
鄉試有外戚不得中者。諸之主上。至盡汰冒籍生而  
連坐考官。希內旨方怒必欲重比。爲司寇舒公化

所面諱而子姓怙勢作奸囑托納賄無虛日乙酉冬  
繼母喪匿之喻月必待大計事竣乃以訃聞蓋緣入  
賄者藉以酬約也亦貪昧無簡矣田八才情亦饒但  
氣質用事任性妄作初論劾時相士心快之迨編籍  
起用遂輕人自尊恣睢忿戾故壻以賴婚許之尚屬  
小過惟別葬嫡母佔產營利得罪于鄉評迄今議論  
人不能平者此也嗟乎使二公者兢兢自守常如建  
言時即不然亦不結黨營私肅然喪其生平雖古之  
異林

卷三 時事漫紀

香

梅花渡

梅花渡異林卷二終

異林卷之四目次

時事漫紀

茹宋家教

峰有守

分宜愛才

誅姦臣

忠良天佑

重知己

李何交誼

委曲利

孫太初

衡祠

金剛經

夷甫立化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十

梅花渡

逍遙樓

伽藍像

儒生抄書

青磁碗

傾陷

伐樹

妻救夫刑

周壽誼

友道之薄

趙泊佯貧

平地起山

諫官條陳

宴集女伎

蟻集

水變

物變星變

馬生角	飛越峰
狂士詩	邵栢
陋矣	如無子
荆公女	太守新政
小廉大姦	趙風子
竹實	三脚猫
禍福非偶	玉峰雜劇
背約	方物
荆杖	金字牌
鄉試異事	夫婦倫紀
果報	按大名
孔老人	豐城令
普陀僧	藻林
徐鵬舉	劉東陽
士風	利瑪竇
李道人	劉偉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二

梅花渡

尹蓬頭	僮僕之害
凌司寇	冥報
拱宸知前生	賸生
大司成	
異林卷之四目次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三	
梅花渡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三

梅花渡

梅花渡異林卷四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時事漫紀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某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我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

纂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一

梅花渡

罪之間不受又來晨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璵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後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後山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內兄弟也假一裘與之後山知所從來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近時羅一峰先生與予高王父中夫公立同官南翰院後相約上疏乞歸羅

讀書山中大雪數日行糧不至浩歌而死中夫公處白牛涇絕跡城市時有臬使相訪以脂腸餉之而楊繼宗爲郡守慕公清修時小有所饋亦拒而不入此確然有守者矣

宋布衣陸士規工詩素善秦檜嘗挾書于臨川守不稱意升堂慢罵守以其書白之檜檜怒甚不許更見後陸請謁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近作陸誦東風吹草綠離離一絕小相入白檜檜吟賞再三卽出見

纂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二

梅花渡

之近嚴分宜愛其黨趙文華人感鄙之然聞分宜未識趙時見趙文頗心器之卽先身枉見而又嘗經畫趙氏家難趙雖欲不入其黨得乎特後來不應狼籍如是耳嗟乎二公憐才之意卽近世名相中不多得也

韓侂胄倡議復仇與春秋大齊襄之意相合獨惜其無謀浪戰耳卒至函其首以乞和則大可笑矣故當時太學生有詩曰鼂錯旣誅終叛漢于期未遣尚存

薛、明靖難時亦以誅姦臣爲名而建文帝終不之去、然竟不能堅守舊物以至身逃祚易、則方黃諸公不得逃其責矣、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自言能殺元城、惇除本路判官其人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夜半而聞鍾聲、則其人嘔血死矣、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行祖亦暴亡、予高王父中夫公立嘗

巢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三

梅花渡

分授經房于北關、時中貴汪直方柄事、其姪應試期在必錄、高王父持其卷抹之、主司出關遣人告其故而駕罪于高王父、甫出關有傳聞必殺此獠之語、高王父扃戶待命、忽一夕叩門聲急曰、是矣、卽正冠將赴變、乃倪考功權遣僕告曰、直頃已奉旨沒籍矣、天佑忠良、詎不信夫、

漢徐孺子矯矯壁立凡薦辟皆不赴、然及薦辟者死必炙雞漬酒萬里赴弔弗憚也、明鄭善夫初不識王

夏相、偶作漫興云、海內談文王子衡、春風坐過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經紀其喪、刻其遺文、古人輕恩感而重知己良有以也、

李獻吉何仲默交誼初亦甚厚、後以論文相掎擊遂致小隙、李爲逆瑾所惡、何輒上書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對山從中調護、後何病革、謂墓文必出李手乃善、然竟不得近目李、牙麟王元美吳明卿以文字稱莫逆、生死靡忒、過獻吉意氣遠矣、

巢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四

梅花渡

周文襄忱撫吳時、王振方寵倖慮其撓已、因振初作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作絨毯遺之不失寸尺、振極喜凡公所上利便事悉贊依之、江南賴公甚大、世宗倭奴入寇總制吳宗憲厚結分宜始得展布以除倭患、遂以權濟、二公之用意遠矣、苟非利民其不爲輿論之笑罵者幾何、

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故有鐵衣著盡著麻衣之句、而儂智高且奔入大理國賴文政爲

寇首知事必不濟陰求類已者劉四使執役左右卒之斬劉四以報命武宗時安化王謀篡其子尚幼逃之外家事敗復逃吳興爲詩人今世謂即孫大初而劉七之茫無著落也劉東陽之爲閑白也皆莫可測識矣

王安石行新法舊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價聽民爲賈穢雜喧踐張安道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

卷四 時事漫紀

五

梅花渡

異林  
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于鬻乎神宗震怒于是始免加定間豫章嘗于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西湖三賢祠許民賣酒納稅士人亦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赴酒錢固爲可笑萬曆乙酉王父華平公爲江西奉新令先是令尹朱南英越人以陰陽醫學鬻之豪民先王父爲恢復之時

朱已貴顯王父竟以此爲其所譏挂冠而歸以制額印信衙門官民私相交易視前事尤爲駭異而豫章李長卿亦有詩云纔說汝陽歸故主忽聞女樂次西郊亦可怪矣

金壇王方麓疾篤煩躁子損庵從旁勸解謂平生攝心靜養正于此際得力何用煩惱隨于父側朗誦金剛經讀未終卷公爽然有省曰垢淨則心自見合掌而逝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六

梅花渡

隆慶丁卯閨門外有一遊僧自知死期豫製棺衾至期沐浴更衣步至野外端坐龕中自焚死送之者千人蘇州鄭夷甫有美才少年登科嘉靖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夷甫命不過三十五夷甫不悅或勸其讀老莊以自廣有金山僧與人談笑間化去夷甫見之喟然曰既不得壽得若此僧亦復何憾乃從佛者授楞嚴經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

州判官知死期伊邇乃先作書與親舊訣至公廨外  
有小園面溪一亭督人灑掃焚香揮手指畫屹然立  
化觀者如堵

高皇帝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獸者遊手遊食  
者拘於樓上俾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  
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閔王廟是其基也聖君制度  
便超越千古今安得萬間逍遙樓哉

蘇城內西天王堂有伽藍像時誤傳爲高皇像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世廟聞之欲親驗視將昇赴京至中途止之不果復  
歸于舊處抑考此像乃元末劉總管所塑千戶闔俊  
襄陽人少嘗侍高皇後授蘇州千戶見像卽號慟  
俯伏曰此絕肖我高皇帝第少氣耳蓋俊侍高  
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云然後人因之遂有此誤傳  
嘗聞國初內使奉差至吳越命儒生抄書都督出征  
移文責學校規候嘉隆以來此風始絕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經

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于太祖取入  
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  
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  
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  
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  
取碗擲于中流弟子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  
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院主之識高矣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八

梅花渡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  
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訐西楊之  
子梗竟死西市芳洲今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竟置  
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盡奪門之謀石又置武  
功千金齒近日嘉貴溪分宜新鄭亦頗類此

在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巨  
盡時盛夏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

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人



其父之惡邑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  
施時脉既坐臯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之鳴  
呼自後觀前即吾一邑中若某某者天道果無知耶  
國朝妻救夫刑獲宥者二人永樂時江浦知縣周益  
成化時知縣徐孚

崑山周壽誼生于宋景定年飲鄉禮于洪武六年共  
一百一十三歲

弘治中西江一方伯乃浙人偶有一密友訪之恬不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九 梅花渡

為禮友題章江亭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  
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

成化時工突入供奉者為鄞之江得達江陰相子先  
已而寧波趙涓至二人皆不敵時上每以金置銀勝  
者取之二人累負惶愧私叩涓曰明日上前乞遜一  
局不然吾兩人將獲譴矣且盒中銀每次不過三兩  
請以十笏先為君壽趙許之乃佯為負者啓盒取之  
則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蓋帝愛涓突

意涓必勝期官之耳然而卒不得也

武后時平地起山占者曰女主為男之兆成化庚子  
閩之長平地生高阜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明年于  
左復湧起一山廣袤五丈時裕陵宮人萬氏冊為貴  
妃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云

成化中一御史建言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驢騾相雜  
一性快力強一性緩力小乞分別自行弘治一給諫

建言京城士人好著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偷尾落臙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十 梅花渡

吁二者亦諫官條陳疏也

國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伎都御史顧佐疏罷之惟  
武臣則不然

嘉靖甲寅嘉興郡學有蟻無數集堂壁上累為梅一  
章枝幹花葉皆具其秋倭如突至城下舉郡騷然島  
令蟻聚皆盜微也

嘉靖四十年辛酉水又十八年為萬曆七年己卯水  
又七年為十五年丁亥水又二十年為三十五年戊

申水萬曆壬午七月十三日大風雨異常天啓丙寅七月初一日大風雨如之人民屋廬死傷者無數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二所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征之謀明年己巳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現于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哭官書云太師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于日之東方而夕見于太陽之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上

梅花漁

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水之敗

萬曆辛丑三月二十日有盧科兒往沔陽販馬見有一紫色驃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

洪武四年六月國王明昇以全蜀獻良馬凡十其一起正白蓋得之于羅鬼國養馬坑此馬與龍交而生長十一尺首高七尺足比首殺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貫脈絡腹至尾間而上情形明晃人

近之則立而吼上謂天生此英物必有神守之親撰祝冊以祭于是以囊沙四百斤壓之使遊行苑中性漸馴皇情大悅賜名飛越峯

楊州一狂士功名不偶落魄貧絕乃廁身于徒隸中資其雇直以延朝夕一日送一達官之舟在途爲役人所辱忿甚抵暮坐水滸長歌自遣乃爲達官所聞呼問之備愬受辱達官異之且問歌爲誰作狂士以自製對益奇之命以棹上懸燈爲題士即吟云百尺竿頭蠟燭懸絳紗籠罩火珠圓仙人掌上一輪月太華峰頭十丈蓮紫氣漸充霄漢表文光直射斗牛邊巨查貫月朝天闕正是台星達帝前擊節賞嘆遂爾之同行後果得達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上

梅花漁

嘉靖間有邵樗枏義者丹陽人任俠自喜有縱橫才人莫測也方隆慶初新鄭相爲人擠家居憤憤邵欲有以出之而未能乃竊語人曰得數萬金行購立可令起已而屈指曰若某公可令出若干某公出若干

合之得三萬金可矣。邵乃之數公者果如所徵予之。既而徑走都下貴人所而爲之地。未幾新鄭相果召起。徇政使檣朽于此能自匿不見德。豈不稱智謀士哉。乃流連未去。而江陵相已側目矣。新鄭公亦不能安。就談司馬謀欲以邵寄之于守邊將所。蓋詭以立功封侯事邵初不疑。遂之塞上。未及數月邵又度將卒驕不可使。得無效王恢所爲。不成反爲天下笑。且自謂所求何等而顧拘循尺寸。乃與齷齪者伍耶。遂又跳而歸。歸又不能深自斂閉。時時往來于諸所。嘗遊故人所。每酒酣慷慨嘆息。又將以故白之新鄭公。而江陵相知之。使客微候。日夜不息。益虞其有他變。乃以幹吏者爲郡尉密圖之。吏遂與檣朽伴爲親善。往來甚數。而邵家忽多怪異。邵弟某亦有心計。勸兄無輕過人。何妖怪屢作。惟是兄名傾海內得無有謀劫刺者。邵乃笑以爲誰敢圖乃公。乃公可易量者耶。邵時已畜數百人勇健者。常侍衛。頗自恃。故不甚爲

巢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三

梅花渡

一日尉來飲既醉約過已飲食邵遂從數十人往尉已伏卒入即擒之立極令死死且罵曰而敢給乃公我誠渺爾故非爾能也尉亟發兵欲掩其家邵弟已席捲去不獲惜乎邵之智能而竟以自恃忽人受斃不如弟也莆田方翁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于地翁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併携出投之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翁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翁爲館職閒談試闈異事因及之時有一同年在座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顛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扶拽而出試卷亦莫記所在已絕望矣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巢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三

梅花渡

嚴激畜三妾皆陋甚而一瘠一顰尤奇然三妾皆生子

近來鄒平如觀光陳如岡懿典范長白允臨皆以妻妬無子文人之不幸如此

王荆公之女嫁蔡卞知書能詩卞所為皆與之謀荆公子女皆聰俊而敗類流禍有不可言者生死之際

交情乃見嘉善某與崑山某公友善崑山公家故貧

然一時清望所歸某遂與訂婚姻之約未幾崑山公

某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五 梅花渡

謝世某竟棄盟以歸要津其家來求踐約卒以甥女

妻之合邑聞然謂妻夫賤人所不為者搢紳先生安

之也況其素以道德自許者哉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珪以新絲銅鐵照斤數而易人

銅針網巾萬曆嘉善知縣王三陽因祈雨遍搜居人

雞豕鵝鴨盡沒入官遂罰有吏里老各出豆餅若干

飼之肥而市于民價倍于常食吏之狀可發一笑

陳汝言為戶部郎奉命勘視江南田畝災傷按部所

至秋毫莫犯及為兵部尚書進倖得君招權納賂世

莫與比卒藉沒身死縲紲當其在江南也顧文之曰

是君貪冒險邪此行乃其矯激蓋欲以小廉而售大

姦也後果如其言

趙風子遂 武宗時從劉寵劉宸叛橫行西北及見

擒途中有述懷詩云秦廷有劍誅高麗漢室無人問

丙午宦官柄政宰臣尸位即盜賊且鄙之矣

竹結實如麥則見于晉免康之時如米則見于唐開

吳春 卷四 時事漫紀 其 梅花渡

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昌

化縣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採而舂之得黑色

碎米炊之味少濃而飽和飽為餅餌最佳其地豐又

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

此恐不然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腳貓嘉靖間南京神樂觀

道士素素居有一枚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

如飛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聞閣臣預擬特詢之同列云周旋儀貌何似或以豐美對及德臚則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也天順曹欽叛連捕其黨寧波馮益字損之者一星士馮益字謙之亦連逮棄市福禍非偶然亦如此者

丘玉峯當代鉅儒惡世雜劇不正自創五倫全備以啓淳風而坊間有鍾情麗集皆道男女淫褻之樂乃題曰玉峯主人作今觀其詞章之鄙俚情緒之斷續真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丘先生豈爲之乎

御史吳之彥翰林趙用賢約爲婚姻已而以口語不時爲往來趙竟以女字蔣氏後吳鎮訐奏情理頗直而左袒趙者甚衆朱廷益安希范高攀龍爲領袖分宜宴夏貴溪所徵集方物有紅羊貌狸消熊棧鹿乃夏竟臨期辭之諸物付之烏有可惜也

吏部無荆杖朴吏書

嘉靖庚申一相公子出使江浙製朱紅金字牌列于

解曰欽賜馳驛田藝蘅以爲異事特書之雷青日札今凡大卿監司皆用此式下逮貲郎亦同之矣可怪可怪

姑蘇李松按山東主丁酉鄉試一卷將書中字蒼蠅忽集筆端李曰是生得無有陰譴乎遂不果開視之益都某生也詢其行多不法行部朴誨之次舉復中而不久死吾邑某生亦多邪行萬曆壬午卷擬寫中字而筆頭突落按君疑而置之後以歲薦死二生蓋相似者

卷四 時事漫紀

八

梅花渡

南京秀才陳舜胃萬曆庚子科房考主試已高取將填榜時主試復閱其易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中不喜夫婦之倫絕五字遂爾不中舜胃曾逐其二十年之妻逐逐其子使母子乞食他方存亡不保僅留一妾又去髮扶笄夫婦之倫絕也久矣主試之黜之乃鬼神使之也

嘉善諸生夏繩與馬五者爲龍陽之寵父母禁之百

方不憚已而招訟家敗而懽好如初十年來邑爲笑談已未十一月忽得疾一旦大呼家人列于前曰吾乃冥府差役徐伸也特來拘夏繩然若輩知夏繩乎渠前世名汪得祿馬五乃王朝也朝有厚貲而得祿淨構圖其財命故今世報之耳因索酒飯舉家拜求則曰吾去三日再來則云又有一添差人矣比前更厲再求之則又曰已在此處城隍勘問矣三日又來云汝輩苦懇不已然城隍不之許也事在二日內已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九

梅花渡

而果卒然馬五則至今無恙云

大名蔡春臺觀察三吳清刻特甚三吳士夫怨之入晉許惺所按大名以閭閻事捕其夫人幼子名胤之纔四歲俱入獄尋解去至庚子凡二十二年而許自山中出補御史監北畿試事蔡子適以是秋捷竟相對晤若巧值者云

文徵明父林弘治間爲溫州守有疾令人往九仙祈夢夢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升堂有老人來曰命

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可矣詰其姓則答以孔遂驚怖不起時正五十三也唐寅亦嘗九仙祈夢得中呂二字後訪王守溪于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予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默歸家疾病而作時年亦五十三矣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十

梅花渡

韓懷南任豐城令侍御發行治郊送供張甚辨適御史病欲粥粥不具遂據案大罵曰吾命幾爲所誤竟不得薦

晉陀兩住持曰大智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真表不持僧律有人訟之萬曆庚寅郡丞龍德孚往勘夜夢羣僧並訟真表罪惡旦日進僧衆曰若曹祝髮居名山乃作種種罪業乎因取蓮花經火之令僧衆悉跨焉尋至寺後瞻禮如來甫及門忽兩解病軟不可舉兩人掖之以入拜下陡發大熱扶入禪舍胸間闕結

楚不可忍昏憤中見沙門雲擁項傳佛旨曰奉道毀  
道尤當重治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膏官龍念此  
必冥官之號如是吾且死矣即有人送三石牛膏官  
劄子到辭不受大智亦力爲誦經哀祈又久之始得  
兆許懺悔拜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中因繫繫並  
裸臥龍亦在焉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  
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是夕家僮于昏黑中見兩  
玉女雙鬟手執幢蓋遙龍床而過僮驚起大呼龍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病良已夫真表之罪以毀法龍之愆以毀經然毀經  
以翼法猶有善趣也向令他人犯此則永墮阿鼻獄  
中矣  
仁和卓明卿前刻藻林乃若溪王貢士所編原名王  
氏藻林中多缺畧明卿哀益之稱卓氏藻林凌緒部  
亦有此本爲卓先刻其序乃宋子明孝廉爲之刻子  
明集卓氏本削之矣明卿之父諱賢生平業賈雄于  
貴壽考顯厚今塘栖尚蕃衍云

世廟時徐公鵬舉未生時母氏祈夢夢神云岳武穆  
生爲秦檜纔死今降生汝家安享富貴七十餘年既  
生視背上有黑痣狀如武穆所刺精忠字因襲武穆  
字名鵬舉後以開國功臣襲魏國七十餘齡始卒

劉東陽會稽人萬曆辛巳浙省兵變縛管撫臣劉實  
爲倡後朝廷遣少司馬張佳胤按之張以巨魁不殲  
無以懾衆心下車即議勦又恐激變乃密訪首亂者

陽尊寵之時東陽與諸同事已散歸稽山張公特召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用諸同事俱喜而劉獨心疑之與諸同事聯舟行忽  
墮水中張公遣隸以劉死報張不復究劉伏水底三  
日潛逃至寧夏字承恩之亂劉爲主謀已而字氏就  
擒劉復詐縊死逃之海中有識者謂閔白即劉東陽  
真耶廣耶今亦有此異人耶

烏程諸生閔文齊萬曆癸巳嘗飲胡姬肆側時潘司  
寇家奴陶洪者亦挾胡姬劇飲而故爲老儒以嘲閔  
閔大誦之陶洪報漆上座呼同飲惡少雷秀等鞭閔

數十間郡洵諸生王紹基輩糾衆訴之戴郡守朝用戴置不問諸生擁千餘復訴之督學伍袁萃伍懦怯特甚且有所私不敢發諸生遂具牒辭甚激烈恐罪首事者列名如八卦形鼓噪而前紹基潛削髮披緇外加儒飾詰辨間伍復左袒潘奴基忽去冠服作比丘狀以儒之不足恃也伍大爲錯愕然僅薄譴陶洪而已文齊終怏怏成心疾丁酉浙闈中書逍遙遊赤壁賦各一通又大書風花雪月四字揚拳而出狂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摩云

大西洋國二人來一日利瑪竇一日郭天祐俱突額深目朱顏紫髯泛海八年始抵東粵居粵十年置產築居約數千金復棄之檐簷至金陵水部一官署多厲鬼入者輒斃二人稅居之無恙也自稱西洋無常主惟生而好善不茹葷不近女色者卽名天主舉國奉之爲王其俗重友誼不爲私蓄入中國來日夜觀

經史因著友論多格言所挾異寶不可殫數其最奇者有一天主圖四面觀之其目無不直射者又自鳴鐘按時卽有聲濤毫刻不爽有玻璃石一照目前卽枯木頽垣皆現五色光一鐵絃琴其狀方不叩自鳴聲踰絲竹卽考之博古圖並無此製又方金一塊長尺許起之則屑屑可披閱乃天主經也其囊若無長物偶需數百金頃刻可辦居數年人莫能窺其淺深瑪竇携前數寶走京師獻之上而天祐留金陵非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可以風塵中人目之也

李道人者徽之黟人生于正德庚午望日甫十歲父歿遂肆情酒色揮金不惜與俠妓鳳仙善中年病羸七載演死忽有丐者門外呼曰小病行藥大病行工李因迎視丐以手摩其頂曰若再隔旬日必不救矣乃索虎卵五十酒一甕以右手樓道人膝左手且剝且吸頃刻而盡初樓時皆聞道人骨肅有聲凡坐七書而消霍然同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



巢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浮教蓬頭也。問宅里則指東海上而已。于是道人與鳳仙皆卒業。爲徒三年。盡得其還丹修煉之術。一日同登天目。巧者忽不見。道人益虔奉之。築庵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孳利雲遊天下。初走全州之湘山。更歷太和山。與元時間道人共證真修。從此不著衣履。雖嚴冬大雪。赤身以爲常。人皆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轉入終南山。與鐵帽道人爲侶。其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又十年之巨廬。途遇老者跪懇之。歸。道人不顧見者曰。彼頽然者非爾翁耶。道人亦不答。及探曉者乃道人孫。年已古稀矣。號泣數日而去。又三年至茅山。萬曆己亥。大宗伯王忠銘迎至。留都都中公卿士庶皆以得覩道人爲幸。大約道人以歡喜作緣。以遊戲說法。冬夏一衲。不襦不袴。叩齒掠髮。不輟于時。浩歌大笑。不絕于口。能一日九食。又能九日一食。飲輒數斗。葷蔬惟適。上不洩而靈根時灌。下不漏而洞府常虛。贈以金帛多不納。卽納悉付

巢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其弟子。隨給道路貧人。冰肌玉骨。面若重顏。每誡人早絕塵紛。杜絕惡趣云。劉偉者。陝西朝邑人。爲御史陞兗州守。卒且若干稷矣。忽往來于山西省。城人呼爲劉御史。或爲具飲食。卽啖之。夜莫測其宿何所。已而藩臬皆知之。同邑韓尚書邦奇時爲參議。語蔡憲使。天祐曰。劉公吾父友也。少常見之。死久矣。何以尚在。欲訪之。而無由。蔡曰。當遣人要致之。劉聞召卽至。二公先待于藩司。劉戴斗笠野服而入。諸公延之上。坐謂韓云。與子契濶多年矣。韓與言其身後家事。劉曰。凡子所言。吾皆知之。至吾所知者。子不知也。令第三哥邦靖曩官于此。因其易言。故不欲見。子慎言之。吾將有以告。因握韓手與密語者久之。曰。願無洩也。還坐衆問曰。公一向山中。有何所得。曰。但能相耳。蔡曰。然則視諸同僚。誰先陞。曰。子問誰先陞。卽子先矣。時僉事張者忽發問曰。公旣死。安得更生。曰。我却不死。汝到要死。遂散。未幾

蔡陞都憲張病死後有道士至劉家曰老師傳令傳語這番真箇死矣。從是山西不復見云。

尹逢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于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遂入滇南避亂。景泰中往來荆襄陝洛間。人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尹告昇棺人曰。死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無算。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璟聞遣使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璟時方竊欲以

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璟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緝束。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競往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

百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對衆高揖飛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再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續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後璟死。用以殉葬。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吳興潘天泉子文陽。性平急。家僕鮮富意者。萬曆辛卯六月入南。小均止携一故僕。過姑蘇。買少年善謳者三人。閨中獨挈婢春桃與俱。春桃妖而淫。與一少年調謔未遂。又諸僕恨主鞭朴。且垂涎多金。獨碍故

僕未發。後故僕亦遣歸。遂與春桃淫。旋以藥酒中文陽。剗割其勢如女屍。藏之地板下。分金閨扉。携春桃而遁。給居亭曰。吾主往茅山數日始歸。南邸喧傳。潘公子殺春桃逃矣。居亭懼鳴之官。官至啓門。止空室。獨穢氣從板下起。開視一屍。女類。移牒吳興。拘文陽抵罪。前歸僕曰。彼三惡少必作不軌矣。令人徧緝。悉獲。詰春桃則已賣金華作倚門婦矣。遂拘之與三惡少俱坐死。是年仲春至孟夏。文陽應死者有三殺僕。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妻一置妾死。一盜斧劈一俱幸免。乃南行。竟罹大禍。豈天欲酷示之罰耶。故僮僕仇閹者不可暱。乃遠害之道也。

姑蘇凌司寇雲翼。貴介自恣。不束僕隸。吳庠生章士偉。憲副美中之子。憲副卒。偉賃凌別舍。初移居。偉書春聯數幅。懸几上。凌僕懷之而去。偉詈之。竟被凌僕捶楚死。諸生聚城隍廟相誓戮。力鳴冤。即往訴雲翼。翼知諸生來預集。男女勇壯者百許。棍杖穢惡等物。

畢具諸生未及數語。翼大詬罵。即入內而門密扇矣。衆僕擁擊諸生。以穢灌口中。僅啓門檻下一一鑽去。巾帽衣靴零落殆盡。有被重傷者。不數日悉斃。郡中刊坑儒圖。臺省交章醜詆。然僅以其子謫戍。以僕填命云。

王舟子李士駿。素有聲藝林。而性佻闖。近婦人萬曆丁酉。忽夢閭君逮至庭下。叱曰。吾姑未罪汝。命卒引之一室。見羣麗畢集。駿徧視之。皆其生平所暱幻。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壬

梅花渡

形至者也。其一素不識閨卒。卒曰。此即爾暗中誤爲某婦與合者。駿曰。是也。吾業悔無及。君何以示我。卒曰。爾第斷葦一更前轍可矣。力白王得放歸。覺而深自引咎。持齋誦佛如是者半載餘。一夕閨中邂逅私。人久相睥睨。遂不能禁。然不數日竟卒。愆之于人甚矣。

楊拱宸名觀光。前身曾爲中丞。一日暴卒。生招遠楊家。楊亦庠生。記憶前生事悉了了。心竊自惟曰。吾駭

胡驟小口何遽乳臭恐父母怪而棄之嚙不發一語  
長四歲庠生錄所爲文將呈之學博偶他適兒竟塗  
抹其上父歸問誰點污者兒曰我也具道以前生履  
歷狀且曰以若所爲文老諸生耳如我則雲霄姿也  
我讀書多今亦無須溫故姑侗年長一寓目坊刻時  
義足辦場屋事矣父大奇異之萬曆丁未弱冠成進  
士同年劉錫玄所述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慈人王苴號少廣有異才中萬曆癸未制科與館選  
苴父名交嘉靖庚子榜首亦與館選苴四歲時父疾  
革謂家人曰俟此兒成名方可葬我後戊子春苴以  
編修歸葬父入京至張家灣病劇矣見二青衣童子  
持寶幡迎之進見閭羅王行賓主禮閭羅命掌判者  
查苴陽數報曰未盡卽送之還苴至尸所從左脇入  
覺脇痛不可忍遂甦苴謂妻曰予已見閭君幸復得  
活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更其號曰騰生然不  
數日旋歿時年三十二閭君既赦騰生還而不愆遺

一二載豈有餘于數者畧刻不可增耶人謂王君抱  
修才貌榮名而耽于變童之好不獲以壽終何如老  
書生猶得瞻瞻于苴荷齋頭顧王君膏于壽宇內亦知  
有王君彼瞻瞻老書生終與王君同盡耳

石火中身與草木同朽雖復生萬遍何益胡宏謂制  
科誤了多少人今應舉者稍稱意卽衡行里閭戚友  
又假其勢以齟齬人少阻抑卽脂韋洪忍爽其良心  
近世一大司成乃度山人以豪傑自命後爲同僚議  
諷開罪權相輒驚怖欲自頸權相減復大行賄賂得  
顯達其貪鄙無藉不可勝道予故記之而不名且不  
欲名也

異林

卷四 時事漫紀

圭

梅花渡

梅花渡異林四卷終

異林卷之五目次

時事漫紀

曾銑復河套

寧夏隔黃河

以茶易馬

遼陽

薊門

居庸

宣府

大同

榆林

寧夏

固原

甘肅

異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一

梅花渡

督撫邊師

杭城

財賦

浙糧

三殿水價

馬政

楚事

延綏

榆林初置

薊鎮

邊防

種馬

異林卷之五目次

梅花渡異林卷五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時事漫記

或問夏言曾銑議復河套而死可愍乎曰二公之死可愍也然河套則何可復也套非虜人據守不離之地虜去則套亦空即虜亦不能守也且今關中之地尚多荒棄即竭中原之力以取套又將何以守之二公之議未必萬全而專咎分宜謬矣是以君子惡居異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一

梅花渡

下流也

寧夏隔黃河策應兩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行城門晝閉可不為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驛傳率併加於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番人以茶為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制其死命也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

體統乃後番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據於是有輸  
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卽互市遺意、體統已失、正德後  
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  
馬盡易於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帑一時之匱、暫  
爲權宜之術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國初九邊之制、東起遼陽、亘宣大、西盡臨洮、大同之  
西、表東勝以控河套、遼陽之右、關大寧以遏山戎、而  
又於甘肅之外、封哈密以制西域、烟火萬里、尉侯一

興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二

梅花渡

家於都盛矣、自舊遼陽棄而榆關以東、與虜盤互大、  
寧割東勝失、北關之鎖鑰、單寒、哈密淪河套、西垂  
之頭腹、孤露、承平日久、誰敢大言開邊法、制且存能  
不乘時存塞、其遼東一鎮、業已傾覆、經畧之法、將何  
法之從乎、此在廟堂、當有石畫矣、

薊門非燕秦所築之長城矣、史稱燕築長城、自遼陽  
至襄中、置上谷、漁陽、遼西、遼東郡以拒胡、蒙古通治  
山海、包大寧、遼宣府、據前除、守後院、極得地利、今薊

邊乃徐達所建之內藩、而戚繼光爲之完繕者也、居

庸之東、山海之後、一望荒漠、穹廬在焉、先年屬夷勾  
引大虜穿塞、一犯北古、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出、一

犯馬蘭、由龍關谷入、歷鮎魚口出、一犯燕河、由雞鳴

山入、歷冷口出、一犯台頭、由界嶺口入、歷青山口出、

若是者、猶曰大單于及左右賢王之部也、而近年之

五道嶺、窪谷、河流口、則屬夷公然內訌矣、若麻郎谷

之楚殺、不過滿旦、一崎零酋、猖狂挾賞、則薊門天

興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三

梅花渡

險之說、徒虛語耳、聞之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虜甲  
騎一日夜可抵通州、夏水羨濫、我旣不能爲塹、壘木  
譙校、聯不絕、冬冰寒、涸胡騎直五父視之、隔川而睨  
我虛實、如目覩也、說者有曲折建石墼之議、有循河  
築直墉之設、奈何竟爲道傍舍乎、

居庸複嶂、崇崗迤邐、爲玉帶神領、九陵在焉、昌平宿  
重兵以護之、而當帝域之負宸、豈不屹然重關、然居  
庸之東、松林數百里、行最險狹、卽扎八兒、導元兵趨

南口者今以之供薪炭。代條板。千霄之才。斬作高明之麗林。莽漸拔。行道漸克。豈古人折柳藩園意乎。邇時黃花鎮後。開伯煽焰。陵寢驚震。若爲虜斥澤之險者。此非小故也。故韓家口。迤東至桿羅台五十五里而遙。以山陵后枕堅築壘。垣令宜昌兩鎮行會哨之法。不可不設也。誠行之。祖築之軍除本等糗糧。尚有軍裝買刀秣馬。薊門之祖軍盡空。悉影遁于民藉。而指揮不能問。有司不能稭。募兵皆游食齊民。旣廉不足。衣裳單露。投兵登埤。望塵股栗。何可令虜見也。永平戌卒鼓噪挾餉。致勤會議。借發京帑。而軍政之法不行。恐九邊尤而效之。可爲寒心者。昔大同兵變。朝議主撫。都督馬永曰。首事不誅。恐成唐室藩鎮之禍。今僅處劉應登曹朝思。而部將一不連逮。是城旦鬼薪之律。若爲畔軍設也。至夫停南將。均月糧。亦交章公車矣。調劑參伍。其在封疆大吏乎。

宣府神京之蔽。獨石宣府之蔽斗入迤北。虜駟臥其

異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四

梅花渡

一說者謂山川糾紛。其勢易守。然距京四百里而近。烽火所燭。輒達甘泉。北路石馬營一帶差險。虜難徑下。中路之葛谷白羊。西路之柴溝洗馬。南路之東西順聖。東路之永寧龍門。率皆虜冲。而四海治上連開平。下連橫嶺。尤爲要害。彼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僅一長安嶺橫亘其中。白洪之部。逐兔走以爭家。滿婦之兒。肆鴟張以啟釁。亦非無事之時矣。

異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五

梅花渡

可恃。而虜數長驅輒入虜以自紆。彼中禁固疎濶。征繕甚稀。耕田飽食。歲僅以斗酒罌粟輸主者。故板升之聚數萬。昔丘富輩說虜收奇偉士懸書穹廬外曰。牟廉諸生幸辱臨胡中。善遇與富等。於是黜生知書者。往往趾相錯。王福洮弒帥李瑾。執中丞潘紡。嬰城自叛。遣小王子金帛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於是虜縛城丁蕭然苦兵。則該鎮內防警孽外扞腥膻。顧不劇與。今宣大二鎮各有巡撫建牙。而總督從陽和

之經制非不森密第卜箇雖已受封而素囊信  
哈匹測曲算深防所以固吾圉者策將安出區區封  
貢時久事更殊不足恃先臣王崇古當俺答勢張扼  
其祗憤之私而要之款猶可言也繼崇古者輒委心  
於酋婦三世相續竭力實死且停封以要之曰倘得  
關氏新單于朝掛號則璽書繪絮之奉當夕至以堂  
堂中國而寄重於宜淫之胡婦塞外聚應朝中進爵  
大非美談乃今箇婦死而封事亦成往事之籌計者  
果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六 梅花渡  
何無體也然表馬虛名也市賞實利也虜一歲而邀  
我五歲之實利實者愈實我一歲而博虜五歲之虛  
名虛者愈虛恐此後羈縻無術矣山西三關郡治距  
邊不遠虜潰偏老則保河汾并皆震入鴈門則由崞  
南下平原四達惟其所如辛丑警澤路壬子犯太原  
幾於千里無烟至於丁卯之秋趙全勾虜由偏頭老  
營紅門青陽直擣崞嵐臨梁諸郡又破石州殺男女  
言之爲晉何恃而不恐延袤廣遠巡撫之艱不

及馬腹鴈寧即恃有大同爲蔽大同者又誰恃耶雲  
谷三晉之間新封虜王令不行於諸部能無有跳我  
戎索如白箇輩之挾賞者乎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諸地於外凡三百里  
虜輕騎馳入如雷風急難收捕比東洮失守入套成  
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自以爲扼夷  
夏之襟吭矣但地通河套四郊皆虜東自清水西至  
定邊最爲要害先是虜未入套鎮民交牧其中稱上  
果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腴焉今生產路絕孤城四望白草黃沙一切軍興仰  
給內地嘉靖七年間轉壑死者數萬萬曆戊子芻蕘  
一束二錢有如饑饉相因虜乘之以重兵壓鎮以奇  
兵鈔我運道不旬月而榆林束手陷矣所恃者該鎮  
山水險壯虜畏之如虎虜入輒剗先臣楊文襄之疏  
曰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套祁連勃勃統方城也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  
踰山牧馬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冲自綴東



以就延綏、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冲、而河套沃壤、  
為虜脫深山大沙、勢固在彼寧、夏外險及南備河  
北、虜患所以相尋莫解、茲欲復東勝、因河為固東接  
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  
萬、以省內運、文臣異懷、武臣懦怯、誰不以曾統為戒、  
此議論存之可也、今該鎮東路之沙計、中路之旗牌  
猛克、狡諂不馴而套酋吉能、藉口鐵雷之死於毒、乘  
秋挾講、可謂一面不關瘡痛乎、至十事要求、七、道入

異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八

梅花渡

寇、大柘油之被擄、我偏將軍全師覆沒、且明言嗣掠  
鄭延欵局將發、請詰邊臣何以結之、蓋套地回曲延  
綏、寧夏固原、惟其所之、倘吉酋王盟而連宣太諸部  
以鈔我、恐西方之憂政大矣、

寧夏北倚賀蘭、東南黃河、漢唐二渠皆在、厥田上上、  
自劉李之亂、鎮城生氣索然、而花馬池至靈州一帶、  
也里汗漫、城堡單弱、虜衆穿空而入、環慶固原平鳳  
各堡所在搖動、東防山後之虜、踏冰肆虐、則賀蘭黃

河之險、我與虜共之矣、自斥套松山、循索橋、直遼鎮、  
番、備守差易、而賓免回首孤立、良定梗不受款、反成  
陰、為羽翼、虜之伺我者、政耽耽也、近良反二酋潰紅  
沙堡、直入鎮番城外、大肆牧鹵、候望支吾、邊事蒙昧  
可知矣、

異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九

梅花渡

固原與寧夏唇齒、東直虜以花馬池為門戶、西直番  
以西蘭為門戶、蓋荒戎地而秦關為隴西郡者、國朝  
建臨鞏二府、乃分陝之適中、而控制之、蘭靖為三秦  
之障、緊瞰虜巢、河洮近蟻刺之川、迫隣虎穴、其洮岷  
西固階文等處、諸番環聚而金符頒降、茶馬焉縻、歲  
有成例、惟文武將吏撫以恩信、乃不麗去、漢建元中  
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涼州郡、郡皆有降  
羌、數為小吏黠人侵奪、故致叛去、蠻夷寇亂、為此請  
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詔從  
之、今之於古、番一而已、是在邊吏之懸衡乎、  
甘肅起蘭州止、加峪關凡二千里、斗壁孤懸、即漢武

所爲斷匈奴右臂者、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畧正封、自古而然、洪武七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加峪關爲限、竟棄墩煌郡於外、止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屬我版屬而已、圖所稱涼州地險財富多產良馬、號爲塞北、江南故丘涼相繼爲五胡角立、而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廩牧、與元昊之竊據、悉在於此、亦西鄙之天府、南番茶馬交通、二百年來同於編戶、卽哈密煩累朝區畫、而相安已久、亦可若之朱崖、

集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十

梅花渡

惟是火落赤精兵二萬、鴟張海上、鸛視河隍、萬曆十八年鈔我洮河、師連七鎮、竭數百萬之力、未及笞其背而係其頸、三十年後老而厭兵、叩關乞款、但狼子野心、時以吞併番族爲利、癸丑之秋遣子乞慶台給由白崖掠番西寧小賞之、裁能保其不逞乎、今火酋輟部署三千騎出暖泉溝聚木麻川、佯欲擒番、陰欲攻石家堡、通復與吉能勾連、猙獰無狀、若按臣董定策所、高台堡失事之狀、又賦觀聽矣、彼中撫臣條

言練兵一事、據稱養馬人戶、願充土兵、自備鞍馬器械、無事耕牧、有警傳調、果設誠行之、殊得五家遺意、蓋其地勢迫近羌胡、俗尚勇力、風聲氣習、自昔爲然矣、此諸邊之大較也、而土兵一節、寧獨甘肅宜行哉、昔延綏中丞盧祥奏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虜敢戰、宜選練土兵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私、兵部覆奏會官點選、於是綏德葭州縣揀壯丁編成什伍、委官訓練、號曰土兵、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藉以驅斥絕幕、豈非已然之明効哉、

集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十一

梅花渡

大都今之督撫邊帥無唐節度使之跋扈而并無其強、有宋宣撫使之位貌而兼有其弱、亦惟幸虜爲唐突厥之虜、不爲宋女直之虜耳、夫不求我之所以勝唐、而第幸虜之爲突厥、不爲女直、可謂有策乎、國初鹽法商人輸粟塞下、猶慮虜騎馳驅有傷禾稼、自築墩臺、自蓄丁壯、無事荷鋤成雲、遇警決拾挺刃、故邊門晏閑牛羊被野、自葉淇改議輪折色鹽局而商

遂散商歸而邊地益貧矣。漢武募豪富民實邊。祖宗朝商屯意以一富賈人行邊而衣食於富賈者什伯。此設財役貧之定勢也。今事多假手於通事。太祖祖宗設通事特立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重者爲之譯字生通四夷言辭矣。而後授官。乃分遣之以至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授官出邊行賞如故。然而其人則非矣。保備未必能解。所在惟事需求。其與夷人講折。全寄舌於尖。見事。夜不收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爲低昂。而此輩多方巧誘。教之需索。教之爭競。屏固漏情不可方物。漢人日與交接得其情。則折冲却敵入其網則反見輕欺。所爲精其殿最。嚴其揀擇。是司道在而司道亦當親臨撫賞以重其事。毋盡取於卑亢之路提可也。虜帳中亦有名爲筆寫莽者。多中國人走邊夷人卽板斥之類。皆得入我鎮城。安知無翕候衛律者乎。胡虜臣服大種其天性也。然分則弱。合則強。皆

舉林

卷五 時序漫紀 十一

梅花渡

俺答西置丙免於洮河。東置赶免於薊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於是威行沙漠。今卜箇雖新封而綿弱不足制諸部。素酋雖倔強而名號不足壓諸部。允慎懼腰白洪等虜勢似連綿。而五路在虜中亦稱爲長者祭酒矣。以故雲中卜箇摩肩而起。曾不聞受雲中要約。且曰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比雲中王也。愚度胡運自此當分。分則枝落渙散。卽卒有擾我疆事者。亦內懷齟齬爲患小。北虜以款故爲表餌。所養兵亦不精。西虜累惕於擒果。垂涎於封賞。各勒部曲或分或合勢當漸強。異時必有伉儷奇黠之虜如吉囊者起此時邊禍方熾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二墩。萬曆四十年加石版西寧衛城高五丈。

國家財賦正供之外。數細至承差納僧道度牒共四百三十餘萬。

浙江漕糧正改兌六十三萬石。運船一千六百六十九隻。楠木限運九年。雜木七年。船價三萬一千三百九

舉林

卷五 時序漫紀 十一

梅花渡

十兩、

三殿木植計價九百餘萬，匠作諸費不與焉。

馬政一變而官牧改爲民牧，再變而種馬改爲俵馬，

三變而俵馬以本折兼行矣。

楚事羅織之臣，首列功郎，河南錄謂六經入道，亂天

下有餘。

延綏酋長吉能勾連套虜，明言不服，卽火落赤外云

求款中實要挾。

興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古

梅花譜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  
置，則自正統開始。所謂延綏者，又邊鎮中最要害者。  
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  
二千餘里。其間黃河套者在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  
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  
擾我心腹，曷時虜擁衆來往牧吾套內，或無間歲，或  
四五歲，而今已爲彼有百年矣。昔守臣建白有朝廷  
無以河套視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如此而

今竟輕棄之乎。

薊鎮長昂來，聲大李家谷折墻，葦子谷殺虜，或犯桃  
林界，或犯喜峰羅文谷。

國家邊防莫急於薊鎮宣府，蓋肘腋神京，咽喉北虜  
地，莫重焉。往者虜垂涎於京東，實飽藩籬之禍，我失  
險於山後，寢疎鑠鑰之防，虜患其何日不有。項班不  
什，白言謀犯薊遼，關東失利，畿輔震危，乃三衛夷酋  
長昂實爲戎首，蓋渠自知獨力難勝，勾引東西二虜，  
三虜羣集而後使三十騎來喜峯口講挾貢賞，二酋  
受賞，西鎮作孽，東陞在屬夷長昂，本當約實用勦，蓋  
十九年花場谷之役，虜殺畧過當，長昂實有所侮，而  
後動五路自新河入犯，未能畏罪罰服，乃後增舊賞  
百金，竊崇叛酋，以開後黨。前督臣已乏遠計矣，今後  
要金于嶙，亦何也。督府不協力而使天朝忍謾書之  
辱，志士不觀橫草之功，亦足羞矣。

東南諸水，其西則大江注焉，由孟瀆以入，又合浙以

興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主

梅花譜

西晉陵諸川匯爲具區爲渚爲澱爲湖爲潞爲蕩入吳淞婁江東江禹貢之所謂三江者以入於海其支渠涇汜鼓汚沼沚午貫交注無慮萬派自吳淞受潮水浸灌沙土壅焉江流遂不能迅快或請別開一道然夏忠靖公之濬夏駕新洋久卽變遷別開何益獨力疏吳淞使專受太湖諸水蕩滌潮之鬱關及導澱柳嘉禾浦匯諸塘浦於黃浦又導崑城太倉虞涇諸水於劉河盡復三江故道又盡導諸川徑入海者使

具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得速洩雖有雨澤淹時淫潦爲害皆爲海所納以免於湮浸又導其上流丹澗江陰孟瀆大江之所從入及漕渠皆得流通卽有大旱可引江湖以滋益畝澮且水有渟蓄記所謂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注洩有所湍悍有歸千里間涸不槁竭盈不懷稟種馬之法祖宗遠慮特行於江淮行於燕齊魯衛之間當時太僕所職有駉牧無金錢也弘治初江南始有折銀解寺者而庫立焉然歲僅二萬餘耳隆慶間

用武金議始賣種馬折草料收地租至萬曆九年而種馬盡賣矣在事者徒見周寺之有餘種以爲貫朽之物遂以資團營買馬資邊鎮修繕給賞不知耗庫中三十金卽耗陳中一馬借庫中三萬金卽缺廐馬一千匹非長物也查孝廟時孳馬至七十萬匹嘉隆時種銀一千萬兩萬曆五年以庫銀四百萬兩別貯老庫永不動支此皆未雨之防歷年以來紛然侵借戶部至一千一百二十二萬工部至五十八萬三

具林

卷五 時事漫紀 七

梅花渡

千餘光祿亦且二萬矣計今老庫所存僅僅幾何而歲入馬價祇可供各邊年例之用抑且有逋負有蠲免有停徂百年積貯一旦蕩然萬一烽火甘泉需數十萬騎之用何以應之將取之本色之馬耶歲養二萬匹耳而不及額者五之一不如式者三之一以備行陣皆塵飯土羹也將買之折色之銀耶銀朝收而夕支所餘無幾水旱蝗雹幾無虛日民間孳息亦多凋耗矣且饑民煽亂所在而有齊魯之界稱王之號

劫庫毀獄，卜素之挾賞未已，東西之虜警登至，加以黔苗蜀寇往往內訌，此豈百年無事之時而得置之度外耶？查奉廟定南北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自改折之法行而歲入俵馬價一萬六千餘耳，雖即銀即馬而事起倉卒能不寒心，如前庚戌之虜變八衛軍兵雲集，彼時種馬猶存已惴惴不及又，如萬曆二十一年間東西兩討延遣大將，亦且權宜調及寺馬，故與其多派折色之銀坐糜於厄漏，盍若少增本

集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太

梅花疏

色之馬宿戒於隍復也，或者曰歲牧一萬六千民已不堪，更欲增之怨讟彌甚，不知馬非能病民也，上之人病之也，倘矜恤有時科罪有禁，未見增俵之爲害耳，此法一行必有指壯爲疲，冒少爲老，覲作數月之空戶，而且免攤湊之價者，是以爲奸民奸胥窟穴也，行之時必覈驗每匹追銀十兩入官，仍限下年照數派俵馬以補之，查萬曆九年間兵部題准各處照原俵例將馬價二十四兩草料六兩買馬一匹，給與

買解大戶，仍禁各屬不得給平估之時價，假節省之虛名，充侵尅之實囊，以致所買馬矮小癆損，法亦甚詳，夫以三十金易一馬價非廉也，乃所解之馬往往不中程度，豈魯無驕皇，衛無駮乳鼻之野無留良哉？母亦尅扣包攬之害未盡革軫，卽三十餘兩之定額而不時給不全給不親給，估客衙役土棍種醫復磨牙而吮之，詰以價優馬劣之故，解戶慟哭以陳買解破產之苦，其故可知已，而各養馬州縣有檢置養馬

集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尤

梅花疏

以當驛騎者，夫該驛各有錢糧馬匹自足供億，何以歸於烏有也？查例馬欽定齒以六七歲以下，三歲以上爲率，尺以四尺以上者爲上等，三尺九寸者爲中等，三尺八寸者爲下等，三尺七寸者不用，卽七寸者如果臆壯無鞍花癆病者量印，自近例槩收，而六寸五寸者接踵至矣，齒數多寡於醫獸之口尺數高下於衙役之手，據其飾詞皆曰良馬，不知此良馬必取之大宛而得之渥注耶？自今以往請以欽定鐵尺爲

度不然必按法退回則良馬至且查永樂以來凡俵  
養地方但遇大兵大災皆有蠲貸蓋以馬出乎民寬  
民卽所以裕馬也若其要又在革宿弊本寺題依各  
處俵解馬戶不許濫差無籍棍徒通同京販作弊法  
非不重而奉行廢弛一馬之俵買人吏胥相持爲奸  
利主者不察驚良漫與印俵冊已具矣馬已行矣而  
且任意遲留多方勒騙而且計將驚下潛易原馬而  
且預謀空文印冊臨時移轉此非寺役爲之中主醫  
果林

卷五 時事漫紀 干

梅花渡

獸爲之附會彼亦何敢恣其狼貪乎夫俵解之時州  
縣爲政驗烙之時寺爲政倘能毅然以釐革弊端爲  
已任則弊竇自塞矣

梅花渡異林五卷終

序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心竊  
訝之然亦曰會心處正不  
在多也余質鈍且拙於書

序 軼語考鏡

一

梅花渡

鮮所窺測至一話一言稍  
不解不惜窮搜冥悉以赴  
之期至乎得所解而止積  
久編成志吾疑也世人得

毋謂流無源則涸。條離枝則悴。玉屑盈車不如全璧者乎。吾將有以俟之。



序 軼語考鏡

二 梅花渡

異林卷之六目次

軼語考鏡

竹書

空桑

彭祖

李耳

西施鄭旦

詠范蠡

舜妃

楚三姓

司馬之談

孔子轍環

生年廟祀

改月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一 梅花渡

釋迦

四配

西王母

四皓

髻髻

歲星

女媧

漢諱

三李杜

二假

妖女同名

無名

莊周俞瑞鍾徽

朱買臣

建安七子

箕子名



務光	巨無霸	宜祿	二十八將	間氣布衣	七十國	鄉里	奉州	先後	佛婢	莫愁	肥弱並美	夏姬	湯姓	禹母	孟父
江東神	施六	舜有賢妹	半面	誤用	五伯	巫字	破瓜	侍妾	雪兒	旋波移光	女易男飾	千年靈秀	獨傳	夢妻	舜母
集林 卷六 歇語考鏡 三 梅花渡															

原父謚法	繼喪	黃冊	昏任	以夫爲家	水土	爾雅	閑閑	王甫夢	後身	面具斗文	荆筆朵楮	杜甫謚	虜駱王楊	飯異	金龍神
友語	祭統	節頌	細君	拜辨	眼耳	兄况	伯孟有辨	三軍	感星而生	同居	王老	三篇一首	盧郭兩女	猶鼠同乳	世充姓支
集林 卷六 歇語考鏡 三 梅花渡															

避諱	填寬之詔
弔字	玉之用
比德于玉	鑄劍
劍化	越劍
三佛	姬守義
僧名	諱辨
私白	四斗雙
圖乙	發丘摸金
異林	卷六 賦語考鏡 四 梅花渡
至竟	無稽
著存	緝字閒字
財指	四方
氤氲使	胥靡
鼻飲頭飛	曲識
鄭衛之音	佳夢
矚亡	不祥之實
鄉黨卒章	子見南子

問社	張華不博
陳侯周臣	
異林卷之六目次終	
異林	卷六 賦語考鏡 五 梅花渡

梅花渡異林卷之六

支山道人支允堅梅坡父墓

軼語考鏡

竹書紀年曰、堯幽囚、舜野死、

列子有伊尹生於空桑之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曰、尹母于伊水上、夢神女云、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有水、遂東走、顧其邑、盡爲水、因化爲桑、有

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中、遂名伊尹、而演孔圖者云、

纂錄

卷之六 軼語考鏡一

梅花渡

孔子母徵在遊大塚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乃王元美遂云、生於空桑、人知有伊尹、而不知有孔子、及考呂覽云、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然則空桑蓋地名、曾謂王先生之博學而不及此耶、

彭祖餌雲母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故云彭

祖悔不壽、

李耳居母胎八十年、脇尊者六十年、

越以西施鄭旦獻吳、皆天下絕色、世言姓施、而家有東西之居、故曰西施、是亾其名也、修吳易其名曰夷光、修明、越既入吳、二女方止花樹下、越兵望之以爲神女、不敢犯、

楊廉夫詠范蠡事、則又云西施鄭旦坐兩頭、

舜有庶子八人、皆不肖、又立妃癸比生二女、名曰宵明、曰燭光、

楚雖三戶、蓋楚主族三姓、昭屈景、漢興、遷楚昭屈景

纂錄

卷之六 軼語考鏡二

梅花渡

三姓實關中、本此、

司馬遷誤以子我作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衛、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已去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已去陳如衛、去之晉、至河而反、至楚、敬王三十有六年丁巳、自衛反魯、蓋在外十有四年、而未有祿、宜乎來喪家狗之

譏也、

孔子周靈王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午時生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九十四表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午時薨年七十三歲至本朝萬曆丁未凡二千零九十年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一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一千八百有奇兎與猪同幣帛二萬六千六百有奇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

集卷之六

軼語考鏡三

梅花

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于十月改巳丑爲乙丑長曆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以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于丑二月于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已意紛亂君卽位于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卽位亦夫子移之邪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歷夫改月周之謬也必

爲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何爲乎虞夏之從哉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吃不落菴羹莫有覺其非者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彌勒地藏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忌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脩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王母其實無此人不然惆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

集卷之六

軼語考鏡四

梅花

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欂，其南有三清島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  
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  
蓬髮，戴勝喜顰，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  
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  
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  
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  
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索。

巢抄

卷之六 獻語考鏡五

梅花渡

按陳留志著四皓名姓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  
襄邑人，嘗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康，字少  
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  
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卻  
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  
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靡曰  
廣，郵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角里先生宅在  
太湖中，今包山角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

留志，欠園公之名失寫也。廓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  
順也。角里既稱太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于軹也，或  
又疑此四人爲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卽  
肯來耶？蓋張良假之也，各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  
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必辨園當作園，最詳則尙當有  
之，而或未至耳。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  
亦號四皓。

照烈髮禿，人稱爲露涿君。

巢抄

卷之六 獻語考鏡本

梅花渡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田氏夢孕大白星精而生東  
方朔，田氏耻之，時徙于代，依東友，五月朔生，故名，乃  
在黃帝時，卽風后堯時，卽務成子，周時卽老子，越乃  
范蠡，齊又爲賜夷子皮，或曰此歲星也。  
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婦。  
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  
陵，莊君平，以莊與嚴古同義。  
漢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內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山谷贈詩者費昉昉建封妻者關昉昉

史中言其數而無名言其事而無名如高陽才子八人名蒼舒隤數構策大臨麗降庭堅仲容叔達壺關

三三老名狐茂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佛骨之僧名真林

卷之六 藝語考覽七

梅花渡

大達詩僧皎名畫五代贊寧高姓

莊周字子休

俞瑞字伯牙

鍾徽字子期

朱買臣爲會稽守懷綬匿跡人弗知也其所友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故宋人有四六句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

建安七子劉禎曹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皆以文學顯名

箕子名胥餘易牙名誣易牙其字也漢高祖父史不載名章帝紀云祀大上皇于萬年注名端一名執嘉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而傳奇作從簡豈有所托耶

子嘗聞友人以孟子父名難人卒無知者後考孟母姓仇氏父名彥璞

舜之母名握登死而瞽叟以繼室生象

巢林

卷之六 藝語考覽八

梅花渡

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后夔妻名玄妻有美色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羿

滅之夔遂不祀

湯姓子成湯以其吞乙卯而生故字天一至周以子

加乙爲孔氏

孔子四世獨傳楊子雲五世獨傳

春秋夏姬老而復壯蓋爲王后三爲夫人七晉楚諺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西施產浙之諸暨、今其地生女多陋、昭君嫁胡、今惟昭君遺派生女必佳、豈天生尤物、且鍾千年靈秀、而芝草醴泉、固有自耶、

趙飛燕弱質柔姿、恐爲風吹去、楊玉瓊任吹多少、而霓裳一曲、足掩前調、肥瘦各極其致、正不相妨、

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有東陽婁逞、五代有臨印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南郡黃善聰、

胡羯氏羌、鮮卑胡爲劉淵、羯爲石勒、氏爲苻堅、羌爲

巢林

卷之六

蘇語考鏡九

梅花渡

姚弋仲鮮卑爲慕容廆

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有石城歌、唐詩曰、勞和

石城歌

旋波夷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貢于吳、

柳子厚女名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旣愈去髮爲尼、號

初心

雪兒、李密之愛姬、歌舞音律各極其妙、

韓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朋友、或羌若先後、前漢志

云、見神于先後宛若、注云、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宜男是絕對、白太傅有姬、善舞、名奉州、

呂洞賓示張洎詩云、成功當在破瓜年、謂二八也、乃世以爲女子破身、而填詞又訛云、未破瓜、剛二八、則謬甚矣、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南史張彪之、吾不忍令鄉里落它處、鄉里謂妻也、今

巢林

卷之六

蘇語考鏡十

梅花渡

人稱家里同此、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疑是筮字、古通用、

孔子于七十國、王充以爲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霸之有五、見于孟子、然孔孟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

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者、考

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

以脅中國、於霸何有、或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

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

皮日休自號閒氣布衣。

漢顏驕老郎署事後人多誤作馮唐用。霍去病天幸事誤作衛青用。王明君彈琵琶事彈琵琶本送王明君之人今人誤傳作明君自彈。王維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

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終馬武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爲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故依其本第係之

集林

卷之六 藝文考鏡十一

梅花潭

篇末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藏宮劉隆與傳序多不同陶淵明四八目終堅鐔中間又多有不合處不知顯宗所圖畫於南宮雲臺者本第竟誰是也若夫通鑑綱目等書所載鄧禹馬成吳漢王良次序則是錯看漢書馬成傳俊上下排行而參錯書之其誤明矣

應奉於造車匠門出半面二十年路中呼之楊億于慢漢識其以方麴障面

宰相蒼頭呼爲宜祿沈約宋書有此語丁謂之愛于慶改名者以此

舜有傲弟人皆知之舜有賢妹人不知也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或又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嫫每爲之解故舜得免按說文畫嫫舜妹嫫或作嫫史正義作嫫又作繫畫始于嫫故曰畫嫫是繫與嫫一

集林

卷之六 藝文考鏡十一

梅花潭

人也噫亦異矣只此一端世上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象哉象哉豈特舜之罪人抑亦不可爲嫫之婢妾矣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筋食

隆慶三年寧國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

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曰其長七寸

江東神姓石名固秦時人碑記載甚詳



今黃河所號金龍神、姓謝、名緒、晉大傅之後、隱金龍山、以避金人、元兵入杭、擄太后少主、赴江死、大明兵起、助戰于呂梁、以後歷著靈應云、

王世充本姓支、其祖名支頽、

石崇將收殺時、稻米飯化為螺、衛瓘就饗時、家人炊飯、粟地化為螺、裴楷卒之年、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為血、或作蕪青子、

朱泚專閭時、有貓鼠相乳、貞元時鄭汴二州郡鳥御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十三

梅花渡

木為城、方一里、高二三尺、元至正有鳥數十、營巢于地、圍八尺、崇五尺、未幾大盜起、詔州縣築城、

盧駱王楊後人以楊文為點鬼簿、以好用古人名姓、駱文為箕博士、以多數目、惟盧文莫或加貶、然不幸有冉昉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惜哉、

盧尚之兩女、妻崔慙兄弟、郭逸兩女、妻崔浩兄弟、

杜甫謚文、貞元大監紐憐疏請、見張伯雨跋憐詩、

李賀唾地者三、而文成三篇、王勃夾下四千、而詩成

一首

任末年十四、而削荆為筆、賈逵五歲而剝桑為楮、

玄宗朝王元寶、富可敵國、時人稱錢為王老、以文有

元寶字也、

朱晦翁面左臉具斗文、宋景濂亦如之、人謂文章之瑞、

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為難、若祥符間越州會稽裘

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其閭、寶慶間王栾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古

梅花渡

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近則不聞有裘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

按三世同居、蔡邕後漢樊重、四世同居、隋劉君良、唐

高安、崔鄆、宋縑、鄧文瑞、三從同居、牛敬則、五世同居、

奉新陰勿述、晉桑虞、字子桑、桐廬戴元益、王履謙、六

世同居、建昌洪文撫、七世同居、大原郭傳、温州趙友

杭州俞舉慶、八世同居、宋曹州劉懷、潞州邢濟、九世

同居唐張公藝十世同居宋解州董孝章十一世同居銅陵阮鍾雋十八世同居唐德安陳克十九世同居會稽裘承詢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詩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

為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救死之恩自古英傑之士

多般若中來如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東坡是五戒和尚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

見梅溪史彌遠乃覺開黎復生見隆山馮京記先為

文集見梅溪史彌遠乃覺開黎復生見隆山馮京記先為

藥林見孫公真西山是草庵和尚見癸辛雜吾朝

五臺僧談圃胡深乃天池僧後身見墓誌皆事跡明白諒不誣也

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張

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

王甫在館職時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一

羽流引至松下有灶茅屋云此公所居丹壁有詩曰

白髮高僧酷愛閑一餅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他

念從此松根丹灶間恍然悟其前世俄而天大雷霹以回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煨爐用此事也

商鞅云三軍者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

為一軍今則不如此矣

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閔積日曰閔顏師古曰閔

積功也閔經歷也

白虎通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今稱字而混之可乎

異林見孫公真西山是草庵和尚見癸辛雜吾朝

孔子父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

弱不良於行又娶顏氏之九女曰徵在生仲尼

爾雅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近而取正也謂周公作

非也郭璞註埤雅宋陸佃農師者爾雅之輔也故曰

埤

廣雅云兄况於父今俗以兄為況本此

水味有八功德清冷香柔甘淨不噎除病

相書云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

眼止八百功德耳具千二百功德

婦以夫爲家，夫以婦家爲外家，故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夫亦稱婦之父母曰外舅姑。夫婦一體之義，舅舊也，姑古也，皆長老之稱也。

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按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謂首至地，稽留多時，乃臣見君也。二曰頓首，謂以首叩地，卽起，乃平交也。三曰空首，謂兩手拱至地，而頭至手，所謂拜

集解

卷六 雜考

七

雜考

手也。四曰振動，謂戰栗變動而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衰服不杖者之拜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卽三年之喪也。七曰奇拜，君答臣一拜也。八曰褒拜，卽再拜，拜神與尸也。九曰肅拜，但頰下手，禮介者不拜，故軍中及婦人之拜也。朱子云，奇拜，謂先屈一膝，唐人謂之雅拜，蓋九拜，惟稽首爲重，肅拜爲輕。

禮三十而昏，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鯉，四十強仕，堯十三而佐封植，禹十二而爲司空，何也。

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

張孟奇曰，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旣位，嘗勅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時亦稱人籍，今不解黃字之義，按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下，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

集解

卷六 雜考

八

雜考

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女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世類引張良陶潛爲首，乃教清江謂旣許之，納采問名，則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然以言乎妻道，未迎，婦道未廟，于道未醮，可以無死也。支子曰，春秋女在國稱女，在室稱婦，故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不祔，壻不杖不葬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况聘而未行者，張莊懿公仲子早卒，都城趙氏卽與至夫家守制，守臣上其事，旌

之曰趙氏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離其家若以爲不當旌者惟日格子有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出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斯則禮之正也

蔡虛齋督學西江有生員周鴻呈稱繼丁父喪欲于二十七月外復滿此數虛齋批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兩喪相繼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于心而一切喪服俱不容不並行于外矣今欲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十

梅花溪

于限外復行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退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無是理也在鴻當爲善于獨不當求異于人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爲禴詩亦曰禴祠烝嘗獨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禴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宋朱子困學記聞亦未分別予考通志禴爲虞愛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烝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

公止什周之夏祭各有所指又據朱註則古註禴養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禴祭今以薄祭爲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背於字義蓋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祭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尙薄說文曰嘗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祠烝嘗爲長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十

梅花溪

原父謚法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厄言日出曰周潔白不汚曰皓  
古人語多反詞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持爲匹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落始也謂初英也以兆民爲兆人以致治爲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今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也  
往鎬尚書頗博洽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偏閱羣書無慎寬字當作填寬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應是傳寫誤耳

弔喪弔字極妙，乃箭插于弓之象也。蓋古之葬者，原野山林間，尚多猛獸，恐爲所禍，故送者備弓矢以護之。

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裸廟，沉玉以告河，瑞玉以會同，鎮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以召兵，琕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玉禳災，食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絕，執不趨，操尚左，一舉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義焉。

臬林

卷六

軼語考鏡

主

梅花渡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仰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玉之五德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刺，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信禮樂忠信者，玉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於玉也。

鑄劍之法，須採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庫辛丙丁金火合德，又剪生人爪髮以助之，投降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乃登右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水火既濟之法也。

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必有靈化。越王勾踐使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八劍。一曰掩日，二曰斷水，三曰轉鬼，四曰懸剪，五曰驚魘，六曰滅鬼，七曰卻邪，八曰真剛。應八方之氣以成者，凡佛殿塑佛三尊，中爲釋迦，左藥師，右彌陀，道教出老子。其云三清做釋三身，而爲之法身爲性，報身爲德業，肉身而實有之也。今道家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玉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

臬林

卷六

軼語考鏡

主

梅花渡

人為虞姬、以戚夫人為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為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于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可乎、

巢林

卷六

獻語考鏡

三

梅花渡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其來遠矣、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卧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遠人問載道所經、一公曰、云、則知今日之所稱、自古有之矣、

韓文諱辨、漢有杜度、按度肩吾書器杜操、字伯度、非名也、乃文公誤用之、不如用魯有衆仲、

閨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溫庭筠詩曰、招客先開二十雙、雙、五畝也、四十雙、二

百畝也、

歐文忠詩補序云、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乙者、勾止之也、

曹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

至竟猶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

山誰是主之類、

尋靡蒞於中遠、造沐猴于棘、刺言之妄而無稽也、

近有號著存、按禮記有此二字、著謂孝見乎其位也、

巢林

卷六

獻語考鏡

孟

梅花渡

存謂子不忘也、

一緡為百錢、

閒之為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從日與閒

同、其音稍異耳、閒亦人所難得、杜牧之云、不是閒人

閒不得、願為閒客、此閒行、吳興有得閑亭、余性極愛

閒、而尋詩問酒、灌卉調禽、實無暇時、因憶韓致堯有

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

忙事、早來衙而覓漁師、可謂同調矣、

言則與命相連、人合掌十指、一一相對、屬其二中、  
昔次第開之、獨無名指不能開、以酒色財氣分配正、  
位則也、

稱極樂世界曰西方、余謂西屬金、金有斷割之義、斬  
斷世緣、割卻情愛、乃爲極樂、

人間契合、陰有繾綣司主之、其長吏名氤氲、天使冥  
緣宜合者、輒下鴛鴦牒以成之、不直伉儷、卽買笑偷  
期、咸與焉、

果林

卷木 默語考鏡

圭

梅花渡

衛嗣君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請以  
五十金買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右咸諫、嗣君曰、  
吾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奚  
益也、魏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仁、因載而往、徒獻  
之、

元陳子使安南有紀事詩云、鼻引如甕、頭飛似轆、  
瀟灑言土人能鼻引水漿、頭飛于海、食魚晚則復歸、  
于身、或移其身、或封其項、則死矣、龐虫集、星槎勝覽、

皆載其事、陳言殆不誣、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  
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  
瓏四犯、八音襍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初、曲  
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  
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識可畏至此、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  
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  
之、聖意微矣、

果林

卷六 默語考鏡

圭

梅花渡

堯封于唐、夢攀天而上、舜登庸時、夢眉長與鬚等、禹  
受虞禪、夢乘舟過月宮、武王云、朕夢協朕卜、古帝王  
皆有佳兆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蓋往拜時適值其亡也、孟  
子乃謂亦矜其亡、是非真知孔子爲聖之時矣、有松  
士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貨亡時若云、昔日  
曾寬、矜何不途中預避之快語也、又云、如說孔子亦

瞰其亡則孔子不獨貌似陽虎矣可謂善戲謔者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  
古有此語

鄉黨卒章硯比子以爲正記孔子全身曰山梁見非  
廟堂也曰雖雉見非帝王也雉有文明之象孔子原  
是斯道中人其自道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  
可知已而時哉時哉正嘆其仕止久速之合時也色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三

梅花渡

斯舉矣翔而後集已形容曲盡矣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  
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于驕爲僕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居出而令宦者雍渠駟乘使孔子爲次  
乘遊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  
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耻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  
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  
衛南子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爲

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  
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  
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蓋昭公十  
四年南蒯之奔齊也待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  
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  
之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  
魯之南子昭昭矣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三

梅花渡

哀公問社宰我以松栢栗對對以三代之社主木也  
春秋正義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論語初無社字  
漢儒有釋爲廟主者考周禮廟主用栗今循之其制  
實始於周而後世遂莫之改耳白虎通引尚書亡篇  
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此社唯槐  
與論語宰我之言不同宰我曰周人以栗意者以周  
西方之人故歟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蕞氣爲  
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



書非問之束皙亦不知其爲漢明帝陵中物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章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所主而後可爲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之家而爲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爲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若言孔子主在宋臣而爲臣于陳其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邪若言孔子去宋時主於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于至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爲陳侯周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國邪若言貞子爲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爲司城既主之而桓魋爲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既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况敢留其國都而主于司城邪若周爲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邪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據以爲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无

梅花渡

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真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疏按史記孔子之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于魯又孔子世家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貞子是爲湣公之臣矣

異林

卷六 軼語考鏡

无

梅花渡

梅花渡異林卷之六終

異林卷之七目次

軼語考鏡

孟浪

耳濕

管蚊

首軍

黨均

顛不刺

墨海

三厭

獸名

塾

金聲

犁耳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梅花渡

竹笑

羊雁

押不蘆

砂授子

姑蘇

銖

左右射

六如

宴爾

一端

褰

鞦韆

臨摹

冰鑑

阜比

本末

火傳

醉如泥

風流

沐猴

細腰

九族既睦

行香

少艾

莊子

文中子

史記雜處

春秋

惡飯出妻

星命

惜逝

李師中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三

梅花渡

刺孟

小說

事物紀

朱註誤筆

經書古文

武后生牙

不載李杜

鍾王

三老

史記

著字

孔氏雜說

賦

天祿閣

无字

聆

翺字	欸乃
月中斫桂	馮
舟神	琴瑟
寒門	飲酒一石
印記	蒯綏
鬪草	金蓮杯
銀花不落	宵娘
金顏香	透光鏡
蠶馬	莊旭
琴絃	瓊玖
茲	屠蘇酒
白鹿皮	繼病
檣杪	占城國
踏鞠	龍腦
臭味	錢刀
玉璫	踟躕

果林

宋七

秋語考鏡

三

梅花渡

簫箏	陰麗華
九經字	始皇省讀
蕭牆	沽酒
端瓦	輕容
宜林睡癖	據廁
郡邑戒石	梓宮
甲乙	金吾
篋條	鴟夷
玉搔頭	金鑪
隔筆簡	雙陸
橘中	博物志
不借	樗蒲
六博	投瓊
彈碁	開山勢
和靖不喜手談	鬼陣
柱蠹	驚燕

果林

宋七

秋語考鏡

四

梅花渡

卦錢	不設寒具
由旬	屨履
睂語	飛雲丹
穿耳	十二行
茶	弓鞋
角觥	假頭
石經	肺石
一字名	點腐
七里香	別墅
二結	羊皮骨
異林卷之七目次終	

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蓋相牛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潤而澤	倪
孟浪者草名也佛門有九衢之草千計交錯變化無	軼語考鏡
紫髯道人支名	固子墓
萬曆初張江陵當國將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	均
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	五家爲比五比爲間四間爲族五族爲黨五百家也
石光所以爲寶也箋崔鶯鶯戲文者以顛不刺爲美	古無韻字成均之均字卽韻也鵬冠子印五音不同
女名不知何處	均
異林	軼語考鏡
卷七	一
後奴稱老爹爲首軍	五
汴梁城中無螢無蚊	五
異林	軼語考鏡
卷七	一
後奴稱老爹爲首軍	五
汴梁城中無螢無蚊	五

聖帝治王爲墨海

三雁謂天厭雁地厭狗水厭烏魚雁有夫婦狗有扈  
主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也

鰲以耳聽羊與鹿交多生角郭青螺曾在蜀送周友  
山六角羊二隻山中稱猿曰鞠

塾在門外舍房家廟在東塾在西故曰西席

銅鼓右傳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釵扣之此卽所謂

金聲非鐸也今靈壁侯湯念嵩家有之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二

梅花渡

鐵最堅者曰犁耳故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竹遇風其體大屈謂之竹唉

晉禮羊雁解云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乃隨陽之鳥

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

漢北有押不蘆食之立死以他藥解之卽生華陀洗

腸胃攻疾先服此也

砂按子生砂石中形如豆背有刺能倒行置之枕中

夫妻相悅湯若士詩云細雨春情惜夜紅妨人眠睡

五更風明明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按置枕中

吳王璧羽訓其子齊玄曰爾姑蘇吾民玄起姑蘇之  
臺

佛字有五銖衣六銖衣按十累爲銖十銖爲鎰二十  
四銖爲兩則五六云者未及半兩也

古有左右射者亦不奇惟南齊董僧慧能反手背開  
五斛弓

蘇門嘯有六如之聲如深山虎大海龍之屬唐子畏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主

梅花渡

取號或在此乃云出佛書

詩邱谷風篇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爲淫新昏而棄

舊室者作言安樂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

於富貴則棄我今賀人初娶稱宴爾非惟詩意不合

且又再娶事矣

縑帛一件爲一端又謂一匹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二丈爲一  
端二端爲一兩所爲匹也二兩二匹也今寫壹端者

爲是口言一匹者謬矣。至於馬之一匹，則舉四足，八之匹，夫匹婦，則舉對偶，皆不以獨爲義。

今賀人壽者，七十曰七袞，八十曰八袞，于古無考。獨莊子知北遊篇有墮其天袞，及閱長慶集，見白公詩，已開第七袞，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八袞，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袞蓋以十年爲一袞。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看九袞新，然則袞袞古字通用。第自六十至七十，俱可用七袞，自七十至八十，俱可用八袞，今止用于七十八十當旬時，甚謬。

寒食前後，以絲繩懸架爲鞦韆，非也。案許氏說文注，引詞人高無際作鞦韆賦序云：此漢武帝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譌轉爲秋千，後人又造鞦韆二字，非皮革所爲，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或曰：本山戎之戲，習爲輕趨者，自齊桓公北伐始，傳中國女子學之。

異林

卷七 韻語考鏡

四

梅花溪

不知臨摹爲二事，又不知臨摹之外，尚有硬黃。響搨，宋番易張世南紀聞云：前輩嘗著書，其間有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說。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此字學用功之槩也。

異林

卷七 韻語考鏡

五

梅花溪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春始治鑑，祭祀共冰。注：鑑如瓶，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則冰鑑，器名也。書人無於水監，三國志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爲水鑑。晉書習鑿齒水鑑無私，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鑑。鑑與監同，皆言水可以鑑妍媸，照物無有遁形者，則水鑑，謂水如鑑也。今乃稱人爲水鑑，甚有取以名堂者，其將以人爲槃匱，以堂爲盛槃匱之處乎？張橫渠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

子贊之曰、勇撤臯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平聲、今誤作上聲、而又不識臯比之義、止聞橫渠事耳、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臯比而先犯、杜注、臯比、虎皮、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或作鞬、牛比所由來矣、

本末字、如輕重大小字、分爲二殊謬、蓋本卽樹根、末卽樹梢、一物耳、故其字皆從木、古文篆木俱無句、勿以本字爲疑、易大過彖傳、棟撓、本末弱也、史繩祖謂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木

梅花渡

以畫藏於下、根株回煖、故曰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上、枝葉向榮、故曰末、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于中、三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矣、故曰棟撓凶、

傳、平聲、莊子內篇養生主結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已妙、而佛典有解此者尤妙、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

悟情數之感、深可謂精且明矣、近刻講義曰、火傳、義取此、而人多讀爲去聲、如傳註之傳、左矣、

齊史南海有蟲、無骨、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因名泥、人醉則肢體軟如泥、蟲然、故曰如泥、李詩日日辟如泥、杜詩先判一飲醉如泥、其餘皆用此意、不知者以爲泥水之泥謬矣、

人解風流二字、爲輕俊者然、按後漢書列傳載諸高士者曰、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義、候時而處、夫然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七

梅花渡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注言清潔之風、各有條流也、謝安矯情鎮物、繫蒼生之望、乃云江左風流宰相、則豈特輕俊已哉、蓋有清潔之義、

沐猴而冠、漢書注沐猴、猴名、出屬賓國、卽獼猴也、今以沐浴解之、未確、

楚王好細腰、官中多餓死、漢章帝時馬廖疏中語也、今盡以細腰指婦人、攷戰國策楚威王時、莫敖子華

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墨子兼愛下篇云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則皆指楚之男子言之

虞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孔傳謂睦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謂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世儒泥此遂謂九族專論本宗不知人壽即數百歲安能上之高曾祖父下之子孫曾玄咸在乎而使之皆親

巢林

卷七

談語考鏡

本

梅花溪

而和也按書疏正義曰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劉三吾等校定書傳會選於親睦之義始明若蔡傳含糊矣

自後魏以及江左齊梁間每遇燃香先熏其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西溪叢語與石林燕語並載此事唐以後間有設齋行香者至國朝亦盛行之民間尤多謬誕殊甚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注艾美好之貌至今遂以幼而美者曰少艾然備考經籍及字書俱無此訓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則艾乃長老之稱矣宋人示兒編云原孟子之言即荀子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少去聲慕少少當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又程氏考古亦曰艾當爲又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孺慕之時也殊似痛快

巢林

卷七

談語考鏡

九

梅花溪

世傳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亦不類西漢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又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太宗師諸篇殊不相侔蓋內七篇乃莊氏本書其外雜等篇或其徒所述耳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記實無其人



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于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第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蓋張大傳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卽宋阮逸僞作亦非李翱荅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于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分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于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于湍石民到于今稱之

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于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棄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于其君卽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脩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複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八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囚姬之事耳雖從雜書旁搜泛採自不相妨

然泰衆彙括，不當彼此互異。

春秋一書，宣父手筆，其意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王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兵謀，縱謀逆，幾于變矣。然而托始立法，奉奉宗周，王必曰天王，正曰王正，蓋爲天下後世計，豈爲魯而作哉？昔人爲三傳作而春秋散，然三傳亦不容輕議也。蓋公羊穀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談氏趙氏始毫分縷析，辨明義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親承趙氏之學，又著纂例，與

纂

卷七 春秋考略 主

梅花溪

辨疑微旨，三書其文，可謂粲然。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惟胡康侯主于諷諫，高宗復仇，未免微有牽強，故朱子嘗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洒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氏獻議等書，皆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乎。

荀子言孟子惡飯而出其妻，今按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其妻，因母言而止，豈荀子在前，或別有傳乎？

宋著祿命辨，力詆術者之謬，而未引子罕言命足之然，韓退之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而蘇子瞻亦云：已之命同退之，故道人口語無數，二公皆達人，豈惑於命者乎？抑其理不可遺也。

惜逝洪氏以爲賈誼作而晦菴亦以其辭環偉，非賈子不能。今攷史漢本傳，惟弔屈原鵬鳥二賦而無此，且死時僅三十三，乃謂惜乎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

纂

卷七 春秋考略 主

梅花溪

而日衰，漢文之世，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伯比干之所爲，而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玩之，而較以誼之出處，謂曰誼筆未敢信也。

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云來自西域，若相法堪輿則三代前已有之矣。

宋劉章居恒病，王克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元虞榮亦有非非國

纂錄

卷七 賦類考覽 高

梅花渡

雖然則有三書矣求之世亦罕傳今以子厚之文考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密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教。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援子以媚王。以女非正也。此亦正論。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氣。陰與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時自流。是惡乎與我議。自關自錫。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天變不足畏之說也。餘多類此。宜其致三子之喙也。

小說盛于唐。而是與厲恒半之。如牛僧孺之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收于事文類聚。魏泰之碧雲騷。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詆謗也。陰復春列于韻府。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寔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姓氏篇。則以爲實天寶遺事所載張象山水事。有無不可。

知資治通鑑則以爲實。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斯無弊矣。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遺其姓名。乃高承所作。不知何時人也。若夢梁錄無刻本。乃作者爲錢塘吳自牧。吳元人也。若三十六狀篆文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應道開集。若夢游錄。則宋耐得翁作。若亢倉子。宜城王士源作。天寶遺事。豫州王伯成作。

纂錄

卷八 雜著考覽 圭

梅花渡

朱子四書集註。皆窮年筆削。其間考究。不應有誤。然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本淮南子。而註以爲莊子。殷人七十而助。文王治岐。尙遵殷制。所謂耕者九十。想每天受田七十畝。而註云百畝。豈一時之誤耶。

五經四書自秦以前。卽傳之外國。今日本有古全文。中國人不得觀焉。古語曰。令嚴不許傳中國。世人那有識古文。

武則天生新牙。李近仁賀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

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飄犀仍出乞宣海內仍錄史官史傳后年七十感自拂拭不覺其老始信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比史胡后年踰五十而妖蠱若二人豈天佑之以誨淫之具乎

殷璠爲河岳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李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未

梅花渡

杜彼必各有意在也

隋人筆法多用鍾唐人筆法多用王

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爲天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朋晉鼎銘三壽是利豈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

史遷採七十二家言而成史記

著字卽是着字俗作着誤然著又本作者世說新語

凡著皆作著蓋古本元一字也王敬美嘗證之矣孔氏雜說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乃八十萬言

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舉至宋玉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篇

異林

卷七

軼語考鏡

七

梅花渡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詭作

古書無无字惟易有之其初本于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倣隸法從省道家書本于易凡無字亦皆作无後人云無字象天傾西北並以俗書妄解爾宋儒不識顧盼字皆讀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作使民盼然之盼又不識此盼字而讀爲盼今詳之曰從弓者音涵從分者音攀去聲從弓者音異

從康書賜之不置王半山詩賜汝以一句西歸瘦如  
腊賜音挽

欸欸聲也文作欸本哀音收仄隊二韻亦讀作上聲  
欸按說文無祇音也乃卽俗之迺字春秋傳以爲難  
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需音今二字  
連讀之是俾軀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  
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該字云一本作祇需遂  
卽音欸爲祇乃爲需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祇需非  
集林 卷七 韻語考鏡 大 梅花渡

謂欸乃當音祇需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欸  
乃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其甥  
洪駒父又有辯曰柳子欸乃需一聲山水綠而世俗  
乃分欸乃爲二字誤矣見冷齋夜話尤爲可笑不知此欸  
乃字爲何字也雖海篇禱字中亦無之又按劉銑文  
集有湖中雷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聞歌曉迺溪峽  
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  
柳子用此二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子之

意皆同而用字自異自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異  
耳韻會已辨之矣

韻林 卷七 韻語考鏡 大 梅花渡

月中斫桂西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剛  
字質也甯戚飯牛淮南子作甯式則知名戚字式也  
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因皮水切古音各切也馮  
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  
鴻耳北戶錄又呼爲孟公孟姥古有韓濯丞印韓濯  
集林 卷七 韻語考鏡 大 梅花渡

舟官名

琴始于神農氏瑟始于包羲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故管仲樹  
塞門乃諸侯之禮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二  
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醕者每林一斛不過  
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  
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

非人腹中亦何可容此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人于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以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于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蒯緱乃艸索卽馮驩以之負劍者

關百草之戲獨盛于吳而荆楚記有端午四民關百

異林

卷七 賦語考鏡

手

梅花樓

草之說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關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則知起於吳王與西施也

鐵崖楊廉夫嘗于宴中見舞女纏足纖小者取其襪擎盃以勸客號曰金蓮盃今吳中有襪盃其流本于此

銀花不落初不曉其何物旣而讀白集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乃知銀花不落蓋飲器而謂之不落其飲器之大者

女人纏足起于後唐後主宮人官娘蟬髮始于魏帝宮女莫瓊樹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而白者佳其氣乃聚衆香

透光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失沈存中筆談載以爲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亦罕有製法無傳故耶

異林

卷七 賦語考鏡

手

梅花樓

蠶與馬同氣蠶爲龍精其首類焉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祭原蠶者爲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用僵蠶塗傳馬口卽不能齧草蓋其氣類相感舊祀先蠶爲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養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耳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有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

有馬頭娘之說見于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

莊魘皆道也六達爲莊九交爲魘從首爲非

奏米齊聲急奏肆夏聲緩獅子筋作琴絃一切絃皆斷

毛詩報之以瓊玖玖黑色玉也可以作鏡今永昌產茲新生艸也故艸從草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異林

卷七

談語考鏡

圭

梅花渡

屠蘇酒廣濟方以太青等八味咬咀囊盛沉井中至元旦出藥置酒中量力飲之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

漢以白鹿皮薦蒼壁壁不過值數千金而皮至四十萬

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羸瘦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癰病癰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疳淮南鴻烈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

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來往也蓋情在腹中之子故於所孔子爲情不往來所以病而不澤也卽此癰病

犄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與獸鬪不還惟死而已甚哉史官之當死于其職也

日午而起子而卧占城國爲然

踏鞠始于軒后乃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

異林

卷七

談語考鏡

圭

梅花渡

內中每行幸輒擲龍腦辟穢以翠尾作帚過卽掃之無一遺者蓋孔雀毛着龍相綴也

草木中胡繩之爲芳薺菜之爲穢婆律之爲珍豕零之爲賤臭味區以別矣

古人名錢曰刀以其能殺人也又從二戈以其害也從貝從炎爲賤則又可賤之物矣

周禮玉璽注有薄借綦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不借者草履也

女紅志梭，一名脚蹠。

酎，酒之味厚者，故漢書多言酎，以會諸侯，薦宗廟。

簫，一名石弦，一名欬佩。

箏，一名東宛。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啣花簫局，古薰籠也。

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官祠太一，自昏至

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鐘字從金。

異林

卷七 賦詠考鏡

梅花疏

以五金鑄之也，九經無麵字，周禮所謂麴，只如今之炒麥，至王莽斯有啖麵，及鰾魚之文，九經無茶字，爾雅謂之頤茗，即茶，但經中只有茶耳，九經中無豉字，亦無醋字，止有醢，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秦始皇嬴嫪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蕭牆，爾雅翼曰，周人燐蕭，使臭陽達于墻屋，故曰蕭。

爾雅曰，蕭，荻蒿也，古者儉朴，諸侯內階皆用土築，以

蕭覆之，故曰蕭，蓋茅茨土階云爾。

酤，作沽，乃一宿熟酒，孔子不食沽酒，以一夕暴成耳，注作買，豈知三代時未有賣酒家耶？

今世卷帛兩合而成一疋，是一合爲一端，乃以一端作一疋者，誤。

輕容，方空，皆紗名，輕容無花薄紗也，方空，即銀條紋。

乃王荊公云，青衫猶未着方空，方空豈可爲青衫耶？

異林

卷七 賦詠考鏡

梅花疏

古有善睡之神，名曰宜孫。

杜樊川有睡癡，夏侯隱號睡仙。

字書居高臨垂，邊曰頤，武帝據廐以見衛青，非潤明矣。

郡邑成石銘，乃蜀檮杌所載，蜀主孟果文，宋熙陵摘

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觀，木名，桐也，古者桐棺，故謂棺爲觀，猶天子用梓曰

梓宮也，今人例指旅殯者爲觀，何哉？



東方朔曰、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

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樂非常、

選條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詞候也、

鴟夷形如槓、可以乘酒、多所容受、而可卷懷、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伍子胥沉之江、

玉搔頭、漢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

異林

卷七 雜語考鏡 末

梅花渡

搔頭皆用玉、

金盞、晉永嘉末、餐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盞數千箇、

宋太祖以栢為界尺、謂之隔華簡、

雙陸最近古、號為雅戲、始于西竺、流於曹衛、盛於梁

陳魏齊隋唐間、宋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雙陸有

光矣、

橘中之樂、乃是象戲決暗、今言圍碁者誤、

博物志云、舜造筆、老子入胡作檮蒲、曹植作長行局、

世所謂雙陸也、紂作粉、孟莊子作鋸鑿、少康作箕帚、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伯益作井、

六赤、即今散子

不借、草鞋名、軍持淨瓶名、故陸放翁云、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老子入西戎、造檮蒲五木、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現蔽象棋、有六博、鮑宏博

經云、現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行十

異林

卷七 雜語考鏡 末

梅花渡

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散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

一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詳

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散子行之、非今之棋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斥散、蓋即今之散子、不

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

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形四隕、而中高、魏文帝善

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

樞若其藝蓋始於漢武帝楚踰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棋奏之以此觀之彈棋與對奕不同宜以石子相觸耳

鄧艾開山勢即王積新所得于孤姥者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予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茶慵下

眠看酒恰中則是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

異林

卷七

賦語考號

天

梅花溪

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圓圓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是著棋一事亦與之同通翁乃擔糞者耶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八因名碁曰鬼陣

楚詞注柱蠹以喻食祿之臣夢蟲以喻放逐之士畫上二紙條各曰驚燕古于紙條不粘任其飄動御卦以錢自嚴君平始唐詩云岸無織女支機石井

有君平擲卦錢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偶浣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今油餅也

浮圖底屋各曰由旬俗訛曰牛有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為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異林

卷七

雜著

素

梅花溪

屨履中薦也曰步履曰屨屨王宮中有簪屨廊以楸梓板藉地西子行賄有屨故名簪屨梁詩畫屨重高牆畫之者當是藉以五彩高牆者是濶頰也今之高底鞋類履底曰屨以皮為之為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屨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屨古婦女亦著之李白浣沙石女詩一雙金齒屨兩足不如霜今廣東婦女雖晴亦穿屨

太白詩眉語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毵毵柳渾詩窓生眉語度又太白閑將手語彈鳴箏即以奕為手

談也唐書道路目語

飛雲丹即今水銀燒粉也云是蕭史作與弄玉今名玉華花粉者古人傅面用米粉故字從米或染之爲紅粉後乃燒鉛爲粉云是紂始又調脂作紅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叉指不穿耳

古樂府河中曲味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綠履

五文章後遂誤爲金釵美人十二行

集書

卷七 雜語考鏡

幸

梅花鏡

茶樹下子始出移植不生聘用茶意或出此

今時婦女之足競尚弓小用匹帛緊固纏束之古先

無此或云自妲已始妲已乃雉精變爲人但足猶未

變故用裂帛纏之後遂緣之以足小爲美墨莊漫錄

云北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南史齊東昏侯鑿金爲

蓮花帖地令潘貴妃行其上然止行亦不言其足之

弓小也至韓偓香奩集有味屨詩云六寸膚圓光緻

緻唐尺短以今較之曰六寸者言其小而亦未言弓

世惟李後主宮嬪宵娘善舞後主作金蓮今宵娘以

帛繞腳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

凌雲之態則此既纖而又弓矣由是人相效以纖弓

爲尚又石崇愛妾數十人以沉香末布牙床上令踐

之無跡者賜珠百顆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盈闌

中相戲曰若非細骨輕軀那得百顆珍珠故謂之步

香塵

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鬪狀者即古

集書

卷七 雜語考鏡

幸

梅花鏡

角觝之戲後魏道武帝詔修角觝百戲是也

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笙

注曰皆爲假頭假作其形即今面衣也

孟景立石經于成都表章五經彙集本州今之戒石

銘亦景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世書傳惟蜀本最善

肺石之制如佛寺響石長八九尺形如人肺有冤者

擊之立其下肺主聲故達其冤秋官大司寇以肺石

達窮民者此也

王莽時禁用兩字名故東漢獨以一字

豆腐起于漢淮南劉安其術有點化法故蘇雪溪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艸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葉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又按神隱錄云古人藏書必置芸草于中恐生蠹也芸字之義乃出于此

霍仙鳴別墅一室中開七井以雕闌盤覆之夏月坐

異林

卷七 談語考鏡

七

梅花渡

其上竟日志景

宋人有爲二結者其一可解其一不可解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曰羊琵琶骨上炙破便出不破不出一云韃靼占卜每用羊皮骨以鐵椎火錐之視其兆折以決大事遼東志略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爲凶合者爲吉北戶錄邕之南有雞卵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學齋佔隲今之瓦

卜蓋有取於周之瓦兆古法也小說雜書傳虎卜易卜款姑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著龜亦有可稱者今雲南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鷄籤其腿骨穴料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奚奚一日朵芳姿其法特神驗云

梅花渡異林卷之七終

異林

卷七 談語考鏡

七

梅花渡

異林卷之八目次

軼語考鏡

黃綿襖

元日

六庚

東曉

修禊

夜半鐘聲

異林

卷八

軼語考鏡

一

梅花流

老人星

弓隆執明

休沐

蒼天

石尤風

二十五聲

珊瑚釣

干支

登高

水滂

五夜

目

世劫塵

真武像

女人星

霜

門

鵝鳩

六更

香水泉

閏年

月名

三餘

生子無影

陽紆

羸博

壑

耕蠶

清隨日轉

潛英

異林

卷八

軼語考鏡

二

梅花流

漢壽亭侯

古今都會

紫塞

山氣

夔龍罔兩

尺木

藻廉

鶴豹鹿虎

寒食

三山

圻者

說虎

稼軒

辱臺錢

馬賦

神女名

赤壁

金人

蠱毒

狼子

足足

琥珀

馬肝

鳳麟

蝴蝶	天祿
獬豸	猫鼠
蟻	水
黃須白兔	蝶粉蜂黃
伯勞	大
反舌	魚勞
率然	青鳥
雉	聚鐵字
象	禽獸性情
稀差鳶鳥	地甲
十二肖象膽	變異受形
婢妾魚	砒霜
及牛	無脂羊
十二骨	獸具人形
鹽	虎生子
禽獸諸無	易腸覆面

羚羊角	麝香牛黃
水族	鍬蟲
沒頭鷲	九子
驚駭	鳥鼠同穴
石魚	鳧兔
鯢魚	山東無虎
落霞	龍降
海驢	片腦
鯢鮪	艸木疏
茶	四和香
靈芝	鷓鴣蛺蝶
左行草	若華
蔥蘇盧橘	月季花
橄欖	芍藥
岑牟單絞	漏春和尚
荔枝枇杷	西施異香

莎

樹枝

五稜

竹

龍涎香薷微露

獅子尾

蜜香樹

枸杞肉芝

蕨

物止一用

黃精

**狗寶**

海蝦殼

夷機石

讀忘敬遺

水雲

果林

卷八

藏書考鏡

五

梅花渡

黃卷

灰淋

鹽酒

素灰

梅花渡異林卷之八

悔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軼語考鏡

洛陽呼日爲黃錦襖子羅大經以其名爲新作歌記之、

九日登高是漢費長房事乃唐人詩句有人日登高者上元張燈見于隋煬帝時然宋朝三元皆張燈至淳化初始廢中下二元今人併其事亦不知矣

集林

卷八

韻考鏡

+

梅花渡

上官忌九日未下顧言少卿試之頗驗

水滂則用鼓蓋陰冷氣勝聲陽以伐之

六庚天之害氣五酉鯁魚爲惟困孔子於陳蔡之間

帝綯云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

子夜問也。

遼左有東曉縣曉日斜也越絕漁父歌有日昭昭以

施

曹公掾吳將校部曲文年朔日子俗所謂日子本

異林卷之八目次

此

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

修楔之楔，楔者潔也，故于水上盥潔之也，見應劭風俗通。

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夜半鐘聲到客舫，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濕庭筠，非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鐘聲之理，王直方詩話以金輪寺僧諫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

輿林

卷八 雜語考鏡

二

梅花坡

極而夜半撞鐘，予意謙得句而撞鐘，乃各時事，張豈無據而云，乃以謙之事湊泊耶，况寒山與金輪自非一地，可謂痴人前說夢，及見中吳紀聞，辨夜半之鐘實，第惟姑蘇承天寺為然，予復意龔固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又見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鐘，正半夜也。至南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聲為限，則思唐時半夜亦沿古人分夜故事，故于鄰有遠鐘來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

龔時承天寺尚爾也。

世真武象，俱有龜蛇，相傳以龜蛇為妖，真武服之，非也。武當志謂北方七宿成形為玄武，玄武者龜蛇也，玄之色赤而黑，龜蛇則皆鱗甲武之象也，真武北極之神，龜蛇亦以象形云，微此則所傳者，孰以為真矣。老人星，一名孤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治，均是星也，人遑遑以長頸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傳襲之弊，盡工取巧而然，而士君子亦不之正，何不

輿林

卷八 雜語考鏡

三

梅花坡

學也。

漢涓橋一女子，浴于水，乳長七尺，惟張寬識之，曰：君王祭祀，齋戒不謹，則女人星現。

甲子名予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僖公三十三年冬，隕霜不殺草，元成宗九年三月，隕霜殺桑二百四十萬。

何元朗荒說：唐宋時仕宦皆有旬休沐，官九日則賜



一日洗沐世所言上澣下澣本此

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皤鳥羽之白曰霍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春言色夏言氣秋言情冬言位爾雅備載之

鴝鵒陰則屏逐其婦晴則呼之語云天鵲雨鴝逐鵒鴝益薄倖者乎

異林

卷八 駢語考統

四

梅花疏

石尤風相傳爲石氏女嫁尤郎情好甚篤尤遠遊不歸石憶死臨臥長嘆曰世有兒夫遠出吾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

卽士元詩曰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謂逆風也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柳鼓遍作謂之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云六更也

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蓋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

五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遂去五更後二點而并去初更之二以配之非古也今亦相沿而莫覺矣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卽襟上塵今考吳宮有香水溪蓋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而吳宮人濯粧于溪之上源至今猶香也

連昌宮詞有朝陽未升簾影黑至令卻掛珊瑚鉤豈官殿之簾每旦旋捲掛也

異林

卷八 駢語考統

五

梅花疏

凡閏月年其秋必少暵

甲閏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彊圉戊著雍己屠維庚尙章辛重光壬玄默癸昭陽

子困敦丑赤奮若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穰午敵牂未協洽申涸灘酉作噩戌闕茂亥大收獻月名甲畢乙橘丙修丁圉戊厲巳則庚室辛塞壬終癸極

正月限二月如三月病四月余五月集六月且七月

相八月壯、九月玄、十月陽、十一月辜、十二月涂、  
三餘者、冬爲歲之餘、夜爲日之餘、雨爲月之餘、

貧子冬日乃有餘功學問、故曰三冬文足用、

寒食日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琴操所紀介子  
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禮司烜  
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  
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

老人生子無影、蓋以其形氣薄、亦多不壽、乃三都賦

異林

卷八 賦類考 鏡

木

梅花渡

云、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也、梁書武帝生、身映日

無影、壽踰八十、又有不係前說者、然漢丙吉驗一老

人八十餘、生子無影、南史蕭膜刺荆州、見張元始年

九十七、生子無影、

中國有三高山、峨嵋、五臺、洛伽補陀、

陽紆之山、河伯所居、

泥水匠名巧者、

稱喪子曰贏博之變、以季札葬子于贏博之間也、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構軒曰說虎、

東海有山曰壑、明月所出、

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號稼軒、

畊事、自浸種以至登廩、凡二十一事、蠶事、自浴種以

至剪帛、凡二十四事、

慶曆中、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

用、調之辱臺錢、

酒初熟時、甕上澄清、恒隨口、

異林

卷八 賦類考

有在東畔

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東、

渥洼馬賦、四蹄曳練、翻瀚海、

山之亂葉、

噴生風、下湘

黑河之北、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羽毛、寒則溫、夏

則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人、漢武帝常刻爲李

夫人像而見之是也、

甘州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石、傍有屠者蹲踞而化、

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猪肝三片、疑之、微踪其往、至

山神女爲說法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上無所  
下地一尺竟不知何故

程欽政言漢壽縣名在徒爲史稱費禕遇害於漢壽  
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  
曾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爲  
封邑誤矣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隲漢川黃州

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

異林

卷八 軼語考鏡

八

梅花

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  
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於石崖見赤壁二  
字蓋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  
能爲赤鼻非故地也張文潛但知辨其誤而亦不識  
此山之名子瞻所遊自名石鍾山

古今都會

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  
或曰曲阜音志曰都陳而別管於曲阜也今山東充

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

曰涿鹿故城在媯州今朵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額帝

都丘今山東濮州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

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

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

相去二百里俱在冀州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

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乃

異林

卷八 軼語考鏡

九

梅花

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亦遷亳祖乙遷耿  
盤庚復遷於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  
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於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  
之蓋豐都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  
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建明  
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

咸陽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都長安東漢暨魏都洛陽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曰昌曰新水經注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跡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卽今湖廣武昌府也後遷建業卽今應天府蜀都成都卽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譙

巢林

卷八

輟語考鏡

十

梅花溪

改建業爲建康宋晉齊梁陳俱都焉元魏初居雲中卽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卽今河南彰德府西魏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顗共議移去城三十里龍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唐晉漢宋俱都汴南都臨安

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南京卽今歸德北京卽今大名宋之

之四京也

金人自誇其奇曰上山如猿入水如獺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故曰紫塞南徼土色赤故曰丹

徼塞者塞也壅塞夷狄徼者繞也繞遮中國

夷方蠱毒須以當歸遇飲食畢卽嚼之

山中如有氣如虹或白色惡以身伏地用口含土槐

柳蒜俱可食

昔突厥爲隣國所滅止留一子九歲斷手足棄于澤

巢林

卷八

輟語考鏡

十

梅花溪

中牝狼銜肉飼之後與狼交生七子以致蔓延故曰

狼子野心

孔叢子稱山林之怪夔罔兩水石之怪龍罔兩

足足懷仁足足鳳也殷殷擾義殷殷麟也語出薛道

衡

神龍乃能升天餘則不能頭有一物如博山形者名

尺木是能升天

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變爲

漢書

漢武時有一神曰藻廉有對曰翟所

漢韓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注馬肝有毒

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

肝死耳是亦謂肝有毒也後人遂為食馬留肝之說

韓固傳毋字史記本作不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

荆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

者耶然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公

異林 卷八 獸語考鏡 主 梅花渡

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以是推之千里馬肝毒又

深矣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

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鶴左右腳裏第一指名兵爪凡鳥皆然其後趾名托

爪虎鷹藉此二爪

豹性素善服氣雪霜雨露慮汚其身伏而不出是豹

虎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

老人曰君前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

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

世間所見者皆彪大于彪者為酋耳小于彪者為虎

此理雅諸書所不載

川之大者為塵羣鹿隨之皆視塵尾所向

虎骨甚軟雖只尺沒草能伏身不露一作聲則巍然

矣然真虎不可射今所獲皆非真也

異林 卷八 獸語考鏡 主 梅花渡

虎饑亦啖菓實不特獸也然不能行曲路遇者引至

曲路便可避去

虎食大則醉大為虎酒

刺虎一夜必見三虎並來狹者乃虎威當刺其中者

虎威隨人地掘之可鎮百邪

鳳愛啖龍腦

一角曰麟不角曰騏青多者鸞白多者鶴鸞亦名騏

離騷云騏玉鳳而乘騏黃多者鸞鸞多者鸞鸞惟

五色而赤多者爲鳳

胡蝶每化爲魚

天祿又曰天麋繩靈之獸又南陽宗資墓旁二獸刻字于碑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天祿閣或因此立名耶獅豸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鵩鵩好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淮賦所云尋邪而逐害者也

猶一名蒙貴又名易貝

異林

卷八 獸部考鏡

十

梅花溪

西域鼠有大如狗者中亦如兔

咸都布義鼠每行迹相咬尾三四爲羣見之當有吉

兆

鼠五百年卽白然耳足不紅者乃常鼠非金石之精

玄駒黃玄駒蟻也黃者走于地中

冰厚三尺地凍一丈

黃須白兔子美常言之貴州人云須初生白色歲餘

而黃又五百歲而復白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澤

退了正用此也而人以爲官粧且以退爲褪誤矣

伯勞惡鳥也凡鳥見而避之故與燕各西東

大白身而黃耳者知人家禍福

蔡中卽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蜚爲蟻蝶詩義以

蠱爲螻蛄高誘以乾鵠爲蟋蟀博洽之難如此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卒然蛇名也孫子以比將之軍蓋首尾相應者果

異林

卷八 獸部考鏡

主

梅花溪

然獸類也人取一果然則數十可致古人以比人心

薄俗有不如者

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縱仙姑曾見之靈神鳥衣

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雉善聽狼音視狐善疑駱駝善知象象善知地虛實

爾雅云龍有翅曰言龍故曰龍有翼而飛者魚敗眼

爲龍敗音割目動也

古水陳循嘗辨線雞線字之誤當鐵鷄

惡犬獵者作犬聲則悉舉鼻吼守不復去經四  
五日即困而倒

鷄以怨望鷄以貪顧鷄以嗔睨鷄以怒啄雀以猜忌  
燕以狂飭鷺以喜轉鳥以悲啼鷺以饑鳴鷄以潔喚  
巢以回叫猿以愁嘯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鷄鷄暗交鷄鶴足交騰蛇聽交  
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鷺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鷺鷺交  
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類爲異交亦在類龍鵲沙鷄  
異林 卷八 秋語考鏡 七 梅花溪

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又雀交不一雄交  
不再虎交亦不再皆理之異者凡鳥皆雄求于雌惟  
雀與鷄鷺鷺則雌求雄也

稀差乃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則雌雄遶樹遺精  
在地掘而乾食之一毫可助一夕之糧

凡出師有鷺鳥隨後者必敗

龜各地甲兔各地神不可輕殺恐有奇禍

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

月建寅即膽在虎肉有一人官于廣西親見之又言  
象肉千味又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乃知量變易不  
拘者象是也故夫子釋父取名曰象或以易爲虫名  
此虫一日而十二變色取以名書似不誑者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熊膽春  
在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蟒蛇膽隨日轉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魚膽春近下秋冬近上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閱山海經無此  
異林 卷八 秋語考鏡 七 梅花溪

語象膽隨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然象膽無定以時  
晷爲度某時在某所丘瓊山能辨之

賈誼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佛道未來而

言者已知其然矣若魃爲黃熊杜宇爲題鴟褒君爲

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鴿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

大黃毋爲蠹宣武爲驚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

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爲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異

受形之謂邪

江海有婢妾魚游必三二前一後楚詞魚鱗鱗兮騰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

人食斷腸艸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饑人食砒霜而死龍食之而肥

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卽愈也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養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

異林

卷八 談語考鏡 木

梅花渡

唐太宗問光祿卿索無脂肥羊肉克藥郝處後進狀云須用羊五十口一一對前殺之羊怖懼破脂入肉中最後一羊肥而無脂上遂已之人以處後博識鷄兩眼四周有小白骨十二片如牌應十二時或云輪轉至卯當候則鳴者以此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紫報也北窓記異真寧縣有牽羊以丐者其羊胸前

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前世爲惡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無他人與羊交

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延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也

朱子語錄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何見一兵胸前有猪毛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卽此寔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

異林

卷八 談語考鏡 木

梅花渡

不疑矣

並食之死熊而飛鼠養食之死鼠而肥豕豈惟物哉人之嗜好恨其性亦有不可解者曹公之野葛夏竦之鍾乳硫黃是也

虎生三子則一爲豹鶻生三子則一爲鷂賢子爲豹不肖子爲鷂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蜃無臟獐無膽鼠亦無膽鰕鱖魚亦無膽又亦無頤猴無脾兔亦無





其體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太如瓠味極甘美又大  
雞食火亦火中味也

鴉寒掉翅鴨寒下水故曰悶殺沒頭鴉蟻不集虎豹  
皮上蠅蚋不集獅尾上故人以獅尾爲拂恙者蟲也  
能噬食人心故人無病曰無恙它者蛇也上古草居  
野處畏蛇故人相慰問曰無它否又藁器所以盛漉  
便者名曰虎子亦曰圖子

九子皆龍種一曰囚牛性好音樂今胡琴額上刻獸  
異林 卷八 獸部考鏡 圭 梅花鏡

是其遺象也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也  
一曰朝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是也一曰蒲牢好鳴  
今鍾上獸紐是也一曰狡獸好坐今佛座獅子是  
也一曰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頭是也一曰負鵠  
被好文今碑兩旁龍是也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間  
獸頭是也一曰霸下好負重今碑座下石龜是也  
馬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  
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烏鼠同穴蔡氏傳禹貢以爲二山名乃陝人云莊浪  
山中烏鼠二物同穴而處遂爲雌雄行者多見之蓋  
仲默理學之士止據理以自信而已而不知物之異  
有如此者如彼螽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蜈蚣多與  
促織同穴海濱有小蚌名瑣蛤殼中必有一小蟹失  
蟹則死皆此類也

陝產石魚土人知其處者掘地得之其石三塊相合  
各有魚形多細細如雕刻鱗鬣首尾無一不具寧夏  
異林 卷八 獸部考鏡 圭 梅花鏡

之北有山所出之石多作江南水草且有風偃之勢  
土人琢以爲屏以江南水草而融結于塞北窮山此  
理尤不可曉張茂先博物志未載豈亦未之見耶  
詩言躍躍兔兔文皇北征在長白山沙中掘之犬如  
鼠頭日毛色皆兔足尾如鼠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  
躍如兔犬不能制

孟子謂緣木求魚以喻必無然峽中有鯢魚如鮎四  
足長尾能上樹人從樹執之四川有魴魚亦能緣木

山東無虎浙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鴿

落霞乃鳥也。聞內臣有之。形如鶯哥。少大。遍體緋羽。營雪。叢說以爲飛蛾悞矣。又曰鶯鴨。鴨蓋因野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然王勃序文。世以爲落霞與孤鶯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困學紀聞。前有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甌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彘類獼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于孫居下者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衮者取其孝也

東海有海鹽狀如鹽毛長二寸許或製卧裯善人御

之竟夕安寢，不善人夢鬼數驚，夷詫其靈，不敢蓄也。有樹產片腦，葉如槐而小，皮理類沙柳，腦則其皮間凝液也，夷狄剝而出之，大如指厚，若二青錢者，謂之梅花片，至中國擅翔價焉。

鯢鮪者魚之至小者也。國語註謂魚子爲鯢。莊子以  
至小寓王大。故云。不知其幾萬里。卽龜毛兔角。石女  
懷胎之意。

陸機爲詩艸木疏劉杳爲離騷艸木疏王方慶有園

異林

卷八

軼語考鏡

一五

梅花渡

草草木木，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藤音米、藪音燼。字書不見枴音平、檠音欺。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茶、木萌也、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月檟、三月設、四月茗。

五月蒨葢早晚之別名也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

溫庭筠採茶錄二卷張又新煎茶水記  
卷蜀毛錫

卷丁講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

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

一卷，僧仇茶死總錄十四卷，茶場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田藝衡有煮茶小品，唐德宗權茶十取其一，而極盛于宋，我洪武廿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爲上，名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矣。

爾雅釋木曰：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爲茶，晚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檟者，卽是

異林

卷八 秋語考鏡

茶

梅花疏

吳溫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今稱新茗，當是錯用。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采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連和焚，又加白子、寒核、梨核皆妙。

靈芝名壽滑，又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豕。

鷓鴣，一名春駒。

左行草，食之使人無情，祝餘草，食之使人不饑，膏香草，食之使人無子。

若華，卽若木，在扶桑，日所出，先照之。

鶯聲忌憂，卑蕪釋勞，故陳晦伯自名穉著，曰學圃遺蘓，皆園中事也。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爲枇杷，鄭玄注禮，不知檟之非梨。

異林

卷八 秋語考鏡

茶

梅花疏

月季花，越宿着露，則紅色始殷，芙蓉之類亦然，然則紅者，花之老也。

東坡有紛紛紅紫落青盞之句，蓋閩粵人取橄欖以搗塗其樹，則自落故也。

芍藥名將離，萱花名丹棘，又名水臺，橄欖名諒菜。

岑牟，單絞，武士服，以供樂役者。

柳楊稱爲漏春和尚，以子美有漏泄春光有柳條之句，而伐柳必用泥，其首似和尚云。

荔枝熟時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經人採烏鳥蝙蝠之類便即傷殘故本艸云采荔枝者日中而衆采之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苦菜生于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皆得四時之氣者小麥亦然採蘭雜志西施舉體異香沐浴竟官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瓮用洒帷幄滿室皆香瓮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官人取以嚙乾錦囊盛之佩于寶袿香喻於麝

異林

卷八 雜語考鏡

夫

梅花渡

莎有二種草也樹也樹似桃柳

呂覽云樹相近而靡或附之也試觀木枝幹大小相亞雖遠丈許無相壓之勢小者必迴欲柯葉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語老索駝未之知也

五陵也三節人參也百結丁香也醫屈蛇也鉤勢鳥也罷也

山海經敘山之艸木每以竹爲艸屬又見晉人論艸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異品此

說亦竒然則竹者謂之艸可也

龍涎香出大石國國人候島林上有異禽日集下有羣魚游泳則有伏龍吐涎浮于水上舟人遂探而得之其涎如膏其貴十倍千金

薔薇露卽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然多偽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攪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真

獅子尾爲拂子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其糞名蘇合

異林

卷八 雜語考鏡

夫

梅花渡

香其筋爲絃鼓之則果絃皆絕按蘇合香如蜜比薔薇露稍醲留青日札云蘇合油樹生可爲藥出安南交趾有蜜香樹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而平者爲鷄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不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鷄舌香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修者爲天雄兩岐者爲烏喙岐八角老者爲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而性皆毒

食枸杞子粥善益人乃有名苦彌者按苦彌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枸杞根本草名地骨皮乃知配益幽寂之間非博洽不解矣

藕子瞻好烹肉芝即肉蓯蓉也此物生土中形甚大色紅鮮如肉儼似人臂嗟乎宜子瞻之不能仙也復啼之地蘇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物止一用不能相兼病齒者服苦參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乎監耽有毒尾御解毒當歸生血

異林

卷八 獸語考覽 辛

梅花溪

其類敗血麻黃發汗根節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腰以前治夫小便之過滑腰以後治閉澀者均一物也而其用不同如此塩以浸魚肉則堅而久以沾布帛則易爛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乃能制臭萌氣極寒然置臭肉中能掩其臭均一物也其所施有宜如此固家用入其審所處亦當如是可也嘗聞黃精中有物切屑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

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鈎吻無求美弗得而為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錄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而尖處有鈎根切似黃精名曰鈎吻俗曰斷腸草真能殺人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草云精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陰則惡矣故殺人

異林

卷八 獸語考覽 辛

梅花溪

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乃生于狗脬中其形質如雞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用又見越翼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罕聞矣

聞夜有如燭者乃海蜃殼也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渡島皆驚故有悵然歸卧心莫識

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開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及讀王子年拾遺記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未遑考而蝦殼蓋海水餘氣耳

支機石圓一寸方二寸不圓微宛正碧天漢左界北手經其上

治產鬼曰語忌敬遺產時呼之吉柳樹神曰九烈君

用汁染人衣當得第水精曰慶忌故水精曰彭侯耳

異林 卷八 軼語考覽 筆 梅花庚

神曰蘇利耶月神曰蘇摩日中之仙曰鬱儀月中之

仙曰結璘火神曰惡祁尼風神曰婆度

北極有千年不釋之水我眉有千年不釋之雪

古書用黃紙以藥染之蓋避蠹也故曰黃卷有誤字

以雄黃滅之蓋色類也故可否文章曰雌黃

淨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鹽食肴之醢酒百藥之長

秦法禁棄灰罪弃市不知者以爲苛及考馬經乃知

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過之輒死故石磧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弃灰爲畜馬計也又考夏小正及月令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頒馬政游牝別羣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因見古人一法之立俱有微意善乎紫袖道人之言曰熟讀得大明律一部可以經世矣真名言也

花渡異林卷之八終

序

文章土苴也。性命不與焉。評亦何益。評而無當於作者。固弗論。卽評而有當於

序

統苑閒評

一

梅花渡

作者以蘄信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其謂之何。陸士衡云。雖濬發於巧心。未免受嗤於拙目。夫評豈易事。

歟。幸而作者之所長及余。

之所明。僅爾不幸而余之所明無與於作者之所長。余臯哉。余臯哉。如曰雌黃。

序

統苑閒評

二

梅花渡

往哲橐鑰後進。是非余志也夫。





藝苑間評之九目次

藝苑間評

文章

春秋

傭書

呂覽

呂氏春秋

史記杜詩

司馬不遇左氏

堯典

鵬冠子

子雲

管輅

墓碑無文

異林

卷九 藝苑間評

一

梅花渡

蘭亭敘

尚儀

文賦

玄旨

耳學

李邕碑文

書倉

比物連類

韓柳

著書之士

自敘

墓銘

甘澤謠

舞雞封蟻

海賦

灰釘

鼠獄雞碑

燒尾

滕王閣

李杜死於水

苦海

杜詩韓文

不善詩

懶祭魚

好惡

書畫爲祟

穆修投金

文不爲宦官作

歐蘇

誇詡

醉翁亭

五代史

異林

卷九 藝苑間評

二

梅花渡

東坡諱序

和題罵題

方田

夜度函關

持正

若川

詞女之夫

紅葉玄經

文本心啓

甘腴子草木子

歎歎集遺山集

歎歎集遺山集

元集

新都

設科

于鱗子相獻吉

終

支山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藝苑閒評

文章一事乃天人道器所統繫初非雕蟲小技也子雲所言獨指賦物然楊脩嘗譏其老不曉事矣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華文而從忠也左氏燁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明變近譎

異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一

梅花渡

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矯稱騫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砥礪激肆蕩如於義天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乎漢鄧雕爲樸反瀉爲淳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楊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李斯嘗爲文信侯舍人呂覽或出其手不然韓非與斯皆出蘭陵門下不應斯獨無著述耳

呂氏春秋不韋極政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秦

史記與杜詩皆深渾高厚其叙世態汗隆人情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搗神化橐籥有餘材第選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及其冗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異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二

梅花渡

楚中發策中有太史公生不遇左氏傳語此出一宋老儒而忘其人當時極然之以爲周紀諸侯世家寥寂之甚且所紀時時抵牾再覽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魯恭王壞孔子家壁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藏於祕府伏而未發然則太史公時左氏誠未出或出而不備又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不及左傳槩可推也若褚先生別補十一篇不宜錯諸傳中令人有玉石之恨第其人識短耳文辭似不減中壘新序

卽別爲一卷附後可也。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萬言而人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僅二三萬言而人恨其畧。

鵬冠子云不創不作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此雖誦聖實道家語自知慧出使玉化爲環瑛老莊之遺言也四稽五至之說韓子稱之然亦荀韓之論論也其漢魏間人僞作乎。

楊子雲家貧嗜酒人載酒從學。

異林

卷九 藝苑開評

三

梅花渡

子雲作文成一夕二毛謝靈運一日吟百詩頓落十  
二齒文字之消耗精血如是。

管輅頓仰二斗言辨綺縠楊雄口不離酒大玄乃成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  
之意也。

王右軍蘭亭叙文固自佳然與文選並觀無弘大之  
氣昭明之不入選者疑此也非有他說。

漢人尚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

事。

陸士衡文賦是平生第一得意文在晉代亦是第一  
篇文。

玄言流爲藻語藻語流爲淫聲至玉樹後庭而王何  
夷曠誕弛之餘禍極於是矣陶靖節出言深覲希志  
洙泗蓋中流砥柱哉其節不因時而降其文亦不與  
時而降。

沈慶之云衆人不如下官耳學。

異林

卷九 藝苑開評

四

梅花渡

李邕前後碑文八百六十首。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濫  
漫而致厚溫柔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無所不至  
焉宋范華和香序庸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  
斤無傷零膏虛燥唐唐黏濕茸松蘇合安息鬱金捺  
多和羅之屬茲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  
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于尤疾也。

此序所言，悉比名士，勝比庾炳之，零羣比何尚之，唐比沈演之，賡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惠淋道人，沉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十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恨脂，性卑而率，鵠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謂呂文顯：脂、鵠、隆之、鵠，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餘許、鄭、此、彬、豈無哉？而然哉？晉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

果林

卷九

藝苑開評

五

梅花渡

薄者又演而廣之，凡厥人士，茲爲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自太祖除爲廣州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勛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繁東治，文人薄喙，徒自殺其身而已。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朱子語錄：李、周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群分，竝舉之間，兩得其當。四

人者，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士子例爲韓柳之稱，非其倫矣。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好音同歸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杲常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幾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葉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行于天下，昔人云：官居宰相，有似著鞋襪，外看雖好，中實不快。又云：州縣之職，徒勞神耳，彼於政事所

果林

卷九

藝苑開評

六

梅花渡

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道善行書工詩，其詞澄汰多奇，就葉輒棄去，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遠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杲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道善者，雖詩名亦不肯屑就。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

除其蕩志讀之令人作惡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之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成長死墓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厚塋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塋有銘久矣

巢林

卷九 藝苑圖評

七

梅花渡

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耳袁郊甘澤謠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他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杜子美贈狄梁公孫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知察舞雞爰分封議按曹操欲一山雞鳴舞幼子倉舒取大鏡照之遂舞又易林云蟻封穴大雨將至張謐海賦人謂勝木玄虛者惜字句脫落難讀藝文

類聚載其二語云湍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奇語也

宋人談苑載徐鉉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撤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珎奇權鳴鏑釘鹿蠡以爲商隱雕篆如此藝苑雖黃云南史陳本紀云扶首震攝遽請灰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按南史請灰釘之

巢林

卷九 藝苑圖評

八

梅花渡

云商隱之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略王凌陰謀廢立事覺司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官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灰灰與釘皆閭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丁璠芝田錄原有學慚鼠獄智乏雞碑之句鼠獄人皆知張湯故事至雞碑宋人引宣室志云裴晉公征

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爲酉，破賊在已酉，後果是日平蔡，以爲雞碑用此，非也。此用戴安道事耳。晉書戴逵，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雞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爾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唐小說又以爲士子初登科，及在官遷除，朋寮慰賀，皆盛酒饌，飲宴爲燒尾，事皆有証，乃不詳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化龍，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猶人之初蒙除授，必樂飲宴客，乃能成其榮，或又謂新羊入群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貞觀中太宗問宋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爲對。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遇滕公開宴，試滕王閣記，故關山難越，及

異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九

梅花淡

守園池記，猶侏離人語，可怪也。今昔文士不善詩者，唐有李習之，皇甫持正，宋朝則尹師魯，曾子固，習之有贈藥山惟儼禪師絕句，送毛仙翁詩，後爲鄭州有塢渠詩，而劉貢父不記爲鄭，乃謂自一李翔非習之，予謂唐固有同姓名者，此真翔詩也。然習之三詩外，獨退之遠遊聯句中，韓孟正竝驅爭先，時習之止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更無他語。王深父回嘗戲曰：度習之聯句詩，見其索思枯澁，退之必曰：公道不去矣，不若罷休。此前輩雅戲也。李商隱作文，必聚書于左右，檢觀終日，謂之獮祭魚。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侄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謂之補被，近楊循吉有四美妾，皆知書，每欲某書某類，輒使取之，而羅地每有撰造，必棲踞喬木，霞思天想，時閉坐一室，容色枯槁，乃二公之文，亦不能厭人心，何也。

異林

卷九 藝苑閒評

十

梅花淡

人有好惡于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書蘇明允不喜楊子子瞻不喜史記王允作刺孟馮休作剛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卽如酸醎嗜亦各異非若今人無真誠而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者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真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祟二公不以其所長自銜而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宋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名士爲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

巢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主

梅花渡

巢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主

梅花渡

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冑患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冑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空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如伯長庭秀之爲人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舍世之道也以衡斯言繫彼三子信矣李冶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疊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不以爲所不當者爲患惟無是五者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前輩文字無爲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趙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趙松雪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念堅。石塘真高致矣。

永叔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道暢。次公恬而文澄。黃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

集

卷九

藝苑開軒

書

梅花溪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意是超卓。所遇者雍容整暇。象爾。曾索圖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像。老蘇去擊。皆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歐陽永叔。諄政事。不諄吏。秦君謨不諄書。呂濟叔不諄棋。何公南不諄飲酒。若實不諄清絕。太抵不足者。乃生諄。諄醉翁亭一記。偶翻新煖。翩翩動人。然而無當于大雅。介甫俗之。作宗聖誌。便似捧心。若能于

厘字處用古韻。差可觀耳。

歐陽公五代史。非其得意之文。其叙事劣於史。遷其持論。則正於史。遷然史遷會幸左國。及西京名家文章。以爲楨幹。而公獨振拾殘夷。斷簡于兵戈煨燼之餘。其爲力固有難易也。

東坡祖名序。爲文多名。或作叙。

子瞻子由。同入御試。慮有黜落。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

集

卷九

藝苑開軒

書

梅花溪

宋張商英知鄂州。蔡京欲推方田于天下。築園土以囚人。商英謝表云。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鄉之惡。天下誦之。

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關賦云。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意語出色。

客問皇甫湜。何以字持正。蓋谷風章湜湜其汴。鄭箋云。湜持正貌。

宋孝宗留心經術。奏對官被顧問者。往往多失。有王



愚者蜀人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孝宗大喜改官密院

趙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扶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詞女也夫乎後果得李翁女卽易安也

書紅葉之鄭前有度後有谷作大玄經者前有楊雄後有楊泉泉字德潤晉人

巢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七 梅花渡

文本心典淮郡致買秋壑啓曰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溫庭筠著甘肸子謂說怪說實猶甘肸悅口壻爲段成式有支諾臯諾臯大陰星名支爲干支分類言所志皆幽昧也翁壻弔詭如此

草木子洪武時括倉葉世奇作羈狴犴中故有是書草木云者草以計時木以紀歲以況其生而傷乎其言之立也

徐昌穀有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

國初諸公承元習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死而易東里再變之稍有則矣皆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猶而使人厭勉之諸子四變而六

巢林 卷九 藝苑閒評 七 梅花渡

朝情辭麗矣其失靡而浮晉江諸子又變之爲歐曾近實矣其失衍而卑

新都之文有句而無篇有辭而無氣有意而無神用短僅可用長則敗

江東併包特達譬儒家朱子佛門曹溪新都冥趣野戰賈客中稱雄耳

設科以來進士無限豈爲尤物奇貨而世人屑屑重之 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荆

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稱但云子官於朝豐顯公之  
 墓之士以爲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冀改荆公不  
 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如得甲科何足爲太夫人  
 榮且甲科卽市井小兒粗知詞賦者皆可得何足道  
 哉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明天下有識者不然也  
 嘉定徐學謨云王元美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  
 庠試最乃至微細事而津津數語此非但漢以前無  
 是卽唐宋人亦無此陋識其意相同乃今宦途之軒  
 輿林

異林

卷九

藝苑閒評

太

梅花渡

甲而輕乙遂如簡珠之於沙礫舉刺因之而不公不  
 覈則尤可嘆也

讀李于鱗文苦難竟讀宗子相文苦易竟

王元美評獻吉詩文云模倣多故牽合而傷跡結構  
 易故粗縱而弗工又曰操撰易則沉思者病之下語  
 雜則韻古者卑之當是確論

梅花渡異林九卷

終

異林卷之十目次

藝苑閒評

詩說

斷竹

歌短

鏡歌騎吹

長城

三士窮

楊婆兒菩薩蠻

南北曲

白石郎

馮夫人

律詩

竹枝詞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十

梅花渡

側側

極褐

友于

杜律

燒香鎖

長楊賦

卓吾詠史

王安石詩

安劉滅劉

范增墓

仙酒

昭君圖

二喬

沙門詩

非唐句

詠陶

長恨歌	伊尹謀篡
疑塚	潛夫詩
斗南蘭塋	詩老欺人
遮莫	水萍龍鳥
絕唱	糴字
華清宮詞	石鯨
絡緯啼	飛吟亭
昭陵	蓀蘢
好用人詞	連昌長恨
樂天詩	梅花詩
杜鵑行孔明詩	天棘
對切	色難臭味
一聯八意	錦綉
戒蟻	柳詩
青州詩	木蘭
空中書	月詩

功曹	桃花應制
畫家三昧	岐薛
詩瘦	調馬
黃羊	荆公句
醉翁	造事合微
金山詩	適怨清和
桃葉柳枝	楊柳枝
質而不俚	名存碑理
咏蝶	海棠
蘇州刺史	六十年間萬首詩
休沐	釣臺
題項羽	咏馬援
顏魯公	生子詩
語溪	馬嵬佛堂
明妃曲	對奕圖
蓮葉舟圖	黃妳

長古偽詩	古體古音
詩評	三步才
窺見其微	飲詩
狐穴	白駒
卓筆峰	廬山高
五百弓	鶯鶯燕燕
花影	子瞻評
書券	綿竹居士
集句	讀蜀志
好事近	茸母孟婆
羅大經詩	元詩
王孟儲岑	元人佳句
明詩開山	游藝
王元章	武侯詩
壯游錄	太白樓
鳴盛集	陳橋詩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四

梅花渡

徐孺祠	文丞相硯
十月菊	郭定襄長歌
牧牛	釣魚
三教圖	枕易
銅雀視	雪詩
沙詩	宮詩
野無遺賢	七夕
詩嘲	秋宮怨
忠肅悼亡	用奇字
延賓詩空同詩	批詞
官舍	陸容
姑蘇女子	薛少保
楊升菴張元凱	金瑣碎
李風塵	玄宰詩
滕王閣詩	黃鶴樓詩
錦堂春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五

梅花渡

終

梅花渡異林十卷

支山道人支允堅子固子纂

藝苑閒評

字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蛩曰吟通乎流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詩說之義盡于此矣

斷竹之歌未必出於黃帝然猶近於質皇娥白帝意蕩辭靡此必後人贗作箕山之歌亦屬子虛有識者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一 梅花渡  
所能辨

彈缺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履屨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字而感激用壯有無窮之思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

短簫鏡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詞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鏡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

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本詞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未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皆卽漢曲舊名之義而以足意咏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龜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矣

漢鏡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曲坡弋射鳥飛之事而詞旨所寓又皆感遇傷時之嘆魏晉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二

梅花渡

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弼州李于鱗諸公好古釣奇各模擬鏡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爲一詞婁東稍脫落卽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詞不可解者卽二公亦不知也惟寄興深遠而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題武靈王旣襲胡

輿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主

梅花渡

歷自代茲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茲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婦無所歸乃枕夫屍于城下而哭十日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守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

輿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四

梅花渡

子伯術子三人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臺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嘆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并衣糧于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矣革子受之二子凍而死其思革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鍾鼓樂之革子有悲色楚王却樽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曼母爲師巫曼小隨母入宮長爲后所幸童謡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高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宣

宗年號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  
詞飛卿新撰密進。按李白集有菩薩蠻詞，則此詞記  
名於天寶間矣。

南曲與北曲迥異，而今之南去元也，又遠甚元以曲  
取士，設有十二科，關漢卿輩爭長，技至躬踐排場，  
面傳粉墨，以爲吾家生活。蓋曲本詩而亦取材于詩，  
曲本詞而不盡取材于詞，經史主教，釋官野乘無所  
不收，而又入習方音，事育本色，串合無痕，關目緊切，  
吳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五

梅花渡

且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七宮，北曲中有一曲而  
突增幾十句，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此又南曲所無，  
故必審字字之陰陽韻之平仄，若吳儂喉吻無當音  
律，汪伯玉司馬有高唐洛川四南曲，雖藻麗可喜，然  
多作綺語，失之靡；徐文長山人有稱衡玉通四北曲，  
亦伉爽可玩，然襍出紹語，失之鄙；湯養仍臨川識之  
通方學罕也。二夢還覓紫釵字句，乖謬失之踈，皆  
元人辰家也。

古詩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  
無其二美男之好，自古有之矣。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官人也。善史書，乘錦車，  
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  
惟劉孝威詩：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  
夜傳呼。徐堅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  
而已。楊用修云：此事可畫，可誦，勝咏明妃文姬也。

吳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六

梅花渡

方八角不能溢而爲波，變而徵奇，唐人多于聯上用  
工，如雍陶白鷺，鄭谷鵬鵠，皆學究之高者，起結便不  
成語。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如奏金石。  
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  
似拙而工，似淺而深，杜陵反之而曰：江平不肯流，不  
免蛇足。

唐詩有春寒側側掩重門，呂至求詞側寒斜雨側不  
正也。

杜詩短褐風霜入，宋元本皆作短，短音豎，二字見列子。

陶詩再喜見友于，杜野鳥山花吾友于，此歇後語也。

杜律精妙，字句俱不苟，然尚可疑者如冬深詩云，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上用隨而下亦隨，上用共而又用各何也，向夕詩云，鶴下雪汀近，句甚輕亮，而雞栖草屋同，則重濁矣，收京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七

梅花渡

詩云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如此何以對數公，草屋詩云，枕席還相似，紫荊卽有焉，龍門詩云，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夜宴詩云，樽蟻添相續，沙鷗立一雙，下二字俱不成對，律如軍律法律，大家恐不宜此，李商隱詩金蟾蠶鎖燒香入，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四竅出烟環，若舍鎖蓋此器也，又云鎖香金屈戌，然則古燒香亦有鎖乎。

長楊賦云，西歷月蝕，東震日域，顏延年詩云，月竈來

空日際奉王，漢祭神樂章云，包含日域，牢籠月竈，皆窟字也。

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誰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此李卓吾咏史之有見者。

王安石詩，謀臣自本係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此探本之論，而羅大經極非之，不知詔誅則西施何由而進，且西施一女子，何能亡國，所以亡者，由于員之死，詔誅則員且得展其才，西施第克下陳耳，後人有云，越國亡來，又是誰知言哉。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八

梅花渡

史傳漢高，晚歲溺愛戚姬，欲易太子，不知此正漢高遠慮，蓋呂后驚悍，惠帝仁慈，帝已逆知身後之變，趙王立，則劉氏之禍可免，而國事如覆孟矣，子房以四皓動之，帝竟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世間兒女態，故杜牧之曰，四皓安劉是滅劉，可謂窺見古人之微而善于擘畫者矣。



天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  
嘆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從今  
看去畢竟天下無有沛公再出殺沛公真是傑識太  
宗不殺武墨玄宗不殺祿山幾覆宗社禍福之幾如  
此

漢武帝得僊酒爲方朔竊飲帝欲誅之曰陛下殺臣  
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李商隱詩云青雀西飛竟  
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盤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九

梅花渡

露一杯蓋言青雀不回神僊無可致之理而猶在集  
靈臺庶幾見之且金盤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  
今相如正渴何不以一杯賜之令其愈也二語委曲  
相類

趙子龍題昭君圖云我見此圖重大息毛生本是忠  
君客冷客若使留漢宮十年未必盈四百與王安石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皆是反說然史  
傳帝兄王嬙召壽責其欺壽曰臣以官中美者可以

亂人國臣欲其遷于胡庭大上無亂其次遷亂此雖  
役工游詞然大是有理趙飛燕三千第一楊太真寵  
擅六宮然卒不得其死反爲笑資不若嬙之得以見  
惜于人也

劉伯溫題二喬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  
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季子儀題墨  
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東風正顏翻作  
寒鴉色憐不將金買畫堂三詩乃此體可錄也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十

梅花渡

唐詩一沙門善病人文章張籍其搜得句云長因送  
人處憶得別家時僧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  
春卽此意也籍撫掌而已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意調具足月到梧桐上風  
來楊柳邊境豈不佳終非唐句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意雖淺近却是當家

彭學士華詠陶淵明曰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  
寫明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明妃

云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  
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頗有風味

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貴妃之始末以垂戒但辭語  
迫切發揚大過有失爲尊者諱之義然團風于姜  
氏齊侯之事曷爲諱之惟唐絕句有云薛靈寢醉壽  
王醒得言外無窮之感

汲冢書載伊尹謀篡爲大甲所殺今伊尹墓在空桑  
北一里相傳傍生棘皆如矢范石湖過之云三民董

集林

卷十 藝苑開評

主

梅花

墟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  
嗟無咎單篇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曹操疑塚也范石湖亦題  
之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會  
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則以比人有歲增封之者  
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兒童入海回無  
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亦不信神仙之至  
者矣然而不然也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

塋皆一時名士其集則未見也有詠女史詩今各錄  
其一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云春寒卯酒睡初醒  
咲倚東窓小畫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  
經王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母命危棄斜山路險不似  
在官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  
殘步陣風杜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得嫁繁鴻王云  
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

集林

卷十 藝苑開評

主

梅花

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史傳石崇王愷關富可發一笑然此等財虜不足置  
喙乃太白云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又云蘭陵美  
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太白常用酒器乃是玉  
壺玉碗子美云金錯囊垂馨銀壺酒易賒是子美常  
用銀壺賒酒詩老欺人至此東坡云二子有靈應撫  
掌予於此亦云

遮莫二字卽今人所謂儘教故杜陵遮莫隣雞下五

更以爲禁止之詞者誤也。

杜詩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此本杜陵有感而嘆。世乃以爲壯麗何也。蓋謂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于乾坤間。如萍浮水上。皆形容其淒涼耳。嚴武昨夜西風入漢關。及蓋羅縫秦時明月。漢時關二詩俱爲唐詩絕唱。其與羌管悠悠霜海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大相遠矣。噫。以主帥而爲此詞。其兵威之不振何怪。

巢林

卷十 藝苑開序

圭

梅花渡

詩中用字如劉夢得不敢用糕字。以五經中無此字。然若個遮莫等雖俚用之自佳。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精練偉麗。高出義山牧之之上。乃散見于他書何也。

昆名池刻石爲鯨。每雷雨卽鳴吼。鬣皆動。漢時祭之以祈雨。杜云石鯨鱗甲動。秋風此也。

平江侯陳豫有館客作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絡緯啼李大白已道之矣。客

終不自明。豈二人皆未見李集耶。

呂洞賓本唐進士。以應舉過鍾離于岳陽。授以仙訣。今飛吟亭是也。壁有詩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噫。爲此言者。蓋近時名利之徒。不明于生死之分矣。

杜詩行次昭陵云。玉衣晨自舉。鐵馬宵常趨。漢書有高帝廟中御衣。自禁中出。舞于殿上。祿山犯潼關。官軍與賊相拒。忽有一軍人馬旗幟皆黃。會有昭陵來。

巢林

卷十 藝苑開序

南

梅花渡

者見石人馬皆汗云。但以石馬作鐵馬。是亦明時金碗出人間之例。夫以太宗威靈能驅石人馬。自九峻而抵潼關。何其神也。然竟不能遏逆虜之來。而俾之燕于凝碧池。何耶。雖然。天網不漏。彼李猪兒者。安非太宗之所使乎。

張翰仕齊王冏。曰。秋風起。今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今仰天悲。遂棄官歸。宋王贊過吳江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淵深恨有

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尊鱸時不可爲然遠遁寧爲尊鱸至東吳三賢贊曰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尊鱸也自賢其說又超然矣然蟬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淚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遠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此又兼得二詩之意矣

巢林

卷十 藝苑開評

五

梅花淡

王維好用人句如行到水窮處一聯乃含英集中詩漠漠水田一聯乃李嘉祐集中詩

連昌長恨情致相似風骨亦侔然敘事宛轉勝在長恨勸戒諷諭優在連昌至崔顥耶耶官人怨更出二詩之上

樂天何意掌上王化爲眼中沙柳洲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王元美稱梅花詩惟取杜陵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

看去亂鄉愁然何遜枝橫却月觀樹遶凌風臺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宋胡仲方落梅詩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近日焦弱侯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皆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咏物之妙

杜詩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此喻君子扶植之難小人驅除之難也世道至此良可嘆矣

杜詩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南無杜鵑

巢林

卷十 藝苑開評

五

梅花淡

雲安有杜鵑與古探連曲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俱樸瞻有古意杜詩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葉紅蕖冉冉香此互體也上句風中雨雨下句雨中有風

杜陵題孔明詩八句一意到底讀者逐句解之誤矣其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蓋謂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事業不知此正其所輕不過如雲霄一羽毛耳彼于伊呂特在伯仲間使指揮而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非比之以伊呂復

此之以蕭曹也。惜乎漢祚已移。大數難支。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人傳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杜陵以爲非因是而致斃。乃天意爲之耳。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解。或曰天棘柳也。亦天門冬也。夢作弄殊陋。蓋此出佛書。終南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之賦。故用此事。

杜口送楊六判官。云雲清自守。今日起爲郎。人疑其不相對切。或以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訛不知其主處。正在假雲對日。兩句一意。否則索然無神矣。

杜詩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此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不可解。然佛經有云。凡諸所嗅。風與香等。蓋出于此。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一聯中含八意。蓋萬里遠地也。秋時之搖落也。作客羈旅也。常見其久也。百年衰暮也。多病則又衰疾矣。登臺矣。而又獨

登臺。雖遊賞而無親朋也。與青蓮峨眉山月一絕中。有八地名二老。鍾鎚之妙。古今罕及。

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葉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韓君平僧蠟塔前樹。禪心江土山。之句。說邦有云。僧家有謂戒蠟者。謂削髮之後。卽愛戒。若戒斷酒色。若

千年。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其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待

解夏之後。取蠟人以驗輕重無差。卽爲念定而無妄想。若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其說如是。乃裴休著大達禪師碑。亦作伏臘之臘。裴深于佛者。豈不知蠟人之義耶。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白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似是宮人。詩似柳

韓君平青州詩。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栢寢見晏子春秋。梧臺伏琛俱齊地。

唐末館閣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詩云。洞庭春水綠于雲。日月征航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諸公驚異物色之。乃奪義山也。時義山下世久矣。

杜詩。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驚。

翼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先

梅花渡

有波濤寄書事。乃達萊仙人洪慶善。以爲屬足書誤矣。

杜詩。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鈞。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挂鏡。簾外自懸鈞。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嫩蘂濃花滿目斑。沈云。園花璚瑁班。雖一字亦有所本也。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爲美。如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

不憐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鄧侯非也。按蕭何爲主吏掾。卽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爲失考。杜世稱爲詩史。未嘗誤用事。

唐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萼間青槐。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清渠出群。惜不知其姓氏。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俊語。却入畫家三昧。

翼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半

梅花渡

長慶集中。百官隊伍避岐薛。宋人多訛之。謂岐薛二王物故已久。蓋微之誤用事也。後見蘇子瞻書爲岐路。則其真本也。

人有所用其心。則貌必不澤。大白嘲子美云。總爲從前作詩苦。子美嘲裴廸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崔浩病起。友人嘲曰。子非病。乃苦吟詩瘦耳。孟東野云。志士髮白早。彼目不知晝。而酡顏綠髮者。何以異于鬬牛。秦豕乎。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刻騎于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于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是也。杜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麋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犍，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美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汲瓶信然。陝以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圭

梅花渡

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瓊力麻酒。又曰雜麻，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王荊公稱老杜：鈎簾宿鷺起，危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窓下，洗盞流水到門前，蓋原于此。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半醉翁。醉翁

樂天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已有人。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綠何得入來。薛惟翰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錄：世勛帝爲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爲風乘我我，乘風是閉門。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圭

梅花渡

唐張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薰薰。又孫魴：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剎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礙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皆號絕唱，而青瑣集以爲可移於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江心，然首起旣已言出金山，似亦無妨。但濤驚礙佛身，山不應如此之低，同時李翱亦

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縣。倒。影。鐘。磬。隔。簷。屋。過。櫓。妨。僧。夢。驚。湍。激。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則。後。四。句。全。同。不。知。何。意。本。朝。甫。田。黃。謙。獨。次。韻。且。又。不。及。若。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本。面。山。亦。可。謂。警。句。

李商隱錦瑟詩中三聯。蘇子謂藏道。然清和四字。嘗舉所以告歐陽。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是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怨清

集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奎

梅花賦

和之音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近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妓同道。且言知己。李何如人耶。

楊柳枝。卽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年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

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嗟。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琬。曰。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千。金。色。軟。如。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宮。崇。朝。樂。工。唱。是。辭。帝。問。誰。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

集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奎

梅花賦

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取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又作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後盧貞和之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爲一題。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及唐人咏此題。



極多。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闌腰枝。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偓曰：枝間纖腰葉闌肩。春來何處不成絲。霸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穠短人多折，也恨東風惡展眉。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官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其曰：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年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懷家一首詩。其妄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韻籍耶？又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于唐人意矣。

集林

卷十 藝苑開評

章

梅花渡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張文昌善用之。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索解于老姬，蓋欲反李義山之澁，而弊也淺俗。鄭谷咏鵲鵲曰：雨昏青草湖邊過，嘗讀押雅。鵲鵲最惡濕，天陰卽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尚飛于青草湖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未叫鈞輶，對則佳矣，不知鵲鵲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鶯鶯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輩舉爲警句，予以易過行立二字，儘有理趣。蓋行于青草，必是鶯矣。立傍白蓮，魚安知是鶯耶？又如張仲達之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鱗，脚何長也。李商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亦自有故，豈謂無端此皆名作，礙理如此。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形容用蝶盡矣，遂稱爲謝。謝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

集林

卷十 藝苑開評

章

梅花渡

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絕唱之後不當再道  
杜陵集中無海棠詩相傳謂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  
閱李賀等集亦皆無之豈亦母之名耶蜀中多海棠  
一時人往往入詩若南宋之言梅花特厭而不言耳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慣見渾開  
事惜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爲劉禹錫罷  
蘇州過杜鴻漸飲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  
耶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各以前詩唐  
集林  
卷十  
主  
梅老  
詩紀事亦曰禹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陸鴻漸命妓  
侍宴類聚又以爲韋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禹錫  
韋應物皆爲郎中皆刺史蘇州但鴻漸未嘗爲司空  
且大曆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貞元間杜死已二十  
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且不論決非鴻  
漸考之元和間杜佑爲淮南節度地屬揚州又工部  
侍郎之陞而誤爲杜鴻漸否則爲白樂天正與韋劉  
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唐來制作之富者莫如陸放翁若六十年間萬首詩  
是已其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有此  
二句便足名世  
唐時公卿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云九日驅馳十日  
閑白樂天云公假月三旬  
題釣臺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贏得到于今當時  
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夫以子陵之高而譏  
之如此然戴式之題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亦換  
集林  
卷十  
主  
梅老  
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豈因前  
題而爲子陵解嘲乎然羅大經題云平生謹勅劉文  
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應知功跨鄧  
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  
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名意以光武中興子陵寔激  
發之此亦名言也  
題釣臺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  
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滕王閣元僧一詩檻

外長江去不同。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青山在。  
曾見滕王歌舞來。嘉禾陳延齡作岳王墓云。一自班  
師下內庭。中原便覺厭腥膻。兩宮環珮烟塵迥。百戰  
山河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嘆  
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又僧德珉姑蘇懷  
古云。西施一咲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  
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  
祠暗綠蕪。獨有靈岩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完

梅花渡

錢舜選題項羽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  
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劉後村詠楊  
雄云。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領美新都。白頭所得  
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方秋崖詠張華云。堪咲張  
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中台星折何曾識。祇識  
龍泉動斗牛。

完顏壽咏馬援云。可嘆迂疎一老翁。豈堪床下拜梁  
松。明珠薏苡猶難辨。萬里爭教論杜龍。瞿宗吉詠狄

梁公云。社鬼祠神總通藏。花妖月媚敢披猖。梁公正  
直難欺侮。却事官中武媚娘。世謂杜牧之項羽廟詩。  
死中求活。王荊公解之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  
王捲土來。薛能譏孔明張養浩解之云。廊廟草廬初  
不異。誰言只合臥終身。

顏魯公好仙佛。王仲光咏公書虎丘道士詩刻云。長  
生止慕神仙侶。終不貪生奉逆臣。

劉長卿生子詩云。且免琴書與別人。以言無後之苦。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辛

梅花渡

今之有子賣父書者多矣。

涪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五里。元次山中興頌。刻溪陰  
石上。廬陵蕭泰登題涪溪詩云。靈武歸來太難紓。忠  
臣孝子義何如。涪溪石刻人爭重。只爲平原太守書。  
鄭畋題馬嵬佛堂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  
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王介甫明妃曲云。體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  
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自是後

人多本之。予閱歸德州志載王嬀事不及毛延壽後見漢人詠昭君云塞上北風吹翠鈿擁裘狐白勝於綿將軍食肉自無耻女子別嫁誠可憐青草不凋胡地雪碧梧空老漢宮烟琵琶千載人猶學哀怨分明第四絃亦不及延壽事

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計縱橫勢已危三郎何事不知幾祗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爲解圍

程雪樓蓮葉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時

集林

卷十 藝苑圖評

圭

梅花渡

不經濟借問讀何書吳草廬楊妃病齒去齒痛自彈眉君王亦不怡此病如草割何待馬嵬時浙人張庸陶穀驛亭圖云蒼筠織簾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寒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四明李照題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鵲聲急已卜先生相木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綠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臥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

唐人以書爲黃妳未有拈入詩者以難于切對也逮宋孫樵以史爲墨兵而黃妳始有對予齋聯云日長破睡嘗黃妳夜久添燈勘墨兵

李長吉集人梳頭歌有所思調少年等作皆他人之筆

孟浩然詩不使故事倣古體也韓昌黎詩多不合唐韻用古音也皆三百篇遺風也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

集林

卷十 藝苑圖評

圭

梅花渡

句每是地名

唐文宗時柳公權應詔邊城賜衣詩曰三步之才開元時史育自薦能詩賦除夜詩曰五步之才後人誤以爲王涯魏曹植煮豆詩曰七步之才後魏彭城王勰大松詩曰十步之才今人但知七步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遠意輕軒冕人皆信之然朱晦庵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凡詩中說及富貴處皆津津地涎出可謂窺見其微矣

張籍取杜工部詩焚收灰燼九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蘇漁少年剽掠巴蜀善用白弩人號白陌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不交州府然卒罹法死詩集亦悲壯可愛

范仲淹高季迪皆楚蘇人皆嘗詠卓筆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竅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

異林

卷十 藝苑開評

畫

梅花淡

詩曰雲來初潑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氣象亦自不同

歐文忠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笑然其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也凡李杜長歌之妙有奇語爲之骨麗語爲之姿若干萬兵馬並驅而奇正器甲無不精麗文忠視此謂無有規色耶王元美曰此論學絕尺語公從何處拾來

王安石詩臥占寬閒五百弓佛家以四時爲弓射一

八八寸四肘蓋七八二寸說在澤楚

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詩時先年已八十餘猶奮聲伎子瞻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東坡花影絕句其重重疊疊上瑤臺等語喻色心之難除也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忙自着鞭嗟乎亦可畏矣

異林

卷十 藝苑開評

畫

梅花淡

蘇子瞻嘗曰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坡老此言豈逸少所云爾時真大醉耶詩之有曹劉也書之有鍾索也畫之有顏陸也能事畢而未嘗畢也噫

子瞻以天機賜馬遺李方叔使衛之而爲書券黃魯直又爲跋索十萬錢是一段佳話然以子瞻故硬作伯樂抑勒牙人亦可想見一時詞人之橫而今何寥寥也

綿竹道士楊世昌與蘇子瞻友善妙于簫赤壁賦所  
云有客吹簫卽其人也吳匏庵詩曰西飛孤鶴記何  
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  
家藏

集句起于石曼卿緣紀憶唐人詩多座間可成錫山  
楊叔璣送友詩曰把酒相看對夕曛紫烟灰生綉春  
雲荒山古道無楊柳惟有松枝可贈君此詩實類天  
成又有登黃鶴樓末句日暮鄉關何處是參差烟樹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筆

梅花渡

五湖東意亦佳

集古宋初尚未見至石曼卿始爲之曼卿人物開敏  
以文爲戲元豐間王安石益工于此王直方謂始于  
安石誤矣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後兩徒勞無人寄語劉玄  
德問舍求田意最高介甫讀蜀志

秦少游號太原與蘇黃齊名嘗于夢中作好事近一  
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

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嬌掛晴碧醉臥古藤  
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于藤同時  
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  
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浣綺  
窓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衡皋暮彩筆空題斷  
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  
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醉臥石藤下誰與愁眉唱一  
杯解道江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近劉菊莊題

異林

卷十 藝苑閒評

筆

梅花渡

云名竝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  
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蓋少游固沒于貶所而山谷  
厄於成樓之死咏詩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耶  
朱徵宗北狩作清明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  
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連又小  
詞云孟婆孟婆你作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茸母乃  
草名清明時生孟婆汴京土語謂風也茸母孟婆正  
是對

宋都杭時士夫流連于歌舞荷豔桂香徒粧點湖山之勝而宗社大計胡越視之羅大經詩云殺胡快劍是清鷗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亦可嘆矣

元詩名家無過劉靜修虞伯生然多爲劉左程不知堂堂正正攻堅折銳劉有一日之長至于藏鋒斂錄出奇制勝探之愈深引之愈長虞是有之

李杜之外孟浩然專心古淡而無寒枯之病王摩詰

集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三

梅花渡

豐縉而不靡儲光義有孟之古而以淺露岑參有王之縉而以華掩

元詩佳句有颺母射岩風動地蛟精徙穴霧連空又囊佩山圖行幾日基逢仙客看多時又梵寂風沉磬禪深雪到衣想曾行道處猿鳥共忘機昔路德延數歲能詩賦色蕉云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

明與稱高楊張徐四家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誠

是佳句至綠迷歌扇紅襯舞裙不脫元氣若簾爲山盡卷西便纖巧春來簾幙怕朝東更似詞矣惟高季迪才力聲調遠過三人當是開山祖師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有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摹榻不免失真且有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曾下世無足奇名者

集林

卷十 藝苑閒評

三

梅花渡

宋李西涯晚年就對茶酒或勸白詞翰熟自无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李咲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李在基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詩翰者踵至李色弗怡大書平絕云莫將性命作人三科意可知矣

勝國王元章豪俠士也所謂亂世之雄乎其詞語跌宕不羈可想見其爲人云如五更驟雨隨風過滿眼

落花如雪飛，可愛華山陳處士。風流文采却貪眠，桓  
溫豈解知王猛。徐庶從來識孔明，野蒿得雨長過樹。  
海燕隔花輕笑人，可喜一湖楊柳色。不禁三月杜鵑  
聲，青苔蝕盡床頭劍。白日消磨鏡裏霜，皆爲時事而  
發。若昨夜朔風吹倒人，狂風推雲若山倒。五更風雨  
劍悲鳴之句，尤險怪。至花落不隨流水去，鶴飛長帶  
白雲來，獨鶴遠從天際下，老夫如在畫中行。秋風遶  
屋樹聲雜，夜雨落山溪水多，萬里山河秋渺渺。一天  
異林

卷十 藝苑開軒

堯

梅花凌

風雨夜蕭蕭，亦佳句，不可沒也。

近有題武侯詩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  
曛。舊業未能歸後主，犬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  
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  
論三分，亦是佳作。

黃翰壯遊錄題甘露寺多景樓詩聯云：江長不見水，  
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過觀名作，皆不能及。一日偶  
閱古今詩學錦囊，有此一聯，始知蹈襲方輿勝覽，沈

存中詩曰：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亦是  
警句。

濟寧有大白樓，劉進士愷題詩云：詩聖推刪後，風流  
襲晉餘。一生惟麴蘖，千首半裙裾。飛燕真危語，騎鯨  
豈信書。參乎愛手足，孰肯飼江魚。然愷當注直時，從  
戴御史疏復西廠者，奈何敢侮太酉耶。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愷在野集專學杜。

岳蒙泉題陳橋去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

異林

卷十 藝苑開軒

寧

梅花凌

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亦是確  
論。

胡敬齋題徐孺祠，漢豎紛紛不可爲，先生明哲已先  
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蕃下榻時。

詩狂酒癖總休論，病裡時時畫掩門。最是此生凄絕  
處，鴛鴦塚上欲招魂。

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  
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



夢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  
流寓首陽碑。廬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閒  
開。嫩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  
時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  
遠客欲銷魂。整開卽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  
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  
屹立中流任吐吞。瞿佑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  
誰歌楚夢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冤斷梅花月有  
痕。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聖

梅花譜

痕。華表柱存遠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  
如玉。想像高風。酌酒尊臨川。黎擴擬唐官人入道云。  
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  
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  
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弔趙子昂云。  
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  
千年詞藻落江湖。秋風白鶴飛遼海。夜雨銅駝臥綠蕪。  
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光彩照。

吾徒金陵王微舟中雨夜聞鴈云。群鴈來何晚。寒聲  
渡遠空。淒涼應帶雨。悲咽爲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  
半掩篷。如何愁不寐。聞爾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  
草蒼蒼白露凝。一灘寒月未收聲。西風吹醒江南夢。  
四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蘿蔦陰中是幾家。青山數  
轉到門斜。桃源祇在鷄聲裏。不用緣溪認落花。張弼  
送羅倫謫官福建云。烈烈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  
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隱臺前折枯柳。  
考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自有無。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聖

梅花譜

雲自有無。鄭谷咏十月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  
衰。乃東坡有菊花開時卽重九之語。在海南以十一  
月望作重九。與客泛酒。唐文宗曰。上年重陽取九月  
十九日。今年改十三日可也。則古人未嘗定期于九  
日矣。甘州城西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

苦憶平生馬少游。此郭定襄送岳季方長歌末韻。  
頗委曲有致。

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  
外。多少牧牛人未歸。

呂望婆娑八十餘。非熊一夢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  
釣。只爲分司辦稅魚。

袈裟新補片雲寒。還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  
轍。捻沙終自不成團。此三教圖說也。然理則一而已。

異林  
宋十卷虎關評  
聖  
梅花渡

寧有異乎

天台黃庚題枕易詩。古鼎烟銷倦點朱。儵然高臥夜

寒初。四簷寂寂半床夢。兩鬢蕭蕭一卷書。日月冥心

知代謝。陰陽回首驗盈虛。起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

坤在草廬。

貫酸齋題銅雀研云。請君唾去勿復用。銅雀猶在吾

當摧。題撲滿云。區區小器安足憐。黃金塞塢臍亦然。

楊妃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着人間馬嵬鬼。

雖可作雪詩百韻。有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似  
學究語矣。

王文公歸金陵。四方文學之士多歸之。一經題品。號  
爲雲霄中人。嘗有名刺。自稱詩客者。座客笑曰。此挈

畧水。訖海漢也。客曰。某藁山筆塚。恨未耦知者。願授  
一題。公曰。古今詠物。獨未有沙詩。客丐韵曰。星。應聲

曰。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江。鳥散風平篆。潮回日射  
星。公奇而禮之。

異林  
宋十卷虎關評  
聖  
梅花渡

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爲世

寶。至於西蜀歐陽炯。長沙徐仲雅輩。亦自不凡。徐宮

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富貴瀟灑。可謂兩得。

黃山谷應舉野無遺賢題云。渭水空藏月。傳岩深鎖

烟。一時嘆賞。

七夕詩云。瓜果遙陳禮碧空。家家乞巧小庭中。若言

今日人心巧。管取天孫拜下風。中秋詩云。纔到中秋

月乍明。虎丘游舫。客如鱗。不知滿地笙歌裡。幾箇無  
憂無慮人。

亭亭畫舫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  
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開封左國璣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克後房。一日妓  
逃。左作詩桃之曰。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鶯  
鶯。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末句雖非佳  
語。然亦可以警世之愚而不悟者。

吳林

卷十 藝苑閒評

聖

梅花渡

江右羅璟自幼未嘗作詩。後考館學士。試以秋官怨  
卽成云。獨倚欄干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  
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  
青鎖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  
者奇之。詩有別才。信然。

于肅愍有悼亡十一首。其二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  
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  
燈昏羅幙通宵雨。花謝雕闌幕地風。欲覓音容在何

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宦浙  
江。妾亡。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  
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  
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  
綾。

林鉞字克相。閩人。爲文好用奇字。然非素習。臨時檢  
爲之。日久卽鉞亦忘之矣。近袁長史福徵。虞主政淳  
熙。亦有此病。文在傳不傳之間。其以是夫。熊師旦。吳  
巢林

卷十 藝苑閒評

聖

梅花渡

伯與同之。

庖言云。李于鱗詩。剛去取頗嚴。然邊廷實五言絕。庭  
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芭  
蕉豈可言樹。芋非佳物。不宜在庭中。且獨無雨聲乎。  
不如換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色。似穩。

空同集。人稱是獻言自選。然渠有塞上詩。黃河水遶  
漢官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韜  
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

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頗雄渾流麗集中不見何也

永嘉有兄弟以妯娌言而相訟者何文淵批其狀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

吳九兆姪女作官舍送九升詩曰官舍知秋早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

太倉陸容在館中夜有女子奔之公辭以疾明日題壁而行風清月白小窻虛有女來窺夜讀書欲抱琴

龔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吳

梅花渡

心通一語十年早已薄相如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窗問釣翁爲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咏漁父云起家紅蓼畔傳世綠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薛少岸陽林花已紅寒澗若未綠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然人生遊世譬遊園林速則易過而不涉趣與時浮沉隨處逍遙亦何必速哉末云伊余忽人事

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觀之良自足其意超矣晚歲懷祿不止卒與竇懷貞之難行不踐言惜哉吹却篇平淡而思深宜子美取之也

楊升菴詩甚爲葩麗而文甚弱齒角各有分也詩如猿猱臨客路雞犬隔仙家星河分字縣鍾漏隔年華皆雅淡不類其別作華燭引流螢篇即使賓王操觚亦當退避三舍

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初爲王百谷所拔其後稍見

龔林

卷十

藝苑閒評

吳

梅花渡

重有司卽譏媚百谷謀野集中所稱中山狼是也其五言詩有關山悲短笛兒女憶長安澗藤栖曉翠山磬韻春潮能洗盡奔鵬氣味

王元美云日脚金瑣碎韓退之有竹影金瑣碎

李于鱗詩多風塵今人呼爲李風塵其卒也偶因舉筆作文心痛陡覺嗟嗟人稱文士剝腸剝肺不其然乎

董玄宰過南里詩曰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凡

時生白仇。書幾殺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星。自笑  
烟波艇。頻年問此亭。

滕王閣詩。天寒江濶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  
魚龍非故物。春深蛟蜃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  
蓋風雲擁豫章。登久夜歸湖上雨。隔隣呼酒說干將。  
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  
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盡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  
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惟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

吳林

卷十

藝苑開評

幸

梅花渡

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  
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  
驚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滕王高閣罷崔嵬。誰  
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  
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雁來。幾欲乘槎問牛  
斗。不知平地有三台。

登黃鶴樓詩。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  
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

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臥聽君山笛裏  
聲。金山詩。楚纜吳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  
好景多逢寺。江到中流合有山。鵲嶺高秋增突兀。龍  
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改顏。  
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  
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  
山形繞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揚。  
又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錦堂

吳林

卷十

藝苑開評

幸

梅花渡

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遲西斜。彩筆工夫  
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  
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鬃無價。歎飄零  
宦路。任冉冉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  
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  
上天涯。

梅花渡吳林卷之十

異林十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明支允堅撰允堅字子固號梅坡居士是編凡軼  
史隨筆二卷時事漫記三卷軼語考鏡三卷藝苑  
閒評二卷軼史隨筆論多瑣屑時寓不遇之感而  
識趣頗卑如論劉穆之金梓貯櫝榔段文昌金蓮  
花盆濯足之類皆不勝企羨又論飛燕合德無損  
於漢姐已妹喜皆不白之冤殊爲偏僻至於薛嵩  
夢蝨報恩西王母論漢武帝語小說誣詞皆竟據  
爲實事尤不足取時事漫記多載委巷之談軼語  
考鏡掇拾餽釘如宋人二結之類點竄列子而不  
竟其說不知何取藝苑閒評皆詩話之流而所見  
亦淺